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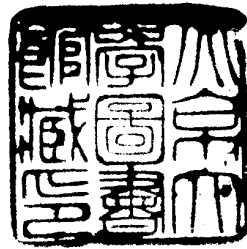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八四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八四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雍大記三十六卷

〔明〕何景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雍大記三十六卷》提要

雍大記序

記疏載之文也述以爲事而無專於創作而疏貴載其詳述則貴得其要載其詳者散於繁得其要斯發於精矣無繁弊而精以幾惟記其大者始然凡爲文者必此爲法況於括倫輿方述歷今古法可違乎大復子雍大記之成其意若此夫其爲體裁者三以擬於疆域者屬之攷謂渙散有以稽也擬於人代者屬之紀謂政時有以著也以成諸脩立者屬之志謂有以録其存知也惆時彰微著言以斷寓發褒諷放取遷固序贊附列述以葉作之法而損益舊志約成名類折易迹運治耆獻以别詞序簡核以彰往蹟宣人文以爲要其於二者有弗切者則弗録焉斯既得載事之法成一書於一方而可以觀矣書成大復子屬余序於首簡余評曰彰往蹟宣人文分載六類以記雍之大蓋善於記矣而類之志獻顯昭人文尤記之大者乎此形勝以資其華袞河嶽以炫其靈秀幅圖以倚其崇著而彼黼黻經緯被浹宇内德業高大以久豈獨係於一域已乎今尺州脊九野雍域西北崐崘奠其區宇内之流必山爲宗宇内之山必崐崘爲宗而羲軒文武伊衡旦奭此生焉聖卦爻彖象此衍

爲文麟趾關雎此端成化以衍以發緒授道化流風
闡繼未有已息吾能識矣書不可勝今志尤耳彼山
川風氣古無異壤則今亦無異毓嗣起人文躅懿前
脩俾輿圖益耀誠矚之後人不及預載者大復子督
學柄憲此於職司又爲大焉待悉續書將來未涯夫
豈徒以脩立文字載麗於今以已哉大復子何氏仲
默汝南人是書開局立例召學官生徒分輯成編岐
三十卷訂攺甫就即病而休去憲僉辰陽周公宗化
攝學政乃命校錄畢刋周公表見人文之功此並大
焉法當記者遂於序并書之

嘉靖壬午正月甲子關西逸史段炅序

雍大記序例

雍大記者記雍之大也夫括方數千百里之地貫穿數
千百代之事有不可勝載者必傳收約文徵詞簡義以
勒成一家之言斯可久遠行矣

夫類書勤而不根散而無宗雜而靡具是故觀者庶焉
今之所集務採事實撮要本備始終以利觀者

方域易置古今相湮或失其故今據圖乘稽聞見以求
名實

山川取其望者某山宗也某川統也某山川系之其丘
澤陵墓宮殿率附見焉若於地勢要害時事得失無所
係者悉得畧之

雍古帝王州也正位大統是宜詳載其三代封國之君
春秋以來諸侯及晉宋之間夷狄入主者世系未泯典
策有徵亦不得弗叙

人物各以傳叙列無傳而傳聞著者亦得蹤其行實其
仕宦流寓非其地產者別叙其所建白而其人因以見
矣

文章錄其合作者不必皆取全篇苟有名理即數言亦
采

叙述之義悉依訓系史斷以儒哲之論其涉怪近誣不

可以經也遂生者悉黜

紀叙各以時代俾古今不相踰紊

書以類分其類有六其體惟三類有多寡各以數目詮

次

曰物産戶口徭役賦稅弗載何也曰是書之作要在彰

往蹟宣人文而已彼皆有地乘焉故弗載

今之人文其存者弗錄何也曰君子畢身而是定言行

身後而始章葢夫子沒而後學者叙論其事弗錄存者

俟也

氏大記之作足以當關陝全志哉凡其考據精而

其議論要而正鋪叙得作史家法而詞語爛然關陝

志中之佳品哉使其於疆里山川壁、畫圖以標於

物產之所出釋老二氏之遺踪無包不遺焉則後

者予亦不復觀矣

明姑蘇吳岫筆

雍大記目録

志獻

卷之三十一

志貢

卷之三十二

志貢

卷之三十三

志貢

卷之三十四

志貢

卷之三十五

志貢

卷之三十六

志貢

附跋元張獻冀借張崟惟方輿指掌於

地誌益有良史才矣

雍大記目録一 終

雍大記卷之一

攷易

芒芒皇垠厥維西蕃名都鉅鎮限隻蔽夏時古悠邈肇茲實丕廢置靡常因革世變迺明疆理慎此提封作攷

易

陝西在禹貢爲雍州春秋元命包曰東井鬼宿分爲秦國東距殽坂西有漢中南含商山北阻陽周春秋文炳鈎曰華岐以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之野雍州也屬魁星漢書地志曰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分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廣雅曰北斗樞爲雍州周秦西漢西晉後趙符姚西魏後周隋唐於此置都西漢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凉州部刺史察舉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司隸如故凉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内道開元也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内道以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金置陝西東路京兆都總管府以京兆府尹兼統軍宣權元帥左都監爲軍民都總管縣令兼軍民鎮撫都彈壓元中統元年置十路宣撫司

治西平路又置鞏昌便宜都總帥府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至元七年改行尚書省九年改設王相府十七年罷王相府立陝西行中書省二十三年四川分省成都專立陝西行省大德元年移雲南御史於陝西謂之西臺皇慶元年改西安爲奉元路　國朝洪武七年改行中書省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西安鳳翔平涼延安慶陽臨洮鞏昌漢中八府改前元宣撫司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西安後平涼慶陽延安綏德鞏昌秦州臨洮蘭州洮州岷州河州寧夏寧夏中寧夏前寧夏左屯寧夏右屯寧羌靖虜固原漢

中榆林及四護衛鳳翔金州文縣三守禦千戶所又於河外甘州置陝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左甘州右甘州中甘州前甘州後肅州山丹永昌涼州西寧莊浪鎮番十二衛及鎮夷高臺古浪三守禦所改前元肅政廉訪司置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六道關內道理西安關西道理平鳳關南道理漢中隴右道理臨鞏洮岷河西道理延慶寧夏西寧道理行都司各衛所三司並治西安府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河外山堂考索云陝西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爲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關西宋爲陝西路史

記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成王即位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向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與項羽戰滎陽爭

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東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言之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何景明曰余嘗自同耀按行延慶涼固西抵臨鞏旋漢沔金商而出藍田鄠杜逆郿鳳以東觀于豊鎬之間其西北皆荒漠界于蕃虜西南則錯於巴蜀皆湍險岩棧由中担行者不數百里爾古云四塞然矣至論其形勢咸云據此可制山東不則無成夫周以歷年茂可尚矣漢唐又長秦隋蹙亡修短得喪豈不以人哉

雍大記卷之二

攷易

西安府按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周文武都豊鎬雍為王畿秦併天下置內史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封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漢高祖元年更雍州為渭南郡五年高祖在洛陽從婁敬說始都之九年罷渭南後為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又置三輔中輔理華陰左輔理高陵右輔理郿兼三都尉亦曰六輔王莽分長安城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六尉郡更始元年三輔各復其舊光武都洛陽以關中地復置雍州尋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曰陸海遂徙都長安魏文帝分河西為涼州隴右為秦州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右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省司隸於長安置雍州統七州治京兆郡惠帝永安元年張方劫帝長安光熙元年六月還洛陽愍帝之後劉聰劉耀石劫符徙符堅姚萇相繼竊據勒復置雍州堅置司隸校尉堅分

司隸爲雍州分京兆爲咸陽郡萇孫弘爲劉裕所滅東
晉復置雍州及京兆郡尋爲赫連勃勃所破遣子璝鎮
長安號曰南臺後魏大武帝始元元年破赫連昌以其
地置秦雍南秦三州雍治京兆秦治天水南秦治伏羌
雍州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五郡三十一縣京
兆郡領縣八孝武永熙二年自洛遷都長安號西魏復
置京兆尹後周與隋因之開皇三年自漢長安故城東
南移二十里遷都龍首川改京兆尹爲雍州大業三年
改州爲京兆郡統縣二十二唐武德元年復爲雍州以
古雍州之地分爲關右隴右二道後改爲關内道三年

分武功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分温秀石門二縣
置泉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武功好時盩厔來屬十七
年廢州以華原同官二縣來屬天授元年改雍州爲京
兆郡其年復爲雍州二年分始平武功奉天盩厔好時
等縣復置稷州分雲陽涇陽醴泉三原富平美原等縣
置宜州大足元年廢鴻宜鼎稷四州以始平等一十七
縣來屬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城
爲西京京兆府領縣二十置十五道採訪爲京畿道至
德二載曰中京元年建丑月停京名尋曰上都天祐元
年昭宗東遷于洛降爲祐國軍黃巢寇長安焚燬宮室

中盡許公韓建棄舊城反郭城因子城築京兆府城梁
開平元年改府曰大安二年改軍曰永平後唐同光元
年復爲西京府曰京兆晉天福元年改軍曰晉昌後漢
乾祐元年改軍曰永興其府名皆仍舊宋亦曰京兆又
改永興軍金初分陝西爲五路京兆爲陝西東路初管
五州十二縣貞祐中管八州十二縣元初仍舊爲京兆
府至元十四年降三州爲縣又併四縣改京兆爲西安
府管五州十一縣至大四年改奉元路　國朝改奉
元路爲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附郭治長安咸寧二縣
洪武中設西安前後左三衛幷右護衛於府城内隸陝

西都司
長安縣漢書郡國長安古鄉聚名史記始皇書紀王第
長安城曰成橋將兵擊趙盧綰長安侯高帝爲長安城
隋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取萬年配長安爲赤縣唐總
章元年析置乾封縣梁開平元年改爲大安縣後唐同
光三年復爲長安宋金元因之縣在今城西門外
國朝洪武四年移於今治
咸寧縣按漢書萬年縣屬左馮翊舊在櫟陽故城東北
二十五里三輔黃圖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起萬年陵
因置萬年縣隋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取萬年縣以配

長安縣唐武德二年析置芷陽縣總章元年析置明堂
縣天寶七年改萬年為咸寧縣梁開平元年又改大年
縣後唐同光元年復為咸寧宋金元因之縣在今東門
城外　國朝洪武三年移於今治
咸陽縣本周武王所都秦舊縣也孝公十二年於渭北
城咸陽自汧隴從都焉三秦記曰咸陽秦所都在九嵕
山南渭河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秦自孝公惠文悼
武昭襄王始皇二世胡亥並都之始皇二十六年一天
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陽徙天下高貲豪富十二萬戶胡
亥時閻樂為咸陽令沛公入關秦二世子嬰降漢項羽

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漢高帝
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入長安元鼎三年更名渭城縣
屬右扶風王莽改曰京城後漢省入長安秦咸陽在今
縣東二十里故城是也漢渭城縣亦治於此前趙石勒
於渭城置右安縣秦符堅於今縣東北長陵城置咸陽
郡後魏太和二十年徙咸陽郡於涇水北今涇陽縣是
也隋開皇初郡廢九年改涇陽為咸陽十一年徙故咸
陽城西三里屬雍州即秦之杜郵也大業二年省入涇
陽唐武德元年復析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郡寄
治鮑橋三年徙白起堡六年又徙便橋西北即今縣也

天授二年武后以其母順陵在縣界陞為赤縣神龍元
年復為畿後為次畿宋金元皆因之　國朝因之隸
西安府
興平縣本周犬丘之地帝王世紀曰周懿王二年王室
大衰自鎬徙都犬丘今槐里是也史記秦之先大駱生
非子居犬丘秦名曰廢丘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漢高帝三年改曰槐里縣屬右扶風武帝徙置茂陵縣
昭帝又徙置平陵縣屬右扶風今縣東二十里有平陵
古城魏黃初元年改平陵為始平縣晉太始二年置始
平郡領槐里始平武功鄠蒯城五縣符堅徙始平於茂

陵故城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省始平郡縣入扶風
郡馬孝莊帝永安元年又徙縣於今縣東北一十五里
恭帝元年又徙今縣東北二十五里後周宣帝大象二
年復徙今縣東南十里文學城隋開皇三年隸京兆郡
大業九年徙於今治唐天授二年隸雍州大足元年還
雍州景龍四年金城公主降吐番贊普中宗送至縣因
改為金城從於馬嵬故城至德初置興平軍二載改為
興平縣宋金元皆因之　國朝仍為興平縣隸西安
府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其人井汲巢
居井深五十丈漢時亦謂之北芒巖

高陵縣本秦舊縣孝公置左輔都尉治也史記秦昭王弟封高陵君漢隸左馮翊王莽改曰千春其治在縣西一里故城後漢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陵魏黃初元年改爲高陵縣隸京兆郡其治在今縣西南後魏徙於今所隋大業二年復爲高陵唐武德元年析置鹿苑縣貞觀元年省鹿苑天授二年隸於鴻州至大足元年又屬雍州　國朝仍爲高陵隸西安府

臨潼縣本周驪戎國晉獻公伐驪戎其後秦滅之爲驪邑漢高祖七年置新豐縣郡國縣道記曰今縣東十三里故新豐縣西南四里新豐故城即高帝爲太上皇所

立後漢靈帝末徙安定郡陰盤縣寄治於此城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徙陰盤於今縣東三十二里泠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是其新豐縣自陰盤寄治後又徙於故城東三十里蓋在零水側閔帝元年又徙於天寶廢新豐縣東南七里隋大業七年又徙於天寶中廢縣所治垂拱二年以縣東南三十里有山踴出改爲慶山縣天授二年於[illegible]界零口置鴻州析慶山渭南兩縣置鴻門縣以慶山高陵櫟陽渭南五縣隸焉久視元年廢州并鴻門縣神龍元年復改慶山爲新豐縣開元後玄宗歲幸溫湯以縣去湯泉稍遠天寶四載析新豐萬年二縣於溫泉宮置會昌縣於今治以山名縣外爲赤縣六載發馮翊華陰築會昌羅城於溫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縣曰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避王清昭應宮名改縣爲臨潼金同元大德間以櫟陽併入爲一縣　國朝因之隸西安府本志西驪山背渭水東控鴻門西接灞水孟康云縣東七十里舊大道北下坂口有鴻亭高帝見項羽處

涇陽縣本秦舊縣史記秦昭王弟封涇陽君按漢書涇陽舊縣屬安定郡即今平涼境中惠帝四年改於雍州之北置池陽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縣西北二十里以

其地在池水之陽故曰池陽苻堅於池陽縣東南二十八里置涇陽縣後魏改縣置咸陽郡後周建德中省池陽縣隋開皇三年罷咸陽郡徙縣治於廢郡隸雍州即今縣也唐天授二年隸鼎州大足元年還隸雍州宋金因之有元至元二年併入高陵縣三年復立十四年以雲陽縣併入涇陽縣　國朝仍爲涇陽縣隸西安府通典獫狁懿王時侵暴及涇陽至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爾雅曰十藪周有焦穫寰宇記焦穫藪在今京兆府涇陽北十數里亦名瓠口之玄宮武帝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回中

即涇陽高平甚險阻前秦錄曰符健攻張琚於宜秋遂
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
鄠縣本有夏之扈國尚書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孔安
國曰甘有扈郊春秋左氏傳夏有觀扈杜預曰始平鄠
縣有扈鄉帝王世紀曰扈至秦改爲鄠甘亭東北二十
五里有鍾官城秦始皇収天下兵銷爲中簴處般爲崇
國文王伐崇作邑於酆在今縣東漢志鄠縣屬右扶風
有扈谷亭晉屬始平郡後魏太平眞君七年屬京兆郡
自漢至隋皆爲扈城置縣即今北二里故城是隋大業
十年改今治唐爲畿內之地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

爲鄠縣隸西安府世紀文王受命徙都於豐說文豐文
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括地志周豐宮文王宮也在
京兆鄠縣東三十五里地理志灃水出右扶風鄠縣東
南左傳云秦穫晉侯會諸靈臺靈臺在鄠縣鄭氏曰崇
侯虎倡紂爲無道西伯伐之
藍田縣秦舊縣也竹書紀年曰秦惠王命太子向爲藍
田君水經云藍田縣蓋子向之邑漢書曰藍田縣秦孝
公置山出美玉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秦
記曰縣出美玉故名藍田秦屬內史漢屬京兆尹後魏
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省縣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復置

隸京兆郡後周閔帝二年析縣置玉山白鹿縣以三縣
置藍田郡武帝建德二年省郡廢玉山白鹿入藍田以
隸京兆自縣西三十里故城徙嶢柳城今治是也唐武
德二年析置白鹿縣三年更名寧民又析藍田置玉山
縣貞觀二年皆省入藍田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
藍田縣隸西安府舊志縣本名嶢柳城亦謂青泥城晉
中興書曰桓溫伐符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
之即其處
盩厔縣本漢舊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武帝置屬右扶
風後漢省晉復之隸扶風郡後魏太平眞君七年併入

武功縣後周天和二年徙縣今鄠縣西北三十五里析
雍州之終南郡於此置恒州領周南郡建德三年始徙
縣於今治唐置周南郡隋郡廢以縣隸京兆郡唐武德
二年廢恒州縣隸稷州又於漢盩厔故城置終南縣八
年省貞觀元年廢稷州復隸雍州天授二年又隸稷州
太定元年復隸天寶元年改爲宜壽至德二年復爲盩
厔後晉天福元年隸鳳翔府宋因之金貞祐元年隸京
兆府改爲恒州太守元隸奉元路　國朝洪武二年
開設仍爲盩厔隸西安府三秦記曰魏遣鍾會十萬餘
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魏曹爽由駱谷伐蜀

雜海云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駱谷關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漢魏曹爽伐蜀由駱谷入晉司馬勳出駱谷破趙戍壁於懸鉤輿地廣記駱谷路通長安唐德宗僖宗幸興元皆出此

三原縣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秦地始皇置四十郡屬北地郡漢惠帝四年以其地置池陽縣屬左馮翊後因之前秦符堅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鄠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故名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周地圖記曰孝明帝孝昌三年蕭寶寅逆亂關內毛鴻賓立義柵捍賊莊帝

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以鴻賓爲刺史俗謂之鴻賓柵又徙縣治於清水谷按魏書毛遐鴻賓兄也亦有功於魏孝明詔徙北地郡之三原縣爲建忠郡屬北雍州以表其兄弟功也後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隸馮翊郡今縣東北三十里即三原縣故城隋文帝開皇三年以縣隸雍州屬京兆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徙治於清水谷南故任城改池陽縣六年又徙故所改池陽縣仍分治三原縣隸北泉州太宗貞觀元年廢三原縣改華池縣爲三原縣隸雍州唐末李茂貞擅鳳翔以京兆之華原縣置耀州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縣隸耀州

宋太宗太平興國初改耀州爲武德軍以縣屬之哲宗元祐三年復置耀州仍以縣屬隸永興軍路高宗建炎四年沒於金金隸陝西京兆府路元改耀州爲輝州以同官富平三原縣屬之隸陝西奉元路後至元二十四年徙三原縣於龍橋鎮是今縣治　國朝洪武二年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輝州爲耀州領富平同官三原三縣弘治三年縣民巨海奏改直隸西安府一統志縣北十五里有永安城後魏以北雍州治此雜海云縣西南十五里有黃白城李傕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飢歉乃移

黃白城

商州本商契所封之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秦秦相商鞅食邑商邑漢屬弘農郡古弘農郡今爲華陰東漢屬京兆尹晉爲京兆南郡後置上洛郡隋改爲商洛縣元魏因之西魏兼置洛州後周改爲商州唐宋皆因之金改商州爲秦監軍防禦使元仍爲商州　國朝改爲商縣後復改爲商州隸西安府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州東一百里有武關按地志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關大小之不同今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守可備之患水經注丹水東南注歷少習出武關武關秦之南關也通

南陽郡左傳哀公四年謀起豐析以臨上雒使爲陰地之命大夫將通少習以聽命杜氏注少習商縣武關也將開武關道以伐晉京相璠曰少習楚通上洛阨道也楚懷王三十年秦昭王遺懷王書願會武關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至則閉執之以歸呂氏曰沛公圍宛定南陽至丹水還攻胡陽攻析酈皆降攻武關入秦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至藍田西入咸陽賈誼新書所爲武關函谷臨晉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杜篤論都賦曰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礨千夫沈滯竹書紀年晉烈三年楚人伐戎南

鄙至於上洛王莽命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戰國策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戰國策即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九十里

洛南縣在洛水之南故名按雍州地志周以洛南屬商州漢屬弘農郡晉隋屬商唐屬京兆郡宋金元因之復爲商州　國朝洪武七年改商州爲商縣始分洛南爲縣隸西安府華州今屬商州

山陽縣本雍荊之域春秋戰國皆屬秦即漢商之地歷漢唐五代宋金置邑之始缺其所注及考圓覺寺古碑書大元國奉元路商州豐陽縣大德元年丁酉歲鎸藏禪僧尋獲斷碑云大唐貞觀三年考之史貞觀唐太宗之年大德元成宗之年豐陽邑唐以來求詳元始書之　國朝降商縣改豐陽爲巡檢司成化年間復陞商縣爲商州徙豐陽巡檢司漫川更立山陽縣隸商州

商南縣本雍州之域商於之地在商州東三百里東去鄧州內鄉縣三百里古無此邑　國朝新置商南縣隸西安府

鎮安縣縣去府東南三百五十里萬山間唐萬歲通天元年析商州豐陽縣地置安業縣景龍三年隸雍州景元中復隸商州乾元元年改爲乾元縣隸京兆府尋還商州永太元年爲寇賊燒毀徙縣於西北六十里長慶二年復置乾元縣於舊地光啓二年經寇賊燒蕩又徙縣於西北西玉峪龍紀元年復歸舊縣五季漢乾祐二年隸京兆府改爲乾祐縣宋金因之隸京兆府元季至元丙子改爲乾祐巡檢司至壬辰仍復縣於舊地甲午年革　國朝洪武八年仍立乾祐巡檢司屬西安府

咸寧縣景泰三年始置今縣先建於野坪後遷於謝家

灣卽今縣治
同州按地里叢編戰國時秦初分屬塞國漢高帝置河
上郡景帝分爲左內史武帝改左馮翊東漢因之後爲
馮翊郡晉及元魏皆因之西魏改曰同州天寶元年爲
馮翊郡梁曰忠武軍宋太平興國七年陞爲定國軍金
爲定國軍節度元亦曰同州按唐韻會字注馮翊南有
九泉同於一流故以名州實漢唐左輔之地　國朝
因舊爲同州隸西安府按秦紀繆公送夷吾夷吾謂曰
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背約不與戰於韓虜
晉君以歸夷吾獻河西東至河秦數易君晉復強奪秦

西河地孝公元年下令曰三晉攻奪我河西地魏世家
襄王十五年予秦河西地戰國策樛留謂韓王曰魏兩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矣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
東鄉呂氏春秋曰吳起去西河而泣曰君誠知我而使
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
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韓信傳涉西河正義云卽同
州龍門河從夏陽渡者地里志關內關三十一同之龍
門其一也郡縣志同州馮翊縣界有沙苑周太祖與高
歡戰於沙苑大破之人栽一樹以表其功通典西魏乘
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

郃陽縣在商周爲有莘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少
梁秦爲內史郃池漢爲夏陽縣晉隋屬左馮翊唐屬同
州在洽之陽故爲洽州降爲洽陽縣其後流絕去水加
邑因名爲郃陽宋金元皆因之　國朝仍爲郃陽縣
隸西安府同州縣有羈馬城左傳秦伐晉取羈馬漢書
縣西南有梁山公羊傳曰洽陽之山也爾雅曰晉望一
統志縣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太姒墓縣
有刳首坑左傳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
朝邑縣古雍州之地春秋時爲蒲關戰國爲秦魏境築
城於此漢曰臨晉縣晉爲左馮翊之地後魏分置南五

泉縣西魏改爲朝邑縣以擬朝坂故名隋有長春宮有
關官有蒲坂尋復爲朝邑唐武德三年析置河濱縣乾
元三年改曰河西縣隸河中府大曆三年復曰朝邑縣
隸同州五代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朝邑縣隸西
安府同州一統志縣東有大荔戎城西有高陽城後漢
書臨晉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卽古芮國戰國策卽
墨大夫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河潓之間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
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澄城縣古雍州之域在陝省東三百里春秋時屬晉北

徵地後屬秦漢始置徵縣後訛爲澂東漢省後魏置澄城郡以縣屬同州唐初析置長寧縣後省長慶中割入奉先縣五代梁屬河水府後唐復置同州宋金元因之國朝仍爲澄城縣隸西安府同州一統志縣西南二十二里有北徵城乃秦伐晉取北徵即此縣西北有王官城左傳穆公伐晉取王官

白水縣本古之彭衙縣春秋晉秦交戰之地漢因其舊屬左馮翊永元九年縣北界有粟邑後魏廢至隋改爲白水縣以城西三里有白水河爲名亦屬馮翊郡歷唐宋及元皆隸同州　國朝仍爲同州白水縣屬西安府左傳文公二年晉敗秦於彭衙

韓城縣武王之後韓侯封於此春秋時韓梁二國也晉爲少梁邑秦晉戰於韓原即此地秦更名夏陽縣漢爲夏陽縣屬馮翊郡隋開皇中始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爲名唐初置西韓州尋改爲縣唐武德八年徙置西韓州貞觀八年以縣屬同州五代梁屬河中府後唐復舊州廢宋天祐二年更爲韓原金改禎州太守取詩之幹不庭方謂幹正也禎而正之也故曰禎元至元元年州廢二年再立六年州又廢爲韓城縣　國朝仍爲韓城縣隸西安府同州漢書縣有龍門山太史公曰遷生龍門常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鄭氏曰韓侯先祖居韓城爲侯伯其界外接蠻服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前漢書云長安瀕南山近夏陽師古曰夏陽即河之西岸也在同州韓城縣界

何景明曰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古今地形變遷安有常哉是故紀載封疆多失其故至於大謬不可勝道也余覽舊志若洛南縣謂晉都韓城謂韓武子采邑復繫之郃陽以郃陽爲晉望近矣而乾州亦云晉望或易置相錯或疏遠承誤惡可以畫一哉今直以地里稍通者爲定附之俾後有可考焉爾

攷易

華州因山得名周爲王畿之地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
一名咸林又曰拾詞封桓公乃名爲鄭自鄭武公東徙
河南新鄭之後此地乃其故國春秋時爲晉地戰國爲
秦魏二國之境秦爲内史地漢屬京兆尹至西魏始改
爲華州隋煬帝初州廢屬京兆馮翊郡唐改太州天寶
元年改華陰郡昭宗化光元年陞爲興德府梁爲感化
軍後唐改鎮國軍宋皇祐五年改鎮潼軍節度金改金
安軍元復改爲華州 國朝仍爲華州隸西安府領

華陰渭南蒲城三縣王海建炎元年五月趙子崧建三
屯之議一屯河中陝華胡舜陟言以三京關陝析爲四
鎮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將帥史記魏築長城自鄭
濱洛卽州東南三里魏長城是也正義云同華銀綏並
魏地謂之山北華州以東至虢陝謂之河外
華陰縣禹貢道河南至於華陰山北曰陰縣在華山正
北故云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本故陰晉地
也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呂氏曰春秋九藪云秦之
華陽高誘曰或在華陰西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
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漢高帝八年更寧秦爲華陰太華
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漢武帝起莽曰華下隋曰華陰唐
垂拱元年更名仙掌天授二年析置潼津縣在關口後
隸虢州聖曆二年來屬長安中省神龍元年復曰華陰
上元二年曰太陰華山曰太山寶應元年復故名有渭
津關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
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臨渭倉西十八
里有瓊島宮故隋華陰宮顯慶三年更名東十三里有
隋金城宮武德三年廢顯慶三年復置西二十四里有
敷川渠開元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沈
復鑿之使通渭漕金元皆曰華陰唐屬鎮國軍宋屬鎮

潼軍金屬金安軍元復屬華州 國朝仍爲華陰縣
屬西安府華州
渭南縣本漢新豐縣地秦符堅置渭南縣屬京兆郡因
漢初有渭南郡故名後魏孝昌三年徙置今縣東南四
里明光原上爲南新豐縣仍置渭南郡西魏廢帝二年
分置靈源中源二縣改南新豐爲渭南縣後周建德二
年郡及二縣並廢入渭南屬雍州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徙縣於今治兩京道里記曰隋文帝過縣以原上乏水
故徙之唐武德元年隸華州五年復隸雍州天授二年
於零口鎭置鴻州析渭慶山置鴻門縣領渭南慶山

陵櫟陽鴻門五縣大足元年廢鴻州併鴻州入渭南隷
雍州後周顯德二年析隷華州宋金元皆因之　國
朝仍爲渭南縣隷西安府華州晉志漢祖龍興矯秦之
弊分內史曰三部三內史者渭南河上地也
蒲城縣本秦重泉縣史記秦簡公城重泉歷漢如之華
曰謂泉後漢復舊晝後魏省即今縣南五十里有重泉
故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分白水置南白水縣以在白
水之南爲名西魏廢帝三年改泉水爲蒲城縣以縣東
有蒲地因名本屬同州唐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睿
宗橋陵改爲奉先縣仍隷京兆府十七年陞爲赤縣天

祐二年復屬同州宋開寶四年仍曰蒲城天僖四年隷
華州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蒲城縣隷西安府華州
長安志賈城在縣西南一十八里古之賈國左氏傳謂
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是
乾州在長安西北隅故名本漢池陽縣屬左馮翊晉屬
扶風郡後魏爲咸陽郡寧夷縣北隋改寧夷曰醴泉隷
京兆府唐武后光宅元年析醴泉始平好時武功豳州
之永壽五縣之地置奉天縣屬京兆郡德宗出幸陞爲
次赤乾寧二年改置乾州又以畿內之好時武功盩厔
醴泉隷之尋並復舊天祐中復爲乾州領奉天一縣梁

太祖乾化中陞威勝軍析奉天好時武功盩厔醴泉五
縣以隷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罷軍名復爲乾州屬鳳
翔府領奉天好時二縣其醴泉武功二縣還京兆府盩
厔入鳳翔府後唐天成二年領奉天一縣其好時還京
兆府宋乾德三年復析好時與邠州之永壽二縣隷之熙
寧三年廢州以奉天縣隷永興軍金改威勝軍太守元
復爲乾州　國朝因之隷西安府領武功醴泉永壽
三縣北五里有梁山古公去邠踰梁山
醴泉縣本漢左馮翊谷口縣地在九嵕山東連仲山之
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今縣東四十里有谷

口舊城王莽曰谷喙後漢魏晉爲池陽縣地後魏武帝
於口置温秀寧夷二護軍改池陽縣爲寧夷縣隷咸陽
郡西魏置寧夷縣後周改爲寧秦縣隋開皇十八年改
寧秦縣爲醴泉縣隷京兆郡以縣界有漢醴泉宮乃輿
記曰漢宣帝聞泉味如酒故以名縣亦漢宮名其城即
古仲橋城也唐武德元年析置温秀縣按縣北有温秀
嶺後省醴泉貞觀十年營昭陵在九嵕山析雲陽咸陽
二縣復置醴泉縣隷雍州天授元年隷鼎州大足元年
還隷雍州廣德元年陞爲赤縣宋金元因之　國朝
仍爲醴泉隷西安府乾州一統志縣有唐太宗六駿石

刻曰青騅曰什伐赤曰特勒驃曰颯露紫曰拳毛騧曰白
蹄烏
武功縣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周平王東遷以雍州
賜秦孝公置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其一也古之武
功蓋在渭水南即今郿縣地是按漢右扶風有斄有郿
有武功今此縣舊文斄美陽武功各爲縣而又云縣在
郿縣地斄郿美陽皆爲武功耳左傳周景王使桓伯讓
於晉曰我自稷邰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云邰在始平
武功縣邰地是也廟記曰武功本名邰後改名斄城闞
駰十三州志曰斄古文作邰古今字異耳舊縣境有武

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是則縣本以山水得名也漢屬
右扶風王莽曰新光後漢省永平八年復自渭水南徙
武功縣於故斄城任安以武功小邑無豪右高貴故居
武功晉屬始平國後魏太和十年改爲美陽又置武功
郡領美陽莫西二縣屬岐州後周孝明帝武成二年以
武功郡屬雍州武帝建德三年省武功郡美陽縣自此
以前皆治斄城今西南二十二里故斄城是其後立武
功縣於今治所中亭川唐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
時盩厔郿州之郿四縣於今置稷州因后稷所封爲名
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之圍川隸之七年以

郿隸岐州貞觀元年廢州省扶風以圍川鳳泉隸岐州
盩厔武功隸雍州天授二年復爲稷州領武功奉天始
平盩厔好畤等五縣大足元年廢稷州復隸京兆後唐
同光中隸鳳翔長興元年還屬京兆府宋金因之元隸
奉元路　國朝仍爲武功縣隸西安府乾州杜預曰
縣西北有周城帝王世記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即
此後漢傳永初二年春羌寇三輔擊之轉戰武功美陽
關在縣北七里
永壽縣本古豳國之地漢爲右扶風之漆縣後魏置廣
壽縣後周改永壽縣隋省入新平縣唐初置縣於永壽

鎮因以永壽爲名隸邠州神龍屬京兆景龍初屬邠州
宋乾德二年廢改屬乾州金因之元至正四年又以好
畤併入是邑徙縣於麻亭鎮　國朝仍爲永壽縣隸
西安府乾州世紀太王踰梁山括地志好畤縣西北十
八里漢書云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
邠州本古西戎地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于邰夏衰
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自竄於戎狄之間至公劉脩后稷
之業乃立國於邠之谷春秋戰國皆屬秦漢屬右扶風
安北郡漢末置新平郡兼屬安定晉因之西魏爲邠州
後周至隋皆因之煬帝初廢州以其地爲安定北地郡

隋義寧二年復置平郡宋陞為靜難軍節度使金為
州屬永興軍元初因金之舊屬莊浪路領新平宜祿淳
化三縣尋改屬鳳翔以邊警斥堠犬牙相制直隸陝西
省　國朝廢新平宜祿二縣俱併入州祇領淳化一
縣隸西安府王海志天寶後王官之戍北不踰河西至
秦邠開元二十年治於京畿採訪使通典云秦晉遷九
姓之戎於渭汭在新平彭原之間孔氏曰公劉居豳度
其原隰蔡氏以為即邠州傳氏曰二澗當在邠州界皇
澗過澗是也
淳化縣因宋年號得名本漢之梨園鎮屬雲陽金龜鄉

主褒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梨園漢武築之唐李克
用以幷師討邠岐駐軍梨園寨宋淳化四年因其地山
林深僻多聚盜賊遂以雲陽金龜等六鄉建為淳化縣
元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至正十八年復徙今治
國朝仍為淳化縣隸西安府邠州
三水縣古豳國故地舊城址存焉秦漢隋唐皆為近畿
大邑元至正十有八年移治淳化縣　國朝因之成
化丁酉都御史余子俊馬文昇奏復故縣屬邠州郡縣
志云古豳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地理志豳
故栒邑故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宋熙寧五年隸寧州

政和元年隸邠州西魏置恒州尋廢縣界有羅川谷三
泉並流
耀州本漢祋祤縣之地景帝二年置屬左馮翊宣帝神
爵二年鳳凰集祋祤城今州東北一里故城是後廢後
漢永元九年復魏文帝自今寧州彭原縣界富平故城
徙北地郡於此其縣遂廢後魏初徙北地郡於今宜君
縣界義亭故城於此置北雍州永熙二年自三原縣界
永安故城徙北雍州於今華原縣西魏改為宜州又廢
帝三年別立通川郡領泥陽縣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
屬宜州六年改宜陽為華原縣大業三年省宜州屬京

兆郡以土門縣入義亭二年又於縣置宜君郡領華原
宜君同官幷置土門四縣唐武元年罷郡立宜州貞觀
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二縣屬雍州宜
君屬防州垂拱元年改為永安縣天授二年又以永安
縣置宜州領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縣大足元年廢州
改永安復為華原縣隸京兆府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
翔僭行墨制以華原縣置耀州建義勝軍節度領華原
一縣析同州美原縣為鼎州以為屬郡梁正明元年改
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靜勝軍鼎州為裕州後唐同光
元年復為耀州名順義軍析雍州之富平三原雲陽同

州之同官美原五縣屬焉三年降爲團練州周顯德中降爲刺史州宋開寶五年陞爲感義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感德軍元祐三年復置耀州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耀州隷西安府領富平同官二縣

富平縣本漢舊縣屬北地郡漢書曰北部都尉治神泉障莽曰時武前漢治今在甘州四樂縣界後漢徙今寧州彭原縣界晉徙縣於今縣西南一十里懷德城後魏自今耀原縣北栒邑故城徙北地郡於華原陽東南通川故城西魏文帝大統五年自懷德城徙於今治周閔帝二年於縣置中華郡武帝省郡以縣屬馮翊隋開皇三年隷雍州唐天授二年隷宜州大足元年州廢還隷雍州開元中徙縣於義亭城貞元四年陞爲赤後唐同光元年隷耀州宋金皆因之元李併美原縣爲一縣後因兵毀元將張思道徙縣於窰橋頭即今縣　國朝仍爲富平縣隷西安府耀州一統志南十五里有廣武城東南三十里有雨金堡秦獻公時櫟陽雨金後因以名按其地古櫟陽縣界也通典靈州懷遠漢富平縣也後置六鎮三戍在縣界北山堂考索云唐開四鎮則福極吐蕃雜海云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東

至逾山逾山孔氏云謂靡逾禹貢無逾山郡縣志在今京兆府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同官縣本漢祋栩之地屬左馮翊晉爲頻陽縣應劭曰以在頻水之陽十六國春秋曰符堅於祋栩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銅官縣屬北地郡莊宗永安元年屬宜君郡後周武帝建德四年自今縣東十里同官故縣徙於今治同字舊從金至是傍除金字隋開皇三年改宜君郡爲宜州以縣屬焉大業二年省宜州以縣隷雍州唐貞觀初屬宜州十七年州廢來屬北地郡天授三年又隷宜州大足元年還雍州梁開平二年自京兆府析隷同州後唐同光元年隷耀州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同官縣隷西安府耀州

何景明曰陜西八府西安府凡三十六州縣土物蓋萬七府而加一二非古雍秦上地哉然賦役亦加於七府矣夫它省悉有京運關內則留賦以贍三邊比邊儲外之百姓內困何邪地力不加而非賦之供日廣也

潼關衛在華陰縣東四十里歷代疆域與華陰同杜氏通典曰前代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故以爲名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唐立關北屬

山西蒲州東南郡河南閿鄉縣元末平章李思齊張良弼等據守洪武元年定陝西以都督郭英鎮守洪武七年開設潼關守禦千戶所隸陝西都司洪武九年改設潼關衛隸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中軍都督雜海云潼關上躋高陽俯視洪流盤紆峻極實為天險河北岸為風陵津北至蒲關六十餘里河山之險迤邐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曠然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躕戶水經注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港謂之黃巷坂東出通謂函谷關岸高路　車不得方軌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河之西有曹公壘通典實秦自風陵濟河至潼關蜀志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合於此關亮制而不許

潼關實關內地越河南而隸於京畿防慮後世至深遠矣今以內監守之塗者率由商南山西路以入

攷易

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本岐州故地春秋戰國為秦郡始皇并天下以屬內史漢高初更內史名中地郡景帝分屬右內史武帝後置主爵中尉及改為右扶風以輔京師謂之三輔魏為扶風郡晉為秦國後魏置平秦郡又於郡東置雍城鎮後鎮為岐州西魏改平秦為岐陽郡隋初郡廢置岐州煬帝初州廢置扶風郡唐初復為岐州天寶初改為扶風郡肅宗至德初以岐州置鳳翔府取鳳鳴於岐山之義號西京寶應間罷京名屬關內道五代時屬關西道宋仍為府陞節度屬秦鳳路金置天興軍屬陝西西路元初割平凉府秦隴德順西寧鎮寧州隸鞏昌路廢恒州以所領盩厔隸西安府尋立鳳翔路總管府至元九年更為散府專行四品府事元末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衛國公徐達兵至思齊款附是年仍為鳳翔府領州一縣六附郭治鳳翔縣寰宇記汧渭岐漆雍五水皆會於郡界舊志雍有三秦鳳翔其一也唐王承元傳鳳翔右袤涇原地平少巖阻前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兼徐梁幽并頁禹之制為十三部扶風其一也詩括云扶風名鳳

翔雜海云德公初居雍城大鄭宮世紀今扶風雍是也
洪武間設鳳翔守禦千戶所於城內隷陝西都司秦記
康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大寢
鳳翔縣治本岐州故灘地漢爲雍縣唐至德中改曰鳳
翔縣宋改爲天興縣金大定十九年以天興縣衍慶殿
字相同又更爲鳳翔縣元因之　國朝仍爲鳳翔縣
雜海云德公徙雍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七里
岐山縣治本岐周故地漢晉屬雍縣地後周割涇州鶉
觚縣地置三龍縣於岐山西南四十里改爲岐山縣唐
改爲岐陽縣武德中移於龍尾城廢爲鎮五代宋金元

皆因之　國朝仍爲岐山縣隷鳳翔府通典文王徙
於岐輿地廣記太王邑岐山之下詩謂居岐之陽叔向
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沈括曰後漢西南傳作彼岨
者岐呂氏以爲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岨爲可行之道昭
然皆在與山俱存未嘗急也雜海說文周之興也鸑鷟
鳴於岐山成王有岐陽之蒐秦記寧公徙居平陽世紀
郿之平陽亭是也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山縣西四十六
里秦寧公徙都之處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帝王世
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山海經曰
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鄭氏云

漆西水滸沮漆水側也周圮古公去豳渡沮漆曹氏曰
岐周之地迫近西北二虜鎬方焦穫之地嘗爲其所據
雜海世紀太王避狄循漆水地理志在扶風漆縣西又
云王季從程書序云維周王季宅程地理志程在右扶
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
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所謂程邑是也
寶鷄縣治本岐周故地陳倉秦漢舊縣後魏曰宛川西
魏復改陳倉後周置顯州尋州縣俱廢隋開皇十八年
置曰陳倉唐改爲寶鷄縣地理係右扶風地志載三秦
記云陳倉以山得名有石鷄唐至德二載更名寶鷄縣

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寶鷄縣隷鳳翔府榮氏開
山圖註伏羲徙治陳倉又云諸葛武侯進兵攻距魏中
將郝昭即此地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通典後
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
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
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
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勢也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舊志云左傍
右玉澗面渭水背陵原

麟遊縣通典隋置鳳 義寧元年高祖趣仁壽宮二
年於宮西獲白麟更鳳棲曰麟遊郡唐武德元年廢置
麟州後降爲縣治因山頭爲城四面深澗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爲麟遊縣屬鳳翔府
扶風縣本岐周故地漢以扶風郡爲三輔之一晉廢爲
美陽縣後周天和元年置岐州省美陽縣隋末州廢唐
武德三年析岐山縣置湋川縣貞觀八年改爲扶風縣
五代宋金元皆因之　國朝仍爲扶風縣隸鳳翔府
舊志云東臨漆水西接岐山南阻渭流北抵鳳嶺何氏
曰晉之興中原半爲羌居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

也而居臨渭地理志周道郁夷
郿縣崧高詩申伯出封王餞於郿即今縣境按地輿圖
經郿本漢舊縣武帝置屬右扶風後漢董卓之郿塢也
隋書註舊曰平陽縣西魏改曰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
開皇十八年改周城爲渭濱大業三年改爲郿縣又後
周置雲州建德中廢唐宋仍爲郿屬鳳翔府金貞佑元
年隸京兆府陞郿州太守元憲宗辛亥仍爲郿州至元
中改爲縣隸奉元路　國朝仍爲郿縣隸鳳翔府東
連豐鎬西接散關太白聳其前渭水繞其後
隴州禹貢屬雍州之域秦鳳之間因山而名山高而長

故名隴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有也春秋戰國
屬秦內史漢晉屬右扶風西魏置隴東郡及汧陰縣後
改縣曰杜陽後周又曰汧陰開皇三年郡廢五年縣改
曰汧源又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爲隴州隋大業三年州
廢尋改屬扶風郡唐復爲隴州天寶元年曰汧陽郡宋
爲隴州屬秦鳳路金海陵時屬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
來屬宋金俱置防禦使元改屬鞏昌路罷防禦使爲散
郡省吳山隴安二縣入汧源縣領汧陽汧源二縣
國朝洪武二年歸併汧源縣入隴州屬鳳翔府領縣一
曰汧陽大雩關記云敎有二岐左隴山而右汧河面五

峯而枕靈谷爲秦鳳要害之地昔始皇嘗表此以爲秦
之西門應劭曰隴西郡有隴坻在其西郭仲產秦州記
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山
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歌括地志文公東獵
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邑焉漢匈奴傳曰自隴以西有
犬戎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地理志隴之安戎乃唐防
禦使薛逵大中六年奏稱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墉深
塹克揚營壘之勢改爲定戎關
汧陽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周禮其山鎮曰吳嶽
其藪曰弦蒲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

汧水出西北入渭漢置汧縣與隃糜相接屬右扶風晉為汧陽後魏隋皆置汧陽郡唐復為汧陽縣宋金元皆因之　國朝仍為汧陽縣屬隴州隸鳳翔府爾雅云秦有陽隃隃即汧縣地一名具圃後漢書隃糜侯國雍左傳邵穆公采邑鍾海云昔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於秦谷南臨汧水北倚馮河

何景明曰鳳翔即岐周今在八府為地少狀邑轃而無險阻土物亞於西安余至鳳縣觀鳳鳴之山曰南岐至成縣詢古西康州有鳳鳴處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治岐地蓋廣遠矣

平涼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為朝那故地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治高平晉徙置臨涇後魏於潘原縣為武州屬太平郡後周屬原州隋安定郡治安定縣又析置平涼郡治高平唐初屬原州元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又陷於吐蕃中和四年復置渭州宋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治所政和中置平涼軍金初為原州刺史大定二十七年為涇州支郡後立平涼府元初併潘原縣入平涼化平入華亭仍為平涼府隸鞏昌便宜都總帥府　國朝仍置平涼府領州三縣七附郭治平涼縣洪武三年設平涼衛於府內隸陝西都司唐天寶治於河西節度胡文定公曰赫連定自統萬徙於此地而據張軌據姑臧即涼州後呂光據是稱梁沮渠蒙遜殺段業稱涼謂之北涼赫連勃勃據朔方都統萬稱大夏隋末梁師都據於此

何景明曰余至平涼城中千室皆荆戶土墻而朱其門間之悉宗室人居日需祿府官不得則白衣張拳訾於衙府官患苦之夫宗室日益蕃而養弗給肢脛病不伸畜而將為壅腫支離可不急治之哉

平涼縣治在府治東元末廢壞　國朝洪武三年於府東一里十六步治平寺三門外草創治事洪武六年

知縣吳添祥於舊基創建舊縣建置漢為安定郡高平縣後周暨隋始置平涼縣有可蘭山宋元因之　國朝仍為平涼附郭縣通典漢文帝與匈奴和親是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蕭關即平涼

華亭縣秦屬北地郡兩漢晉屬安定郡後魏築城置鎮以扼番戎之路隋大業初始置華亭縣倚有隴水芮水亦屬安定郡唐義寧二年析華亭屬隴州為神策軍之地後唐同光中置儀州宋宣和中復為華亭縣屬渭州今平涼府金元仍宋舊縣　國朝仍為華亭縣屬平涼府

崇信縣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見方輿勝覽唐貞元
間武康郡王李元諒築三鎮一曰百里鎮二曰元良鎮
三曰崇信鎮見長安志宋改鎮爲崇信縣屬鳳翔府淳
化初改爲儀州後州廢以縣屬渭州金屬平凉府元因
之
國朝仍爲崇信縣隸平凉府
鎮原縣秦屬北地郡兩漢晉爲安定郡地元魏太武置
高平鎮後爲高平郡無置原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置平凉郡唐武德元年曰原州天寶元年曰平凉郡中
都督府廣德元年没於吐蕃涇原節度使馬鄰表置行
原州於靈臺之百泉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

年又徙治臨涇太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高平廣明元
年復没於吐蕃又僑治臨涇宋至道元年以故高平縣
地置鎮戎軍金因之元改鎮原州以東山三川二縣來
屬至元七年例併州縣遂以臨涇彭陽東山三川四縣
及平安一寨入本州屯田四百二十六頃有奇屬鞏昌
便宜都總帥府元末僉書西川行樞密院事張德欽據
守
國朝改州爲鎮原縣屬慶陽府旋以地近平凉
遂隸平凉府
何景明曰鎮原有石窰嶺坂盤迴峻極泥則不可上下
足以固矣而虜時時入掠故域守在人險以爲固末焉

附已
靜寧州史記故戎那地兩漢晉屬安定郡隋屬平凉之
會寧唐屬平凉渭州之西北境宋慶曆中以渭州隴干
城置德順軍復置隴干縣屬秦鳳路按德順軍舊隴干
城也在六盤山外宋祥符中守渭州曹瑋令隴山外有
棄地號隴干川垣爲兵衝嘗無捍蔽熟户以田輸官因
相地形築城盡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置弓箭手居
之慶曆中經畧使韓琦言隴干城爲山外四砦之首北
接鎮戎軍捍一路戎馬走集北緣胡盧河川經古蕭關
至鳴沙縣乞建爲軍因賜名德順自六盤山砦南二十

里至尨亭四十里又七十里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
至石門蕃界七十里東南至儀州百二十里東北至鎮
戎軍百一十二里南好水川金皇統中陞軍爲州元初
併治平水洛二縣入隴干後復省隴干改爲靜寧州屬
莊浪路
國朝州仍爲舊領隆德莊浪二縣屬平凉
府
隆德縣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五代以前地與渭州
同宋天禧初置砦屬渭州地名邪没隴川蕃語訛謂之
羊牧隆城慶曆初改爲隆德砦隷德順軍在六盤山外
時與夏人分界隆德與靜邊二砦居邊壕外東至隴干

隷都元帥府立總司轄邠州後華昌都總帥府或隷平凉府陝西省隷不一　國朝仍爲涇州隷平凉府後

後漢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雜海云盧芳據安定稱西平王安定即涇州周禮職方氏曰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爲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有涇水至高陵縣入渭通典歩落稽胡蓋晉時匈奴別種或去山戎赤地之後自安定以東方七八百居山谷間後周齊王憲討破之

靈臺縣古密須之地姞姫之國大雅文王伐密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阮在今涇州北五里之共池是已秦爲北地郡两漢晉爲安定郡之陰密縣百貫安亭隋大業初以安定鶉觚分置靈臺縣二年縣廢唐天寶中復置靈臺縣宋金仍唐之舊元至元七年以縣歸併涇州十一年復立以良原縣併入本縣而以長武縣仍併於涇州　國朝仍爲靈臺縣屬平凉府涇州

固原州秦屬北地郡两漢晉屬安定郡唐故原州蕭關都盧山朝那湫及涇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於吐蕃自是三輔西無襟帶之固宰臣元載上議曰今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河保原州界其間當四塞之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長壕大塹重復深固乘間築之可移大軍居涇州以爲本根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間北抵於河皆連山峻嶺不可越置鳴沙縣以爲安豐軍之羽翼靈武五城爲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匈奴之脛圖其地以獻豐并泉計徒庸恭鍾皆具而不果城宋咸平中始詔曹瑋脩築建爲鎮戎軍自隴而東緣古長城開浚壕塹初李繼隆請城於此朝廷詢其事弟繼和奏曰平凉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乃城之後以爲便東至涇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臨洮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靈州五百里金陞軍爲鎮戎州元初仍爲原州至元十年世祖皇子安西王忙阿剌分治秦蜀遂立開城路成平府仍視上都號爲上路至治三年降爲州領縣一曰開城在府南四十里州一曰廣安在府東南四十里

國朝洪武初府與州俱廢惟縣存焉改曰開城成化三年胡寇內侵殺縣官城殘毀乃奏請於　朝移縣於北四十里之固原即舊原州鎮戎軍成化五年都御史馬文升撫按察司僉事楊冕等增築新城添設固原衛於縣治內隷陝西都司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

改爲固原州隷平涼府

陝西行太僕寺在平涼府東洪武三十年少卿潘立創衙治事

陝西苑馬寺在平涼府東永樂四年建初於指揮杜諒宅治事永樂十五年移建今處內設主簿廳領長樂靈武威遠同川熙春順寧六監開城安定黑水廣寧清平萬安慶陽定邊武安隴陽保川泰和天興永康嘉靖安勝康樂鳳林香泉會寧雲驥升平延寧永昌二十四苑俱在本府及慶陽鞏昌府地界正統三年又併甘肅苑馬寺入焉

何景明曰諸寺苑不治則三邊無馬今以漢中之茶收羌氏之馬甚利故必茶法行斯馬政可舉矣

雍大記卷之五

攷易

延安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白翟所居秦併天下置上郡漢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塞[illegible]歸障屬并州是年仍爲上郡項羽以翟王董翳都[illegible]東漢時羌胡擾攘郡邑俱廢晉陷於戎後屬赫連勃勃元魏滅赫連以爲統萬鎮孝武置金明郡後魏宣武置東夏州西魏改爲延州置總管府隋開皇中府廢置延安郡總縣十有一唐武德初復改爲延州延安郡中都督府五代梁爲忠義軍唐爲彰武軍宋初因之後改鄜延路置沿邊安撫經略使元稱中延安府爲鄜延路金皇統二年於延安府置彰武軍總管府元改延安路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指揮李恪招輯知府徐武賫印開設府治復爲延安府領州三縣十六附郭治膚施縣洪武初設延安衛於府城內隷陝西都司

何景明曰余觀於延慶之城延安城夾於大山長谷間巋然壯矣慶陽城負巖益險下視稍隘無地苟慎固之皆足以爲萬世防然生力徵而武備弛斯其所爲虞

膚施縣治先在今縣後一百八十步洪武十六年知縣張著改建在城之東隅翟王董翳都高奴即膚施縣今

川寨地前漢書云有洧水可醮莽曰利平
安塞縣縣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漢之髙奴縣地後魏為
唐洛縣隋改為金明縣有治官有清水唐武德中析唐
施縣地置以縣屬比武州并置開遠金義崇德永安定
義五縣貞觀二年州廢省開遠金義崇德永安入金明
來屬宋定間以砦為縣金明改為安塞堡置第六正將
營元至元壬午陞為安塞縣　國朝仍為安塞縣隸
延安府左有天澤長嶺右為龍安諸山金明屏蔽上郡
扼塞
安定縣晉巳降為河西十伍縣之地宋為安定堡金因
之前元壬子陞為安定縣至元元年析置丹頭縣四年
併丹頭入本縣　國制仍為安定縣隸延安府地理
志漢有塩之縣隴西安定三水北地弋居縣
保安縣古延州之地唐武德中置永安縣舊為延州栲
栳城唐立神策軍控扼蕃寇宋置保安軍建三砦守之
曰德靖順寧平戎金大定二十一年陞軍為州仍置三
砦元至元六年降州為縣　國朝仍為保安縣隸延
安府
甘泉縣本古伏陸縣西南五里有泉隋煬帝飲而甘之
故以為名唐武德元年析洛交之地置天寳元年更名

甘泉宋置甘泉縣洛水出焉金元皆因之　國朝仍
為甘泉縣隸延安府
延長縣西魏置延安縣又析義鄉縣隋大業中仍置延
安唐髙祖武德二年置因隋舊又以縣置北連州并置
義鄉齊明縣以隷之貞觀二年州廢省義鄉齊明入延
安來屬天寳二年更名延長宋金元因之　國朝仍
為延長縣隸延安府洧獨戰之山烏延之水
宜川縣漢屬上郡西魏分置汾州義川郡後改為丹州
兼置川郡後周改縣為丹陽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義
川又廢洛川郡入大業初州廢又廢雲岩縣入焉唐為
丹州咸寧郡屬關內道本上丹陽郡析延安郡之義川
汾川咸寧縣置天寳元年更名領四縣有折衝府五曰
宜城通天同化丹陽長松縣四曰義川雲岩汾川咸寧
宋為咸寧郡軍事屬永興軍熙寧間改為宜川縣金為
丹州刺史領州一曰宜川元為宜川縣置司候司至元
六年省司候司入縣　國朝仍為宜川縣隸延安府
新志東帶黃河西阻鄜畤北控孟門南連韓奕為上郡
之前屏
延川縣春秋為白翟之地漢屬上郡西魏始置文安縣
及置文安郡隋開皇初郡廢改文安曰延川唐武德二

年招慰籍胡置基州又安撫使許擽表置義門縣以義
門置南平州三年析基州之城平置魏平縣四年廢南
平州省義門魏平五年更基州曰北基州貞觀八年州
廢來屬宋置縣仍名延川屬彰武軍金亦曰延川屬延
安總管府元因之　國朝仍為延川縣隷延安府
鄜州春秋白翟之地漢屬左馮翊莽曰脩令後漢復屬
上郡魏晉陷於戎狄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
魏改為敷州隋大業三年改為鄜城郡以古有鄜郡時
故云後改為上郡唐為鄜州洛交郡領五縣有府十一
曰洛昌龍交葦川五交大同安光洛安銀坊杏林脩武

安吉大曆六年置在鄜城至李茂貞建為保大軍節度
使領洛交洛川鄜城直羅四縣入州六年廢坊州以中
部宜君二縣來屬　國朝仍為鄜州領縣三屬延安
府
洛川縣漢屬左馮翊鄜邑之地後魏屬東秦州西魏屬
鄜州隋開皇三年屬上郡置洛川縣有鄜水唐亦曰洛
川縣宋金皆因之元至元四年併鄜州入洛川　國
朝仍為洛川縣隷鄜州
中部縣春秋為白翟秦漢為上郡陽周之境又無屬左
馮翊北地郡之地見漢書地志後周天和中元皇帝爲

鄜州刺史牧馬於鄜置馬坊於州界舊置鄜州及內部
郡隋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唐高祖武德二年析
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中部郡以後周馬坊為名有
府五曰杏城仁里思成永平安臺遂置中部縣本舊內
部也宋為中部郡軍事金為坊州中刺史仍置中部縣
元亦曰中部縣至正二十四年平章王九皐以其畢宗
於舊縣西龍榮山築砦屯守　國朝天兵至九皐棄
城奔沙漠洪武二年縣丞伯顏賞印開設仍為中部縣
隷延安府鄜州
宜君縣隋以前屬京兆舊治宜君郡開皇初郡廢唐高

祖武德初於馮翊置宜州宜君縣隷焉武德七年置貞
觀七年州廢縣亦省二十年復置縣隷雍州永徽二年
縣又省龍朔三年析中部同官復置來屬宋屬中部郡
軍事金屬坊州元至元四年廢坊州以中部宜君屬鄜
州元末知院楊忠據縣之偏橋塞　國朝兵至忠遁
沙漠洪武二年開復為宜君縣隷延安府鄜州
綏德州春秋白翟所居秦為上郡漢屬上郡雕陰應劭
曰彫山在西南也又曰雕陰道西漢六郡良家子東漢
十二郡騎士其一上郡西魏置綏州隋大業初改為上
州統縣十一曰上縣大斌延福儒林眞鄉開光銀城城

平開疆撫寧綏德唐初没於梁師都髙祖武德三年以
歸民於延州豐林僑置六年徙治延川境七年徙治魏
平貞觀三年師都平歸治上縣天寶元年更名曰綏州
治龍泉縣宋太平興國中没於西夏英宗治平中知清
澗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至神宗熙
寧二年五月鄜延宣撫使郭逵上言夏人渝盟請城綏
州故改名綏德城尋陞為綏德軍金大定二十二年為
綏德下刺史元至元四年併義合綏德二縣入本州元
末平章孔興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
北遁悉歸附是年仍為綏德州隸延安府洪武初設綏
德衛於州城內隸陝西都司玉海六典曰關內古雍州
之境京兆至綏銀凡二十有二州東距河西抵壠坂南
據終南之山北邊沙漠

清澗縣秦漢上郡雕陰之地唐初徙吐谷渾部落於此
置渾州又於渾州之寬川置寬州以吐谷渾部族僑治
州界沓漢雜居後州廢宋康定元年夏人犯延安大理
丞种世衡從事鄜州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朝命世衡董其役城成
雖據險隘而乏水泉議不可守世衡命工鑿地百[illegible]十
尺遇石工曰不可井矣世衡令工復致其力凡[illegible]一
畚償以百錢過一石數重泉果沛發因賜名曰清澗城戍
兵屯守金大定二十二年陞為縣元至元四年又併懷
寧縣入焉　國朝仍為清澗縣隸綏德州

米脂縣即古上郡地宋為米脂砦後没於夏至神宗熙
寧中种諤帥兵取之復為宋砦金大定二十二年置第
二將營元至元四年併嗣武定戎二城入米脂始改為
縣　國朝仍為米脂縣隸綏德州

葭州秦為上郡之北境漢屬西河郡圜陰縣地以其在
圁水之陰也漢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
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王莽改為方陰今有銀
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後周置銀州隋開皇三年改儒
林縣大業初州廢唐貞觀二年析綏州之儒林眞鄉置
銀川郡宋為晉寧軍隸河東北道金貞元間分隸汾州
大定二十年陞為晉寧二十四年又以西城下川名葭蘆
改為葭州興定二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元
亦曰葭州至元六年併通秦彌川葭蘆三寨入州
國朝仍為葭州隸延安府洪武四年改為葭縣隸綏德
州洪武八年復曰葭州轄吳堡又以神木府谷隸焉

吳堡縣古雕陰郡之地宋築為吳堡寨金因之元至元
初改寨為州未幾併州為縣隸葭州　國朝因之至

洪武十年主簿徐守正建言民少遂罷縣併入綏德州
十四年復置縣仍隸葭州
神木縣秦以前爲上郡之北境漢屬西河五原二郡後
周爲銀勝二州地屬雕陰郡隋仍舊唐開元十二年析
勝州榆林郡之連谷銀城置麟州新秦郡下都督府開
元十四年州廢天寶元年復置宋初移置吳兒堡尋陞
建寧軍端拱初改鎮西軍金興定二年罷軍爲神木寨
元初以其地立雲州至元六年併太和寨入神木遂爲
縣屬葭州　國朝因元之舊洪武六年革罷至十四
年復爲縣隸延安府葭州東方朔傳劉歆爲河內太守

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府谷縣在秦漢爲太原郡地後魏屬嵐州隋屬樓煩郡
五代唐莊宗時陞府谷縣後建爲府州五代漢陞爲永
安軍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爲靖康軍又置麟府路元初
復置府州至元六年廢爲府谷縣　國朝洪武初因
之洪武六年革罷十四年復爲府谷縣隸葭州
榆林衛禹貢雍州之域秦爲上郡北境漢屬河西郡隋
屬雕陰唐屬麟州新秦郡地宋仁宗時沒於趙德明宋
末金初皆爲夏境元屬米脂縣地　國朝洪武初平
定陝西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正統中北虜入

河套爲患特　勅右府都督王禎鎮守延綏等處始
建議築榆林城及沿邊砦堡墩臺以控制之遂爲邊鎮
重地成化七年都御史王銳建置榆林衛成化八年都
御史余子俊於舊城北增築城垣置榆林衛指揮使司
隸陝西都司群書纂數云唐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三
受降城以遮衝要其一曰東城在榆林東北八里元屬
鎮武其三曰中城即榆林元朔更名九原玉海文帝紀
隋以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王恢謂植榆爲塞史記蒙
恬爲秦將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漢書枚乘說吳王
曰秦北備榆中之關唐志勝州榆林縣東有榆林關貞

觀十三年置本志邊際龍沙四無襟帶營堡相望封堠
連接屹爲邊防雄鎮東枕高山西橫大水南接岡陵北捍
朔漠關中禁喉之地
慶陽府本古西戎地禹貢雍州之域后稷之子不窋所
居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滅之爲北地郡兩漢晉皆因
之西魏置朔州後周時廢隋開皇十六年置慶州以周
之先不窋居之至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故
以名州領合水馬領華池歸德洛源弘化弘德凡七縣
煬帝改爲弘化郡唐初仍爲慶州玄宗天寶元年改爲
安化郡中都督府肅宗至德元年又改爲弘化郡陞定

安軍節度增順化樂蟠同延慶方渠懷安諸縣至後唐莊宗降郡爲州宋太祖乾德元年復爲安化郡後又爲環慶路徽宗政和中陞慶陽軍節度爲府金初置安國軍後置安定軍節度使兼總管爲慶源路皇統三年置總管府元初改爲慶陽散府至元七年幷安化彭原入焉領縣一曰合水　國朝仍爲慶陽府領州一縣四

附郭安化縣洪武四年設慶陽衛於府城內隸陝西都司秦記繆公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厲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惠王十一年縣義渠雜海曾氏曰宋太祖之世其徭西戎則用姚

內弑於慶州責以自守其地

安化縣在府治北一百步本漢郁郢縣爲北地郡東漢晉廢魏及後周皆爲鎮隋於疆域西南置合水縣屬慶州唐初改河川縣貞觀初改弘化縣天寶初改安化郡後改順化縣宋復安化縣至元七年廢安化縣遂以慶陽爲散府蒞其事　國朝以安化爲附郭縣建設公宇雜海云后稷生不窋周語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括地志慶州弘化縣有不窋城通典慶州安化縣有尉李城在西川文口亦曰不窋城

合水縣古北地郡之地隋開皇十六年置縣大業初入弘化郡唐武德元年置合州是年又析置蟠交縣貞觀元年省合州入弘化　天寶元年更蟠交曰合水五代周省宋熙寧四年復置金因之縣有子午山前元慶陽府秪領合水一縣至元二十六年大尉李忠齊部將徐興據守　國朝徐興率衆歸附仍爲合水縣隸慶陽府

環縣古朔方鳴沙地秦長城在焉元魏以上地里與古靈州同後周置會州隋改環州以河水環曲爲名大業初州廢屬靈武郡唐復置會州後更名環州後州廢還屬靈武咸亨三年置安樂州以居吐谷渾部至德後没於吐番宣宗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後廢石晉復置

威州割靈之方渠寧州之馬領木波三鎮爲屬而治方渠五季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中廢爲通遠縣宋復爲環州又與慶州定爲環慶路其地三面控番戎最爲徼塞之劇其時蓋與夏人接壤也南至慶州百四十里木波鎮路北至洪德砦八十里至青岡峽青遠軍積石浦洛河耀德鎮靖邊鎮砦靈州共七州沙磧無郵傳冬夏少水按皇華四達記至靈州五百四十里此宋之疆界也金初爲上刺史軍事大定間陞爲刺郡領縣一曰通遠倚有鹹河馬嶺坂塔子平權場曰木瓜歸德興平舊有惠丁廟香流井三保寨後廢定邊平遠永鄉洪德

烏崙安邊合道馬嶺木波元初爲散郡舊領通遠一縣至元七年併入本州　國朝遂爲環縣隸慶陽府

寧州古公劉之邑本義渠戎國戰國時戎王與秦昭王母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戎王遂滅義渠始皇初屬北地郡西漢同東漢屬安定郡晉因之後沒於戎狄元魏獻文置華州孝文曰彭陽後又爲豳州西魏置蔚州雲州後周二州并廢分置趙興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寧州曰豳寧廢州而改趙興爲北地郡唐復爲寧州天寶曰彭原郡屬關内道宋爲寧州彭原郡宣和中陞寧興軍皇統二年降爲軍仍加西寧天德二年去西字爲刺郡領縣四曰安定定平眞寧襄樂元初因金之舊至元七年併襄樂定平安定入州領眞寧一縣　國朝仍爲寧州領眞寧縣隸慶陽府節鎭詩括云賓德鄗州根彭原曰興寧

眞寧縣本漢上郡陽周之地西魏置顯州後周廢隋開皇中以其地置羅川縣屬北地郡唐玄宗天寶元年於縣二十里山洞中獲白玉仙人像二十有七遂改羅川爲眞寧縣隸寧州宋金元皆曰眞寧　國朝仍爲眞寧縣隸寧州按上郡陽周鄜之中部眞寧去之三百餘里

何景明曰靈武及諸邊鹽池之利袪其積弊通之可以益兵綏民而率以饒家猾勢要乃計錙銖之求於編戶因利制用之道其何以行之哉

寧夏等衛禹貢雍州之域本古戎狄秦屬北地西漢爲北地富平縣地後周以其地爲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屬靈州唐武德六年廢豐州省九原永豐二縣置懷遠縣西至賀蘭山六十里隸靈州郡大都督府宋初廢舊縣爲懷遠鎭宋眞宗咸平中趙德明僭叛自夏州遷懷遠郡改爲興州居之德明子元昊陞州爲興慶府又改中興府遂爲西夏國都疆域與宋延慶熙河分界宋理宗寶慶中元太祖伐夏執夏主睍去空其城至世祖至元八年始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至元二十五年置寧夏路總管府成宗元貞元年革寧夏路行中書省并其事於甘肅行省元末復置行省　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詔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復命長興侯耿炳文弟忠爲寧夏衛指揮率謫戍及延安慶陽騎士立寧夏衛寧夏中護寧夏前寧夏左屯寧夏右屯共五衛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永樂丁亥封建慶藩遂爲河西重地一統志衛城東黄河岸側有夏州城晋時赫連據此稱大夏北有定州城本唐定遠城趙元昊

以為定州黙啜傳唐河曲六州分處突厥內屬者其一靈夏王海毛氏曰朔方近玁狁之國朱氏以為即靈夏等州地郡縣志夏州朔方什賁故城在縣治北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本志黃河遶其東賀蘭聳其西衛志西北以山為固東南以河為險宋劉綜議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蔽山堂考索云文王遠城於朔野雲夏之間又云綏銀勝夏在河南秦漢而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為郡縣

寧夏中衛秦漢屬北地郡地在大河之外賀蘭山之西與蘭州接境東阻大河西據沙山考之圖志乃唐靈武郡地歷代建置不詳元初置應理州屬寧夏路 國朝洪武中州廢立寧夏中衛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屬河西道唐杜希全議靈州云據要會為塞保障

何景明曰寧夏甘肅二鎮皆在河外無患豈不以有人哉黃河大限河套膏壤乃除其地使虜越大限南牧而巢之茲無計犬虜入河則靈州當衝固靖安蘭而西皆驚全陝終歲擾動其為無計甚矣今欲經營其地民力不足舉也若罷諸無益事出內藏積羨有餘力矣夫城守墩望以保大限徙民置官而據膏壤豈非萬世事哉

靈州千戶所禹貢雍州之域西漢屬北地郡置靈州後漢魏晉因之元魏大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河渚上舊為赫連果園地至明帝立靈州初治河北後徙治果園所築城西魏置臨河郡後周立總管府隋開皇初改臨河曰新昌三年郡并廢大業初置靈武郡唐武德元年改曰靈州即廻樂峰開元中邊境置節度以遏四夷以州為朔方節度理所管四方六千七百人捍禦北狄天寶元年曰靈武郡大都督府有府五曰武略河關靜城鳴沙萬春有朔方軍經略軍黃河外有安豐定遠新昌等軍豐寧保寧等城故以此為大都督府也宋太宗至道初楊瓊為都部署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戶口四千餘課利四十五萬貫真宗咸平中陷於西夏改為翔慶軍元亦為靈州 國朝洪武初州仍元舊實為民戶後摘寧夏衛一千戶所於靈州為靈州守禦千戶所在衛南九十里隸寧夏衛一統志衛城南有靈州城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此前漢書云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本惠帝四年置莽曰令周師古苑謂牧馬也水中可居者州此州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奇二苑皆在焉

雍大記卷之六

攷易

鞏昌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爲羌戎地秦屬隴西郡漢仍秦舊曰厭戎東漢曰隴西屬靈帝時分立南安郡晉屬隴西南安二郡元魏爲隴西南安及安陽三郡兼置魏州後周並爲南安郡隋開皇大業初皆廢後復置隴西郡唐武德元年置魏州天寶元年曰隴西郡中都督府寶應元年沒入吐番宋皇祐四年復得其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改安遠軍崇寧三年改鞏州紹興中入於金皇統三年陞軍事爲通遠軍節度使又爲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便宜都總帥府統鞏昌平凉臨洮慶陽隆慶五府及秦隴會環金德順徽金洋安西河岷利巴沔龍大安褒涇邠寧定西鎮原階城西和蘭二十七州又於成州行金洋州事至元五年割西安州屬脫思麻路總管府六年以河州屬吐番宣慰司都元帥七年併洮州入安西州八年割岷州屬脫思麻路十三年立鞏昌路總管府十四年復行便宜都總帥府事其年割隆慶州巴利大安褒沔隆等州隸廣元路二十一年又以邠涇二州隸陝西漢中道宣慰司而帥府所統者鞏昌平凉臨洮慶陽府凡四秦隴寧定西鎮原階成西和蘭金會環金德順徽金洋州凡十有五至正二十八年都總帥汪靈眞寶與萬戶府士官董禔鎮定其地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魏國公徐達遣兵至軍民歸附俱屬都總帥府洪武三年改爲鞏昌衛掌管軍旅置鞏昌府領三州一十四縣附郭治隴西縣

隴西縣後漢書云漢水源出隴西即此漢分立南安郡衛置鎮守在此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廻於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通典秦川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襄武秦置莽曰厭武通典魏氏有州郡西自隴西南安祁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晉志隴西郡置襄武即唐渭川南安郡治獂道獂道即隴西縣水經注獂道戎邑也漢靈帝別爲南安郡通典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六郡隴西其一也又云渭首有狄獂之戎雜海云永和符登稱帝於隴東南安郡即隴西縣

安定縣春秋爲諸羌地漢屬隴西郡唐屬渭州西市五代淪於先零宋哲宗時築安西定西二城屬涇原道經略司僉改定西縣復陞爲州仍置定西縣倚郭通西二寨並置縣來屬元至元三年併三縣入本州後因地[illegible]改安定州元末鞏昌總帥府副總帥兼都鎮撫呂顯[illegible]

州守備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呂顯率衆歸服是年改爲安定縣屬鞏昌府

會寧縣春秋爲羌地秦屬隴西郡前漢昭帝屬金城安定二郡後漢屬金城武威二郡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隋開皇十六年置縣屬平涼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軌後置西會州又爲粟州又爲會寧郡又爲會州管會寧烏蘭二縣宋置敷川縣金置寶川縣陷於河西僑治州西南百里會川城名新會州元初地震城圮棄新會州遷於所隸西寧縣至元七年併縣入州　國朝改爲會寧縣屬鞏昌府一統志云縣東二十五里城有三倸呼西寧連城

通渭縣即鞏昌東北之境本唐隴西縣地宋置安遠寨崇寧中陞爲縣金廢爲寨元以來遠鎮省入至元中又陞寧遠縣　國朝改爲通渭縣屬鞏昌府

寧遠縣即鞏州之東境宋熙寧中置永寧寧遠二寨崇寧三年俱陞爲縣金因之元至元十三年以三寨陞爲寧遠縣　國朝仍爲寧遠縣屬鞏昌府

漳縣古羌戎地東漢爲障晉廢西魏置廣安郡後周郡廢隋爲鄣縣屬隴西郡唐天授二年曰武陽神龍元年復故名南二里有塩井宋爲塩川寨金爲塩川鎮又有赤嘴鎮元至元十七年以塩川鎮爲鄣縣　國朝仍爲漳縣隸鞏昌府

伏羌縣本古冀戎邑春秋戰國爲冀城秦武王伐冀戎西漢屬天水郡東漢屬漢陽郡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王莽曰冀治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緤群山落門聚晉亦曰冀後周冀城廢入黃瓜縣隋大業初改曰冀城唐武德三年更名伏州以伏羌及渭州之隴西置八年州廢縣還故屬九年析置塩泉縣貞觀元年更名咸寅三年省天寶後陷於吐蕃宋建隆中與長上波於獻地特置砦名伏羌寨金因之元至元十三年陞寨爲縣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平定陝西達魯花赤洪家奴率衆歸服是年仍爲伏羌縣隸鞏昌府

西和縣春秋爲羌戎地秦屬隴西郡漢晉唐爲天水郡之南境宋紹興中金人入中原越五年陝西皆陷惟全蜀之地爲宋耳初宋宣撫吳玠復西路以李永琪守洮岷至是以洮岷去蜀遠徑絕無輔永琪與熙河偏將關師古率熙河兵駐於古長道縣東六十里之白石鎮即今西和縣治也永琪始據南山建城帑藏刑獄咸徙置焉外控疆虜內爲全蜀保障遂爲岷州僑治仍曰和政郡爲名時金人請和改爲和州又以淮南亦有和州故

加西以別之附於利州路領長道一縣元至元七年併
長道入本州　國朝改州爲西和縣隸鞏昌府
成縣本古西戎地春秋戰國時羌戎居之爲白馬氏羌
國有山曰仇池池方百頃秦西羌置隴西郡漢武置武
都郡治下辨今州是界於隴西武都二郡之間西晉末
楊茂搜保據百頃關後爲仇池王後楊定稱藩於晉爲
仇池郡治歷城魏於此置仇池鎮理百頃岺後又改爲
仇池郡梁改爲南秦州西魏改爲成州領漢源同谷上
祿三縣又改爲同谷郡復爲成州沒於土蕃於同谷西
泥工山權置行州收之後復置成州朱梁改爲汝州宋

屬陝西尋以鳳階成州隸鳳翔府自爲一路高宗朝隸
利州路陞爲同慶府領縣二同谷栗亭有元初歲壬寅
鞏昌總帥汪世顯挈成都歸附今遷於栗亭行栗亭管
民司事不隸成州割天水縣來屬至元年併同谷天水
二縣入成州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天兵下鞏昌元
守臣平章蔡均章遁去耆民戚文傑等率民歸附是年
改爲成縣隸鞏昌府郡縣志成州長道縣東十里有諸
葛武侯壘
秦州地有秦亭夏商爲西戎所居周孝王封嬴非子於
秦爲附庸國春秋戰國皆屬秦周末秦彊自廣其地又

增置西縣上邽縣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秦屬
隴西漢武帝分置天水郡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
水冬夏無增減故名治縣三曰西曰平襄曰成紀新室
篡漢爲州人隗囂所據光武滅囂地復歸漢建武中改
爲漢陽郡治縣二曰冀曰清水涼州刺史治焉三國魏
武帝分隴右爲秦州晉懷帝永嘉五年爲司馬保所據
元帝太興三年保死部將陳安降於趙劉曜成帝咸和
四年併於後趙石勒穆帝永和元年苻洪叛趙其地入
於苻秦武帝太元十年姚長滅苻氏其地入於後秦安
帝義熙十二年劉裕滅姚泓而州復歸晉晉之建置則

爲天水武陽二郡蕭置州義熙十四年又爲赫連勃勃
所併宋文帝元嘉七年魏破赫連又併於魏正光五年
州人莫折念生據州僭號孝昌三年州人殺念生復以
地降魏魏之建置則因東漢恭帝四年宇文覺滅魏復
併於周大象三年楊監滅周復併於隋開皇三年廢郡
爲州大業三年又爲天水郡十三郡爲薛舉所據唐高
祖武德元年秦王世民平薛仁杲而取其地初爲秦州
後陞雄武軍節度屬隴右道唐末爲岐王李茂貞所劉
天祐十一年王建遣兵攻岐而此地遂失於蜀李存勗
同光三年滅蜀而此地復歸於後唐而石晉開運末年

刺史何重建以其地降於孟蜀蜀置天雄軍以領之後周
顯德二年世宗命王景復取其地其建置皆因於唐分
置詳皆弗可考矣宋太宗淳化四年分天下為十道而
以此屬關西道高宗紹興三年為金人所奪宋吳璘等
攻而取之頻復頻失理宗端平三年金總帥汪世顯以
其地降元宋金元皆曰秦州置縣三宋金則置清水大
潭成紀元省大潭增置秦安隸鞏昌府　國朝洪武
初州因之省成紀領縣三禮縣清水秦安仍隸鞏昌府
洪武二十五年設秦州衛於州城內隸陜西都司師古
曰秦州天寶之亂盡陷河隴地上邽以西皆為虜守雜

海劉曜從都長安國號曰趙曜子嗣奔上邽禿髮烏孤
據廉川稱西平王
禮縣古西域地秦為天嘉屬西郡漢武開振西南置漢
陽郡三國因之蜀先主與曹操大牙相制丞相諸葛亮
以木牛流馬由陰關攻破魏將司馬懿於祁山堡唐置
大潭縣屬和郡宋末入於吐番漢高祖置長道縣亦屬
西和郡宋並因之開寶年屬秦高宗南渡割據於金元
置禮店文州蒙古漢軍西番軍民元帥府及奥魯軍民
千戶所　國朝置禮店千戶所屬岷州衛洪武十五
年撥屬秦州衛成化九年巡撫陜西都御史馬文升以

秦州地廣民繁奏設禮縣築城於所城西隸秦州
秦安縣本秦州境之地前代無所建置金皇統中置秦
安城元至元七年併鍾川隴城二縣入秦安縣隸秦州
元末知縣楊宗保守其地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陜
西楊宗率耆民劉注等歸服仍為秦安縣隸秦州
清水縣秦仲所封之地漢縣屬天水郡莽曰識陸後魏
置清水郡隋開皇初置縣郡廢有關官分水嶺唐武德
四年以縣置邽州六年州廢來屬又有秦嶺縣貞觀十
七年省大中二年先收復權隸鳳翔府三年來屬東五
十里有大震關有銀宋金元仍為清水縣　國朝縣
仍其舊隸秦州

徽州禹貢雍梁之交春秋為氐羌所居戰國及秦為隴
西郡地漢武帝時為武都郡河池縣屬鳳州魏明帝時
其地沒於蜀晉為氐人楊難當所據唐宋供為河池屬
鳳州元兵入蜀鳳州二縣首降以鳳州仍置梁泉別置
南鳳州治於河池後又陞永寧鄉為縣與兩當同為屬
邑至元二年改為徽州併河池永寧二縣入州領縣一
曰兩當　國朝仍為徽州領兩當縣隸鞏昌府
兩當縣禹貢梁州之域春秋為氐羌所居戰國及秦為
隴西郡地漢武帝時為武都郡隋唐皆為鳳州地宋置

兩當縣屬鳳州隸利西路宋都於汴此地東抵汴京西
至益州皆三十六程故曰兩當屬鞏昌府徽州　國
朝仍為兩當縣隸徽州
階州禹貢雍梁之交古西戎地戰國時白馬氏居焉即
羌戎別種漢武帝以其地為武都郡東漢為武都道魏
武帝徙武都於美陽古京兆為好畤縣界今之永壽縣
界也西晉復置舊武都郡宋嘉南遷武都又為氐人楊
茂搜所據宋高祖封茂搜之孫元昭為武都王文帝又
封楊難當為武都王西魏宣帝復置武階改置武州後
周改武都郡隋廢唐置武州後為行州及收蒲關復立

武州宋朝因之更名階州仍舊領縣二曰福津將利屬
利州路州治在柳樹城距舊武都城八十里有元至元
七年併二縣入本州屬鞏昌府　國朝洪武二縣改
為階縣至洪武十年復改為州隸鞏昌府洪武二十五
年設階州右千戶所於州城內隸秦州衛唐乾德一年
詔階成二州直隸京師罷節鎮領支郡之制
文縣禹貢梁州之域周為雍州之境春秋戰國及秦為
氐羌之地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東漢
安帝以為屬國都尉治領三城曰陰平道曰甸氐道曰
剛氐道魏鄧艾伐蜀攀石懸崖即此晉為陰平郡後没

於楊茂搜自李雄據有其地諸志並不錄西魏平蜀後
周因之始以陰虛為文州理陰平郡隋廢州屬武都郡
唐平隴蜀復為文州改陰平郡屬劒南道德宗時以舊
城在平地窄小難守遂移於故城東四里高原上為州
治宋因之高宗中興初帶沿邊管內安撫尋罷後隸利
西路領縣一曰曲水有元置禮店文州蒙古漢兒軍民
元帥府元末丁總管為部下李士貞所殺而據其地
國朝平定陝西士貞逃遁者民田移住率民歸附是年
改為文縣隸階州屬鞏昌府洪武六年開設守禦千戶
所土官千戶趙達堡集土民收軍隸陝西都司洪武十

五年改隸秦州衛洪武二十三年革文縣人民歸併階
州洪武二十七年千戶張者作亂　命平羌將軍甯
政率兵擒誅本所軍士俱調浙江海門等衛洪武二十
八年改設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隸陝西都司成化
九年都御史馬文升　奏復文縣築城於所城東百
步許仍隸階州
何景明曰鞏昌府治十七州縣而其地特遠廣階文沓
中通江油洮岷居番氐故置衛禦而以憲臣兵備焉渭
通諸縣附府為腹內不見虜寇百年來矣比歲乃卒受河
東之寇患其生於莫之虞丁

洮州衛本羌戎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後漢晉爲諸羌所據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龍洮陽郡尋立洮州開皇初郡廢唐武德中置洮州臨洮郡隸隴右道本治美相縣貞觀八年徙治臨潭開元十七年州廢以縣隸岷州二十年復置更名臨州二十七年復故名領縣一曰臨潭有州一曰安西有莫門軍高宗儀鳳二年置玄宗天寶初哥舒翰破土蕃於臨洮西二百里十三年遂以其地磨禪川爲神策軍後唐明宗長興中建爲保順軍節度塞外十鎮洮州則其一也宋太宗至道中邈川大首領喃

斯囉立文法餘制諸羌欵塞爲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爲保順軍節度以羈縻之後又嘗制洮州團練使刺史東至岷州百七十里西無州縣南至疊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金亦爲洮州領通祐鐵城俱無民戶置軍以守之元仍金舊廢通祐鐵城領縣一曰兩當隸河州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元末平章李思齊退守臨洮全境保民　國朝洪武四年歸附十二年西平侯沐英統兵開設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一統志衛城西南七十里有洮州古城晉時吐谷渾所築衛城南有疊州古城唐武德初析洮州

之合州疊州樂川置唐志隴右道河西內屬諸胡州十二其六一洮州

岷州衛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之地秦三十六郡屬隴西郡之臨洮縣地蒙恬墊胡出塞築長城於此通道九原雲陽自秦末兩漢迄魏晉並爲隴西郡地西魏文帝始置岷州南有岷山故名仍領同和郡隋開皇初郡廢煬帝大業初州廢更名縣曰臨洮恭帝又改析臨洮和政二縣置岷州唐武德初爲都督府天寶元年改岷州和政郡領溢樂祐川和政三縣宣宗時爲歸義軍節度後爲吐番奴部渾末所據東至故渭州三百里西至洮

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懷宕二百五十里北至蘭州狄道五百二十里宋神宗熙寧中王韶下河州破木征而岷州木令征以城降復爲岷州隸熙河路後隸秦鳳路紹興間叛將慕容有等相繼降於金虜而岷洮諸處復惟金蜀之地爲宋耳宣撫吳玠復五路以李永琪守岷州至是永琪以岷州去蜀稍絕遂移治於天水軍南長道縣之白石鎮初爲僑治改以西和州附於蜀之利州路金洮岷州俱無民戶置官守之元岷州置軍民帥府至元八年割隸脫思麻路總管府　國朝洪武初平定陝西元將李思齊以洮岷地歸附十一年西平侯沐英

奉　制開設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陜西都司編
民一十七里一統志衛城東北九十里有索西東漢車
騎將軍馬防所築一名臨洮城又名赤城衛城南一百
二十里有岩州堡時運蜀茶市馬於岷又有梅川城顛
角城酒店城
西固城守禦千戶所在春秋戰國時白馬氐羌所居階
州地里志謂地雜氐羌爲西南外夷至漢武帝元鼎六
年初開置武都郡即本所域也至宋紹興二十七年福
津縣令五千寨苗彥茂重建城堡至元三年元帥汪完
者帖木兒鎮守至正二十六年立西固城軍民所千戶

國朝洪武四年總兵官魏國公兵至千戶韓文等率衆
於階州儲指揮下歸附改設西固城等處軍民千戶所
洪武十四年千戶姚富等守禦隸陜西都司洪武十五
年改隸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靖虜衛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爲西羌地秦併天下屬
金城郡漢昭帝分天水隴西各二縣爲金城安定二郡
此爲枝陽縣地屬金城後魏置會寧縣西魏因立會州
後周廢隋開皇十六年置縣屬平凉郡唐武德二年平
李軌復置會州貞觀八年以足食故更名粟州天寶元
年改會寧郡宋置敷川縣宋以前舊名汝遮又有烏蘭

祖屬爲屬縣金亦曰會州置保川縣隋於河西僑治州
西南百里會川城名新會州元初棄新會州遷於所隸
西寧縣至元七年併縣入州　國朝洪武初但革罷
正統二年胡寇阿台入犯甘寧虜騎自迭烈孫乘水渡
河剽刻內郡時鎮守陜西都督鄭銘都御史陳鎰
奏設兵衛控制外境相地得古會州舊趾因建置焉名
曰靖虜衛隸陜西都司新志云東接海剌都西抵虎豹
口面山背水地勢險阻足當關中西北藩屏
臨洮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皆爲西羌秦置隴西
郡置臨洮縣漢晉因之晉惠帝分置狄道郡前凉張駿

置武始郡元魏置臨洮郡龍城縣後周武帝置洮陽郡
尋置洮州隋開皇初廢武始郡屬金城郡唐武德二年
置洮州天寶三年析金城之狄道置臨州狄道郡下都
督府又爲臨洮軍久視元年置寶應元年沒於吐蕃其
後收復宋祐初置武勝軍熙寧中王韶敗羌人遂城武
勝以爲鎮洮是年十月置熙河路陞鎮洮軍爲熙州金
皇統二年改熙州爲臨洮府置熙秦路總管府元爲臨
洮府聽鞏昌便宜都總帥府節制至元二十六年陜西
行省平章趙脫兒守其地是年太尉李思齊來據
國朝平定陜西李思齊趙脫兒率軍民歸附仍爲臨洮

府領州二縣三附郭治狄道縣洪武三年設臨洮衛於府城内隸陝西都司史記秦始皇遣蒙恬發兵三十萬築長城起自臨洮長城在府城北府界有三足城吐谷渾所築又有安羌城本溢機堡宋宣和中賜名安羌馬援引兵擊破先零羌於臨洮通典云秦置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玉海熙寧五年十月王韶取洮河遂以洮岷通遠軍為熙河路唐開元中移隴右節度衙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四百匹以備西戎統臨洮軍哥舒翰傳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狄道縣春秋戰國為西羌之地秦為臨洮縣兩漢為狄道縣屬隴西郡白石山在東華曰操虜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晉張駿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後魏置臨洮郡龍城縣後周皆廢又後魏置武始郡隋開皇初廢仍為狄道縣唐為臨州下都督府置狄道長樂二縣宋屬武勝軍又去武勝屬鎮洮軍又去鎮洮屬熙州為熙河路金皇統二年改熙州為臨洮府治狄道金史有洮水浩亹河元亦曰狄道　國朝仍為狄道縣隸臨洮府

渭源縣禹貢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春秋戰國為西羌秦屬隴西郡前漢為臨洮郡地後漢晉皆曰首陽隋及唐皆曰渭源屬渭州隴西郡中都督府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首陽於渭源故縣別置渭源縣儀鳳三年省首陽入渭源宋屬熙州地金屬臨洮府置渭源堡臨宋界元至元十三年復以渭源堡陞為縣　國朝仍為渭源縣隸臨洮府

何景明曰余少則從先君子在渭源時時嬉游於渭水上水清淺多石子磊磊至鄙鳳乃浩乎為洪川矣是時民板屋土穴飯黃米食羊今二十年矣復過之城二門而一門土廊無人焉

蘭州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西漢屬金城隴西二郡莽曰東海東漢魏晉因之前涼張寔分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後為西秦乞伏國仁南涼禿髮烏孤所分據元魏後周為武始郡隋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改為金城縣復為金城郡唐高祖武德二年平薛舉置蘭州金城郡以皐蘭山為名領縣二曰五泉金城貞觀二十年所置内附之州皐蘭其一也宋為金城郡軍事舊有金城允吾質孤五泉等縣後俱廢金屬臨洮州刺史領定遠龕谷阿干三縣二城三鎮一關元初祗領阿干一縣及司候司至元七年併司候入本州元末

平章張志敬鎮其地　國朝平定陝西志敬率州人
歸附是年更州爲蘭縣尋復置州隸臨洮府設蘭州衛
於州城内隸陝西都司通典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
盡有隴西地雜海云乞伏國仁都苑川通典苑川在蘭
州五泉縣後曰子城縣北史築勇士城都之乾歸遷金
城謂之西秦烏孤都廣武闞駰云西有中和羌獻王莽
地爲西海郡通典金城之西南羌即三危之地
何景明曰蘭州土沃多水泉崇岡複嶺蔽其外大河縈
貫於中風氣精靈之所聚故材生焉然其地要害内外
一大限備守河橋之人愼選之斯可矣

金縣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晉魏因之隋開
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置金城郡唐以來皆屬蘭
州金城宋爲蘭州龕谷寨金陞寨爲縣以龕谷爲金州
治所元至元七年併縣入州隸鞏昌總帥府　國朝
平陝西衆歸附是年改爲金縣屬臨洮府縣北有定遠
城唐郭元振置韓遵表爲警州寶應間陷於吐蕃宋种
誼築城以屯戍兵
河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皆爲西羌秦屬隴西前
漢屬金城爲枹罕縣後漢枹罕屬隴西漢末宋建因凉
州亂自號平漢王據河湟曹操討平之晉惠帝時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
遂興罕唐左南等縣晉元帝徙都江左是地爲凉張駿
所有前秦苻堅置河州隋都關中因舊河州置枹罕郡
唐初仍隋舊天寶元年改曰河安昌郡後陷於吐蕃宋
初爲吐蕃唃厮囉瞎欺丁等所據神宗熙寧六年二月
安撫王韶始取河州置安鄉郡軍事屬熙河路州東至
蘭州三百里西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
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過鳳林關度黄河百四十里至
鄯州龍支縣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金皇統二年陞軍事
爲防禦貞祐四年十月陞爲節鎮軍曰平西元爲河州

路置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元末宣慰使何瑣南
守之　國朝洪武三年鄧大夫領兵平定河州瑣南
率衆歸附是年設河州衛五年又設河州府領寧河縣
七年設陝西行都司十年立河州左右二衛十二年革
行都司及河州府縣改爲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
西都司雜海云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即此州西北七
十里有積石漢段熲追羌出塞至積石成化十年都御
史馬文升　奏設河州隸臨洮府而衛仍隸陝西都
司
何景明曰臨鞏相比鞏昌稍蕃庶矣臨洮地小而生理

特鮮唯河州行茶通番貫市馬遂之利哉遂之利哉

雍大記卷之七

攷易

漢中府禹貢梁州之域秦楚之交周合梁於雍又屬雍州春秋戰國屬秦楚秦爲南鄭及漢中郡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高帝爲漢王都南鄭漢改梁曰益王莽改曰新城都後張魯據漢中改曰漢寧魏武復置漢中郡蜀先主爲漢中王晉爲梁州南宋以來多理南鄭後魏亦立梁州及漢中郡後周改爲漢川郡隋廢梁州爲漢川郡唐爲梁州又以梁涼聲相近更名褒州尋復舊名改漢中郡爲梁州德宗幸梁洋陞爲興元府宋乾德中鑄興元尹印分益梓利夔四路興元府爲利州路後分利州東西路而興元爲利東路元爲興元路　國朝洪武三年平陝西改爲漢中府隸陝西布政司領州二縣十四洪武四年設漢中守禦千戶所十三年改爲漢中衛隸陝西都司雜海云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黃忠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定軍山在漢中東六十里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郡縣志漢水經南鄭縣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師古云漢上曰沔通典漢中梁之重鎮後魏遣堯雄爲南境守將雄

曰白苟雄梁之北面鎮請備之太公曰唯褒斜綰轂其口即漢中地黃覲曰若失漢川則三巴不振水經漢水又東黑水注之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鍚春秋曰錫穴唐高祖分爲山南道雜海云興元府西縣西有沔陽乃漢昭烈立爲漢王之處

何景明曰余觀漢中形勢險固四塞若納諸匱中此可以爲門戶之扼而不可以爲宮安居也其北至褒西至沔東至城固方三百餘里崖谷開朗有肥田活水修竹魚稻棕櫚橘柚美哉其地乎而據巴蜀之粟出秦隴之馬通荊襄之財由水利之矣然地遠而求多民雜而賦

繁害來於所產災取於所聚然哉然哉

南鄭縣治舊在城西南隅洪武八年改創城中今縣是也周安王十五年春伐蜀取南鄭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即此地唐德興元年陞涼州爲興元府置南鄭縣宋元因之　國朝仍爲南鄭縣隸漢中府地理志漢中南鄭有旱麓即周語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乎祿焉北史云南鄭要險成都之喉嗌建鄴之肩髀也漢王都南鄭蕭何曰語曰天漢

褒城縣括地志云古褒國也有褒谷漢置縣曰褒中都尉治漢陽鄉唐曰褒城義寧二年更名褒中貞觀三年復故名西有牛頭山北有甘寧關宋元皆曰褒城舊志顏興元路　國朝縣仍元舊顏漢中府國都城紀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水經註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水經註褒水西北出衙領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魏徐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太祖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張良令漢王燒絕棧道即此魏延曰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通典漢褒中縣西北有陽平關蜀先主破魏軍於

此

城固縣禹貢梁州之域周職隸雍州春秋戰國爲楚地秦置漢中郡城固縣地漢後主建興七年丞相亮築樂城於城固唐武德二年更名唐固縣三年析置白雲縣九年省貞觀二年復故名宋元皆因之　國朝仍爲城固縣隸漢中府郡縣志蜀先主遣諸葛武侯出駱谷戍興勢山置燒火接處處通照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將曹爽等攻不克即今城固興勢山

洋縣禹貢梁州之域周隸雍州春秋戰國爲楚地秦置漢中郡城固縣地漢隸益州部蜀分城固縣立南鄉縣

改爲西鄉縣魏廢縣仍於豐寧戍置豐寧縣帝廢于
此置洋縣又立洋川閬城二郡隋置洋川鎮屬漢中郡
唐復於西鄉立洋州改洋川郡自西鄉縣移理興道即
今州理是也復爲洋州又置武安軍節度孟蜀避孟知
祥諱改爲源州宋平蜀復爲洋州隸利州東路改武康
軍節度領縣三治興道元爲洋州隸興元路　國朝
改爲洋縣屬漢中府通典云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
守此魏大將軍曹爽攻之不尅
西鄉縣漢中郡城固縣地三國漢分城固立南鄉縣晉
改爲西鄉縣屬漢中郡隋屬漢川郡唐宋俱隸洋州元

隸興元路　國朝洪武三年平陝西仍爲西鄉縣隸
漢中府
何景明曰漢中之茶產於西鄉故謂西鄉盡茶地余問
之不然西鄉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縣又四百里經於
剗虎寇盜之窟比以加賦其民晝夜治茶不休男廢耕
女廢織而莫之能辦也於是有逋戶焉夫計多寡以耗
民豈兩利之策哉
鳳縣禹貢雍梁之交春秋爲氐羌所居戰國及秦爲隴
西郡地漢高帝分置廣漢郡武帝置都郡領縣九其屬
有故道河池二縣東漢晉因之魏明帝時其地沒于蜀

初楊氏部落居仇池至難當傾國南寇宋文帝遣裴方
明討之難當奔魏後拓定仇池於此置固道郡南齊以
故道郡置南岐州西魏改歸真郡又郡南岐州曰鳳州
隋置河池郡唐復爲鳳州改河池郡復爲鳳州前蜀建置
武興軍宋降爲團練川分川峽爲四路隸秦鳳路高宗
南渡以鳳州隸西路領縣三治梁泉元至元五年以在
郭梁泉縣併入州　國朝洪武三年陝西仍爲鳳州
隸鳳翔府洪武四年改隸漢中府洪武七年降爲鳳縣
金州古稱虞舜居之謂之嬀墟又曰姚墟禹貢荊梁之
交周爲庸國地春秋戰國並屬楚秦惠文王置漢中郡

今州即漢中郡之西城縣也西漢屬漢中郡東漢末分
置西城郡曹魏改爲魏興郡晉因之安康西城以縣隸
焉宋分魏興之安康縣置安康郡梁爲東梁州西魏以
其地出金改爲金州置金城郡仍領魏興郡隋爲西城
郡唐復爲金州改安康郡又改漢南郡復爲金州置昭
信軍防禦改戎昭軍五代前蜀王建改雄武軍石晉置
懷德軍宋平蜀改昭化軍節度隸京西南路後改隸利
州路或帶金房開達四郡安撫或兼管內安撫元屬興
元路又爲散州　國朝仍爲金州隸漢中府領縣六
洪武四年設金州守禦千戶所於州城內隸陝西都

平利縣古庸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晉屬魏興郡又分置上廉縣屬上唐郡劉宋改吉陽後周改吉安隋廢唐武德元年以故吉安地置平利縣屬金州大曆六年省入西城長慶初復置有女媧山有藥婦山宋仍唐舊元改為巡檢司後亦為縣　國朝仍為平利縣隸

金州

石泉縣周為庸國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秦屬漢中府郡東漢屬西城郡魏文帝時號魏興郡晉因之後縣名永樂置昌郡西魏改郡曰昌尋改永樂曰石泉析置

魏寧縣後魏省衛昌郡入中城郡又省魏寧縣入石泉縣唐聖曆元年曰武安神龍元年復故名大曆六年省入漢陰永貞元年復置宋因之元改巡檢司後復為縣　國朝仍復石泉縣屬金州

洵陽縣周為庸國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晉始置為縣以洵水名屬魏興郡後又置洵陽郡隋開皇初郡廢置洵陽唐武德元年以縣置洵州并置洵城驢川二縣七年州廢縣皆來屬貞觀二年省驢川八年省洵城宋有中口鎮城宋為洵陽縣元改為巡檢司後亦為縣　國朝仍舊為縣隸金州一統志云縣之木蘭寨有伎陵城

乃蜀漢救孟達雜海云金州後漢末為西城郡魏得之改魏興申儀為太守迯洵口蜀將琬欲由漢沔襲魏興今屬利州路蘇秦所謂郇陽徐廣以為順陽索隱以為新陽皆非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北有涇塞

洵

漢陰縣禹貢荆雍之交秦楚接境周為庸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晉以來為寧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後蕭詧改宜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縣改曰康安唐武德元年以縣置西安州并置寧都廣德二縣二年曰宣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寧都以廣德入安康來屬

至德二載更名漢陰西有方山關有雲門山有胡城貞觀十二年置月川水有金宋屬金房開達四州路地縣仍漢陰元改設巡檢司後為縣　國朝仍為漢陰縣隸漢中府金州

白河縣周為庸國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晉置洵陽縣屬魏興郡魏隋唐宋廢置不一　國朝成化壬辰立白河堡丙申陞為縣隸鄖陽府後改隸金州

紫陽縣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周為庸國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西漢屬漢中郡東漢末置西城郡魏改西城為魏興郡晉因之安康西城隸焉宋分魏興之安康縣

置安康郡齊因之梁爲東梁州西魏置金城郡隋唐宋
元廢置不一　國朝正德壬申立紫陽堡癸酉陞爲
縣仍隸金州舊名安城出於古安康之所分

寧羌州禹貢梁州之域戰國時爲白馬氏之東境秦爲
蜀屬郡漢爲武都郡沮縣地蜀置梁州治沔縣西晉復
置武都宋爲東益州立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東益爲興
州隋爲順政郡唐復置興州宋開禧間改爲沔州元因
之　國朝平定陝西初爲沔州後改爲縣洪武二十
九年因田九成作耗官軍勦除洪武三十年於沔縣之
羊鹿坪開設寧羌衛隸陝西都司成化二十二年設州

治於衛之南隸漢中府領縣二
何景明曰余於地志建易皆有所刪治惟三邊諸衛悉
因舊志備著之使考者詳焉其腹裏衛所附諸府州縣
者不別著

沔縣禹貢梁州之域戰國爲白馬氏之東境秦爲屬郡
漢分爲白馬氏置武都郡以是地置沮縣置梁州治漢
之沔陽西晉末氏人楊茂搜自號氏王據武都後分王
武興即今縣治是也南宋立東益州梁立武興蕃王國
西魏改東益爲興州因武興郡爲名隋爲順政郡唐復
置興州宋因之高宗南渡爲利西路帥司治所開禧中
逆曦之變改爲沔州元至元十四年隸廣元路二十年
廢褒州止設鐸水縣遷沔州而治焉領三縣曰鐸水大
安畧陽　國朝仍爲沔州隸漢中府洪武七年八月
改爲沔縣洪武三十年摘漢中衛右千戶所守禦沔縣
仍隸本衛

畧陽縣春秋爲氏羌所居秦爲屬郡漢分白馬氏爲武
都之境西晉末氏人楊茂搜分王武興郡地屬沔唐屬
興州置畧陽縣宋屬沔州元仍宋舊隸四川廣元府
國朝仍爲畧陽縣初屬沔州洪武七年八月改沔州爲
縣與畧陽縣俱隸漢中府

攷易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爲西戎秦及漢初爲匈奴右地休屠王昆耶王所居武帝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三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擊匈奴出北地三千餘里過居延逾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虜四萬餘級而還秋匈奴昆耶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元鼎二年張騫欲厚幣招烏孫居故渾邪王之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不肯東還乃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

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六年分武威酒泉之地置張掖燉煌郡實爲河西四郡隸涼州部郡各統縣以制河西更始時竇融以河西并金城五郡歸漢授融張掖屬國都尉更始敗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建武五年授融涼州牧獻帝時涼州數亂五郡去雍隔遠于是乃別以爲雍州罷東晉永康二年以張軌爲涼州刺史居姑臧及劉曜封張茂爲涼王遂爲前涼傳十主八十七年併于符秦繼爲呂光所據號後涼居姑臧傳四主十八年併於後秦姚興又據于禿髮烏孤號南涼及段業沮渠蒙遜號北涼相繼有其地李暠稱西涼公初居燉

煌後遷酒泉併於蒙遜凡六十一年歸於元魏大延五年平北涼取張掖樂郡武威酒泉皆置將守之仍以東平王丕鎮涼州西魏廢帝更張掖名甘州取州東甘峻山泉味甘列爲名後周宇文復爲張掖郡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攻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唐復爲甘州張掖郡隸河西節度唐太宗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地屬隴右睿宗景雲元年始置節度使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分隴右爲河西道玄宗天寶元年置十道節度經畧使仍隸河西西北九十里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證聖元年王孝傑

以甘肅二州相距回遠置軍西北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肅宗時陷於吐蕃至宣宗張義潮以沙州降尋發兵畧定伊昔甘肅等州盡收復河湟故地復陷於回鶻宋初仍爲回鶻所據太宗至道二年始以丁惟清知西涼府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真宗咸平六年李繼遷陷西涼大中祥符二年契丹伐回鶻入甘州復破肅州仁宗天聖六年李繼遷子德明使子趙元昊襲取甘州景祐中復取瓜沙肅州於是盡有河西之地僭國號夏改鎮夷郡立宣化府理宗寶慶元年蒙古取夏甘肅西涼府三年滅夏元世祖至元元年置甘肅路總管

府統肅瓜沙山丹四州事至元八年肅瓜沙丹四州各
置長吏本路去肅字改甘州路總管府及錄事司十八
年立甘肅等處至元二十二年添立宣慰司二十三年
置行省二十四年改立尚書行省二十八年復改行中
書省統河西又立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　國朝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定河西二十四年盡革前元舊
制設甘州左右中前後五衛指揮使司二十六年立陜
西行都司指揮使司治甘州五衛領肅州山丹永昌涼
州鎮番莊浪西寧沙州一十三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
戶所并赤斤蒙古哈密安定罕東曲先苦峪六羌胡羈

縻衛所控制邊境遠番若柳城吟剌火州土魯番剌竹
別失把里撒把兒罕黑樓失剌思亦思不罕怗卜列思
皆由是路入貢爲事文類聚云東界黃河西阻弱水南
跨青海北據居延廣一千七百四十五里袤一千五百
七十五里加以羈縻之地距金城連隴蜀通西域近匈
奴又奚翅三五千里鎮國寺碑云東瞰寧夏西距南距
黃河西連番部北控朔方漢武帝紀控制吐蕃屏扞胡
虜斷匈奴右臂前使張國家左掖自西用武之地衛內
捍外之要區也漢虞傳士氣壯勇東漢竇融傳民俗質
樸晉載記風土壯猛便習兵士寰宇記人性堅剛慷慨

土人穴居野處採獵爲生

甘州等衛附郭本匈奴昆耶王地漢置張掖郡取張國
臂掖之義後又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魏晉並因
之後魏改張掖軍尋改軍爲郡又置西涼州西魏更名
甘州後周復爲張掖郡唐初爲甘州天寶初復爲郡乾
元初復爲甘州宋初爲西夏所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德
府元改甘肅路尋改甘州路　國朝爲肅衛尋置甘
州左衛甘州右衛甘州中衛甘州前衛甘州後衛五衛
俱附郭洪武二十八年建疆域東抵山丹西至高臺南
隣番夷北接胡虜廣一百八十五里袤三百五十里元

志環以祁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鮮卑之水甘州左人
祖右甘浚南祁連北合黎動若飛鳥靜若雄虎控制羌
胡用武之地習尚弓馬躬親稼穡土屋居處畜牧爲業
肅州衛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及秦屬西戎漢初月氏
居燉煌祁連間後爲匈奴昆耶王之地漢武帝元狩中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塞擊匈奴昆耶王以其衆降漢太
初二年以其故地置酒泉徙民實之以隔絕匈奴與羌通
路又西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西方之
援號爲斷匈奴右臂三國魏仍爲郡隸涼州晉因之東
晉時涼張軌所有後併於苻秦復歸後涼呂氏尋入南

凉繼而爲西凉武昭王所都後復歸於北凉沮渠元魏改爲軍後周置樂涫縣尋廢隋開皇初郡廢仁壽中置肅州大業中州尋廢置福祿縣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宋爲夏李元昊所據元太祖二十一年西征攻肅州下之世祖至元七年置肅州路總管府隸甘肅行中書省　國朝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領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指揮使司

莊浪衛禹貢雍州之域本古西戎地春秋戰國逮置無聞秦漢爲金城郡漢武帝開邊立河西五郡屬武威郡

或曰即漢武威允吾縣按漢書註允吾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莽曰修遠後魏置曰廣武及置廣武郡隋開皇初郡廢尋改爲廣武至大業初改爲允吾趙宋時大河以西皆爲夏元昊所據元太祖滅夏世祖至元元年始立莊浪縣屬永昌路元末兵亂居人散亡　國朝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下河西其縣已空洪武九年調蘭州衛官軍守禦洪武十年因舊縣距築城設莊浪衛指揮使司隸陝西行都指揮領左右中前後五所本志疆域東達寧夏西界青唐南達金城北距古浪廣七百六十里袤四百七十五里總志北枕烏稍南接黄河松山峙其左分水居其右爲河西要害之地

西寧衛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爲羌戎地秦末漢初西羌烏弋奚劒居之謂之湟中亦月支之别種漢武帝令霍去病逐諸羌及渡河湟築龍居塞宣帝神爵三年令後將軍趙充國伐先零諸羌以其地置破羌縣討度臨羌至浩亹爲屯田可墾者二千頃諸羌懾服不敢動後漢亦屬金城郡漢末魏晉置西平郡後魏置鄯州隋煬帝出臨晉關渡黄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舉置鄯州西平郡都督

府爲隴右節度使治所管河源臨洮安人振武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共九軍綏和合川平戎三守捉肅宗上元間没於吐蕃號青唐城宋神宗熙寧中王韶復河湟青唐俞龍珂率其屬十二萬戸内附以龍珂爲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宋徽宗建中靖國初復爲羌人溪賒羅撒所據三年命洮西安撫王厚等合兵十餘萬擊敗之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遁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以鄯州城降詔改鄯州爲西寧州隴右節度東至蘭州廣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北二十里至白水軍又八十里至定戎

軍又七十里至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鄯州北七百
里至青海涼州二十里至舊昌縣元初為章吉駙馬
分地至元二十三年立西寧州等處枸榷課程所二十
四年封章吉為寧濮郡王以鎮其地元末兵亂　國
朝洪武十九年長興侯耿秉文下河西收集散亡築城
設西寧衛指揮使司宣德八年改設軍民指揮使司隸
陝西行都司領左右前後中所并於碾伯設右所共六
所本志疆域東抵莊浪西連番部南界黃河北至大通
廣七百里袤六百里一統志萬山環抱三峽重圍紅崖
峙其左青海瀦於右本志苩峙崑崙背倚黃河唐書衛

有鄯州故城唐高宗儀鳳三年置有土樓山有河源軍
西有臨番城有白水軍綏戎城西南有定戎城又南隅
澗有天威軍軍故石堡城也開元初置振武軍後沒於
吐番天寶克之更名西至赤嶺其西吐番有開元間中
分界碑自鎮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
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錄
驛吐谷渾界又經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
四百七十里至重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
彌國西界又經犛河渡藤橋百里至烈驛又經食堂吐
番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

至婆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十里至
悉那羅驛又經乞量寧水橋又經大連水橋三百二十
里至鶻莽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
莽峽兩山相崟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下如烟霧
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墾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閣
川驛又經恕諶海百三十里蛤不爛驛傍有三羅骨山
又六十里至突録濟驛唐使至吐蕃贊普每遣使慰勞
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溫湯湧高二丈氣如烟雲
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一百五十
里至農歌驛邏些在東距農歌一百里唐使至吐蕃寄

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又經鹽池煖泉江布靈河百一十
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驛乃渡
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鴻臚館至贊普牙帳
其西南曰拔布海

涼州衛禹貢雍州之域周衰其地屬西戎秦漢為匈奴
右地休屠王所居武帝元狩二年將軍霍去病孫敖出
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擊敗匈奴是年秋匈奴昆耶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
之以其地為威武酒泉郡元鼎六年分威武酒泉之地
置張掖燉煌二郡後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其地處

西方常寒涼也地𫝃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當時復分以爲涼州刺史戊已校尉護西域如漢武帝故事三國時魏置涼州於武威統河西東晉爲張氏所都分漢六郡爲一十二郡後西涼迭興據有其地西魏置武安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武威郡唐武德初復置涼州總管府武德七年改涼州爲武威郡都督府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治所斷隔吐蕃突厥末年宰相兼領節鉞以鎮之天寶

末陷於西戎宣宗復河湟命土豪領之自置牧守或請命於朝五代漢祖知遠命申師厚爲之帥漢民雜於吐蕃宋太宗至道二年以殷直丁惟清領州事李繼遷來寇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六谷蕃部與繼遷戰於城下繼遷敗死至仁宗天聖初土貢不絕六年爲夏元昊所據元太祖滅之仍爲西涼府太宗命皇子闊端鎮之至正四年於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遂爲永昌路宣慰使司降西涼府爲州隸焉　國朝平定陝西元永昌路詹事院涼國公搭搭領所部北遁死子南木哥孛所部還涼州洪武三年歸附五年宋國公馮勝領兵甘肅時涼州境內空至九年開設涼州衛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五所一統志涼州險絕地土沃饒總志東控寧夏南距黃河西連番部北際沙漠實陝西之屏障河西之要衛新志夫梯在其前沙河遶其後左有古浪之險右有西山之固帝紀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北魏史崔傳畜爲天下饒本志東連寧夏西抵永昌南接西寧北距鎮番廣六百八十里袤二百八十里綱目集覽云涼州自張氏以來晉惠時張軌據有涼州其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曜靈張祚張玄靚張天錫凡九主國號涼至孝武時秦王苻堅滅之以梁熙爲刺史後呂光殺熙

事代之呂紹呂纂呂隆凡四主安帝後秦王姚興徵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代之秦復以南涼王秃髮傉檀代之爲秦王熾磐所滅後北涼王沮渠蒙遜稱藩故命爲涼州刺史蒙遜卒子牧犍立魏大延五年滅之

永昌衛禹貢雍州之域古爲西戎之地春秋戰國秦屬隴西郡漢初爲匈奴昆耶王右地至武帝令霍去病將騎出隴西執昆耶王立武威郡地屬武威光武時竇融以河西五郡歸漢是地亦未置郡魏晉以後沿及北涼屬姑臧元魏至後周隋未有建置其唐置大斗軍屬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爲李元昊所據元

減西夏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永昌路降西
涼府爲州隸焉　國朝宋國公馮勝統兵平定河西
因立爲永昌衛指揮使司於金山之陽領左右中前後
五所隸陜西甘肅行都指揮使司本志疆域東抵涼州
西接山丹北連胡境南距西番廣一百八一里袤五百
八十里衛城北二十里有金山麗水出焉其永昌之望
山也總志面雪嶺之峰背金川之水雲川經其西潤水
遶其東控扼甘涼屹爲雄鎮

山丹衛禹貢雍州之域秦及漢初爲匈奴昆耶王地漢
武帝大初元年開張掖郡置山丹縣王莽改刪丹曰貫
虜漢書桑欽曰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後魏曰山
丹又有西郡永寧縣西魏郡廢縣改爲弱水後周省入
山丹隋大業初改爲刪丹又後周置金山縣尋入焉唐
天寶二年爲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北三里有花門山宋
初爲夏國所有置甘肅軍元初爲阿只吉大王分地至
元六年行山丹城事刪訛爲山二十二年陞爲州隸甘
肅行省亦集乃路元末兵興居民散亡　國朝洪武
三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時惟空城至二十四年開設山
丹衛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五所隸陜西行都司總
志東抵永昌西臨張掖南逼雪山北連胡虜廣一百四

十里袤一百七十里甘凌鎮其右馬支峙其左湖水縈
帶於前後烽燧分置於南北控扼番胡屹爲雄鎮本志
云兩山繁峙四澤泉充因振匈奴唐書註刪丹北渡張
掖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行千里有
臨寇軍故同城守捉也天寶二載爲軍軍東北百里有
回鶻河又按杜詩註張掖有留花門山堡蓋刪丹張掖
屬縣是寧寇居延皆近亦集乃而山丹爲亦集乃路屬
州及按鎮夷亦路之境大抵在山丹甘州之地

鎮番衛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爲西戎之地秦及漢
初爲匈奴右地漢書舊地志云武威郡東北有休屠澤
古今以爲豬野即涼州姑臧縣今鎮番多草湖水澤之
地東北流入白海按秦未經理河西地漢武帝開邊始
立河西五郡隋唐以來建置無考或云古之休屠縣宋
初甘涼皆爲夏國所有至元時爲小河灘城元季兵興
惟存空城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開設爲鎮番衛轄
左中二所正統十年復添右所共三千戸所隸陜西甘
肅行都指揮使司本志疆域東連寧夏南接涼州西距
昌寧北界沙漠廣七百里袤四百一十里總志西北拱
來伏之岫東南峙蘇武之山左帶小河右連永昌實冣
荒之要地涼州之藩籬本志控制北狄富饒西土括地

志姑藏在羌胡中最富饒按總志武威今西涼州是也
在城東北二里有舊址又按今涼州志云在城西即武
威逓運所治未知孰是大抵鎮番去武威二百里亦其
縣境地又云在休屠縣地
何景明曰北京之有河西也居姑藏志謂姑藏爲鎮番
如此即故都會當著乃縣置無所考何耶
古浪守禦千戶所在都司六百四十里本古西戎地秦
末漢初建置無聞武帝元狩二年開通西域乃于休屠
王故地置武威郡此屬武威地東漢魏晉隋同唐嗣聖
十八年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始於武威東南境石峽築

和戎城即此五代仍屬涼州至宋爲西夏李元昊所據
元滅西夏屬西涼州世祖至元元年立莊浪縣及于和
戎城立巡檢司俱屬永昌路元末兵亂居人逃散
國朝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統兵平定河西開設涼州
衛十年本衛千戶江亨守禦因舊水名改爲古浪十二
年復屬莊浪衛爲屯守之所正統三年都御史羅亨信
奏設古浪守禦千戶所領十百戶所東南郭設把隘關
寨本志疆域東至扒沙西連武威南界黃河北抵煖泉
廣三百四十里袤五百二十五里總志形勝南枕烏稍
嶺西連高崖泉古浪流遶關城險隘

鎮夷守禦千戶所在都司西北三百里古西戎之地春
秋戰國歷秦及晉魏隋唐五代至宋皆爲沙磧未有建
置前元地屬甘州行中書省　國朝洪武五年宋國
公馮勝平其地屬甘州後衛洪武二十九年都指揮馬
溥始於黑河之北築城堡爲西北哨馬營洪武三十年
就馬營展築設鎮夷守禦千戶所三十三年革永樂改
元總兵官都督宋晟復奏仍舊改設本所守禦統十百
戶所後爲黑河水衝天順八年移於今治疆域東抵高
臺西接酒泉南距番夷北隣胡境廣二百三十五里袤
二百五十里總志云黑山峙於東北河水經於西南山

嶺崔巍石峽險隘實屯守之要地
高臺守禦千戶所西漢武帝時置樂涫縣莽曰樂亭屬
酒泉郡東晉前涼置建康郡故城在今城西南四十里
即漢樂涫縣地也北涼段業都建康後歸元魏唐屬甘
州張掖郡宋屬西夏境元屬甘州路總管府此地曠無
建置　國朝正統中張掖人劉寬始建言於衛西一
百六十里開設高臺守禦千戶所形勝扼戎控虜沃野
宜稻民俗質朴勤於耕牧
沙州衛禹貢雍州之域三危山在焉後漢西羌傳三危
山在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乃舜竄三苗之

地即流沙又曰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秦始皇築長城西不過臨洮大河之西皆塞外地漢爲燉煌魏晉因之東晉爲前涼張氏所有置沙州管歸於苻秦復歸後涼呂氏北涼段氏西涼李暠相繼僭據又併於沮渠氏南北朝歸於元魏爲軍後改沙州宇文周復爲郡唐乾元初爲沙州燉煌郡天寶元年陷入西戎大中後刺史張義潮以州歸順特建歸義軍節度以義潮爲帥宋太平興國中義潮孫延祿承襲累封燕國王修貢不絕景祐初爲夏元昊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故地金因之元太祖二十二年滅夏破其城以隸八都大王至元十四

年復立沙州十七年陞爲沙州路總管府瓜州隸焉國朝洪武初置沙州衛授土蕃爲官又封其酋長爲哈密忠順王以羈縻之後漢書耆舊記曰郡當乾位地列長堤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地理志燉煌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蒲昌海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陽雄傳曰東南一尉南北一候是也後西羌傳武帝通道玉門關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長城外數千里

[illegible]景明曰秦以長城隔胡河西之地未在經界漢武闢邊始置河西五郡東晉北朝張呂據王乃有都會宋入於夏有元幷之　明興建司衛立學校重臣良將制禦之備武功修矣文命漸被矣然荒哉遂乎變亂靡常法治累而不可詳孰所宜然哉

赤斤蒙古衛曲先衛安定衛苦峪衛罕東衛哈密衛各衛皆羌胡內附羈縻而已今在肅州之西大抵皆古燉煌故地

甘肅行太僕寺在甘州衛城內洪武三十年建

雍大記卷之九

攷迹

易賛成形詩稱其瞻高卑天造經營人力世移代謝陳迹谷堙爰陳國紀以正地利標示觀省昭誠淫德作攷迹

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石鱉谷以谷水出與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註周之名山終南也春秋左氏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註曰終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漢書曰太乙山又為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乙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乙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胏山東方朔傳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柘異類之物

豹林谷在終南山麓宋种放隱此山之東明峯

太乙山在西安府西南八十里長安縣界太乙谷中有太乙元君湫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祀太乙於此建太乙宮

石鱉谷在西安府南六十里谷口有白圓石其巨如屋類鱉焉谷東屬咸寧東谷西為長安縣界

義谷錫谷皆在西安府東南至舊歸安鎮合路通於漢中

竹谷在西安府南四十里方輿記曰竹谷俗謂之赤水出於是谷

子午嶺在西安府南四十里至東杜甫村景佑二年置關以南山子午谷為名

龍首山在西安府西一十里三秦記曰秦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十尺土赤不毛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括地志曰今按山首在長安故城中漢取山土為城山之餘尾在城西南數里乃盡按長安城南北門之西南北附城有土嶺可二三百步望之隱然如城俗名曰土蛇嶺即此山之餘土也又漢臺殿城闕皆在山土為之是以高大數千年不圮

武將山長安記曰長安城西北有武將山即前漢末辛孟所隱之處

灞上在通化門東三十里灞河西岸漢元年十月沛公至灞上子嬰降文帝六年宗正劉禮為將軍次灞上

少陵原在咸寧縣南四十里南接終南北至滻水西屈曲六十里入長安縣界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司馬村塚比杜陵差小號曰小陵又曰少陵杜曲在其傍

樂遊原在咸寧縣南八里曲江池東北即秦宜春苑漢宣帝起樂遊廟

畢原在咸寧縣西南二十八里與咸陽縣界相接

高陽原在長安縣西南二十里接咸陽界

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南三十三里昆明池南柳市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徼是也又名石墩今在咸陽縣界

鳳棲原在少陵原北接鴻固原柳宗元爲伯妣志曰葬於萬年之鳳棲原長安志少陵西北三十里皆此原

龍首原三秦記起自南山東義谷滻水西岸至長樂坡西北屈曲至長樂古城六七十里隋唐宮殿皆依此原新說唐皇子幼則居內漸長成於東內苑建立大宅於外爲十六王宅又置百孫院王子王孫多得出外鬪雞走狗蹴踘彈射於院中龍首原俗呼小兒原或曰今原有西番塔元李武元中所建其下是一古塚塹之得一石鄉有篆文曰小兒塚

禾原在御宿川北樊川之原上東西三十里劇談錄晉天福六年生禾一穗重六斤故名唐李[illegible]祠在此原上即鄭駙馬之居

銅人原在灞陵東北一十五里蘇子訓與老父摩挲銅狄即此

長樂坡在咸寧縣東北一十里即滻水之西岸十道志曰舊名滻坂隋文帝惡之改名漢長樂宮在其西北

開元坡劇談錄唐京城興慶池西乃明皇爲王時故宅後廢爲坡

金鑾坡雍錄云在含元殿龍首山之北坡上有金鑾殿故名

勳陰坡在牛頭寺下

朱坡在陝城南四十里與華嚴寺相近瞰南山之勝故少保杜公池亭在焉

故市坡雍錄云在京坡西乃舊之西市後市廢

塔坡在韋曲之西有浮圖何將軍山林在焉其地出美稻土人謂之塔坡米

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昔驪戎來居於此故以名山三輔故事云在長安東北三十里土地記曰即藍田之北山也溫泉出其麓其陽多寶玉其陰多黃金三秦記曰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於上建祠名曰靈臺天寶元年更名曰會昌山七年又更名曰昭應 山水經曰

浮胕山一作胕浮山
慶山距驪山東南三十五里按譚賓錄曰新豐縣因一夕風雷大作有山踴出於平地高二百尺唐武后因命之曰慶山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后覽其奏大怒投之嶺外兩京道里記曰慶山踴出高百餘尺居守以聞百僚畢賀獨給事中魏叔璘曰地生骨堆何足爲慶或以上聞賜死

金斧山鄉中有石斧色黃有金以杖抵之則動山去臨潼縣南二十五里
坑儒谷在臨潼縣西南五里始皇坑儒於此又名坑儒鄉漢書注師古曰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故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唐天寶中改爲旌儒鄉立旌儒廟
東繡嶺在驪山右
西繡嶺在驪山左唐玄宗時植林木花卉如錦繡故以爲名
新豐原一名青原在臨潼縣東南二十里水經注曰冷水歷陰盤新豐二原之門按今零水經此原之下
鳳凰原後漢延光二年鳳凰集新豐即此原唐韋嗣立構別廬於驪山鳳凰原鸚鵡谷有重崖洞壑飛流瀑水中宗臨幸改爲清虛原幽棲谷唐書曰新豐鸚鵡谷水清代傳曰此水清天下平

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坂口關中記曰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里新豐縣漢書沛公會項羽鴻門續漢書郡國志新豐縣東有鴻門亭
畢原在咸陽縣北尚書曰周公薨成王命葬公於畢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於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縣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春秋左氏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居后稷謂邰芮岐畢吾西土也蓋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地封文王次子又曰畢郢
咸陽原在渭水北九嵕山南鄠縣關志曰周之畢郢漢

之長平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川澤陂泊井泉
五十丈周文武周公成康漢帝王諸臣並在東西原上
起陵塚

鷄頭山在鄠縣東南三十里十六國春秋曰符生不能
守長安欲西上隴山士卒散盡遂入鷄頭山尋爲追兵
所害

牛首山在鄠縣南二十五里南接終南山上林苑中三
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

五林山在鄠縣境漢書曰鄠有五林

紫閣峯在鄠縣東南三十里

白閣峯在鄠縣西南三十里

藍田山在藍田縣東南三十里范子計然曰美玉出藍
田一名覆車山郭延生述征記曰灞水之源出藍田谷
西有尊盧氏冢次北有女媧氏谷

七盤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近北又有繡坂杜氏通典
七盤十二繡藍關之險路也唐貞元初刺史李西華自
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廻山取塗人不病涉謂
之偏路行旅便之

秦嶺山海經云秦嶺乃天下之大阻也三秦記秦嶺東
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嶺根水北流入渭號爲
八百秦川上有昌黎祠

白鹿原在藍田縣西五十里三秦記曰周平王東遷有
白鹿遊於此原以是得名其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縣
界抵滻水晉書符雄與桓冲戰於白鹿原

凉風原在藍田縣西南四十五里南接石門山北入萬
年縣界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川有阜曰凉風亦雍
州之地即硯山之陰也水經注曰狗枷川水有二原西
川水入硯山之盤谷與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入凉風
原

桓公堆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晉書桓温伐符堅遣符
雄等拒温於秋思堆後因名桓公堆

商山一名楚山又名商洛山在商州東南九十里漢四
皓隱遯於此

讙舉山在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洛水之源出於此

良餘山在商州西南九十里乳水所出

鬼門在商州南五十里深溝陡澗巨石壁立如門中穿
行路澗上高崖萬仞插天下極幽險

邠山在邠州南立州之時依以爲城陡峻嶮固易守難
攻

紫微山在邠州西南山有后稷砦乃宋金屯兵之所故

老相傳內有宅宋時梟延昭所居因朝北極原故名其
山曰紫微
甗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舊三水縣公劉立國處
仲山在淳化縣南二十里鄭國鑿渠引涇水
嵳峩山一名嶻嶭山在涇陽縣東北十里東西二十五
里南北二十里漢書嶻嶭山在池陽縣北師古曰俗呼
爲嵳峩山黄帝鑄鼎於此
小仲山在涇陽縣西北四十里史記漢武帝獲寶鼎於
汾陰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有黄雲蓋焉徐
廣云關中有中山非冀州也俗傳高祖兄仲所居今山

有仲子廟廟有一泉而水未嘗竭
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俗云磨石嶺在涇陽縣西北九十
里周六十里關中記曰甘泉宮在甘泉山上漢書單于
烽火通於甘泉即此山甘泉水出石鼓西原
石安原在涇陽縣西南七里崇二丈東西三十八里南
入咸陽縣界崔鴻前漢錄曰苻健攻張琚於宜秋還登
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
西城原在涇陽縣西自天井渠至洪門監東西四十里
南北十五里地宜種黍稷稻麥
長平坡在涇陽縣西北一五十里東方朔記曰漢武帝上
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肚頭
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還報上令方朔往視之還曰怪
也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悵
怨怨氣之所生是地必秦之故獄處也詔丞相公孫弘
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積憂者得
酒而忘致酒其上則靡以酒澆之果消上笑曰東方朔
眞先生也賜帛百疋
高原在同州北二十五里其地寬平自蒲城至朝邑縣
界袤延八十餘里土產麻最佳其原近沮水之滸又名
滸原

商原在同州北三十五里水經云洛水南經商原
梁山在郃陽縣北四十里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與韓
城縣接界
高門原在韓城縣水經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
界頭山在澄城縣西北七十里北曰洛川南曰澄城此
山間於兩縣故名
小秦山在白水縣西百五十里俗傳自古形勢阻隔不
通往來後因秦王過此山而兵不得行秦王下馬拜之
其山自崩解有路通中部宜君
始平原在興平縣北一里東西五十里南北八里東入

咸陽縣界西入武功縣界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漢時亦謂之北芒巖又曰何武葬於北芒龍濞坡

馬嵬坡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

廢丘在興平縣周犬丘之地帝王世紀周懿王二年王室大衰自鄗遷都於犬丘秦名廢丘項羽滅秦封章邯爲雍王都廢丘高帝三年改爲槐里縣唐至德初改爲興平

姜維嶺在盩厔縣東南五十里即蜀將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沉嶺之地共後遂呼爲姜維嶺

梁山在乾州即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梁山即禹貢壺口治岐山之梁山

九嵕山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曰谷口縣九嵕山在西四夷郡國縣道記曰九嵕山東連仲山西涇水出焉高六百五十丈周廻十五里上有唐太宗昭陵

承陽山在醴泉縣北六十里山有石泉三輔黄圖所謂浪水

溫宿嶺在醴泉縣東北漢時溫宿國人來朝內附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

太白山按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illegible]去長安二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周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積雪如瀑布則澍兩人常以爲候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水經注曰太白山南連武功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吉茂蘇則值亂隱於扶風南太白山中按太白武功二山在郿縣蓋舊武功縣地也今武功縣本無此山

惇物山又名垂山在武功縣南二百餘里長安縣界按尚書蔡傳云地志古文以垂竹爲惇物今在古武功縣界

華山太華之山今在華陰縣西南山海經云華山之首曰錢來山其形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命曰西嶽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山又西六十里曰石脆山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又西二百里曰浮山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自錢來至於騩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按華山三峯中一峯東西二

峯巒峙盤旋峻極不可窮覽

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絕太華在華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嵩邙尾貫羌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紀云

少華山在華州南一十四里連接泰華

半截山亦名復成山在華州東南一十五里宋神宗熙寧中因少華山崩而餘半故名

倒獸山一名玄象山在渭南縣東南三十七里十六國春秋曰西晉王嘉字子年隱於東陽谷鑿崖穴而居弟子傳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兵亂棄其徒衆至

於長安潛隱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

靈臺山在渭南縣東南三十五里其山頂上高平四面方整乃宋仁宗曹皇后之故里有曹氏所建靈臺寺在其上

玄扈山在洛南縣西北一百里世傳黃帝時有鳳啣圖至此山帝拜受之

書堂山在洛南縣北二十里世傳張良辭漢嘗隱此山讀書

金粟山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唐玄宗陵在其下

白堂山在蒲城縣東北三十五里舊圖經曰山之[illegible]懸絕白起立寨之所故名

不群山在蒲城縣東北白堂山南舊圖經曰諸山嵒峯巒相接唯此山孤迥俗謂之孤山

堯山一名浮山在蒲城縣北二十里舊志云昔堯時洪水泛濫諸山盡沒唯此山若浮

洛水谷在蒲城縣東五十里源自白水縣東南流經馮翊界入渭

蟠龍神原在蒲城縣西三十里舊志云唐明皇遊幸見原上雲霧中有黃龍之狀於下得石似蟠龍後以其地

為龍樂鄉今石猶存

五臺山在耀州東五里有孫真人隱居石洞五山對峙頂平如臺此北五臺在終南者曰南五臺

太唐山在耀州西北四十里後魏高祖文皇帝延昌公主葬於此山下

磬玉山在耀州東五里山出青石唐天寶中取為磬其後郊廟樂遂廢泗濱磬

天齊原在三原縣北二十里連嵯峨山因原上古有天齊祠故名

荊山在富平縣南十里今名握陵原禹貢曰荊岐既旅又

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方輿記曰昔黄帝鑄鼎於此山
帝王世紀禹鑄鼎於荆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今山下有
荆渠
壇山在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唐代宗陵在焉
天乳山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兩峯相對類乳形唐文
宗陵在焉
頻陽山在富平縣北八十里秦將王翦家居此山下
金甕山在富平縣北五十里唐順宗陵在焉
紫金山在富平縣東北九十五里唐懿宗葬處
文王山在同官縣西四十里文王射豐即此

武王山與文王山相峙
女回山在同官縣舊云孟姜至長城尋夫回卒於山下
葬焉世號其山曰女回
雍山在鳳翔府西北三十里雍水所出
杜陽山在鳳翔府東二十五里杜水所出
西平原在鳳翔府西三十里西平里昔吴玠與金人撒
離曷相持處撒離曷登此以觀嘆曰善戰者常立於不
敗之地難與争也遂去
吴嶽五峯山古屬汧陽縣今屬隴州山聳五峯在州南
一曰西顛峯二曰大賢峯三曰靈應峯四曰會仙峯五

曰望輦峯周禮其山鎮曰吴山
隴山在隴西北六十里漢屬漢陽郡有大坂名隴坻三
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
容百餘家清水四注郭仲産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
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山東人行
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
岐
慈山在隴州西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經
天井山在隴南百里大山之頂有井其水四時常滿旱

亦不涸
金門山在隴州西南百里兩山相合中有渭水所注
關山在隴州西四十里其山上高五十里盤折而登路
通臨鞏諸原爲秦鳳要害之地距關中千里嶺西有長
寧驛
小隴山在隴州西岧嶤高險不通軌轍
西秦山在隴州之隴安舊縣北二十里
白環谷在隴州西汧源舊縣界白環水所出
方山原在隴州西二百里宋將吴玠與金人戰於此楊
政常知方山原軍儲芻粟在其中

岐山地志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今屬岐山縣西四十里卽詩之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是也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城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又山有兩岐故曰岐山亦曰天柱山

周原在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周太王避狄遷國邑於岐山之下居之詩曰周原膴膴

五丈原在岐山縣南五十里斜峪口諸葛亮遣孟談據五丈原卽此原接郿縣

龍尾坡在岐山縣東二十里卽僖宗朝鳳翔節度使鄭畋大破黃巢將於龍尾坡

石鼓山在寶鷄縣東二十里周宣王所鑿之臘碣也後昌黎東坡作前後石鼓歌鼓有十一散在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宋又取至汴今在北京孔子廟內

陳倉山在寶鷄縣東南四十里一名鷄峯山上有石類山鷄晨鳴山頂聲聞三十里

三畤原在扶風縣南二十里東連武功縣界史記秦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靈公又作吳陽上畤今之名三畤原者阡隴彌望黍離之墟去古旣遠略無遺跡

崆峒山在平涼郡西南二十里一名都盧山赫連據平涼嘗屯兵於此山寰宇記云赫連定畋於涼州登可藍山至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事俄而群狐鳴於定傍命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嘆曰此亦怪事也

笄頭山在平涼郡西四十里其山如婦人笄頭之狀涇水所出史記黃帝西至於崆峒登笄頭山今在靈州東南

大統山去平涼郡西南二十里在崆峒山東又崆峒山西北有望家山

雞頭山在鎭原縣西三十里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

鷄頭山在鎭原縣西五十里隗囂使其將王孟塞鷄頭山道以拒漢兵

大壟山在鎭原縣西七十里高平縣地

潛夫山在鎭原縣北五百步上有佑德觀

石門峽卽隴山北阜也石門水所經謂之石門峽水

風堆在舊高平縣西十里獨阜上有故壘壘側有風伯壇俗呼爲風堆

臺山在今固原州西南四十里上有烽火臺故名

馬屯山在舊開城縣西前秦苻堅與姚萇戰敗奔於此山

砲架山在固原西北一百二十里即石城堡之前山窄路上躋四壁削立極爲險峻上舊有石鑿井一以貯天水成化五年土達滿四造逆官軍攻是山賊堆垜木石於其上以下擊官軍又有照壁山與砲架山相連

小龍山在華亭縣西五十里南踰汧隴北接沙漠其名有四一捨筆嶺二米高山三湫頭山四龍江峽

尾亭山在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古之武關蕭關縣

横山在静寧州北十里前古番部所佔

石門山在静寧州南一百五十里舊水洛縣劉滬破氐羌於此道狹斬截若門因名之又謂之石門峽

水洛山在静寧州南一百五十里水源東導隴山西經水洛亭西流與犢奴水合又經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流入秦州畧陽川

六盤山在隆德縣東二十五里冬夏有雪古謂之絡盤道山上有路盤旋六折上下

回中山在涇州西五里上有王母宮漢武帝求神仙於此

米麵山在涇州東五里三峯削絶古傳郡有此山民不缺食

安仁谷在涇州東南四十里有古長城砦

臺山在靈臺縣東北一十里山多奇木異獸泉甘石秀

白石原在靈臺縣西北其原首起舊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東下三十里分爲兩原一名良原一名良杜原

景山在慶陽府西一百里木石奇怪其間多獐麅猿猱之屬

太白山在慶陽府北一百五十里黒水河發源於此

馬嶺在慶陽府一名箭筈山唐於此置縣

烏侖山在環縣北三十里山勢高峙頂闊而根狹登陟者難步其上置寨舊有屯兵

横嶺即子午嶺在寧州東一百里

橋山在上郡陽周黄帝葬衣冠處漢武帝元封元年巡狩還祀黄帝於上郡陽周今中部縣地與眞寧相去三百餘里而土壤相接眞寧之地即無橋山隋以陽周地置羅川縣唐以羅川爲眞寧縣故隋書註云羅川有橋山舊志遂傳信眞寧有橋山黄帝塚非也

嘉嶺山在延安府東南五十步山勢高峻有宋范仲淹大書嘉嶺山三字鐫於石壁

清凉山在延安府東北七十五步古者尸毘王佛憩息

於此山遂名清涼山乃割膚喂鷹之處故後世因此名

膚施縣

草場山在延安府西南一百五十步山脊入城中今與城中府治相連

三堆山在安塞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即古敷政縣望山也

龍安山在安塞縣西一里山高數百丈險夷不等狀如盤龍舊建龍安砦

天澤長嶺在安塞縣東五十步其山土石相間上有天澤泉四時不竭

神林山在甘泉縣西南二十五里山高林茂

空洞山在甘泉縣東一百七十里山有石竅如洞

伏陸山在甘泉縣東北唐置伏陸縣因此山而名

溫泉山在甘泉縣南四十三里下有溫泉

九吾山在保安縣西五十里山上有湫池遇旱祈雨有應宋時鄉人立廟祠祭之朝命封為順惠王歲時有祭至今仍舊

胡家山在保安縣南七十里因有胡子常墓故名

官豕山在保安縣西一里傍有石空洞元時發學出於上

西嶺在葭州宋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山即此

龍眼山在神木縣東南一里孤峯高聳上有三孔透穿形若龍睛

土山在榆林城中高數十丈居人穴山為居山上舊有烽墩後移於北城外半里

紅山在榆林城外十餘里山皆紅石胡虜常至此近沙漠地稍東因築紅山墩

黑山在榆林城南三十里俗名黑土圪靼其地水甘草茂北虜每內侵必駐此以便水草成化中巡撫重臣率軍士於其處築砦堡植柳萬餘株屯兵養馬以遏侵軼虜不敢近

紅石峽在紅山墩左峽中有水自沙漠來水從石流下斗落數千仞舊傳李繼遷葬其祖彝昌障水別流而鑿石為穴以葬及葬畢仍引水流於故道今云墓在水下石穴中

雕山在綏德州西南連城橫峙其形望之如雕刻焉山北曰陰郡城在雕山之北故曰雕陰

疏屬山在綏德州境山海經式負之臣曰危與式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疏屬山於

盈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
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葦谷在鄜州境谷有水東南流入三川
石堂山在中部縣西北一名翟道山周穆王傳天子命
駕八駿之馬造父爲御南征朔野徑絕翟道升於太行
即此
玉華山在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昔唐太宗避暑於此因
建玉華宮後改爲寺今存
孟門山在宜川縣西北八十里古之鎮山也唐置門山
縣
晉師山在宜川縣西一百里春秋時晉師駐於此山

雍大記卷之十

攷迹

西山在鞏昌府隴西縣西九十里廣陽水所出
東山在隴西縣東十五里赤亭水所出
荊谷在隴西縣西九十里荊頭川水所出
黑水峽在隴西縣西九十里渭水所經
鴟兒峽在隴西縣東四十里前元鞏昌安懿王完澤葬
處墓碑俱存
石門山在隴西縣西四十里金李忽蘭吉自此山從江
世顯以城降王元李忽蘭吉仕元爲行中書省右丞今
山口有李清路
斗底山在鞏昌府寧遠縣南七十里其狀如斗前代倚
山立寨以避兵
大陽山在寧遠縣南一百八十里舊有鉄冶場
廣吳山在寧遠縣西北二十里廣吳河水所經
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里見書傳禹貢漢書
云山在冀縣南梧中聚
石鼓山在伏羌縣南五十里上有怪石狀如一鼓隋書
曰冀城有石鼓崖
緹群山在伏羌縣東漢書云在冀縣

烏蘭山在舊烏蘭縣即今靖虜衛去城西南一百二十
里
葦精山在靖虜衛黃河過會州入葦精山石峽險隘上
垂流直下高數十丈
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舊云長道縣南十里山之上有
城極險峻開山圖云漢陽郡西南有祁山乃九州之名
阻天下之奇峻蜀志云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隴西天
水安定諸處皆叛魏應亮
鳳凰山在成縣東南十里下為鳳村溪中有二石如闕
山腰有瀑布名迸珠泉相傳漢世有鳳凰鳴其上號鳳
凰臺
仇池山在鞏昌府成縣西一百里寰宇記在成州上祿
縣其山高峯萬向山勢自利州來其東西二門盤道可
七里元和志載宋書氐胡傳云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
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山上有豐水
泉煮土成鹽范曄後漢書河池方百頃左右皆曰白馬
氐
天井山在成縣西二十里有白龍潭及漢耿勳摩崖碑
泥功山在鞏昌府成縣西二十里唐貞元五年因氐蒐
陷本州于此山權置行州今有舊城基泥功廟乃石像

天成古怪列也
方山在成縣東四十里晉書武都氐楊飛炎鉄等救隴
西太守姚何畧三十餘家據方山
寶井山在成縣東南十里宋石洵直題名記云長慶年
始遷下寶井即今成縣治
魚竅峽在鞏昌府成縣西二十里有漢武都太守李翕
磨崖頌
飛龍峽在成縣仇池山下氐人楊飛龍者據仇池因得
名其峽之東唐杜甫天寶中避亂居此有龍灣虎穴
木皮嶺在成縣東二十里舊志唐昔梁之亂王鐸置關
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阻
雷洞在成縣南一十里龍峽之南半山上宋紹興初金
人南侵前樞密都丞吉郭執中集鄉豪駐守于此虜遣
使說誘執中斬其使于洞
鍾乳洞在成縣東北三十五里內產鍾乳
麥積山在鞏昌府秦州東南八十里去舊天水縣東百
里狀如麥積為秦地林泉之冠上有姚秦所建瑞應寺
山之北曰鵰巢谷有隗囂避暑宮對面瀑布瀉出倉崖
間又有魏乞弗后墓
紀山在舊天水縣即今之秦州人記見書紀中命和叔

宅西土曰昧谷鄭康成註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
山在舊天水縣古上邽西漢水之所出也
米谷山在秦州去舊天水縣四十里去今成縣百餘里
唐寶應間吐蕃陷天水邑人保聚于此山
黑谷山在秦州舊天水北五十里大山喬林迷路數縣
有黑谷關宋紹興初郡守程俊置關以防秦鞏來路
鐵堂峽在舊天水縣即今秦州治五里有石筍青壁長
者至丈餘小者可以為礪
東柯谷在秦州舊天水縣有杜甫詩紹聖間米芾令王
知彰作祠堂記云工部棄官寓東柯谷姪佐與之居

三都谷在秦州境宋曹瑋破吐蕃唃斯羅十萬衆于此
谷
邽山在鞏昌府秦州清水縣治後寰宇記云在大潭縣
南
鐵山在鞏昌府徽州南七十里山下二十里為虞關巡
檢司此山地最要為蜀門戶宋將吳玠拒金人撒離喝
處
盤堤山在鞏昌府階州南三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
蜀將姜維相持于此置懸鼓後于此置縣
角弩谷在階州白水之西八十里蜀將姜維于此剹殺

五部氐羌
楊家崖在階州北一百里郡縣志即階州家計寨控白
水江月當山路宋建炎紹興間吳玠與弟璘為大將保
蜀口時四州未有城命逐州各擇地為寨而家計寨最
控扼險阻又素有積粟水泉不乏寇至莫能為患
龍頭山在鞏昌府階州文縣西七里從故松州党聚山
來至當州絕故以形名
麻關谷在文縣其上有鄧艾姜維故地
陰平道在文縣舊同谷志秦蜀出入之道漢武帝開西
南夷置此蜀先主劉備以為邊隘要阨諸葛亮定之因
為西蜀之防

白馬峪在文縣西南五十里古白馬氐所居處
西彊山或曰西傾山禹貢西傾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北
九十里洮水所出入于河今臨洮府即古洮州臨潭縣
府治西北別無峻極之山惟馬寒山在城之北高出衆
山故人每指馬寒為西傾山前漢書洮水出西羌中北
至枹罕入河後漢書西傾山在狄道縣西南郡部都尉
治也又謂于此築索西城
白石山前漢書在狄道縣東莽曰操虜師古曰其狄種
出此地故云狄道又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莽

曰磔應應劾曰白石山在東
常家山在臨洮府城西南六十里係西傾山聯絡之餘峯宋神宗時時有夏人寇邊羌酋鬼章駐于此其山腹有龍湫深廣演爲九曲十八灣其神主曰盖國大王不知何代所謚蘇眉山謂常山山神信英武以此頌之
抹邦山在臨洮府城南縈紆行三五十里過抹邦河東南山是也宋神宗時羌人入寇王韶領兵征之經此山
西平山在臨洮府城西五里唐李晟隴西人封西平王郡志云晟墓在今山之上按晟墓葬於京兆之高陵今墓見存有柳公權所書碑
通谷在臨洮府城西六十里東入西出中可容千百人往來不踰數十步上有六竅可見天日
摩雲嶺在臨洮府城北一百六十里往蘭州路今山頂設巡檢司
鎖林峽在臨洮府城南六十里曰史家灣洮水所經會灣之右即南山麓路引一線穿麓入峽峽之阻諸峯聳峭兩崖懸絕故山逼峽隘林木欝森四封固蔽而無所通故曰鎖林其桃源自番疊戎界與岷江分泒江東行者北經岷州穿鉄城旋入萬山間深波盤渦倒山堙谷而來遂受吞此峽適一登臨則衝波騰浪激激險往突

出峽口滔滔巨野逼府城而去
積石山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枹罕西北七十里舊龍支縣界今屬河州衛禹貢導河積石即此唐貞觀中吐谷渾叛詔李靖侯君集爲西海路大總管師出鄯州行空虛之地三千里過星宿川望積石原觀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師宋熙寧中刑恕和叔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于黄河順流放至于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刑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興州乃寧夏元昊所部都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合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按刑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觀禹貢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抑世代遼遠河流更變與古不同耶
雪山在河州衛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接洮州番境四時有雪又名雪嶺

萬頃原在河州衛北二里原上平衍種植嘉穀

西頃原在洮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禹貢西傾因桓來
浮于潛註云地志在隴西郡臨潭縣西今洮州臨潭西
南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
葭萌浮于西漢即潛水也

皐蘭山在臨洮府蘭州去城五里州以山名山下地勢
平衍可屯兵百萬漢霍去病擊匈奴至此因謂是山爲
關塞

天都山在蘭州東三十里宋朝李憲伐西夏踰此山

大小榆谷在蘭州西二百里漢西羌居此緣山濱水以
廣田畜故名羌日強大常雄諸種

女遮谷在蘭州東三十五里昔苗授李憲伐夏人取蘭
州兵次于此破賊數萬

白石山在蘭州東南八十里周將梁暉至此爲羌所圍
迫于無水暉以青羊禱于山神飛泉湧出兵士取給今
呼梁泉水北流注于河

石門山在蘭州西南水經濫水東北經石門口

嵻峎山在蘭州南一百七十里一名可狼山俗呼熱薄
汗山昔西秦乞伏乾歸太子熾盤築城於此

石險口峽在蘭州東二十五里西[illegible]河至此

流入金縣亂山二百餘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
沿山引水灌田

東岡陂在蘭州東二十五里相傳唐太宗爲秦王時獲
褚亮于此

鳥鼠山在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禹貢渭水出鳥鼠
同穴

漢山在漢中府南鄭縣西南三十里四峯八面東連老
渚河北距漢江南接大巴山有池水

梁州山在漢中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與孤雲兩角相
接大山四圍其上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中梁山在南鄭縣西十三里其形類冢郡因山名額梁
州之中故名山自西沔縣定軍山來有寺曰乾明宋淳
熙八年新羅國僧來從海東居此建寺棟宇亭菴僅千
餘間

赤崖在漢中府城西漢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就
退師燒毀赤崖以此北閣道即此崖

武鄉谷在漢中府境舊志勝覽曰蜀諸葛亮封武鄉侯
即此

慶山在漢中府城固縣北二十五里山頂有烽堠古蹟

西南三里即赤土城坡周一十五里漢諸葛亮屯軍於

此以拒魏冠

斗山在城固縣西北二十里與三嵎山對峙山脉自三嵎山來一起一伏迤邐而南回轉東向一峯從起有似斗杓𣶏水自此來繞東出有五門道經云山五穴一通崑崙一通光武一通青城一通長安山北有石洞名曰三洞

通關山在城固縣北三十里漢蕭何守漢中修此道以通關中

連城山在漢中府褒城縣北六里下距黒龍江山頂有十二城保連屬如城壘內有甎塔高一丈餘傍有水池

俗傳漢王築

箕山在褒城縣西二十里鄭子眞隱於此山蜀諸葛亮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

兩角山在褒城縣南一百二十里與孤雲山相接王臺閑話云興元之南有太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陜峻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涯一握有淮陰侯廟在焉

雞翁山在褒城縣北入斜谷一十里唐溫造判興元節度至此遇雨不能進禱十山乃霽後上其事文宗封山神爲侯

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十里出連雲棧直抵鳳縣斜谷七百里郡國志云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昔張良勸高祖燒絕所過棧道曹操出斜谷遮要以臨漢中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

斜谷在褒城縣西北有褒谷有斜谷至鳳縣界一百五十里舊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土人云其間有一溪可行舟孫資曰昔魏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道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石穴

何景明曰余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至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七盤嶺在褒城縣北一十三里盤回七轉而至山頂曰雞頭山出褒谷

豆積山一名虎惱山又名遯迹山在漢中府鳳縣北一

里上有崖閣下臨嘉陵江唐沖妙先生之别隱宋淳熙中憲使李大正大書遯迹山三字鐫於山麓之石

堡子山在鳳縣南三里上有堡子嶌峙舊傳宋吳曦屯兵於此山

御愛山在鳳縣舊梁泉東北五十里松陵堡之側唐韋莊入蜀記云大散嶺之北唐僖宗巡幸歷山下愛玩不能去

南岐山在鳳縣南一十里上有竹雲洞洞内有湫池方輿勝覽云南岐志鳳之名州其疆理與鳳翔府相隣有周之興鸑鷟嘗鳴於岐翺翔至于南而集焉是以西岐

曰鳳翔府南岐曰鳳州

何景明曰余由南岐至柴關諸嶺木爛于道樵采弗覩而長安之民亡種火之薪物用有無何可以相通哉

父子谷在鳳縣北十里唐僖宗西幸蜀至白石鎮有村叟進醴上問叟曰此何居對曰父子谷因賜金帛問其姓名不對

和尚原在鳳縣宋紹興初金兀朮會諸道及女直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親攻和尚原吳玠自富平收兵保此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金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擊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黄牛堡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

爲城夾澗與宋軍相拒十月癸酉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將各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以爲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力死於敵故能成功焉

黄牛堡在漢中府鳳縣西北當大散關之衝吳玠將楊

從義所築大敗金人撒離喝處

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兩峯對峙山下有坡可駐萬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南渡沔水於定軍山下置營夏侯淵將兵來爭備破斬之曹公自長安來備建策云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七月備設壇于沔陽陳兵列衆群臣陪臣位奏以備爲漢中王拜受璽綬今山下有諸葛武侯墓

嶓冢山在沔縣西一百一十里漢水所出東流入金州出襄陽按禹貢漢水出氐道嶓冢山

武興山在沔縣東北一十五里舊志謂古興州城於此

鐵山在沔縣北五里山出鐵宋姚仲於此置寨以拒金人

金牛峽又名五丁峽在沔縣西南一百七十里峽下舊有通秦鄉景泰二年四月初十日大理寺丞河東薛瑄奉使過五丁峽序云蜀在禹貢爲華陽黑水梁州之域是其道通中國也久矣世傳惠王以金牛詐蜀使五丁力士開此峽皆謬妄不稽

龍門山在舊大安軍城五里去今沔縣西六十里官道之傍懸壁環合上透碧虛中敞大洞下潄清泉究然天造水簾懸夏氷柱凝冬宋文潞公宋景文趙清獻公王素韓絳呂況呂公弼呂大防皆有留題行三里又有後洞蘇元老龍洞記自利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而岩洞之可喜者莫如龍洞重簷廈屋深不可測

潭毒山在舊大安軍之三泉今沔縣地宋紹興三年金撒離喝入興元府劉子羽留吳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此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吾今日死于此敵畢引去子羽軍勢復振

石頂原在沔縣南三十里宋置關

殺金坪在漢中府畧陽縣西北一百一十里舊長舉縣宋紹興四年金人遣四太子進攻鐵山于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吳玠營關傍有殺金坪玠堅壘于坪上嚴兵以備虜直攻玠營會弟璘由七房關入援幷兵禦之虜遂退

興勢山在漢中府洋縣寰宇記云在舊興道縣東北四十三里即今邑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爲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蜀先主遣諸葛亮出[illegible]谷戍興勢

驕麥山在洋縣南四十里景泰中有僧澄宗山和尚[illegible]

妖婦妄稱北衙幾六聚萬攻刼洋縣城固直抵漢中城
下七里北營都指揮吳榮擒殺之
灙谷在洋縣北三十里南口曰灙北山曰洛其中路屈
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唐德宗僖宗興元之幸皆由於
此谷
赤坂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赬昔魏司馬懿伐蜀諸
葛亮待之於城固赤坂
黄金谷在洋縣東八十五里海錄碎事氐人楊難當令
魏興太守薛健據金戍姜寶據鐵戍即此谷郡縣志黄
金水出縣西百畝山此谷南流經縣西去其谷水陸艱
險魏遣曹爽由駱谷伐蜀蜀將王平拒之于興勢山張
旗至黄金谷
子午谷在洋縣東一百六十里又見興元郡縣志舊子
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
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蜀
魏延請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
可到長安又張郃由子午攻漢中晉桓溫命梁州刺史
司馬勳出子午道洋州東二十里曰龍亭此出入子午
之路至谷六百六十里又洋州志楊貴妃嗜生荔枝詔
驛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纔三日

香色俱未變
駱谷在洋縣即古之真符縣東北又見興元志屈曲八
十里凡八十四盤蜀姜維出駱谷曹爽自駱谷入漢中
魏鍾由斜谷駱谷伐蜀晉司馬勳出駱谷
魏山在漢中府金州西南九里其山東西南三面險絕
不通晉吉挹爲梁州督護符堅使韋鍾伐之挹於急口
岐山爲壘固守鍾三年不能下
趙臺山在金州南三里梁時漢水溢人皆走避此山上
黄巢谷在金州牛山唐末黄巢作亂太白山人謁金州
刺史云請掘此谷則賊自敗
箭幹山在漢中府金州漢陰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與
金州郡山相接西枕青泥河山多產箭竹
饒風嶺在金州石泉縣西五十里其嶺與西鄉山相接
下有饒風河南枕江漢古設饒風關在縣西四十里宋
紹興中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
保石泉撒離喝長驅趍洋漢興元劉子羽聞王彥敗亟
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
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以
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

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
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
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路之西縣子羽亦焚
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
鎮四川大震子羽從軍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
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援將楊政大呼
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
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時張浚欲移守
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人發

兵由斜谷北出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由
鳳翔遣十人持書召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
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兵有死爾何可召也初子羽
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
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
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
因出師掎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
而走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
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
所失不足以償所得

岷山在岷州衛按唐元和志在溢樂縣南一里九域志
云岷山土黑無樹木其面有天女神洮水經其下禹於
此見長人受黑玉書

芸叟洞在岷州衛東一百二十里遮陽鋪之南洞額扁
曰芸叟有西溪東匯按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邠
人也宋元豐爲環慶帥元祐中司馬光舉之云才氣異
衆剛直敢言試秘閣崇慶二年授安置使元符末任臺
諫官同任伯雨十二人謫於郴州

賀蘭山在寧夏總鎮城西延亘五百餘里邊防倚以爲
固

兹羅模山在寧夏城西南一百里近賀蘭山之靈武口
水自地湧出

峽口山在寧夏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兩山相夾黃河經
其間古名青銅峽有古塔一百八座

黑山在寧夏城東北二百里賀蘭東北尾也其形如虎
踞下黃河

蠡山在寧夏韋州城西三十里山之舊名無所稽考洪
武中慶藩長史劉釗以其山峯形狀如蠡故名之曰蠡
山說者云天都旁皆平地此山屹然獨立勢甚雄傑切
產木多松檜樺榆白楊草多藥屬

大沙子在寧夏中衛城西南石晉高居誨從張匡鄴使
記其所見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
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
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沙嶺党項牙也
今大沙依然俗呼為朳里朳沙通莊浪諸處
天都山圖記不載趙元昊所名嘗建南牟內殿館庫于
此疑即今米鉢山也與韋精山俱屬寧夏中衛
韋精山近會州元昊駐兵于此以備環慶疑即哈察峽
峽口山在甘州行都司西寧衛東地極險阻為湟鄯往
來咽喉地漢時名曰湟峽唐人嘗修閣道宗築省章城

控制要害又名綏遠閣
金山在西寧衛城西六十里番言曰結脫刺
兩水山在西寧衛城北五百里山南出煖水流入青海
山北出冷水泉即西寧河源
合黎山在甘州行都司城北四十里一名要塗山至羌
谷三百里張掖河水出其谷迤邐至鎮夷千戶所石峽
口按西漢地里志張掖西北有小硤是也
祁連山在甘州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餘里南
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美水草宜畜牧匈奴嘗失二山
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隋自平昔鄯州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
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
隋七置郡縣城戍廢天下輕罪徙居之山下有霍將軍
祠
人祖山在甘州城東北四十里俗名快活山其山不毛
柳谷湧石在甘州柳谷內昔曹魏青龍二年張掖柳谷
水溢湧寶石圓圖伏羲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
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對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
大討曹今石不存
嘉峪山在甘州行都司肅州衛城西七十里即古玉石

山
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
其巔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後涼張駿時酒泉太
守馬岌言周穆王見王母于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
文殊山口在肅州衛山谷中有元太子喃答失大定三
年重修碑文年久而剝
焉支山在行都司山丹衛漢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涉
狐奴水過此山千餘里執渾邪王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即此地山在河西郡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
栢古木其水草甘美宜畜牧一說山在刪丹故縣東南

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按今新志云在山丹縣東南五十
里又名大黄山一統志云在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一
名删丹山唐哥舒翰建神祠于山麓天寶間封山神爲
濟寧公
蘇武山在行都司鎮番衛城東南三十里俗傳蘇武牧
羊之地右有蘇武廟趾存焉
亦不剌山在鎮番衛城北二百八十里境外
三危山在行都司沙州衛東南卽舜竄三苗之地禹貢
三危既宅俗名昇雨山
葱嶺山在哈密西域三十六國而限以葱嶺其河兩源
一出此山一出於闐在南山下與葱嶺河合㧾水經云
葱嶺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頂一說葱嶺在燉煌西
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說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
千二百里至車師又一說自沙車西行百里至葱嶺
北塞山在沙州衛境漢武帝時天馬朝發京師夕至燉
煌北塞山下
龍勒山在沙州衛城東一百二十里漢龍勒縣因山以
名
三龍山流沙積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世謂之三
龍山

白龍堆郡國志燉煌正西關外有此沙形如土龍身無
頭有尾高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
鳴沙山在沙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峯嶺危峻沙
如乾糠天氣清朗時沙鳴聞於城内　一云在瓜州南十
里卽禹貢流沙
沙陀金山處月之别種西突厥之苗裔本號朱邪世居
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也其地有大磧名曰沙陀後
以沙陀爲號以朱邪爲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
見於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賜姓李名國昌克
用其子也
雷石磧按唐志西州之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
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雷石磧二百二十里銀山磧
祁羅漫山韋昭曰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
有雪也括地志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里卽祁連
山也按西河舊事云連祁山去焉支山北可千里括地
志云焉支山在删丹縣東南五十里則山在此近是又
河西舊事云在張掖酒泉二郡界
天山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廣六十里冬夏積雪一名
雪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漢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將三
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虜萬騎而還卽此地

一說且彌國至天山東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里
流沙在沙州南七里史記列仙傳周關令尹喜見老子老子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亦莫知其
九篇名關令子
崑崙塞在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水經云山在西北去嵩高山五萬里地之中也史記夏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注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離騷經云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朱文公辯證曰傳雅云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唯河水入東海其三水入南海後漢書

註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亦名之據大荒經崑崙在西域一名阿傳建山河水所出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何景明曰關中山益著於南北歷延慶巫荒漠堆阜陂陀不可名紀惟平涼有崆峒臨洮有鳥鼠積石河外有蔥嶺崑崙斯古之名紀然皆崑崙固非可睹矣

雍大記卷之十一

攷迹

滻水在咸寧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十道志曰荊谿谷枷二水之下流也水經注曰滻水出京兆田谷北至灞陵入渭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地理誌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二水合水西西南莽谷又曰滻水北至灞陵入灞水史記曰秦都咸陽灞滻長水灃澇涇渭皆入大川以近咸陽盡得祠之
滈水字陂曰滈水出杜陵縣許慎一名滻水註云在縣南十里自咸寧縣流入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

流入縣界
灃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灃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文子曰老子云灃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史錄註曰鎬在灃水東灃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水經注曰灃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為二水東西流為支津一水西北流又北郊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經靈臺又北至石徼注於渭又曰渭水東與灃水會矩陰山無他高山異巒維原阜石徼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括地志曰灃水渠今

名賀蘭渠東北流注交水

鎬水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鎬池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周武王所都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之鎬水又北流與滮池水合又北經清冷臺西經磁石門注于渭帝王世紀曰今鎬池即周之故都也廟記曰長安城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一里溉地二十三頃史記曰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來夜過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而去使者奉璧具以

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按括地志鎬水今不入渭

漕河在長安縣一十五里自咸寧縣界五里入渭漢書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交水都自萬年縣界流入長安縣水經注曰交水又西南流與豐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馬又西至石堨分爲二水一水西流注豐一水自石北經細柳諸源北流入昆明池

灃谷水在長安縣合灃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坑

水自南入馬有福堰下分爲一水流一里一水東流合交水一水西北流又東流爲潏越沉水上過名永安瀆

龍首渠一名滻水渠漢書穿渠得龍首骨故名隋開皇三年自西安府城東南三十里馬頭埪堰滻水西北至陳狄橋枝分爲二渠一北流經長樂坡西北灌凝碧積翠池西北入大明宮後灌太液池五季後渠涸宋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九日龍首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府事陳堯咨奏引龍首渠入城救堯咨省所奏永興軍城井泉太半鹹苦民不堪食用臣親相度城東二里

有水渠曰龍首其水清冷甘冽可五六十人開渠引注入城散流壓閈出納城濠闔城盡食甘水皆感聖恩事具悉卿幹用適時精心率職方類于藩之任尤賢治劇之才而能相厥土之高卑究斯民之利病靡煩廝役潛遵迅流直貫城闉俯因壓閈既蕩而難老亦播惠於無窮知茲龍首之清渠實唐京兆之舊迹克修廢墜深副倚毘閱乃奏章遠茲推美其于難尚不舍怏與故茲獎勞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十五日有元至元甲子陝西行省賽平章復引水入城日久湮塞至元十年復開　明渠亦在咸寧縣東漢時渠也水經

註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清渠在長安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一十里
入渭
黄渠界咸長二縣自南山東義谷堰水上少陵原至杜
陵南分爲二渠一灌鮑陂一流曲江新說曰唐文宗時
曲江已涸帝讀杜甫詩有意復興太和元年發神策軍
掘黄渠淘曲江令黄渠水上少陵原東流入滻川
漆渠在長安西十里舊自縣之坑河分水經縣界二十
里入漕河漢書曰漢穿渠通漆水渠括地志曰秦二世
胡亥將運南山之漆而開此渠

清明渠在西安府隋開皇三年引潏水西北流入城又
東流至安樂坊西南隅屈而北流經宣義太平等九坊
之西東流入皇城大社又東至含光門街屈而北流經
尚食局東又北流經將作監内侍省又北流入皇城
漕渠在長安縣唐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
入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以貯財木大曆元年尹黎幹自
南山谷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運南山薪炭
永安渠在長安縣隋開皇三年開引交水西北流入城
經大通信義永安延福崇賢延康六坊之西又經西市
之東北流經市政須政輔興崇德四方及興禪寺之西

又北入芳林園又北入苑注之于渭
香積渠在長安縣隋開皇三年築京城引北水自赤闌
橋經第五橋西北入京城
通濟渠自宋陳堯咨爲陝西京兆尹作龍首渠引滻水
入城惠澤人彌久迄今數百年來水道湮塞其民甚苦
之　國朝天順中西安知府余子俊相城西南三十
里許有交潏二水自終南山流出其源不竭而地勢高
下相宜可疏渠而引水入城以便日汲乃白都御項忠
具章以　聞命下子俊躬督工役疏瀹城市渠水流通
其水清冽甘美蠲疾資生人溥其利

廣運潭明皇雜録天寶元年韋堅爲陝西郡太守水陸
運使以漢有運渠起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及隋常
治之堅謂雍渭爲堰絶灞而東注永豊倉下與渭合
初滻水苑左有望春樓堅于樓下鑿潭運漕一年而成
明皇升樓詔群臣臨觀名潭曰廣運寳曆中敕太倉廣
運潭令後令司農寺收管
丈八溝城南記京兆西南一十五里有丈八溝乃漕河
岸最深處長楊高柳蓮塘花圃竹徑稻塍爲勝遊之地
號曰丈八溝
靈沼按舊圖記上長安城西四十里豊水之西真花碓

北今爲水泊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泰酒池廟記長樂宮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在西安府城

漢昆明池按舊圖記云在長安縣豐邑鄉鶴鶬莊周迴四十里武帝元狩九年欲伐昆明國穿池以習水戰因名三輔舊事昆明池地三百二十頃中有伐舟各數十樓舡百艘舡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旌麾作豫章大舡可載萬人上起宮室以爲遊戲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祭餘付長安厨又刻鯨魚長三丈每風雷常鳴吼鬣尾皆動立石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漢池中有龍首舡帝御之張鳳盖建華旗作櫂歌雜以鼓吹宮女泛舟初穿地得灰上問西域胡僧曰乃劫燒餘之灰也今變爲民田

太液池關輔記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鯨魚長三丈池中起三山以象蓬萊瀛州方丈刻石爲魚龍鳥獸奇怪之狀漢昭帝元帝成帝嘗遊于此

淋池在長安城中昭帝元始元年穿此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引太液池水池中植分芰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每遊燕出入或剪以爲衣或折以障日以爲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舡木蘭爲柂刻飛鸞翔鷁旆於船首隨風輕漾畢竟忘歸其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披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凄凄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

牛首池張揖曰在上林苑西頭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濯鷁牛首郭璞注曰牛首池在豐水西北近漕河

西陂池三輔黃圖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郎池皆在上林中

年首池霍光傳禹首淮名在上林苑中

西苑池在長安城中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池周十餘里爲三神山儲水百尺餘臺觀宮殿羅列山上北有龍鱗渠縈汙注池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則剪綵爲荷芰菱芡車輿遊幸則積水而布之

凝碧池在長安城東東內苑禄山陷長安引梨園子弟數百人大會此池樂工雷海清擲樂器于地西向哭被賊支解而死時王右丞爲賊拘於僧寺乃賦詩書于壁賊平維以詩免罪

景龍池在長安城東即興慶池景龍文館記在隆慶坊

是平地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近五王宅謂爲五
子池後因分龍首渠水灌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
數頃澄泓皎潔有雲氣或見黄龍出其中本以坊爲名
俗亦呼爲五王子池置宮後謂之龍池拾遺蔡孚作
龍池篇以賛其事公卿皆和之改爲景龍池語訛爲九
龍池明皇雜録取洞庭湖鯽魚養池中以爲鱠日以遊
晏

九曲池在長安城西興慶池西唐寧王山池院引興慶
水西流疏鑿屈曲連環爲九曲池上築土爲基疊石爲
山上植松栢有落猿岩栖龍岫奇石異木珍禽恠獸畢
有又有鶴洲仙渚殿宇相連前列二亭左滄浪右臨漪
王與宮人賓客宴飲弋釣其中

定昆池本安樂公主西莊也在京城延平門外景龍初
命司農卿趙履温爲公主疏園植果中列臺榭憑空架
廻棟宇相屬又勅將作監少監楊務廉引水作沼延十
數里時號定昆池通典曰安樂公主恃寵請昆明池中
宗不與公主怒自以家財別穿地號曰定昆景龍中中
宗幸焉

魚藻池深一丈在陝城北禁苑中貞元十三年詔更淘
四尺引灞河天壕水漲之在魚藻宮後穆宗以觀競
渡

曲江池在咸寧縣鴈塔東南以水流屈曲因名之劇談
録本秦之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爲池中和上巳自宰臣
至都人皆遊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

四海池在唐西内一在毬場亭之東一在咸池殿之東
一在望雲亭之西一在望雲亭之北

野狐落地唐太和二年十一月甲辰禁中火災從昭德
寺起延燒宣政殿東午門益熾宮垣平爲灰燼寺之南
禁中呼爲野狐落宮人居此者爲火所逐攀援墻垣以
出出不及者焚死數百人又延燒門下省至暮稍息凡

數口方滅

隆慶池在西安府城東唐武后時民家中溢浸成大池
數十頃號隆慶池丞相王子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嘗
欝欝有帝王氣中宗神龍五年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冷水一作零水自渭南縣界亦曰百丈水水經注曰冷
水出肸浮山歷陰盤新豐兩縣之間北流入於渭去臨
潼縣東三十五里

戲水在臨潼縣東二十五里其源出於驪山按漢書此
地乃秦將章邯拒陳涉之將周章處蘇林曰在新豐東
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有戲水驛其水出藍田

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水經注曰冷水
出浮胏山戲水至驪山馮谷又北經戲亭東即犬戎殺
幽王處兩京道里記曰周幽王與褒姒遊戲於此故以
爲名水至濁北流入渭
[illegible]鱉城河水在臨潼縣東北一十四里出縣北楊村
注
魚池水在秦始皇陵北五里周四里水經注曰泉出驪
山本導源北流始皇葬於山北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初
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水
石川河在臨潼縣東北八十里永豐鄉通富平縣河水

溉田數千餘畝
沮河西自高陵縣界來入臨潼縣界流入下邽石川河
亦曰沮河在臨潼縣東三十里自華原富平兩縣來入
縣界合渭水水經注曰沮水東絕萬年故城十三州志
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此水也康子武功志洛
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幽西梁山來意此或即沮水
關西人讀洛若于于沮固易訛因附漁仲亦以東自富平
入渭殊誤
溫泉出驪山之麓在臨潼縣正南一百五十步雍州圖
曰溫泉在新豐縣界漢武帝故事曰驪山溫湯砌石構

[illegible]砌於始皇至漢武又加脩飾焉周武帝大和四年大
冢宰宇文護所造隋文帝開皇三年又脩屋於山陰樹
栢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左屯衛大將軍姜行本將
作少匠閻立德營建宮殿御賜名湯泉宮太宗因幸
躬製碑文咸亨二年更名曰溫泉宮唐年小錄曰開元
十年置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驪山上下益治
湯井爲池臺殿環列山谷明皇歲幸焉又築會昌城
是歲發馮翊華陰等縣郡丁夫築會昌羅城即於湯所
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北向正北門外有左右
[illegible]宮門北相對有望仙橋北有左右講武殿正門曰津
陽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門外有弘文館正東面曰開
陽門門外有宜春亭西面曰望京門門外近南有御道
上嶺通望京樓南面曰昭陽門
清渠在臨潼縣西雍州界青野谷水下流也自三原高
陵縣界來入白渠至縣界合渭水
煮鹽澤在舊櫟陽南十五里澤多鹽鹵符秦時於此煮
鹽周二十里今在臨潼縣北
興城渠在咸陽西十八里唐李石爲相奏咸陽令韓遼
治之東建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爲漕渠西起咸陽抵
潼關二百里無車輓之勞其後湮廢自此復之

周氏陂周十三里舊圖經曰漢周勃冢在此其子亞夫有功遂賜此陂故地以周氏稱之長安圖曰周氏曲在咸陽東南三十里李善曰今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

澇水說文曰澇水出扶風鄠縣北入渭山海經曰牛首之山澇水出焉西注於潏水多飛魚狀似鮒可以療痔李善注文選曰澇水即潦水也漢書注顔師古曰澇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

橿谷水十道志曰長樂渠之上流也源出鄠縣南終南山橿谷

甘水一名耿谷水出鄠縣南甘谷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即此地也甘河鎮合于渭在縣西南三十里

美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谷合胡公泉爲陂十道志曰有五味陂波魚甚美因誤名之說文曰渼陂在京兆鄠縣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唐寶曆二年勅渼陂令尚食使收管不得雜人採取其水任百姓灌溉勿令廢碾碓之用文宗初詔並還府縣元季爲遊兵所壞而取魚今水去而陂涸爲田

胡公泉在鄠縣西七里傍有虞悳胡公廟

柳塘鄠郊有柳塘在南山下金紫陽楊奐隱居傍道門生百人植柳千株有紫陽泉清風閣

灞水即古滋水出藍谷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按方輿勝覽云秦穆公伯諸侯更滋水爲灞水欲彰霸功後字偏傍遂從水其水出藍田谷會滻水北流入渭

滻水一名輞谷水在藍田縣東南十五里按方輿勝覽云其水出輞谷口西北入灞

輞川山海經商嶺水流至藍橋伏流至輞谷如車輞環湊落疊嶂入深潭有千聖洞細水洞茶園栗嶺唐王右丞維莊在焉

石門湯泉在藍田縣西南四十里石門谷口按圖經記

云唐時有異僧止於此大雪其地雪融不積僧曰必溫泉也掘之果溫泉湧出遂置舍兩區凡有病者浴之多痊後有白鳥之瑞明皇特賜名大興湯院今存

咽瓠泉在藍田西北一十五里

楚水出商州楚山有兩源下流相合入丹水

洛水其源出秦商州灌舉山西北一百二十里

洵河在鎮安縣出萬年長安兩縣界秦嶺下流入金州洵陽縣合漢江

芮水出邠州西北東入經詩芮陁雍州川也師古曰陁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

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間
耳
冶峪河水在涇陽縣自西北淳化縣來灌溉民田雲陽
宮記曰冶峪去雲陽宮八十里所謂峪口也其山出鉄
有冶鑄之利因名
清谷水在涇陽縣自耀州界來東南流入高陵縣谷名
靖川上下磑碾七分四渠有溉田之利
焦穫澤一作藪在涇陽縣西北一名瓠口爾雅十藪周
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口是也詩曰玁狁匪
茹整居焦穫是也此澤恐在涇州之地乃古之涇陽也

鄭國渠在涇陽縣按漢志韓苦秦欲罷之無令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說秦作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傍北山東
注洛三百餘里欲以灌田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
為韓延數年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利也卒使就渠成而
注塡閼之水瀉鹵之地四萬餘頃畝皆收一鍾
六輔渠在涇陽縣漢武元鼎六年倪寬為左內使奏請
作六輔渠溉田今水不通惟清冶二水灌其高田
三白渠在涇陽縣西北六十里堰涇水入馬西自雲陽
縣界來東入高陵縣界十道志曰太白中白南白謂之
三白渠也渠上斗門四十八三限口在縣東北分南北

三渠慶元和郡縣圖志隋志有茂農渠疑是此渠限上
十巡管斗門十一限下八巡管斗門八南限管斗門五
長安志云在富平縣南二十里漢書武帝太始二年趙
中大夫白公奏復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
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名口民得其
饒歌之按白渠西自三原縣界流經此縣溉脾陽大澤
豐潤三鄉民田四十餘里有斗門一十五所其水東入
漆沮河唐永徽六年雍州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溉田四
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磑上溉一萬餘頃於是
高宗令分檢渠上碾磑皆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廣德

二年尚書工部侍郎李栖筠復陳其弊代宗亦命圻去
私碾磑七十餘所歲餘栖筠出常州私制如初至大曆
中水利所及纔六千二百餘頃有元至元二十八年重
脩是渠屯田府知事段循撰記
豐利渠在涇陽縣宋大觀中詔開石渠跣涇水入渠者
五尺下與白渠會溉七邑田二萬五千九百餘頃豐利
渠口又在白渠之上所謂洪堰是也有宋資政殿學士
侯蒙撰碑具存上嘉之詔賜名曰豐利渠
新渠在涇陽縣元至大元年承德郎陝西諸道行御史
臺監察御史王琚建言於宋興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

犬今用之
公進渠在涇陽縣自文川下流各渠澆灌民田出白淳
化縣增入谷數水西北交合灌溉
白渠在高陵縣自涇陽縣界三限下中限爲一渠流至
縣界彭城兩下分爲四渠並溉民田唐寶曆元年縣令
劉仁師請更水道渠成名劉公渠彭城堰
澽水河在韓城縣南一里居民引之溉田十餘頃東南
流三十里入黃河
金水河在朝邑縣北五十里源出郃陽流入此縣民受
水利東入黃河

通靈陂在朝邑縣北四里唐開元中刺史姜師度引洛
堰水溉田百頃
潋水在澄城縣西三里水之源潔流淸故名焉又名官
泉釀酒香美人多用之會甘泉入洛
成國渠在興平縣北一里西自武功縣界流入凡六十
里溉田二百四十餘頃東流入咸陽縣界卽古白渠也
水經注曰成國故渠故魏尚書右僕射衛臻征蜀所開
也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過郿及武功槐里縣按唐石
記咸通十三年夏四月戊子京兆府奏脩六門堰畢其
渠合韋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溉武功興平咸陽高陵
等縣田二萬餘頃俗號爲白渠言其利與涇白相上下
又曰成國渠見漢書地志元魏時僕射衛臻征蜀復開
以溉田大統十三年魏始築堰置六斗門以節水貞觀
中後九州夫匠沉鉄牛鐵劍以禦魑魅始就其功永徽
四年右僕射于志寧治之尋廢聖曆中敕稷州刺史張
知謇脩焉始引武安水久視元年副西京留守雍州長
史薛季昶得許公稚者縛土牛以殺水勢春官郎中薛
稷刻石叙之咸通十一年七月咸陽民薄逵等上言六
門淤塞緣渠之地二十年不得水耕耨而其官歲以水
籍爲税請假錢二萬八千九百八十貫以爲脩堰工作

之費俟水通流追利戶錢以還京兆府爲之奏乃詔借
內藏錢以充命中使董其事又令本縣官專之既訖役
凡用萬七千緡云今涸
五泉渠十道志自扶風縣界流入渠經三時原上東流
經武功縣西南去縣一十二里隋文帝葬原上因絕此
水又東合成國渠
昇原渠在興平縣一十五里西自武功縣六十里溉田
七十餘頃東流入咸陽其源出汧水自鳳翔虢縣城西
北原流至武亭合流數里西南六門堰東與成國渠合
流西南出縣界以其昇原而流故名之唐垂拱初運岐

隴木今涸
普濟渠在興平縣南十里自武功縣流入縣界凡六十
里溉田七十頃東流入咸陽今涸
宋泊在興平縣西二十里周四十里
百頃泊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周一十六里
崗泊在興平縣西南十五里自宋泊而下並有蒲魚之
利隋開皇十五年各築堤防護
芒水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水經注曰出南山芒谷
經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又北經
縣之竹園中分爲二水漢孺子詔翟義作亂於東霍

鴻負倚盩厔芒竹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
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監是其地矣一水東爲枝一水
北流注渭
望仙澤在盩厔縣南三十七里周一十里地圖記曰望
仙宮南澤中有石盤龍兩所鱗甲動有雲氣聲如鳴鍾
水經注曰槐里東滈水又曆葦圃昔亦謂之仙澤舊志
曰中有龍瓮堆今廢爲民宅
韋谷渠在盩厔縣西南三十里自南山流至清化店灌
溉田畝北注入渭
靈軹渠在盩厔縣界漢武帝穿

仰天池在盩厔縣東南四十五里終南山頂池廣二畝
餘深數尺冬夏不乾
漆水在武功縣東門外康子武功志曰漆水今謬爲武
水者也自邰岐之間來縣北受浴水南受漳水入渭
鄭漁仲序地里畧謂天下如措諸掌而信漆由富平
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邰岐涇渭脉絡所在富平
在[illegible]泉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
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況其餘乎詩曰自土漆
沮漢書曰釐在漆縣合邰封里有漆村是也
溫泉在武功縣出太乙山其水沸湧如湯水經注杜

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溪
流北注渭今在郿盖古武功縣地
良溝泉在武功縣北十五里地名遊鳳　國朝永樂二
年湧出灌溉田園民獲其利入武功河
呂公泉在永壽縣無井遠汲於澗宋知縣呂大防行
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
防用考工水地置臬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
民賴之號呂公泉
敷水在華州東南一十五里源出小敷谷流經華陰
縣西北合渭河名敷水渠唐開元中姜師度鑿以洩

水害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漕渭漕
酒水出渭南縣西南石楼山水經注云酒水出倒獸山南
総五水單流入渭經秦步高宮東歷新豐原東而北經
步壽宮而又入渭
東鹵池在蒲城縣南二十里漢書宣帝微時嘗困於蓮
勺鹵中蓮勺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曰鹵中或
曰澤鹵原曰蓮勺縣西北也按漢蓮勺縣在此縣東南下
邽縣界今此謂鹵中未詳唐大德十二年東池生瑞
盐後勅禁斷盐不復生
山陽堰在蒲城縣北一十里舊圖經曰為唐置陵寢

脩此堰
通城渠在耀州西北三里引沮水澆灌田園舊易壅塞不
流　國朝永樂四年修通澆灌附郭分其流於
城中
頻水在富平縣北八十里其源出頻山
堰武渠在縣西北四十五里義林鄉來自華原縣界流
經縣溉民田八里
文昌渠在縣西北一十七里永閏鄉自義林鄉引漆
沮河水溉民田一十里
同官川即禹貢沮水也合慈馬諸川遂為沮水自耀州

同官縣東北界來經縣北子午嶺出谷號子午水下合
榆谷水入華原縣界合漆水此其源也
同川即禹貢漆水也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西境來經
華原縣合沮水東南至同州朝邑縣入渭
雍水源出鳳翔府西北平地東流經扶風縣界又歷
中牢溪谷號中牢水
横水在鳳翔府城東三十里來自杜陽川流入渭
橐泉在橐泉宮下皇覽曰秦穆公塚在其下
汭水在隴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藪西北周禮職方
雍水州其川涇汭詩芮鞫之即謂此予按此水出
邠地入涇隴州之水入渭不入涇公劉芮鞫之即言邠也

非隴也
弦蒲藪在隴州西四十里周禮職方雍州其澤藪曰弦
蒲晉書地理志有蒲谷鄉弦中谷即此
五節堰唐地理志汧源縣有此堰引隴州水通漕武德
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通
喻麋澤在汧陽縣東行八里漢以此澤名縣
潤德泉長安志周地圖載云岐山縣西北十五里山下
周公廟文憲王廟後有泉始謂之潤德泉相山野錄宋
熙寧間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出故老傳號潤

德泉
麟遊河在麟遊縣南一里源出招賢川經流城下
杜水在麟遊縣源出舊普潤縣東南
岐水源出麟遊縣普潤廢縣東南流入漆水岐水又名
醴水
醴泉在麟遊縣西五里九成宮年久泉涸魏徵所撰碑
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在焉
汧陽河在寶鷄縣東三十里其源出隴州山之下經本
縣東南入渭
磻溪在寶鷄縣東南四十里磻溪谷中石壁深邃林木

翳阻東南隅有石室世傳太公所居其水清冷北流注
渭溪上有石云太公漁釣處
横河在平凉府城西五十里源出華亭縣界入境大岔
南谷諸水東流入涇河
涇水自平凉府城西南自岩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
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
高陵縣會于渭禹貢涇屬渭汭自笄頭山出東流至
長安會于渭
胡盧河在平凉府本名蔚茹水源出鎮原西南摧沙
山下流入涇河

高平川水在鎮原縣南二百步出舊高平縣大鬶山若
水谷又謂之若水
大黑水在平凉府開城舊縣北一百五十里流入黃
河
小黑水在開城舊縣北一百二十里入大黑水
須滅都河在開城舊縣北九十里流入小黑水
朝那湫水在開城舊湫有二俱出山間一在縣東十五
里一在縣西北三十里土人謂之東海西海方四十里
水停不流冬夏不增減
好水川在隆德縣西二里其源出自六盤山西與若水合

宋慶曆元年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
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
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
監桑擇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
福與擇合軍屯好水川
共池在涇州北五里大雅文王伐密詩侵阮徂共詩註
阮國名今在涇州共乃阮國之地即今之共池
合水在合水縣東一里以建水北川水之相合故以名
縣南流四十里入馬蓮河
環河古名環江江流環抱石橋交跨小港分流源出環縣

北七十里經縣西南流入安化
瀘水在慶陽府寧州晉明帝朝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嶽大破之追至瀘水而還
九龍川一名九陵川在寧州東一百二十里自横嶺西流至州西南與大延川合流入涇
奢延川即小延川在寧州東一百里自横嶺至襄樂故城與大延川合
寧江即寧河在寧州東一百里真寧縣界
延水在延安府城東門外又名澤巾河源出西北蘆關嶺自府東逕延長縣南流入宜川

洛水在延安府安塞縣源出敷政舊縣今改敷舊縣乃後魏後周之因城縣至天寶元年始更爲敷政去安塞一百三十里要之亦安塞境内地水經甘泉縣西南入鄜州繞城東流入洛川距洛川西南五十里南流入中部東北三十五里南流復入洛川界
甘泉在延安府甘泉縣西南水自石中流出其味甘美煬帝取飲而甘之故以名焉
周川水在保安縣西一里源自北沙漠中來南入洛水
真鄉川在葭州西北由沙漠東流入葭蘆即真鄉舊縣川也
開荒河在葭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沙漠中來東流入禿尾河
葭蘆河在葭州西城下源自沙漠東南流入黄河河生
葭蘆龍虎灣在葭州城南三里舊城之下其南山下有石長十餘丈横峙於葭蘆河之中形若卧龍水爲所障折而北流其北當水之衝依山有一石踞坐於崖頭尾顯然如虎蹲踞迎龍其水至北復轉而南流繞龍之右而東出
曲野河源自河套來經神木縣西南流入於河

湍堂川在綏德州東五十里水南流入無定河世傳宋將楊湍堂屯兵於此
嗚咽泉在綏德州南三里世傳即秦之殺子谷也秦太子扶蘇賜死於此
無定河在延安府綏德州米脂縣源自西北沙漠地來經縣城下流入綏德州東門外南流入清澗經縣東八十里南流入黄河此水一名奢延又名銀水輿地廣記云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今按此河水勢洪深若依南方舟楫之制可致河東之粟免陸運之勞

滑澗水在西城下源自安定縣界來經縣北南流入延
川縣東城之下復北流而合延水
大理河在延安府米脂縣西六十里源出沙漠紅石川
經縣入綏德西北城下東北流與無定河合注黃河宋
种諤復綏德夜渡大理水駐師又有小理河
米脂水在米脂縣東南西流入無定河
阿剌河東北自沙漠來經米脂縣西南入無定河
背千川水北自葭州界來西入無定河
三川水在鄜州南以華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
川

沮水按禹貢注引地志云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至華
原縣合漆水一統志云在中部縣南門外源發子午嶺
流經耀州岔口與漆水合流至西安府朝邑縣入渭禹
貢所謂漆沮既從是也韓子朝邑志曰漆沮一名洛水
自耀州同官縣來至朝邑東南三十里入渭成化中乃
崩入河水
上善泉在中部縣橋山北坊城中無井泉唐刺史
崔駢導此泉入城以資日汲灌溉民感恵至今祠
之
廣陽水出鞏昌府隴西縣西山三源合注成一川東入
於渭
武城川水在鞏昌府西九十里四源所導出鹿部西山
兩源合注東北流經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與昌丘
水合又東北入於渭
祖厲河在靖虜衛西南一百三十里舊祖厲縣南山下
北逕會寧縣北一百五十里入大河即此王莽之鄉也
按漢書莽曰鄉禮應劭曰祖音置師古曰厲音賴
白水江在西和縣一名白江北二里從西番界東流經
階州城南二里過縣入蜀合嘉陵江
盬官水在西和縣自秦川舊天水界流入漢地理志隴

西亦有盬官唐因號爲盬官鎮
西漢水在西和縣西南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
有諸葛武侯壘
洛谷水在成縣西八十里一作駱唐太和初詔於此處
築城廢上禄縣治於此
天水在成縣經舊栗亭縣東南流入徽州而合嘉陵
江
天水湖在秦州南七里其水東夏無增減天水郡以此
得名宋建隆初立宇其上號天水殿又以水療疾改惠
應殿三陽川在秦州北三十里東流入渭其地有伏羲

葫蘆河在秦安縣西一里其源自莊浪縣來經本縣南六十里入於渭

漳水自漳縣西南三岔來經本縣城南三里東流合廣吳河入於渭

清水在清水縣境縣因以得名

段谷水在清水縣東南山下蜀將姜維為鄧艾敗於段谷

紫金水在徽州北一里沿流自武休關經鳳縣入漢中為山河堰即褒水也源出太白山

邦金川在臨洮府南六十里宋神宗時种誼等擊鬼章宵濟邦金川黎明至鐵州大破之

桓水在臨洮府城西三里源出西傾山吐谷渾界書曰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注引地志云在隴西郡臨潭縣今按臨潭城去洮州衛七十里寔比水之源也書本作桓水經臨洮謂之洮水又謂之桓水

河水在蘭州西一百五十里出大小榆谷之比又名湟水與洮水浩亹水合又名金城河

浩亹河在蘭州西一百九十里浩亹者前漢縣名其出自西塞外逕西寧衛西北東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允吾

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今水東流與潤水合

渭水在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

漢江在漢中府南三里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由金州之北城固之南又東流歷梁洋西鄉洵陽漢陰石泉縈紆而入襄陽界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源自太白山南流入漢水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發黑水

清涼川在漢中府西鄉縣北五里唐德宗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此見旌旗蔽野上心駭謂朱泚之兵追路至此又見梁帥嚴震具軍容拜馬前上喜

洋河在西鄉縣東二十里自星子山出西北流入水馬河按集覽云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經漢中郡西鄉又東北流入漢江唐夫人生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川以表誕生之符云

褒水在褒城縣東即黑龍江水也源發太白山經鳳縣

梁泉南流入褒中又南流入漢江
廉水即廉泉在褒城縣西南一百二十五里源發四川巴縣大巴山谿谷環舊廉水縣舊廉水縣在漢中府南二十里東北流至中梁山南東流與漢水合
黄花川在鳳縣東北一十里方輿勝覽云大散水流入黄花川唐有黄花縣後併梁泉
斜谷河在鳳縣東二里源自父子谷來逕鳳凰山之南北流入嘉江因水自東南流向西北故名
大散水源出鳳縣東大散嶺流經縣西一名故道水嘉陵江在漢中府沔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按晏類要云其

源出大巖至漁關始通舟楫鳳縣志云源出大散關之西恐即大巖也經鳳縣北徼州東兩當南畧陽西逦邐而入川江灘石險惡舟檝至漁關始通
沔水又名沮水在沔縣源出鳳縣南流逕褒城而入漢江
丙水在沔縣北源出褒城之牛山其水與沮水相合丙穴在焉詩云嘉魚出於沔南之丙穴
横湖在漢中府洋縣舊州之西
蜀河在洵陽縣東源自西安府咸寧縣來南入於漢
恒河在華陰縣東二十五里北岸上俗古之洄金場

黄河源在朶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番地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合忽蘭等河始名黄河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經沙漠析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按禹貢導河自積石至河州界流經蘭縣城洮離湟水入焉
何景明曰江淮河漢其流著矣然岷山為江源稍遠嶓冢為漢源次之桐柏為淮源最近惟河源不可窮或曰元人始窮河源其源為星宿海其精上為天漢故大河

為宗
大夏一名白水在河州衛南二里
洮河在洮州衛南三十五里源出西傾山柏水溝東流逕岷州衛界過狄道臨洮而入大河
朶的河在洮州衛三百里源出川撒兒朶的番族南經本衛遂入洮河
青海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國甘松之南其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牧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其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皆日行千里故時稱青驄隋將段文振征吐谷渾出伊吾逐

賦於青海

良恭河在岷州衛城東南二百八十里宋有良恭鎮以此名河布和川在岷州衛西門外羌人謂之天泉一

黑水河在寧夏等衛城東番名哈剌兀速河西流注於黄河

大鹽池在寧夏等衛城北四百里小池在衛城東南一百七十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凝結

漢伯渠在靈州西自閘口至渠尾長七十五里又水溉田七百二十九頃

秦家渠在靈州西至閘口自渠尾長七十五里支水溉田八百九十二頃有奇

蘇木蓮河在西寧衛北山之陰按漢書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西北東至允吾入河又輿地綱目湟水經卑禾羌海

西海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海數百里有魚無鱗脊背黑點漢平王時王莽秉政風卑禾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莽敗郡廢一名卑禾羌海俗呼青海

西寧河在西寧城北百步許其源自熱水山北流五百里經伯顏川至西寧與那孩川合又東南五百里入黄河

車魯川去西寧城五里許一名幹兒朶川其源自出壘加爾山下流五百六十里入西寧河

廣木川去西寧城北三十里舊名沙塘川永樂四年冬十月改廣木川

莊浪河在莊浪衛西源出分水嶺南流入黄河

西大通河在莊浪衛西一百二十里源出都連擺通二山之川灌溉田畝居民賴之

水磨川在永昌衛西三十里一名雲川其源出自鸞鳥平羌腦兒都山口水勢迅急激之轉磨

古浪河在古浪城南八十里源出分水嶺引渠灌田

上彌干川在涼州衛西南五十里方輿勝覽載匈奴牧馬之處土肥如膏

黄洋川在涼州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地多水草可以畜牧

沙河在涼州衛東北五十里源出洪水泉至三岔河合而為一入於鎮番衛

南草湖在山丹衛東南一里周圍九里湖中多蘆葦因以爲名其下有湧泉與西草湖水相合分灌田畝

鹽池在鎮夷守禦千戶所西四十里池産白鹽其利甚溥西河一帶至金城人皆食之

千金渠在高臺守禦千戶所漢至張掖郡觻得縣渠至樂涫入澤

張掖河在甘州衛俗名黑河其源出於擺通河祁連山積雪消釋水流俱入於此石激不通舟楫西出合黎山北入一集乃哈班哈吧兒合哈剌打失三海子即古居延海河有四十三渠各置渠埧至高臺千戶所屯種俱賴其水利

居延海在甘州衛北渡張掖河西北行至合黎山硤口傍河東壖曲居東北行一千五百里沮渠蒙遜與涼交戰之處討來河在肅州衛城北一百里源出祁連山下流與清水河合因沙河過會水縣入張掖河古所謂衆水也

溼洼水在沙州衛漢武帝得天馬於此

何景明曰山川之變惡有紀乎山之厚靜尚有遷改水至動變而乃求其故常決非事理即大河不北入海而南從淮迹之禹貢所書豈不遠哉故今之載列悉因舊志其非涉鉅要及甚舛繆重複者稍刪去緒理之至於諸渠堰古人所為以利百姓者則詳具之以俟後世冀有所考而復焉

灞橋方輿記曰漢灞橋在古長安城灞城東二十里灞店南北兩橋以通新豐道王莽改為長存橋唐灞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里近漢文帝灞陵謂之灞陵橋隋開皇三年造唐隆慶二年仍舊唐宋迄今有司課民材木為輿梁以濟十月橋成三月折毀至有元山東唐邑人劉斌脩為石橋初灞水秋夏之交霖潦漲溢波濤洶湧舟楫不能通漂沒行人不可殫紀會斌旅秦還灞上值秋雨泛漲同行之車凡三漲息斌車前導僅得達岸次渡者人畜幾溺斬輢免其殿者隨流漂沒斌遂誓脩石橋歸詢親辭妻家事悉委其弟曰若石梁不成誓不東歸至元三年結廬灞岸先架木梁以濟不通斌

能於匠石煅治斲輪靡有不能以素藝供其所廢至落成凡一十五虹長八十餘丈闊二十四尺中分三軌傍翼兩欄有華表神鎮海獸狻猊鯨頭鰲首築堤五里栽柳萬株遊人摩肩轂擊為長安之壯觀名達宸聰制承顧問寵賜優渥勅建穹碑安西王賜白金四笏勞之　國朝洪武中橋復傾圮至成化六年布政使余子俊極力增脩復之

中渭橋舊名橫橋又名三橋三輔故事秦始皇造元和郡縣志始皇作離宮于渭水以象天宮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二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

緻立石柱南京兆主之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在舊咸陽東南二十里

東渭橋地理志云去京城東北五十里三秦記曰漢之東渭橋高帝造以通櫟陽道今臨潼縣北渭河上

西渭橋漢書武帝建元元年初作便橋于長安西北二十二里跨渭水以趍茂陵今之西渭橋唐之咸陽橋

飲馬橋長安圖經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滕公馬塚在飲馬橋北三里

五橋唐地理志唐禁苑內有青城龍鱗栖雲凝碧上陽等五橋每月各著徭十五人守把見開元格式律令事類

渭河浮橋在渭城縣南北兩城中間架渭水上即漢之便橋也漢書曰武帝建元三年春初作便橋以渡水以趍茂陵取其平便也唐末橋廢宋乾德四年重脩後為暴水所壞淳化三年徙置孫家灘至道二年復脩於此元和郡縣圖志曰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相對因號便橋

雍大記卷之十二

攷迹

秦長樂宮在西安府城關中記曰此宮有魚池臺酒池臺始皇造

長信宮史記始皇二十七年作於渭水之南通驪山

漢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高帝始居櫟陽七年宮成始居之漢宮殿䟽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重脩周廻二十里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杼中三十五丈深一十二丈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五鳳三年鸞鳳集此東闕樹上王莽改長樂為常樂

未央宮漢高帝七年蕭何治之立東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壯麗怒甚曰天下恟恟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上悅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周廻二十三里街道一十七里有臺三十二池一十二土山四宮殿門八十一掖門十四又曰未央宮殿及臺皆依龍首山作之前殿東西五十丈其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又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鎖丹墀左碱右平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玉

風至其聲玲瓏也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城門承明
武臺鉤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六又有壽城萬歲廣明
永壽玉堂通光白虎宮殿疏曰未央宮麒麟閣天祿閣
金馬門青鎖玄武倉龍二闕三輔舊事武帝於未央宮
起高門神明王莽改未央宮爲壽城按舊圖漸臺織室
凌室弄田皆在未央宮
建章宮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十二月柏梁災二月
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
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在
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呼爲貞女樓者即建章宮

之闕也跨池作飛門通建章輦道以上下宮之正門曰
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
明臺門內起折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宮其西則
廣殿中受萬人三輔舊事云建章宮周廻三十里東起
折風闕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聳以造天若
碣石之相望是也廟記曰建章宮北門高二十五丈北
闕門也有鳳凰闕高七十丈又按漢書曰建章宮南有
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盡
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上有轉樞向風若翔椽
首薄以璧玉因門璧門又有神明堂[illegible]鳴鑾奇華銅
柱函德二十六殿
桂宮漢武帝造周廻十餘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
通未央宮關輔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中有光明殿土
山複道從宮中西城上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
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廻十里高
帝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
如桂宮
鉤弋宮三輔黃圖曰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鉤
弋夫人者姓趙河間人有望氣者云東北

有貴人推而得之召見姿色佳麗武帝披其手得玉鉤
而手尋展有寵生昭帝妊娠十四月上曰聞堯十四
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宮曰鉤
弋宮昭帝即位追尊太皇后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
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
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
榔橄欖千歲甘橘皆百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
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不息後
數歲偶一二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

守史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時矣其實則歲貢鄭傳者
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安帝時交[illegible]郡守特陳其
弊遂罷貢

首山宮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羣
后於是祠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

鼎湖宮在藍田縣東王山有後秦鼎湖萬金等宮皆在
縣境開耀二年詔新造涼宮爲萬金宮

華清宮唐貞觀十八年太宗詔左屯衛大將軍姜行本
將作少匠閻立德營造宮殿御賜名湯泉宮太宗因幸
製碑咸亨二年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改名華清宮驪山

上下盆浴湯[illegible]臺閣樓殿環列山谷明皇歲幸焉又築
會昌羅城宮城外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祿山亂後天子
罕復遊幸唐末圮廢晉天福中改靈泉觀賜道士居之
在西安府臨潼縣南半里

阿房宮史記曰始皇三十五年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
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鎬之間帝王之舊都乃營作
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
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
屬之咸陽以象天極以磁石爲門鐵甲懷刃入者吸之
不得過爲阿房北闕門也

蘭池宮秦始皇嘗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
蘭池宮見窘使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地理志
渭城縣有蘭池宮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西二
百里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長二百丈亦曰蘭池陂

祈年宮史記曰始皇初居之宮有祈年宮長信宮梁山
宮漢書曰祈年宮惠公起又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
年宮下今在鳳翔

望夷宮在涇陽縣東南八里按博物志曰望夷宮在長
陵西北長平觀故亭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史記

秦胡亥三年夢虎齧其左驂卜涇水爲祟乃齋於望夷
宮欲祠涇水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在涇水上
通鑑釋義云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
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夷也

池陽宮在涇陽縣西北八里宣帝甘露二年上自甘泉
宿池陽宮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鑾夷君長王侯數
萬咸迎於渭下來道東西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如淳曰
阪名也在曲陽南原上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
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睦城阪

甘泉林光宮在涇陽縣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

宮及前殿築通道自咸陽屬之漢書疏曰此秦二世造

甘泉宮在涇陽縣漢書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

翊雲陽文帝三年五月上幸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

晉灼曰雲陽甘泉黄帝以來祭天圜丘處也楊雄傳甘

泉本秦之林光宮而武帝避暑於此後增通天高光迎

風宮三輔黄圖曰甘泉宮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廻

一十九里中有牛首山漢官儀注曰甘泉通天宮去長

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黄帝以來圜丘祭天處關山圖

曰雲陽先王之墟也中有神書鐵券玉石之記十道志

曰今按甘泉谷北岸有古槐樹在故宮之南

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三里水經注曰漏水出南

山赤谷東北流經過此宮之東秦之宮在上林苑中漢

書云盩厔縣宣帝幸長楊宮屬玉觀成帝元延二年幸

此宮有長楊千株以爲名

大夏殿三輔舊志曰秦作銅人立在阿房殿前漢徙著

長樂宮大夏殿前關中記曰長樂宮殿前銅人其胷前

銘李斯篆蒙恬所書也賈誼過秦論曰始皇銷天下兵器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魏志曰董卓悉

椎破銅人以鑄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

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時有卓而大亂而卓身滅意有

似也關中記曰董卓壞銅人餘二枚徙在清明門裏魏

明帝欲徙諸洛載致霸城重不可致

鴻寧殿漢哀帝紀曰建平三年正月癸卯帝太后所居

桂宮正殿火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

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

掖庭漢宮殿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西京雜記漢掖

庭有雲光殿九華殿開襟閣月景臺雜記曰漢綵女常

以七月七日夜穿七孔針又有鴻鸞殿開襟閣

後漢獻帝宮在長安故城中本京兆府舍也帝本世紀

曰獻帝時關中兵起相國董卓欲遷西都遂至長安舉

未央宮

太極殿周帝圖記曰太極殿晉愍帝之宮太極殿之南

門乃姚興所建

太極前殿晉書曰符健皇始元年稱天王大單于都長

安繕宗廟即位於太極前殿至子厲王符生享羣臣於

太極前殿至符堅建元十七年春正月懸珠簾於太極

前殿以朝羣臣

紫極殿武成二年正月癸卯朔明帝大會群臣於此殿

周地圖記曰乾安殿周改名此

露門北史曰元年春正月考閔帝即位紫燎告天朝百

官於此建德三年正月武帝朝羣臣於此
唐西内宫殿太極殿西内正殿也乃隋之大興殿唐武德元年改名此朔望則坐而視朝焉東有東上閤西有西上閤蓋古之中朝也太極門正南承天門左延明門東南門下省右延明門西南中書省弘文舘在門下省東史舘在門下省北貞觀三年置秘書内省以脩國史甘露殿在兩儀殿北門外有東西永巷東出有東横門又東有日華門西出有西横門又西有月華門殿院北有東西千步廊舍東至宫城西至掖庭宫明皇自蜀回還居西内甘露殿東有武德殿延恩殿萬春殿千秋殿

承恩殿立政殿大吉殿
唐大安宫太宗初居承乾殿武德五年高帝以秦王有剋定天下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宫以居之號弘義宫八年帝臨幸朕以秦王有大功於宫中立山林勝景雅好之至貞觀三年徙居之焉周傳伏覩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墻宫闕之制尚為卑小東宫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宫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臣願營築雉堞脩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
文殿貞觀七年四[illegible]玉公親屬於文殿酒闌徙於翠華殿
翠華殿在大安宫東北垣上遺址尚存俗云祭酒臺
掖庭宫在宫城東西四里即皇城北抵苑西即掖庭宫西京雜記及六典皇城東西五里百一十五步今除宫城四里外即是掖庭宫東西廣一里百一十五步大安宫東西里數同
唐東宫明德殿本名嘉德殿東内廊有左嘉德門西内廊有右嘉善門按高祖傳位太宗即位於此殿
東内大明宫在禁院之東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宫城之東北隅貞觀八年置永安宫九年曰大明宫以備太上后清暑百官獻貲以助役龍朔二年大加興葺曰蓬

萊宫咸亨元年曰含光殿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宫初高宗染風痺以宫内湫濕屋宇擁蔽乃於此置宫司農少卿梁存仁充使制造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晴天霽景視終南山如指掌宫城坊市俯而窺焉其宫南北五里東西三里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仙門次東曰延政門丹鳳門西曰建福門門外百官待漏院次西曰興安門東面一門曰太和南面一門曰營毫北曰玄武
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即正衙殿也殿前東廊曰日華門西廊曰月華門

紫宸殿在宗正殿北紫宸門内即内衙之正殿也肅宗
崩處
蓬萊殿在紫宸殿北敬宗時會沙門道士四百餘人賜
食給茶絹
延英殿肅宗時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葉苗晉卿相代宗
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憂之聽入閤不趨後
改靈芝殿爲宰相啓事之所憲宗朝李絳盛夏對延英
殿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方甚樂也
柰何欲去
長安殿在金鑾殿之西南肅宗收京師新作九廟主於長

安殿安置至德二年收復京城宫省門有安字者改之
爲長樂殿
金鑾殿在金鑾門裏順宗召學士鄭絪至此立憲宗爲
皇子
宣和殿敬宗宴三日於宣和殿又寶曆二年於此對内
人親屬一千五百人賜宴仍各賜錦綵
含光殿武后改曰大明殿即龍首山之東麓階基高平地
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十餘步中無間隔左右寬平
東南廣五百步龍朔二年造
唐南内宫殿南内興慶宫距外郭　城東垣武后大定元
年睿宗在藩賜五王子宅明皇始居之宅臨大池望氣
者云此池有天子氣故數遊上巳泛舟以厭之南街東
出春明門開元二十二年置宫因本坊爲名十四年又
取永嘉坊勝業坊之半增廣之謂之南内宫之正門西
向曰興慶門南曰通陽門北曰躍龍門西南隅曰勤政
務本楼南向開元八年每歲千秋節酺飲於楼前其西
花萼相輝楼寧王憲申王撝岐王範薛王業邸第相望
環於宫側明皇因題花萼相輝之名帝時登楼聞諸王
音樂咸召升楼同榻宴謔
漢圓丘按三輔黄圖在昆明故渠南有遺址猶高二丈

周四百二十步
唐圓丘按長安志唐長安明德門東南一里有更衣殿
基又東南一里有圓丘高一百二十尺周廻三百六十
步分三級十二分野俗呼爲壇冢幷郊壂
漢南郊在長安城南謂之南郊圓丘以象天歲時以奉
祭祀成帝始奉祀上帝於長安城南
北郊在長安城北謂之北郊方丘以象地歲時以奉祭
祀成帝始祀后土於長安城北
後周圓丘方丘俱在長安
西魏圓丘在長安城南

漢社稷祭祀志漢除舊社稷其後又立官社以配夏氏
而不立官稷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稷於官社之後
姚秦社稷在長安姚萇所立
後周大社在長安
唐大社長安志云在含光門街西南其門額隋陳平聘
東晉王右軍所題隋代重之以粉墨摸之唐朝社稷壇
在薦福寺北聖容院前
漢上林苑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本秦之離宮
舊苑也東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長
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云方一百三四十里漢舊儀
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
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
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關中記曰上林苑門十
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
唐禁苑按唐書在宮城之北即隋之大興苑東西二十
七里南北三十三里東接灞水西接長安故城南連京
城北枕渭水苑西即太倉又北距渭橋與長安故城相
接故城東西十二里南北十三里亦隸苑中其苑中有
四監南面爲長樂監北面以領漢故城謂之舊宅監東
西面各以本坊爲名分掌中種植及修葺園苑等事又
置苑總監都統之皆隸司農寺苑中宮亭凡二十四所
南面三門中曰景曜門東曰芳林門西曰光化門東面
二門南曰光泰門北曰招遠門西面二門南曰延秋門
北曰玄武門北面三門中曰啓運門東曰內苑門西曰
重玄門其東曰東雲龍門其西曰西雲龍門
倉頡造書臺長安志曰縣西宮張村三會寺中有臺乃
倉頡造書臺
周靈臺關中記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水經注曰豐水
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雝靈括地志曰今悉無
復處所唯靈臺孤立今臺基猶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

步
柏梁臺漢書曰武帝元鼎元年春起服虔曰百頭梁作
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志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
里郊祀志曰武帝鑄柏梁銅柱五行志曰大初元年十
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伐其屋夏侯始
昌先言其災日廟記曰柏梁臺漢武帝造在北闕內道
三秦記曰柏梁臺上有銅鳳名鳳闕漢武帝柏梁臺詔
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靈臺關中記曰在長安西北八里始曰清臺本爲占候

若觀陰陽天地之變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長安
城南有靈臺十五仞上有渾天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
銅烏千里風至其烏乃動又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
尺廣一尺二寸題云太初四年造
司天臺地理志云在長安外郭城內東南隅永寧坊
乾元元年改太史監爲此臺渾儀臺高一百二十尺前
有大歲廟臺雖摧崩其址猶高五六十尺
迎風館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復作通天
迎風諸胥露寒射熊館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
按漢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上疏切諫揚

雄作長楊賦以諷令屬盩厔即秦之舊館也漢脩之
平樂館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夏京城民觀角觝於上林
平樂館建章館王莽壞撤城西苑中宮館凡十餘所此
其一也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
祿皆上林苑中館承光館包陽館大臺館當露館
虎圈觀關中記曰虎圈觀與昆池等觀並在上林苑
中漢書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郡國志曰虎圈
在通化門東二十五里
弘文館史館古東內四方館隋曰謁者臺即諸方通表
通事舍人受事之司在承天門街之西宮城之南第二

橫街之北崇文館本曰崇賢館唐貞觀十三年置後避
章懷太子諱改焉
麒麟閣漢書曰蕭何所造以藏秘書甘露三年單于來
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張晏曰武
帝獲麟時作黃圖曰即楊雄校書處
天祿閣三輔故事云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秘書劉向
校書處
石渠閣漢宮殿疏書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圖畫甘露
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
凌烟閣隋唐嘉話在太極殿東貞觀十七年太宗於閣

上圖畫太原幕府及功臣之像二十四人太宗爲贊褚
遂良書閻立本畫
甲觀元帝在太子宮生成帝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
天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
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
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
應劭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即畫飾耳豈必九子
母乎霍光止畫堂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
漢太學漢書云長安西北七里王莽作宰衡時建太學
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其門北出脩仁之門南

出與禮之門西出守義之門關中記曰漢太學明堂皆
在城南安仁門之東杜門之西
唐太學按長安志唐太學國子監貞觀四年立在務本
坊領國子大學四門書律算六學監內有孔子廟黃巢
冦亂皆爲灰燼獨國子監石經存焉許公韓建移石經
於府城今在西安府學中
何景明曰周都豐鎬在渭水南今鄠杜中近矣秦都咸
陽作阿房宮在渭水北漢都長安作未央宮在渭水東
隋大興殿去長安城又稍東而唐之宮城曰西內大極
東內大明悉依大興故爲之惟南內爲別宮而興慶遺

址故在大率今省城在隋唐宮城間矣夫以南山渭涯
景望之則五代之基可迹也秦之宮殿雖極其侈然按
地里攷之記載多過其實矣
國朝秦王府在陝西西安府城中之左洪武初 命
長興侯耿炳文脩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封 愍王之
國于秦
永興郡王府在秦府西南一里
保安郡王府在秦府之西
興平郡王府在秦府西南二里
永壽郡王府在秦府西南二里有 勑建書樓

宜川郡王府在秦府西南三里水池坊
臨潼郡王府在秦府國東城之外洪武中爲蒲城郡主
府第
郃陽郡王府在秦府東南三里
汧陽郡主府在秦府西北半里
鎮守太監府在秦府西南二百五十步
巡撫都察院在秦府西北二里
巡按察院在巡撫都察院西南二百步
都司在秦府東南二百餘步
布政司在秦府正三百步

按察司在布政司正西一百五十步
西安府在布政司西二十步
咸寧縣在秦府東南一里
長安縣在按察司西一百五十步
西安府學在秦府西南三百五十步
文廟在府學東一十五步前後古今碑文二百二十
餘座
咸寧縣學在府學東一百步
長安縣學在府學西一十五步
正學書院在咸寧縣歸義坊勝國時許魯齋遺址弘治

十一年提學副使楊一清創建弘治十八年副使王雲
鳳增建書樓四楹正德十四年副使何景明議置學田
四十九頃

攷迹

周穆王陵在西安府咸寧縣西南二十五里張恭村
漢文帝灞陵在咸寧縣四十里白鹿原上鳳凰嘴下漢
書治灞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新說曰有元至元乙卯秋灞水衝開灞陵外羨門衝出
石板五百餘片　國朝命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與
宣帝杜陵在咸寧縣東南一十五里洪固原上
秦莊襄王壽陵在西安府城東十里兩京道里記云在
通化門東二里皇覽曰是呂不韋塚三輔舊志云是子
楚毋塚皆非也其塚制度廣大豈人臣所擬韋述兩京
記云秦襄王壽陵也蓋不韋始皇父而始皇襄王子以
此致惑俗呼爲韓信塚韓生塚皆非
夏侯嬰塚東臨灞水郡國志曰滕公乘馬至此馬踣地
嘶鳴因掘地得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也吾死即安此塚在咸寧縣飲
馬橋橋南時人謂之馬塚
丙吉墓在咸寧縣南二十里杜陵南俗呼爲塌塚
蕭望之墓在咸寧縣東南五里古城春明門外道南
顏師古墓在咸寧縣南二十里

樗里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史記樗里子者
惠王之弟也昭王七年卒於渭南章臺之東謂人曰後
百年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興慶池南胭脂坡大道東俗傳云
下馬陵景隆文館記曰漢帝仰仲舒墓文士過之皆下馬
故曰下馬陵後世傳訛皆曰蝦蟆陵

樊噲墓在長安縣樊川南原上樊鄉乃噲食邑

韓信墓在古長安城東三十里新店

周幽王陵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戲水鎮南原上

秦始皇陵在臨潼縣東一十里

唐奉天皇帝齊陵在臨潼縣東十五里旌儒鄉新豐鎮
西

漢太上皇陵在臨潼縣舊櫟陽城東北二十五里

叚秀實墓在臨潼縣西一十五里窑村西南

渾瑊墓在臨潼縣西南十五里

藺相如墓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戲水西岸

周文王陵武王陵成王陵康王陵恭王陵俱在咸陽縣
北一十五里按長安舊志西周之陵葬于咸陽原上三
輔故事文武周公皆葬於畢

漢高祖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書曰在長安北
四十里呂后六年城長陵張景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三輔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
步內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宮寺皆在其中是
即就城陵為非止謂邑居也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
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漢長安城三十五
里關中記曰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隍塋者
皆在東大族萬家以為陵邑長陵令秩祿千鍾諸陵皆
六百石

漢惠帝安陵在咸陽縣東三十里臣瓚曰在長安北三
十五里三輔黃圖曰去長陵十里關中記曰徙關東倡
優樂人五千戶以為陵邑善為啁讙故俗稱安啁陵

漢景帝陽陵在咸陽縣東十五里漢書曰景帝五年作
陽陵邑後三年葬陽陵帝王世紀曰陽陵山方一百二
十步高四十丈鄰高陵春秋致祭

漢昭帝平陵在咸陽縣東北一十三里漢書帝作陵制
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作墳陵
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
掃地而祭

漢元帝渭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王莽遣使壞此陵
園門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氏也
漢成帝延陵在咸陽縣北十里關中記曰成帝起延陵
已成言事者以爲不便乃更造昌陵在灞城東二十里
運沙渭濱取東山土東山土與粟同價所費巨億數年
而陵不成谷永等奏昌陵積土爲高山樟村猶在實土
之上浮土之下非求年之基延鄉之地居高臨下道貫
二州二十餘縣宜還就延鄉乃遣衛尉淳于長行視長
奏宜如永等議乃徙延陵而棄初言者將作大匠郭萬
年於燉煌配役三輔舊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廟營將
軍有青苗地在廟角恐犯蹈之故云不便故改作昌
陵
漢哀帝義陵在咸陽縣西八里漢書臣瓚曰義陵在右
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漢平帝康陵在咸陽縣西二十五里漢書臣瓚曰在長
安北六十里舊圖經曰康陵在興平原口
唐代祖元皇帝興寧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五雲鄉
周廻五里
周太公墓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一里周尚父齊太公也鄭
玄曰太公雖受封于齊留爲大師五世之後乃葬

齊
周公墓在咸陽縣東十五里近文武陵地　成尚書曰周公
薨成王葬于畢註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墓後伯
禽遷于魯
八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白起墓在咸陽縣東北五里杜郵亭
蕭何墓在咸陽縣北三十里
張良墓在咸陽縣東北三十六里
曹參墓在咸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霍光墓在興平縣茂陵平陵間
周勃墓在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張敖墓在長陵東三十里今人謂之五角塚
楊雄墓在咸陽按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陪葬
安陵阪上弟子鉅鹿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塚
婁敬墓在咸陽縣東北三十里
馮唐墓在咸陽縣東北八里
契苾列墓在咸陽縣北五里後周時拜滑蘭大將軍
周王李墓在鄠縣西五里渼陂村西舊志在南山北
陳平墓在鄠縣南十里坊勝村
焦贊墓在鄠縣東南三十里焦贊村

古華胥氏陵在藍田縣西三十里
臨江王塚在藍田縣東二十八里漢書曰臨江閔王榮
景帝太子廢爲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將行
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
田有數萬鷰啣土置塚上百姓憐之世名鷰子塚
尊盧氏塚在藍田縣山之西尊盧氏庖犧氏之後
四皓墓在商州西三里
秦符堅陵在邠州南新平里古新平縣
公劉墓在邠州東九十里

牛弘墓在邠州西五十里
唐德宗崇陵在涇陽縣嵯峩鄉青封内四十里下宮去
陵五里
唐宣宗貞陵在涇陽縣西北六十里小王山谷口鄉鄧
村封内一百二十里下宮去陵十里
帝嚳陵在郃陽縣東四十里按文獻通考高辛葬濮陽
頓丘城南皇覽曰高辛塚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
野中
第伍倫墓在涇陽縣西[illegible]十里
夏侯淵墓在涇陽縣西十里蔣村

李靖墓在涇陽縣五里店鎮
後秦姚長墓姚興墓俱在高陵縣東三十里
李晟墓在高陵縣南十里
雷令公墓在郃陽縣北三十里令公即德驤郃陽人
商鞅墓在郃陽縣東四十里
荆軻墓在郃陽縣東数十里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
公孫杵臼墓在韓城縣西南
程嬰墓在韓城縣西南保安村
蒼頡墓在白水縣北八十五里

漢武帝茂陵在興平縣東北一十五里按武帝建元二
年置茂陵邑後元二年葬廟中記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
二尺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一十四丈方一百四十
步徙民置縣凡七長陵茂陵萬戶五陵各五千戶陵縣
屬太常不隸郡今陵　國朝歲時有司致祭
霍去病墓在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崇二丈漢書曰去病
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符六年薨上悼之發屬
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塚象祁連山
公孫弘墓在興平縣東北一十八里
衛青墓在興平縣東北一十五里崇二丈漢書曰

大將軍大司馬長平侯尚平陽公主元封五年薨與主
合葬起塚象廬山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塚之西相
並者今俗呼爲雙塚
馬融墓在興平縣西南三十五里
老子墓在盩厔縣東三十里水經注曰就水北經大陵
西俗謂之老子墓按老子爲周柱下史適西戎於此有塚
事非經證然莊子曰老子死秦人弔之三號而出有塚
可也
唐高宗乾陵在乾州西北五里梁山鄉丈八青仁控子
三村界封內周八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

唐僖宗靖陵在乾州東北十五里出令陽鄉鷄子堆封內
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狄仁傑墓在乾州下楊里
楊炎墓在乾州東南一十里
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九嵕層峰鑿山西
南深七十五丈爲玄宮旁岩鳩梁爲棧道懸絕百仞繞
山一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山頂上亦起殿以中書令
馬周岑文本崔敦禮司徒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魏
國公李靖右僕射虞國公溫彥博右僕射宋國公蕭瑀
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右僕射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
師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
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國子祭酒孔穎達其俱陪葬昭
陵
隋文帝大陵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疇原
唐殤帝陵在武功縣西原上
姜嫄墓在武功縣西一里
蘇頲墓在武功縣北一十里義門鄉按郡國志蘇武塚
在好畤縣東三十里守節鄉與此地里相接
鄭桓公墓在華州西三里
東方朔墓在華州西南三十里

蔡順墓在渭南縣東一十里
金日磾墓在廢下邽城東南即渭南縣地
後魏孝武帝陵在渭南縣東南二十二里廣鄉原陵崇
六丈周一百二步
白樂天墓在渭南縣臨津北原
白敏中墓在渭南縣東北一十五里
王忠嗣墓在渭南縣東一十里
寇準墓在渭南縣北五十里
華佗墓在華陰縣西五里
王猛墓在華陰縣西三里

班超墓在華陰縣西二十五里班庄村
楊震墓在華陰縣東二十五里公庄村
唐肅宗建陵在醴泉縣東北一十八里武將山脩文鄉
劉村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郭子儀墓陪葬建陵
唐睿宗橋陵在蒲城縣西北二十里豐山圖經云在蘇
愚山宣化鄉積善村封內四十里
唐玄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懷仁鄉散
毋村封內十六里下宮去陵五里陪葬一高力士
唐憲宗景陵在蒲城縣東北一十三里金熾山豐陽鄉

吳村封內四十里
後魏高祖文皇帝陵在耀州西北四十里大唐山下
唐太祖景皇帝永康陵在三原縣北四十里清河鄉三
家里封內二十五里
唐高祖神堯皇帝獻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浮陽
鄉唐村里封內三十里
唐敬宗睿武皇帝莊陵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浮陽鄉
張家里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八里
唐武宗昭肅皇帝端陵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浮陽鄉
張村里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四里

後魏孝武帝陵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
西魏文帝成陵在富平縣東三十里
後周文帝成陵在富平縣北一十八里
唐中宗定陵在富平縣西北一十五里陵廟記在富平
縣東北一十三里龍泉山陵廟記曰屏風山周文鄉郭
門村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唐代宗元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里壇山永閏鄉管村
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唐順宗豐陵在富平縣北三十里金甕山通關鄉脩善
義周公孫三村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唐文宗章陵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天乳山永閏鄉洪
波村封內四十五里下宮去陵三里
唐懿宗簡陵在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紫金山會善永閏
兩鄉范村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七里
王翦墓在富平縣東北四十五里
李光弼墓在富平縣西三十五里
秦穆公塚在鳳翔府城內東南隅
三良塚在鳳翔府南門外左一里
周赧王陵在隴州北三十里
漢京兆張敞墓在郿縣東南五十里

隋高祖皇帝陵在扶風縣東南四十里
劉表墓在平涼府鎮原縣
密康公塚在靈臺縣西五十里
皇甫士安墓在靈臺縣北一十里
周不窋墓在安化縣東三里碑久剝落上有片石大書
周祖不窋氏陵
傅介子墓在慶陽府城西三里
張吉墓在合水縣西四十里
黃帝陵在橋山今中部縣
李王墓在寧夏賀蘭山下數塚巍然皆夏國王李繼

遷等之墓
秦太子扶蘇墓在綏德州嵯峨山嶺
蒙恬墓在綏德州西一里天寧寺下
伏羲氏陵在秦州北四十里三陽川蝎牛堡
李廣墓在秦州南二里
李固墓在城固縣西三十里墓後有石刻題曰漢忠臣
太尉李公神道
張騫墓在城固縣西二十三里
武侯墓在沔縣南一十里定軍山下有石表云漢丞相
諸葛公之墓　明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征剿寇爲斬

其祠
國朝秦愍王墓
秦隱王墓
秦僖王墓
秦懷王墓俱在西安府城南三十里鴻固原
秦康王墓在西安府城南
秦惠王墓在西安府城南四十里少陵原
秦簡王墓在陝城南三十里鴻固原
秦昭王墓在陝城南三十里鴻固原
永興懿簡王墓

永興恭憲王墓俱在陝城南三十里高望原
保安懷僖王墓在陝城南三十里高望原
保安悼順王墓在陝城南高望原懷僖王陵園之東
永壽懷簡王墓
永壽莊惠王墓俱在咸寧縣鮑陂里
宜川莊靖王墓在咸寧縣三趙里
郃陽惠恭王墓在陝城南一十五里韋曲原上
汧陽端懿王墓在陝城南二十里韋曲原上
興平恭靖王墓
興平莊惠王墓

與平安僖王墓俱在咸寧縣鳳栖原
韓安王墓在平凉府城西四十里安國鎮
韓懷王墓在平凉府城東南二里笄頭山
韓恭王墓在平凉府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韓惠王墓在平凉府城東二十里三廊坡
褒城王墓在平凉府城東二十里大岔里高山
通渭王墓在平凉府城東二十里蔣家山
漢陰王墓在平凉府城南三里
慶靖王墓在寧夏城南二百二十里
悼莊王墓在寧夏城南三百一十里
肅莊王墓在蘭州城東五十里平頂峯
肅康王墓在金縣煖泉山

雍大記卷之十四

紀運

帝王興建乘運膺圖開創嗣守各有統緒宰制分割各有邦土正統閏位各有天命作紀運

周武王名發文王之子其先爲后稷后稷母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而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因名曰棄及長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以此有功封於邰即今武功縣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復脩后稷之政百姓多懷之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即今邠州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復脩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遂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伯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之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脩古公遺道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爲文王文王行善政天下多歸之遂作豐邑即今鄠縣自岐下而徙都

焉文王卒發立之率脩文王緒業時尙紂無道王上祭于畢乃東伐紂救民諸侯於是尊武王爲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爲正月邑尙青服以冕都於鎬(在長安縣西)以木德王天下在位七年(元年己卯至乙酉)

何景明曰余睹文王演易憂患深矣夫以至德窮阨天將達之慮故武王之興勃焉

成王名誦武王子七歲即位時王幼周初定天下周公乃攝行政成王長周公歸政王在豐使召公營洛邑定九鼎焉王自奄歸在宗周(即鎬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丙戌至壬戌)

康王名釗成王子即位宣告文武之業垂拱仰成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在位二十六年(元年癸亥至戊子)

康王既居天子位誥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再拜稽首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建侯樹屛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皆聽命

昭王名瑕康王子時周道漸衰王南遊漢江楚人載以膠舟舟壞卒于江在位五十一年(元年己丑至己卯)

何景明曰周自成康至昭王才三傳爾固已失道矣宣王脩政中興其道弗允故詩人美刺並作賢聖之君希其邈慮然而歷年八百雖衰微綿綿不絕豈非文武之德周公之功至深遠哉

穆王名滿昭王子乘八駿而西遊自是諸侯不朝荒服不至在位五十五年(元年庚辰至甲戌)

共王名繄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元年乙亥至丙戌)

懿王名囏共王子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按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興平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在位二十五年(元年丁亥至辛亥)

孝王名辟方共王弟在位十五年(元年壬子至丙寅)

夷王名燮(通鑑云孝王子史記云懿王子)是時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見諸侯在位十六年(元年丁卯至壬午)

厲王名胡夷王子在位三十七年暴虐無道國人逐之王走彘太子靜幼周公召公共理國事謂之共和又十四年王崩於彘(即今山西霍州)共五十一年(厲王癸未至己未共和庚申至癸酉)

宣王名靜厲王子時厲王出奔宣王匿于召公家周召共立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業海內翕然向風天下復宗周號稱中宗尹吉甫作詩美之在位四十六年(元年甲戌至己未)

幽王名宮湼宣王子即位無道寵褒姒而廢太子後爲

犬戎所殺故太子宜臼嗣乃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在
位十一年元年庚申至庚午右西周十二主共三百五十二年
自武王己卯至幽王庚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灃鎬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
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
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
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何景明曰余至咸陽登畢郢原謁文武陵及周公之墓

實在鄗東北
東西周列國鄭桓公名友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宣王
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畿內咸林之
地即今華州後爲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立三十六年
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乃徙其封於
新邑而施舊號是爲新鄭即今河南鄭州以後諸公世系東徙
故不紀云
右鄭一公立三十六年起宣王二十二年止幽王十一年
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禹
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伯翳九世孫非子

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
之秦使續伯翳後號曰秦嬴今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秦仲乃
非子曾孫公伯之子宣王命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
及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
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
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即今
興平縣遂世襲秦
秦仲公伯之子宣王即位乃以仲誅西戎立二十三年
莊公秦仲子宣王時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
復與秦仲後及其大駱地犬丘即廢丘今興平是也并有之爲西

垂大夫立四十四年
襄公莊公子將兵救周有功封爲諸侯立十二年
文公襄公子立十五年
寧公文公孫文公太子未立卒賜謚竫公竫公遂嗣立十
二年
出公寧公次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
而立之立六年
武公寧公長子出公六年三父等殺出公而立之立二
十年
德公武公弟立二年

宣公德公長子立十二年
成公宣公弟元年梁伯芮伯來朝立四年
穆公名任好成公弟成公子七人莫立乃立穆公立三十
九年秦穆公薨殉葬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康公名罃穆公子立十二年
共公名和康公子立五年
桓公共公子立二十七年
景公桓公子立四十年
哀公景公子立三十六年
惠公哀公孫哀公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公遂嗣立十
年
悼公惠公子立十四年
厲共公悼公子立三十四年
躁公厲共公子立十四年
懷公躁公弟四年庶長鼂人名也殺公太子昭蚤死大臣
立太子之子爲靈公立四年
靈公懷公孫立十年
簡公靈公季父懷公子太子昭之弟靈公卒子獻公不
得立公立之立十五年史記云十六年卒
惠公簡公子十一年太子出子生立十三年

出子惠公子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在今甘州衛
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於淵立二年
獻公名師隰靈公子立二十三年
孝公獻公子二年致胙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
令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從東方牡丘來
歸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會侯于澤朝天子立二
十四年
惠文王孝公子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八年魏入少梁河
西於秦十一年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九年滅蜀取
趙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二元共立二十七年
武王文王子二年初置丞相四年拔宜陽城立四年
昭襄王武王弟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十九年十月
爲帝十二月復爲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内四十
二年以安國君爲太子四十六年王之南鄭屬漢中府五十
二年取西周王立五十六年
孝文王名柱昭襄王子立二年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子初質於趙因呂不韋策歸以爲
嗣元年蒙驁取城皋滎陽初置三川郡不韋相取東西
周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立三年子政
嗣爲始皇帝

右秦三十二公共立六百二年（起周共和元年止秦莊襄三年）
何景明曰秦繆公用百里奚霸孝公行商君之法彊國昭王納范雎之說得志山東有功德於秦者此三人爲著而百里奚賢哉國所從來久矣

始皇帝名政初秦昭襄時莊襄以庶孽質趙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爲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五百金入秦爲求立太子不韋因納邯鄲美姬知其有娠獻之莊襄以爲夫人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政於邯鄲莊襄立夫人爲王后不韋爲丞相始皇既立恃其富強滅六國而有天下二十六年更號皇帝都咸陽以水德王十月建亥爲歲首變三代之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位三十七年居王位二十六年居帝位十一年東巡崩於沙丘（按始皇在位二十六年庚辰併天下辛巳年稱皇帝在位十一年止辛卯年）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陳勝吳廣起兵山東亂趙高殺帝於望夷宮在位三年（元年壬辰至甲午）

子嬰二世兄之子趙高立爲秦王在位四十六日沛公入關大破秦軍子嬰奉璽符節出降秦亡（元年即二世三年）

右秦三主即帝位共一十四年（起始皇元年辛巳止二世三年甲午）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同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爲一當此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縱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扣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取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而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
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
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
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

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競強淩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
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
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
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

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
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
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
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
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
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嗸
嗸新主之資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良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
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

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
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
息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
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
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
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
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

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
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
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
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
也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
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
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
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
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
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
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
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
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
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
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

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者
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
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
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
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
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
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救敗非
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
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
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

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久而社稷安矣

班固曰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裂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捷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何景明曰秦之霸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成敗相及禍福不遠而至積功之極乃積惡之盈也何足疑哉

秦末僭國雍王章邯初為秦將二世元年天下兵起遣邯將兵禦之二年破楚軍於定陶（在濟陰沈水之陽今曹州是）三年以軍降楚漢高元年（即西楚霸王元年）項羽分王諸將立邯為雍王王咸陽都廢丘（周懿王以都秦所廢之故名曰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八月漢高還定三秦邯迎戰敗走廢丘漢兵引水灌之
邯自殺遂亡
右一主立二年 起秦二世三年終漢高元年
塞王司馬欣初爲秦長史二世二年遣欣佐邯擊楚至
邯降楚欣亦屬焉楚乃使欣將其軍爲前行漢高元年
羽以嘗有德於項梁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 縣名今改爲鎮在臨潼縣北 是年八月降漢遂亡
右一主立二年 起秦二世三年止漢高帝元年
翟王董翳初爲秦長史與司馬同遣佐邯擊楚及楚兵
勝趙高敝主專權翳勸邯降楚項羽立爲翟王王上郡

都高奴 即今延安州高奴縣
漢兵出漢中翳降漢遂亡
右一主立二年 起秦二世三年終漢高元年

雍大記卷之十五

紀運

漢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人初爲泗上亭長秦
二世元年起兵自立爲沛公屬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關者王秦高祖先入關項籍故背約封高祖爲漢
王都漢中秋八月高祖還定三秦六年二月甲午即皇
帝位於汜水之陽 在山東曹州西南二十里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
皇七年春二月定都於長安以火德王豁達大度寬仁
愛人不喜文學而好謀能聽規模宏遠在位十二年 元年乙未至丙午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
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
左纛葬長陵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
應得天統矣

班彪王命論曰蓋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能成帝業也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初高祖以帝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如意賴呂后刼張良畫計得免即位後以呂太后殘

虐帝嘗不樂遂飲淫樂不聽政在位七年 九年丁未至癸丑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至德悲夫

呂后高祖后惠帝母也初惠帝無子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爲太子至是立爲少帝太后臨朝其後殺之以恒山王義爲少帝太后危劉氏阻於太臣稱制八年 元年甲寅至辛酉

程子頤傳易坤六五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

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周勃等既誅諸呂迎立之而誅少帝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十六年因新垣平言日再中詔更以明年爲後元年帝爲人謙讓儉朴以德化民海內义安家給人足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壬戌至甲申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景帝名啓孝文中子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子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三子亦死故孝景得立七年夏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帝遵孝文承平之業移風易俗與文帝並稱賢君在位十六年 元年乙酉至庚子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

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
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
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右秦三主共立三十四年自丕位晉陽茲不復紀起晉穆帝
永和七年止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歷年圖曰符氏之疆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爲臣一
朝失馭而角立爲患理固然也蒲洪徘徊枋頭有虎據
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並姚襄却桓溫
遂疆其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
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

乎故能吞彊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
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
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爲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
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豈之
俘因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讐徧于四方戎馬
起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
寵信羌與鮮卑輕於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
本也要之堅恃其强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何景明曰微仲死而齊亂王猛死而秦亡余觀桓溫之
西也猛不之晉而卒用於秦知堅猶可與爲矣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
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
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何景明曰秦燔詩書壞井田廢封建以愚黔首塞先聖
敎後世漢興至文武百年而禮文制度盖彬彬盛矣然
封建非古意賦法地制亡不可覩至其收集遺經使天
下學士誦習之聖人之典賴以復見此豈非萬世功哉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即位年八歲任霍光天下無事
帝崩光立昌邑王賀賀無德光廢之而立宣帝在位十
三年元年乙未至丁未
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
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
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
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
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
兵解遂戮三公所謂與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

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班固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戾太子之孫武帝之曾孫也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舉家遇害帝在襁褓繫郡邸獄賴

丙吉得全後屬籍宗正及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帝入即帝位以嗣孝昭帝帝興於民間知民疾苦勵精爲治中興漢室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戊申 至壬申

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龍一年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名奭宣帝長子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即位帝雖好儒術而優游不斷漢業由是衰焉在位十六年 元年癸酉 至戊子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元帝崩帝即位荒於酒色政任外家王氏遂執國命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己丑 至甲寅

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二年

班彪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元帝之孫成帝無子立帝爲子即位之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室愈衰在位六年 元年乙卯 至庚申

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班固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
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
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
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饗國不永哀哉

平帝名箕子更名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之子哀帝
崩無子太皇太后議迎立爲太子九月即帝位時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司馬莽秉政置毒酒中弒帝在位五
年（元年辛酉至乙丑）（元始五年）

尹氏曰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

爲文至朱子綱目書之曰安漢公莽弒帝始正名定罪
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子爲萬世戒耳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
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
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孺子名嬰宣帝玄孫廣戚侯之孫顯之子也王莽弒逆
居攝立爲皇太子時年二歲號曰孺子及莽即眞廢爲
安定公在位二年（元年丙寅至丁卯）（按莽既居攝孺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在位之二年即居攝之二年也）

右西漢十二主共二百一十三年（起高祖元年乙未止孺子二年丁卯）

新室王莽字巨君漢成帝母王太后弟王曼子也初封
新都侯尋秉漢政稱安漢公加號宰衡弒平帝立孺子
自稱攝皇帝尋篡位國號新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
興復漢室衆立劉玄爲帝漢兵斬莽總之攝皇帝二
年僭位一十五年共一十七年（元年丙寅至壬午）
（初始一年　天鳳六年　建國五年　地皇三年）

芷濬曰此秦以後奸臣篡國之始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
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色取仁而

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
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
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
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顚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
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
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
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
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壟發掘害徧
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攷其
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臧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淮陽王劉玄漢舂陵戴侯之曾孫也王莽末新市王匡等起兵綠林山中分為下江新市兵王莽地皇三年平林陳牧廖湛起兵以應新市而漢宗室劉縯及弟劉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皆附之時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漢兵欲立劉氏以從人望乃立玄都長安光武元年赤眉兵入長安玄單騎走光武即位封玄為淮陽王

在位二年 元年癸未至甲申

更始二年

右王莽篡位一十七年淮陽王二年共十九年 起新莽居攝元年丙寅止淮陽王更始二年甲申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填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莫能及之大民之情何莫而不欲安樂

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室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懸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西漢末僭國朔寧王隗囂天水成紀人 即今秦州 囂季父崔聞漢兵起聚衆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推囂為上將軍遂擊殺雍州牧陳慶復攻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 今鞏昌府隴西縣 武都金城張掖 即今甘州 酒泉 即今肅州 燉煌 今塞外沙州 皆下之二年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光武建武元年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七年光武封為朔寧王九年囂卒其將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十年光武遣中郎將來歙等大破於落門純與周宗降漢其國遂亡

右二主共一十二年 起淮陽王更始元年止純光武建武十年

范曄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
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
百二之埶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廟筭竭征
徭身沒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接有
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
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
符運敵非天力（天力指光武也）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漢帝盧
芳安定天水人王莽之亂天下思漢芳詐稱武帝曾孫
劉文伯因立為上將軍遣使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為漢
帝據安定光武建武五年芳入塞據五郡僭稱帝七年

朔方雲中中部皆降於芳十六年降漢漢立為代王其
國遂亡

右一主立十六年（起光武建武元年止建武十六年）

晉愍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永嘉六
年衆奉為太子建行臺於長安四月懷帝凶問至帝遂
即位四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曜以帝歸於平陽封為
懷安侯十二月劉聰害帝於平陽在位四年（元年癸酉 丙子）
了

右晉、上立四年（起愍帝元年癸酉止愍帝四年丙子）

干寶論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
晉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
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
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
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
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
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
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

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疏而
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
風國埶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
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
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埶既去非命世之雄
才不能復取之矣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卷全吳纘禹舊服荒於酒
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
愚不辨菽麥譬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

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相残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盡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雍大記卷之十六

紀運

西晉間諸國漢劉曜匈奴冒頓之後淵之族子也以先世為漢高之甥故冒姓劉氏晉初漢都平陽漢主聰遣曜寇長安克之遂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靳準之亂曜以兵討準遂僭帝位於赤壁改元光初太興二年徙都長安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改國號趙咸和三年其臣石勒殺曜太子熙奔上邽勒取長安遂亡立十二年

光初十二年

右漢一主立十二年（起晉元帝建武元年止晉成帝咸和三年）

司馬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豪傑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誇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屬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鏞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

亦不幸而天亡也氐王楊茂搜本姓令狐楊駒之甥畧陽清水氐人也初楊駒始居仇池有地百頃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强盛徙居畧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避亂者多依之尋卒子難敵遂據其地建興元年寇陷梁州二年為張咸所逐降于李成永昌元年稱藩於趙趙主曜封難敵為武都王尋稱仇池王遂卒子毅嗣遣使稱藩於晉咸康二年楊初殺毅附於趙永和三年初遣使稱藩於晉晉以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初卒楊世嗣晉以為秦州刺

史鄭文稱臣於苻秦秦以為秦州刺史世卒楊纂立咸安元年苻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遂亡

右五主共立七十五年（起晉惠帝元康六年止晉文帝咸安元年）

東晉間諸國前秦高祖姓苻名健畧陽（即今畧陽縣屬漢中府）臨渭氐（氐本西南遺種漢地志云武都有白馬氐魚豢魏畧云漢武帝都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人也父蒲洪為石虎將有功封西平郡公虎卒降晉晉以為廣川郡公石氏讖洪自稱大單于三秦王頃之為其將所害健率衆入關陷長安據之永和七年正月健從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徵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改元皇始國號大秦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八年正月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遂即皇帝位立子生為太子在位四年

皇始四年

綱目曰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苛侈身以寬簡秦人悅之獨翦大臣遺詔為可恨也

越厲王名生高祖第三子既立無道乘醉多所殺戮東海王堅廢為越厲王遂弑之而自立在位二年

壽光二年

世祖名堅高祖弟東海王雄之子既立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建元十九年寇晉敗於淮南復歸長安諸方皆叛國大亂姚萇縊於新平（即今邠州）佛寺子長樂公在鄴聞長安不守堅已死遂嗣僞位於晉陽在位二十八年

永興二年　甘露六年　建元二十年

溫公曰論者皆以為秦亡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

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
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
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名徹景帝中子初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
以徹爲太子孝景崩帝立之即位之初遂建年號以建
子爲始在位五十四年 元年辛丑至甲午
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四年 天漢四年 太始四年
元鼎六年 後元二年
征和四年

丘濬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而年之有號始起於此矣
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王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
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
自紀其元則似乎二統也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
之天下奉行不敢有二正朔之奉比之三代猶嚴矣然
一君一元也文帝惑方士而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
然猶未有號也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
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僞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
歟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前涼武穆公張軌安定烏氏人晉永寧元年爲護羌校
尉涼州刺史永嘉二年封西平 即今西寧衛 公是時天下幅
裂軌盡有涼州之地建興二年夏四月卒立十四年
元公名寔軌子既立朝命如故遵用建興年號建興八
年爲左右所害立六年
張茂寔弟大寧元年茂受劉曜命爲大師封涼王立四
年
張駿茂子既立劉曜遣使拜駿爲涼州牧封涼王駿但
稱建興年號咸和五年稱臣於石勒七年立子重華爲
世子八年遣使上表於江東九年始受晉命爲大將軍

永和元年自稱涼王立二十二年
桓烈公名重華駿子既立稱假涼王永和三年受晉命
爲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九年受晉命爲涼州牧立
七年
曜靈重華子立數日爲伯父祚所廢
張祚重華庶兄祚以重華母馬氏命廢曜靈自立爲涼
公尋稱王改晉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閏九月河
州刺史張瓘起兵復立曜靈祚殺曜靈瓘卒 姑臧 即今涼州
諸將共誅祚立二年
敬悼公名玄靚曜靈庶弟重華子也祚遇害將軍宋混

等立為涼王仍稱建興年號永和十二年稱藩於秦升平五年始受晉爵命遂奉江東正朔乃改建興四十九年為升平五年立八年

悼公名天錫玄靚叔父駿子也弑玄靚遂自立稱涼州牧西平公既立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太元元年秦王堅遣苟萇姚萇伐之出姑臧天錫兵敗面縛出降其國遂亡立十三年

右前涼九主共七十六年（起晉愍帝永寧元年止晉孝武帝太元元年）

後秦世祖姓姚名萇南安（即今四川保寧府巴州）赤亭羌人父弋仲晉懷帝時有衆數萬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後事前趙主劉曜曜卒又事後趙石勒封為襄平公石氏滅降晉晉封為高陵公弋仲卒萇與兄襄歸晉既而復叛帥衆入關秦擊殺襄萇降符堅累遷龍驤將軍堅敗淮南萇復叛晉太元九年夏四月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據北地改元白雀十一年取長安僭稱帝改元建初國號秦立其子興為太子立十年（白雀二年　建初八年）

高祖名興萇之長子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符堅太元十九年夏五月興破符登乃發喪僭即皇帝位于槐里（即今陝西興平縣）改元皇初隆安三年改元弘始降號稱王四年取西秦元興元年二月立其子泓為太子立二十二年（皇初五年　弘始十七年）

秦主名泓興之太子興卒泓襲為位改元永熙義熙十三年秋八月晉太尉裕伐秦至潼關遣龍驤將軍王鎮惡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泓出降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斬之其國遂亡立二年（永熙二年）

右後秦三主共三十四年（起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止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司馬光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師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保其首領豈非忠信之福也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西燕慕容沖昌黎棘城鮮卑人燕之後慕容泓之弟也秦滅燕沖仕秦為平陽太守太安九年聞泓起兵於華陰

永起兵平陽進攻蒲坂泓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
冲且持法苛峻遂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
官尋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年稱帝于阿房十一年將
軍韓延殺冲立段隨爲王永恒等復殺段隨立宜都
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至慕容
忠爲帝

右西燕一主立二年自慕容忠遷聞喜茲不復紀起晉安帝太元十年止晉安帝太元十一年

西秦烈祖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父司繁降秦符堅以
爲南單于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鎮符堅南伐徽國
仁從軍以國仁叔父步頹鎮勇士堅寇晉敗歸步頹叛
堅使國仁討之國仁與步頹合據隴右即今固原州晉太元
十年秋九月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建元建義一二年春三月秦王登以國仁爲大單于苑
川王立三年

建義三年

高祖名乾歸國仁弟國仁卒子公府幼衆推乾歸爲大
單于河南王改元太初遷都金城太元十四年春正月
秦主登命爲大單于河南王隆安四年春正月遷都於
苑川夏六月秦遣其將姚碩德來伐乾歸大敗降秦西
秦中絕義熙五年春子熾磐兵叛秦乾歸聞之自
秦逃歸命熾磐鎮苑川自率衆都度堅山秋九月復
稱爲秦王改元更始六年復都苑川自是攻秦畧陽南
安隴西皆尅之八年春徙都譚郊六月爲兄子公府所
弑立二十四年

太初二十年 更始四年

太祖名熾磐乾歸長子乾歸遇害熾磐襲位稱河南王
改元永康義熙五年復稱爲秦王宋永初元年改元建
弘立子慕末爲太子立十六年

永康八年 建弘八年

秦王名慕末熾磐第二子熾磐卒慕末襲位改元永弘
宋元嘉七年爲北涼所迫東徙上邽古邽戎之地屬秦州爲夏人
所拒留保於南安八年春正月至赫連定起兵伐秦
遣將韋伐攻南安慕末出降尋殺之其國遂亡立三年

右秦四主共立四十六年起晉孝武太元十年止宋文帝元嘉八年

後涼太祖姓呂名光畧陽氐人也父婆樓爲符堅太尉
光襲累遷驍騎將軍出討西域歸至高昌聞堅國亂遂
進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處其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聞堅凶問至酒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
河西諸軍事涼州牧酒泉公建元太安十四年僭稱三

河王改元麟嘉置百官立子紹爲世子二十一年僭天
王位國號大涼立子紹爲太子隆安三年立其子爲天
王自唐太上皇遂卒立十二年
太安三年 龍飛四年 麟嘉五年
呂紹光之太子立數日爲纂所殺
靈帝名纂光庶長子紹兄也光卒紹秘不發喪纂帥壯
士入宮殺紹而自立僭即僞位改元咸寧後爲番禾因盤和武威郡屬縣在凉州戒曰金城郡邑太守呂超所弒立三年
咸寧三年
建康公名隆呂光兄之子隆兄超弒纂讓位於隆遂僭

位秦遣其將姚碩德來伐圍姑臧隆降凉遂亡立一年
神鼎一年
右後凉四主共立一十六年起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止晉安帝隆安五年
南凉烈祖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與後魏同出初爲呂
光將累拜徵西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隆安元年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改元太初攻呂光金城
取之二年取凉嶺南五都更稱武威王三年徙置樂都
立三年
太初三年
康王利鹿孤烏孤之弟烏孤卒衆推立之遂僭嗣僞位

改元建和徙居西平立三年
建和三年
景王傉檀利鹿孤弟也鹿孤卒遂僭稱凉王改元弘昌
元興三年畏秦之強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義熙四
年復稱凉王改元嘉平義熙六年爲北凉沮渠蒙遜所
逼遷於樂都義熙十年傉檀出討他郡西秦乞伏熾磐
襲樂都潰亂太子虎台傉檀降於熾磐尋遇害其國遂
亡立十二年
弘昌五年 嘉平七年
右南凉三主共立十八年自晉安帝隆安元年至晉安帝義熙十年

北凉王姓段名業京兆人呂光以爲建業太守光祖軍
沮渠男成與從弟蒙遜起兵叛光遣使說業奉以爲主
業許之男成等遂推業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建康
公改元神璽隆安三年春二月自稱爲凉王改元天璽
夏五月爲西安太守沮渠蒙遜所弒立四年
神璽二年 天璽二年
太祖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臨松郡名盧水縣名胡虜也人也隆安
初起兵立段業爲王業忌蒙遜出爲西安太守隆安五
年蒙遜入弒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義熙
八年遷于姑臧稱河西王改元置百官十四年稱藩於

晉宋高祖永初元年擊滅西涼景平元年受宋爵命八
年受魏命爲涼王立三十二年
永安十年　玄始十六年　承玄三年
義和三年
哀王牧犍蒙遜諸子也蒙遜卒牧犍代立改元永和元
嘉十一年冊命爲河西王十六年魏主圍姑臧牧犍出
降其國遂亡在位七年
永和七年
右北涼三主共四十三年起晉安帝隆安元年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西涼太祖姓李名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漢將軍李廣
十六世孫初爲段業沙州在肅州城西八百里刺史孟敏署暠效
穀縣名本魚澤障漢時濟南崔不意爲魚澤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縣焉屬敦煌郡令敏卒
州治中索仙等推暠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請于業許
之晉隆安四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
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元興三年立其子歆爲
世子義熙元年暠自稱爲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
牧改元建初遷都酒泉立十二年
建初十二年
涼公名歆暠世子既立稱涼王分領涼州牧改元嘉興
義熙十四年受晉封爵宋武帝永初元年秋七月沮渠
蒙遜來伐歆與之戰兵敗爲蒙遜所殺立四年

嘉興四年
涼公名恂歆弟歆爲蒙遜所殺衆遂立恂改元永建次
年郡人以城降北涼恂亦爲蒙遜所殺立六年其國遂
亡
永建六年
右西涼三主共立二十二年起東晉安帝隆安四年止宋武帝永初二年
夏世祖赫連勃勃匈奴右賢王之後衛辰之子本姓劉
以其上世隨母姓故改姓赫連氏初爲姚興將鎮朔方
即今夏州晉義熙三年夏六月叛興稱天王國號大夏建元
龍興義熙九年改元鳳翔用叱干阿利叱干代北複姓阿利名也領
將作大監發十萬人築都城在朔方水北黑水南義熙十四年即
皇帝位於灞上都統方今延安府改元昌武元熙元年改元
真興宋元嘉二年卒立十九年
龍興六年　鳳翔五年
昌武一年　真興七年
夏主名昌勃勃世子勃勃卒昌遂嗣立宋元嘉四年即魏
武帝神嘉元年魏主來伐昌走上邽魏取統萬五年昌爲魏將
尉眷所擒俘之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立三年
承光三年
夏主名定勃勃第五子僞封平原王被魏擒收餘衆奔
還平涼僭即皇帝位改元勝光元嘉五年取長安八年

爲吐谷渾所擒明年送魏魏人害之其國遂亡立三年
勝光三年
右夏三主共立二十五年 起東晉安帝義熙三年 止宋文帝元嘉八年
西魏孝武皇帝名脩字孝則孝莊孫廣平武穆王懷第
三子初封平陽王高歡廢二主假節閔帝詔册禪位于
帝帝即位于東郭之外改元永熙時宇文泰都督關中
中軍將軍王思敬言于帝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
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
慮弗允帝然之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泰隨儀衛迎帝謁
見於東陽驛帝遂入長安以泰爲尚書令軍國之政咸

取决焉後帝與泰有隙遂酖弑帝在位三年 洛陽二年 長安一年
永熙三年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初從孝武入關
拜太宰錄尚書事封爲南陽王孝武遇弑宇文泰奉帝
即尊位改元大統立皇子欽爲皇太子在位十七年
大統一十七年
廢帝名欽文帝長子即位明年欲誅宇文泰謀泄泰廢
之置之雍州不改元在位二年
恭帝名廓文帝第四子廢帝之弟宇文泰立之泰死泰
子覺嗣爵爲太師自稱周公 梁太平元年帝詔禪位于

周周奉帝爲宋公明年弑之不改元在位三年
右西魏四主共立二十五年 起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止梁敬帝太平元年
何景明曰昔主父胡服從治二子爭國身死沙丘之宮
余觀魏孝文耻胡俗遷洛衣冠文物煥然華夏矣然自
其身後元氏之業微焉故苟亡中行實踐之德文質所
尚鮮有不敝者也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成乘燕氏
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馮陵中夏所向無不望風
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
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荊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

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
北逾于大漠悉爲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
盛未有之矣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
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柔不
克負荷寵信讒諛賊害親賢元氏之業於是始衰重之
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
紀綱未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甚上
下人皆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于是爾朱榮乘
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河淵公
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奮力决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福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君乎

後周孝閔皇帝姓宇文名覺代郡武川人安定公泰世子泰兄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冊禪位于周覺即天王位都長安以木德王行夏之時服色尚黑後為護所廢尋弑之不改元在位一年

明帝名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閔帝異母兄也孝閔踐祚以帝為岐州刺史封寧都公晉公護既廢孝閔迎

帝於岐州入繼大統仍稱元年陳武帝永定三年改天王稱皇帝改元武成二年夏四月冢宰晉公護進毒弑帝在位四年

不改元二年　元年即陳　武成二年　帝元年

武帝名邕字彌羅突明帝之第文帝第四子也明帝遇毒晉公護用遺詔迎帝襲位改元保定建德元年即陳宣帝大建四年春三月誅太宰宇文護在位十八年

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　建德六年　宣政一年按宣政乃周武帝改元宣帝以陳大建十年六月即位仍用武帝年號明年己亥始改天成元年二月傳位太子闡按唐順宗以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經日仍于歲首大書二十一年分注順宗皇帝永貞元年則此大建十年歲首分注當曰周宣政元年而大建十一年歲首分注周宣帝贇天成元年靜帝闡大象元年

宣帝名贇字乾伯武帝長子武帝崩帝襲位天成元年即陳大建十一年二月詔禪位于皇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在位一年

宣政一年乃武帝年號七月改元天成

靜帝初名衍後更名闡宣帝太子受禪改元大象年幼即位太后楊氏楊堅之女也堅為丞相進爵隋王大定元年即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帝下詔遜位於隋隋奉帝為介國公尋弑之在位三年

大象二年　二月受禪元年即　大定一年　宣帝天成元年

右後周五主共立二十四年起陳敬帝太平元年止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釁振槁可謂知柔知剛知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嶮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闕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詭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也沉相奇偉眼如曙星父忠仕魏及周爲上柱國積功封隋公堅襲封大象二年進爵封爲隋王時天元崩嗣子幼弱奸臣劉昉等秘不發喪矯詔以堅爲大丞相假黄鉞總知内外兵馬事尋廢靜帝自立爲帝改元開皇以火德王都長安立子勇爲皇太子時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後爲太子廣所弒在位二十四年 元年辛丑至甲子

開皇二十年仁壽四年

史斷曰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昃忘倦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畱意遇關中飢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群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悦詩書廢黜學校而禁毁佛像又任情殺戮以

察爲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爲獨孤所制單騎出走中夜不反而夫婦之道乖囚勇於東宮付阿廢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虞世則元勳宿將誅退畧盡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迹其纂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爲至於不肖降志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視父兄如路人盡與梁武之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追東宮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以沉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文帝以獨孤皇后之言廢太子勇而立之廣兇焰滔天弒父及兄而自立巡遊不息四方騷然盜賊競起宇文化及等弒之于江都即今揚州府在位十三年 元年乙丑至丁丑

大業十三年

恭帝名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初爲代王大業九年留守西京隋亂唐公李淵起兵大原尊立爲帝在位二年禪位於唐唐遷帝爲鄅國公武德二年唐人害

之在位二年 元年丁丑至戊寅

義寧二年 義寧元年卽大業十三年

右隋三主共三十九年 起高祖武德元年丁丑止恭帝義寧二年戊寅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倖得之然明敏儉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愛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總論隋文帝之得天下方之前代盖亦異矣其父楊忠仕後周以功而封隋至帝本無功德但以女爲宣帝之後宣帝驕淫而又禪位幼兒遂使大權歸於外氏是帝之得國本易也陳氏僅有江南叔寶無道帝以楊素韓擒虎賀若弼爲將故卽位九年而遂平陳是帝之併天下亦易也帝勤於政事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節儉卽位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至末年乃踰八百萬其治天下又有以見其成效也然帝徒以吏事爲能而不以王政爲尚王通獻太平十二策而不見用也煬帝嗣之恣爲淫侈生民塗炭其亡之易亦宜矣煬帝伐高麗之後兵總一百十三萬大敗而還於是楊玄感倡亂東都而群雄並起李密據滎陽稱魏公林士弘據江南稱楚帝竇建德據河北稱夏王薛擧據隴西稱秦帝李軌據河西稱涼帝李子通據江淮稱吳帝蕭銑據江陵稱梁帝王世充據洛陽稱鄭帝而唐起晉陽西取關陝推歷伐王陰奪其位江都之獨夫郎立而群雄之芟刈相繼然後天下一歸於唐攷隋之歷數三世纔三十年耳盖嘗論之文帝之開創旣無湯武之德而煬帝之繼承乃有桀紂之惡雖欲長世可乎哉當文帝之世房彥謙私謂人曰帝忌刻苛酷太子早弱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曰帝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戮危亡可待隋氏之滅先有其徵豪傑者固有以預見之矣

隋末僭國梁帝梁師都初爲朔方郎將煬帝大業十三年起兵據郡畧定雕陰今綏德州弘化延安等郡遂卽皇帝位國號梁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

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貞觀二年唐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其國遂亡

右一主立一十二年 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止唐太宗貞觀二年

秦王薛舉金城人 即今蘭州 初爲金城校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於西邊煬帝大業十三年夏四月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群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率衆歸之選精銳克抱罕岷山 抱罕縣名岷山在今岷州衛城北 羌酋種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衆大振以仁杲爲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少子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宗羅睺爲興王以副仁杲未幾舉得隴右之地衆至十三萬秋七月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立仁杲爲太子至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舉卒子仁杲立是年秦王世民舉兵伐之仁杲出降唐斬之其國遂除

右二主共立二年 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止唐高祖武德元年

梁王李軌初爲武威司馬煬帝大業十三年薛舉起兵金城軌與同郡曹珍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子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拒之保據河西以待天下之變衆以爲然議欲相與拜軌舉兵爲主軌乃令安修仁集諸胡自結民間豪傑共起兵稱河西大涼王置百官屬尋攻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武德元年唐高祖立爲涼王十一月自稱帝武德二年唐遣安興貴襲軌殺之其國遂亡

右一主立三年 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止唐高祖武德二年

紀運

唐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祖虎事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後周時封唐公淵襲爵隋時爲衛尉少卿大業九年煬帝以淵爲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聽調遣爲政寬簡人多附之相表奇異又多用圖讖隋室方亂與子世民舉兵晉陽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戊寅受隋禪遂稱皇帝改元武德以土德王色尚黃都長安

在位九年戊寅至丙戌

武德九年

范陽張氏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世天命歟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龍姿日表得之天生文武之才高出近古唐得天下大抵皆世民之功初封秦王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欲殺之世民遂殺建成元吉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高祖自稱太上皇八月世民即帝位至正月改元貞觀帝聰明英武能聽言用人故武功文德兼而有之在位二十三年[illegible]

貞觀二十三年丁亥至己酉

太宗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

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列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

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畧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宗以太子承乾不才廢之而立治 即位後六年廢皇后王氏立武昭爲后旣而帝苦風眩令 皇后決百司奏事自是政出中宮在位三十四年 元年庚戌至癸未

永徽六年 顯慶五年 龍朔三年 麟德二年
乾封二年 總章二年 咸亨四年 上元二年
儀鳳二年 調露二年 永隆一年
開耀一年 永淳一年 弘道一年

范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覩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禍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則天后姓武氏名曌太原人荆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年十四太宗召入後宮貞觀十一年爲才人後[illegible]爲尼高宗幸寺納諸宮中尋立爲后高宗崩中宗即位后廢之立子旦爲帝后臨朝聽政殺唐宗室改唐爲周以豫王旦爲嗣賜姓武宰相狄仁傑舉用張柬之等五人其後迎中宗復位稱制二十一年 元年甲申至甲辰

光宅 以下同中宗嗣聖甲子 垂拱 永昌 天授
長壽 延載 萬歲通天 神功
聖曆 久視
長安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

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専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旣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者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號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术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

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況立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耶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也

中宗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爲廬陵王居均州遷房州凡一十四年還東都居東宮七年張柬之等迎復帝位既而荒淫不明韋后擅權淫亂以毒弒帝在位六年 元年乙巳至庚戌

嗣聖二十一年 神龍二年
景龍四年

范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睿宗名旦高宗第八子中宗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爲帝七年改唐爲周立爲皇嗣九年封相王又十年始即帝位僅二年以太子隆基有功傳以帝位自稱太上皇在位二年 元年庚戌至辛亥

景雲二年 按睿宗八月即位改元景雲則此皆當云元年即中宗景龍四年
太極一年

唐史斷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爲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柰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受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玄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封爲臨淄王誅韋后有功立爲太子太極元年八月即皇帝位初任姚宋以致開元

之治後寵楊妃以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乘輿幸蜀太子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四年元年壬子至乙未

先天一年睿宗太極元年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五年

唐史斷曰明皇以臨淄王舉兵誅韋后平禍難親歷其事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叙友于而敦骨肉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倖之臣欲禁奢靡則焚珠玉錦繡之玩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貟外檢校冗貟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瑞奏請載在史冊善政屢書當是時姚崇

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張九齡尚直李元紘尚儉各隨其長以贊成治功以至張守珪哥舒翰董旌戈所指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善算所及則雨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在畿內一時人才隨所器用罔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四夷賓服衣食饒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庶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决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昔也夭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眞之役興昔也郡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嬖妃子而飲鴆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灘沮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離而不知一旦勍闌運去兵起邊隅腥羶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鎭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

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亾唐諡可嘆矣

肅宗名璵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時洛陽長安兩京皆爲祿山所據帝即位收兵於靈武及旅而東不失舊物其後制於李輔國及張皇后亂生宮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元年丙申至壬寅

至德二年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寶應一年

代宗名俶更名豫肅宗長子初封廣平王改封成王既即位分命諸將恢復疆土然性狐疑寬仁不能明斷在位十七年元年癸卯至己未

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曆十四年

唐史斷曰代宗少屬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始餘妖未殄乃能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前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心姦渠授首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已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縉紳之奸回重袞館之濡雅修已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證凡此皆帝王之能事而帝悉能行之有足稱者然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大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宦者程元振掩蔽虜寇幾亡社稷僅削官爵放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初爲觀軍容使總禁兵之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

大文武之柄皆一宦人專之則唐室之無人可知矣是宜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來瑱入朝遇讒賜死李光弼憤懟至殞其生郭子儀揖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轉爲叛逆嘗觀代宗之世紀綱不存而刑政紊亂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門田承嗣反叛已彰屢討屢赦甘受欺侮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百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出盂蘭盆襃贈亡僧紛紛繆政載在史冊唐室大壞實基於此德宗名适代宗長子猜忌嚴刻惑於奸臣盧杞輩藩鎮屢叛困辱奉天（即今乾州）陸贄李晟等肅清京師還奉社稷

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斵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安可杇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以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疎讒諛並進以遊娛

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逼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共起邊陲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污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鄉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

終

永貞一年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時藩鎮強盛帝懲前代姑息之弊代叛討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末年信方士服金丹爲宦官陳弘志所弑在位十五年 元年丙戌至庚子

元和十五年

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乎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

又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爲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弑無逆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弘志所弑

穆宗名恒憲宗第三子陳弘志弑憲宗遂奉帝即位耆聲色遊畋任用非人唐業始隳其後服金石之藥疾作而崩在位四年 元年辛丑至甲辰

長慶四年

敬宗名湛穆宗太子昏童失德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弑之立絳王悟王守澄誅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在位二年 元年乙巳至丙午

寶曆二年

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厚薄不可不知也

文宗名涵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王守澄等迎立之在位邪正莫辨受制家奴釀成朋黨之禍在位十四年 元年丁未至庚申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唐史斷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閹寺擅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女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穀禁奇巧織纖靡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欲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毎延英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毎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賀以

爲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識者以此少之
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闈尤惻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
用非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有所爲反受其
殃以李實之剛正爲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况李訓鄭
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翦累世纏固之患爲
計疎繆手足俱露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
伏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
獻可嘆也夫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
者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爲盛德人主
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爲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

矣雖小善何益乎
武宗名瀍更名炎文宗之弟穆宗第五子初爲潁王文
宗既崩宦官仇士良廢太子成美而立之即位英敏特
達委任能臣削平僭亂威令復行在位六年元年辛酉至丙寅
會昌六年
唐史斷曰武宗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時值王
室微弱澤潞阻兵不惑群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
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故德裕功業
卒爲晚唐賢相太中以後無能繼之者然帝惑於左道
之言而信淸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崇玄館學

士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除去浮屠之說甚銳然要非
眞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尚奚論哉
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初爲光王武宗疾革
太子幼宦官馬元贄立之即位盡心治道時人謂之小
太宗在位十三年元年丁卯至己卯
太中十三年
范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褊
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
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
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

亂是以人思太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
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懿宗名溫更名漼宣宗太子宣宗崩宦官王宗實立之
驕恣無度淫樂不悛唐室之政愈衰在位十四年元年庚辰至癸巳
咸通十四年
范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
懿宗不德而暴天産窮人力豈能久有國乎
僖宗名儇懿宗第五子時年十二宦官劉行深韓文約
立之即位政在臣下威令不行盜賊蠭起在位十五年

元年甲午
至戊申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啓三年　文德一年

范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
傚狼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
難不已書曰怨不在大豈不信哉

昭宗名傑更名曄僖宗之弟懿宗第七子初爲壽王僖
宗崩中官楊復恭立之即位内爲閹宦所制外爲藩鎮
所逼其後朱全忠遷於洛陽尋弑之在位十六年元年己酉
至甲子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天復三年　天祐一年

范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
及聽言如在己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
杜絶諫爭之路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隆厥緒
誠不知君道哉

又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
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
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
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
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埶
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
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埶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
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
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昭宣帝名祚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初封輝王朱全忠遷
昭帝於洛陽帝隨之全忠弑太子裕兄弟九人立柷年
十三歲在位三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爲濟陰侯尋酖弑
之唐亡元年乙丑至丁卯不改元仍稱天祐年號

朱黼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
革命遜位之埶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
天下也惟呂后立恒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
示天下之出於己嗣君之擁神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
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右唐二十主共二百九十年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止哀宗天祐四年丁卯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
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
收武周剪黒闥夷蕭銑六年之内海内咸服何成功之
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
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
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

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剗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寘土之墻安可杇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以權矣明皇能誅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疏讒諛並進以遊娛

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橄而心醉征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污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雖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

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得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李光弼不得入朝慚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橫上陵下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懲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繁重果於誅

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祀自是之後削剛爲柔剏方爲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憲宗聰明果斷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才屈異說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郡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帶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患一旦廓然矣

而息於方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初於茲墜矣寶曆敬宗輕易荒縱自致顚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執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賊害不忌輔弼之臣委於嬖寵四海之內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

怒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遍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何景明曰秦漢隋唐皆據百二之形德力修短何其同哉秦所由來固久矣隋興之暴實無根本唐雖基盛而浮濫鮮紀實規模文辭去漢遠矣

唐時僭國朱泚昌平人朱滔兄也初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後爲經略副使朱希彩爲節度使其下所殺衆請泚權知留後詔遂節度使三年求入朝留京師德宗立改鎭鳳翔後廢處京師建中四年姚令言作亂逼上幸奉天令言與衆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乃遣騎迎泚入宮居白華殿泚遂據長安自稱權知六軍尋僭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國號漢立弟滔爲皇太弟自將兵逼奉天韓遊瓌渾瑊拒之興元元年李晟等克復京師泚兵敗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以降遂亡

右一主立二年（起唐德宗建中四年 止唐德宗興元元年）

黃巢寃句人（屬濟陰郡 今曹州是）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王仙芝作亂陷濮曹州巢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巢陷東都僖宗走興元以避之金吾將軍張直方師文武數十人迎巢灞上巢遂入長安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者悉停四品以下者如故是年僖宗至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中和元年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二年沙陀李克用自河中大破黃巢收復長安巢東走萊州奔兗州

四年克用遣尚讓追巢至瑕丘敗之賊黨斬巢以降尋

七

右一主立十年　起唐僖宗乾符二年止唐僖宗中和四年

岐王李茂貞保定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初爲招討使僖宗光啓三年李昌符作亂命茂貞討之隴州遂平詔爲鳳翔節度使賜姓李景福二年叛唐犯京師乾寧三年茂貞舉兵犯闕帝入華州茂貞焚京師光化四年茂貞來朝進爵岐王受守尚書令後唐同光二年正月遣使入貢於唐二月唐封茂貞爲秦王尋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府事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國除

右二主共二十九年　起唐昭宗光化四年止後唐明宗天成四年

宋時僭國夏李繼遷拓跋氏元魏之後也自唐貞觀有銀夏等州之地唐末賜姓李祖仁福長興三年爲唐定難節度使仁福卒子彝超嗣彝超卒彝殷嗣彝殷卒彝興嗣彝興卒子克叡嗣克叡卒子繼筠嗣繼筠卒弟繼捧代領其衆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與繼遷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未幾繼遷與其黨數十人復叛奔其地斤澤由是從者日衆遂據夏州東南三百里至道三年繼遷請降太宗以爲定難節度使賜姓趙保吉立二十二年

李德明保吉子也既嗣屢表歸欵復奉誓表景德二年眞宗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節度使明道元年封德明爲夏王尋卒立二十九年

李元昊更名曩霄德明子也德明卒元昊遂嗣明道元年仁宗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既立倣中國置文武官立蕃漢學以衣冠采邑別士庶貴賤景祐四年殺其叔父山遇稱帝於夏州仁宗削賜姓官爵慶曆四年上誓表於宋復冊爲夏國主立十五年

李諒祚元昊子也時方期歲養於母族訛龎訛龎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慶曆八年仁宗冊爲夏國主立十九年

李秉常諒祚子諒祚卒秉常遂嗣治平四年英宗遣劉航冊爲夏國主立十九年

李乾順秉常子秉常卒乾順嗣元祐元年宋遣穆衍往吊祭尋遣使封爲夏國主立五十一年

李仁孝乾順子既嗣建元大慶立十四年
大慶五十四年

李純祐仁孝子既嗣改元天慶後爲李安全所廢立十三年
天慶十三年

李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純祐自立改元應天

嘉定二年降於蒙古立五年

應天五年

李遵頊安全族子也安全卒遵頊遂立改元光定嘉定十年蒙古圍興州遵頊出奔西凉嘉定十六年傳國與子德旺自號上皇立十二年

光定十二年

李德旺遵頊子既立改元乾定時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立三年

乾定三年

李晛德旺從子也德旺卒國人立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眞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夏主力屈出降其國遂亡立一年

右夏十二主共立一百九十二年起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止宋理宗寶慶三年

何景明曰夏在宋盡有河西之地元滅而併之至於崑崙方輿之廣古所未有天豈故疆大醜虜哉俾爲戎

明驅除爾

元末僭國李思齊羅山人元至正十二年天下兵起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倡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捷聞遂以思齊知府事尋除四川左丞平章國事封許國公詔屯鳳翔後攻圍興平據盩厔既而孛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思齊遂與擴廓帖木兒部將貊高合兵攻貞降之後張良弼脫列伯同會於含元殿推思齊爲盟主二十七年元主詔潼關以西屬李思齊以東屬擴廓帖木兒各罷兵還鎮於是思齊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盩厔商暠據武功李克彝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而思齊遂有陝西之地是年三月　國朝天兵入潼關克之遂降

雍大記卷之十八

紀運

何景明曰我明　太祖創業於吳是爲南京　太宗定鼎於燕爲北京而秦地乃以分封　宗室在省爲秦府在平凉爲韓府在寧夏爲慶府在蘭州爲肅府四府藩屏西土寔爲磐石之宗

秦愍王名樉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洪武三年庚戌四月初七日封爲秦王洪武十一年戊午四月十一日之國（府在西安府城中）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　太祖委以關西軍事得專刑賞歲時躬巡邊鄙自大將以降皆屬節制有軍功者先擬封拜以　聞御軍嚴甚所過秋毫無敢犯未嘗妄戮一人故戎狄畏威兵民倚以爲重洪武二十七年西番叛固弗庭王奉　命征之多所擒獲番會窮迫率其衆詣伏下降遂受約束朝貢至今不絶當出兵時多露宿山野因遘癘疾破賊而還捷　聞璽書嘉獎賞賚以倍萬計享國一十八年生六子長襲王次尚烈封永興王尚煜封保安王尚炌封興平王尚炷封永壽王尚烌封安定王（洪武戊午至洪武乙亥）

秦隱王名尚炳愍王嫡子也洪武二十八年乙亥七月襲封秦王享國一十八年生四子三子相繼襲王次志埰封宜川王（洪武乙亥至永樂壬辰）

秦僖王名志堩隱王嫡子也永樂十年壬辰九月襲封秦王享國一十三年（永樂壬辰至永樂甲辰）

秦懷王名志均僖王庶兄隱王子也永樂十四年丙申三月封渭南王僖王薨無子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十月遂進封秦王享國二年（永樂甲辰至宣德丙午）

秦康王名志𡍼懷王弟隱王庶子也永樂十二年甲午二月封富平王懷王薨無子宣德三年戊申三月進封爲秦王王仁愛恭敬得之天性而強學好古不遺餘力聲色貨利馳騁畋獵之欲淡然無足動其中者有[illegible]集行世享國二十八年生五子長襲王次公鏷早卒公銘封臨潼王公鏳封郃陽王公鐳封汧陽王（宣德戊申至景泰乙亥）

秦惠王名公錫康王嫡子也正統十一年丙寅五月封秦世子天順二年戊寅六月襲封秦王王惇悅詩書勤必由正廟祀極誠敬待兄弟友愛備至恩洽九族樂接文儒有益齋集行於世享國二十九年生四子長襲王次誠滄誠河誠淳俱早卒（天順戊寅至成化丙午）

秦簡王名誠泳惠王庶長子也成化四年戊子五月封

鎮安王弘治元年戊申九月襲封秦王王天性醇雅少即知檢長益自矜持喜讀書經傳子史手不停披自奉儉素居常布衣疏食惟拯貧卹患施予無所吝秦川數百里秦府地兵民佃以為業天時少歉輒減租稅之半或盡蠲之喜接文儒士夫話談竟日亹亹忘勞聲色歌舞貨財畋獵澹然無所好喜作詩文有賓竹稿行於世享國十一年弘治戊申至弘治戊午

秦昭王名秉欆簡王姪臨潼和僖王庶長子也初封鎮國將軍弘治八年乙卯十一月封臨潼王簡王薨無子王於弘治十三年庚申十月進封秦王享國一年生子一惟焯襲封秦王弘治庚申至弘治辛酉

雍大記卷之十九

紀治

明王賢輔立功贊業法制謨猷悉有經紀弼佐諫臣圖政議事奇中機會利國便俗將帥禦患守牧遺愛上稽君道下悉官訓作紀治

帝舜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二年西方諸侯來朝

大禹嗣舜洪水為患禹乃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漸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周后稷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于邰

公劉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乃遷邑于豳百姓懷之多徙而

焉周道自此而興詩人樂其德而歌之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
粥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菽粟貨財皆不得
免焉復欲其土地與民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
稷乎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曰君不
爲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吾民也夫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以其所養害其所養吾不忍也民之在我
與其在彼何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杖策而去率其私
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始改國號曰周
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舉國扶老携幼從之者二

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鄰國聞其仁而多歸之[illegible]
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廬而居作五官有司曰
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歌樂之頌其德
公季事殷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篤於仁義諸侯順
之商益衰公季以有功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
號西伯得專征乃伐西落鬼戎俘其王以歸
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罪人不孥關市不征澤
梁無禁篤仁敬老慈少禮賢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
歸之伯夷叔齊聞文王作興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盍
歸乎來虞芮爭田如周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
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皆慚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曹
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俱讓而去以其田爲閒田於
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歸者
三十國乃遷于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
武王克商大賚四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
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乃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青服以冕建子爲正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
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康王即位朝諸侯於酆宮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
十餘年不用
秦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晉獻公滅虞虢虜
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
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
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
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七十餘繆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

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以國政
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
之賢世莫知之因歷數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以爲上大夫晉人由余使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
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諸侯皆以夷翟遇之
孝公於是布德惠賑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
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
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

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
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脩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
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
斬戎之獂王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
外嚴戰死之賞罰居三年百姓便之十二年作爲咸陽
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
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
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illegible]諸侯
於逢澤朝天子初秦法行太子犯禁乃黥其[illegible]於是
無敢犯者秦人以治
始皇帝以呂不韋爲相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
爲將軍西併巴蜀北收上郡東有河東伐韓取魏掠趙
覆楚援衛吞周斬燕太子丹虜齊王建遂有天下尊莊
襄王爲太上皇除謚法自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
帝以一至萬欲傳之無窮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
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爲鍾鐻鑄金人十
二號曰翁仲爲阿房之殿殿高廣數十仞以象天極抵營
室東西五里南北千步築長城以拒匈奴使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震北方長子扶蘇監其軍

漢高祖皇帝初以沛公入關破秦兵降秦王子嬰召諸
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及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悅爭持牛羊酒食獻享
軍士沛公讓不受入秦宮子女珍寶無所取遂還軍霸
上會羽鴻門項羽忌之以秦地王章邯董翳司馬欣爲
三秦王王沛公於漢中爲漢王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殺
義帝漢王於是築壇具禮拜韓信爲大將留蕭何守漢
中收巴蜀租給軍糧食用韓信計從故道還定三秦納三

老董公遮說縞素三軍爲義帝發喪移檄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並起誅羽垓下因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盧綰等三百人與叔孫通擇良日上尊號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徙都關中大封同姓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一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孝武皇帝後元元年亦見出帝赦天下深陳既往之悔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君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

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
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漢軍士死
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
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
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
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
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
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
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闕

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
計對二年二月疾立皇子弗陵爲太子以侍中奉車都
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孝宣皇帝三年冬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
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
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歸還者假公田貸
種食且勿算事
孝元皇帝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
省苑馬以賑困乏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

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秦符健嗣洪位累敗群敵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置來
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
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
稱來蘇焉時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
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亦蠲百姓租稅
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蝗乃止
符堅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
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脩廢職繼絕世禮
百神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

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
上自晉還長安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帛有差丐
所過田租之半是秋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
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
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
敘者八十三人任用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
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
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貿
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
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

政道明黜陟恤孤寡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一
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
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隷三萬人開涇水
上源鑿山起隄通渠引瀆以溉舄鹵之田及春而成百
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唐高祖皇帝偕子世民舉晉陽精兵席卷長驅奄有關
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即位二年
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以外
不得橫有調斂

太宗皇帝佐高祖除隋之亂即位大赦武德流人還之
賜文武官勳爵免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二歲租
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廢潼
關以東瀕河諸關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
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
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
勿強除斷趾法三月遣使巡關內出金寶贖飢民鬻子
者還之
高宗皇帝即位大赦賜文武官勳一轉民八十以上粟
帛給復雍州及比歲供軍所一年以旱慮囚給五品以
上解官充侍者半祿加賜帛降死罪以下開義倉以賑
民以同州苦泉牧地賜貧民
玄宗開元元年講武於驪山下十三年壬子葬朔方隴
右河西戰亡者二十二年十一月甲戌免關內河南八
等以下戶田不百畝者今歲租九載正月丁巳詔以十
一月封華嶽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

紀治

周公治陜以西周南化行故詩國風首周南

百里奚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商鞅初欲變法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法守官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令行朞年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范雎說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如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又曰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乃拜范睢爲相

漢蕭何初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項羽故立沛公爲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

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既定三秦漢王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殘傷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法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以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

李廣文帝時爲郎騎侍常從匈奴大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後景帝即位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数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数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及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未

央衛尉賁臣郎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
界
周亞夫爲條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
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
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
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帝曰
嗟乎此眞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張騫漢武帝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言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
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
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唯王使人道
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
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
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

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
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
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
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
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
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

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以厚幣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事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之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霍去病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殺樓蘭王斬盧侯射犍首虜八十九百卒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邊將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乃馳入與渾邪王見斬其欲言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至長安六子所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令大將軍青與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八去病始出定襄當單于敗走因發輕騎夜追之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斬首虜萬餘級以歸功多于青上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厚而青不得益封仍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大司馬去病爲人少言不伐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汲黯武帝時爲主爵都尉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

兒寬武帝時爲左内史寬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愛信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

李陵武帝時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

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兵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西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

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

延年趨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
刀抵山入㢠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
得行陵遂力屈而降
杜延年爲北地太守選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居
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
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
雋不疑昭帝時擢爲京兆尹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
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
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魏相宣帝時丞相時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牛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
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

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
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胡氏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
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
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
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
惡聞災禍故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
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爲祥
瑞以眩君心非惟慰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
一律其視魏相爲何如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

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趙廣漢事宣帝爲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廢廣漢與議定策封關內侯後遷潁川太守名聞匈奴中復用守京兆尹以和顏接士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吏見者皆輸心莫隱或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案之皐立具即時伏辜尤善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嘗召湖都亭長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至與語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因曰還爲吾謝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係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

歌之至今不忘
尹翁歸宣帝時治東海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課常爲三輔最
趙充國宣帝朝爲後將軍時先零與小種諸羌背畔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詣金城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但饗士卒而不戰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擊罕开充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逆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又有詔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遂言擊先零用度甚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其先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畮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乃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兵策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上卒用其說後諸羌竟以此困餓而降漢上乃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蕭望之宣帝朝爲左馮翊時京師雨雹望之口陳災異以爲姦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願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以參謀政令蓋指霍氏而言也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是時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凡所奏便宜輙下望之望之處奏皆當其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補平原太守望之意在朝廷不欲外補乃復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欲大用乃復試之於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後以征西羌用度不給張敞欲免因罪實粟入郡望之以刑罰政教所關競錯之分在於義利之間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遂不施敞議

何武宣帝時舉四科遷鄠令徙京兆尹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

爲常後以不附莽爲莽所誣自殺

馮野王宣帝時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帝奇其志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櫟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其罪格殺之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獄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野王外戚避嫌不得補御史大夫後以有司奏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

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古小兆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黄霸等数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盗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問長安父老得偷盗酋長数人敞皆召見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盗以自贖盗長恐驚衆因求爲吏縱使還家諸小盗皆来賀飲且醉盗長以赭汙衣裾令吏視裾赭者一日捕得数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治其罰由是抱鼓希鳴市無偷盗天子嘉之敞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賛曰自孝文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新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知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皆干上不信以失身堕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衍衍履忠進言緣餙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堕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韓延壽事宣帝爲東郡太守三歳令行禁止斷獄大减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歳稱職爲馮翊歳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争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内酒肉相與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

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後坐奢僭誅百姓莫不流涕

王章爲京兆尹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

馮立元帝時爲七郡太守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

爲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薛宣元帝時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門聽讒佞以求

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申明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後宣自陳留入守左馮翊黜勸守令守令心服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仁恕愛利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淨

翟方進成帝時爲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遷丞相司直時起昌陵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方進案大姦藏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坐事左遷執金吾後擢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作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抵中傷尤多後以天變不職帝切責之方進即日自殺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法律吏事號通明相

王商成帝時爲左將軍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城中大亂天子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方後宮可御舡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以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何並成帝時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印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輕俠不法在長陵並幾殺之哀帝即

位遷爲隴西太守
朱博成帝時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兾州刺史後又以
高第入守左馮翊其治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
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
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
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
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
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

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
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
怖具自疏奸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
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
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王尊事成帝爲美陽令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
辦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承尉
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劳苦矣太
守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
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
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無以整外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爲右賈
不足與計事五官掾張輔貪汙不軌繫數日死尊廢罷
郡中後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後坐事左遷爲高陵令會
南山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害歲餘不能禽於是以大將軍
王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
盜賊遂清遷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後以許仲殺郭賞尊
未捕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功效日著往者

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京
師霹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群盜浸强吏氣傷沮流聞
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賞之尊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傷沮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滑杜陵楊章等通邪結
黨侵漁小民二千石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欺詆
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

之偏秦被共工之大惡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録
東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千斤
王嘉哀帝時爲京兆尹時董賢愛幸於上會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其畧曰陛下初即位愛閔元元唯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起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

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欲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蹈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寖不悅
郭忠任張掖太守屬國都尉元鳳二年壺衍單于使左賢王犂汙以騎四千分爲三對自日勒屋蘭番和入冦忠率兵擊之射殺左賢王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以功封成安侯

雍大記卷之二十一

紀治

任延事光武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私臣不忠忠臣不私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冦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

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來歙光武時爲大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路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

勢不足圖也帝然之歙始使隗囂後五年復持節送馬
援因奉璽書於囂囂遂遣子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
東畧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猶豫
不决歙遂發憤質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西
州士夫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
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
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
城囂大驚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隄激水灌城
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
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

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
將之右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初王莽世羌虜多
背叛而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
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脩攻
具率蓋延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
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
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
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寇恂事光武爲潁川太守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數
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
開峻後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阺建威大將軍耿弇率
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
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恐
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歷險阻非
萬乘之固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
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
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
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
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因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
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
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馮異事光武拜偏將軍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
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
駕送至河南勑異曰今之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
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
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

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三年春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弘不從遂爲赤眉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乃璽書勞之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等各擁兵據郡縣稱將軍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等共擊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堡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鄧曄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八千餘人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惟朱鮪張邯請使降蜀其餘悉平帝又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 異軍栒邑未及至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 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爲不可 異曰虜若得栒邑三輔動

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隗囂降異

耿弇光武討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後以功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建武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竇融光武時爲涼州牧遺書勸隗囂歸漢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礪兵馬上疏請師期帝嘉之詔報曰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

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囂又引公孫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高帝融功封爲安豐侯

祭遵事光武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嘗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六年春詔遵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已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詔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兵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及遵薨帝哭哀慟謚曰成侯既葬車駕臨其墳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

馬援事光武時帝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兆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

援從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上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
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粮畜產而還
援中矢貫脛帝璽書勞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
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牢完土田肥
壤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
長吏援將四千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
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
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視事六年郡中大治
中屠剛因王莽之亂避地河西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
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
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恭行天討所當必
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
推誠奉順與朝幷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
以永年况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
布衣相與尚有終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

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
世囂不納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復遺書勸囂決
意事漢不可持疑
孔奮遭王莽亂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
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捌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
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肆合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
增後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
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
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

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
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郡餘賊隗茂等夜攻
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
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
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
爲群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
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
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
拜爲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疾非郡中稱爲清平
廉范光武時爲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

宜郡中大治
耿恭明帝時爲戊已校尉時匈奴攻金蒲城恭乘城搏
戰以毒藥傅矢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
大驚殺傷甚衆匈奴震怖七月復來攻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
汁而飲之恭仰天嘆曰聞昔二師將軍拔其佩刀刺山
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
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後車師匈奴共攻恭數月食
盡恭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
二心單于遣使招恭降之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
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建初元年恭與范羌
自燉煌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
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恭以單兵固守
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
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
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
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拜恭爲騎都尉
班超事顯宗爲蘭臺令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
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
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
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
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
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
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
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
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
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
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
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
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
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幷求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
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
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
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
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
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
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
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
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

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
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
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
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
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國人大悅肅宗初即位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其
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
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
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

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
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
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
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斬首七百級超
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
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
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illegible]勲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遂以徐幹爲假

司馬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
勒都尉番辰亦復叛超乃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
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
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
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共合帝納之八年拜超
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
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
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
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
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

曉示康居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超後三年忠遂與康居王備兵遂據損中密與龜茲謀
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
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
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
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有將校及
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共散去于寘從是
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
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

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
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
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
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
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
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乃
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

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
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後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尚
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
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
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
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
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
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

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鄧訓章帝時爲護羌校尉迷唐兵萬騎至塞下未敢攻
訓先欲脇下小月氏胡訓擁衛令不得戰議者非之
訓曰諸胡所以難服者恩信不孚耳今因其迫急懷之
以德庶能有用遂令開城門悉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
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用胡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
皆言漢家常欲困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
我妻子是得父母也咸喜叩頭曰惟君所命訓撫恤賞
勞諸羌種大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八百戶來
降訓因發兵四千人出塞擊迷唐破之衆迷離散永元

元年春迷唐復歸故地訓發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於箄上以渡河掩擊大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馬牛羊三萬餘諸羌殆盡西徙千餘里部落皆叛之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訓威信大行遂罷兵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理屯田脩塢壁

虞詡章帝時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

拓土守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涼州賴詡得全元初二年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馬融安帝時爲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illegible]學

習藝不更武職很陳此言必受誣枉之辜昔毛遂厮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种暠遷使匈奴中郎將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誠心懷撫信賞必罰暠乃去烽燧除堠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

規等為稱職相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卒舉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焉

延篤為左馮翊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珎藥而大將軍梁兾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兾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

皇甫規桓帝時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郤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夫羌戎

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攻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時帝不能用後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兾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

拜郎中託疾免歸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曰臣茲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至冬羌衆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大破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阻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等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復為護羌校尉以疾卒

陳龜桓帝時為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illegible]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廷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信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

聲招致吳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因梁冀之譖不食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王阜為重泉令時大旱牧奪強吏按察豪猾由是天降霖雨有鸞集縣屋為雅樂聲旬日方去

段熲桓帝時為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後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無數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三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帝欲熲移兵東討熲上書請行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突而擊之虜皆大潰斬獲甚衆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追擊破之二年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兵據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晏等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熲規一舉滅

之不欲衆全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十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覺遂攻晏等分遣汲水道潁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即走因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潁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馬牛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更封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潁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傅燮靈帝時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

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忘會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從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後出爲漢陽太守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中平四年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

人討必擒之賊其功可坐可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鄙遇害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臨陣戰殁謚曰壯節侯

魏延初延隨先主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

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將軍費瑤刺史郭淮與延戰於楊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

諸葛亮漢後帝時爲丞相率諸軍北駐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赤坂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魏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關中響震後出散關又出祁山射殺魏將張郃以糧不繼退軍十二年春亮悉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木牛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懿背水爲壘以拒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諸軍無私焉亮與懿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後亮病篤以是月卒軍中

馬隆武帝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涼州晉遣將軍馬隆討之初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熹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發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耶司馬都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無問所從來率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不納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杖御史劾之晉主命隆自取仍給三年軍資以遣之西渡溫水樹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作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轉戰而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夜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六人率萬餘落來降涼州遂平太熙中封奉高侯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後略陽太守嚴舒毀隆年老欲代之於是徵

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官

張軌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盜賊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郡中義士如馮忠吴永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斬之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戸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

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陳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
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輒從爲遣督護氾瑗率
衆討之先遣稚書以責其降稚得書果詣降帝嘉其忠
進封西平郡公不受會晉昌張越以讖言欲圖代輒爲
梁州刺史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刺史
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輒若旱苗之得
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坦
至京師帝優詔勞輒依其所表懸帝即位進加司空固
讓不受特劉曜寇北地輒又遣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
辛攀拜輒侍中太尉梁州牧西平公輒又固辭在位十

三年卒於官
司馬望都督雍州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關中賴
之
范粲爲馮翊太守甚有能政善於綏撫百姓愛悦之徵
拜少府出爲梁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氐羌蹂
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粲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
賴之
王猛苻堅時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
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
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堅因

有司劾而問酷刑之故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
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
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
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
之堅乃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教化大行
路不拾遺後尋入爲丞相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
有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
才外脩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
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强國富
垂及升平卒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葬禮依漢大將軍霍

光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齊范栢年武帝時爲梁州刺史時太子中庶子胡諧之
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應無極之
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
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陷之死
梁循南北朝時爲秦梁二州刺史移風易俗人號慈父
時蝗害禾循深自咎責忽飛鳥千群下食蝗盡
後魏李崇仕孝文車駕南征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
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
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illegible]

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

封敕文爲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鎮上邽詔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利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萬餘人屯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鬬從夜至旦敕文諭於衆曰困獸猶鬬而况於人乃以白虎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太半畧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貞討破之

高允武帝時以中書侍郎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驃騎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後以本官參丕軍事梁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

張彝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服憚其威整徵乃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觧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政人庶愛仰之

邢巒拜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邑西猶未歸順巒進師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

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戍邉逼於涪城利及百姓民多懐德焉

後周寇儁仕孝莊帝為梁州刺史時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乃令郡縣為庠序勸其耕桑敎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頗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埸邉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頻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隋屈突通文帝時為虎賁郎將帝命復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大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擢爾善言遂皆以減論

孤獨信文帝時為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

辛公義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至駕部侍郎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惟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

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相染所致汝前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而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侍養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親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裴矩煬帝時為吏部侍郎大業三年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矩掌之矩訪諸胡國山川風俗人物儀形服飾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三卷四十四國奏之仍別造地理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

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燉煌欲收西域以矩爲黄
門侍郎至張掖引至諸胡至是西域往來相繼大業五
年帝西廵至燕支山命矩說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浚
等召使入朝伊吾獻西域數千里之地置西海河源鄯
善等即大開屯田以逼西域之路以裴矩有綏懷之畧
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隋段文振仕周高祖爲召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
州總管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後授大將軍拜
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
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吐谷渾主于

覆袁山以功進右光禄大夫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
民居於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
恐爲國患乃上表引晉劉曜梁侯景爲戒請以時喻遣
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堠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世
之策帝弗納

雍大記卷之二十一

雍大記卷之二十二

紀治

唐崔仲方高祖時授司農少卿奉令發兵三萬於朔方
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距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
百里明年復令發兵十萬於朔巳東緣邊險要築數十
城以遏胡寇又嘗開渠溉田人皆德之

劉感高祖時爲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杲所圍糧盡
殺所乘馬啖士而煑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
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觧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遂圍涇州
令感約城中降感紿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

夕秦王統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降仁杲怒執感埋其
半土中馳射之至死罵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
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謚忠壯詔其
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劉弘基高祖時拜右光禄大夫引兵下馮翊爲渭北道
大使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渡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
光門隋將衛文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
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從擊劉黑闥還除井
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豳北東拒子
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

柴紹高祖時拜右翊衛大將軍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勑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

李靖高祖時為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

尉遲敬德太宗時為偏將累戰有功由是普原論功第一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化民以德民甚慕之

李大亮太宗時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時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大亮貯糧磧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云

王方翼太宗時為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猾息後為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碾簿其　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為安西都護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畧悉獻珍貨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為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殺七千人即遣騎追襲咽麪等皆驚潰鳥滑引兵追去擒首領突騎施等三[illegible]日人西戎震服西域平以功遷夏州

都督屬牛收民厰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
見功多百姓順賴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
務挺討之飛槍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
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
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
唐璿高宗時以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上疏
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
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
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
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

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拱垂中遷安
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西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
璿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
鎮聖曆中授涼州都督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
將麴莽布支帥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璿乃被甲先
登六戰皆克斬一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時中
宗爲太子璿進啓曰易之兄弟息寵過幸數入禁闥非
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
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illegible]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
日直言今未忘也

崔知溫高宗時爲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掠齊
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固請䟽
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
水草不悉徙後入朝過州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
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寇州
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拔闉不設備羌惟之不敢進
俄會將軍權善才帥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
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
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
議公事圖私利耶

魏元忠以高宗時吐蕃數盜邊上書洛陽宮言命將用
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
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而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
不取之經綸臣觀魏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
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
橋之敗斷可見矣夫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
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
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郡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
善貧賤者難爲功也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
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顛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

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賞罰者軍國之紀綱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突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至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利也高宗善之

原缺第七葉

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鎭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幷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豊矣且王者外寧必有內危陛下姑救還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淸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顚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張仁愿武后時爲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伐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鎭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恧其心哉睿宗立加兵部尚書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郭震武后時爲右武衛鎧曹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鎭兵披十姓之地乃以震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

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入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
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
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俾
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當固取含番也夫患在外者
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
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邪善爲
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平安可保欽
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番之要然青海吐渾密
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
扼諸番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番

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
地歸於我則俟四部落還吐蕃矣此足以杜欽陵口而
和議未絕后從之後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拜震爲
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
下震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置東要路
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
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
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入積十年牛羊被野治
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

崔玄暐武后時爲高陵主簿母盧氏嘗戒玄暐曰吾聞
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寠不自存此善也
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
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則善如其不
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
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謹見稱

崔隱甫事睿宗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以太
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文爲所擠玄宗立黎園弟
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
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
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鶵隱甫殺之有召貰死不及矣賜

隱甫百縑後拜華州刺史吏民畏愛庭無滯訟

常袞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魚
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
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
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鬭
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
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

劉晏事玄宗天寶中爲華隴二州刺史後召京兆明大
體不苛寬猛相濟吏民安其政以太子賓客爲御史大
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

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烟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 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蔬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衞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先是運關東

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皆望風旨嘗與民爭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傍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

王忠嗣開元中授左威衞郎將轉知兵馬使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震壓官軍陣衆不敵衆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亂相躁軍彧翼掩之虜大敗後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來降耳乃營木剌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源乾曜玄宗時尹京兆治尚寬除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

張嘉貞玄宗時爲梁州都督政以嚴辦吏下畏之

姜師度玄宗時爲同州刺史引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池又收棄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所就必爲後世利

渾瑊肅宗即位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

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盗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杭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還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柰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帝狩奉天瑊帥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望翟紅袍縱慢辭戲斥天子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韋冐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搆木廬蒙韋周置之邐新士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合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俻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搵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

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帥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師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昊自陳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政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燕侍

中河中同陜虢行營副元帥
雅詞肅宗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大祝曾召爲奉
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史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
自是屏息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
其利
薛景先肅宗時爲陳倉縣令楊國忠敗妻子奔陳倉景
先捕誅之
馬燧肅宗朝爲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
嘗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
畢虜不能暴

李觀德宗朝爲涇原節度使左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
衍于梁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
至期出精騎徂擊
韓游瓌爲邠寧節度使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師
兵入衛天子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
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
徹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
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
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燬賊氣沮而退
統軍以游瓌處之李懷光以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
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
使震驚乘輿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
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
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
將也陛下以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
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
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貫賦方至發而酬
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伏
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後拜邠寧節度使破泚兵
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

北游瓌策曰虜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
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
袁滋德宗朝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
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愛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
之有犯令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錢爲償所
亾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
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
得去
吳湊德宗貞元十四年爲京兆尹時京兆苦宮市彊估
取物而有司附娼中官帥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

中人[illegible]不便於民徒紛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外議宮中事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讙又言掌閑彍騎飛龍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大繁宜有蠲省帝從之嘗於官街樹槐行人指樹懷之

馮伉爲醴泉令時縣多𧊒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孝弟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德宗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數人無所

影賴京師豪右大震

王播德宗貞元中補盩厔尉以善治獄爲三原令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剸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改京兆尹時禁屯列戟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獻科條叢繁播悉置故以律坐隅商處輕重剖決如流吏不能窺其

私

韋皐先爲鳳翔營田判官有幹才後知隴州時朱泚反至鳳翔遣其將雲光戍隴州雲光詐疾欲候皐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加皐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俱之隴州皐幸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狐㹠耳雲光從之皐從馬上問雲光曰向者不告而行今復來何邪雲光曰向不告知公心今公有新命願托腹心皐乃先納其言以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輸甲兵使城中人無疑乃可入雲光以皐書生易之乃悉輸甲兵明日皐宴玉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兵誅之

楊朝晟貞元間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卒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苗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言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

環之遂爲淳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成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領而歸開地三百里

段秀實德宗時知奉天行營使號令嚴一軍中畏戢焉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賂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推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陝以狀白府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有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初秀實爲營田官時大將焦令諶取人田給與衆曰且熟歸我半時歲旱諶督責愈急秀實責所騎馬代償爲司農卿嘗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令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弱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爲獸畏者有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世多其謀後節度涇原鄭穎吐蕃不敢犯寒朱泚反召秀實計事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泚腕奪其笏憤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捍笏血流衊面秀實遂遇害

嚴震德宗時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詞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迓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擒之用誠子斫傷勛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帝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供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

爲聲援令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
表至亦請駐蹕梁漢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擾
稅寡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
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權宜勸課鳩斂有法而民不
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
杜希全德宗朝爲朔方節度使軍令嚴整士畏其威奉
天之狩希全引兵赴難次漢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
之彊弩雜發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
豐夏節度使獻體要八章破切政病尋兼夏綏銀節度
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障自平涼背盟城陷於
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
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
度令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劒南山南軍深
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
畢由是虜憚不輕入
李晟德宗拜神策行營節度使毋與賊戰必錦裘繡帽
自表指顧陣前李懷光陰通朱泚進晟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
勒誰將復之廼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後詔晟兼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係天下望又進京畿
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還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
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
勿不忠於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
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
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
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
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
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
戰天誘之矣晟命將縱兵鏖戰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
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
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
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勝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
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光泰門使史萬頃先登拔柵以
入王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
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鬭晟令唐良臣等步
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以千騎
出宮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
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
平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

不得輙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旣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官竪於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絛脅汙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湯夷兇慝而市不易壓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後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行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

李元諒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裏閭爲鎧刈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輒卻詔元諒屯昭應賊兵不能偷渭南先是詔發邠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陰獨完俄詔元諒收京師以入滙西元諒奮厲戰敗之進屯光東[illegible]

戰皆北遂大潰京師以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環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相屯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咨徙營次之旣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俾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陻堞湮圮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徙於北元諒培高浚洫身執苦與士卒均樝翳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

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付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原以安西戎憚之

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上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因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

以爲言并勸止畋獵罷之
裴度憲宗時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月鷹狗
所過挠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
禮因搆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
争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
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
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崔戎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
不取及去召吏曰借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奉後人
也

許孟容憲宗時爲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有李昱者貸
富人錢不肯歸捕詰與之期使償京師豪右大震
王璠憲宗時爲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斁姦豪寖不
戢璠頗脩舉政有名
史敬奉元和中吐蕃數犯敬奉白節度使請兵三千深
入虜地由間道繞出虜後大破之獲牛馬數萬
姚合元和中爲武功尉政尚清簡民樂其業
王承元穆宗朝爲鳳翔節度使鳳翔右褒涇原地平少
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擴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
汧城邪左百賈州聚其時常爲虜剽敓至燎烽相驚承元
版堞繚之人乃告安
劉仁師爲高陵令寶曆間請更水道以灌民田渠成名
爲劉公渠
李德裕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
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尋拜司空回鶻自開
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
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
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
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
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

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
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
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爲勁虜確無不敗請詔至無
聽諸戎討帝於是貸粟三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
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
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回鶻乃大掠党項退
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
乃復問以計德裕曰烏介所恃者公主爾得健將出奇
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令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
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果如其策進位司

徒黠戞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戞斯
求其地德裕曰不可 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
與時係河西隴右扺 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
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
知黠戞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
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於京師近力
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從得之無用也
畢諴宣宗朝為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詔諴訪邊事諴
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即用為邠寧節度河西拱軍安撫使諴到軍遣吏懷諭

羌人皆順服時戍兵嘗苦調餉之諴募士置屯田歲收
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李行言宣宗時為涇陽令上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
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
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
於寢殿之柱
盧鈞宣宗朝為華州刺史有異政時關輔驛馬疲耗鈞
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
裴識宣宗朝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
關分屯分守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

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延戍由是
感悅後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
李君奭宣宗獵渭上見父老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縣
令[illegible]君奭有異政考滿乞留故此祈佛上親筆特除君
奭[illegible]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方知之

紀治

宋侯延廣太宗時預修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為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祇侯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邀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繇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延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及方遣大醫隨侍其疾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為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帥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于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巳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亡間求活視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柰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于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戰大梱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素號驍勇無敵至此為延廣所殺群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illegible]命趙保忠[illegible]繼遷州廷命騎將[illegible]發師兵問罪以延廣[illegible]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為延州都鈐轄會節師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狀後倔強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出師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無兵馬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illegible]軍食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隱避

錢若水太宗時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斷明允郡治賴之嘗陳備邊之要有五曰擇郡守募鄉兵積芻粟革將帥明賞罰則守在四夷而常獲安靜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

張齊賢太宗時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砦若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以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

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者緣邊料索本城等軍吏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衆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繼遷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

原渭振戎之孰戶自然歸化然後與之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閒之必不敢于靈州河西也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道也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饋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以來危困彌甚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

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皆於蕭關靈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王禹偁太宗時商州團練使種蔬自給有廉名時北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

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景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挑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脩政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帥所部以掎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

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
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
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瑋太宗時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
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馭
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决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
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徙知鎮戎軍
繼遷嘗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
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請內附繼
遷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
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

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
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
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
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
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
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
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
明不報既而西延家妙娥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
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

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若內徙德明不敢爭還之西
上閤門使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
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
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
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
延川分兵滅撥臧於平凉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
築堡山外爲隴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
必爭之地也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
時唃廝囉强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
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耶且復

有求漸不可制乃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廝鐸
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
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
敦解寶帶與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閒謂瑋曰吾父何所
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
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
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
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信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
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
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

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羌屬麻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厮鷄波李磨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唃厮囉帥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擊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臘立柵野吳谷瑋遣募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宗哥大首領并遵治兵於任奴川瑋遣閒殺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illegible]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拶囉嚨拶囉嚨西方要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還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遮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囉嚨來幸爲我言願與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以獻馬自是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優詔褒之

寇準眞宗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闋鄉又徙知鳳翔府有善政遇事立決

陳堯佐眞宗時知同州復徙永興軍有善政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屠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甎瓦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乃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又知渭州有惠政邊境安靜

陳堯咨眞宗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後爲陝西緣邊安撫使知秦州從同州皆有政績

王嗣宗眞宗時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府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妖巫挾之以禍福人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史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至毀其廟燻穴得數十狐盡殺之

李廸眞宗時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廸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他日召對龍圖閣命廸草詔帝徐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邊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擾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憚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陝西以方寸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且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

禁中矣夫人嗢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此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帝必勝迪曰嗢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

韓琦仁宗時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行勢甚悉卽命為陝西安撫使召遣使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涇原鄜延同出征既還會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制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未幾遂復舊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强要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賢才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敝八事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英宗時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神宗時和諤擅取綏州西邊徼擾政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幾約甚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前日臣備位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曰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

殺楊定琦後亡言賊既如此綏州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劾
意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
文彥博仁宗時爲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
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
昔無事時爾今擁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
以濟仁宗嘉納之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
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
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
十日知有備解去知永興軍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神宗
熙寧二年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畧授鈐
轄李信等趣出使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
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于帝
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
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范仲淹仁宗時元昊反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兼
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
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
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
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𣶶以據賊

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
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
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城不與詔以爲康定軍
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況邊備漸脩
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使臣稍以恩
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
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
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
用其議仲淹又請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
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
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
任福敗于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
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擅焚之降本曹員外知
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
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
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
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

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咸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無可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帥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仲淹論西事劄子云臣聞眾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

有五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脇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西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能高枕矣爲今之計莫如緣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衝東則陝西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次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西賊豈敢輕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時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喩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以當與路與韓琦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卽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韓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

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會邊陲有警因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州府商稅河外遂安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仲淹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祀之

王堯臣仁宗時陝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輒召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召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冦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渭原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凡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為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金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鬭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臣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以鎮戎軍原州入冦敗葛懷敏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

城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
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刼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況臣適
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
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
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以
爲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
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勾管本路司管司事及竦
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
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既爲陝
西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

尚帶經略使名者凡八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
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
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
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
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砦據
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
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于涇州
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類經敗衄後邊地空虛士
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
宜易以舊人一路兵力僅實城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

今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
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澶關
樓櫓皆報可
田況仁宗時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
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
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
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嘗令白守素馬紹
忠護送糧餉于靈州諸將多違詔自蕃洛浦之敗死數
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經練又知韓琦尹洙
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朕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

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
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耳夫
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
之智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
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兵衆
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要截衝擊
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
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
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算之少
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

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別墮姦計以致
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
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
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
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
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奴巢但淺入山界以
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
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非王師招來之體然
事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蠭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
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据險以待我

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
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
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
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
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
伐容示以恩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
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儻聞賊謀誘我師諸路入界併
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
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與欲果
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 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

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 出兵要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
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 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
出師議况又言治邊十 四事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才與
人若無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
种世衡 仁宗時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
法當徙遁去北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後通判鳳州州
將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所爲不法嘗干世衡以私
世衡亦不聽又歷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
延世衡建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因請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

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
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
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
得泉城成賜名曰青澗後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
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彊未肯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
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
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
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
世衡蹴而起之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
公乃不疑我邪帥其卒羅拜聽命嘗在環課吏民射有

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斷其事請其事輙因中否而與
奪之人人自屬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世
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
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
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祀之

范雍仁宗時爲陝西都轉運使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
爲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羊而比年責使
出羊羌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
從之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爲甚雍爲賑恤陳安邊
六事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卽涇原環

慶有警河中援之旣而元昊反拜振武節度使知延州
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踈遠近者百里遠者二
百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
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
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
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
孫兵擊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所執雍閉門
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知永興軍初完永興城
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城之明年賊犯定
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軍獨不憂寇

狄青仁宗時爲指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
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揮使時偏將屢爲賊
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嘗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
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
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
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
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赴衆爭
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
以功累遷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每以寡當衆
出奇制勝賊衆大敗

尹洙仁宗時爲掌書記時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
篇以爲武備不可弛及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
略判官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經略安撫
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
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
實特出睿斷以重邊寄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騎
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召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
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洙遂趣延州謀出兵而仲
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
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後政太

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自元昊不庭涑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减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涑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仁宗時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减科歛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備不銷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北

邊臣中才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和議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國中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疆大之勢自兹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間陛下熟圖之

又言張子奭守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無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歲給之數臣以爲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之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變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盖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収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詢其請乎

晏殊仁宗時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內不以陣圖

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後知永興軍奉養清儉政務簡寡

紀治

張方平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覘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負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勝皆譁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宰相呂夷簡善其策不果行夏人寇邊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樞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赦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元昊既臣遂與契丹有隙來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于西北爲兩得矣後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羌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劉敞仁宗時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秉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罪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

王素仁宗時知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往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英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州西南城浚隍三周積粟支十年籍羌奉土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屋舊穿土爲室冠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

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晏堂上邊民傳寇至警入城諸將曰使敵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納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余靖仁宗慶曆中為右正言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戰守之備而銳意解仇所子止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

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盜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倘易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卽遣靖往報而留夏封冊不發靖至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歸解嚴而北邊亦無事

劉平仁宗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勾管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家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

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幷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鳳所以不能弛備矣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嗃厮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嗃厮囉復平北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

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當
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嘛厮囉授以
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
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族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
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武綏
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
宥州寃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
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
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
發老師廢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

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
甚萬一元昊潜結契丹互為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
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
二府與邊臣守定禦長策疏奏未報會元昊入寇延帥
范雍令平將兵擊之平殺賊數百人中流矢被賊執不
屈而死

程顥仁宗嘉祐間調鄠縣主簿鄠縣有稅官以賄播怙
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縣未敢發先
生至其心不自安輙言曰外人謂某自盗官钱新主簿
將發之 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嘆曰人之為言亦
至於此是下食君之祿詎肯 為盗萬一有之將赦死不
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 後以私償其所盗卒以善
去鄠令兄先生年少不能深知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
地得瘞钱兄之子訴言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
彼借居幾時曰十一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
今官所鑄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钱数十年
所鑄何也其人不能荅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
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
見必先白吾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
有光

蘇軾英宗時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
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
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
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

司馬光神宗時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
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
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之軍
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范純仁為陝西轉運副使君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

兵糧儲如何對曰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

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偤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於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責亦

加純仁以他過元祐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

呂公綽神宗時知永興軍待僚屬謹恭遇吏民仁厚繼知秦州諸羌獻地卻之曰天下之大豈利尺寸之地弓箭手馬多闕諭諸砦凡十丁爲狀秋成募邊金帛市給之

何景明曰予於宋仁宗以前經略西北邊有功者咸著

自神宗以後務邊功者不著著其以事息民者焉

陳瓘哲宗時知秦州嘗著尊堯集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

种師道徽宗時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繙閱按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吏叩頭服罪後以武功大夫忠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境畫境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徽宗嘗召詣闕訪以

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又童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後又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經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衝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以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謝良佐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塲後從秦州教授呂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整襟斂容曰聖人之行在焉敢不肅

張浚高宗問大計浚請終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謹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禦敵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帥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據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亟剔其鬚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敢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邪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

曲端自幼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源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復知鎮戎軍兼經畧司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金遊騎入境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初叛賊史斌圍
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
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斌擒之端自襲宗諤
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使自
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召端端疑不行
議者喧言端反會張浚宣撫陝西入辭以百口明端不
反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
端為威武大將軍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
浚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

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聚婁宿
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黏罕併兵
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
婁宿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
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
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按兵據險以擾其耕穫彼必
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
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
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端
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
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

敗不得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端為師訓練有
方極力報國及卒陝西士大夫莫不恤之軍士為之涕
泣

楊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為修復
江漢水決為害政為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廢
軍旅休兵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為吳
璘裨將又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恭世頗賢之

元張文謙世祖時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中書左丞行
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文謙得蜀士陷
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

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
十數萬頃人蒙其利文謙早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
許衡尤粹於理義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
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
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為己任時論益以
是稱美之

廉希憲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行制
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
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咨訪治道首
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才為根本計國制為士

者無隷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
爲儒■民妻與卜者欺詛其夫謀之獄成僚佐皆言方
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
許衡世祖出王秦中時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
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
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
潼而歸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
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
得可以爲世用
郭守敬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
召見陳水利六事世祖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
矣授提舉諸路河渠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
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屯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
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
更立牌堰皆復其舊獲其利授都水少監
張養浩擢爲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天曆二年關中大
旱饑民相食特拜陜西行臺中丞旣聞命旣登車就道
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雨二日到
官復禱於社稷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
人大喜時斗米值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

庫換易則豪猾黨蔽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
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
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
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易之於是吏弊不行聞民間有
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賑飢莩死終日無少
怠每一念即至撫膺哭遂得疾不起卒于關中關中民
哀之如失父母

雍大記卷之二十五

紀治

國朝徐達洪武元年二月長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達命馮勝援之二年春正月渡河西兵入關中之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

常遇春洪武己酉西入秦張良弼道李思齊迎降平秦元鳳翔鞏昌臨洮等處所至望風歸服不妄殺一人令將士所過無得虜掠秦人德之爲立祠享之

沐英洪武初爲知院毅沮脫赤聚衆山後出沒不常侵擾疆埸奉命總兵自靈武口出與戰擒之以歸

湯和　國初吳二年同中山王徐達入潼關關隴悉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襲元帥擴廓帖木兒取寧夏

鄧愈　國初吳三年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九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愈爲征西將軍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耿忠洪武九年鎮陝西率謫戍人及延慶騎士築城守時軍衛草創寇邊胡虜忠招來降撫恩威並施不爲擾害人賴以安

耿炳文爵長興侯洪武初鎮守陝西脩築涇陽洪堰又浚渠十萬三千餘丈

方孝孺洪武間漢中府學教授有文名生徒賴其造就尊陞翰林院侍講有遜志齋文集行于世

宋晟洪武二十五年自涼州調甘肅就留鎮守是年討哈密擒其王子脫脫永樂元年　勅賜平羌將軍印使西域開通道路納中順王脫脫歸故地擒其逆臣司徒平章火者斷等召諭失把而都王子把都帖木兒等來降得其人口馬駝萬計封西寧侯

馬燁洪武十一年秋奉　勅掌岷州衛事築東西二城繕甲兵練士卒建學校立神祠以至橋梁營堡郵驛倉糧壇社之屬無弗脩舉十五年夏羌人屢爲邊患乃以　上聞命帥西安等五十衛所步騎二萬直抵壘城縱兵討之遂獲賊首失剌谷奴五千餘衆羌戎破膽無敢患邊者十九年陞陝西都指揮使

顧佐洪武二十五年知兆浪縣在職廉能人畏服之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佐連發三中無不驚服累官左都御史

丁剛洪武三十五年任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鎮守涼州永樂七年領軍赴亦集乃征哨八年春于興和奉

勑充左哨驃騎將軍征迤北玄冥河至紅山敗本牙失
里至廣漠城敗阿魯台至團湖九年冬達官都指揮脫
闊赤逊剛領軍追至蘆溝敗賊衆擒獲人口馬駝十年
秋領兵追叛賊阿里迭里迷失等至馬蘭灘獲賊首阿
力是冬起過叛土達軍民一千一百五戶人一萬三千
一口赴京十一月領軍追叛賊阿剌乞巴至馬牙山獲
阿剌乞巴十一年夏領軍由鐵關進至哈梅禿遇賊戰
敗之斬小顏不花而回
年富永樂間任陝西右參政遷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
興學勸農尤嫉贓吏累官戶部尚書

楊榮永樂間甘肅守帥西寧侯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
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彬奏
勑帥師勦之榮亦奏 命與彬計度可否後還奏師
道險阻天時寒冱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
大軍 上遂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宋禮永樂中任布政使歷陞工部尚書
楊洪漢中衛左所百戶永樂三年調開平衛能生擒胡
寇累功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昌平侯
陳琰永樂中任陝西布政司參政以初 秦府有羊三千
寄牧民間每歲征羔千餘不勝其擾琰至上疏言 秦
府有軍校牧 地宜自牧供用不宜擾民 朝廷從
之
復揚清永樂 間任扶風典史籍其民爲上中下三等均
役之莫不從 令貧無牛種者即爲假貸秩滿去民詣闕
乞留乃陞祿 復任
王翱正統間 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歷至太子少
保兼吏部尚書
許彬正統間翰林院學士除任布政司右參政
陳鎰正統間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陝西寬厚清慎來
事甘察作興學校聽理訟獄每及代還軍民老稚遮留

不忍其去
王驥任兵部尚書正統初虜酋阿台連年入寇邊人苦
之承制黜陟總督邊帥殲虜班師封靖遠伯
耿九疇天順間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持己端方
政令簡肅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
故偃蹇不受約九疇首 奏下之邊將請于臨洮諸衛
添取防兵 朝廷下九疇議九疇上疏言邊城士卒
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兵
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
信則人人自奮矣徒冗食耳從九疇議後至南京刑

部尚書
衛穎天順中掛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持重周慎練達戎務五年制禦虜寇屢致克捷在鎮十年增脩城堡造作戰具功績甚多

余子俊天順中爲西安知府敏達有治績後爲都御史開榆林邊濬渠水教民種稻疏瀹荒地萬頃令民田之其所治器具皆精理可久遺惠至今弗忻

戴珊成化間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敦本興化凡試士能以文藝占器識脩古聖賢祠廟增秩祀典揚勵孝節累官刑部尚書所至有聲績而學政尤著關中者舊至今道之不衰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渼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元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項忠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成化四年總督大軍征勦石城以功陞右都御史

鄭時成化中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值大飢人採桑榆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吞噬時懼乃 奏請襄陽粮及內帑銀各數萬以濟既至乃命布政等官分守城四門給飢民無敢侵漁者流移寨堵病者 咸起民大悅 上特賜璽書獎勞時中貴用事蟒衣賜賞太濫時力劾罷之遂爲人所擠左遷湖廣參政起行日長安老幼莫不號泣聲動天地遠近奔走相送皆以手爭扛其輿盡境而還

張淮成化中以御史巡按陝西清慎剛介請託不行後陞陝西布政雖事稱煩劇而剖决如流終日晏然若無事者

王越成化間爲都御史總制三邊以襲殺威寧海子虜寇封威寧伯

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成化五年征勦石城叛寇滿四遷左副都御史其政奉公伸法亡所撓枉奸猾弊治者悉劃發無隱貸經畧諸邊有方而威惠行于吏民累官吏部尚書

秦紘成化中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吏民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許進弘治間以都御史巡撫陝西力格彊禦不爲勢怵馭下有權吏民無不神明其政累官吏部尚書

張敷華弘治間以都御史巡撫陝西德政著聞人咸稱頌

[illegible]興弘治中以御史巡按陝西威力風行奸盜屛息時

有郭怒將者怙勢違法告人訟司皆畏之無如之何問
有劾奏者郭即令人刼于道行其奏章齎之與乃密奏
其罪請按誅之　上命具奏興捕之誅于市百姓稱
快時省城諸郡王府多列于通衢居民乘騎往來貿易
者日以千計過者即下不下者王即杖之興具奏言此
甚防于百姓貿易深為未便請自今令民勿下　上
從之
嚴永濬弘治八年任西安府知府剛明峻直制行端方
下車首詢民瘼脩舉文物吏民畏服
才寛弘治中為西安府知府惠民禮下晝接訟牘夜則

飲宴其治坦闊遇事裁答如響不較小過民思慕之後
陞工部尚書總制陝西遇虜中流矢死
王雲鳳弘治中為副使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
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
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讀取人首名節次文辭介遂
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
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宣其法累官都御史
婁漢正德五年署都督僉事掛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
鎮守寧夏地方值宗人寘鐇之變以兵迫脇之指逆人
何錦等大罵曰梟首賊　官家亦何負汝輩而反顧

脅我邪遂遇害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詔進其子官
一級
安惟學正德間任都御史巡撫寧夏值安化王反被害
初丁廣周昂等持刃入臺府都指揮楊忠在焉忠叱曰
汝等真反邪遂亦被害忠至死無屈言時少卿周東勘
事亦為亂兵所殺人不明其死所
何景明曰寧夏之變死其事者明矣保勳仇鉞俱在外
而仇鉞召入卒以計享其成然予聞之邊人云賊不得
渡河者曹雄楊英奪舟之功
陳壽正德九年以都御史巡撫陝西下車旬日即出榜

諭衆利病之原罔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
斗斛平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時劇盜數十摽掠良民
命捕之枷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
者不許停柩婚嫁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令各街
巷開渠以通陰氣減刑殺清冤獄齊心誠禱天乃大雨
歲大熟時勢家煽雹歲貢毡帳靡費鉅萬民苦于科削
壽連疏劾罷之未幾遷南京刑部侍郎瀕行秦中老小
相與爭遮遮留
孫璽正德間扶風縣知縣以能名委城郿陽賊入縣璽
帥衆以死守遂為賊所殺棄屍水中事　聞贈光祿

寺少卿蔭其子爲國子生總制都御史彭澤爲立碑于
界陽

雍大記卷之二十六

志獻

嶽靈川秀生才造俊命世名時盖有其人光啓後先風流是紹作志獻

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以木德繼天而王都宛丘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重人倫之本造琴瑟以合天人之和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秦州有文

祖廟

何景明曰舊志伏羲氏以前有人皇氏其後有女媧氏赫胥氏尊盧氏昆吾氏皆悠荒不可徵矣故不著

黄帝有熊氏成紀人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之子也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是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於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服炎帝榆罔侵陵諸侯蚩叛之軒轅脩德治兵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榆罔戰於坂泉野三戰然後勝之又擒殺蚩尤於涿鹿

於是諸侯咸歸代神農氏為天子是為黃帝
賛曰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為
朴畧至皇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
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
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
冕章服其諸制器用利難以枚舉騐乎非復昔日朴
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
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
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
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變通而使

之不倦神化而使之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
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于郊藪盛哉
五帝之世也
風后乃軒轅黃帝三公六相之首也帝夢大風吹天下
之塵垢皆去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力政本也垢土去而
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
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蚩尤好兵喜亂暴虐天下兼并
諸侯能作大霧昏迷軍士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
命風后辨四方安黎庶乃戰蚩尤于坂泉之北遂之遂
擒殺於涿鹿藝文誌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二卷孤虛二
十卷
國紀功樹碑建神祠春秋享祀之
倉頡白水人黃帝時史官生而四目觀鳥跡蟲書始制
文字當時鬼哭龍藏淮南子云倉頡造書而天雨粟鬼
夜哭以其泄天地之秘
岐伯北地人黃帝與論醫有素問難經行於世
商伊尹莘國人今郃陽縣湯三聘乃就伐夏救民乃相
太甲太甲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於是放之桐宮乃
自攝政當國以朝諸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
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

侯咸歸保惠黎民不敢侮鰥寡號為太宗世稱賢相
召公奭姬姓世居岐山與周公同輔武王成王以成至
治壤駟赤秦州人孔門弟子長于詩書唐封北徵伯宋
加封上邽侯
秦祖秦州人孔門弟子唐封少梁伯宋加封鄄城侯
石作蜀秦州人孔門弟子唐封食邑伯宋加封成紀侯
燕伋汧陽人孔門弟子封汧源侯
漢紀信成紀人當項羽圍漢王于滎陽急信請誑楚乃
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漢王乃
得出西門去羽殺信

陸賈好畤人今永壽縣有口辯從高帝使說南越尉佗
賜以印綬封為王尉佗稱臣後任八賈為大中大夫
魏尚興平人文帝時為雲中太守常市租以享士卒匈
奴遠避不敢近塞
王符臨涇人今鎮原縣少好學有志操時人務遊宦而
符獨耿介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顯彰其名號
潛夫論
金日磾張掖人即今甘州休屠王子沒入官帝奇其狀
貌拜為侍中賜姓金氏常欲納其女於後宮日磾不肯
後為車騎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政著忠勲之節封
秺平侯卒謚曰敬二子賞建昭帝時俱為侍中賞嗣侯

爵
公孫昆邪義渠人今慶陽府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
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五篇
公孫賀昆邪孫少為騎士武帝即位遷太僕後以車騎
將軍從大將軍衛青出戰有功封南窌侯後八年遂代
石慶為丞相子敬聲代為太僕父子並居卿相
張湯杜陵人今咸寧縣父為長安丞父死後湯為長安
吏調茂陵尉治平中補侍御史湯數行丞相事上惜湯
後稍進湯為人殘忍用法嚴酷子安世亦為相

張安世湯子官至御史大夫安世以父任為郎武帝奇
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封富平侯宣帝
時以定策功拜大司馬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侍中
諸曹散騎者數十餘人
蘇武杜陵人父建以功封平陵侯武帝天漢初以中郎
將使匈奴被留齧雪咽旃毛杖節牧羝十九年得還拜
典屬國宣帝立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
趙禹杜陵人武帝時以刀筆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
定律令為人廉倨客舍無食客公卿造請不行報謝後
為少府九卿

韋賢字長孺興平人漢昭帝時徙平陵宣帝朝拜相封
扶陽侯自韋孟至賢五世為鄒魯大儒賢子玄成字少
翁元帝拜侯故國父子俱以明經至相諺曰遺子黃金
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辛慶忌字子真狄道人破羌將軍武賢之子慶忌亦拜
將軍時朱雲欲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上怒下
雲將戮之攀折殿檻慶忌叩頭出血爭之得止辛氏父
子為漢虎臣
鄭子真谷口人今醴泉縣耕于岩石之下名振京師漢
成帝朝王鳳禮聘之不屈

鄭寛中平陵人今興平縣猶傳才師張山拊傳小夏侯之學成帝時賜爵關内侯卒于谷永上寛中有顔子之美質包商姫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卒然早終宜加葬禮賜之令謚上弔賜甚厚

郭欽隃麋人今汧陽縣哀帝時為丞相司直以廉直名及王莽居攝恥事之以病免官適汧陽之境其後卒于家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敞之子廉潔无私以才能自負嘗答孫會中書云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illegible]何時其才雄瞻乃司馬遷之甥也

翟公下邽人今渭南縣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用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王冊下邽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徴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問急每農時載酒殽詣田間以勞勤者而誨勵農者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邑致豐

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介子以使大宛至其國斬樓蘭王以功封義陽侯

蔣詡杜陵人嘗於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哀帝時為兖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

蕭育杜陵人望之之子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後為茂陵令歷司隷校尉右扶風誅捕鄠縣賊哀帝時以南郡江中多盜拜南郡太守育至群盜遂靜以病去官後起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

陳遵杜陵人哀帝時封嘉威侯性好客每會飲取客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善書與人尺牘皆藏以為榮

蘇竟字伯況武功人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後拜代郡中尉值匈奴擾北邊多罹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初鄧仲況寇南陽而劉歆兄子龔為謀主竟以書曉之仲況龔降竟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于世

周仁高陵人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上所賜甚多然終讓不受諸侯群臣賂遺亦无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

張敺高陵人高祖功臣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為九卿每上具獄事有可卻者卻之不可者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馮翊臨潼人光武時封固德侯圖形雲臺
郭伋茂陵人光武時拜潁川太守行部到西河兒童數
百騎竹馬迎拜道次河潤九里徵為大中大夫
宣秉字巨公涇陽人漢武初拜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
書令會同普秉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性儉約常
布衣蔬食帝幸其居見而嘆曰楚國三龔不如雲陽宣
巨公即賜布帛帷什物所得俸輒散親族其家無儋石
之儲
第五倫涇陽人光武時為京兆掾公平廉介市無奸枉
每讀詔書嘆曰聖主也一見決矣

張湛字子孝咸陽人光武初拜光祿勳常乘白馬上每
見之輒曰白馬生復諫矣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善資容德性端重群臣莫及光武
時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引弘曰諺言富易
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
可忘以清行著聞封宣平侯
杜篤杜陵人居美陽延年曾孫吳漢卒光武召諸儒誄
之篤時在獄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杜至郡文
學章帝時從馬防擊西戎戰沒所著賦誄文戒七言之
類十八篇

馮衍杜陵人野王孫綽有奇才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嘗
作顯志賦以自勵仕為曲陽令建武中日食上書陳
八事肅宗奇其才子豹事後母孝謹舉廉拜尚書郎累
遷武威太守徵為尚書
梁統烏氏人性剛毅精法律更始拜為酒泉太守更始
敗統與竇融起兵保境建武中與融俱詣京師拜太中
大夫統在朝陳便宜以功封高山侯後出守九江有治
績吏民畏愛之
蘇純字桓公武功人建六世孫也有高名性強切而持
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私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今
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永平中為奉車都尉出擊

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侯至南陽太守子蘇章冀
州刺史
竇憲融孫建初中以后兄稍遷侍中後因殺都鄉侯暢
懼誅請擊匈奴贖罪拜車騎將軍出塞大破匈奴勒功
燕然山而還封冠軍侯族子章好學有文章為東觀校
書郎
傅毅居茂陵章帝時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為校
書著詩賦頌誄詞連珠凡二十八篇後封明進侯
李恂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任為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能宣布德澤章帝嘉之拜兖州刺史清約謙下後
歸鄉里潛居山澤閻諸洛陽時歲飢公卿饋粮悉不受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從范升受梁丘易志善說經書
教授嘗百人京師語云說經鏗鏗楊子行官至左中郎
將
李育字元春武功人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知
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育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建元初馬廖又薦
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育
以公羊義傳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為通儒再遷尚

書令
趙壹隴西縣人體貌超羣恃才倨傲元和間舉至京師
名動一時士大夫想望其手釆未幾西還十辟公府皆
不就終于家所著有賦頌箴誄書論及雜論十六篇
李法南鄭人博通群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時舉賢良除
博士遷光祿大夫上疏言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忤旨免
官後徵拜諫議大夫正言直詞不改于舊終于南守
李郃南鄭人通五經善河洛風星為郡候史和帝遣二
使微行至蜀宿郃候舍郃問曰君來寧知二使何日發
耶二人怪之郃指星曰有一使之益部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究覽墳籍為太尉欲立清河王
為梁冀所害忠節為東漢清議首
楊寶華陰人性慈愛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
搏乃移置巾箱中採黃花食之積年之後與群雀俱來
哀鳴遶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一童子向寶再拜以白
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如此環矣後
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揚震寶之子少孤貧好學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
伯起安帝時鄧隲在位頗能通進賢士聞而辟之累遷
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
知我知何謂无知密愧而退及為太尉時宦官及上乳
母王聖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為百共構
之遂策收印綬飲酖而卒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
高丈餘至墓前俯仰流涕而去
楊秉震之子桓帝時以侍中尚書拜太尉每朝廷得失
盡忠規諫多見納用嘗歷豫荊徐兖四州刺史所至以
純白稱
揚賜字伯獻秉之子也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

約不荅州郡檄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五年復為
司空𡏖策曰故司空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
輔國以忠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文烈侯
梁鴻咸陽人有高節勢家欲爭娶之平陵縣孟光狀貌
醜而有力擇對不嫁年三十欲得賢如伯鸞者鴻聞而
娶之每具食舉按齊眉
劉寬字文饒華州人由司州内史遷東海太守又遷南
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行桓帝八年徵為尚書

令
黄武咸陽人少以經行著稱建寧中録尚書事士大夫
以武與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皇甫嵩平涼縣人規兄子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
志介好讀書習兵馬靈帝時為北地太守以破黄巾領
冀州牧拜太尉時好明將
魯恭字仲康咸陽人建安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時
郡國傷禾稼蝗獨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之三
異事上書以聞後官至司徒
馬超字孟起扶風人獻帝時有大志輔漢先主有功封

定西將軍
井丹字大春鄠縣人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
綸大春性高潔未嘗揖謁人隱居不仕當世高之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九歲能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時
為蘭臺令後除為郎典校秘書續成父班彪所著兩漢
書及東西二都賦與頌記若干卷傳于世
賈詡武威人今涼州衛少時人莫知惟閻忠異之謂其有良
平之奇察孝廉為郎歷平津都尉魏文帝即位以為太
尉卒謚敬侯
蘇則字文師武功人少以學行聞辟舉不就後為酒泉

太守聞魏代漢發喪悲哭董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之曰
此非佞人枕也文帝以獵失鹿怒收督吏將斬之則稽
首曰陛下欲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殺群吏臣敢以死
請帝曰卿直臣也遂赦之然以此見憚黄初四年左遷
東平相
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
侍中京兆尹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
之間幾不免于害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問曰公何瘦
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
為之愀然

楊脩字德祖彪子好學有俊才為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傅玄字休奕泥陽人今安化縣祖爕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舉孝廉不就舉秀才除郎中與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事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

及武帝為晉王以玄散騎常侍帝初即位納直言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治天下明其大義長其節氣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治以法術相御義心亡矣魏武好法術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綱維不攝政教不行亦亡秦之餘耳陛下宜開言路舉清脩有禮之臣追封清泉侯有子曰咸

杜預杜陵縣人畿孫博學武庫武帝時為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祐舉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作春秋左傳集解

摯虞長安人父模為魏太僕少卿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武帝時歷秘書監衛尉卿撰文帝誌四卷族姓昭穆十卷

皇甫謐嵩曾孫居貧躬稼穡帶經而農年四十始力學博綜典籍以著書為務時之書後得風痹猶手不釋卷魏晉累徵舉不就自號玄晏先生

朱冲南安人今鞏昌府少有志行鄰人失犢任冲犢以歸後得犢大慚以還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乃不復為暴咸寧中召補博士不應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索靖燉煌人累業官族善草書仕晉為尚書郎初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同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亡惟靖累官尚書郎後為遊擊將軍與賊戰被傷而卒

祁嘉酒泉人今肅州衛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西至燉煌依學官讀書貧無衣食為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門人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

宋纖燉煌人少有逸操隱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者三

千餘人時太守馬岌具儀衛造焉黻拒不見岌銘詩於
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為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卒年八十謚曰玄虛
先生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
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心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
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張茂時太守陰澹奇而
造其第焉竟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大儒真可
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老曰今四表
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

義實係儒賢

陰鏗武威人善五言詩為梁湘東法曹參軍嘗與賓友
宴飲以酒授行觴者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執爵
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後遇侯景亂被賊擒或救免之
乃前行觴者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博覽群書尤善筭術有王佐才周
文帝召為行臺郎中指陳帝王之道上下覺前席曰真
奇士也性儉素不事產業家无餘財以海內未平嘗以
天下為已任文帝亦推心委任

韋叡字懷文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南山
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
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
每携叡之姪視之如子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
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征
曰汝文章或小減聲聞當過之然幹家成功業皆莫汝
逮也後事武帝累以軍功進爵為侯普通元年遷侍中
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嚴

張湛字子玄一字仲然燉煌人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

河西著姓祖質仕凉為金城太守父顕有遠量武昭王
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曰吾之臧子源也位
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
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凉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
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
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俊才見稱西州每與余
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
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不虧浩長給其衣
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詩頌多箴規
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

悉燒之閉門卻埽慶皆絕以壽終
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觀察使摛謙孫晉纓故家天資英
邁博通經傳善古文辭與遺山紫陽獻陵鹿菴九山數
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閭
後嘗稱之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
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
日久數侵苦小民規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
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嘉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
共事憲相知公有經濟之才議欲為列有疾其文章名
世者沮之署為講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尋至蜀道

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
於世年七十七卒葬于義陽鄉別墅五世孫廉為蜀藩
大參
牛弘字顯仁鶉觚人有弟弼醉酒因射死弘駕車牛妻
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作脯要言至再弘曰已知
讀書不輟初為秘書監後為吏部尚書
蘇威綽之子也出封邳國公與高熲同心協贊平江南
作五教令民誦之子夔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奇策高文一時之傑周主謂曰勿
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隋

文帝時為荊州行兵總管上柱國大業中為尚書令

志獻

唐文靜字肇仁武功人倜儻有器略隋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嘆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英雄所資也吾二人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有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魏祖之徒與遂與秦王定計曰上南幸盜賊蜂起兵塡河洛誠能投大機會奮義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

尊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秦王笑曰君言正合我意於是卒起兵以文靜爲司馬竟平隋遂有天下

令狐德棻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是時大亂後經籍散亡祕書湮鈌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録不數年圖籍略備又建言脩周隋正史書成賜絹四百疋遷禮部侍郎監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會脩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粟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兼高宗王霸之問原以德刑例以興亡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封朝邑縣公寶誼常游太學受書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後與宋剛戰被擒帝聞

爲泣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遷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曰剛子協善纂襲歷具州都督封成紀侯謚曰威

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詔授記室識褚亮於囚虜中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兼修國史遷太傅因蚤事免官卒謚曰定

王珪字叔介郿縣人太宗時爲侍中與魏徵齊名

孫思邈華原人即今耀州通百家說尤善老子莊周洛

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年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
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
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唐太宗初召詣
京師年已老而視聽聰瞭帝嘆曰此有道者欲官之不
受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以師事
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霜雪張
爲虹霓天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
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隆

陷爲癰疽奔爲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
然五緯縮贏孛慧飛流其爲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
石立土踊是爲瘤贅山崩川陷是爲癰疽奔風暴雨是
謂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
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
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
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
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
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知
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
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
能濟也故養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
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
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
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
拘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卒年百
餘歲

李淳風岐州人幼爽秀通群書明步天曆算以將仕郎
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著法象書七篇上之

改太史令淳風占候吉凶若合符節然當世術家意有
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於不能測也撰麟德曆代戊寅
曆終於太史令

侯君集三水人以雄才稱從太宗征德有功平高昌刻
石記功而還封洛國公圖形凌煙閣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仕良子以負節行博學曉吏事永
徽三年進侍中褚遂良貶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
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帝不聽自表歸田里不報貶
振州卒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時有告

潛有異謀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即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命醫內腸褫桑紕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稱其誼神龍初葬母於南闕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太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朝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

忠以子承恩為廬州長史中和中撰其遠孫敬則為太子右諭德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吏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上謂曰先生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帝曰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賀帝曰漢欲廢嫡立廢故四人者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在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蚕衣耕食不交當世惟其韓法昭宗之問為方外友云

蘇良嗣武功人高宗時為周王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荆州長史後又遷文昌左相怒薛懷義偃蹇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後罷相仍知政事

趙武孟張掖人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讀書而傲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為右臺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子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蘇環字昌容武功人擢進士第歷朗歙二州刺史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環環叱其使曰吾忝州牧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神龍中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力毆鄭普思流儋州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封許國公
富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轉晉陽尉時新安吳少
微亦尉晉陽既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為太原主簿並負
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獨嘉謨少
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体豫修三教珠
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為左臺御史既而嘉謨死少
微方病聞之為慟亦卒
韓休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叔大敏鳳閣舍人休出長
安休舉賢良擢補闕玄宗朝拜黃門侍郎為人峭直遇
事輙諫或謂玄宗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曰朕雖

瘦天下肥矣官至太子少師
杜甫其先自襄陽徙河南父閑為奉天令遂居京兆杜
陵而生甫玄宗朝獻賦命待詔集賢院後轉檢校工部
員外郎甫博覽群書善為詩歌涵渾汪濊千態萬狀至
陳時事慮切精深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焉
李泌京兆人七歲知為文玄宗知嘗與張說觀奕召泌
賦方圓動靜泌應聲即對說賀得奇童因使與太子為
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圖事陪車轝兩京之復
泌謀居多功大官至宰相封鄴縣侯

蘇頲字廷碩瓌子幼敏悟一覽千言能覆誦第進士調
烏程尉遷監察御史又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
舍人時瓌同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
宗平內亂制詔皆頲所為其文章與張說齊名時號燕
許大手筆詔以為中書侍郎知制詔尋襲許國公開元
四年進同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
能推其長帝前敷奏璟有不及輙助成之故上皆納焉
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
獻可替否事至即斷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矣八年罷
為禮部尚書尋卒詔贈右丞相謚文憲

蘇源明初名預字弱夫武功人上文詞有名時以廣文
目之與陳子昂元結李杜以詩鳴第進士累遷太子諭
德出為東平太守詔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
病不受偽官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值禁中
禱祠窮日夜而史思明陷洛陽詔幸東京親征源明上
疏極諫帝嘉其切直尋罷東幸以秘書少監卒
李白隴西成紀人唐宗室性倜儻善詩歌才思飄逸天
寶初詔見金鑾殿論當世事詔供奉翰林玄宗愛其才
欲官之會高力士譖沮遂浮游四方寓情於詩酒
嚴挺之名浚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

調義興尉踰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進給事中帝嘗忠其言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僕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李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恨之益怨因言挺之年高有疾華閑官得自養帝恨叱久之乃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為文志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子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氏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illegible]

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殺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封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京兆人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於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大寶元年代牛僊客為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不協林甫以計去之

郭子儀華州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及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進中書令尋為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

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功居第一身係安危八子七壻皆顯官諸孫數十富貴壽考褒榮始終代宗呼為大臣德宗賜名尚父年八十五薨賜葬定陵諡曰忠武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為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慎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肅宗即位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

公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代宗詔就中書療治曰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疋布三百疋謚文貞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恒州刺史佑以蔭補濟南參軍德憲兩朝拜司空進司徒封岐國公佑嗜學撰通典二百篇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忤人皆愛重之精於吏職為治不皎察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佑相出為昭應令遷太

僕卿至穆宗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嘗藥方羞膳及死期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

權德輿秦州略陽人少以文章稱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累遷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德輿積思經術無不貫綜雖動無外飾而醞藉風流自然可慕子璩舉進士歷鄭州御史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貞元中擢進士拔萃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為翰林學士遷右拾遺後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為馮翊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五卒贈尚書右僕射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百試不差九歲諳識聲律其工於文章蓋天稟然

柳公綽字寬饒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賢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遷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舞法法亡誅舞文者累官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建長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尤邃元和初擢進士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服澣濯之衣此末節耳與日周墀論事與

同對不阿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咸通中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志獻

任圜三原人為人明敏善辯見者愛其容止乃聞其議論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嗣昭畫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後以功陞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終於太子少保

秦族洛川人其祖白父觀並有志行聞於閭里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相友愛其母歿哭泣無時惟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感嘆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後周文帝詔旌表其門

陶穀字秀實新平人世宗時為翰林學士宋太祖受禪穀為草詔出諸懷中建隆中為翰林承旨

雷德驤郃陽人開寶中登進士第初判大理寺見帝言趙普擅增刑名帝怒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後官至工部侍郎贈太師

楊礪鄠縣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使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嚴猛蜀冊稜令礪建隆元年舉進士第一仕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有文集二十卷

种放字明逸長安人其先洛陽人沉默好學父詡李與母俱隱於長安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為草廬僅蔽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糗糧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後幅巾短

褐負琴携壺泝長流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返連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至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註篆書及嗣禹説表孟子上下篇太乙祠録人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述其志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所在時存問

趙瞻字大觀盩厔人登慶歷六年進士以著作郎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以秘書省丞知永昌縣縣六堰以均灌溉而絕水訟民比之召杜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疏請攬威柄愼賞罰廣聰明而入積弊帝嘉納稱善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章七上力請追還上從之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章十上論稱親非是上嘉允之由是名重天下神宗熙寧三年入為開封判官帝問曰卿為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對曰青苗法唐行季世擾擾中于民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之計愛百姓誠不便也七年詔延患錢重欲罷交子以權之命瞻制置以謂交子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空券是罔

民也元豐中河決小吳北京李海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奏勞民傷財莫此為甚議者又謂河乃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虜寇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彰戎狄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虜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窺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殲之邊臣亟請用師瞻曰不可禦戎狄以仁信為本朝廷既辭命之矣役雖失衆心而無王畧之非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遂乃止瞻寛仁愛人惟恐傷之色溫而氣和

人望之則知其爲長者也官累仕至中大夫同樞密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公

胡順之臨涇人舉進士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順之械送州置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獨不拜常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仁宗嘉其忠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范仲淹愛其才

張昪子杲卿韓城人宋仁宗時拜樞密使論張堯佐楊懷敏辯石介未死之誣罷劉沆使虜言弟先面凡位西

府與韓琦協心建儲忠信謹儉不受干謁分祿九族英宗時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昪忠清直不可干以私退居者十有餘年終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與游師雄同學于張載乃後昞又卒業於二程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楊冲遠南鄭人宋魏公張浚試吏興元理掾往別鄉先生楊用中貝公嘗往來梁洋其人士有與子遊者乎楊曰興元楊冲遠可以爲師洋州雍退翁可以爲友公至興元遂與二人爲師友雍冲字退翁方元祐大臣[illegible]政事二人居太學上書數其罪乞誅之有旨移興元府自訟

游師雄武功人字景叔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順德判官與鄜延諸將計議邊事賴以無患元祐初爲議棄四砦事邊軍器監丞夏人謀分據熙河師雄與劉順卿制之之策已而皆大捷斬獲幾四千人虜鬼章及其大首領九人遷陝西轉運判官有功拜衛尉少卿上數訪邊方利病師雄具慶歷以來邊臣施制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

策上之出知河中進直龍圖閣知秦州詔諜夏人復邊志在築城守禦自復洮州之後于闐等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師雄慷慨豪邁少有文學事横渠盛得其奧及被委用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究才爲恨第師韓亦以英俊知名子竑靖竑竦皆舉進士傳其家

韓世忠延安人目瞻如電鷙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諡忠武爲中興名將

張載字子厚號横渠先世大梁後寓鳳翔之郿縣遂為郿縣人少孤多學喜志武功以書謁范仲淹淹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納之又訪老釋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所可師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學之妙煥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岩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教戒之意神宗

初即位欲得才哲之士謀政呂公著以載有古學薦之帝召見問之對曰為政法三代帝悅之擢為崇文校書與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仰學之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儒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安命樂天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井田毀敀為治道必由是來撰成圖籍若可推行既感疾一日命內外洒掃齋居實然若忽久之客至問答交語未終而沒范育表其墓曰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又曰性淳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呂大臨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横渠卒乃東見二程而

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學博士正字與叔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伊川云與叔守横渠說甚固每横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令拘迫拘迫則難也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范祖禹嘗薦其脩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終

呂大忠字晉伯居長大臨兄　也嘗為秦帥有馬涓巨狀元及第為秦州僉判初呼狀　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

撫河東陝西辟機宜轉候官守以元公亮薦涇陽皆不赴後丁父憂服除閒居大臣薦為總[illegible]教以仲兄大防知紹興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改宣義郎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二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居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心所趨蓋亦未見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澈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猶是寂寥無有和者和叔一先生為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盾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張先生之學大抵以

誠明為本禮樂為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所以進焉和叔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嗜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冀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為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方謀議喪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即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婚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燦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和叔少時持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遂棄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煥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又愛講明井田兵制以

學校之法燦然有[illegible]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朱子特取西銘為一書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張戩字天祺橫渠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怒不見於容利不道於口處人溫厚久而益[illegible]道人之善而不揚其惡盡己之德而不事無益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鷄鳴而起勉勉矯矯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自[illegible]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

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故雖橫渠猶議其德性之美以孔門子夏之倡稱之登進士第調陝閿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為御史裏行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以君心進有德謂及經正本當自朝廷始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

呂大鈞字和叔藍田人先世汲郡人今為京兆中嘉祐二年進士乙酉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傳務改知[illegible]州三原縣以諫議授果州[illegible]知綿州告老不行韓絳宣

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
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上蔡作
秦教爲程氏之學曾伯每屈車騎同馬過之則上蔡爲
講論語曾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
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按牘委馬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
學不可後爲政治民豈可不知馬自爲得師後立朝爲
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朱子曰與叔之文
典實說得好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程子稱其深潛縝
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某若只以與叔之
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與叔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

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
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
不成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朱子所稱如此兄弟四人
皆爲一時之賢者世無不高之
呂大防字微仲居次哲宗元祐三年特授呂大防爲大
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楊天德字君美高陵人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
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官至轉運司支度判
官公自讀書至于入仕晚歲風節矯矯不變勤於脩職

黎民生死皆被其澤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
好之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
後知吾道之傳有在也埋沿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
昏又能規循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自樂及有疾
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
矣年七十有九卒其詳見魯齋許衡墓誌銘
楊奐字煥然乾州人母有休夢已而生之天性最孝早
喪母其哀毀如成人及長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
儒自期待隱居傳道抵郿縣鄉增門生百餘人稱紫陽
閣號紫陽先生耶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

簡易有還山集傳于世
蕭㪺字維斗其先北海人仕秦中遂爲奉元人㪺性至
孝自爲兒時穎悟不凡稍長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
引退讀書終南山每三十年製一葦衣由身半以下及
卧轍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及群書天文地理律
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
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
釵道旁疑㪺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㪺令隨
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鄉人有自
城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失去

世祖子分藩在秦辟𣂏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
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
汲水灌園從史不知其爲𣂏也使飲其馬𣂏應之不拒
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𣂏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
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以獻
朝廷時尚酒故也時以病力請去職問其故則曰在禮
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
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
貞敏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其爲

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
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
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韓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
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則曰
人不學自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
尤據理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
秦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至京疾
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張䇓字仲擧陵州人少負才倜儻豪放不羈因父憂其六不
以家業爲意翻易圖譜之後讀書晝夜不輟學道德性命
于李存得詩音于仇遠名播一時維揚學者多從之至
元末傅岩薦之召爲國子助教既退復起爲翰林國史
院編修累官翰林承旨孛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令翕
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翕挺然不從
或勸之翕曰臂可斷筆不可操也官終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律詩樂府
僅存文集死節死事之人爲忠義録之書識者韙之
楊恭懿字元甫官陵人力學强記無不讀尤深于易
春秋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世祖至元七年與

許衡同被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
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承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
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又詢其
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恭懿與學士單徒公
履定科舉之法又詔與郭守敬等定歷数之儀授集賢
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
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
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楊寅字敬伯恭懿之子生而穎悟常讀書一覽成誦比
長盡通六經百氏之學性至孝友兼善治生未嘗以匱

之遺親憂嘗為盩厔尹有善政以文康公喪去任哀毀
骨立服闋由韓城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有裨治切
時之語未幾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申前議入拜監
察御史上陳江淮河濡之田為豪強占耕者衆宜按祖
徵租大德丙午出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丁內艱
起僉山東東西道所至伸枉黜濫風紀振揚至治癸亥
遷西蜀四川道憲使進階朝請大夫泰定乙丑朝廷珍
念老成遂有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之命其在成均講明
教誘終日忘倦卒年七十三詳編修趙晉所撰神道碑
子四人僖偉侁仔僖至伏羌縣尹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為奉元人
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
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
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貫鄉校至元
中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
不仁宗踐祚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
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
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
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
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

之道明年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
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
利于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毋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
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
追遂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形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
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
何以償為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
庵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
士論稱之曰蕭𣂏同恕自京師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

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
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
有榘庵集二十卷
余闕武威人徙廬州少喪父授徒以養母元統初賜進
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歷翰林修撰待制至正中盜起
以闕為都元帥府僉事分兵守安慶俄陞都元帥論保
障功拜淮南行省參政仍守安慶群盜四集以孤軍血
戰城陷自刎妻子皆赴井死
馬祖常狄道人正卿之曾孫父潤同知漳州路家于光
州祖常七歲知學仁宗延祐初廷試第二授應奉翰林

文字累官御史中丞卒贈魏郡公謚文正祖常立朝參
所建明工文章務去陳腐自成一家言詩尤圜密清麗
有文集文宗中原碩儒惟祖常云弟祖孝亦登進士
董立字植夫號壬峯先生咸寧人以明經中經元會試
以疾還遂隱教授不求聞達三十餘年中書右丞相賀
太平以隱逸同完者圖執禮哈琅張樞薦天子頒敕加
禮幣遣使徵入拜翰林脩撰宣文閣授經郎輔導儲副
轉內臺監察御史遷國子丞進司業以績著陜淮西道
僉事歷河東陜西漢中道廉訪副使復以儲君缺人輔導
仍徵為左春坊左賛善不久進禮部侍郎兼詳定使遷

治書侍御史再遷陜西行御史臺侍御史得推恩誥贈
祖考用威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
妣太夫人考思温中奉大夫集賢殿大讀學士護軍隴
西郡公妣太夫人故妻封淑人立進正治上卿後以疾
卒于位朝廷輟遣奠營葬進御史中丞謚文貞
趙晉字孟暘蒲城人居于賢相鄉元末登進士學問該
博為關中學者所宗　國朝洪武初徵為太子文學
十一年賜安車還鄉
程瑁字君用涇陽人隱居不仕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
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遠近從學者百餘人

循循然樂從不倦嘗誠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
聖賢皆以驕矜為戒況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
著述有遼史一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
傳于世

雍大記卷之二十九

志獻

國朝張紞字昭季號鷄巷先生富平人洪武壬子鄉貢
任雲南左叅政尋陞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令條
祀鄉賢祠府宇上下典式公用程式皆所規定民夷孚安
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以治能為天下第一擢吏部尚書
洪武三十五年靖難師入金川門自縊於吏部後堂
李昶字文煒涇陽人自少敦重孝友刻志向學領洪武
丙子鄉薦歷官至戶部尚書凡儲畜貢輸戶稅增損登
帛出納皆詢度規畫有法所得不少留頒施姻族比卒
家無餘貲一統志稱其和平謹恪勤職不僻廉介之節
始終不渝
景清眞寧人輩除年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　太宗
文皇帝靖難師入南都死之其事與方孝孺同
康汝楫字濟川武功人洪武初舉明經為縣學訓導
太祖皇帝選天下文學知名之士教　太子諸王乃
以訓導為燕王相叅錄其國事洪武末出為安岳知
縣靖難後　太宗皇帝徵赴行在拜刑部左侍郎留
北京輔　皇太子凡城守備治事皆聽便宜行之汝
楫前太勳德　上將封以爵仍固辭不拜比卒又上
表乞勿賜贈謚　上竟皆允之洪熙元年始贈工部
尚書子爵累遷南京太常寺卿爵子　天順初有詔起
尚書孫應祀者受布政司知事建子鏞以才名任為平
陽府知事有子曰治弘治壬戌狀元官翰林院脩撰
馬京字子高少學於康尚書以文學知名洪武十三年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永樂初拜刑部右侍郎未幾
卒　仁宗皇帝贈少傅禮部尚書謚文簡京為人方
正有才思立朝多所建明　上嘉納之然取之囹圄
之中而卒於效用之始故其美大莫究時論惜焉
徐奇字良玉寧夏人永樂乙未進士以平安南功拜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卒贈太保謚貞襄
楊昺字宗器咸寧人宣德乙卯領鄉薦第一正統己未
試禮部復第一廷試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脩己巳北
虜犯順命慎選諸司有治才者鎮守要地改監察御史
分巡兗州[illegible]　癸事王復舊職陞侍講兼左春坊左
中允尋以十　理超陞戶部右侍郎陞尚書止增科
之擾累陳　病進兼太子少保疏乞休始允仍月
給米二石　四名應用大臣致仕恩典若是者自
昺始追贈　保謚莊敏賜祭命官營葬子時暢字
知休成化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

戊申　詔脩　憲廟實錄陞脩撰尋充經筵講官
今上在儲宮有言選正人以端國本者薦侍講讀改春
方右賛善進左諭德以脩大明會典成遷侍講學士尋
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學士脩孝廟實錄以疾卒於官
上追念舊勞　命官致祭營葬給驛歸其喪
王竑字公度河州衛人負氣節慨然以經濟自任中正
統己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忠義奮激彈劾無所回避
景皇帝監國時竑抗疏廷劾有黨奸者從旁叱起竑肆
首曰此姦正當除去者　監國退竑與衆共擊死之
虜逼都城人情洶懼竑督兵拒守多方制禦而中外始

安景泰間巡撫徐淮諸郡值歲大飢流離死亡者不可
勝計竑賑濟所全活數萬人因上言謹天戒當以進君
子退小人爲先又上疏陳致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
斥權貴權貴人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爲竑慮者
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竑曰
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怵
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爲也其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如此
天順辛巳虜寇莊浪起竑經略西事夷狄聞之震懾而
邊鄙遂寧後陞兵部尚書　欲召賢才屏棄奸邪經邦要
務次第舉行之當時翕然　有太平之治竑之所居多論

者以竑爲社稷之臣可方汲黯　韓琦焉號戇菴後更休
菴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三原人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歷知府布政使皆有聲績成化初
巡撫河南蝗生境內請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
特旨命之巡撫雲南鎮守以珍禽進貢遠方多所擾害
悉具疏劾罷後詔爲南直隸巡撫賑貧理寃全活萬計
時僧李曉錦衣千戶王臣撥置中使暴於江南恕連狀
其害咸伏誅歷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弘治初言官薦其
可任輔導起爲吏部尚書選法公嚴請託不行　上

每嘉賞之恕自委質以來遇事無隱時中貴人怙寵毒
民無所不至中傷臺諫中外諱言恕以身任天下之重
累抗論疏皆關社稷至訐直指權奸而不忌力救正直
而無阿當時倚毘之然忠直敢先發以故內有搆陷之
者癸丑以老乞休許之歸捐俸皆營弘道書院與里中
士子講究經史由是成就者甚衆　今上即位恕年
九十乃進階太師遣人行賫　敕存問饋羊醴幣楮
增食米人夫以優禮之後二年卒諡端毅所著有介菴
奏議石渠意見玩物意見各若干卷傳於世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即知由正學

布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卯知
山東福山縣脩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講誦敷
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翕然丕變海邦
島嶼渢渢乎絃誦之風焉既四載陞萊州知府壤接福
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識郡縣及學正屬賦詩戒
諭勉振事用未期萊人大化以憂去服闋除南陽屬吏
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病近世以讀書媒利
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倡鳴周程張朱與古人
爲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
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

爲治童蒙及其良心未鑿刱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
經論語崇正辨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
於書肆收儲五經性理大全刱刊二程全書俟盈科者
給授百姓習聞薰液純實同性禮讓同俗適世而風猶
存又刱節義祠取列女傳論祀有差自是毋儀婦道閨
閫可觀其爲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
思措規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
力莫折而抑強豪去貪剝察民隱迸巫尼踪究獄謹慮
藏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
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惠澤究　下以直道不能取悅於

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舍去
於家郡人聞訃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書院之
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又別立廟
以祀有容思集栢軒語録行於世蓋其學本河東薛文
清公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議
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
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而不知有桑間濮上
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肇脩人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
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王道以廉耻忠信爲四海
九州之宗以文章禮樂爲一邑兩郡之教柴昇著祠堂

碑彭澤著墓碑年譜張景純著行實其詳可攷有子曰
昊翰林檢討
姚顯字微之咸陽人領正統甲子鄉薦博業成均時三
上封章大畧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言甚切直
大名者天下太興龍寺者　朝廷習朝儀之所外樹
大樓題扁曰天下第一叢林以顯奏毀除人益仰重擢
言職爲不利己者黜之出守齊東民愛之如父母歌曰
清似水明似鏡齊東之人何其幸轉武城民亦愛之歌
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律己治人同一家風後丁内外
艱俱廬墓側以教鄉社　寸第尋陞太僕丞顯爲人剛方

正直光明磊落其制行一以聖賢爲法人與之接邪僻
自爲之消比卒世士林咸痛惜焉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天順壬午鄉試爲人孝友
剛介慱學善教名宦出於其門者甚多變省城士夫不
作浮屠事自公始後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
勤群奸無所售有富豪家脫役四十載公始發之
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居止端嚴動稱古道成化間應
貢爲國學生值內外艱皆跣行奔葬尺雪不避毋嗜韭
終身不復食除應州守勸耕桑貧者給以牛種積粟蔬
至數萬凶年民免於死以崇學校官至金華同知致仕

所著有思菴野錄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濵
湖湖漲淹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至今賴之曰雍公
堤吳民有妻亡者妻父訟其夫殺吾女兩月匿尸湖
中公責訊夫夫曰妻逃兩月跡求無效妻父脅財始
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及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
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假刃以白
賂耳一摘而信居吳多善政巡撫都御史薦於朝甲午
擢爲御史僱令行皆饋棧船餽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
傷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巡鹽

兩淮淮鹽丁貧而綵者幾二千人比職滿俱與完室歷
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
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爲都
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將奏之
李跪堂前乞受責以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
大擊之三軍股慄後李譖於特相暨言官遂以擅辱將
官劾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丁卯給事中潘
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起爲左副都
御史董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
用事以泰鄉里人欲親用之泰不賂而忤其意遂斥去

之而所嘗薦泰者皆獲罪累自是復居韋曲日焚香讀
書與鄉人論稽事凡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
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恭是恭非幸無爲雍某屈法年
八十卒所著奏議稿五卷正誼菴詩六卷皆其忘焉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登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居
官有爲執法平恕閭人思之成化中爲刑部郎中
朝廷有大獄擇公正官鞫之僉推公初往眞定再往大
同曲直允合　上心弘治初元上疏論時政多所
允俞有子曰邦奇邦靖俱進士邦奇官僉事邦靖官員
外郎

范鏞字鳴遠華昌衛人登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雲南
禁[illegible]場均吏俸氷蘗之操著聞遠近以忤時謫官參議
李崙字世贍臨潼人幼篤實莊重雖祁寒盛暑手不釋
卷成化己丑進士爲廬州府知府清慎自持不燃官燭
鋤強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公遍歷所屬加意安
集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借貫始發倉廪賑濟全
活者甚重所屬起解馬疋令輸派解馬七戶貧之民困
始蘇戶口鹽鈔存留今原解價以三之二給官軍一克
府庫君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死創立浮橋以
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至八年方易陞河南左參
政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
與同年遺之木使屋焉不受比卒貧不克葬其後夫人
郝氏不能遣日守臣奏　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
身

宋玉字廷珎高陵人性好學手不釋卷五經要義多所
自得幼孤且誦且樵以養母正統間鄉舉任雙流學訓
導誨生徒若子弟各達其材行以賢能取赴部時當權
者以不來請求改潘府教授王尊敬如師動止語默必
稟而後行比致仕不入城市惟教授鄉間子弟從遊者
甚衆治喪不用浮屠鄉里化之及卒終不依陰陽絕穴

而易之鄉人至今稱曰宋玉爲善云脩撰呂柟曰柟未
逮事嘗聞諸長老云他勿論即臨死不易絕穴與古易
簀奚異哉

馬貴字尚賓三原人幼聰穎以草芸書地學書博通經
史遂於周易及我大戴小戴中庸父疾嘗割股[illegible]以
進比卒廬於墓側求樂　詔求賢良有司以應
詔不就隱居教授遠近士多從之有靖川語錄及中庸
講議行世子江字文淵博學好古不殖家聲事親曰細
中禮隱居教授先後弟子數以千計[illegible]邪伯州牧多出其
門脩撰呂柟謂其得君子之道有九焉有子曰理正德
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

呂溥字公溥高陵人爲人質直無矯行孚於鄉黨平生
救死者五六人又多解紛難事故墨劉李等數姓世感
德焉敬神忠君愛民之意雖飲食間未嘗或忘主事馬
理曰溥不言而躬行者也有子曰柟正德戊辰狀元官
翰林脩撰

張杲字世宏三原人幼沉重篤於孝友先世業醫杲深
究素難醫道益精父仲遠病革杲祝天願減壽一紀以
壽父父思鳩肉猝無鳩杲稽首籲天有鳩至執而烹之
以進病愈未幾仲遠復患風痺杲同寢處者十二年飲

食寒燠曲爲調攝仲遠竟不起計其歲實符所祝人日其庄曰孝庄子晄官至按察使孫原給事中

周檜字廷芳蘭州人年三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及格物致知章奮然感動見於容思段先生先生局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途方廷芳遂殫力於學究通五經理識洞朗信篤力行言發不妄功名存省造入眞純見者稱曰濂洛關閩之君子也而長安李在中忆敬信之恭順侯吳瑾鎭於陜嘗延教其子廷芳執不枉教之義累請不赴後移居於秦州之小泉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容思先生嘗過訪其廬而時論延芳於

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横渠之於范仲淹其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老以火災遊四方訪求弗遇卒於行旅今四十年餘成紀風化猶其餘韻云

何景明曰雍人物前後不可勝志志其文行功名尤著者其所未知者闕之以俟

雍大記卷之三十

志貫

天文地理垂象流形聖哲作述維言行遠藝林詞囿鉅工宗匠炳道煥章飭物耀德微筆遺篇片言緒論藏之縉紳逸在山澤碑板未滅载籍可徵作志貫

漢高祖入關告諭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

耳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可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勝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

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東方朔對武帝化民有道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上顏色直言切諫上常從之按武帝嘗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將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昏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當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生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楊雄甘泉賦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

亂鍚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
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
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
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
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
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
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凰
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
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
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

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
馺遺風淩高衍之崈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
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兢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
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
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
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
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
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
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昡亂據軨軒

而周流兮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
瞵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
燎爥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乙之威
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㧰北極之嶟嶟列宿乃施於上榮
兮日月纔經於柍振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
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于東厓兮
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
殿崔巍兮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

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
嵔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
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
眇遠亡國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披桂椒而鬱栘
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
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惟
弸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
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廼搜
述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
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
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
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從從而扶轄
兮鸞鳳紛其御蕤梁弱水之潺湲兮躡不周之逶迤想
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
其清盧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
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皐搖泰壹
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
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𩰫秬鬯泔淡肸蠁豐融
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
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
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
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
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
丘隆隱天兮登降峛施單埢垣兮增宮㠁差駢嵯峨兮
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

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迉兮輝光
炫燿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雄長楊賦曰子墨客卿問于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
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
羅千乘于林莽列萬騎于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
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
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
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
未覩其二見其外未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
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
有强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
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崐崘提劍而叱之
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
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
爲萬姓請命乎皇天乃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規億

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建至聖文隨風乘
流方垂意于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
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而不御抑止絲竹
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耿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
也其後熏鬻作寇東夷横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
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
命漂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
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
王庭毆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

莽刊山石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
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
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
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仁
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躧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
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
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
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
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
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

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
又恐後代迷于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
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
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
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
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
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
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
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
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太山之高延

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
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
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
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卿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
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班彪北征賦曰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灾舊室
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絶迹
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
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披何生之優渥我獨惟此
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
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
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
茲逐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涉長路之綿綿兮
遂紆回以摎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釋余
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
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
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
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

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
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
以婆娑憫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
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
曩秦之所圖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
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邕邕以群翔兮鵾鷄
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撫長劒而慨
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

何陰曀之不暘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
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
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
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按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更始時
避亂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此北征賦云
張衡西京賦曰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
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
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
處瘠土則勞此牽乎地者也慘則尠于驩勞則偏于惠

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
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
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
而約政之興衰恒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
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
左有崤函重險挑李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
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
汧雍陳寶鳴鷄在焉于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
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欲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
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

於近其遠則九嵕山甘泉涸陰沍寒日北出而含凍此焉
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惟地之奧區神皋昔
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
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
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
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
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
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
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
裁于八都豈啓度于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

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于未央表嶢闕于閶闔疏
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
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
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棍
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山崿鱗眴棧
齴山巉山嶮襄岸夷塗脩路陵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
帝居陽曜陰藏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
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
嵯峩山嶫嶪罔失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
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

用朝群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
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蘭臺金馬
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
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鍛
懸猷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
鳳凰鴛鸞群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
舍釆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
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
侈靡踰乎至尊于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

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後宮
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
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
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
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規往昔之遺館獲林光
于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于迎風
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于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
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辦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
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
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

之制事兼未央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
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
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
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時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
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于中宸集重
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
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競非
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駁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
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轍
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

結四方靳櫟輻輕騖容于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閈
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㝮窱以徑廷
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
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
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
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仙峩峩列瀛洲與
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嶄巖以喦齬長
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
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
信庶欒大之貞固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

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
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
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途夷庭方
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
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
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
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
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
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
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

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
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迹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群
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
虎如貙睚眦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
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
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
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
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圻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
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
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

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群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芄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皐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鳥則鷫鸘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近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㩧爆矢不虛捨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拯白日未及移

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威懾兕虎莫之敢伉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鬤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指㨖落突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于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

日觀窮遷延邪睨從容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會
舉踏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
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
既釂鳴鏑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鼓皇恩溥
洪德施徒御說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
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
鴻挂白鵠聯飛龍礚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為
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
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
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

牛瀆虞是濫何有春秋攝濟漸搜川瀆布九罭設罜䍡
攙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斂效獲麑麇摎
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蚳蝝
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
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
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
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
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
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
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

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
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
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
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
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
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
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
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侲僮程材
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
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

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
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
龍之變化章皇后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
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
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
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此豸紛縱體而
迅赴若驚鶴之群罷振朱屣于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
紹脩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
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
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

唐詩他人是踰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既亡而又係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子有虞主閼尹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求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强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于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偶之能睹此何與于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師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皇帝奄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根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與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

潘岳西征賦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嘆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李之直道從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

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乃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寄位僩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遺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既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皋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中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考中土於斯

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縣平失
道而東遷嘆三國而是祐豈特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
懋墜闓北之两門感虢鄭之納惠詡子頹之樂禍尤關
西之效戾重載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覽壁川以止
踣晉演義以獻說悲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卑俾疾
朝之構逆歷两王而干位踰十葉以逮赧卯分析而爲
二竟横噬于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美
名之在兹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
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愁眄山
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

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卒宗
滅而身屠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忝虎狼之疆
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耻東
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厚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寫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
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玄之忿悁雖改日而易
歲無等級以寄言嘗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
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
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登崤坂之威夷仰崇
嶺之嵯峨阜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

敗豢墨縗以授戈貿隻輪之不反率三帥以濟河值唐
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
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伯其有以降甶觳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德不
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我徂安陽言涉陝郛行乎
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兹土之舊也固乃
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敗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絛劫宮
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遷恩於征役顧請旋於霍

汜既獲許而中暢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
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守於餘刃洞胷腋以流
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攀枎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
中而掬指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
披都偶國而禍結藏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蹶宛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
帶迹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遯
逃以奔竄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
栖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
葉而拓畿縣以濃而遠關厥崇墉之開敞甘微行以遊

盤長傲脣於栢谷妻覩貌而獻飧疇匹婦其已泰胡厥
夫之繆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
變峻徒御以誅嘗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
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乎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誣
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
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
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發
閿鄉而警策愬黃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
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
聞之於孔公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

霆震泰義亂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砰
揚桴以振塵繣瓦解而氷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
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
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湧面終南而背
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乙巃嵸吐清風之
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
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
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
區此西濵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

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
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
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為履犬戎之侵地疚幽后之詭惑
舉偽烽以沮衆溷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
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
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
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羅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
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
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

逮率土且不遺而況於鄰里乎況於鄉士乎於斯時也
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杜易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
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門
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受劍以約莊擠白刃
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
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
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罥組於軹塗
投素車而肉袒疏餞於東都是樞位之盛滿金墉贊其
萬雉峻崤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都
中雜遝戶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

即新舘而莅職勵疲鈍以臨朝昜自强而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焕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神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鷩雉雊於臺陂狐兎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鍾頓於毁廟乘風廢而弗懸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懷夫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

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軍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燿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

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弗悟曲陽僭於白虎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游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劒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亡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按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顔率軍禮以長揖輕棘灞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鄠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末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坡坨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領良

人以自輔謂斯忠而戮賢爵諂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
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
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
脯死鹿化以為馬假讒逆以天攜鉗衆口而寄坐以在
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頊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
可徙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
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
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意
下也感市閭之敢并歎戶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
百身以納贖豈生畜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塋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忠夫人之政術實矜時之良者為
明法以糧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
蕭傳遊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智中豁其洞開群
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祭臨捺坎而
累抃歩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聞誦惠聲之寂寞余
愛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讒而
矜譴隕吾嗣於局下盖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構亂黜
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然沮善而勸惡哉孝元於
渭塋埶奄尹以明賊褒夫君之行善廢園邑以崇儉過
延門而貫誠忠何辜而為戮階杜稷之王肇俾幽死而

莫鞠怵淦嬖之凶忍勦皇統之乃青張舅氏之姦漸貽
漢宗以傾覆刺哀王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
承羞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
厥父之纂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鶩橫橋而旋軫歷
廠邑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
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
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污而為沼豈斯
宇之獨隳由為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
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忍不

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
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
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毋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
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高望之陽漫體川陸之
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
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
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
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
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波

澹淡滺瀇濟䴔鶄波唼喋菱茨華蓮爛于渌沼青蒲蔚乎翠
瀲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
要於後福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賠乎原陸在皇代
而物土攸毀之而又復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
同整檝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鯀夫有室愁民以樂從
覿其皷枻迴輪灑釣設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織經連
白鳴根厲響暈貫鰓罗尾掣三牽两於是弛青鯤于網鉅
鮮赤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雍人縷切鸞刀若
飛應刃落殂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
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回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豐鄗如飢如渴心翹
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
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鎬仍京其室庶人子來
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
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媿而
訟息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
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混淆惰農奸利不昬作勞盜邇獫
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
替洑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惟智弗能理明

原缺

志貴

唐賈至臨潼旌儒碑　曰觀象考曆本乎元辯方正位稽
乎極體元御極先乎教敷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
新興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
儒黨懷書捧檄鱗集麕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代
之殊術無辜務身有道併命冤骸積于坑谷流血淬於
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記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
宮發集靈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塹
猶在憮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僵死千載遊

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帛有數以時享祀因祀
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消散於戲秦皇帝以神
武邁古併吞六國歸天下以一籌剪群雄如殺草建官
羅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知若此之盛
也夫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守武以權勝秦皇知
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
儒遵六經之謨訓用先代之文質則黃虞盛矣湯武弘
業之不若也觀坑焚之意乃欲盖先王能事竊作者鴻
名鼓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秦之所
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

道德乖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昔過譏陛下亦
則刻法峭刑賊雪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
播棄墳典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
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
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
比干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綿上田則志過之名
立矣漢高護信陵塚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教
廟食衆賢上以存天地之經次以興顛覆之鑒下以絕
厲災之眚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鄙臣不敏敢作頌曰於
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六經為代典墓降及夫子三千

其徒再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定生暴
秦反道敗德竊害攘矣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
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坑猶存草樹無顏愁
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寃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憫然
頹塹悲斧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群哲享祀無主爰
隆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僎時以時幽幽廟門肅肅
靈儀淇漠求食當無餒而粤自漢初迄於隋開亦有令
上尊儒尚訓闕典周宗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
我后睿哲聰明文思敷弘大猷咸秩神祗鬼無嫉災人
不癘疵俾爾蒼生福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韓愈記藍田縣丞廳壁曰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
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
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
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
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
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彥數慢必曰
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
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
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
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
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
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
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柳子厚撰盩厔終南山祠記曰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
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於終南申命
京兆尹韓府君皐祗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
宜有加飾遂盩厔令裴昀虔誠聖謨創制祠堂乃徵上

工木工石工備興然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瓴
甓築垣墉愜度窅制立三簷六楹既興工云雲觸石濡
澤周被植物擢戊期于豊登神道感而降靈人心欽而
致和嘉氣充溢抃蹈林野于是邑令僚吏至於耆徒黃
髮耆艾野夫販夫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
奠方域産財用興雲雨考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
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
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于關是能作固以
屏王室其物産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瑯玕夏書載焉
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祝化荒爲穰

易沴爲和厥功彰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
非我后敬神案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
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
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
東向蹈舞抃手稽首頌頌帝力宜宣神德求著絲古詞
曰皇帝哲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飭禳祈粢雩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祀位卑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故瘦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雋求
行陰陽化向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舞而歌以樂其
生魂魄靈山興利産財作固鎬京擁其寵休眷佑於人

永宅厥靈爰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
心勤禮遺物純精邑吏耆夫鮐背鯢齒願書表經宣頌
德聖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掷子學撰重屋太白山祠記曰雍州西南界於梁其山
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
人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咸
若有荅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惕懼分
命禱祀至於此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於甸
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弘捨宇階序之嚴
三倍其初覆日大雨黍稷用豐野人歡謠欽聖信神顯

垂頌聲刻在金石碑陰文曰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
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賀君公之命督就祠宇
旋事謹慎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
示嘉獎主者推厚乃刻茲石立於西序右階之下肆列
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於人撫字思
厚柔仁博愛之道浹於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
行於强禦獄訟不私於上責罪不及於下農事勸課厚
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舍平易道路政
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歎擁其理爲甸服
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歆而寧宜爲碑之派教允合於上

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李庚咸陽西都賦曰洛汭先生客於上京問里人以秦
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乎哉秦址薪矣漢址蕪
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先生曰噫
不識藐然沉慉歲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源說
恭承玉音里人曰昔者帝乖唐虞命隋先基乃假隋權
是為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秦秦弊平蕪耕餘文
驅煬迎卒於侑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
禮壇新都之門闢殿乾宮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
弼炎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衣既脫瑞氣洋溢

謳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乙乃會漢酺發周賚謚萬
類淳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搆閣圖
形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縉紳其制度也
擁乾休正坤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
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址以十二基張府寺局以百吏
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分度儼靈臺而四
列蔽陰宮以北尸建倍賚於前王總綱維於御史端國
儀朝實周祭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
出東榮月沉西軒倚九嵕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
擬逈鳳門五開煙籠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晨延

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隅南接以重離繇乎少陽是為
二宮複道遂廊西則月華重啓銀臺內向中書在焉密
用宰相官者别省延緣右藏建子亭於屏外設蘭錡於
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
勳肅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乃下鵷鶴先聞
千官就日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
則國子招徒疏館開軒左立太學前惇廣文膳豐中厨
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秘書典籍品命校郎横
閣三重閫正鉛黄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縱横交錯發
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誤

誥鴉動鸞飛振玉鎗金殷廟羞珈璉之器楚材産杞梓
之林巳而爕和陰陽經緯天地採摭軒昊牢籠虞夏闢
孔子之學敷一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
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額獵霞張旆剥犀綴革奮
目而虎眦振髭須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札對天杖以司戈
分王墀而執戟别有陳旌賜鉞閫外四七依榆關以作
鎮拒柳營而開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
此王者之威武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微叔孫之春官
命伯夷之秩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
者之事有司勿失次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

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群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國則昌卿士翼翼公侯皇皇在野偲偲在朝蹌蹌夫如是奚周而正魚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笙簴鼓磬鎛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僛衣集舞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逞皇風此禮經之所未紀揆憂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寔漢祖之德四赦緩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鷄於仗內聳修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鐺追共工徙驩兜放舜絃泳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總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匡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冤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豆時籩夏籥殷鉶傳金爐之玉煙開甲帳之琳瑯此王者之示孝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萼中題屹雲中而佩鳳杳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筵百醴家人醼讌怡怡濟濟此

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從砥[illegible]錯則纓介綠[illegible]佩印分魚九參六佐肅威儀於行[illegible]指戎途於前焉待[illegible]開朝騎者銜鷄鳴朱邸火渡青槐行道碑雲後車奮雷逝以嚴聲不生徵埃入塞物慄絺以京井館人柄殺罔敢不識家家戚里金張許史走騎如雲行車若水拉祜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而殊擬其地勢也右秦前華倚漢井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流灞滻在焉斷虹偃蹇而亘梁拖轅走驟而跡奔度萬國以向朝越魏闕之通門赤縣統劇停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鄠杜前張分圻連乎馮翊盡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氐谷以通商天子穆清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六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息人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狀溉入官環洲孤織蒲紉芰贊菱錯諸戲玄鷁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泓作龍湫淚接河濆波通汝年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習閑煙浦家耕叢丹爾乃農家東作厥土黃壤樹以桑柘爰[illegible]乎畝畝以秫以稌以黍以稷輸太倉天子之[illegible]中溫飽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耆兒承化發謠帝力不[illegible]

則有程鄭之家白閒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芸
葩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畫膳
金釭夜明羅幃巾情鼓瑟吹笙謙族陳賓以樂乎太平
貨隧分廛物次駢逵中署四師夕咽朝昏越璞楚琛寶
賄巴賨裁綺張繡紋軸蕉桐聲教之所被車書之所通
爻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廣金象玉扆以張帝居用
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
之功當仲夏而獻繭立中和而視晨然後黼黻時備粢
盛告豐其徒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鏤金作軏
四門是揭人靡迷邪士無譁訐示妝材而問青上諫行

十一

而室堯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盡賦用舟通財因輦進
地官計國度支主吝百姓既足斯焉充物復若天府萬
品以備供職登餼則光祿獻廚命駕則太僕承軾其樂
人也啟六重闢三殿盛辟官於坐次徹公族於內安於
以訓恭儉於以示慈惠戲旅咸在百弄迭陳■仙章之
宛棄靚壯夫之角巾御階畫陰帝座春深繡服官闈窈
窕嬪林既受賜於逮昏盡拜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
於此先王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乘時之舊址亡國
之遺蹤天子迎四氣靈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
作戒於心胄且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人分隙列

城徒罷驪山復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
事也隋死唐興置龍南山占地萬頃不為人開齊門失
耕禽遊獸閑代謝物移繚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豐水
悠悠文王作周傳穆子孫哀平遂遷乃喋鎬都武王宅
居國失披死豐鎬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畤以生
淫祀欒誑徐誣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秦牲事亡地
存為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鑒秦敗知恃
刑不如恃德也因迎夏則鑒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
因迎秋則鑒周勤知祖基作難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鑒
漢誤知去淫即獲天祚也四鑒已陳澤於生人四德已

十二

懋格於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
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
命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
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
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
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
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
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袖
冷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

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關圖巨靈擘華賦秦華崔嵬伊巨靈兮其壯哉擬高掌以遐舉擘孤峯而洞開功侔造化勢越風雷劃千仞之岩巒屹從地裂決九河之波浪沓自天來昔者混茫是生磅礴惟神無朕配天有作念波流之未通顧茲山之可排將以闢迢遞正蘄嶄崙懷心而再定川原應手而別開林巒靈異將伸雄稜益振蓄怒鼎顛注情嶙峋謂鈞鰲不足以駭人鞭石不足以騁神指揮而豈嘩知政盻睞而三峯可新然後攘臂努舡端身任力擱奮鶻以天半圻翠微於月側巖百神將萃而潛助二儀欲判而未息嵐光兩向幽連松栢之聲黛影中開巳斷雲霄之色豈不以閟形幽默拓跡巍峩致用而扶持天地成功而變化山河分積翠於空中千年軋坱啓通津於指下萬里騰波豁丹崖於天阻呀峭壁而相距勢且異於兩傷力自弘於一舉截仙子幽棲之洞壯王者建都之所盖以神開壽域靈固人寰廓峻極於倏忽標削成而險難起大禹之理水小愚公之移山竹箭波中路竟深於邐迤蓮花峯外跡終寄於躋攀是知事冠杳冥理歸玄奧石有時而分裂水有時而疏導信乎叢物者之使然非人情之所到

咸廙華嶽精享昭應碑文曰夫神其止也靈其行也直是以感生焉夫祀其事也大其聲也德是以福生焉維岳齊高屋兌曰華天作峻極厥仞五千降靈集祉密邇

王國故風雨時若必虔休明玉帛之享亦豊其報致天
人之和者功莫大焉歲在涒灘皇帝以開元嗣極今八
載也文德被武功成書洪而天下理纘服而庶邦正於
乎聖人之配天不逆宊祥之數而務修其德天之降福
或彰讁告之符而終畱其害是以成湯興而炎暵遘周
宣懼而頌聲作間自冂在奎雷始電迨乎畢春氣達萌
芽於山川如焚密雲不雨千耦遍野昏病於矢時百室
崇墉將空於成歲我皇畏昊天之命閔烝人之艱自郊
徂宮靡神不舉乃分命舊相尚書許國公蘇頲以瑞祝
之辭旅於西岳將以祭嘉氣獲豊年公時膺保衡代修

交職克永先正對揚王休天子以下九人允歸同德公
是用僉諧八座愸廣疇咨有文章焉有禮樂焉既享家
位乃司宗伯實佐和邦敬恭明祀爰留爰處威儀孔將
閟是亭廟有來斯啓再命長史河東薛縉俾為協事於
外宗人相禮展器執書告備於内肅雍萃止齋戒作
幣導六號王用兩圭焚燎舉而禮容祗若眛爽交而神
光有粲與三日庚申陳薦請也公已事復命式遄其歸
時厥翌日旋於闕下車轔轔而響止履鏘鏘而聲入則
巳浹周四瀆對洽千里拜獻純嘏天臨在歡嘉公克誠
神用影響制書褒賜束帛有差既禱而祀古之義也公

不與祭帝有恐焉乃申命秩宗寵綏厥事則有牲栓樂
奏之備以昭配焉癸卯告賽如前禮夫陰陽不測至妙
也因變感情至教也六府三事大功也四望六宗大禮
也后王卿士如彼歲月其道不易時惟肅哉蘇公乃言
曰惟我后之德格於上下神哉其霈今茲臣人可以無
述已於是重費以謀始因物以書代傳彼金石載刊其
陰俾夫後之敬事者知景福之攸在其詞曰於鑠太華
降神西峙惟王荒之配天有祀雲雨成物香協社明明
天子禱於祈陽肅肅蘇公王命是將克誠攸享離畢其
滂年之用康祀事惟正非眊非假禮崇其敬祠而報焉

以永綏慶惟靈感和幽贊而生有豊者石刊之則真蘇
公之頌孔碩其聲

李商隱華州西嶽廟記曰夫華嶽者在西京之宗鎮正
基周秦之墟仰蔭昴井之曜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以
養物其為狀也則削成萬仞秀出雲漢芝草植於其庭
醴泉流於其下連崗帶阜跨原枕野穀之所潤則土為
神區膏雨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官府物類
之所歸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岳之狀麗是以神明居
其宅遊仙萃其宇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illegible]載
在虞書宗秩之禮列於祭典大唐應期承天受命紹重

基於萬世闡皇風於五葉敬奉神靈祈之以信而神降
之福貺祥並應致治太平災害不作自非誠之所感孰
能臻此興光元年九月戊戌詔遣元勇侍中太宰祖東
大將軍遼西王遼西常英冠軍將軍祈曹尚書河內公河
內尚書尚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勤侯尼須薦以三牲建立
殿廟造作碑闕庚使神明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尚
稱之於時立一惠於物循詠之於世况至公配於兩儀
仁澤濟於生民豬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吏臣為之頌
曰奕奕西岳崇崇華山基洞水府峻極於天跨原枕阜
苞谷懷川幽巒澄潤虛岫揚烟峭崿空巃茂林重邃吐

納風雲殖生萬類體靜秉仁惠有攸利神明是居遊仙
是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澤潤無
窮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均徽猷朝洛上宰建茲靈宇
正以準繩參以規矩林用不愆顯章有昌庶幾神居永
寧其所

歐陽脩華嶽題名跋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
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
題者又三十人録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
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
相携或奉使銜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
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
故開元二十三年歳在丙午是歳天子耕籍田肆大赦
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
歳在乙未廢帝纂立之明年也是歳石敬瑭以太原反
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
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
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
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歳月風霜剝裂亦或
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
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

李方直邠州節度使院記曰自西漢始置幕府得辟
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並更王公命官為比於是有班
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
略經參戎事居無恒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篤
方岳之任慎求其佐須以職官為之定制或辟自諸侯
或降於朝廷皆命於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
算之秘出入聘覲應對賓客其並署也行有戎次處有
公堂與方伯周旋彌封潤色而已王畿之股劃為臣防
外殿朝那作捍西驅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既
遠華夷之俗相[illegible]非懷材英傑莫典封守非挺明純固

奠綵毗佐六年春皇帝勞韓侯牧圉之勤俾尹西
夏中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人為之使介既有師
貞於律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火烈孟秋述職
曜兵河塞亭障蕭條千里晏清然後載虎旗蚍矛
定功於蒲入覲皇都增秩受賜旋師舊服勳明德
舉非元臣雄畧能賢嘉績蔑用濟此先是尚父郭
公開府是邦搜賢勿貳俊乂咸集不十數年持樞
衡治邦憲司誥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亦能
詳延端士輔相威德則是府將來宜為駿賢之郊

藪榮達之閫閾衛多君子夘其有之夫敬其事
則
命始春秋之意也是邦當徵號朔方而以名師建
為三郡肇基於我書事舉德宜始韓侯
魏徵麟九成宮碑銘曰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
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
壑為池跨水架楹棟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
珠壁相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
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于炎景流金

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悽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
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
億兆始以武德一海內終以文德服遠人群生咸遂靈貺畢臻雖
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為心憂勞
成疾同堯肌之加腊甚禹足之胼胝爰居宮室每避炎暑群臣請
建立宮庭可怡神養氣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
未肯俯從以為隋氏舊宮營於向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
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為樸損之又損去其泰甚葺其頹壞
雜丹墀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險
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仁無為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

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之水源既非人力所致
聖心懷之不忘粤以四月甲申朔有六日己亥上及宮中歷覽臺
觀閒步西域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
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為一渠其清若鏡味甘若醴
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
蕩瑕穢可以導養性情可以澄瑩心神鑒映群形潤生萬物同湛
恩之不竭將玄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按禮
緯曰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鶡冠
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大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於瑞應
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聖物之來

實扶聖明既可嘉茲沉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
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為懼
實取驗於方今乃土帝玄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宣顯但
職在記言屬茲著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用[illegible]勤
斯銘詞曰惟皇撫運奄一寰宇干戢應期萬年斯覩功[illegible]舜勤
深伯禹繼後光先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允稱文懷
遠人書契未絕開闢以臣冠冕並載琛贄咸陳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萬物資始聖跡流行
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上善既降上智斯悅派
謙潤下漂澣皎潔泠旨醴泉水凝鏡徹用之日新挹之無竭為道隨

時泰慶與泉流黃髮並沾貴天下為寰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遜悖爻
本代文以質居高思隆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楊炎靈武受命宮頌并序曰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哉雖本時惟
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為憂不以濡足為
患以寧濟為業不以脩身為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禪御所以
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踐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
皇大帝拯命曆之數啟龍圖作受命之書付於我皇帝皇帝方避
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群公卿士召至旅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進
於閭閻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逆禍大亂中國神農氏弗能勝
天降玄女勑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洪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

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illegible]已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著於德馨乾坤
也必開幽贊玄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覲命曆之期兆大有臨難
之情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為薄以天寶為
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眾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
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歟丁卯廣平王俶大尉光弼司徒子
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
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為餌宗廟為墟若
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餕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迴鑾
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祇髣髴玄貺幽感臣
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難時數會也睿武英明聖也

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啟金櫃鳴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
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為文武大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
踴躍皆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甚旬
也數十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狄戎會以一
旅成百萬之師率胡虜平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
以氣消天瘼動罔不吉欲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
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作言禪代者陋咎禍易姓之名語
嗣守者羞唐堯纘善之廢述甚定者歎四紀而復夏康中興者蚩
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法象[illegible]飛龍於之
伏大義而東向矢謨孫號實在茲都頌篆石[illegible]

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堯傳舜禹漢
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將不堪皇曰
內禪於昪於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
州為行為障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光
崇功大禹皤皤北叟音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百聲求
介茲土
沈迥撰諸葛忠武侯廟記曰皇帝御極貞元三禩時秉盛秋府主
三僕射馮翊嚴氏總師文武將佐洎家論奕簪之旅疆理西鄙營
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垣

肅條烽燧滅熖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閑馳擽邊鼓棲
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休高訪古周覽原隰修敬茲廟式薦馨
香光靈若存年祀寖遠雖肅敬於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
落構土堦莫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
得備陳頹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
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丘壠南山實在茲地
荒祠偏倚廟貌詭劣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
撤編管是雜靴薄是營是筭是工群至繚以高墉備閑與牧增
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翚翚新廟日至而畢顧謂
小子揚推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經營功業有若伊尹
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風雲之感魚裕
求世嘗以為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上讐獨夫諸侯
同舉管氏籍強齊之力以宗周無人王樂生因建國之資替燕昭
為與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群雄競起奮光之
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過先主之知從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
一州界在山谷驅羸卒輔孱王衡撃中原抗拒強敵論時則辛苦
叢務語地則燕齊勢勝遇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
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函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
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偉哉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
存乎國志今之羣書姑務統論大要今敘我新意至於俗載爵位追

述史傳非作者至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群
雄蝟起毒痡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代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
存之時惟武侯蹶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侍以垢
氛魚脫深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遺塵
前哲後賢心跡皆倫聿建新廟式延景貺
柳子厚興州江運記曰御史大夫嚴公礪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
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寵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賜命賓僚吏屬將校士卒黎老童孺垣
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
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利山道士之辭相對若石曰

維梁之西其藪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脩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藏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蹐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群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軍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

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雍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淙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孤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功命屯田師有餘粮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積我稻粮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我隙[illegible]土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

能具舉惟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搏損書從率忠[illegible]仁以導其誠有可以安利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石存諸道周來憲於後祀

志貢

宋黎持撰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之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illegible][illegible]關閒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予欲徙置于府學之北墉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凡石刻偃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東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逮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盈目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朝以脩慈恩浮圖者公即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界之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砥雙亭中峙廟廡四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唯鐫之金石庶可以久若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而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辛巳

樊察為慈恩鴈塔題名序曰鴈塔本隋無漏寺故地高陵在春宮為文德皇后追寄故以名之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自西域歸始于寺西建鴈塔其後頹毀至長安中乃復更造南對玉案霽瞻諸峯東枕曲江與大明宮丹鳳門端若引繩氣象雄偉甲於天下自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賜遊江上題名鴈塔下由是遂為故事五季寺廢惟鴈塔巋然獨存有僧蓮芳始葺新之塔之內外

以塗墍唐人題字不可復見元豐間塔再火鄉人王正
淑始見書壁斷裂目刻刮毀壁危得題名数十乃錄以歸
嬰白好事者使刻于石逮今四十年卒不果重和戊戌
察譬書東觀偶遇同年柳伯和縱談及此擊節悵嘆明
年伯和出使咸泰暇日率同僚登絕頂始命尽刮斷壁
而所得尤富皆前之未見又俾刻者李知常本模榻隨
其斷缺不復敢增益一字正叔隱居里中素樂書法乃
屬以次第標目分為十卷刻于塔之西南隅於是一代
奇迹爛然在目先是會昌中李德裕不由科第深疑進
士始罷宴集向之題名削之殆尽故今所存獨詩人逸

士與公卿貴遊子弟為多夫晉賢真跡流傳至唐官褚
私謄幾数千卷自歐虞褚薛而下皆宗之當時士人咸
以不能書為耻以今題名攷觀其間縱復欹絕至鋒藏
筆勁氣枯高古皆有江左遺風宋朝士大必題識其側
欲俾來者護持而阜隸傭人輒以俗書汚漫其上于是
汲水滌之新墨尽去舊畫宛然乃知唐人于字學非特
點畫尽工至于筆跡亦復精妙如此伯和好古博雅邁
往不群聞其成也為之喜而不寐諉序引輒以所見闕
者列之碑首云
何去非秦論曰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
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
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
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無敵之
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
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
也無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
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穆公以来常雄諸侯
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邪亦以得其形便
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
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

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
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
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無
敵之師亦以恃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
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
城者数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
取決于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
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
四合之鋒卒致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袂而入空關雖二
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奚秦而其亡遂致于

如此之急者用兵之罪也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
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鬪樂于衛
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
以守則有餘周文嘗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
擊而三走之卒殺周入使其不遂縱以摶敵而坐關固
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
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皐
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
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
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

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
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
之民无至于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
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
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
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
卒取失言之譏于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機者也
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
知至于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
哉

盧多遜撰偷武王廟碑記曰古者聖人体乾坤樹道德
功濟天下法施生民歷代咸欲稱其名美其事或樂章
以歌之或畫像以讃之亦以為宣揚前烈敦厚王化其
有濟黔首倒懸之命成域中太平之績盛德洪業垂光
典墳傳萬代而不朽者其惟武王乎嘗觀樂音大武將
闋其歌云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又觀書讃黄初舊文其
詞曰桓桓武王救世濟民皆謂追美褒揚遺德歷彼千
祀止聞虛詞曾未若崇一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光訪
陵寢以奉之析戶人以守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

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其事出自我應天廣運聖文
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冠絕古今之盛德也將以專
實刊于貞珉乃命微臣對敭休烈謹再拜而稱曰伊昔
皇風肇興西土磻溪協德時雨降而山川出雲孟津會
盟天機發而龍蛇起陸既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
之德可得言焉若乃戎車虎賁右旄左鉞赤烏止屋表
天命也白魚入舟象人事也仗大義而平定依純誠而
臨御旌賢人而示來者所以表商容之閭重烈士而悼
云亡所以封比干之墓先濟民而後國用所以散鹿臺
之財輕積廪而重物情所以發鉅橋之粟黍歛[illegible]毒自

而息遂致群心翕然義道斯應海内黎庶捨塗炭而
登春臺寰中歌謡釋豐鄗而見白日及其敦治本澄化
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雲之弊政命周公旦營成周而
卜洛命太公望授賜履而封齊分治西陝委邵伯之共
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守内由是安泰民風所以
和暢玆豈歸牛放馬但美于偃兵保大定功空歌於成
德者哉揚積世之大業成後嗣之丕基生民以來鮮有
踰者我皇所以覽虎觀之史籍披職方之圖志豐邑故
地得其舊陵因命守臣躬往省視乃曰陵寢如故而荒
榛之地弗禁于樵採廟宇甚陋而牲牢之奠无聞于俎

饌上言至止帝曰吁哉以為脩廢寢園无以褒聖王之
德教守无人戶无以奉古陵之封植既而封植有所守
奉有戶非嚴肅于廟貌何崇重乎瞻仰于是下明詔命
有司梗楠杞梓集其材公輸匠石規其制將作圖畫求
錫宸扆臨觀而使廷臣受詔軺車載馳揆星鳩工不日
而就徒觀其殿宇巍巍丹楹赤墀瑶軒藻井金鋪寶砌
迴廊環周形亮對飛朱欄綺琉交錯光輝何脩泰之所
至而輪奐之若是則知武王以大聖之德恩濟于民人
我皇以不刊之典光揚於祭享使彼功不昧而我德愈
感大牢致奠極崇重也二時行禮立典制也嗚呼天本

无親惟有德而能親之神非常享惟克誠而能享之李
使陰助景福而名垂令典豈纖象玄酒江文通稱薦德
之辭簋簠香其陳叔達動入齊之作徵諸舊典謹為銘
曰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无疆
神為其方以聖觀聖時惟我王褒聖德而振起追遺風
而載揚讀武成于周書兮其功未彰歌桓武于周頌兮
其道未光不若因我朝崇廟享億萬世祀與國史而同
方

游師雄刻臨潼驪山圖記曰驪山温泉自秦漢周隋相
繼崇飾唐貞觀初始營御湯天寶六載築羅城于湯所

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為池沼增起臺殿環列山谷因
改温泉宮為華清明皇歲幸焉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
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其他殿閣樓觀不可
勝數絕披圖然後可盡述焉逮祿山亂天子遊幸益鮮
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曰靈泉觀以賜道士本朝因之
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彥傳始諭邑宰王注刊故宮
圖于石蓋欲後人知昔之盛焉

程顥代人上宰相論三原鄭白渠書曰某聞天下之事
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係在上之人為與不
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

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頃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无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啓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廢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阻止不終厥功陜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孜孜其力而被沮之恨未嘗不憤歎至于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

涇水低下渠口高仰溉灌之功幾尺廢矣民用困乏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峙為急誠使秦中歲增谷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中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无由自伸其憤懣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綸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已任某是以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亦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之志願足矣

將師雄醴泉縣唐太宗廟六駿碑曰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為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為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唐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製刻文并六馬像贊皆立于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為明矣歐陽詢曰今不復見惟仲雍之家獨存如庬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杲時乘由此益知唐史誤以杲為果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還四十里喦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立行恭真塑于西門外太宗廟庭高卑豐約洪纖寸尺毫髮不差以便觀覽者又別為畫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　西第一颯露紫騧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贊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山川威靈八陣東第一特

勤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贊曰應策騰空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西第二拳毛騧黃色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黑闥時乘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東第二青騅蒼白雜色前中箭平竇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西第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縱轡平隴回鞭定蜀東第三什伐赤純赤色前中四箭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贊曰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清旌凱歸

將師雄題醴泉昭陵圖曰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尊

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至六十萬天下賦稅三分之
一奉陵寢秦陵纔高五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
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
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烟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
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
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煩
費我深是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絕實有終焉之志乃
詔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九嵕山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
之將相陪葬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
三年八月工畢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

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
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
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而言之也其封內周
圍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功臣
臣碑十六八九悲夫因諭邑官命刻圖于太宗廟以廣
其傳焉

范仲淹邠州建學記曰國家之大患莫大于乏人人昌
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
有秀于類者曾不減于古豈人秀而賢者獨有下于古
歟誠教未格器有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

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
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
效矣慶曆甲申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詔天下建郡縣之
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邠城守署
事之三日謂夫子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
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无所安因
議改卜於府之東西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
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使推官楊承用共主其事博
士朝夕視之明年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
學宮優生員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迴室從而

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
如歸咸曰吾黨居公劉后稷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
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
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
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蓄乎文
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
以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之意其與
易旨庶幾乎

宋尹陽撰太史公廟記曰太史為紀錄之宗表表而矜
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圖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塚藏

之古吾未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迹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乎洛嗟而致式之因徘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頹堦陛甚敝壞凝隊甚荒茀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乎乃愀然發嘆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繼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荊榛今洪河汩流滲乎前也中條崛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塚廟之卑痺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為邦人之恥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寂曠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桶至于瓦甓門閾之用悉以資之

邛公之基為五楹四楹之室又為厦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亂禹鑿之山面汾陰之脽縱望遐觀豈不快哉嗚呼惟公之文大肆于周漢之間馳騁于千世之前其力能召會斡造化欲淡而柔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卜葬于此豈非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享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

公辭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濁崑崙丘上貫星躔經斗牛下運地軸横九州瀰崖搏石轉伏流騰煙跳霧飛蛟虬迴來宋放三千秋班沿范襲非公儔公鑿混沌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宜搜公祠慘淡連古丘甍屋落風蕭颼我獨來兮為公愁新宮祠兮去荊杞穀兮酒甚旨民彷彿兮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從河瀰瀰公之來兮歲豈羨雲為車兮飈為轡公之福滂沛雲威淩兮風不留公且往兮俾我憂

蘇軾凌虛臺記曰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所以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

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為之記軾復于公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

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借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為煙燼無復存者既化為禾黍荊棘丘墟壠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以恃長久而况人事之得喪忽來而忽往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言之公退而為之記

文禮愷橫渠張先生祠堂記曰延祐四年冬十有一月朔陽陵李中從政奉紫微檄赴郿文學掾道橫渠進謁故宋張獻公祠下盥薦畢禮徘徊顧瞻內則鼠穴雀穿榱棟寖毀寢危神位外則逐圍蛀斁蓬蒿叢棘墻壁悉

傾嘆息良久乃語縣諭主簿劉公從請重葺以副其瞻迎廣宣聖廟廡董役孔亟力不暇及越明年春如鳩工徵材祠之故壞腐者咸易之會劉丁內艱旋復中輟洎今尉楊侯猝至欣然協規傚力迄蒇而功成祠簷扉牖煥然一新囑記于步且曰是鎮之南先生故居今皆蕪沒疑為緇黃有欲彷彿一覽不可得是祠元貞初所建陋復若此向非嗣葺日就替矣予居郿積年悉其蓋葺以貽永久竊惟先生以道學鳴于嘉祐熙寧間河南兩程夫子從濂溪周子而先生實相後先羽翼孔孟開源洙泗著書立言垂範後世從祀清廟其來尚矣對其一時德業之盛則昔儒繼述之詳蓋已備列簡冊而布之天下學者至今稱關中之橫渠與春之濂溪河南之伊洛擬聖賢鄒魯茲固可略矣病夫俗學之士猶吝舊習或局于詞藻或馳騖詭怪既自遠夫正大之域斯先生之書容有覆瓿之議者天相斯文無往不復今聖天子龍飛乾造恢崇儒雅科舉定制摭實去華原本道學休用該具天下之學翕然向風則向之覆瓿者匪徒珍而誦之而第將行其所知矣君等乃能上体國家崇儒復古之意一新是祠展鄉曲之敬申歲時祀郿人不徒其擅處吾道亦以之而增輝焉若夫窮神化一天人立大

本斥異端同志之士瞻拜遺像于以想見先生之風采則其胸次興起者又當何如也走敢不以辭而屏為其記亦附管見方與君等共勉之云

橫渠張先生邊議四首清野曰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相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

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也曰守

曰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

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

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

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

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

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未

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曰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

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

兵无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

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觧其圍矣竊計関内守餘之兵

无慮千萬四師之城各餘萬人為備間其多少之羌此

其大畧也則畢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

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虜對峙

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于民以兵為

多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

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

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人人樂一州之

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曰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之大小夫家衆寡為力

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役括以保法華

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名位平時

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

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

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无倉卒之變无顛亂之憂民

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

利今日之民

張岷游玉華山記曰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夾道而來

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有草然望之如爨煙而莫知

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凰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

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

華其上為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

東為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失其處

者一曰金飈門也今其尺垣隻瓦无有存過而覧之惟

野田荒草而榛荊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

珊瑚之北蘭芝之谷昔唐太宗詔沙門玄奘者譯經于此

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巖嶄然天成下

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

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佑植聳其西且南有崖曰駐

鑿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門成既至其處若視甕
側有泉飛而不如懸雨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
泉亦若是而差小焉治平（宋英宗年號）三年夏五月丁巳余
與六人者來游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
故宮以裴裒問遺事於田老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
人者或有官守或以事牽其勢不可久留既宿而遂去
然而相視有不足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之樂
奇偉之游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跡甚遠故必為野
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
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其徒常獨

而力而危亭廣廈罪之誤莫不為其所先也夫以有唐
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于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
人過之且有悲傷之感至或形于歌詩獨寺僧之徒更
相傳而不息迄于今而尚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于
此歟以太宗之賢致治之美宜其愈久而彌傳也今諸
遺老无所稱道而披玄裝者特一浮屠耳然說者至為
荒怪難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人之情常樂于放肆而
易忘于中正哉有豈物之盛衰廢興必各有時而此特
其盛時也歟斯可為之嘆息也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
力猶不長有此也則一區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

以不久為哉然荒崖窮谷崎危廢宮類扯之瀰條雖累
歲月未嘗有一二人遊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
可謂之盛哉六人者余兄子堅弟堅太原石繼和公美
河東郎几伯康溫陵陳說君豫西河冀上之冠卿也
盛南仲會王微之同遊玉華宮記曰予于幼年讀杜子
美玉華宮詩愛其諷刺深切誦之于心未之忘也元祐
（宋哲宗年號）辛未得歷中部所謂玉華宮者在州之西南窮
山之中既覽州經又視山圖疑其未能盡狀其形勢一
日王微之行縣鎮說玉華遺事將往觀焉微之亦善冊
青丹者因別繪草本而又得張岷所遊迷宮記考其舊圖

曾不髣髴微之凡三往而盡得其形容別作絹本令置
於州之通濟亭于好事者視其圖不遊山而知玉華之
為絕境也予於元祐癸酉解組東歸夜宿華玉微之又
來送別得以窮視其間騎驢之谷駐鑾堐視野火坑觀
其飛泥噴布巖谷深險實有寒泉地无大暑真野人所
蟠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八松有焉
昔唐文皇平定宇宙偏師一出則擒王滅國如翻手焉
貞觀之治幾于三代所不足者萬歲壽爾一日伐高昌
得婆羅門合不死藥服之无驗而有內熱之疾以至厭
九重之居常避暑于空山之中作為離宮屈指无百年

而遺跡殆尽高宗之世賜玄奘翻譯而后為浮屠居矣
使後世英魂不得傳其于華王之中可哀也已厥後于
子美作詩且曰不知何王殿遺構絶壁下其傷之意深
乎哉前坊州太守盛南仲會微之同遊因走筆誌于屋
壁時元祐癸酉二月十有一日也
范仲淹寧州狄梁公廟碑曰天地閉孰将闢焉日月蝕
孰将廓焉大廈仆孰将起焉神器墜孰将舉焉巖巖
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懐英太原
人也祖宗尚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
忠孝之外掲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當赴并州掾過

太行山及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
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
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
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
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飳眦睚不恊
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
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滞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
平武衛将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
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
以一栢而殺一将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盗長陵一坏土

則将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觧善
求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息公獨愛君以仁
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
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数萬人別開御道公
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
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
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元功血食以
亂明哲之祠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于人乎公為寧州
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
坐上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以緩之密表以

聞曰臣言似逆理人不言則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
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有詔俱死流于豐
州道過寧州之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
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
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
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将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
輔怒曰州将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
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從暴兵殺降
以為功使无辜之人肝脳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于
君頸雖死无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矣公之謂
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
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
家人告変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審抑公誣引楊執柔
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
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
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
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来吾自當之狄聞風而
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疎勒等四鎮以肥
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比狄在

冠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
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
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无不為豈
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
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
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
武士歲時之閒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旬數日之
閒應者一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
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
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

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
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
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詔廬陵
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
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
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
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
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
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
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

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无附
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褰
簾使廬陵王拜公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仆
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
已而奏曰還宮无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于龍門備
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
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変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
曰欲何為曰可為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
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
乎曰此朕之心也公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誠

老矣一朝之用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東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勲德不可殫論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位果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憂濟縉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

且糸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械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以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廢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范仲淹上攻守二議攻議曰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元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于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者勿追疑有伏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乎應元所用

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系于前後有心力幹事者管力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輛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比接賊疆多懷観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艮夏川口今延州兵

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可謹議

守議曰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衘險而遠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繒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消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怨然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乎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須守當務經遠古昔无謀臣觀漢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後其人抵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力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于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置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无懷戀功相遠矣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堅而役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于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无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无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于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后取文帝和樂之德元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議

范仲淹咨竊議邊事曰漢高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而不
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
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先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
功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禦衆須是得人必優恤
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回圖特
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
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于儉約以倚邊豈亦無詞也命
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
之甚厚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
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于財得以養士用間洞

見番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无西北之憂故兵力雖寡武功
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招討兵馬
都部署以功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並番部酋豪或
贈遺官員遊士而鄭戩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
不明及置獄研窮才用三千餘貫後有所歸无分毫入
已並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
州目擊軍民番部等借留滕侯遮擁于道足下何得謂
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述告
邊臣依祖宗故事聽收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
朝有此詔命聞群口橫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
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
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
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
自古文法嘗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
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
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徼恩于二人
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
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回日改
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俱不可再去滿朝縉紳无一

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
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
賢還得元昊書疏頗順于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
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
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
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
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
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其議以為過優何薄之
甚邪
范仲淹論西事劄子云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

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
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
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
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
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
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涇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
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
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

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
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
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
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
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
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
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
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
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近效故養猛士延

謀畧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
司之責觀便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者矣惟
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隴西雜識論曰羌戎即叙種落寔繁古之中邊畧制獷
俗者重附降之爵羈縻之策因不納質嚮化叩關請吏
自宋之季夷人內附者土番党項之族散居西北邊種
落不相統一欵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
隴涇渭環慶鄜延四路河東則濕石麟府二路其酋則
命戎秩賜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績德世相承襲凡大首
領得為都軍主百帳以上得為軍主又其次者皆等級

補指揮使以下職名其立功者別建為刺史諸衛將軍
諸司使副使至借職殿侍充本族巡檢緣裡族帳謹固
疆界器械鞍糧無煩於公上蕃部巡檢有諸司使副使
東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授俸準正員官添支亦如之
諸刺史諸衛將軍者授據準蕃部官首領補都軍主副
都虞候指揮使副兵使者其月俸自三千至三百為差
每歲冬又給袍服紅錦者七種紫綾者二種以官為差
次十將自已下皆給土田景德中鎮戎軍曹瑋掌蕃部
兵取為精銳其列校皆朝廷補授多已衰老頹替者擇
本軍人充從之凡四路總六百七族十五萬五千六百

人三萬四千三百疋馬其兵隸鄜延路者皆延丹州保安
軍界隸鄜寧路者居環慶州界隸涇源路者居原渭州
鎮戎軍界隸秦鳳路者居秦鳳州界所以離戎醜之勢
張藩翼之衛也又若兵戎防邊之制前世率皆代更俾
之乘障為費甚大故晁錯建策不如選居者為室屋具
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減賦邊之用得習俗之便時
國家用是法於西陲募士為弓箭手給田一頃出一甲
士至十三頃乃出戰馬一疋稅租徭役悉為蠲復器械
糧餉俾其自給今築保壘使相聚居設營校之名循卒
伍之制亦置指揮使以下戎秩以統率之有戰功者亦

補軍都指揮使仍置弓箭手巡檢以護領之每戰則常
為諸軍前鋒凡四路總一百九十二指揮三萬二千八
百五十人馬九千五百九十疋此備塞禦戎之至要者
也

雷簡夫新開白水路記曰至和二年冬利州路轉運使
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
路自鳳州河池驛至長舉驛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
行具上未報即預畫材費以待其可明年春逋興州巡
轄馬遞鋪殿直喬達領橋閣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
木積于路處遂籍其人用乞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
虞部員外郎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為長命簽
署興州判官廳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
順政令商應程度遠近按事險易同督斯役知鳳州河
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古縣地且十五餘
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
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作閣二
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綱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路三
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
省驛廩鋪糧五千石畜草一萬圍故事役夫三十餘人
路未成會李遷東川路今轉運使工部郎中集賢較理

田諒至審其續狀可成故喜猶己出事益不懈於是斯
役實繫于李而遂成于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上
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季仲春興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
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朝廷旌
虞卿令圖之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祐應之
按視脩創達之採造監領皆有著效亦已陞擢至軍士
什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遠心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
元年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豪輩即鄉巧
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邸酒壚為棄物矣浮食遊手
安所仰耶小人居嘗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況望

要路無有在家遊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貴顧肯默默耶造作百端理當然爾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耶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爾大之文雖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請附于尚書職方之籍之圖則將久其傳也

揚絳褒城縣山河堰記曰乾道元年四月宣撫使判興州吳公璘朝行在所上寵嘉之再拜上公進爵具全仍

以奉國節旄移鎮漢中粵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寖緩公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為天凡所以飽吾師疆吾國者民也民事固緩而恬不加恤是不知本之甚也其可乎哉乃申飭察吏具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給和糴之緡而人无白著停踰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併均敷悍黠弗償嚴而不苛寬有以制至若劇盜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未舉公首訪境內溉浸之原其大者无若漢相國曹公山河堰導褒水限以木石順流而疏之自北而西者注于褒城之野行于東南者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支分派別各逐地勢用溉田疇之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矣怠作每歲鳩工度材以鉅萬計將有事於溝洫狡獪者贏其材傭作者畜其工重以異時小夫賤糴雜汚習熟貴工賤貨並緣為姦以故無吉家害澤不下究公慨然念之鋭意改作與提典刑獄兼常平使者秘閣張公商榷利病先事設備偕詣堰所擊鮮格神消日起役畚鍤如雲萬指齊作乃檄通判軍府事史祁伸總督之僅兩浹月斷手凡用工若材睬襄為省而增葺護岸之隄又數百丈祁會邑宰宣勞殫力往來其間申畫畔岸以杜紛爭檢校精確以別勤惰如

意指揮人自知畏不擾而辦先是因循積弊踰二十年而堰水不流惟共豪右輪朴之用異時沃野皆化為斥鹵民實病之公又躬即其處相方度宜易地穿渠料簡卒徒官給材用分授方略伏道促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奇水利至是惟廣能周溉二萬餘畝復為上服訖功而民不預抑又難焉惟我公威名峻烈為社稷之衛而司全蜀之命者歷三紀矣逮茲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原本始篤意民事為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無窮之福殆非識慮淺近者之所能為也曹為異代創業之輔公寔今日中興之佐先後相望於千有

齡歲其愛人利物之心乃所成就不約而同可謂盛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擬倫夜中之石幸可磨鐫詞雖不腆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

雍大記卷之三十三

志貫

元虞集奉元路廟學記有曰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嘆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耶昔者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智勇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疆界不失公家之賦而亦斂法廣儲蓄救灾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illegible]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illegible]

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
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其為言曰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
詠歌周南者不亦歸而求之有餘師乎世祖皇帝初年軍懷文學
許文正公上書為天師友講明於斯文矣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時
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勵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下
詔燮尊爵顯位以延致之以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
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地土厚而水深其生質質直
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
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為教
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稽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得通

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
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訓則
斯焉取斯請以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段循涇陽縣重脩鄭白渠記曰戰國之時惟秦為盛南北五國均
被侵削西顧而不敵其銳者也韓欲疲秦使毋東征遣水工鄭國
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欲殺之國
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
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頃由是秦益富饒號渠曰鄭至漢武中
大夫白公奏復三限名為白渠迄今幾二千年雖世代變更其利
未嘗輟也至元二十八年立屯田府官階三品兼司其事近年董
政者吐剛茹柔加以苟且遇有工役使貧者勞而富者逸以致堤
堰摧潰溝溢壅瀦使不能盡其地利也別帖木兒京師巨族賦性
聰慧治政果斷以扈從鑾輿之勤擢供衛直都指揮使佩玉珠虎
符授官嘉議未及期遂選宣差屯田府事時至治壬戌六月也泰
定初元夏暑雨涇水泛溢浪湧峭壁洪渠困碩悉漂沒不遺泛梗
惕然隱憂以為己任率屬吏躬詣其處計日度工人分隊伍匠石
伐材朝集暮散未有一日之廢弛不旬月而厥功告成流水倍常
人皆異之即鄭渠之陽架屋三楹戶牖堦砌小大稱宜揭以善政
為督工之所其用心如是也漢召信臣治南陽開溝瀆起堤閼民
獲其利後杜詩至復而脩之渠人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今以

鄭白故迹增而葺之使荒瘠變為沃壤積民之技戴寧肯後於杜
母乎余忝府幕賓以交承之分義不可辭謹撮其實而書之

郭思恭姜太公廟記有曰自寶雞東一舍而遠巖峯攢列溪自中
出即所謂磻溪周姜太公釣魚處也其山奇秀其泉湍駛其地多
怪石異木可賢者幽隱為宜溪東北流入渭廟居溪之右廟左有
釣石其石根着土其徽細圓圓而上　漸巨至頂則平廣可容十
數人石上雙衣膝跡顯然蓋當時坐而持竿之所也考之載籍呂
望唐四嶽姜姓之苗裔也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乃西歸于周釣渭上西伯將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田渭陽至于磻溪

見老父釣西伯使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
供其事吾非樂于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問其姓名同
車而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拜大司馬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
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
府賑孤獨以望為師公之功業照於時名聲垂于後蓋君臣際會
其道合其事行也不然老于嶓巖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由是觀
之士之窮達特係乎遇不遇何如耳于于公焉見之

張緻黃帝廟記曰上古鴻濛之時玄黃既分萬化伊始聖人者出
區別範圍然後天地之道開斯民之極立使天下後世昭然知有
所事以遂其情而利其用不至貿貿冥昧而妄為也此軒轅皇帝

之御世聖德神功大本其著者如此故擅羲農于先則功美相參
之俗視堯舜於後則啟其迓衛之運所以歷代莫不崇奉報其本
也迨我聖元至元間詔天下郡縣廟祀三皇禮述前代延安鄜州
之中於古為坊州有山中空水經其下故曰橋山即世所謂黃帝
葬衣冠之所特建廟于山側制度宏偉凡屋三百九十七楹歷金
季亂迄國初所司弗以聞以故夷圮幾盡並存禮殿至正己丑延
安路判官李奉直建言重脩翊三哀思仁沿牒詣朝堂口陳其狀
省部允其請既而報下已治狀所計工上締搆之費造設有日矣
屬兵興不果思仁以疾尋卒門人劉子霞後繼乃師之志懇於
官期底于成時于僚官胥義允兆浙江省平章九皋王公士遂郛

捐廩祿戒徒備物繕其廟由之賦用資與作處心茁功而力居多
上下聞之皆為善應統兵崇祿大夫陝西省平章脫公施米百斛
左右兵農二司及本路屯田等官與夫遠邇士庶之流莫不署施
捨其所以助厥需於是易腐完毀革故鼎新觚稜巍然繪飾炳煥
其餘門廡不久復興經始於至正乙巳告成於戊申之春積年廢
墜一旦既觀上足以嚴聖神歆享之棲下足以展鄉邦瞻企之誠
向非二公好古樂施固不足起廢然不如是亦曷以致二公祈神
嚮善之心哉夫惟方趾而圓顱囿于兩間順天時以阜吾民之用
戴君奉上仰事俯育兼循倫理之綱紀沐浴政教之膏澤皆聖人
裁成輔相左右乎我者而忘其德可乎觀乎衆首昌之功將以道

斯人於知本德歸於厚焉

王遠褒城縣石門銘曰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打五百載世代綿
邈戎夷遁作乍開乍閉塞通不恒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
崩淪澗閣堙沚南北各數十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
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里西上鑿
山為道峭岨盤迂九折險無以加徑途窒礙行者苦之漢秦初附
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簡良自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梁秦諸軍
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公建旟嶓冢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
焉以天險難升轉輸險阻表求自回萬以東開創道路釋負擔之
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校令賈三德領徒一萬人將師百人共成

其事三德巧思機發情解意通雖元凱之琛河德衡之揖讓未必
以偈其奇起至正四年十一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工閣廣
四丈路廣六丈凿沿谿棧壁嶮衆危自明萬丞谷口二百餘里
連輀鮒轡而進佚哲所不工前賢所𣪍思莫不衷而通焉乇生復
之可無隔深之嘆昔氏若存辛息斗木之勞於畜產壚鐵之利紞
錦罽毦之饒充刃川內四方實賈百姓息肩壯矣自非埒班爾哭
策張叅谷忠無利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龍門斯鑿大禹所彰
兹巖乃穴肇自漢皇道此國中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
深去岨匪閣匪衆西帶汧隴東控樊襄河山雖險漢德是強昔為
畿甸今則闊牆永懷古烈跡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將允水眺悠

邑林望幽長夕疑曉露晝溼曙霜秋風夏起寒鳥冬傷寥隆高閣
有車轔轔候達古道四牡其騆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刋嚴穴以
絕紅塵

翰林侍讀學士潘昂霄黃河志曰延佑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
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咸
休興替之消滲揚激之幾甸寒通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
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
昂霄承旨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闊公一日語昂
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躍然以驗
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
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
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
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利益蓋難其人
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
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關
林麓穹隆譯言泰石谷班啟足寖高一日程至嶺西邁愈高四閱
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
土番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寀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
艘傳措工物完闊闊出驛闊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翼
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潦水沮

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迹逼觀弗克旁履高山
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
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惱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日
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
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
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
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
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斡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
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
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

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般
水至崑崙山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
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
之衝也多盜寇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皆不穹
峻水亦散漫獸有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
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憐哈
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廻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
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
番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

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
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
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
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
張騫使絕域覊縻枸執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旁大國五
六皆稱得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
出于闐一出于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至
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求
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

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瑤琪蓋仙人所居又何
耶唐史土番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亦狹春可涉秋
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
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威德天所覆涵無間海內
外冠帶爲國臣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
閨闥噫盛典也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旗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藏路
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番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
奎章閣學士柯九思黃河源序曰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
嘗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遐阻所傳聞者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
經曰敦甍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山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

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
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北馮夷所
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
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
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異名地亦異故莫能有究之
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等城秋取
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
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
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
當時任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

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
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
四海混一之盛間廣見聞至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
信焉豈斯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
[illegible]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吾將刊是書行于世
[illegible]敘其說于篇端

雍大記卷之三十四

志貫

國朝秦簡王陝西皷樓記曰予閑閱始祖愍王起
[illegible]汪內載一本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一日長興侯耿炳
[illegible]長史文原吉右長史湯誠之偕陝西布政司左布
[illegible]廉西安府知府王宗周於東殿啓知起建皷樓是
日微雨噫自始建逮今盖百十餘年矣攷之長興侯耿
炳文當時盖為王相而左右長史則其衆佐也文原吉
未知終何官湯誠之後攺吉安知府王廉會稽人所謂
文山先生者有文名不知所終而王宗周者亦無從可
攷意諸君子皆百餘年人物而此樓乃巋然獨存予每
過其下不容不為之汰息故記之

簡王北斗城曰按三輔故事及周地圖曰長安城南為
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今觀其形信然然但漢志及班
張二賦皆無此說予嘗以事理攷之恐非有意為也盖
長樂未央鄭侯所建皆據岡阜之勢周一十餘里宮殿
數一餘區惠帝始築都城鄭侯已沒當時經營必須包
二宮在內今南城及西兩方凹出正當二宮之地不得
不曲屈以避之也其西二門以北渭水向西南而來其
流北距高原千古無改若取東城正[illegible]不惟太覺又當

渭之中流入有至其北城者言其委曲迂迴之狀盡是
順河之勢不盡類斗之形以是之豈後人偶以近似而
日之蓋亦不可知也
簡王楊家城曰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
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
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
於永文觀其宮名未央可見愚按此說似為有理然如
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有之何以傳記曾無一言及
之且陽甲殷王名漢固不當以古帝王之名目其城也
宋次道長安志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龍首川此城遂

廢俗呼曰楊廣城此說是也迄今歲月悠久人者呼曰
楊家城然其實漢長安城耳
簡王九龍池曰池即興慶池也景龍文館記在隆慶坊
本平地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延五王宅號為五
王子池厥後分龍首渠水灌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
亘數頃澄泓皎潔恒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本以坊
為名俗亦呼五王子池置宮後諱之龍池拾遺蔡孚作
龍池篇以贊其事公卿皆和之改為景龍池語訛為九
龍池明皇雜錄云取洞庭湖鯽魚養池中以供鱠日以
遊宴其地我　聖祖之國之初　聖祖賜給以為

遊賞之所其間古藤老木脩竹流泉四時花木甚盛而
牡丹尤多奇品沉香亭故址猶存而開元時花盆猶有
在者花萼樓餘址尚巋然可觀以未陳請未敢擅起臺
榭姑存其跡而已
簡王栢梁臺詩體曰予嘗攷三秦記漢武帝作栢梁臺
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
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
馬羽林材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
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
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

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栢梁臺廷尉曰平理請
讞絕嫌疑太僕曰脩飭車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
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之司農曰陳粟萬石
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
賊天下先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為民災京兆曰外家公
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
貢常會期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
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罝罘郭舍人曰齧妃
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當時人為一
詞各述其職殊無義理今讀其詞亦覺高古後之為此

體者多作綺麗之語去古遠矣況詩壇君子多不知此
體之所自故拈出之
李東陽撰重脩正學書院記有曰正學書院在陜之西
安蓋宋横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呂大鈞輩皆得其傳
元魯齋許公來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為書院
合祀横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
廷賜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
國朝百餘年遺址為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成化間提
學副使戴君珊婁君謙欲復弗果弘治丙辰楊君一清
始倡之時巡撫都御史張君敷華巡按御史李君瀚以

為業久不可奪乃屬參政汪君奎副使馬君龍督府衛
別度吉壤得諸城之正申為　秦府隙地　秦館
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濬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繼
為布政仰君昇為按察使請於巡撫許公進巡按張君
敞議以克合許公遷去張君偕鎮守太監劉公瑯往達
覲之資地為南門後熊公翀為巡撫馬君碁為巡按益
嚴督覲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書為二區其中為祠
左為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庖有庫司
有前後堂有左右廡書院之制皆與司稱又左右環為
肄業之室堂之後為會饌之所共為門二重以通出入

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積力而張君之
嚴君之幹固熊公樂成人之美厥功為多其祠之
所祀楊君則以為明道程子嘗為鄠縣簿横渠之學實
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及於許呂楊以下各以類
配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勵
學者非徒為許設也故易其名曰正學書院
王雲鳳三原弘道書院記有曰嗟乎作書院而以弘道
為名者學者亦有惕然於中者乎嗟乎是道也君子之
所[illegible]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世而今學者乃諱言之一
有談及則互相告語以為笑不曰此其勉強非自然也

則曰彼某事過也某事不及也夫勉強行道董仲舒能
言之吾夫子亦有取於勉強而行之者自然安行非聖
者不能豈能一一生而聖哉世之放意恣情以為不善
者不議其非乃重勉強為善者之罪此何理也執中乃
堯舜禹之能事孔門中行亦未多得今於為善者洗垢
以索吹毛以求不以為過必以為不及而同流合汚者
乃以為中一人唱之十人聚而和之此又何理也夫道
晦於衰周之際者楊墨為之也晦於漢晉隋唐五代之
間者佛老為之也今學者少之所習終身之所誦無非
聖人之書而以學者求道為笑一過規行矩步端領正

邑長七則朝論紛紛起誹謗橫生遂使學以講道為譏
然則又暇責彼異端者乎君以弘道名書院非挺然有
獨見之智不及此嗟乎凡學於此其有惕然於心者乎
吾有是身固有天命於我者之性學者亦惟盡吾性焉
耳夫能此之謂弘道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惟懷
之在謹獨吾性既盡然必盡人物之性至於贊化育參
天地乃為弘道之極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嗟乎凡學
於此者其有惕於心者乎若獨以學業為務以科目為
念以功名顯達自期待毀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則
安用此書院抑豈所謂弘道者哉

王恕三原復學古書院曰三原故有學古書院在城西
北隅元延祐年間義民李子敬暨其弟子懋創為之延
師儒以教鄉人之子弟若其事見於集賢學士國子祭
酒蕭𣂏所為記至正十八年廢移其中所奉宣聖及顏
曾思孟像於大成殿學古碑於學本　朝永樂中居
民張秉等即其地建三官廟然李子敬義行碑尚在其
中正統中街口坊牌猶大書書院街三字於其上余為
諸生時嘗竊嘆曰書院乃儒者講學明倫所以化民善
俗而成才者也李君兄弟為之可謂知所重其功於鄉
人遠矣使其後有良有司或賢士大夫嗣而葺之書院

烏得而遂廢哉柰何鄉之人不徒視其廢而不能復顧
乃以為祠廟其意豈不以祈福禳災保安一方非祠廟
不可殊不知父子不親兄弟不義鄰里不睦乖爭凌犯
無所不至者教化不明人不知道故也欲免禍而獲福
胡可得乎況福善禍淫鬼神之職也苟享非禮之祭祐
不善之人亦豈得為鬼神乎誠使吾鄉復此書院為有
司者延有道之儒以為師選民之俊秀以為弟子員俾
之講學肄業於其中以明綱常之道知脩齊之理動遵
矩度化洽閭里興仁興讓自無乖爭凌犯之非則福無
不至禍無不弭矣奚必謟瀆鬼神以祈禳之乎雖然民

之惑於禍福也久矣安得見道分明知所當務君子以
復之余蓄此志而不遇其人亦已久矣成化二十三年
余致仕歸適提學憲副廣信婁君謙來臨吾邑課試之
餘訪余於西園精舍因論四書院故事以及此書院廢
興之由婁君遂令諸生具顛末下之縣以議復之知縣
葛璋力不能為且惑於浮議不果復是年冬余被召至
京師明年是為弘治元年婁君擢憲長復下其事於西
安府太守廣平徐君政慨然以興復為已任乃遣使至
縣撤去三官神像即其殿宇奉安宣聖及四配像如故
復移學古書院碑於內仍以舊　額榜其門於戲百十年

已廢之書院一旦復之非婁君徐君見道分明知所當
務囑克爾哉今濟南馬君龍以名進士來宰吾邑蓋有
爲有守之士必能體二君之心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擇
士加意教養俾吾鄉為詩書禮樂之區措斯民於平康
仁壽之域成其卓異之才以爲邦家他日之用然後知
吾道之有功滛祀之無益庶不負二君興復之盛意亦
不遺後人徒復之譏誚斯爲美矣馬君勉哉後之繼今
者亦不可不勉是爲記

方孝孺吊興平茂陵文曰祇竢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
西征停策愬於道傍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
兮惟武皇之茂陵蹵冠裳而疾趍兮謁遺廟以屛營凄
風起於叢棘兮飈颸嘯於幽宮概雄心之靡託兮悲曩
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
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濬民以自殖兮外震威
乎遐裔驕車轍於八荒兮候神人於海澨建千門於萬
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勝化兮來徼眖乎斯世
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於戎胡兮生
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兮妃儱丁毒而御寃諒
是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
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衛於草露城闕之崇燉

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得傳其塚墓像祈
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刑必有盡兮孰
不有亾匪君皇之獨然哉尚奚爲隱惘而廻遑惟折生
之已甚矣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埜
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
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聖表而默默邪兮兼善悔而能
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
尚來者之可諫感哀而相襲兮仰昊天而求嘆

項忠涇陽縣廣惠渠記曰書載六府而以水爲先渠堰
之脩所以興夫水府之利以足夫民食也自古爲治率
用心於此蔿如有虞濬澮開導瀦蓄井汲以致夫水府
之脩者是已然前人已成之續年久而壞故予於鄭白
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重脩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
鄭白渠在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
所分閒涇水以溉田詘自秦而下歷代鑿之者不一故
渠亦因之而變名有六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
渠者盖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
溉田以爲閒故名也曰白公渠者盖漢涇河底被水衝
低水不能入渠太始二年召中大夫白公於上流接開
石渠引使通流故名也謂之六輔渠者漢倪寬為左內

史請鑿六輔渠以溉田遂名焉謂之豐利渠者宋大[illegible]中名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監察御史王琚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今名爲王御史渠又曰新渠焉然此六渠也歷代溉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白二千七百餘頃宋二萬五千七十有三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若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歷官久此竊思

十一

八 秦大記卷三十四

茲渠能仍舊跡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爲利得不同於昔邪遂詢謀僉同而具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六邑蒙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璿董其事未克成而以陞任去復以右布政使婁公良右參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參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工有底於成其各受委也晝夜以不遑恪恭乃事大揣民和分工命役於平土也則度勢高卑而通渠於山石也則聚火鎔礫而穿竇又必期之以歲月緩其力而不急其功然後渠成水行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

溉田有司則八十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其數殺視昔有加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闊狹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急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加攷焉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攷名爲文以紀其實予亦嘉二司諸公之殫厥一心以成斯渠故書而言曰民以食爲天水者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稷播百穀猶已飢之萬世允賴今二司修復斯渠用導斯水雖不敢企禹稷之萬一

十二

八 秦大記卷三十四

然使軍民得沾厥利功亦不可泯也抑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修矣上通矣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往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乃退此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涵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行今二司又將各閘移修以時開閉

則濁泥不得入渠不跡通之功可以減半迨今而後雖天
不雨而有常雨之休雖地不利而有待利之美隨所意
用而自無不足焉既厥田灌厥圃澤彼桑麻潤彼禾黍而
畝畝獲收加於前年之倍蓰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
邪故取渠名曰廣惠僉以爲然吾嘗聞元之王御史廸
脩此渠三十餘年而功尚未就脩載涇志今渠不三年
而成者蓋百工人人咸集資給之不吝又委任之得人故
也若後之繼政者有時加脩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
也然今之渠道有仍舊而增者有攺離而創者役夫功
用之費助成之人姓氏并歷代因革盡圖悉刻諸碑陰用

示後之人云記既成再爲之詞曰俛懷鄭白兮古之人
創脩涇渠兮水務分灌溉畝畝兮民欣欣歷漢涉宋兮
繼厥勛㝵勝國兮侍御史疏上流兮民仰止幾百年兮
水弗流民不獲兮勞厥耜令鳩工兮民孔勞予勞民兮
民心焦豈予欲兮拂民性汝詎知兮爲汝曹工既畢兮
民安逸田土沃兮國之實名廣惠兮利無極惟　帝
力兮臣之職
王端重建耀州治記曰華原介乎漆沮二水之間其東
十里有鑑山山有光常如鑑或云每歲豊山輙有輝如
練州所以得名也按圖志州在漢爲祋祤縣景帝二年

直隷左馮翊西魏改宜州隋置華原縣隷京兆郡唐武
德元年復爲宜州管華原同官二縣貞觀十七年州廢
二縣隷京兆垂拱元年置永安縣天授元年復分雲陽
涇陽醴泉三原富平美原華原等縣置宜州大定元年
州復廢爲華原縣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始攺華原
爲耀州梁貞明元年又攺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名順義軍以富平三原同官雲陽美原五縣隷之尋降
爲團練州周顯德中又爲刺史州宋開寶五年陞感義
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攺感德軍增管華原淳化二縣
爲感德軍太守元仍爲耀州隷奉元路管華原同官富

平三原美原五縣後併美原入富平又廢華原以州統
領之奉元即京兆也　國朝洪武二年陝西既平攺
奉元爲西安府而耀州隷西安府管富平三原同官三
縣如故先是元末其叛將各稱兵侵奪州治盡燬而寄
治於州南二十里之魚池村五年及是　朝廷命魏
侯必興來爲知州鮑侯頴同知州事既至則即州之舊
治闢草萊以莅政時干戈甫定遭歲荐而民流離者衆
三年春　天子命發粟以賑之其夏既雨至秋大稔
民廼咸復業二侯因圖復其棟宇之舊屬其民而告之
曰吾儕受命守此州而州治弗建何以稱爾民之瞻望

今吾新作之將必重勞於爾民抑勞雖暫而逸則永爾民僕能吾從乎民皆懽然應曰敢不從命遂卜以冬十月巳卯庀事首作正堂五楹其前爲儀門旁爲列廡而後爲燕堂又其後乃兩旁則爲州長貳及郡吏所居室其基址之宏廣皆循乎舊而輪奐之華美則視昔爲有嘉四年春三月落成焉鮑侯亍余有斯文之雅俾來請書其實以爲記余惟君子之舉事在審乎其禮度乎其時而已是故禮必有備審乎禮則合制時必有爲度乎時則得宜今州治之建凡以昭等威崇教令寔政體之所係而又適當革命之初因民之可使而使之其民曾不以爲勞於禮爲合制於時爲得宜是其可以不書雖然春秋於凡工役失禮不時則書之而合禮得時者不書也今而書之無廼戾於春秋之旨與曰非然也春秋以寓王法故於失禮不時特書爲世戒而後世述作之家務稱大之善必合禮得時乃書之爲法固不同已余不佞是用具書二侯之成績而幷誌州之沿革加詳焉

通城渠記通城渠者古嘗有也然無文可攷詢之故老咸云渠[illegible]西北隅穴地而通流達於州署之側以爲池種竹植花惟爲當時之觀美焉而於民則無所利也

及元鎮兵分據其地以城闊兵寡不便所守於是平基毀城棄城爲荒城荒而渠廢迄今湮塞泯迹者已八十餘年洪武三十年　國朝以徐州碭山縣華公子範佐判是州公之因時制宜興利除害者蓋亦多矣越八載歲在永樂四年春公乃乘時之隙逆泝水而上行五里許乃覼視其水慨然嘆曰有利而不興是謂姑息豈可徒食其祿而不與民建恒久之利乎於是歸而告諸太守郭州守敬吏目王公禮同寅協恭用襄其事相地便宜倡工鳩民築堰穿渠以先之民知將有利巳也莫不鼓舞趨事不盈旬日其水達於市巷溉田不下百餘頃雖農工商賈之異業者莫不保尺土如寸金焉其視昔之故渠無利於民而爲觀美者大不同矣居民感惠之深既無以報其德又不忍晦其事於是協力勒石以志其公之嘉績云贊曰賢侯佐州贊政優游相地穿渠引沮通流溉田百頃功邁前修聲名巳振事業還休云後遺澤萬載千秋

吳文定公撰橫渠先生綠野亭記曰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學鳴於時君子以其德尊[illegible]孟子比夫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正以其自任之意亦可見

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馬揚之孟子然至其時已千歲矣所謂以其數則過矣昔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於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學者爭師宗之人至於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迹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求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於朝他日治獄外郡而

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書蓋史之所記大畧如此綠野之跡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勸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址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構屋以祠先生別爲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李君叔淵叔淵雅重風教乃下其事於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修復古廢祠亦知急先務者復以事委之學通方經度財用而邦人士咸樂相

助數月而工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於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間以書請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此固　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爲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

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不變也雖然聖賢之言學者於此無弗當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皐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拔於流俗爲世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榮哉書院建於弘治九年六月工畢於是年十二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提學副使伍福撰醴泉縣增築外城記曰醴泉本漢谷口縣地後魏置泌陽護軍尋改寧夷縣隋文帝時以縣

故有漢醴泉宮故更今名焉門曰醴泉其城即古仲橋城也
歷代城制相因廣狹無紀元季兵興守臣宣武將軍河
南等處行樞密院副樞密王也速迭兒因舊脩築土城
總周二里許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削平僭亂洪
武二年本太傅徐公兵至元將逃走邑民歸附是時草
昧干戈甫定居人尠少縣治城隍後遵前蹟歷永樂抵
今六朝景運弘開百有餘年重熙累洽天下四方養息
日繁是邑密邇關輔神皐奥區歌士夷喁尤號富庶城
中民居殆不可容延析城外節比鱗次四民生業日增
月益成化初邊烽忽警連歲用兵不息邑當要衝盜竊

雍大記卷三十四　十八

閒作居常靡寧城不古大同故是來知縣事深以爲患
遂白巡撫陝西都臺項公增築東西南三面外城北則
循舊城阻小小河之險之撫公然其言俟遂量功命日
具餱糧平版幹稱畚築之具物議遠邇均力役肇工於
四年秋衆咸歡趨事罔後日役勞而督之不數月崇墉
言言自址至堞二丈八尺有咫址廣僅三丈環袤六里
有奇壕二十尺闊倍之四門皆以陶甓結甃圜空設關
鑰旦啓夕閉復星門上以謹候望是役慮不愆素斂以
成功大爲巡撫諸公旌賞自是盜賊無竊發之警居民
獲按堵之休視舊城卑隘不侔矣

雍泰撰鎮安縣脩城碑序曰鎮安邑城歲久寖圮夷下
若伏壠焉不知經幾今矣罔有肯新之者余公禹來知
是邑嘆曰城圮若此倘無警急也設有警急何以待乎
擬令邑人爰即故郭按以剛土引以金錐扯而乃闢而
廣巓乃增而高級甎相承而固之盖爲永久計也固
非欲奢於前人也又即城闉建三飛樓盖欲便乎覘望
焉而四望山之峙川之流草樹無窮雲煙變態畢獻於
茲樓之前可坐而目也始公欲成是邑民咸憂其功巨
而難就公百爾區畫惟法更作迭休民不知倦惟勤民
知斂惟誠民知勸費不經公家罰不及私門忽然而城

雍大記卷三十四　十九

告成矣民復雜然歡動感公之仁嘉公之才咸願立碑
頌德昭示無窮謂予言可信後世焉干以文予惟詩云
公侯干城言人才爲可城也傳云地利不如人和言人
心堅於城也夫二者雖非城也而隱然有城之險且險
於城焉盍二者之是取顧乃城是築耶雖然重門待暴
設險固國見於易城郭溝池以爲固又見於禮記豈皆
妄言乎彼二者固天下之眞險也謂城非眞險則可謂
城絕無險則不可特恃其城之險固不可急而無眞險
矣城之險又兼而有之豈不益固也哉況眞險非人所
易能築城而守之人皆可能焉若　是俞公之新邑城諒

可取兵哉寄以維城之任意者必不負矣然公之政事
文章勒諸口碑茲不具述焉
米居一記靜寧靖共堂曰西和橋治白石鎮蓋古綿諸
道也北控土蕃東連岐雍昔忠烈吳公玠用武之地故
廟食於此而忠烈之弟今都統制利州西路安撫使吳
公璘之像繪於廊廡之塵香雨剝殆不堪視一日百姓
王玘杜壽周賢威額相告欲鳩工別建一堂繪公之像
以祀之請郡學學正米居一記居一日昔東漢張奐破
南匈奴制東羌襲烏元降鮮卑使天下之人不淪於左
衽而漢室以安未聞郡邑以祀之者既爲威武太守百
姓以其平均賦歛訓諭戎方以正殺子之俗民乃爲其
生立生祠夫安天下之功孰與於安一州之功止四夷
之殺孰與於止食子之殺然而天下忘其功而失其所
事一州思其德而恭其所祠其故何哉大抵存社稷者
天子有不能忘故書諸彝鼎之所勒竹帛之所書太常之所
紀雲臺之所繪皆所以旌其功也至於德及生[illegible]而民
心之所愛慕者必生立其祠蓋祠所以寓其私耳公之
生祠所建於斯此是以威武之祠奐也雖然覩公之功
存社稷則非奐之比也金人犯陝時公之兄忠烈以一
旅之衆攻百倍之師所向克敵公之勇冠三軍當平之

殺忠烈公議格不行大路盡陷忠烈公收散卒保鳳翔之西和尚
原敵乘急攻謂可談笑而破也是時軍鳥合上下內外不相信公
爲統領與諸將誓以無忘國家言出于誠人人感泣公知人皆可
用遂與忠烈公定計而後戰敵大敗不能返金軍幾陷獲楊哥孛
堇後一年移屯清野原明年敵率瀚海契丹之師廣濟渤奚之
衆奮勇直攻蜀地大震忠烈公主于內公率諸將力戰以却之而
蜀遂安豎忠烈公之捐館命公以都統出秦隴恢復中原而敵勝
兵守秦公親冒矢石率衆攻之一日而破敵復會諸邑隊于劉家
灣乘高擊下意氣甚盛公揮軍渡渭背水而陣衆以爲不便公曰
非爾所知夜潛師畢登其不意敵已驚視是時五軍成列公復令
匿其旗幟之物以疑之敵謂大軍在後愈亦自失既戰命發弓
弩先破其驍銳然後以短兵乘之鏖戰終日敵不能支殲夷大衆於
是虜也請盟者咸狼狽東走其民亦日望王師之至公乘勝長驅
勢若破竹適朝廷與虜講好宣撫司檄班師公聞和議愀然不樂
遂振旅而還嗚呼自古守蜀或守於漢中或守隴城皆棄險處內
夫棄險則易攻處內則易搖所以中原之兵一涉境而國已喪矣
有忠烈公守蜀於咽喉之地而安危也至公則又復以所倍出攻
大敵而連破敵始膽落而心讋矣夫蜀處吳之上流猶背勢也保
蜀所以保吳自興兵以來有功于社稷孰與公大天子以節鉞之
權賜之尊禮如寵于公其于報功至矣然全蜀之民離兵虜之振

而遂生養之樂其何以報其德哉西和與敵壤接侯公尤甚乃建立生祠以見其誠雖然與之功德見于一方有庸之初公之功德施于天下多事之際與雖不可與公儷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居一于公亦曰慶曆中經畧陝西安撫使韓琦請以此砦爲軍賜名德順金泉統二年易軍爲州有元肇興平夏滅金改德順爲靜寧地元末關西僭竊起相雄長兵戈擾擾不休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殄除暴亂一家天下安養元元然是州雖仍元舊其時民數凋弊守臣減舊而小之外廓遺地爲平涼屯卒耕占爲己物自洪武迄今百有餘禩牧茲土者不知其幾更易遷事悠悠歲月無能復者善既抵任視事暑日周覽城陴父老歷指爲

言舊城之址宛然猶在善即其事白于巡撫陝西都憲大夫項公曰是州爲關陝要途自古周文王之區生民聚衆曰夥州城阨隘且圮外城不修屯卒占據自若一旦烽烟有警居人何恃爲巡撫然其言即牒按察僉事胡瀚集平涼府衛諸官審覈還地于州善遂慮事督工均力刻期躬循板築之間而程督之不三月城成環匝外廓七里有奇足爲一方保障而向所侵地俱入爲膏壤以畝計得若干頃善又以爲地入宜蕪廢將以及民則衆必有爭將以分官則適資私已乃以編年十四里甲畫爲定規以時通力耕種收穫則貯其數于官供春秋二丁暨諸壇壝祀事與賓客軍旅諸理諸需故謂其曰義嗚呼復侵地于群武夫捍卒之手爲城捍

寇以寧民居畫田疇以省民斂一舉而兩得是皆義心所發果敢剛勁不爲狡儈沮撓可謂適事之宜雖然牧民之寄責負攸萃而其大者有六事焉豈獨田耶必使一境之內諸事治理咸得其宜本末具舉教化興行風清弊絕行業邁于古人芳聲輝于當世庶幾仰副　聖天子命官之恩爲無愧爲政之道斯得之矣善字宗元泉衣鉅野人早領鄉薦嘗遊于子充郡守南坡先生之門善知之素且有造也茲以綱紀學政駐節于斯州耆民暨諸青衿既乞言爲立修城之碑而復是記爲請刻諸所建八蜡廟前之石因併書歸之俾後之來牧于此者其永圖無斁云

上饒婁謙平涼利民渠記曰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衍壤

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實經流其間引以津灌則土田膏液年穀可擬豐登尚何爆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埭而居人習以成俗舉目前浪開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爲棄物凡有播種歲率仰給于天天雨及時則坐享有年一過亢旱流行則計無所施不但距河入深之地不沾其利雖夾河兩岸之間亦不蒙餘波之潤而歷告災之外雖束手待斃而已歷千百載間竟無興念于此而倡之者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屬郡大侵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是受　簡命董託鎮撫關中嘗符移六道周諮民隱興堰減以佐耕至冬會郡隸有警告纔百急上命版曹亞卿嫣川李公衍畀以節鉞之寄越今年乙巳春推轂入境內即檄觀守臣流

決河渠以勸農事其強忠興利之心蓋與中丞公不謀而自同也。
僉憲忠陽城李君經分道關西首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命二公
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巡平羅君明而與聞之亦力贊興事維時
李君續食平涼散掾官屬荒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沮語百出
君則不暇顧恤發然調役屬工始自府治城北瀹暖泉以疏園
而官民賴之繼分引涇水五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爲一渠楊家磨
抵四十里鋪爲四渠表家莊至七十里鋪爲二渠迤東至九十里
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莊東行
三十里逼平涼境達蕭關一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汭
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爲七渠涇河之

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花墟等溝析爲六渠州城西引汭水繞城
北析東山下蔭注附郭田園獨合成一渠汭迤西至崇信縣界散
引河子褚家等溝別爲一十一渠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于築堰
隸南山者引木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引路家溝
至白水溝作爲一十一渠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二以道里幾二
百里許以溉田則三千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
其五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
力所至敵不限于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身掐土別通爲渠以
便行旅又捷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逮壘堰埧以固河防始事于
是歲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部吏工匠皆無所預惟拱

手以受李君成算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民命之曰利民渠
于是渠水衍溢土脉漸潰來年稼收成之望秋田遂長以登之天其
功甚大而費則省使非亞卿中丞發端開示于前憲使君從通於
成則李君規撫綜理之密亦將遏佚而弗章矣又況官壤間利民
盛事秘久不發必有神物以搞護之者失此機會抑不知當幾何
出以建萬年無窮之澤也有司龍君若請記其事以惟此渠之功州
部利戶與凡往來目擊之人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二
公當此兵殣之日分閫鎮靜決策如流非獨烽堠烟消邊徼安堵
而八郡垂亡所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衆水利之興又特其一事也
姑以誌其本末以告後之長民者使知成之不易如此相與維持

而增葺之是固二公之心抑亦羅君李君之志也遂書爲記
馬中錫重建范文正公廟碑曰去延安西北三百里有營曰靖邊
其俗呼爲范將軍馬營其隘題爲老范關然莫考其所自也或
謂范仲淹知延州嘗當駐馬于此故營名云然或又謂范雍亦嘗
知延州而當時呼爲老子老范關之名固當本于此也二說未知
孰是弘治己酉予來監邊儲嘗將劉銳白予曰范公嘗有祠于此
歲久湮廢敢請復之予笑謂曰軍旅中乃欲理會俎豆事耶雖然
爲之固甚美但恐陵谷變遷圖書莫考廟貌成而大小范之思
闕也銳亦笑予復謂曰記有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仲淹昔在軍中
西賊破膽卒成邊功較之老范爲夏人所欺者不以有勞而能定

國乎可祀無疑矣汝其從事銳乃度地于城南之西偏坐西向辰面溝背阜中衍可屋遂集丁壯具畚鍤誅材于山陶甓于冶不句月衆工咸舉前闢大門中為正寢既羣塑泥像復設畫壁右翰以廂以居守典周繚以垣以嚴護衛工既訖謂廟無祭田不足以供祀事而贍守者迺移文于予以其營田荒閑者請予白諸巡撫都憲黃公繖公是之劄于撫銳俾如所請已而銳復礱巨石請予記之顧予方改　命督學以去久弗克記越五年甲寅予為大理少卿銳復走介入京趣之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嘗讀其與夏國之書不類宋人文字其雄詞邁氣直可與樂毅報燕惠王李斯上秦皇帝兩書爭雄長其文如此宜其見諸事為者彪炳輝烈撐扶天地與其文相稱也然在慶曆間擁強兵據重鎮僅足以支吾元昊而已卒不能擣靈武而踐賀蘭者何哉意者華戎之詞易工而戈矛之功難立也抑別有其說歟故嘗攷之河外之事一种世衡辦之有餘矣尚須煩仲淹哉觀其囊鵰之謀甫入而天都野利之首即授夏人固已奪之氣矣奈何當國者方事懷來而种亦尋卒使其績弗竟然則咎將誰任乎兵法不謂軍不由中御今延州寇任几席朝廷千里迺以通一書奪一官予不知其為帥者將何以令于軍邪此古今之通弊也范公不泯朠蠻之間當必有言為然矣于是乎記并付其臺劄于銳俾刻之碑陰云

曾鶴齡范文正公廟碑曰生有惠政及于民則廟食其土此自古

以來守一州令一縣苟以良稱者然也若范文正公之在延州則夫　止於此公為宋仁宗朝名臣康定初趙元昊寇延州兵抵城下士女恂恂安撫使范雍擁兵不能支坐貶公請自行詔以公知延州既至選將閱軍脩城祭器晝夜籌畫為戰守備既具則招流亡開營田奏免權酤商稅有利于民知無不為于是敵人聞之恐至有無以延州為意之戒曰益斂去不敢肆侵掠此其有功于民大矣矧是時元昊遣使請五臺覲河東道路還遂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後白靖德塞門赤城三道並入及聞公至延度不可攻乃兩遣人詣公請和公兩斥之謂其必去僭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寧待之恩始可言和元昊雖未遽從而志不得逞久之卒降此其有功于國又非小也計公有功于國與民其大如此則宜守一州令一縣之良者可與比哉于是廟食于延更千百歲益隆而弗替宜矣其或廟圮祀缺從而新之續之夫豈不宜知其宜而因循弗舉殆非所以褒忠報德激勸方來之意也予嘗謂是實守土者之責今年延州守永豐陳公蚪上計將還請予言曰公廟歲久且壞而復甚隘無以竭虔副都御史陳公鑑奉　命行邊過而興既父老進曰此吾民事也願即更而大之公曰雖然須候請于朝父老曰吾民世世賴公多矣今新公廟以勸來者子孫又賴焉廟材甓之費弗大輒不煩用命乎于是不可以止而落成有日矣敢請文為記歸而刻諸石予聞之遽喜遂為之記并拜係之以詩

曰魏魏范公儒而善兵威卻西羌功著延城延人懷之廟祀千載
遺風餘烈凛然猶在廟隘且卑公功則崇百姓老見頹新公宮誰
其倡之不日竣事憲長郡侯與公同志有赫憲長姑蘇之英有儁
郡侯世出廬陵二公德業允媲公美百世有慕拜三君子

李賢綏德州儒學記曰學校乃育才之地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苟非學校以教育之未必能自成其材也此學校之政所以爲
有司之先務宜乎居六事之首焉柰何爲守令者多忽于此而緩
之所以汲汲者案牘之勞簿書之勤而已耳無怪乎人材之不成
也而國家圖治之盛意幾無所賴惟特達之士有見乎此隨所寓
而留心焉無何監察御史孫泰持斛告予曰予陝西綏德州人州

之儒學乃洪武初年創建東西不過三十餘步南北不過五十餘
步且居坡崖之間陝陋不堪况歷年久遠殿廡齋舍之屬漸多傾
敝凡巡歷按臨諸公游此學者未嘗不興慨嘆而卒無改作之志
焉天順戊寅夏都臺憲佐徐公瑄奉勑巡撫延綏地方督理邊務
之暇嘗駐節本州觀學校狹隘而且傾敝即召有司謂曰是州學
校若此而不作興可乎遂徙四圍官軍居宅於他所而開廣其基
址設脩理之法行勸募之討定規制鼓舞工役於地之高者損之
下者益之增殿宇之宏壯新儀像之森嚴凡百興舉莫不完美經
始于庚辰二月上旬落成于壬午四月中旬比之舊規率加數倍
實由都憲一心運用之所致也知州張輗學正胡本淳等莫不忻

悅感荷士之書至京托泰求文用示久遠敢乞惠焉予惟徐公所
爲如此真有志於成就人材者國家圖治之盛意於是乎副焉
非特達之士歟而今而後入斯學者必能奮志讀書務底成材而
不負徐公作興之功焉必能持心操節見用於時而深慰徐公期
望之意焉將見一州之人莫不感化而復其樸然之善一州之俗
莫不還淳而革其舊染之汚興學之效至于如此豈曰小補之哉
嗚呼天下學校廣矣安得皆如是州之盛能如是州之盛治不難
熙泰和而世不唐虞三代者吾未之信也此乃人心所同願者姑
因是而書以俟之

何景明曰余于文取其繫于其地者已矣其古歌詩亦然至于近

體多而弗錄

進士徐蘭鎮遠橋記曰　皇明既受命威德遠加道通西域蘭
州古屬金城郡距河爲城河故有津扼阨衝要洪武四年宋國公
奉命西征守禦指揮僉事趙祥去城西一里許造浮橋以濟師師
還遂撤弗用又四年衛國公師師定地置西涼西寧莊浪諸衛仍
去城西約十里造橋以通往來給餽餉因而弗革名曰鎮遠然河
流悍急堤埽弗固咸謂非久遠計又十年蘭州衛指揮相城西北
河水少緩擬改置橋近且易守詢諸父老以爲古之金城關在焉
謀諸同僚僉以爲允其月某日圖上形勢陝西都指揮使轉聞[illegible]
若曰可爰於六月內鳩工明年春二月冰解齊役率僚屬虔祀於

神協心齊力巽日橋成士民咸請文以紀成績按漢史趙充國初
擊羌遣三校御校夜渡即營陣以防衝突時則橋未造也迨上
方畧其一以爲治道橋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是橋
之利涉自古而然今祗承上命兵翰藩維乃能以古良將自期躬
督吏士决意改作造舟三十有八常用二十有五河漲則用其餘
以廣之每舟相去一丈五尺上流定以石繫如舟上加板欄楯兩旁
以衛行者橋南北岸各樹鐵柱一木柱亦繫鐵鎖大繩貫橋令相
屬隨波升降帖若坦途橋之南去城八十步新築小城延袤數丈
中置門以詰行旅城上建樓東偏刱公廨凡若干楹門西偏刱祠
宇以奉河神橋之北因山爲城延袤百餘丈東西置門悉建樓其

上又刱壽亭侯祠制度一一各適其宜嗟夫大河浤浤天險莫逾
舟梁橫亘徑接康衢棟宇暈飛昭耀丹碧雄堞環絡隱約敵衢識
邊徼要津千古之偉觀也諸葛武侯有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若斯橋者其可謂上昭　聖天子威德下以康濟斯人者乎夫
善作者必藉夫善繼善始者必繼夫善終者是橋也謀之詳審
規度之宏深財用之完美將事之勤恪作始之善謀成始矣歲
月茲久風水撼頹旨理瀲溺必賴後人承繼之重敢因士民之請
爲之紀其始末俾鏤於石以垂不朽庶嗣事者之有所徵焉
黃隸蘭州衛哨馬營記曰正統十二年四月初六日丁酉都閫李
公奉命築哨馬營堡於河北大峪口越十有四日工完二十二日

癸丑大合衛縣之官屬將校熊羆之士及邑人之老稚以落之軍
民和會閫郭溢郛既卒事其邑之官僚士庶以此爲禦邊之重
務不可不紀其歲月乃致書於予請爲之記予邑人也既受命不
敢辭其詞曰粵維皐蘭乃古金城郡西控大河素稱雄鎮大河之
北有山嵯峨環衛列峙下瞰廣川維是廣川既平且夷通乎沙漠
不毛之地介乎西境大夏之墟迢遞綿邈來涌斯邑寇賊往來必
經乎是然其形勢險隘允爲厄塞聖天子在位之十年以是爲重
鎮命公守此蹕車來臨遂相其土地用是規畫遠及年之冬請于
朝今年春俾命陝西藩臬之至乃伻偕公相其地宜集工庀材經
之營之人皆樂趨不日而就崇墉接漢高壘連雲邊備以固邑居

以寧控扼險要東制咽喉斯爲重事大莫是舉　天子之武惟
公是布　■　天子之文惟公是宣山勢巍巍河流渾渾　天子
萬千邦國永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陝西蘭縣新立義塚碑記曰丁丑天順元年夏六月蘭縣始立義
塚蓋蘭舊爲義塚邑當孔道軍民雜處不下萬家凡喪死送終
卜地而葬者十之二三投棄水火收拾餘燼寄頓山嵓洞壑僧房
道院者甚多遺櫬纍纍積以歲月往往暴露而莫知恤恩氓就遷
以陰陽家風水禍福之謬論蠱惑或力有所不能有終焉而不葬
其親者是未免仁人君子之所惻然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鄧公
永昌乘軺以來詢采民隱有識于此政事之餘躬率諸執事相邑

城之南鎮山之麓得佳地十頃七遂封土為誌以為之於是嚴立
條教舉禮經禁誥諭刻之以期俾遺骼未葬者有主者各分以地無
主者併為義塚期月之間舒暴遺棄者皆得掩瘞矣尚慮斯地
民之租稅所出後來或有所更張也乃於城西無額荒閑灘地中
每七十畝易此百畝蓋彼之灘地肥饒潤澤耕則為宜葬非所宜
此之山地瘠薄高爽耕則非宜而葬為所宜故也嗟夫古今人心
之天理孰能無之彼有親之喪投棄不葬者其本心非不知親
所當厚而不忍也非惟有所不能抑邪說有以蠱之也茍在上
者開譬之以義理之正則彼豈蔽於執迷無所感發興起哉若鄭
公義塚之置人皆感激喪死送終率皆以禮由是而觀人心天理

終有不泯者焉吁九十年無之事鄭公舉行之俾無投棄之患其
心可謂仁矣能使斯郡之民不失為孝子不失為慈親者又非鄭
公之教歟併書以記之

參議劉憲府學文廟樂器記曰歷代崇祀先師孔子之禮樂至我
朝大備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謂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子師以濟
後世非[illegible]功於一方一時可比即詔大學及天下郡學春秋二祀
咸奏雅樂而州縣不及焉者慮弗備也　皇上即位首革大學
尋用廷臣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尊師重道自漢以
來未有盛於今日也豈非斯道之大慶歟臨洮府隴右要郡也
控邊陲自昔用武之國前此守臣勞於飛輓雖文廟樂舞亦弗暇
及成化癸卯張侯振來守是郡適有事於文廟慨然曰樂舞廢
缺匪直無以感神明抑以違王制伊誰之咎亟欲新之值歲大侵
乃止明年稍豐政通民安乃命工掄材為琴為瑟為柷為敔琢石
於山鑄金於冶不踰時而八音克備未祭前三月擇諸生能審音
者習其事及祭之日舉而獻之奏於堂者翕如舞於階者秩如播
太古之餘音章方今之懿典聖靈洋洋昭格於上人心翼翼奉承
於下郡之民觀者如堵竊相謂曰不圖作樂至於斯也噫若侯可
謂知先務矣郡人前監察御史曹君英輩相率請文記之良有以
也雖然樂者天地之和禮以正人心而樂以和之此先師之所以

為教也侯豈徒新其樂舞而已哉要當身體而力行之繼自今侯
其本之心以和其德達之行以和其政俾一郡人民相與和於內
羌戎相與和於外斯善矣凡從事於斯者自能觀感興起知禮樂
不可以斯須去身也他日登膺於時推之政事間以和其人民則
聖教之所被者曷有涯耶夫然庶有以廣我　國家嚴師重道
之意侯尚其勉之

陳祥蘭州衛重疏水利記曰天地之利于人者莫大乎水然必託
諸人而後利始大焉吾蘭古金城郡密邇邊虜維我　皇明啓
運斥拓城塹重鎮州治宿以兵衛簡都指揮以領之逮我肅莊
王移封建國于茲而以藩屏之城郭內外軍民屋廬不下萬餘區比

逼黃河岸峻東西兩川田畝水不能上下經營夏始渠引以便以
溉獲大利西城西南水自馬寒山經阿干來者傍城直瀉黃河其
去廢後守土者采衆謀乃于阿干河鑿渠引水十分之三一自龍
尾山麓經關王廟下入灌東川田園傍渠數有力者置水碓磨
一自西郭入注東西南三面隍塹以固城垣禦突衝城北黃河巳
當一面之天塹一自高崖子經古寨寺下入灌西川田園居民始
獲利矣成化間巡撫都憲晉陽余公以兩川水利徵而弗能常歲
旱欲傚寧夏漢延唐來等渠于黃河上流引水以灌溉籌畫已
具會轉佐部畢京未果既而水入西郭者亦湮塞隍塹久涸識者
病之今年秋總制都憲河澗張公行部過蘭政暇注意舉廢遂允

蘭州衛之請循西郭故道而疏通之復開小渠以利城居者餘悉
由東郭出亦達于川甫彌月開而隍塹迴繞城郭渠所經之衢
巷居官民疏圃暨藝業者無不沾其利然阿干之利固若此而黃
河之利尤大焉然吾蘭俗業耕牧而土地臭鹵于河北所謂金城
沃壤千里者在是頃以數年邊備弛而屢侵擾耒耜不敢越河梁
租賦竭產以盜數者非一日尚俟不者勢可為而時可舉賦求余
公之議以成之吾蘭之利不尤大哉矣因併記之以俟
隋瓊黃河賦曰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濤洪源于四
極兮注天派于滄溟貫后土之雕博兮杳玄溝之精明遞積石而
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瀉太華而東騖兮擬底柱之崢嶸入大陸

而北從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浮況之濯
靈覽頹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發崑崙而俯視兮
固彷彿兮其初迹駁高風而騁望兮遂周游世間宜何末流之混
濁兮始清徵而湜湜差滄灧而徐趨兮甃延汪而自得觸下險石以
鬪暴兮詫雷轟而轂擊夫宇擴其沆茫兮溷上下之玄黃霧靈
霾而溺集兮混遂古之洪荒徵風蕩搖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
章矣浩而洶湧兮百怪悲涎而汲揚腥雲霾浪以濫汨兮恍忽顛
倒大舟航靈曙休而赫昭兮乘正色于中央望朝在御而下臨兮
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衆袞衛以行合兮百谷淫淫其煉繹山澤
沮洳以上氣兮增滉瀁之洋溢魚龍渠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

極祝融戴節以南飽兮雷雨奮達以滂霈潢交流而股合兮百川
奔而來會太輪困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洶沃狂瀾洶而嚙岸兮塊
士焉崒乎衝潰霜嚴而不脫兮炎昊熱矩以司秋洲渚細邈而石
出兮始殺湍安流霰雪紛其罹兮顓頊秉坎以奮神大堅噴氣
而摩軋兮流斷下而龍鱗疊冰積絕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
羨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飈風起而衝冒兮森怪駭其雜
推觀圜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容移者惟父之數逝兮跨百世而
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為期於龍圖而晰六兮悟不
孚之所為明乎心之未純兮感道數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
晝夜之靡斁

志貫

漢李燮拜京兆吏民愛敬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毋訓如父

成帝時五侯大治宫室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

四皓商山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釆芝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魏繆襲平關中詩曰平關中路向潼濟濁水亡高墉閉韓馬離群兇選驍騎縱兩翼虜崩潰級萬億

王仲宣詠史詩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黄鳥哀詩鳴至今聲不虧

曹植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没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

志賞

唐杜甫同諸公登長安慈恩寺塔詩曰高標跨蒼天烈
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玆翻百憂方知像教力足可
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知技掌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
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
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
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杜甫同州沙苑行右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垣

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于此苑中騋牝
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車
寇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
猶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
空大存逸群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
藏奔突來往坡陀縱超忽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
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
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唐太宗幸武功所生故宅慶善宮賦詩曰壽丘惟舊迹
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玆弱齡逢運改提
劍鬱匡時指揮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龍
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螭端扆朝四岳無爲任
百司霜節明秋景輕水結水湄玄黃遍原臨穴仰天嘆
[illegible]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
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
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
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
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
肝

晉袁陽源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曰劍佩何翩翩長安
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荊魏多壯士宛洛富
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
鄽五侯競書幣群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
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
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壯知然

鮑明遠數詩曰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
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休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
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

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穀紛
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尊無荒萬官一朝
通

隰儲峙積京坻共樂還譙燕歡此大風詩
唐太宗冬獵於武功賦冬狩詩曰烈烈寒風起慘慘飛
雲浮霜濃凝廣隰冰厚結清流金鞍移上苑玉勒騁平
疇旌旗四望合罝網一面求楚踣爭麕殪秦亡解鹿愁
獸忙投密樹鴻驚起沙州騎斂原塵靜戈迴嶺日收心
悲洛汭逸意在渭濱遊禽荒非所樂撫轡更招憂
唐太宗再幸武功慶善宮賦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
昔叢況茲承曆德懷舊感深衷積善忻餘慶暢武悅成
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
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迴輿訪牧童瑞
氣縈丹闕祥烟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日紅於焉
歡擊筑聊以詠南風
上官儀應制奉和詩曰石關清晚夏旋輿早征秋神麾揚
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泛宛郊瑞氣浮大風疑漢
筑叢烟入舜求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州偃伯歌玄化

扈蹕頌王遊遺籍謬詔將入珥筆荷恩休
韋應物題武功舊宅詩曰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
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感感居人少延見野田綠風雨
經舊墟毀垣迷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羈雌宿多累恒
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
李白登太白峯詩曰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
我語為我開天關願乘冷風去直出浮雲間舉首可近
月若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
李白西嶽雲臺歌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
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榮光休氣分五彩
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三峯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
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
明星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
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
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孟浩然終南山翠微寺空上人方丈翠微終南裏雨後
宜返照閉門久沉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靜
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竟共談
笑暝還高窗眠曉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

風泉有清聽何必穌門嘯

李白商山四皓詩白髮四老人昻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雲窻拂清靄石壁横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㑹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胷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杜甫題潼關吏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

憂西都丈人視我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杜甫宜君縣玉華宮詩曰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杜甫成縣石龕詩曰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岑參太白山歌曰聞有故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窻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卧一龍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白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裡有山空藏色

夢太白山峯歌曰夢登緜昇九厓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

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簷楹覆金[illegible]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仍曛松風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綴丹趣霽心投鳥群春風又搖擢潭島花紛紛

李白太白山歌曰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尺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煉丹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惝然五性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韋應物藍嶺精舍詩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

始願志嶮得而賞崖傾景方晦川對平如掌綠林含蕭
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
天秋百泉響仰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杜子美溫泉詩曰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君
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
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沸天萬
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新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
壯聲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瑶池影
屈注滄海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
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蛟人獻微綃曾祀

沈豪牛一百祥奔聖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蓋
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復歸虞無底化作長黃
虬飄飄青鎖郎文采珊瑚鉤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
愁
渼陂行曰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
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
思集黿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
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
翠來沈竿續縵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
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

融閒船舷暗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一
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
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蒲城縣內諸官曰先帝昔晏駕茲
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卽事壯重險論功
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卻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霜蕭
冷冷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
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心未斷惟王心不寧
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

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嵂崒洪河左瀠濚金城
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
縣立臺榭爭岧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玉
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
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
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容思
懷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
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
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
溟

杜甫成縣鳳凰山詩曰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絶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餓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石烱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啣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重鳴獸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謂此群盜何淹留

又積草嶺詩曰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語書絶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杜甫木皮嶺詩曰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穉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鬭屢踞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然傷垂老魂

杜甫萬丈潭詩曰清溪合冥漠坤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内踞歩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經盡峯絶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淡頽黑如灣環底清似光烱碎孤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歘實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凡百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杜甫鐵堂峽詩曰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峽形藏堂皇壁色立積鐵逕摩蒼穹蟠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

太復氏大記之作足以當關陝全志哉且其考據核而精其論議詳而要鋪敘得作史家法而文詞爛然關陝全志中之佳品歟若其首補以疆里山川之圖末標以地產之所出而釋老二氏之故迹兼不遺焉則使後有作者予亦不欲觀矣

姑蘇吳岫識

雍大記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陜西提學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爲所作陜西總志乃其督學時開局立例召學官生徒分輯成編者訂改甫就景明以病去官僉事周宗化攝學政爲續成之始末具詳於段炅序中闗中自三輔黃圖以後宋敏求程大昌所作最簡雅有法景明廣事蒐採意欲突過前人而嗜博務多如歴代史賛之類槩爲收入未免氾濫又文字多摹古而失真如改沿革志曰考易改藝文志曰志賁名目皆出臆創幾於鷗閣虬戸篠驂鋭溪七子末派爲世所詬厲亦有由矣

〔嘉靖〕彰德府志八卷

〔明〕崔銑纂修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彰德府志八卷》提要

彰德府志目録

崔銑輯

選舉志第七

卷之八

鄴都宮室志第八

雜志第九

敘曰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於中秘得宋相臺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予輯而正之明年春銑遭先母淑人憂又兩閱歲既禫祔矣始啓

舊誌之宋志事略具而文義無歸元以下亾觀焉乃別爲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兼采諸史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矣夫志者郡史也備物垂軌不軌不物眩觀惑鄉雖文奚用哉故地理稽實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賦以恤隱祠祀以正典官師均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宮室刺奢雜志輔化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要簡確然後府事稍可誦覽是斯竊取諸君子之志焉銑也才淺能薄意長力短况府居衝衝海內兵作先被焚禁令土著之家十不存一舊典湮滅後學寡聞循長鄉哲靡由殫述舊志涉誤近誕者並以義刪之不能發識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夫述不師聖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嘉靖改元歲後渠崔銑書

彰德府志目録

地理志第一之一

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今府城外西北有開元寺寺後有亶甲冢冢在洹水南岸有故城曰殷城一曰亶甲城周回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又有地曰商亭城冢記曰亶甲所居夫湯始居亳仲丁遷囂亶甲自囂徙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歸治亳九五遷商之諸王以十日匠爲帝號惟亶甲加河者漢書地理志魏郡有大河有淦有行今府東永和及鄴臨漳之間尚多卑下必水圮其都祖乙乃遷殷爾春秋時屬晉陽左氏傳曰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此地即東陽也晉山東朝陽故曰東陽戰國時屬魏史記魏文侯出征以西門豹守鄴後屬趙史記廉頗攻魏取安陽秦併天下爲邯鄲上黨地漢高祖始分置魏郡治鄴後漢末冀州理之韓馥爲州牧袁紹藉馥起兵建安九年曹操攻袁氏拔鄴因其富强遂居之以爲根本天下方亂百姓皆奔鄴因曹氏之强以小安戶口視天下最號難治十七年獻帝以十五縣益魏郡封操

爲魏公操分爲東西部擇强守令治之曹丕篡立黃初二年以東部爲平陽郡西部爲廣平郡廣平陽平平魏謂之三魏晉曰魏郡理於鄴後趙石虎魏冉閔前燕慕容儁皆建都苻堅平燕以王猛爲冀州牧而鄴隸焉後魏天興元年克鄴城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聖皇天命所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改曰相州文帝太和十八年欲遷都洛陽經鄴登銅雀臺御史大夫崔光等曰鄴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西門史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帝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非久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東魏孝靜帝遷鄴改築南城以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北齊高洋篡立改魏尹爲清都尹

周臧齊復改相州大象二年兼置魏郡自故鄴徙州於安陽即今治所也隋初廢魏郡煬帝初廢州復置魏郡理安陽唐武德初復改相州天寶元年改鄴郡至德後中原用兵刺史皆理軍戎始有節度之號乾元元年復改相州梁貞明元年建昭德軍節度以軍亂地歸後唐莊宗入魏為屬郡屬魏州晉天福二年復陞彰德軍節度宋復為相州金陞彰德府為其地重物繁特以親王駙馬為節度使元改彰德路長曰達魯花赤如古監郡以國中動舊重臣充之　大明改彰德府廣二百四十里袤二百十里東内黃南濬西壺關北邯鄲府隷河南布政使司置彰德衛守焉領州一縣六城圍九里一百十二步高二丈五尺闊二丈外磚內土四門東永和南鎮遠西大定北拱辰壕闊十丈水深者二丈淺者八九尺宋志云後魏天興元年築宋景德三

年增築圍十九里今裁得其半云

安陽縣 附郭 自秦至隋四遷迮秦故城在州東南四十三里近内黃縣本殷墟及邶鄘衛之地亶甲祖乙紂之王畿也戰國時為魏寧新中邑秦昭王使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分其軍為三命王齕將而伐趙邯鄲是歲冬秦別將張唐攻魏拔鄭王齕攻邯鄲不拔引兵從唐拔寧新中改名安陽變寧為安義相近矣水北山南曰陽其以在淇北故耶史記秦二世三年使將章邯王離圍趙鉅鹿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北救趙義至安陽留不進羽殺義引兵渡河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率諸侯兵再與章邯戰漳南又擊之汙水上 汙水在鄴西 遂聽邯等降與邯盟於洹水南殷墟 今故城間有霸王店傳云即羽與邯盟處 殷墟在故安陽邑也 漢書注曰洹水在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此殷墟非朝歌也 漢初廢入蕩陰屬河內郡晉始於今縣西

南置安陽縣後魏孝靜帝遷鄴鄴城廢以隷鄴周大象二年破尉遲迥焚徹鄴宮室乃從鄴縣於安陽更安陽曰鄴鄴曰靈芝縣即晉安陽縣地隋開皇十年鄴與安陽各復名復從縣於今洹水南在晉舊城東北廢城今各堙圯大業十年移城內凡不言朝代者無所廢置也　大明因之東內黃南湯陰西林北磁廣一百五十里袤七十里戶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四口十萬六百九十六九八十四里

湯陰縣 古羑里也在七國時為魏蕩陰邑史記秦伐趙圍邯鄲魏晉鄙救趙不敢進屯於蕩陰漢置蕩陰縣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後魏省隋開皇六年復置於今縣東十七里十年併入安陽縣十六年再置於今縣西南三十里改曰蕩源大業二年省唐武德四年復置屬魏州入古蕩陰城即今治也六年改屬相州貞觀元年改曰湯陰宋宣和初改屬濬州後仍舊屬金屬彰德府　大明因之北達於府四十五里東開南淇西林北安陽廣一百五十里袤四十里城圍六里二百四十步六門戶九千七百三十二口五萬四千七百二十一九四十三里

臨漳縣 即鄴地也晉建興二年以愍帝諱改曰臨漳縣東魏置鄴縣於鄴城中特置臨漳縣周武帝平齊建德六年自鄴城移臨漳治於城東二十里屬魏郡隋開皇三年改隷相州十年分

縣地置長樂縣大業十年始築城宋省鄴縣入焉　大明屬本府洪武十八年漳水塹民居奏移治於東北十八里理王村西南達於府九十里東魏西磁南安陽北城安廣七十五里袤五十五里城圍四里高一丈七尺闊一丈有奇四門戶五千六百五十九口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六九三十九里

林縣 前漢地理志曰隆慮隷河內郡應劭曰有

隆慮山在北後漢避殤帝諱更曰林慮師古曰慮音廬
縣隸魏郡晉隸汲郡後魏太武眞君六年
省入鄴縣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復置永安元年
改置林慮郡齊天保七年郡廢後周平齊復之
隋開皇三年郡再廢十八年改置巖州大業二
年州廢九州郡之廢皆復爲縣也唐武德二年再復五年又
廢今隸相州貞觀十二年徙於今治所金陞爲
林州　大明洪武三年降爲縣屬本府東達於

府百二十里東安陽南湯西壺關北涉廣九十
里袤一百八十里城圍三里二十步高一丈八
尺四門戶五千五百三十口三萬九千五百二
十九　三十五里

磁州 磁武安涉春秋晉地也後三家分晉歸於
趙秦滅趙屬邯鄲郡漢爲魏郡武安縣魏晉俱
隸廣平郡後魏析武安縣地置臨水縣屬相州
東魏尹北齊屬清都郡開皇十年郡廢仍屬相
州以地產磁石始曰磁州以滏陽縣附郭大業
初廢滏陽復屬魏郡唐武德元年復爲州六年
省臨水入滏陽貞觀元年廢州令屬相州永泰
元年復置磁州以臨水地改置昭義縣天祐三
年以磁慈音相近改曰惠州後復曰磁五代梁
屬昭德軍節度晉屬彰德軍節度宋改爲郡曰
滏陽金復曰磁州省昭義入滏陽元陞爲滏原
軍節度屬廣平路後復爲磁州　大明洪武元

年改屬彰德府廢滏陽縣南達於府七十里東
成安南安陽西涉北邯鄲廣一百七十里袤一
百里城圍八里二十六步高二丈惟有南北門
戶五千六百八十六口五萬二百二十四凡四
十一里領縣二置磁州守禦千戶所守焉所隸
山西潞州衛

武安縣 武安爲縣自西漢始屬魏郡魏屬廣平
郡後魏仍屬魏郡隋開皇十年析其地置陽邑

縣大業中復省陽邑入武安屬廣平郡唐初屬
洺州永泰元年改屬磁州宋屬滏陽郡元省入
邯鄲縣屬廣平尋復舊　大明改屬磁州東南
達於府一百九十里東邯鄲南磁西涉北沙河
廣一百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城圍三里三百七
十步高一丈八尺唯有西北門戶五千四百六
十六口四萬五千五十九三十四里

涉縣古沙侯國也漢置涉縣後漳水入縣東入

民從涉更曰涉屬魏郡魏晉屬廣平郡後魏天
賜元年併入臨水縣後周移臨水縣治涉城隋
開皇三年復於涉城置涉縣屬韓州唐貞觀十
七年州廢改屬山西路州金陞為崇州元罷州
復置縣屬眞定路　大明改屬磁州東南達於
府二百七十里東磁南林西黎城北武安廣一
百三十里袤一百四十里城圍四里高一丈五
尺唯有南北門戶四千五百九十一口一萬二
千一百三十九九十八里

安陽韓陵山在縣東北十七里父老云漢韓信
嘗屯兵焉故號韓陵或曰有冢曰韓陵故名山
也北史曰晉泰二年拔鄴爾朱世隆
等普泰二年高歡起義兵誅爾朱仲遠等
退走韓陵歡大破姚度兄弟於山下斛斯椿擒
天光度斛律仲遠於河橋賈顯智執世隆於京
師歡克捷於韓陵乃立定國寺旌功有溫子昇

碑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伯世威著於
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
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
知其名遺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迹刊石
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
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介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
地紐禍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
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殞珪人物既盡頭會
箕斂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嶽
降靈稽十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
於胷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鍾鼓嘈
嘈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慓以爭
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
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
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
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柘舉新兵之退自昆

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兹洪襄建此精盧賦石勵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鑾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陳尚書徐陵嘗使北至鄴過韓陵山讀其碑心愛其才麗手自録之既南歸陳士人問陵北朝人物何如曰唯韓陵片石耳

龍山在縣西四十里周回十里高五里左太冲魏都賦云毳鷟寰谷虎澗龍山山東南有村曰善應道水狀流出焉元好

問詩平岡回合盡桑麻百汶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複武陵何處覓仙家元劉驥善應山水記相在河朔為大郡洹水於相為佳境且四方士夫過是邦者必窮探徧覽况親牧者乎丁邪秋九月既望時天高氣清川空野靜百工將休萬寶皆成寔農之隙也總管王公乃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一舍許岡勢稍坡陀又六七里遍邐路轉而下小川忽平展中有一谿洹水也其流深碧可愛尋見居民夾岸廬舍相望叢唾竹鳩上下碁布究然如圖畫昔遺山嘗謂絶似玉溪此語誠不妄停午少憩於長春觀少馬渡水沿岸而西又行二三里樹木漸幽深兩山回抱瀑然一泉感沸出於其下水聲浩浩足以洗塵慮而清襟靈遂置酒泉上但見鳥飛魚躍巖姿州景一時會於目前想亦造物之有為也公喜甚乃舉觴顧謂門客北燕劉驥曰子盍記之意謂兹洹混混晝夜不息雖久旱而不涸折流而東遠近溉田千有餘頃民所賴者多矣非神尸之能如是乎自公蒞政歳豐人足以其神陰相之可紀以傳不朽衆皆曰然

寶山在龍山西南十餘里山産白石陶人取以為器至今不窮山有八峯峯下有泉古曰白石谷山西北有山曰清涼曰馬鞍高出諸山甚絶而舊志不載

清涼元曹杲清涼山詩幾年浪迹嗟萍梗跋涉風沙亦何幸于今未了看山緣聞說清涼在清境四山回抱開翠屏中有招提曰修定主人載酒邀我遊石逕崎嶇度重嶺氣除垂耳鞭不前挽葛攀藤歴參井白雲晻靄無處尋路轉峯迴意方省亭亭孤聳認高標滿谷

松杉翠相映半天金碧照雙眸人道經營自師猛谿然到此脫羈囚塵夢悠悠一朝醒雄樓突出倚晴空萬壑風嵐歸引領逸興翩翩不可收賦者新詩狀烟景寺僧亦愛詩人清自汲山泉發松茗呼童洗盞開芳樽况有嘉肴薦春餅酒酣大笑發高歌舞袖婆娑亂雲影一時文彩重劉曹千古高情慕箕潁惜無指日魯陽戈勝地可能留少須嫁鼓歸去復徘徊野烟漠漠平林暝

馬鞍舊志附林縣

銅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山舊産銅

魚山在縣西北七十里

高望山在縣西北八十里

蒙賓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後魏孝文帝南遷洛陽於山下頒賚從臣

賓文山在艾口

去縣七十里愁思岡在縣南十五里周回七里高二丈二尺魏文帝遷士庶人於洛陽登岡望鄴中莫不愁思隋文帝改曰崇義岡俗曰望喜岡岡上有防城周回五里六十步高一丈八尺史曰紂囚文王於羑里又城此以防之故又曰防城岡野馬岡在縣北三十三里故老云勢如馳馬或曰古嘗牧馬馬岡下冢纍纍言葬王侯也岡東南有黃衣水入於鸛鵲陂清流潤經岡

北又過爛石山下在故鄴縣西南五十里折而東入於漳齊清河二年於岡南頃城北虎澗東堰漳水為清河渠東流過西門祠入於鄴今廢虎澗俗曰虎澗在縣西三十里野馬岡下澗有小泉名黃花水東南流七里入於洹天禧鎮在縣西南四十里宋天禧中徙林慮北齊鎮於此因曰天禧東北十五里有小僧院曰三泉中有井泉冬夏常溫俛手可挹村民聚衆汲之日積千百人水

不竭停蓄之久不溢野人共呼為聖水云洹水在縣北四里俗曰安陽河深者三丈酈道元水經注曰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山在長子縣東過隆慮北黃水注之又東北出山逕殷墟東北過鄴城南謂之新河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城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於白溝春秋左氏傳曰聲伯夢涉洹水杜預注曰水出汲郡林慮縣李宗諤圖經曰洹水源出林慮西北平地涌出

初甚微小東流九十里至安陽界泉脉漸大又曲屈東北流六十里至州北入洹水縣界今曰洹氏縣在澤州高平然與洹水蓋邑遷改不常天下之水皆發源於山洑而再發出自平地濟與百泉是也夫淄澠之合古人能嘗而知之洹水洑發於林慮浸發於安陽亡可疑矣圖經未達斯旨故疑水經誤也漳水俗曰漳河尚書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周禮夏官職方氏曰

河內曰冀州其川漳水經注曰濁漳源出上黨
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縣南合堯水涅水西屈
從縣東北流東過壺關屯留潞縣合梁山之水
其流頗大又東過武安縣東清漳出樂平南少
山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遂
東過鄴縣西而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又東而
汙水注之又東逕西門豹祠前西門豹祠北逕
趙閣馬臺西遂自縣東北入滏陽縣滏水合水

次縣東北有永樂浦浦西五里俗謂之祭陌河
即西門豹投巫處也在安陽界魏武帝引入鄴
城經銅雀臺下水激有聲不絕曰長鳴溝在臨
漳縣則西門豹史起李仁綽所作引水渠堰曰
西門曰天平曰金鳳曰菊花曰望雲曰百陽皆引
天平曰天井曰利物今曰漳河舊自安陽豐樂鎮
北東流過臨漳縣又東北至館陶縣南入衛正
德庚辰秋水溢縣南決自安陽顯王村南流折而

東至崔家橋又東過永和呂村入衛袤百餘里
當水盛時廣四十里凡安陽上田悉注汙潦其
患甚鉅零泉水在縣西南四十里東流十五里
防水在縣西南二十二里深二尺闊二丈水經
注曰水出西山馬頭澗在城南東經防城因名
又東合蕩水陷馬泉在縣西南二十三里一百
步楊樗伽鄴都故事曰爾朱兆與高歡戰兆敗
走經此泉馬陷水冶周回二十步在縣西四十

里舊經曰後魏時引水鼓爐名水冶僕射高隆
之監造深一尺闊一步半泉東北流十里入於
洹民激水為磨凡數千溉田數百頃萬金渠在
縣西北二十里深一丈五尺闊八尺鄴都故事
曰魏都鄴後起石塞堰自安陽南引洹水入鄴
自鄴入臨漳東至洹水縣當時溉田有萬金利
宋元祐中安陽自堰口至草橋十五里水幾廢
不流自鄴縣東至臨漳西十五里唯有小水涓

消入毛象陂今廢高平渠源出縣西三十里自
高平村堰洹水入渠東流灌溉二十村至縣西
南流至官道七里越道入廣潤陂唐咸亨三年
刺史李景開唐郭子儀李光弼九節度兵圍安
慶緒於相州傳言引漳水灌城今以地形水平
法視之漳水去州三十餘里地卑水東不能越
洹南注且無舊渠可浚必自此渠引洹水也宋
至和中忠獻韓公淪渠入城又於城西北隅傍

壕制二水磑歲命酒官造麴錢三千石以紓民
勞建亭水濱作詩刻石欲為郡者遵其地思嗣
其功後人不能渠流歲小至不能動磑元祐二
年知州事侍御史杜純易作立輪知州事李琮
相地形别開渠口納水不用絕河橫堰而水自
倍流立輪不能支遂作卧輪以復舊法分流入
城注滿州園池沼亦如舊　大明弘治間渠猶
溉田有水磨十座弘治末水淤渠口歲增月益

遂塞不行然渠首存廣遂渠在縣西四十里水
涌不竭一曰珍珠泉民引之溉田廣潤陂在縣
東二十二里東西一千五百八十步南北一千
三百步高一丈三尺隋開皇八年刺史梁士彥
引湯姜二水入陂溉田今水不行止注秋潦海
池在縣東北四十里每秋平地升水善傷稼俗
曰海子蜀渠源出蜀村北流過張登東流至西
關北石橋入高平渠水塞者幾十年正德己卯

知府陳策開溉田百頃知府又采知縣韓德澤
議於官道東北作堰障水逆流入城壕壕有水
自此始也夾壕植柳萬株菀然成林
論曰渠之利不甚大哉凡渠皆引名川石水得
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黍稷春夏不雨汲灌園
蔬足裕乏絕善守城者必憑高據水可以有功
舊志所載西門史公之績遠矣自魏暨唐李仁
緯以來所開天平戲陽新安洹水二渠引諸渠湮廢

已父子少時猶見高平之利今亦不行夫水徙
無恒暴長則塞相地因勢彼塞此開存乎人焉
耳
墨井在郭村有石如墨左思魏都賦曰墨井鹽
池玄滋素液西河隋圖經云安陽有西河即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也今西河屬湯陰在
妻水南頃城在虎澗南五里周回四十步高一
丈五尺城冢記曰衛頃公築也黃堆冢在豐甲

冢西南豐甲后也舊曰皇后冢諺曰黃堆因名
其村宋元豐二年夏大雨水溢豐甲冢穿野
人探取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無蝕衆疑觸法碎
而瘞之已乎冢滅迹銅器遂無復出者相縣故
城在縣西十五里隋開皇十年安陽縣治也唐
武德中廢西南又有零泉縣故城韓郡城即漢
已來韓郡治所在縣東北十里俗名七里岡涼
馬基臺在縣北十二里周回五百步高三十尺鄴
中記云石虎浴馬渲中水滌作臺曰涼馬髑髏
臺在縣西南二十八里周回二百四十步東高
二丈西高三丈鄴都故事曰高歡既敗爾朱兆
於韓陵於此作京觀俗曰髑髏臺今俗又訛曰
獨樂臺村云孫登石室在縣西南四十八里舊
經曰晉孫登隱室也洞在仙人澗南深廣可一
丈熙寧中嘗有人得小碑於洞中刻樂方數十
通登見晉書魏徵宅微鉅鹿人安陽有宅後為

睿宗潛邸韓忠獻宅在宋相州廨內宅後堂曰
自公後為州園亭曰紅芳南臨小池有古杏二株池邊直亭
北曰飛仙基臺北曰御書亭公堂後曰晝錦堂
公年四十餘以節度歸故鄉堂曰晝錦志若恩
也感陽修記世多有不載韓公詩古人之富貴
責歸本郡縣譬若衣錦遊白晝自光絢不則如
夜行雖蓬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者俚諺或
約太守章或攤使者傳歌無忘故窮濡器掩薊
聯所得快恩仇愛恐任驕猾玆予来舊邦意弗
在於衔以疾而量力懼莫辨方面抗表納金節
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纛往臨殿行路不
云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隴遂完繕啟
時存父老伏臘濃清蔦恩榮孰與偕衰劣愧獨

寵公餘新此堂夫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誇紳弁重祿許安閒觀已嘗兢戰處亦視題牓則念報主眷效報能何為進道確無惓忠義聲大節匪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縱死誓不變丹誠難忝陳感泣對筆硯堂西曰求己亭射所也直東曰狎鷗亭韓公詩亭壓東池復壞基園林須喜主人歸慙棠猶茂應存愛植柳堪驚近過聞魚躍藻間諸物性月沉波底發禪機群鷗只任輕舟畔知我無心自不飛亭後曰忘機堂韓公詩昔再懷章菸錦遊壞亭曾復此亭頭今歸故里藏嶔拙更葺新堂便燕休前檻月波清漲夜後警風竹冷吟秋伊余不是忘機若因立嘉名近狎鷗亭前臨池池南曰觀魚亭韓公詩雨後芳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狩潛頭戲忽見開萍作隊遊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圖洄吾忘大欲同斯樂肯掉筋竿餌釣鉤西北曰康樂園韓公詩惟人生多艱康世豈易偶服業罔不勤樂事豈常有朝家恩澤寬宣布在封守休民當有時使得遂仁壽相畀熙有園狹隨日已久州人戲即進疊翠但尚交遠令歡賞心歸去成煩區有圍隔牙城廣袤芊百訟我來闢而通高户敞軒牖其中完廢臺瓣壯畢培築城野四望間萬里如在手跳池育蓮芝表道植楊柳糞壤悉反除桃李植葱韭盛時寒食春觀者惟恐後人一變雍閉獷若在郊藪或相攜以歌或相醉以酒知為太平民歡語競聚首曰非時之康還得此樂不予因揭是名命意安敢苟允茲屏翰賢一覽貴父母必與衆同樂斯地肯蔭芳北曰休逸臺韓公詩水井渠摧幾白秋昔移為柱立臺頭晉基面

臺盤螺髮倒影侵池側蠶樓拂攏落霞峻觜席入舊初月誤彎鉤芳林已合陰成茂不見西山涌萬丘休逸臺上復凭欄依然風月喜生顏城頭仰視觀義撫天外微分舊見山草色且無歸後怨禽飛同到倦時還欲知恩許三來幸錦欄輕裘白晝閑直臺東曰廣春亭臺北曰曲水亭亭北有池北有崇歸堂至和中公再以武康之節來治鄉郡始建私第作醉白堂韓公詩舊若新成池上堂因憶樂天池上舊樂天先識勇退早凜凜萬世清風傳古人中求尚難擬自顧愚者詎可肩但舉當時池上物娛今之有殊未全池東無廉貯餘粟池西無亭撑五絃中無高橋跨三島下壓鼇背浮清漣其間合奏敵序者畫妓百指皆嬋娟平無三石展湘簟靜無雙鶴翹丁仙雅無吳郡青娥舫游泛安便牢且堅吾今謀退亦易足池南大屋藏群編一車豈若萬籍富子孫得以精覃研夾堂修竹抱幽琴森森擁檻竿逾千池中所出粗可愛芙蕖菱角紅白蓮芍藥多名來江都牡丹絕艷移洛川及時花發池左右香苞爛染朝霞鮮穠若于此興不淺間會賓屬陳芳筵宜城釀法亦云美詩酒僅可追前賢狂吟氣徒淸霄漢豪吟體放忘貌蟬酒酣陶陶睡席上醉鄉何有但浩然人生所適貴自適斯適豈異白樂天未能得謝已如此得謝吾樂知誰先有蘇軾記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

而已乎方則顧爲尋常無間之人而不可得者夫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九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若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定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藏其所得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數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社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

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顔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古壘在縣北十里南北斜長五里太半堙摧父老曰唐九節度師營壘也唐書肅宗命郭子儀與李光弼會九節度使兵圍安慶緒于相州肅宗昏弱以子儀光弼元勳難相統制乃用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坐是王師皆潰陸長源辭萬收遺骸作大冢掩之如古京觀曰萬人冢

永和故縣在縣東四十里漢内黃地也晉置長樂縣高齊省入臨漳隋開皇八年分臨漳洹水二縣置長樂縣十八年改曰堯城唐天祐中曰永定五代梁開平中曰長平後唐同光初復曰永

定宋天聖七年避真宗山陵名改永和熙寧七年廢爲鎭舊城周回三里四十三步高一丈六尺洹水環其西南東二十五里有戲陽城周回二十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杜預曰在魏郡内黃縣北南二里有堯城周回五里一百二十步高一丈常山陵在鎭東二十里周回一百四十二步高二丈二尺鄴都故事曰張

耳墓也丹朱陵在鎮東南三里圖經載孟子注
曰舜封堯子丹朱於白水即清河也漢欒尚書
墓在永和村東周回一百步高二丈漢太尉李墓
在灰泉村後趙時人與李農爭功忿憤而死鐵
山王氏墓在司空村鐵山名昭遠其父名繼昇
繼昇父名實初鐵山與父皆為宋太宗藩邸親
從繼昇以勞為左神武軍將軍順州團練使贈
其父官至右千牛衛將軍繼昇又贈洋州觀察

使鐵山從平河東力戰累遷保靜軍節度使為
名將昭遠小字鐵山軍中以其勇毅善戰以小
字呼之其子孫別葬於漳水韓諫議墓在水冶
忠獻公父也其先世俱在焉有富鄭公神道碑
墳皆甓甃完者尚多許主簿曰兵荒中守墳寺
僧紀公奮身捍敵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
圖以為式天地間罕見者魏公墓在豐安村子
忠彥等祔初公薨天子自撰碑額曰兩朝顧命

定策元勛之碑命學士宋敏求就墓書之賜墳
左功德寺曰傳孝報先禪院宋亂寺燬於兵僧
徒解散豪右斬木埜人盜甓殘毀殆盡　大明
正德癸亥有大名民自首為裔孫知府劉聰發
數墓才得公志陳薦撰也石高廣各四尺兆中
餘亾有矣以詐罪民劉公遂築垣樹碑作享堂
三間僉門子二人守之劉公去任野人夜刼屋
材暨甓去垣毀碑仆今唯數丘存李大傅墓在

蔡村名士明元城人元祐二年河西徙犯大名
孫清臣遷葬焉嚴東皐墓在陽記村縣人名羡
章善為詩宋神宗累徵不就隱善應東自號東
皐審知公墓在司空名處約燕山人五代之亂
避地冠氏又自冠氏遷相咸平初以明經入官
後天子以其慷慨有將風命易武班官至染院
使以子舜卿貴累贈太師進封和國公張尚書
墓在將村名正倫杜緻山墓在西王裕村瑛字

文王信安人金特六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
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
諸書盡讀之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
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瑛
赴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
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
得黃金百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
瑛從容對曰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

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宋
皆蔑之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
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
人乎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
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
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
官又辭遺執政書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
害之也今天子神聖進用俊乂先王之禮樂教

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
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
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
俗育才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
弊將有不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
古雖遠而先王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為
政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求合先王之意不
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將焉用仕於是題

所居曰命安齋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
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墓前
書曰緱山杜處士墓天曆中贈翰林學士追封
魏國公謚文獻著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
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
卷律呂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謂造歷
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
子以為天開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

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開物閉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今錄其詩八首

鄴南城王氣消沉井邐荒北風日夜叫枯桑粘飛天上河聲斷犬吠陵頭石色蒼陸地百年蒼海變西陵千古暮雲長鳴鳴勒勒平川水寒遠陰山恨未忘西陵望眼憑高入杳冥偶隨飛鳥到西陵波聲吟撼蒼崖石碣氣晨凝老樹水自謂模金神可侮豈知破冢鬼還僵都怜橫槊英雄志留興詩人說魏興蕩陰道中城連蔓草就陂陀匹馬玄黃兩鬢皤兔穴廢場斯事改鷲巢[illegible]

樹舊思多栝林鬼物防直棘姜水天風鼓浪波觀我本非塵土客憲山隨意聽高歌曉出相州夢中鄉國血沾襟愁裏元陰雪滿簪客路風霜蕩冰關詩囊塵土飯山深花開自樂本無事雲去復來猶有心鬪健擬從栝阮醉山陽暮雨竹成林登古鄴城倣底行雲拂古苔袖邊風雨濕輕埃風聲尉帥黃龍去水勢朱家白馬來往事無端隨世變野花依舊向人開九原喚起陳書記生對三臺共一杯環翠亭宴飲坐客終朝望眼西好山高與慕雲齊鶴鳴魚浦天風急鰲背仙宮海浪低千古地形雄姝上一川烟景勝耶溪歌聲喚起陵波夢蓮葉香浮路恐迷三臺懷古巋然雙塔夕陽明慨想曹瞞舊典刑九錫初非基禪讓三分猶自媿英靈水從石椁沉邊白山在香囊分處青空使羯奴誇壯健西陵草木為誰醒白鳥飛邊望眼寬興來一吸酒盃乾土花

濆雨鐵梁澁蔓草接秋冰井寒樹拂曉風推北土水涵落日號西山書生豈識興亡事片瓦摩掌認建安

曾孫秉彝字德常為監察御史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進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有集四十卷劉神川墓在潘流村後改寄殯於南關焦道士庵名祁字京叔渾源人以舉進士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蓄鍛淬一意於古文後復講明六經推於踐履振洛英華收去真實粹然一出於正出王秋澗集北度寓居衛輝甲辰粘

合中書招置幕下自共城來居年四十七卒有神州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田御史墓在清流村御史名芝字信之號香林居士崇城人金進士積官至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初為御史首劾樞副肖苞直非才北渡居相壬寅卒王書翰得者寶之胡文靖墓高文忠墓並在洪河里文忠自太原徙居相州晝錦坊見祠祀志王文定墓在孫平村名博

文魯人從居相之清和坊號西溪從元憲宗南
征曆官禮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卒封魯國公謚文
定　侯宣慰墓在水冶西北名爵字古祿縣人中
統改元由大名宣撫司令史補中書掾再轉中
書省都事仕至集賢學士大司農卿燕南河北
道宣慰使正奉大夫大司農既仕乃折節從許
魯齋遊學尚踐履　李通獻墓在郭村名才字振
文縣人至元甲戌以省掾從大丞相渡江謀畫

授江陰軍達魯花赤以廉能遷建寧總管仕至江
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卒謚通獻　許魯公墓在
武官村子有壬 附　韓文簡墓在洪河村名從益
字雲卿縣人以臺掾為御史臺都事樞密院經
歷累遷昭文館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卒謚魏
國公謚文肅　徐尚書墓在郭村名奭字周臣縣
人以國子學正為中書省掾累遷廣東廉訪使
僉事入為吏部尚書至甘肅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卒　胡參政墓在灰泉村名彝字安常縣人初
以輔巖縣儒學教諭仕至河南江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父景先有馬祖常碑公諱景先字彥明少端默有遠
操內自修飭不求當世之譽事寡嫂盡禮畜其
孤某如己子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埒至萬
千數貧莫能償主責之棘多自經公捐資為償
之里人謝為券質公所公火其券歲大侵出廩
實以賙其鄉既匱又貴田繼之至熟人將酬之
不受盜有竊其牛羊者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
不問入嘗具饌奉公公肉而茸召庖人問之曰
燔能澤濡能慊味奚是適庖對以法上下釜皆
新鑄合肉其中密其款頂跡加火焉公曰毋得
釜損乎宋於適而器於弊吾弗忍平居恂恂恭

謹遇人無戚疏豁然無機嘡或欺罔之不以變
春秋高矣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
老遊或具几杖亦不扶鄉人尊之謂翁其長者
謂其子弟必教以公為法致和元年卒年八十
子彝由丞相掾起家為工部主事官十轉為中
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彝為河南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河南大饑使告發廩者如繹省
臣以格未即許彝時代判省牘乃專發米三十
二萬石所活五十萬餘人其為河西隴右僉憲
隴右地極邊吏往往闒冗乾沒無所顧彝按擿
姦賊貶坐者十有一人釋濫繫者八人沒贓四
百五十萬緡其為右司都事有以西域僧卜兆
言釋重囚以解除者中貴人傳旨引富人子當
死者至內廷將脫械彝白宰相置之獄其為御
史為員外郎左司所言於上悉同寀所不能且
不敢言者臨事裁決引大體畧細故矯無所屈

又聞其為尚書戶部也天子入正大統故典親王宗臣廃官衛士錫予之數為金幣叚帛以萬萬計時決月閒舉故典者再執事者請括金民間以充用時廷臣多是其議彝獨以為不便乃稽諸內府之隱覆郡縣上供之實與內帑歲積之羨不給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大朝會遂無闕事臣攝官御史中丞知經筵事實與彝同署又見其闡翼憲紀糾繩官衰入侍講幄考質經義究觀前世之變理亂興衰之際必委悉焉士論咸以誦彝而彝之語臣必曰耀公之教不敢忘噫觀彝之事而質以其言蓋可以知公矣邢尚書墓在置度村名

温字孟直縣人讀書喜為詩自號鹿崖累遷

昌路總管改冀寧路總管卒贈戶部尚書謚康

蕭父秉仁有馬祖常碑公諱秉仁字仁父起家丞相東曹掾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安等處鐵治提舉俄還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外臺各以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困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娭畫直辭檢叶上下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晶州鐵冶雜之公謂異日有擅發罪秉仁顧獨坐萬口嗷嗷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功礦火悉給縮貫殖貲以利予農冶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便臨門賜驛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緯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賕公私俱便之小

旱禱輙雨歲連大穰俗順譁訐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姓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乃以子生月逆計毋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盜偽以小鈔貫又作大鈔貫文加錢取鎔然詿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船視患民藥餌比去官民餞天乩者賦有寸帛之義立歸之主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子溫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莊叅政墓

在河次村名文昭字子麟縣人號洹溪元進士

累官刑部尚書陝西行省叅知政事郭祭酒墓

在稻田村名思恭字子敬縣人元進士以國子

伴讀仕至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徐學士墓在

流寺村名昺字彥璟縣人元進士監察御史官

至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承旨自侯公以下元史無傳舊志直書官次而已他無考見姑附此李萬戶墓在固市村名承慶侍郎

和之祖也鯨背橋在府城北四里元至元間建

有許有壬碑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蹤脉貫際天所覆鮪舟馬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還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邸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

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若府州縣
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
令示為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
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
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
者焉我朝為路路則令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
若今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屝屨歷涉尤劇郡
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撞
駛悍滅防囓涘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
尼上漲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踉蹡滿中流惴
惴及弱水淵作橋因肆掊斂聚良用惡薄屢弱
揹行者杭隉莫不股慄歲一修拆民大有輸締
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
域蜀公訥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
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
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繼吏之且語之曰果
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
子春莅事首覽於庭曰洹橋病民毫倪具知為
末遂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
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剌真暨
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涉深水闊
抵難為置趾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嗌廢
渠上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
與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
部中物莫不躍然以喜地為天寧寺世業不可
年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
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有所
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
宜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
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
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
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靳

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毗既得地以府帑贏
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
琢輸輓費勞寔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盡昔產
地也鶯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
業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
丑二月九四閏月而建其愜未廣而淺未瀹早
未歷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
五尋碇基於淵兩端峨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
而甃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春穹起植
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九材假於民直有未
歸者焉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
乃共發帑悉酧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
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
昔之言今其酧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
者也紀功示後宜為記也況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
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儲無宿舂植一標於荊
蓁瓦礫之場萬間金碧不日突起天下之橋以
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儈天下之齒操得
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黙者不為也
其或勸志率作而同僚媒之上官撓之自非先
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
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
相也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
作也殊不古人蓋亦有不及為而後人為之者
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
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
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
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
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
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
焉既為記之又采與人之謠為之頌曰洹水激
激載伏載流始於監觴賤而勝舟胡為悍肆奔

騰喧歷揚爲驚濤激於堆埼佇馳孔殷商逝飲
出來危將墜濟險慮覆歲徂日偷安斯匪今說
急其病而疚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脫民之
膏視爲故常膏腴匪恤事功寔蔑枯株槁壞載
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具忠心匪石轉詢謀度
同浮言詵詵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
不爾咎爾亦非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
斤山石爲鳴曾不逾時橫空叢辟鱗集櫛比壁
猶棠五蛇蜿蜒龍卧岩岩雲矗昔也江海今而堂
閭偃僂路繹晝提夜携九令之人盡究所適且
捲來周夕求其實有爲遠慮人卽遷之惟君近
效父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嚴橫流岸
虞善崩恒水淑淑頌聲洋
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大明弘治六年知
府鮑愷重建東有永和橋　漳河橋在豐樂鎮北

歲九月與磁州臨漳合力作之夏初則徹
湯陰　五岩山在縣西四十里山有五谷東南一
窟孫登室也　羊山在縣西四十里山海經曰谷
項似羊　鶴山在縣西四十五里　飛鳳山在縣西
五里以形名　蕩水在縣北一里闊八尺深二尺
水經注曰湯水出縣西石尚山東流經縣故城
北縣因水名又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　唐貞
觀元年以水微溫改曰湯　姜水在縣北八里闊
八尺深二尺水經注曰姜水出湯陰西北四十
里流姜城北水積成淵方十餘步深丈餘東至
內黃與防水會又東歷黃澤入蕩水　宜師溝在
縣西南三十五里闊三尺深二尺水殊寒土人
名曰冷泉圖經曰魏文帝幸洛道病有師巫愈
之故名　水經注曰蕩水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
導源黑山北坎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名將城卽魏
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處也其水又東謂宜師

溝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入蕩水又曰黃
雀溝夏秋則泛春冬則耗令黑山及晉鄙壘
無水　龍爪井在鶴壁社父老云晉時歲旱農夫
禱於龍洞得雨將祭之孫登曰此病龍雨也安
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鼻嗅之水果腥穢後數
日大雨降大石中裂一井無鑿痕其水湛然
人謂之龍爪井　柏尖龍潭在鹿樓社禱雨多應
龍泉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闊二丈深二尺來自

衛縣界東北流一里合宜師溝湏水在縣西七十里闊十步深二尺東流十一里入魏縣界語具林縣下司馬泊在縣東三十里周回十七里近司馬村帝王世記曰鄴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今之司馬泊及司馬店乃在鄴之東南故鄴都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此豈下司馬歟何村與泊皆以司馬名也鯀堤高一丈六尺厚二丈五尺在開信社按漢書溝洫志曰內黃

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蓋捍孟門者也邶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殷紂子武庚所封之地羑里城在縣北五里許周回二百五十步高二丈中實羑里蓋商獄名也夏曰夏臺周曰囹圄皆圜土也紂嘗囚文王焉今高立上有文王廟雀城在開信社周回二百步高二丈圖經曰文王囚於羑里武王於此築臺而望之時赤雀來見圖經又有爵城伯臺皆曰武王事然世遠未

敢質言也魂城在隆化社圖經曰齊桓公娶衛女為媵道卒於此招魂葬之今有墓存周回二百步高二尺伏道店在縣東十二里傳曰紂知民怨已乃置兵防城以衛羑里又於伏道左設兵焉今泊中產艾善療疾民居善陶尾孫登洞在鶴壁社思賢堂在城中宋令陸志去後民過志所嘗舍者必徘徊慕戀焉令張衛伯因命曰思賢堂雙桂堂在縣治東今為元尚書守直宅舊有

劉岳申記

予友會福院照磨許君獻臣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作雙桂堂於其鄉所以顯其親且勸學方來也初會福宦臨江時嘗為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科登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兄武會福官不過幕府而廉能逾鄉相其長子大理君善治家謂二弟曰家事不累吾弟吾弟其懋學事母憂為家也天祐吾許氏爾兄弟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矣然許氏可書者堂而已乎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會福既長為綠衣堂以奉夫人必盡所以為歡者以養夫人守節四十七年而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為湯

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喪如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少衰及可用有妻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婦似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行可與為位而哭曰誠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毋哀可行可與皆慟可用五朝有大節又有濟世志必以令名終可行自此升忽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雨淮以發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凡衣縧而登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若皆以許氏榮其親為勸然後使天下之為人觀者皆以許氏教子為法許氏孝友行於天下

紅碧場在鶴壁社山中有地一區周圍二里土潔白取而燒之其色轉紅今充貢瓷窯場在鶴壁社取土作器入冶成五色不

假丹青古稱日出萬胄者今廢扁鵲墓在縣東伏道社史記扁鵲齊鄭縣人姓秦名越人春秋時良醫後為李醯所刺墓在廟後嵇侍中墓在縣西南門外周回二百步高二丈晉書曰惠帝督弱諸王作亂帝躬北征成都王穎以兵犯帝前侍衛奔走侍中嵇紹以腹捍帝血濺御衣而殞帝脫禍至相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浣也因名地曰浣衣村三士冢在古昌社舊傳晏子所殺三士也齊與湯陰之相去逖矣必謬傳也張長史墓在縣南一百步周回二百步高二丈墓左有碑云魏孝昌四年故定遠將軍泰州長史張文簡唐孝子上官文祖父母墓在縣西十里隋孝子石午祖父母墓在縣北五里道西周回一百步廣濟橋在縣北一里湯河上西河橋在縣東三十里伏道橋偃月橋在本村

彰德府志卷之一

彰德府志卷之二

地理志第一之二

臨漳東峒山一名東山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東西四百步南北二百步高二丈魏記高澄積土為山斬地為池引萬金水為行樂之所在鄴城東因名東峒周平齊毀山湮池鸕鶿陂在縣東北四十里東西十五里南北十里洹漲入陂有蒲葦魚鱉多鸕鶿陂内有基臺周回二百五十步

號青牛臺未詳其始鄴都故事曰高洋逼東魏孝靜帝禪位帝步出太極殿東出雲龍門以犢車一乘載帝弟兄于城東見害夷其族棄屍萬金渠中渠通鸕鶿陂市魚者於腹中得爪甲碎骨皆不忍食號曰元郎魚毛象陂在縣東北二十里周回五里舊經曰古畜象於陂魏志吳孫權致巨象於曹公斯言信矣漳水語具安陽縣下高陵城周回八里高二丈在縣東北二十里漢書地理志曰自高陵已東盡河内皆魏之分汙陽城縣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周回四里三百步水經曰漳水東經梁期西北又經汙陽城北或曰雲陽訛也神武城在縣西南十五里東魏興元中高歡築洋篡立追尊歡為神武皇帝及周平齊置日光寺看基臺曰榼臺在縣東南十五里周回二百二十八步舊經曰魏齊時每登之觀牧者基臺南面平北面高峻如榼形也鄴鎮

在府東北三十里本魏地城塚記曰伏滅邢衛齊桓公築鄴城以衛諸侯六國時魏文侯以西門豹治鄴河内稱治漢為縣屬魏郡而郡理在鄴董卓之亂袁紹據之南向與曹操爭強決戰官渡紹有大志而見事遲雖多謀而聽不不用沮授田豐策卒中操計兵鋒屢挫全軍奔潰倉追歸鄴憤然嘔血而死諸子爭國為操所并建安九年操自領冀州牧居紹故地始建三臺

營立宮室其子丕及植與其客應劉王徐之徒
共輔曹畫則議兵夜則討論經史詩賦文武冠
世於是豪傑歸之而王業成矣及丕篡立以鄴
為本建號北都當時雖徙都洛陽而七廟猶在
鄴不廢及晉篡魏奉魏帝為陳留王館于鄴使
人守之魏之宗室與豪猾之民雜處晉武建安
北平北鎮北將軍之號命高密趙成都三王為
都督始則強幹弱枝終焉席勢作亂卒致石趙

肆凶稔紹禍難遂成元海石勒之竊據皆由授
受非人憑藉鄴之餘威以乘王室之衰也石勒
初議取三臺張賓進曰臺城險固攻之未可下
乃進據襄國其後石虎卒取鄴而居之冉閔作
難慕容儁自燕來都高歡破兆挾帝東遷澄洋
篡弒起鄴南城建元竊號二十餘年為周所滅
噫奢縱淫暴至此極矣周患鄴中之強乃以親
信重臣尉遲迥守之已隋堅取迥焚徹宮闕冠

蓋士民遷之西南舊鄴子然墟焉自後周置相
州徙治安陽改安陽為鄴鄴曰靈芝縣隋開皇
十年復曰鄴宋熙寧七年廢縣為鎮今惟三臺
臺存舊基略無可見者鎮東北四里有雉城齊
高歡攻鄴相州刺史劉誕不下乃令士卒實土
囊夜積城下為壇高於城遂擒誕作此城以旌
功焉及周破齊曰昔為敵國今乃稽首北面一
夕作城曰定譙在南城東南以舊城為基但築

西北面而已古梁期城鎮東北二十里將城項
羽救趙使蒲將軍渡三戶乃於鄴東北十九里
作此城梁期西南三里三戶也伯陽城倉忙城
俱在鎮西三臺在顯王社曰銅雀曰金鳳曰冰
井皆曹操築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樓閣相
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巔
操且死遺令施繐帳於上朝晡上酒及糗糒使
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即高平陵也在

縣西南三十里周回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
金趙秉文西陵詩藹藹西陵樹瀟瀟歌吹聲客
愁連斷隅地古更荒城山色嬌新雨河流怒不
平浮雲臺上起不盡古今情　唐王勃銅雀臺詩
金鳳臨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謝若
平生舞筵紛可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
見綺羅情　沈佺期詩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
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望
空來　思共漳河水東流無日回　許有壬三臺賦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徹途無長泥
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嘷舉綴趣首秣專登
淡壺清盞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洹稍
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跡之未滅客乃指
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截嶭者乎冰井峙北
金鳳距南銅雀巖嶭中立而三若犄作者振古

所懟欲袪我衔不能纏談子亦故聞其凡乎高
陽子曰嘻昔有達巷話古事及漢李小兒聞曹
敗則大喜劉敗則顰蹙而出常盡人心天理之
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
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莽巳
冒夏侯何措舞戲禦補咬葛如飴詐忍以疾祖
客以泥腿貌一世岸然肆欺難橋河之見異卒
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
爾乃切遷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斁大厦以墮
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誅黃星斯應赤精遂微
入鄴須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處幾人之稱王
乃居之而不疑幾舊幾許成茲崔嵬子午梁貫
愈出愈奇三山鰲峩巍鳳飛連凌複道相為
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煖陵室夏凄
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陰麾
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

而匪席指風雪其在顧憊劉王徐倡酬識咨登
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
盈樂極則悲樂中弱之季豹顧姬變之娥眉語
訖人而哽寒惟泣血之漣而痛富貴之長違還
盡其情狀彼一床之八尺容幾許之繐帳要
觸精於朝晡競聲樂於翔望分香衣而造履組
舉瓊瓊於蜀線其橫湖賦詩之雄發壁賦后之
威奮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羞默定於主
老銷諸妓於幽閣望西陵之茫茫悲舊寵而興
悲抑如怨而自嗛寫許秋露花泣春牢木而行
拱凡遊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迹存如
惡不派夫以積舍二十年之規欲媒蘖萬年之
為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瞷乎其側而耶於附其
冀蔡其鐵也徒為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修
重困乎吾民幸壘障之不毀建表惡於無興今
吾與子效小子之舉蔑申漸衹之公議傾壺中

之清醑瀝賀次之碑磊且以酬漢室征西之將
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為何如　高陽子聞而
笑曰噫嘻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
萬世而不可貫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
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
有杜康於是引滿嗚嘘興盡而反回望三臺渺
蒼茫于醉眼瞻兒鄴郡宮室志劉因銅雀硯詩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胡為亦魏編鄴宮曹瞞
臺上瓦至今猶屬建安年
留村水柵蓋椿字壽之其先上黨
人五季亂徙居臨漳椿年十三南北兵饑人相
食餅野豆買米以奉母兄既冠盜尚充斥與其
妻之兄趙德用據柵自保避難者多依之衆至

萬人亂定椿資送還鄉里率妻子居田村剪茅樹宇墾田植桑起家熟為子擇師如張郎中忠傑張內翰佩玉樂文學仲和前進士王麗卿館穀甚厚好賓客元遺山杜止軒曹南湖張中庸往來無虛歲彰德主者欲以邑宰名之不就耕桑有餘周鄉黨親舊之貧者年八十有九卒長子元彰德路儒學教授袁紹墓在縣西十六里周回八十九步魏元帝陵在縣西南彭城村帝

諱奐以長道鄉公即位閱四年司馬炎篡立封陳留王邸於鄴宮崩諡曰元后陵在靈芝村后中山無極人袁紹子熙妻也袁氏亡曹丕納之為郭后所譖賜死子叡即位追謚文昭皇后使太常卿甄霞持節改葬之即此地也侯尚書墓在縣北二里一百步王紹齊志曰侯白臨漳人也滑稽諧謔優孟方朔不過也舉秀才登科歷事齊周隋官至尚書

漳水善徙故臨漳不能為橋弘治十六年知縣景芳於津口置水夫春夏架木為橋秋夏則以舟濟凡九村曰顯王曰尖塚曰落村曰張村曰田村曰五岔口曰樵村曰辛黑曰漳湖後宦者皆遵其法

林縣 隆慮山在縣西自北而南有魯班門及黃華天平玉泉澤陽洪棲霞諸谷一曰林慮善東漢時與縣名同改自古逸士如漢夏馥（馥字子治陳留

圉人也桓帝時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三年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晉庾袞（語在大頭山）隋盧太翼之徒（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博綜羣書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澗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云）皆避世居此以免憂患其他隱士聲迹無聞故仁得而書焉此山南包太行北連恒岳景物雄秀著稱千代若夫細泉片石小峯奇木皆有美名然古名之存者無幾多後之好事者命之

因當其實沿而不改是以名類煩碎古今相雜今括諸書所載志之寺觀亭臺則僅有存者曾班門縣西北四十里二峯相去幾百步其中缺然如門野老云峯勢巉巧若班作也水經注曰雙泉出門東其門立關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其北有偏橋則林慮之嶠嶺抱犢回也黃華谷在曾班門南二十里自谷至縣亦二十里野老云歲晚滿谷黃花故古傳其名谷

之西南有通聖谷（谷有逕上通天平山至明教禪院二十里）通聖谷東有桃花溪自山麓循溪北西入二里餘有覺仁院（覺仁院古曰黃花下寺在爭秀抱螺二峯下松竹之間）院北一峯曰獅子峯其下有滴天崑（崑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號曰交加木云）其南有石關（二大石相對如門關狀中有路通覺仁院）石關之東有蒲泉（汰泉出大石下流入蒲畦泓澄成一畝蒲生徧茂）蒲泉之東曰澄潭（山泉下瀉泓澄半畝餘其清若鑑）在獅子峯西一峯曰神囷山其上有爭秀峯雞翅洪（水經曰黃水出神囷山黃華谷北崖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崖下狀若雞翅洪蓋若天台赤城流也山名意取其象山有三級飛泉注壑今皆如古自西北至曾班門五里東南回望其勢壓雄諸峯云）其前有碧玉溪（橋曰通仙路通山後諸峯及高齊避暑宮殿廢今）溪之西有試劍石（大石高丈餘中斷如斬野人傳云高歡試劍石也）在爭秀峯西一峯曰抱螺峯石壁間有三聖洞洞之下有慈明院（古曰黃華上院在衆峯回還中由松竹喬木間有險徑可至佛殿側有雙檜盖松庭中古牡丹一株大且盛冢志獻莊公常欲緝山居為歸老隱息之地然竟以國事委留不果）院南有王母墓（類修內傳云羽客王津母墓也

亦曰仙母冢括地志云墓前有大樹九株每春桃花盛開若有紫氣籠罩其廟今大木惟餘一株廟僅存基址）墓側有王母池其西又有鐵鏡池（每歲遇旱山前居民祈雨多有應）池上有碧陰溪（傳云有喬木交蔭）其西有齊樂平倉基（鐵鏡池前有池坦平數畝壘石成基上有古瓦礫甚多傳云高齊糶草倉也）倉北有紫玉崑在慈明院西北一峯曰捧天峯其下有高齊宮殿基（一遺基陵自下以上五里壘石為基山頂平坦可容數千人西南臨大溪傳云有高歡避暑宮考之傳記未詳信否今有斷碑仆地然文字剝闕不可讀）其東有國師崑（在高齊殿基之東傳云有僧葬於此崑東有國

師嵓其西有熊耳峯兩峯聳起巍肚梯熊耳鳳尾兩山之間有石徑攀緣而上狀若覽西南有飛雪嵓在齊宮殿基西南大永飛下為石所激日光射之如滿谷飛雪云院西南一峯曰玉女峯壁間有玉女洞峯因洞得名然洞在削壁人不可到泉自洞出至夏秋則成瀑布水經及方輿記曰貴華谷西北有洞穴去地十餘仞謂之聖人窩是也其下有小山曰鳳尾峯其南為公主關兩山之峽削壁數千尺中有路通天平山明教禪院而行甚險峽傳云昔齊有公主嘗守禦於此關東有覽古亭上有壘石成基方數丈疑亦嘗有屋宇而後或頹廢宋元祐元年縣令錢景允作亭於基上南崖上有龍

鬚泉細水出石崖中崖側細草叢生名龍鬚因名泉北崖上有龍口泉崖間有穴其大如斗泉自中出飛落嵓下下有白玉溪在高齊宮殿基西水乃龍口泉也山後深寒重冰積雲春夏不消每夏邑人取冰鬻於市關之北有小山曰浮圖峯一峯孤起數十百丈狀若浮圖一曰掛鏡臺山南有小山曰石屏峯在公主關下山壁削立狀若屏也院南三峯第一曰仙人樓方輿記云隆慮三峯南第一峯名仙人樓高五十丈下有黃華谷北嵓瀑布下匯成池其南第二峯名玉女臺高九百丈二峯今可見而玉女仙人未獲其義又二峯左右峯之別有名盡皆後人所名也下有小山曰玉女樓北有迸珠

簾泉在白玉溪上嵓巔飛空而落不著崖壁隱百尺高三千尺百步之內冷氣逼人此山每當春夏諸峯皆有飛泉瀑布而此最大在冬難冰在旱不涸桃花嵓在迸珠簾上第二曰磨雲峯第三曰玉女臺院東南一峯曰連屏峯天平山呂谷在黃花谷南二十里東至縣十六里宋志曰自山麓迤邐登陟深澗峻嶺泉石欹危映帶林木勢雄而景秀而傳記無稱焉至道中崇儀使柳開仲塗有遊天平山記至道元年閑宮湯陰未載桂林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見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漱山水

之秀為湖嶺勝絶今惟深自上黨入於相州至林慮過天平山明教院遂休焉尋幽窮勝樂觀泉石過衡嶽遠甚不敢誣言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建二年湯陰與林慮接境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以我為觀人而且欲侈予耶越明日惟深告辭予因留惟深日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初自馬嶺入蘢山小徑崎嶇已有倦意又數里入龍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忽忘登攀之勞翌日飯於林慮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道恠石奇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桃林坐石弄泉不覺日晚將晡想環翠亭四顧氣象瀟灑超然疑在物外留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於遠雲閣明旦惟深約寺僧契圓從予遊東過通勝橋至於龍洞又至菩薩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周行岸徑下瞰白龍而歸明日西

遊長老庵上觀珠泉穿舜歇石休於道者庵
下至於忘歸橋由洞而轉至於崑閬谿仙人歇
花臺出九曲灘南會於白龍門蘿西山訟懺操
徑望風雲谷而歸明日按圖考黃楂菴求諸
予飯於佛殿之北回望峯巒秀若圖外與圖曰
居艮而首出者倚屏峯也予曰諸峯大率如圖
屏何獨此峯得名與圖曰大峯之峯有六小峯
之名有五者名已又皆先師之傳又其西二峯
一曰紫霄峯上有秀士壁次曰羅漢峯上有居
士壁以其所肖得名也又六峯之外其南隱然
而高者土名呼為獼猪嶺又其次曰熨斗峯諸
峯皆於茂林喬松間挺出石壁數千尺迴還連
接嶄巖峭翠蜿蜒工亦不可圖畫予留觀九五
日不欲去且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
居是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
惟深誠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與圓偕請予留

題予愧景勝而才不歆不敢形於吟詠因
述數日之間所見云時三月二十五日也自後
士大夫知有是山而登臨吟歌競誇其過於東
南諸名山者然峯石溪洞巖崖壁泉木石亭臺
之名好事者輕易之忠獻韓公守相州聞所稱
異於柳記欲訪正之竟不果有遊山記跋林慮天平
山者天下勝絕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琦三
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樵斲山按縣與夫過
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話余曰是
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
皆所不及今姪婿柳才者即今宋朝大儒仲塗
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見所叙
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洞谿泉石
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雖多與公所記
改易不同于是余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
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黃石欲洗以仲塗
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
文不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是以
沉沒而不顯柳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故今訪諸山僧野
叟摭覈古今所傳之名第而列之

桃源店 在呂谷前有居民數百家桃花流水隱映交錯

呂谷 俗傳洞賓自此谷入山

呂公廟

虛壇 入山五里西南望此峯三級如壇狀元祐已已提點刑獄張商英名之

金翅亭 南對虛壇群峯聳碧至此分為兩道張商英以山勢分去若奎天之鵬翼名亭曰金翅

亭前花竹交映流水縈迂邑人逢以上巳日祓禊焉

照碧池 在金翅亭左僧引泉為池中植白蓮池水清漢照見諸峯秀色

釣臺 在金翅亭西北一里當路南大石臨水

長者崖 過釣臺西百餘步西南望懸崖削壁間有石紋如子婿拜長者狀

朝元臺 在道北一峯聳起出於諸峯峯頂平若臺然

醉仙崖 在長者崖西壁間石床如醉人

獻花崖 在醉仙崖西石脈如童子獻花狀自釣臺而下張商英所名

水軒 在朝元臺東南獻花崖北溪流湍急巨石激之水聲瀑瀑名曰漱玉巖巖比有池可數丈前臨六澗流水環會

層雲壁 過朝元臺西二百餘步有石壁其色紫翠若疊雲煙高數十丈

斷金橋 在層雲亭西渡大澗則逕雪泉也自此入山路漸峻矣

將軍山 在層雲壁

上比望一峯者人按甲狀逗雲泉在將軍山西溪回運流入斷金橋十八盤路自㧾林而西山路既峻屈曲而上十餘里凡十八盤也紫石以纏盤自十八盤而西甘露泉五行之理相尅者相勝山泉多甘而海水鹹蓋鹹者水歸本甘者土勝之也此山之泉雖或[illegible]滴於巖石間的之蓋甘冽如世所重邑山泉者而此泉當道左行人方登十八盤喘渴流汗得之如飲甘露環翠亭路盡十八盤此亭據嶺上環視羣峯蒼翠具見山路至此分為兩道一則入明教禪院一則南趨草塲纏草塲纏故老傳云宋征河東時嘗積粮草於此以兵守之蓋此路西趨撲猪嶺西即潞州也撲猪嶺在草場西最高峻傳云野人嘗逐野猪墜嶺下故名風門路在撲猪嶺上朝陽連雲兩峯間乃通

河東路也流砂嶺在草塲西南牟嶺皆流沙自嶺至潞州界十餘里右自山麓至環翠亭可尋之景山之羣岩峯最高且大者六自環翠亭觀之從東第一曰倚屏峯在東北第二曰碧霄峯在正北古名碧霄柳仲塗記曰紫霄第三曰煙霞峯在之北第四曰連雲峯在西北第五曰朝陽峯在正西第六曰羅漢峯在西南倚屏峯前有諭德峯在倚屏東南仙居峯在諭德西倚雲屏在仙居西屏墻峯在倚雲西山勢削立如屏墻也碧霄峯上有仙人巖石竇泉歸雲洞其下

有天柱峯在碧霄峯南明教禪院主峯也奪秀峯在天柱西煙霞峯上有秀士壁峯之半有紋如衣冠士人狀仲塗記云在紫霄峯上非是其下有兩聳闕煙霞碧霄二峯之交兩崖相對壁立若門闕然朝陽峯上有居士壁峯之半亦有石紋如世所畫維摩詰狀仲塗記云在羅漢峯上非是羅漢峯上有羅漢石峯西有石宛如坐僧其下有玉柱峯右六峯諸景可望不可登若自環翠亭觀之皆可見焉松徑門自環翠亭趨明教禪院夾道古松諸聖塔在松徑道南風雲谷去明教院一里餘明教禪院院在崑閬溪北碧霄峯下六峯圍遶皆斗

起壁立而獨此院得平地百畝餘若天設之也院宇甚古不獲其建置之時晉天福中有僧從猗住持聚衆頗盛夫室今存從猗後傳記者止三四人曠日既久院宇多敝宋縣令錢景允命守僧修置遂復完整及山之諸亭臺或古或今亦皆景允修建其景物至於黃華洪谷皆增飾焉忘歸橋在天漢橋西南為水所壞今不復修清涼巖在院西北煙霞峯下松竹清蔭其景幽邃旁有積水春夏不消漱玉泉源發於清涼巖側流入崑閬溪柳公記所謂琢漱泉也舞獸石清涼巖下西有二大石跨小徑狀若獸舞長若庵在清涼巖上西北百餘步一小峯上今發其基址可廣四五丈云崑閬溪溪水發於煙霞峯下清涼巖過天漢橋下入白龍潭北溪在六峯之間自西而東與山俱盡倚屏碧霄在

其北煙霞在其西連雲朝陽羅漢在其南自天
漢橋四望景物幽奇若崑山閬苑古傳名曰崑
閬云白龍潭在崑閬溪中舊傳有白龍見於此歲旱祈雨必應宋元祐中嘗有遊客乘
醉戲自巖上投石潭中倏忽雷電風雲俱起遶近傳潭是後無敢戲巖上者九曲灘在
白龍潭東候樵徑在白龍潭上公石小徑下通白龍潭支離叟巖在
花臺東別由松竹間有徑可至巖其名疑古有隱士嘗居此云玉虹巖在支離巖東下
對白龍潭故曰玉虹五鳳巖在玉虹巖下自此一徑直通羽衣新鐵景允新開也右
自環翠亭渡天漢橋至明教禪院及院東西可
尋之景凸凹庵在萬松亭東南崑閬溪南崖上此對先師巖從漪遊息處也嘗

有僧問從漪曰如何是天平山答曰八凹九凸元祐巳巳歲張商英因命鐵景允建此庵也
忘歸亭在凹凸東崖闇溪崖上翫川臺在忘歸亭東南一峯特起其上平坦
兩霽煙收靜無風沙東視長川見數百里宋中書舍人王巖叟在熙寧甲寅歲遊山名曰翫川
臺龜頭峯在忘歸亭南以形名琴臺在龜頭南怪石重疊上有大松王巖叟嘗
聽鴻濛先生撫琴於松下故名鑑泉在琴臺南有泉出叢广間其清見毛髮燒藥
爐在鑑泉南昔有隱士煅藥於此爐址俱存四面有桃花每春盡百花過此花方盛望
京臺在燒藥爐東南柳仲塗記所謂斛斗峯也賓公庵在望京臺上臺之廣袤比
翫川為寬衍下視川原隨人目力所窮宋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賓舜卿嘗愛天平幽勝買田山

下欲休老焉山僧寔庵以成其意名曰賓公云馭風壇在賓公庵東北有石如壇右
自萬松亭循崑閬溪可尋之景通勝橋在寺東溪大洞
澗水乃石實泉也白龍堂在通勝橋東白龍潭上歲有祭金線泉在白龍堂
東竹溪之半石巖出泉其流甚細故曰金線觀音巖在白龍堂東傳云有僧嘗持誦
音經於此巖下仲塗記所謂長老巖也休休亭在觀音巖北珠簾下巖广中仲塗
記所謂水簾亭也珎珠簾泉瀉高崖汎流如珠及冬水凍懸空數百尺玩珠
亭在休休亭巖上一峯突出下視白龍潭上望蒼龍洞宋太守李琮因禱雨入山遊至此為
其覽景爲多命山僧作亭峯上名曰玩珠即古玩月臺上也柳公溪在玩珠亭前松

竹陰茂柳仲塗至此覽溪山之勝徘徊不忍去山僧因名溪曰柳公云道人龕在觀
音巖下休休亭南就龕作軒對珎珠簾皆鐵景允建飛蓋巖在道人龕東南轉巖广百
餘步上即大山下臨深溪羽衣軒在羅漢堂西巖广下與凹凸庵隔溪相對西南望群
峯下視崑閬溪東歐平川初張商英將遊天平山夜夢羽衣客甚易至此巖下覽諸景想見其
夢中事遂命創軒而山僧復架竹引水作瀑溜冬夏不絕遂爲諸亭軒景物蒼翠最幽奇處
炭場在柳公溪北古寨就山作炭積於此地自此而北至鸞子巖田通勝橋側別有路徑
以其無他景故附見之東栢梯在炭場上有栢成林樵僕者攀援栢枝上下故曰栢
梯石梯子在東栢梯上亦樵牧者所行石磴也好地掌在東栢梯間路通黄

華谷其道險峻謂之東十八盤至此地忽平古傳云好地事謂平如掌也鷰子巖在虎塲北有石叢秋冬鷰子營其中右自明教禪院渡通勝橋循崑閬溪東北可尋之景迎春橋在寺東北後壞於水靈澤侯廟在倚屏峯東南半山宋元豐中郡守祈雨於蒼龍洞有應奏聞於朝封以侯爵因建此廟燒香亭在廟東北三里餘其徑險峻每歲官私於此望蒼龍洞祭禱焉蒼龍洞在倚屏峯山半燒香亭北自亭至洞登陟石磴不通肩輿洞門巖壁削立下臨深溪山僧近作木梯十餘丈於是遊人始免攀援林木之勞洞深莫測始行百餘步俯身乃可過已可立行復百餘步匍匐而入蓋若洞門重重然也行愈深寒氣愈逼人行必籍竹夏必冬架其深數里仰

有穴穹窿上通傍有小洞如瓮口洞中杳黑又百餘步有溪橫洞東流至此不可往矣昔有人強往窮之遂不復出山僧懼遊客復有然者以石塞之每值歲旱取溪水禱之多應有病者飲之即愈雙峯關兩峯並起如門闕狀中有路上通菩薩洞菩薩洞天平山最險處也在龍洞東北四里餘遊人攀蘿引索緣石僅能登之洞中石乳自滴成菩薩形後有泉名菩薩泉極寒冷冷風門菩薩洞東山上石門遊人至此覺其風清冷也因名右自明教院渡迎仙橋可尋之景玉泉山玉泉谷在天平山呂谷南五里山因谷得名山在天平山歩虛壇南一峯高起者是也山之南有僧院曰廣濟院院之西北

一峯曰望仙峯乃院之主峯也望仙南一峯曰朝霞峯院前有溪溪東北有環碧亭亭南別有一溪曰耳露溪溪傍綠竹幽森有小徑上通澤陽谷溪上別有一泉曰滴乳泉入耳露溪泉上別有一峯曰迎露峯上平如掌故曰迎露澤陽谷在玉泉谷南七里谷之西有北傘蓋山以形名山下有僧院曰淨居院舊曰澤陽寺自縣至院二十五里錦殿前有大檜高數百丈圍數十尺亭亭直幹如松檜門前有水狀流出山始發山前居民皆就汲之錢景允命撥泉建亭名曰齊雲院西有擁翠亭亭在一峯之半上則峯巒

下即衆木交映亦錢景允建其南有南傘蓋山以形名山之西南有金門峯峯之南則洪谷金門寺也洪谷在澤陽谷南八里谷有十二峯其景物與天平埒從南第一峯曰爭翠峯次曰鑿天峯三曰三聖峯四曰聚仙峯五曰玉柱峯六曰抱螺峯黃華天平洪谷諸峯得名非一時其命名者非一人故其名有相同者天平與此皆有玉柱峯黃華與此皆有抱螺七曰紫霄峯八曰望帝峯峯上舊有金門寺及有石洞九曰聚霄峯十曰頂霄峯十一曰拱翠峯十二曰石城峯峯下

有小山野人名曰查牙山取其峯石之怪奇也盖十二峯名或取其色或取異狀要之皆若查牙之類亦無他意雖黄華天平諸峯之名亦如此而已拱翠峯下有僧院曰寳巖院古名洪谷寺嘉靖八年改自院至縣三十里在院之東有隱庵半山間小徑縈迂上至大石巖下可容數百人縣令錢景允就巖葺治廊廡以憇遊客庵之西有下生塔在隱庵西復有一石巖上有一塔中有一下生佛像巖壁頗有齊天保中進士題名又西有碧陰溪溪之左右喬木修竹綠陰交合故云碧陰盖與黄華谷碧陰溪同也溪之上有跨玉橋渡溪之橋也其西有升龍橋北有真隱洞自亭登山縈紆數里方至洞碑塔具存

紫團山在洪谷西山之西則河東上黨界山産紫團參一曰截骨參其生必在山谷之口也棲霞谷在洪谷南十里自縣至谷四十里二山相合中有溪流謂之合澗河山之半有小徑樵人由之入谷採木必投溪中候水泛流之乃出盖山蹊之險不可負荷谷前有居民數千家謂之合澗村自此谷而西南亂山迤邐與輝縣界相接云馬鞍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圖經云周回三十里高數里以形名稀山在縣北三十五里圖經云周回三十里高二里一百五十步栢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大頭山在魯班門西北水經云蒼溪水東北經魯班門又西北至偏橋東即林慮之橋嶺抱犢固也山磴上五里餘崖路中斷四五丈以木為偏橋而行自此而上猶須攀蘿捫葛則庾袞眩墜之處也晉書庾袞字叔褒潁川鄢陵人少履勤儉篤學好問居鄉黨以孝弟稱

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而世號之曰庾異行惠帝失位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遂攜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袞相與登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

中塗目眩脊隊壼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
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
遠跡固窮安陋不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
争利不免遭命悲夫此山今俗呼曰殿子山云
蟻尖砦在縣西北四十里即倚陽山頂是迺周
圍八十里雞冠砦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元至正
十七年僧洪泉來避兵免於難滓水在縣北八
十里闊一丈五尺深可三尺來自潞城縣界東

逕葛公城（縣北七十里）至磻陽城北有滄溪水入焉
洹水在縣西北五里闊二步深可二尺語具安
陽縣下淇水在縣西南七十五里闊五步深可
二尺自縣東北流逕淇陽縣城（縣南三十里隋開皇三年置大
業二年廢俗曰郎子城）石城西北（縣西南八十五里）城在源上帶
㵎枕淇又東北乃西流有水注之逕石樓南又
東流逕馮都壘南（在縣南七十二里）入湯陰縣界水經
注曰淇水出河內林慮縣西大號山山海經曰

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疑大號沮洳一山異
名沮洳山今在輝縣西雙泉闊二步在縣西北
二十里一名零㟓水源出魯班門東東流入葦
泉葦泉源出縣西北三十里川澤中東南流與
甕泉合入於黃水今近水諸村生葦特茂居民
復就水植葦云菑水在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注
曰源出黃華谷北崖下俗謂之雞翅洪東流至
谷口而伏東北十里復出地名柳渚渚周四五

里又東葦泉注之俗曰陵陽水又東入于洹今
曰柳渚東接曲堤名曰龍門堤縈迂長數里櫸
柳叢生居民採其枝條作器並水居民數百家
曰陵陽村民呼水曰陵陽河蒼溪闊一步深五
寸源出縣西北四十里水經注曰蒼水北經魯
班門西北至偏橋東又北合白溪水（白溪水出壺關縣白
木川）過磻陽城西北流注於漳水三攤水在縣西
南三十里闊二步深一尺地理志曰水出潞州

壺關縣界東北過淇陽城入于淇新開水在縣西五里有胡祗遹記人之生也水與穀而已人不食飲七日死者水穀俱絕也得水則猶可以活年饑避兵以藥辟穀者惟水不可廢花木土植而生折置瓶盂養之以水則自芽而葉而花旬日終月不死水之利萬物萬物之秉命乎水其利博哉林州當大行最佳處民居圖畫間五材具美唯水為艱鑿井淺者百餘尺深者倍蓰綆如牛腰一人不能舉歲當暑旱泉縮民居環井而立炊時瓶罌不盈民大以為苦村落鑿井盡土而無水者潴雨水以飲𢙇字之吏無如之何州西三十里水出天平龍洞歷山而來甫踰中路阻以巨石伏入地下至元五年春安撫李公漢卿來治撫民勸農問以利病教條既布詢謀於衆導水以東以濟渴

以觀枯槁衆踴躍從命不督而進于是公洎同僚親舂鍤碎巨石以火塹高湮卑順流而行滔滔汩汩直抵城下役不再集工不三宿闔境之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其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所未見而嘉其智刻石紀事余聞詩云[illegible]弟君子民之父母子民之道順民之所好去民之所惡知天地歲運之豐歉而預防其災開山澤林藪富庶之闕以適民用至於辦賦歛集戶口警盜賊給工役此一芥里胥亦能之余識李公舊矣消癃閉疊腫之疾流滯塞痒瘢之惡濡枯潤槁其利非一是特仁政之權輿也惠政良法所去見思汝衆當自知之衆喜曰唯唯

臨淇城在縣南七十里故衛邑城隋臨淇縣也

臨清樓在縣南八十五里自縣抵陵川縣西南八十七里隋大業七年廢

營城在縣北三十二里周圍一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

武城在縣北七十里周圍一百六十步高一丈五尺

秦王堤在縣西一十里南接河內北至滏陽古老傳云秦趙分界堤也

利城壘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初有鐵冶至宋於官無利而歲用民鼓鑄忠獻公奏罷之跡尚存

磻陽務磻陽城在縣北八十里周圍二里高一丈五尺宋端拱元年以河北諸郡

建城池倉庫及制造兵器材木歲辦於民間乃於此城置採造物淇水北置雙泉務先是蓋已置兵棘所矣至是乃特置監官及添兵士焉各置工六百人歲給衣糧復其門役以使臣二員監督之每自春二月至冬十月自十一月至正月以寒故罷役也磻陽務採木於林慮北山浮于漳入于洺達于冀雙泉務採木於林慮南山浮于淇達于雄霸未幾廢雙泉務今並廢

讀書巖在黃華山金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登

大定十六年進士調恩州軍事判官民鄒四者謀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四竄匿不能得庭筠以計得四人分别詿誤坐死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章宗明昌元年四月召試館職中選御史有言其過不當置館職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黄華山寺寺今存因以自號三年詔為應奉翰林文字五年八月上謂宰執曰王庭筠其人材亦豈易得遂遷修撰後坐與閒趙

彰德府志　卷之二　二十七

秉文上書事削一官解職後復起為修撰卒年四十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給喪事求平生詩文藏之秘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亢既見和氣溢於顔間人有可取極口稱揚他日雖百負不恨字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名家今録其詩七首文一篇從庭筠遊者李澥字公渡彰德人有詩名林慮帝遺名山讓此邦千家瑟瑟嵌西嶮山僧乞與山前地㧞客先開四十雙黄華掛鏡臺前挂玉龍半山殘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道人邂逅一開顔為借筇枝策我孱幽鳥留人還小住晚風吹破水中山手柱一條青竹杖真成自往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林深無人不可留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葉黄林慮南樓殿閣偏宜落照間倚天無數玉屛顔黄華墨灶知名寺荊浩關同得意山遊子也如紅樹老殘僧偶與白雲還人生見說功名好不博南樓半日閑哀輸之得鄴人南城注兩尾簡以之支琴鄴城南青雀來五樓突兀肩三臺胡桃萬尾淨如水春陰不敢生苺苔簷雨欄杆三百尺多年雨齧空階石緊華已逐水東流斷壁時從耕者得可憐此君落子愛之不博連城璧錫花如雪錯菱華小字興和猶可識晴窗拂拭支桐君上下一般蛇蚹文衆彈遶止不成弄千古雨聲愁殺人五松亭記

彰德府志　卷之二　二十八

林慮西山横絶百里隱然酒卧龍蟠谷為首天平為脅黄華為腹魯班門為尾迤邐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盖窮探其肺腑盖深而益奇黄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宫今惟虚矣惟洪谷寶巖寺獨完寺創於高齊天寶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華為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為天下聞寺李輔之來丞此邑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歎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小却當得其全絶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臺舊矣而實未嘗有亭豈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與天其或者有所待與輔之笑曰此留以遺我也于是徑之營之未幾翬手簷桶翼然出於蒼翳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寅春庭筠第一登亭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逶迤作明

又寧滅沒無際其北則巖堂脩巖陸樓傑閣騁
列層見翻竹巖花上下爲谷其兩北諸山綠乎
窈然嶄然崒然旁午向背仰俯吞吐連綿絡繹
呈巧献怪乃知輔之善發其秘有功於此山也
吾歷山多矣奇秀異此比者才一二數卽山中
求之蚤跡穩巧與人意會若無如此亭加我數
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龍蛇聽
夜風之琴筑豈圖隱居未多讓也嚴水在劉語
不失言輔之燕人名鄭○按
廬詩誤入許末㫖集今正之

周侯墓在縣南五十里漢周竈從高祖起碭後封隆慮侯冢周回六十步高一丈四尺云杜太尉墓在縣北三十六里周回四十步高一丈今縣東八里又有李

太尉十日墓周回五十二步高一丈三尺夫李太尉爲梁冀所害弟子董班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列聽許㪅歛班送喪至漢中而還則李公葬南鄭矣此墓未詳郭孝子墓在縣西北三十六里周回四十步高一丈孝子傳曰郭巨河內人林慮舊隸河內括地志曰澶州有鄴郭巨墓未詳孰是橫水橋在橫水村

磁自前代以來嘗自爲郡武安涉又嘗他屬文之無徵越於諸縣山川命名有不可知者而舊志各見其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今並刪焉宋元志俱亡磁州以下

磁州東南皆平壤而山在西北爲賀蘭去州四十里爲神麏去州如賀蘭以山形名爲白土去州七十里其土可繪岡曰牛尾去州二十里水曰滏南關外滏源二其一西鼓山滏泉泉涸則歲多旱其一黑龍泉在神麏水環城流東入于漳冬溫夏寒湧沸如湯出滏善壞堤民病之成化十一年州判張埕導水北流自

邯鄲東過廣平通直沽河十八年知州張夢輔令民得隨方廣之以通滑曰泥河州西北二十里東流入于滏曰賀蘭州西三十里東入于衛溝曰曲溝州北十五里曰駙馬州西南十五里金韓洪曾駐兵澗曰八字澗州西北七十里水支分如字東南入于滏泉一曰流泉在白土里峯頂出泉河今塞者二曰開河州東北五里滏漳之交也曰陽渠州西三十里宋塞者曰五爪州西十里洪武中知州包宗達作渠引滏入馬溉田千頃宜稻宣德九年知州安理修講武城一在漳河北一在舊滏陽縣皆曹操築也故縣在臨水里本

隋臨水縣屬魏郡唐改昭義縣屬磁州宋省入滏陽縣臨水故縣後魏時置滏陽故縣在政化坊後周武帝時立鼓城在留望里俗云漢光武擊王郎鼓兵于此王城在王城里周世宗擊北漢築城屯兵處岳城在岳城里宋岳飛駐兵處也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罌之屬或繪以五采浮于滏達于衛以售于他郡商城在商城里羣城在木鼻里趙王築以避暑也故城在州西

三里藺上卿相如墓在羌村廉將軍頗墓在趙八莊周相墓在州境內漢趙王如意相周昌也墓前有祠疑冢在漳河南北纍纍不絕大小殊狀俗曰曹氏疑冢注者歲荒民盜發冢皆有尸其一為齊高陽王湜墓志見存太上冢一曰天子冢在牛尾岡世傳北齊高歡之父也通鑑東魏大將軍高澄虛葬齊獻武王歡於漳水西潛鑿鼓山石窟佛頂之傍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

群匠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北史高洋篡立廢東魏主為中山王鴆殺之諡曰魏孝靜皇帝葬于鄴西漳水北後洋掘陵投尸漳水則此冢其齊獻武之虛冢歟其中山王也然不可考矣安氏祐塋在南關外一里有翁仲并碑存焉馬御史墓名天驥在鎮城里州人也博通經史聘為風憲彈劾無所避仕至治書御史馬尚書墓在槐樹里名昫元濟寧路總管加

中書刑部尚書旅于磁遂葬焉後唐京兆任圜以平章事致仕居磁明宗如汴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或能為變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圜死趙鳳曰圜義士安肯為逆使至圜聚其族酣飲而死顏色不變高尚書謙墓在南廂里滏水石橋南關外金泰和間建元至正壬辰修正德己卯知州張珂修

武安 紫金山在縣東三十里紫泉出焉泉色玄

黒山有王喬洞有劉太保隱室太保名秉忠元
世祖定策臣其節清以貞其學明於術數山迤
照則赤生九節蒲暨焉石轉而北又西行去縣
八里儒山也元曹生居山中修儒行山後泉曰
曹公泉善溉田縣南二十有五里有磁山宋置
滏陽元以名州產鐵暨磁石石能引針不墜山
陰有洺水源發遼州洑于栢林見于洺遠東過
鉅鹿入于滹沱磁山又南十里有鐵淳嶺縣南

八里有鼓山二石立焉如鼓鳴則兵起初鳴周
滅齊再鳴隋氏不祀有避暑宮高歡建常樂寺石窟
佛頂傍華高歡山之嶺曰朓甲齊宗敗于建德鮮甲北
山而遯曰鸞駐又南折而西七里有栗山白起
食盡囊粟覆壘詐趙人趙人果退兵玉峯藏粟
不生草木巖石皓皓在縣西十有八里又七里有
青鐵礦故名礦山又二十五里有香爐山礦山
東南多赭石曰赭山礦山又西十有二里有馬

頭山灣水在東北四十五里源發于溝水注石
厓淙聞數里儒教河在北八里洑于沙窩溢于
儒教東流五十二里徊水入又東入于洺皇后
水在西八十里夏寒冬温東八十里有白龜泉
泉上有廟每雩祭龜見則雨武安亞山作邑西
北下秋霖則水齧城溺西關令宋昂穿渠注水
入洺民德之謂其渠曰通利西伍及名村有古城
又有陽邑故城縣南三里有長平坂麾衆八十

里白起詐坑趙人一曰長平在高平東古城在
郝莊北郭石橋曰白龍知縣劉安寔折而西南陽有
石橋迎恩亭居水陽土垁有胡景松墓叢將軍
菩芹栢樹將軍名謹至元五年以功勛世襲仕進郎著新淦達魯花赤充大理冤圖三十七部鐵冶提領至元十二年以服降羅婁甸等渠帥陞元江路達魯花赤加明威將軍再除新淦知州加武略將軍辛卒之日家無餘財
涉縣武涉之山皆太行之支也險惡不秀登覽
之使人畏而不愛天地清淑之氣亦有窮邪涉

東一里山曰虎頭又東四里曰韓王山麓出泉東南入于漳曰玉泉一曰淩泉又東行折而南三十里曰崇山全名洮曰崇州山峯青翠如螺髻然一日青頭風洞在縣西十里又三十里曰符山縣南一里清漳經焉又四里山曰熊耳又五里曰神頭好產巨石馬數龍山在縣北三十里中野人各命名以相別附會之談無足采也趙簡子城在龍山杜晉叛臣趙鞅也馮太守墓在乘雲社韓上黨太守馮亭以郡

嫁禍於趙者郭口橋在縣東北六十五里成化五年知縣卜鏞修知縣徐廷錫建偏店橋

論曰彰德天文室壁之分野也大抵土地平廣閭衍挾上黨撫襄國蹠澶被衛昔曹袁相攻以鄴勝負周尉遲迥之稱兵也以隋堅之力猶以計而僅克之周主策堅之命曰尉遲迥倡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斯足見迥之威強矣夫豈皆人力亦由地勢唐天寶之亂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兵敗九節度之師竟不能越鄴而北自是藩鎮僭據連結山東竟終唐室杜牧嘗謂不得山東不足以息天下之兵又曰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能越魏以取趙必不能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而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然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今海

內一統絕險如潼關一章句之徒能守之胥人隸卒抱約束而立上爵健夫銅然待命況於鄴乎嗟乎得之非難堅凝之難有岱者盍慎乎哉安陽在前代水治為輔邑縣永和為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貴官或竟日不得視事由附西城東城者多為圍縣東夾洹水者田皆填淤且麥宜藍秋潦或連歲無成民頗饒裕田多者至三千畝或四千自善應西

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梨棗核桃宜菽穀又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累多沙又其下也軍校錯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稱難治成化前俗朴厚而民富弘治間奢靡自壬申盜起歲入損少乃更簡儉多棄賈爲農

湯陰衛要與安陽同田稍不及周流蔡園田皆淤漫亦苦歲潦西山接太行產煤木饒爲薪民性平坦近多豪猾好以唇齒高下人或陰籍大

家過失伺隙則發籍相脅知府陳策辟其奸魁稍知戢矣湯陰安陽士喜負氣謝官里居者多能自守不干

林縣居太行下北有蟻尖亦地險也今設兵守之地僻止通晉貨他商賈罕至自水冶至縣路隘不能行車民健朴亦喜爭鬪田多岡阜有積石惟南川平衍宜桑棗黍穀麻菽木綿喜潑惡旱山產則甲於諸縣

臨漳居漳衛之間田皆墳淤沃衍無岡阜近漳水南決入安陽臨漳田收畝皆十斛或八斛民占田多者至七八千畝喜奢靡好博然民性寬緩罕健訟者

磁州西阻太行漳滏在前居燕趙相衛之間巖郡也衛要視湯陰田多沙灘罕收民殊罷然右陶冶之利尚儉勤力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亟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

廂房村虛罔不居貨西據十八盤要害地也東南北則沃衍又產錫煤及堊土與涉田絕宜木綿歲則產鐵及自然銅兩邑山多材木俱尚鬼禱賽淫祀病惟事祈禳死則舉尸瘞室中篤修佛事磁自趙周臣以文章爲金人師至今多士也

右志今所見云爾予閱涉志云民無侈悍今綜其實不然夫民性遷於習習成雖重刑戮之末

易卒改也況空言乎哉予讀前史韓延壽黃霸之變潁川召信臣之變南陽又何其速且易也夫民未有不欲安者吾切誠篤愛以其所欲安易其自以為安而寬厲者愛結於心誠動物感其幾梓鄉曾不足言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也草信矣

彰德府志卷之二

彰德府志卷之三

建置志第二

趙府在永和門內一里洪熙元年以彰德府署改建門曰承運曰宮曰端禮曰體仁在左曰遵義在右後曰廣智殿曰存心宮曰內　宗廟在宮門內東景泰三年以來分封者曰臨漳曰湯陰曰襄邑曰洛川曰南樂曰平鄉曰汝源曰昆陽曰廣安曰江寧凡十府俱在府東南南樂廣

安在西在東北者為平鄉汝源昆陽江寧隣府西其王官以司名者曰長史曰承奉曰儀衛以所名者曰典仗曰群牧曰審理曰紀善曰典寶曰典膳曰良醫曰典儀曰奉祠曰工正承奉司西隣府紀善典寶典膳工正四所在府內餘皆環府而建東北曰廣有倉西北曰廣有軍護衛曰常山（宣德二年革）群牧所（即彰德衛後千戶所）諸　王系謚具　玉牒今不敢僭錄也府署宋乾德中韓

重寶治相州起民兵伐木西山作州廨頗極宏
壯太宗見之曰朕居不過是也因命留宿重寶
奏曰臣以一州之力積年成此陛下居一夕即
處之矣不若等民別創之見御以賜守臣太宗
命改設幄於廳下至和中忠獻韓公三治相州
益作堂亭園池雄于河北元改曰路　大明洪
熙元年改為趙府移府治于西百武創作正廳
東經歷司西照磨所廳後為後堂前列儀門六

房永盈庫土神祠後堂後為知府廨東宅貳幕
官吏舍附于西府治前為司獄司規制淺隘廳
堂連甍白晝亞部閣正德十六年知府陳策別作
正廳五間廳後五武作後堂五間作三門曰中
曰左曰右設屏門外

儒學在府治西北一里宋至和間忠獻韓公判
相州時建元至元六年修有許有壬記彰德路儒學學
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來言曰我等非才何以
承學事郡大夫是頼歲丁丑秋監郡荀公以上

丁汜近獻官行事待次有暮而哉薄惟祠·損
之需歲斂于市又乾没則陊敗之人用怡諾大
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録事任允中董役作是不
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事永有次人家無撓矣
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允
中撤而一新言畧之欵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
之朝宮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竭
而塗壁剝落容光穿陋丞命安陽縣尹趙時敏
興縛圩燹尚憚不容復作承塵爲板凡四百方
士子安肯之甚異令之屋不敢小而畧也敢請
有王閣而亭曰善有小樂其小不益最其大
者乎國制有司主學且祀勸其息而天下主者
視如其家一無必修一堅必舉者有興廢教典
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頣者衆矣二公之善
非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易哉詩人頌魯僖公
能修泮宮盖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

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
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夫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爲教矣推
以覺人人是効矣故曰克廣德心大學明德新
民之事也夫泮宮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
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
而升也而見之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
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
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爲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
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章
是訓功利是趨作僞以干譽繇紡以適徑則雖
高其閈閎廣含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
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毀國初興修尋復
燬也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
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筆操之也荀公
名凱霖西域人社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

志於學士之歸矣其上可書也書頌也學者覩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大明洪武
三年再建欽降制書碑學營造祭器廚庫弘治
九年知府馮忠作明倫堂五楹尊經閣五楹閣
之前建兩廂房各三楹閣後作四教亭東齋南
立明賢祠鄉賢祠在西齋南社學在府治前
稅課司在府治北華林坊鄴城驛在府治西南
永樂十三年建票盈倉在府治東北陰陽學醫
學俱在府治北僧綱司在天寧寺道紀司在四

聖壽宮申明亭旌善亭俱在府治前
行署布政分司在府治東北東為按察分司西
為府署南關外為太僕司
彰德衛舊在府永和門內洪武七年指揮李真
張福創建洪熙元年改建 趙府第徙衛於城
東南隅晝錦坊都指揮僉事王友建指揮梁輔
修經歷司附正廳東鎮撫附正廳西左千戶所右千戶所
前千戶所後千戶所俱附本衛左右各鎮撫十百戶所附本所左右宣德

間後千戶所改趙府群牧所官九十六員指揮使九員同知二員僉事七員鎮
撫二員千戶正六員副二十二員所鎮撫四員百戶四十四員旗軍舍餘四千
九百四十七名總旗一百七十九名小旗三百六十名軍三千九百三十名舍
一百四十九名餘三百二十名歲造軍器九千九百一十九件
甲一百六十副鐵帽一百六十頂腰刀一百六十把鎗一百六十條圓木牌八十面弓一百六
十張弦三百二十條箭四千八百枝撒袋一百六十副鈚箭一千六百枝原降守城
軍器五千一百一十六件銅鐵銃大小二百二十四箇飛鎗一百六
十枝火鈴桶一百六十箇火箭桶一百六十箇火藥皮袋三百二十四箇甲三百二十副鐵帽

三百一十頂腰刀三百二十把旗鎗一百六十條鎗三百二十條圓牌一百六十面挨牌一百
六十面弓一百六十張弦一百六十條箭一千四百四十枝撒袋一百六十副鄉頭六十箇扒
頭六十箇鐵丫二十四把撓鈎二十四把悶棍八十條黨衆棍六十根鹿角柞子二十箇馬三
百二十六匹屯田地一千三百一十五頃子粒八千
二百九十八石黃牛八隻
教場在府城南關西議兵具雜志中
安陽縣在 趙府後洪武二年知縣蔡誠建
儒學在縣西十步洪武三年蔡誠建正德十五

年知府陳策於明倫堂後作尊經閣五間社學在縣學前正德十五年知縣韓德澤建

回隆水驛在縣東九十里永樂十六年建安陽遞運所在南關永樂十八年建申明亭旌善亭俱在縣前養濟院在絃歌坊漏澤園在縣北三里安陽橋南

急遞鋪總鋪在南關抵臨漳曰徫豹抵湯陰曰七里店曰郭村曰田村抵林縣曰蓋村曰高平曰夏鋪抵磁州曰高村曰華村曰豐樂市集在城者不論華村水冶天韓永和豐樂倫掌新店

湯陰縣縣署在城之中洪武二年縣丞邢庸建規模尚隘成化四年知縣尚璣再建

儒學在縣東南宋大觀元年建元末廢於兵燹洪武二年邢庸始建成化五年尚璣建大成殿明倫堂及東西齋舍倉廩社學在縣治東尚璣建

宜溝驛在縣南二十五里驛丞劉斌建宜溝遞運所在縣南二十五里塌河地運所在縣東五十里預備倉凡二在縣治南尚璣建陰陽學在縣治東正德十一年知縣于宗德改縣治前醫學在陰陽學南僧會司在崇壽寺申明亭旌善亭俱在縣治東養濟院在縣治南漏澤園在縣北三里

行署太僕分司在縣治南察院在縣治西東為布政分司又東為府署俱邢庸建

教場在縣城南三里

急遞鋪抵安陽曰部落抵淇縣曰光村曰李朱岡曰宜溝

市集塌河菁冢鹿樓

臨漳縣縣署洪武二十七年知縣楊辛建儀門正廳儀門六房而已繼官者漸增廨舍弘治十一年知縣景芳重修

儒學在舊縣東清寧坊洪武十八年圮於水洪
武二十七年楊辛移建於今縣治美化坊弘治
元年知縣劉漢建明倫堂十一年景芳改建戟
門正德五年知縣甯河病其湫隘改作明倫堂
及日新時習二齋七年知縣于宗德增文會饌
堂號房社學成化中知縣崔璘建在縣治西小
街東弘治中景芳改建在儒學後預備倉二所
一在縣治南旬宣坊一在縣治西營坊洪武二

十四年楊辛建弘治十一年景芳建新倉在縣
治西陰陽學醫學俱在縣治東弘治十六年景
芳建僧會司在日光寺正德八年知縣于宗德
奏設養濟院在縣治西
行署太僕分司在縣治西正統十一年知縣趙
俊建水歲爲患今僅存前廳及馬神祠而已布
政分司宣德三年知縣蘇信建按察分司縣治
東洪武二十七年楊辛建府署弘治二年知縣

周獻以總鋪故址建
教場在城東南營房在後街玉皇觀南景芳建
以棲民兵
急遞鋪總鋪在縣治東景芳以惠民藥局改抵
安陽曰尖冢曰三宗抵磁州曰楊賈曰辛莊
市集柳園張村辛店杜村秤鈎灣白鶴大章廟
城塞三宗廟
林縣縣署在在德坊洪武三年縣丞劉彥禮建

儒學在縣治東南知州事李誠建元元祐五年
九月學正單恒等重修　大明正德八年知縣
王雲自發俸錢爲費其僚暨士暨民之裕者咸
助之貲巡按御史許完僉事劉澤各以贖金發
縣作垣作戟門作儒門作大成殿五間明倫堂
五間東西齋六間作饌堂射圃作倉二作神庫
暨庖列于饌堂之東西餘皆修葺社學在南關
等社一十三所預備倉洪武二十一年建南關

倉曰佛倉三井倉際留倉俱王雲建陰陽學在
縣治東醫學在縣治南東民樂局在縣治南黃華
坊僧會司在寂靜寺申明亭旌善亭在縣治前
養濟院在縣治西漏澤園在縣治西北一里舊
廢王雲建
行署布政分司在縣治西按察分司在縣治東
俱洪武八年知縣丁瑄建
守禦林縣中千戶所在縣治東南修文坊洪武

七年撥守蟻尖寨二十四年移入縣二十八年
千戶張成等建鎮撫十百戶所附官十八員正千戶三員副千戶四員百戶十員鎮撫一員旗軍一千一百二十一名
屯田九曰諸翟曰張村曰橫水曰留馬曰黃華
曰趙村曰柳灘曰東泊曰廣運原降守城軍器
一千六十二件
教場在縣東南二里周圍五百六十步
急遞鋪在城鋪在縣治西南街西東向抵安陽

曰諸翟曰橫水曰馬店曰鄧坡
磁州州署在政化坊西隋開皇十年建歷元季
燬于兵燹洪武三年同知李允重建正統十三
年知州謝釗建後堂天順間知州李釗建東西
司房成化十三年知州顧正于正廳後建廂房
八間
儒學在州治東北半里舊學在修義坊宋元皆
因之洪武五年知州周敏改今學正德十三年

知州張珂作明倫堂膳堂倉庫神廚社學在儒
學西舊廢正德十三年張珂建在州學西
車騎巡檢司在州北三十里岡上弘治十四年
知州章啓 奏設稅課司在州治東北半里滏
陽驛在州治東北一里洪武二年同知李允建
遞運所在南關外街西永樂十一年知州章士
淳建永盈倉在州治北張珂修預備倉在州治
東北東為崔府君祠陰陽學州傍舊廢成化十

八年知州張夢輔建醫學惠民藥局舊廢張夢
輔建以上俱在州治側僧正司在大明寺彭城
廠在滏源里官窰四十餘所歲造磁器納于光
祿寺申明亭在州治傍旌善亭在州前舊俱廢
成化十八年張夢輔建養濟院在州治西百步
漏澤園在州城北
行署大僕分司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署俱在
州治西百步正統間謝釗建

磁州守禦千戶所在修義坊洪武二十二年設
二十三年千戶陳泰建鎮撫十百戶所吏目廳
附馬事具山西志
演武場在州南關外
急遞鋪總鋪在州治東抵安陽曰西陳曰東港
抵邯鄲曰備申曰杜村曰東騎曰基城抵武安
曰來村曰尭封曰林壇曰將村皆張珂修
市集二祖彭城南城基城車騎關杜村岳城

武安縣縣署在正本街洪武三年縣丞聶鑑建
規制陜隘不稱成化間知縣張澤拓而新之僅
建正廳還官去知縣奈永昂乃建六房倉庫
儒學在縣東南金天會間建規模卑隘成化二
十年奈永昂拓之加廣於舊二百餘步參三十
餘步自禮殿以至庖湢器數皆具社學九所一
在西關餘在各里
固鎮巡檢司在縣西五十里洪武三年巡檢成

以清建地據太行險隘特甚道出上黨遼沁諸
州泊關陝宦遊商販日繹如也預備倉在縣治
東北正統五年知縣馬忠建奈永昂修慶豐蒼
四所在紫泉營井固邑小張四里洪武二十二
年知縣王綱建陰陽學在縣治南洪武十七年
建醫學在縣治南洪武十七年訓科申守壽建
僧會司在妙覺寺申明亭旌善亭俱在縣治西
養濟院在縣治東北漏澤園在北關外

行署布政司在縣治南正統五年馬忠建按察
分司在縣治西永樂十一年知縣國用建府署
在縣治東
教場在西關外迤南一里
急遞鋪總鋪在南關抵磁州曰栗山曰野河曰
流泉抵涉縣曰五及曰白石曰玉峯曰徘徊曰
固鎮曰十里店曰楊邑
市集五及趙店和村陽邑

涉縣縣署在南門內洪武中縣丞吳得誠建
儒學在北門內吳得誠建社學在縣廨街西舊
址成化四年知縣卜鏞建
偏店巡檢司在城北三十里洪武三年吳得誠
建預備倉官倉俱在城內陰陽學醫學惠民藥
局俱在縣東僧會司在崇明寺申明亭旌善亭
俱在縣治南正德十一年知縣劉溥建
行署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府署俱在城內大街
東
急遞鋪總鋪在縣治東抵武安曰臺村曰井店
曰偏店曰西戍曰沙河抵黎城曰神頭曰響堂
市集偏店

彰德府志　卷之三　十五

田賦志第三

安陽縣田八千三百一十九頃九十四畝一分二釐

正賦麥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三斗八升六合五勺三抄稅絲九千四百五十四兩一錢二分八釐折絹四百七十二疋二丈一尺一寸米五萬六千二百三十九石六斗三升二合六抄

草七萬七千三百一十四束五斤雜賦桑八萬五百七十二株該絲九千四百五十五兩五分八釐折絹一百三十二疋二丈八尺三寸一分四釐棗一萬四千二百四十株易米六百四十石八斗鹽鈔一十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四貫

貢活鹿二隻活鴈二十三隻羊粉皮九百四十五張孳牧馬三百五十匹兒馬一百匹騍馬二百五十匹

湯陰縣田五千三百八十八頃三十七畝五分二釐

正賦麥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石六斗九升四合六勺六抄稅絲六千三百四十二兩八錢六分四毫折絹二百八十二疋二丈八分米三萬七百三十二石二斗三升三合七勺三抄二撮二圭草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二束五斤八兩八錢雜賦桑五萬四千一十株該絲一千七百八

十二兩三錢三分折絹一十九疋三十四寸九分五釐棗四千三株易米一百八十石一斗三升五合稅課鈔三千七百七錠二貫八百文

貢防風二百觔艾葉五十觔活鴈十隻活鷄鶉二隻孳牧馬二百三十匹

臨漳縣田四千二百一十六頃六畝一分

正賦麥九千三百九十六石二升二合六勺五抄稅絲五千三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八釐折

絹二百六十七疋一尺六寸九分米二萬六千
五百三石四斗八升二合七勺草三萬二千七
百五十五束十觔雜賦桑十萬四千三百一十
七株該絲三千四百四十二兩四錢六分一釐
折絹一百七十二疋三尺六寸九分一釐五毫
棗五千一十二株易米二百二十五石五斗四
升稅課五千五十六貫一百九十三文魚課五
錠四貫一百五十文

貢雜皮二百三十二張活鵝鴨二隻活鴈八隻
孳牧馬三百匹

林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頃九畝二分五釐
正賦麥七千九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九合七
勺七抄稅絲四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折
絹二百二十八疋二丈一尺四寸五分米二萬
三千五百七十七石二斗七升五合八勺五抄
草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三束雜賦桑五萬五千
七百三十株該絲一千六百七十一兩七分折
絹一百七十二疋三尺六十九分一釐五毫稅
課一百五十五錠十三貫八百四十文
貢防風一百觔大角活鹿一隻雜皮五百一十
七張半

磁州田四千一百四十七頃五十六畝三分
正賦麥五千一百二十二石四斗四合五勺八
抄稅絲二千九百二兩四錢二分二釐折絹一

百四十五疋三尺四寸三分二釐米二萬九千
二百四十一石二斗一升六合草三萬五千二
百八十七束一十一觔雜賦桑三萬五百株該
絲九百九十九兩九錢折絹六十四疋一丈五
尺四寸五分棗五千六百八十五株易米三百
九十五石八斗五升五合稅課一萬三千六百
五十貫六百四十八文
貢防風三百觔甁罈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六箇

鹿十三隻雜羊四百九十四張孳牧馬一百三
十四
武安縣田二千四百一十一頃九十七畝一分
四釐
正賦麥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二斗一升六合七
勺二抄稅絲二千七百四十二兩七錢一分折
絹一百三十七疋五尺五寸六分五釐米一萬
三百五十二石四斗三升六勺二抄草二萬四

千四百二十七束一十三觔雜賦桑四萬二千
五百二十四株該絲一千四百十兩二錢九分
二釐折絹七十匹八分七釐棗九千八百九十
六株易米四百四十五石三斗二升稅課九千
一百五十五貫
貢紅土二百觔礬紅土二百觔大角鹿一隻白
硝羊皮六百一十九張
涉縣田一千四百一十六頃七十七畝七分

正賦麥二千一百五十四石一斗七升九合三
勺八抄稅絲一千二百一十一兩四錢五分五
釐折絹六十疋一丈七尺一寸八分米九千一
百一十二石四斗五升八合九勺五抄草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三束雜賦桑二萬五千六百七
十二株該絲八百四十二兩折絹四十二疋一
丈八寸一分三釐五毫稅課四千五百二十七
貫六十七文

貢防風一百觔活鹿三隻羊皮二百五十八張
鹿皮二十張
論曰此特以田賦者爾有站賦馬頭牛頭驢頭
水夫十年一易然非亡絕及殊貧有役三五十
年者有力賦門子皂隸庫子斗子禁子鋪兵防
夫有銀賦上戶十二兩遞減至下中戶四錢而
止而大戶快手修河夫不與焉故有一人而數
役一日而用千錢者民如之何其不亡且貧也

諸賦中馬頭亡甚秣馬月費數千錢安陽磁州
湯陰客過者涌沸馬不足用又顧他馬毎中官
至有打乾錢多者至百金馬日馳驟易耗或閟
月即死則醵金買補站官吏重取賂今直隸馬
站通計田出錢令驛官自市馬秣之其法善安
陽張士隆爲御史嘗欲請于朝行之河南未幾
以劾廖鵬適官然定戶低昂老書得私易之因
稅派差富家田多者有認糧田貧民貧得田而

不虞後患諺曰富人家穀貧漢官粟安陽校尉
軍舍占民田有稅無役故民轉蹙夫其安和休
養獨賴長吏古云興利不若除害其信然哉

祠祀志第四

府文廟在明倫堂前元至元中雅樂成有縣人
郭思恭碑相郡廟學之制創自古昔聖朝尚文崇教□出前代郡在邦畿儒風之盛日逾一日玆可見皇元之德大以洽孔子之道尊而明也春秋薦享稱諸祀典備三獻而闕九成豈八音之器不克具與抑具其器而爲政者或未之舉與將事幾之會必有待乎其人也至元戊寅夏六月定興杜公以總管來涖玆郡下車祗謁先聖大成殿已乃揖學官而進之詢以學規且曰殿右克諸堂封藏者何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合亂對曰前總管馬合謨以祀未有雅樂率楷幣為錠者一百有三十於江浙造八音之器其別六十又四既至未用而公遷秩今十又五年矣公白於監郡公謀於幕府諸公日修舉禮樂吾輩事也况雅樂素具特教肄之功耳公訪之縉紳耆儒求通達律呂者適前太常禮儀院協律郎安陽郭思孝歸鄉里延致以禮典正音節選儒生之秀者從而閱習焉調成協律公請一試監郡公等皆曰可矣乃以己卯春二月丁酉奉祀先聖先師金石在縣絲竹就列禮行樂舉間奏迭作鏗鍧清亮旣翕而繹升降拜起維序以和遠近觀聽歡欣慕向教授王克彬偕學正李允中學錄許中行踵其事來請

記實予聞公之為治一本於德安靜悃愊不務名聲吏畏而廉民安於善可謂有古循良之風矣又動之以禮和之以樂旣竭誠於報本復敦化於善俗意者將漸仁摩義宣太平之澤霑於郡人乎監郡別駕二公讀書謹慎勇於從善其賢足尚也政之易成豈不在是乎

大明洪武三年再建廟天順二年王銳易主為像成
化間王瑶廣大成殿為七楹曹隆畢工

社稷壇在府城東南二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社稷壇西南向洪熙元年
趙府封改為國社國稷儀物祭文如制

郡厲壇在城北一里

城隍廟在府治後東北洪武二年建景泰五年王銳修

安陽縣文廟在縣學明倫堂前洪武三年蔡誠建正德中陳策修

五龍廟在武官村元萄凱森建有司歲以八月八日祭縣西置度村白龍潭金大定間馬合謨因旱禱而雨作廟潭上有司以六月十二日祭

他私建者不録

堯廟在乙伏村金成安二年建有金趙秉文碑

夫道足以為萬世法而澤足以為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闡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為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焉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首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為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若力於作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而莫能名其所以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祀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舜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饑說識不嗟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心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為用凡所以為彼者為我也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為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彝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捨其子以禪舜則志在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水以命禹則志在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為心歿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為

飭歿而都華構之安康循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筮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土鉶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醴醽苾芬有遺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已相西六十里而遠村曰乙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默上聞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桷之[illegible]折者而新之治其垣甍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嘗以為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曆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悍獨乎生而後其恩沒而猶

被其賜畏敬乞靈焉可已也歟為之銘曰鬼神
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叙五教欽敷
唐文煥乎披昏抉蒙樂民之愚有與有謨位非
我娛萬民其擎丹朱為蹤陸水其都人寧其居
吁嗟都俞思漸於膺今其巳夫祀焉忽諸遺祠
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
神來有無漬漳之墟歲熟豈區神遊藐孤明昌
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今世陶唐
氏之民歟

商王廟在府治東南歲以五月五日有司祭有
樂著記夫相在大河之北乃唐之冀漢之魏郡也冠衝衛之間清漳孤其北太行阻其
西六峯秀而明萬金通而利東西延袤幾二百里其川行其野沃其氣候平其風物阜昔殷王

河亶甲都此王之在殷上則太戊仲丁下則祖
乙祖辛祖丁盤庚其稱於書者太戊以修德而
消異祖乙能用巫賢盤庚遷都而殷民利而王
當諸王間其賢可知也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
罔不明德恤祀又曰亦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
亦罔不配天其澤故家之所傳積德累仁之事皆
與焉惜乎書無所載盡書厄秦火雖有孔壁之
藏字乃科斗時人無識者故王之政無聞焉存
者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數字而已然而歷年
雖遠人思王之功德重相基之始祖即關關之
東而像之為一方之所崇奉迄今千年不改甲
戌兵火萬廬灰燼惟此廟存其神物護持然也
巳而亂稍定人煙浸復顧瞻王祠益禮敬而香
火之遂修前棟門廡峻垣既侐既實有加于舊
素闕碑銘無以識之一日同年張敏修忠佛導
司倉冠邦寧國安里人趙松壽之踵門而告曰

商王之廟不可無記向以多故未遑今日敢請愚曰廟不能災可以觀德人不忘本可以觀變

魏孝文帝廟在大孟村後魏孝文帝南征憩焉
後人立廟祀之

藺上卿廟在黃口村子孫散居廟旁歲時來祀

西門大夫廟在大夫村北齊天保間建弘治七
年巡撫都御史徐恪令有司以史起祔食焉忠
題曰鄴二大夫祠

欒尚書廟在永和尚書諱巴字叔元魏郡內黃

人也學覽經典性質直自漢順帝時以望擢為
星郎四遷桂陽太守七年以病辭再遷光祿大
夫與杜喬等八使循行州郡徵拜尚書以上書
諫起憲陵侵毀小人墳冢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陳蕃竇武秉政召拜議郎蕃武為宦官所害巴
上書切諫理其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
自殺還葬有司遂以八月十八日祭

尉遲公廟在府治東北有司歲以七月十二日

祭有唐潁曾公真鄉碑有周上柱國公河南尉選迴字岩羅代人也與
魏同祖乃胙嶽瀆因部一家遂雄荒服父侯兒尚大祖妣昌樂大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嘏無命叅世公一歲而孤天授禮樂神資文武合乾元昴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稟昌樂胎教之德聞昌樂庭訓之旨觀時俯仰與道周旋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都縣侯邑社未遷天人主饋虞賓載祀茅土增封四年進爵為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珮倚燕璽劍橫重鼓元戎載警端揆允釐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叛蜀委公以上國之甲猜偏方之盜假公垂天之翼虞銳中之翰公于是承廟筭出銳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人七擒之跡宵加備蜀城守皆降詔公燕益梁等十八州

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公主春秋既高西南夷威襄允洽自家形國重荷溫清之詔飲至書勞仍頒衮冕之錫旌其伐也改寧蜀郡公中領軍綿弟因兄寵安國公順子策父勳豈獨長安置郊勞之禮成都刊德政之頌周之興也授小宗伯智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夏未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士蜀國公邑萬戶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重惟仁是寄俄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將付安危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無陶侃魏庭舊吏尚有王凌是年京師將徵公公以隋公當權辭不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公子魏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整循背城請戰黃龍既潰則登棧自裁公匪圖全誓將死難不憚征勞以勸事君恒事心而禁侮因見危而授命嗚呼壽在黃髮位為元輔生不敢爾殁有疑年史之闕文非古也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內設傅師歷職二十四外建侯伯撫封五十六五增邑六從封忠不舉隋節能奉上唯幼孫獲宥而門子從事唐武德中朝制改葬飾終追舊國禮缺於蒙日表墓思人天澤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上選建象哲輯寧庭邦相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河東恭肅公之介弟作時膏雨為廟朔建立朝則無嘗巡徼佐郡則預參師律至於是邦也教以肅政以清起忠貞之廟制享獻之祀初公之下車問俗而郡稱多祟公曰匹夫匹婦強死者猶能為厲況蜀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為純臣毀家紓國既書於直史蘊藻潢汙未享於前代二千石既荷重祿闕修報蕭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

發私藏之俸則崇宮壯構轉他山之石則豐碑頌成陵谷不遷未載洪烈其辭曰天臨有周誕誘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闞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蜀寇之圖君親是輔蔵蜀制梁督隴莅茲天命假易姦臣不祇憑陵女德慕歲京師我圖臣救三方奮糾綠巾始絜黃龍失守情貫天地義伏群醜節著城全死而不朽皇唐御歷景命有歸賜縶改葬懋烈昭忠鄰有賢守是爲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閟宮乃建閟宮閟宮有侐乃建豐碑豐碑有嶄妖孽遂止幽明載色戢殺無斁享祀不忒

韓忠獻廟在府治東南晝錦坊廟後作晝錦堂歲以七月二日祭正德丁丑都御史李充嗣命

陳策刻陳薦所撰志于石樹廟前右
馬神廟在南關春秋以上戊日祭
旗纛廟在衛廨內東北
八蜡廟在東嶽廟西
湯陰縣文廟在明倫堂前成化五年尚璣建正
德九年御史陸鰲行縣令伐石作櫺星門
社稷壇在縣治西二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治南一里

邑厲壇在縣治北關外
城隍廟在縣治東南街
周文王廟在縣北羑里社元王磐詩樹因懲君人知變山為拘囚世
共高嗟爾荒城一抔土千秋蒙恥不蒙褒
扁鵲廟在縣東二十五里伏道村
晉太尉嵇公廟在縣南門外歲以十二月十五
日祭有宋魏國公韓琦記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
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
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鼎鑊在前鋒刃加己

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耳輕其命若鴻毛
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
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
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
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
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捍帝至血濺御衣而殞焉
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宜而下為難也
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崒然與山岳
爭高天地不窮而公之名亦不窮矣宜乎百世
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來來
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
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
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懋首拜祠下觀其隳敝之
甚驚而歎曰茲不識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
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
以完之令乃克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祀

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
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皃奉事尊仰之如
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推一郡繇一郡而推
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
以余為文請勒諸石願誌本末噫忠義之心人
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
余亦勉而為者蹈忠穆之風尤竊慕以自激文
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金張正倫詩扈從來輿
急倡狂賊勢添土崩兵衛敗雨集箭鋒銛虎口
身何殆鴻毛命至纖捐生臣節盡濺血御衣沾
國難終能濟渠魁果用殲廟堂摧柱石鼎鼐失
梅鹽竹帛英風凜衣冠廟皃嚴九原誰羨謚萬
古聳崇瞻樽酒春秋奠爐香旦暮拈履慈容肅
肅惟髣髴襜襜士漸形向忠臣義奮髯時平
豐俎豆世亂事鼙鈴亘地兵塵起燻天切火炎
荊蓁古城郭瓦礫舊閭閻蝸篆書空壁蛛絲網

壞晉襄吾吐狂斐哀痛入亳火王盤詩十載家
艱恨未消又持干戚仕奋朝已知定亂功難就
猶幸臨危節可要忠血數斑雲藻火英名千古
迫雲霄一杯欲酹祠前土野鶴昂藏未易招

精忠廟在縣治西南有學士徐有貞碑國之有忠義猶

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
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
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
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
武穆王是已當欽之既北徇而高宗南渡也
華風幾淪戎禍方熾宋之不亡僅如一綫之屬
旒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
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
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
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

以叛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
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
蔽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
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
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
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之義堅執北伐衆屢捷之勢偪枝窮之虜
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東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
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
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
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
之受託昭烈桓温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
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
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温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
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乎於此益可以

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至宋及今天下之人所
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
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蹭　上皇未復寇方
内偪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
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寔來彰德
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杜王
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
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
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
理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
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
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
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

八蜡廟在縣東十五里

臨漳縣

文廟在縣治西美化坊洪武二十七年
建正德十三年知縣孔賢撤而新之又建兩廡
二十二間

社稷壇在縣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一里

邑厲壇在縣西北一里

城隍廟在縣西北修文坊洪武二十七年楊辛
建

西門大夫廟在仁壽里去縣二十五里有元錢

唐楊奐記元祐八年癸酉秋七月予奉檄策宗武將亂衛漳邏舟於客舘里父老拜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曰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之而廟制湫陋儀像壞剝冠衣非古邑大夫王君行農而謁焉愴然虔矚曰清塵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隳乃鳩材之餘訪利之遺不繁於民不迫於三增亡新敞門廡洞嚴揭藩蔽客命服像倣一䙁古制予曰彼榱桷之行廣禁室之固潔與訖之始終故不足道獨西門君一邑之長耳生有令名死秩祀典越歲且久鄉人敬事如在夫殺人仁人不忍也殺一人生千万人則殺之勞人仁人不欲也勞一時逸千万世則勞之是故三巫沉而俗害釋二渠成而歲數登直氣英風偉矣哉

八蜡廟在佛家屯宣德年間建

林縣文廟在縣治東南元李鍼建正德中王雲改作語具建置下

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雨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邑厲壇在縣北

城隍廟在縣西元至正二十八年建洪武二十八年知縣丁瑄重建成化五年縣丞周尚文作兩祠二十五間

湯王廟在縣東一里金太和中建

杜太尉廟在縣北二十五里洪武中鄉民王孟修

李固廟在縣東南諸程社

郭巨廟在縣北二十五里元大德間建

高文忠廟在辛安社元有安陽杜秉彝碑至元中陵川郝采麟知林州祠其師河東先生高文忠公鳴于天平桃源店先生守相時愛林之勝思居

之因家於相後雖貴顯而志不忘故祠之成其志也歲久祠圮至正丙申安陽韓轍知林州乃克修之來謁鄧文初先生壬辰北渡居鎮陽講學金粟岡姚文獻公樞得江漢趙復所傳程朱性理書寄先生曰此世所未見君盍明之先生篤信力行謂學者曰學豈章句進之宜以序焉必自小學四書始於是人始知有經學矣江漢稱之曰器識高爽才猷通敏時無周孔豈但第一知效一官而已食息語默焉往非大業哉歲癸丑憲宗以處士徵既至上便益二十事上善其議丁巳以親王薦授彰德路總管急患養緩征欽濬洹水由曲僃至府灌田千頃選士擇師教之公退詣學舍親為講經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娓娓忘倦被召為元宰康濟海內及卒追封魏國公謚文忠著河東集四十卷憲臺典故五卷於乎宋既踰江金有中土雖興科舉所尚者

新學者不知四書道何由而明焉天相我元而程朱書至雪齋偈而明之輝魯齋得而講之魏先生得而廣之趙茲故畧敘其槩以著經學之所自焉○舊志曰文忠墓在安陽武官村文忠子易訓書訓詩訓皆知名孫格明易以孝聞隱居不仕賜謚貞孝

旗纛廟在縣東南隅

蟻姑廟在縣西北二十里

龍山廟在縣北二十五里

文廟舊廟周敏改建正統十四年謝釗作大成殿兩廡易主為像正德十三年張珂於明

倫堂前別作殿廡及櫺星門戟門規制始宏善矣

社稷壇在城外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關外張夢輔修

郡厲壇在北關外

城隍廟在城內

黃帝廟在舊滏陽縣世傳黃帝軒轅氏葬于凌臺宋太中祥符初賜名先天觀

崔府君廟在州城內東北一里名珏字子玉唐貞元間為滏陽令後葬滏陽臨漳林武涉俱有廟善乎元子好問之言也曰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祿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儀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帝禪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

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即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憑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

實宗廟在西佐里宗陵川人為唐滄州刺史與

實建德戰未決勝負度力不敵恐屠城遂奔倉鬼山建德兵至圍之宗棄甲呼天大息西向再拜死磁人葬宗于山巔立廟祀之詔封為鼓山聖地神五代周世宗牧河東贈護國昭靈侯敕有司歲時致祭正統間遷廟山下每禱雨輒應

李靖廟在臨水里唐天成間敕修

先農廟在東佐里歲以三月三日祭即八蜡廟是也

旗纛廟在守禦千戶所後

馬神廟在州治西百歩太僕寺左

名賢祠在儒學內河南名賢祠錄名宦惟宋磁州守程公珦二程父也鄉賢惟元董忠定公搏霄他不得與

武安縣文廟在縣治東南建於金天會間 國朝弘治初李永昂修殿前有宋大觀聖作碑元闕復撰加封孔子制凡廟皆有不載至元八年正月殿乾拱上產芝一本九莖叩之有金玉聲

社稷壇在縣西一里成化丙午李永昂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官道東成化丙午李永昂建

邑厲壇在北關外

城隍廟在縣治西洪武三年縣丞嚴靄建

八蜡廟在粟山北歲以四月朔祭

郭忠襄祠舊在郭公宅正德十一年都御史李

充嗣命有司立祠于縣治西南隅令其玄孫悉守之

涉縣文廟在縣治西南洪武三年吳得誠建成化四年卜鏞重建

社稷壇在城外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一里

邑厲壇在縣城外東北五十歩

城隍廟在縣治東

八蜡廟在縣東北
李靖廟在符山社其墓具存

彰德府志卷之四

彰德府志卷之五

官師志第五

太守漢京房字君明頓丘人元帝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數上書言災異事得召見後作考功課吏法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不屬刺史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後竟為石顯譖死

銚期字次況郟人也光武諸將擊檀鄉賊漳水上復擊鄴西山賊大破之時檀鄉與五樓賊入繁陽內黃而魏郡大姓數反覆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光武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進擊繁陽內黃復斬首數百級郡界清平督李熊鄴中大豪而熊弟陸欲反城迎檀鄉或告期期不應告者三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母俱就死期曰為

史倘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爾毋俱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能感愧自殺以謝斯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韋虎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好學洽聞顯宗時遷魏郡太守政術寬厚

馮魴字孝孫湖陽人魏郡太守以政第一入為太僕

張酺字孟侯細陽人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很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出須之徵入為河南尹

徐防字謁卿銍人也和帝時為魏郡太守

黄香字文彊安陸人延光元年遷魏郡守郡舊有内外田園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家各出義穀助官禀貸荒民獲全子瓊後復為魏郡太守

岑熙光武將彭四世孫也安帝時為魏郡太守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魏涼茂字伯方昌邑人曹魏時為魏郡太守又為甘陵相所載著績

國淵字子尼蓋人曹魏時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

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湔勑功曹曰此郡既在都輦而以學問者其簡開解年以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王修字叔治營陵人曹魏時遷魏郡太守為治

抑強扶弱明賞罰

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魏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郡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後為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

陳矯字季弼東陽人曹魏時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徐宣字寶堅海西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効節何必譙沛而阻宿衛之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後加侍中

光祿大夫

晉何遵何邵庶兄曾之子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常侍侍中為魏郡太守

後魏庾岳代人道武罷鄴行臺以所統六國置相州即拜岳為刺史兼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

王雍魏相州刺史魏主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

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雍遵主命在任累有政績

張洎字玄則修武人明元時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

李訢字元盛范陽人文成時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獻文從之以訢爲諸州最加賜衣服

陸馥代人興安初出爲相州刺史假常廣公爲政清平詘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若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在州七年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馥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因名常廣公寺

游肇字伯始任人爲相州刺史有惠政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

李世安相州刺史敦農桑斷淫祀表薦善士捕斬劇賊部內肅然

長孫嵩代人道武以爲南郡大夫累著軍功除

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

李平頓丘人宣武即位除黃門郎拜長樂太守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農桑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甚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

比齊高楨肇之子也肇文宣王太后庶兄也目

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歷青相朔恒四州皆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

周樊叔略陳留人周武帝崩鄴郡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爲刺史政爲第一上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隋薛胄字紹立汾陽人刑部尚書檢校相州甚有能名坐罪鏁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

闕理胄者百餘人

梁彥光字修芝烏氏人隋文帝時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以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遣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位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百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授教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

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爭訟

長孫平字處均洛陽人高祖以鄴都俗薄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乃轉平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唐許圉師安陸人為處州刺史遷相州專以寬治人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贓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多修飾更為廉士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相州刺史勤恤民有惠政又為河北觀察使

宋璟南和人第進士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神龍初自吏部侍郎遷黃門侍郎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後為唐名相

張嘉祐開元相嘉貞弟嘉貞為相時為右金吾衛將軍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由是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衆心三歲入為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州遂無患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為鄴郡太守有遺愛於民後相肅宗

李景相州刺史州西開萬金高平二渠引洹水東流灌田民獲其利

楊德幹相州刺史歷四郡有威嚴時人語曰寧食三斗炭莫逢楊德幹

宋田錫字表聖嘉州人知相州居官不懈雖在州每上章論國事云

宋湘知相州有群盜聚西山下謀攻劫磁相鄰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以州兵三百偵其入境掩擊之無得免者

冦準字平仲華人以宰相知相州

薛奎知相州愛民民不忍欺

李迪字復古濮人知相州有惠政

王德用字元輔鄭人磁相巡檢以氈車載勇士詐為婦人餙擒劇賊張洪霸後判相州德用雖

右職而仁厚愛民奉法秉職有左選所不逮也

宋庠字公序安州人判相州雖大臣出鎮而留意吏事未嘗委人

程立知相州有循良政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

韓琦以淮南節度使司空兼侍中判相州三年薨

李璟字獻甫江寧人元祐中知相州浚高平渠

命其子回作相志十二卷紀事頗詳今志多因之宋史云云長於吏治論者以為急故不以循良稱

張存知相州治民不苛

趙不試以宗室知相州建炎初金人來割地不試固守不下及州被圍久外援不至試知不可為與敵約勿殺城中人既啓門闔家赴井死州人皆免於難

元呂秉彝彰德路總管以寬簡稱

大明知府管子英洪武六年任

呂濟邠州人洪武十三年任

吳成舒城人洪武二十八年任三公者舊志皆稱其廉勤云

陳文通武昌人洪武末任為人廉介凡婦人訟者諭而止之舊俗盡變歲饑民將死出己俸食之由是富民大感貧衆至者日踵相接也後卒

於官民號慟如失父母

張元亨吉水人舊志曰簡易近民

應瑞蕭山人永樂十二年任

楊縉歸安人永樂十二年以監察御史陞任夏淫雨河大溢縉率僚屬自責以禱已而霽水不為災

劉澤平陰人永樂中任其治慈祥尤先鰥寡云

施俊嘉興人

傅琭浮梁人進士宣德間任有興學功
方鏗莆田人進士正統末任以寛厚稱
許偲臨邑人進士以給事中陞任
趙孟環人
王銳遷安人進士出知崇明縣後晉知府治彰
德王公長身脩髯顧盼有威有權術治尚嚴察
郡中吏民賢不肖及邪正之賦則獄訟皆籍識
目聽其政吏亾得為奸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

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即令去
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改案邪利深究事情吏
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亾敢立道
傍藏匿雖大恐有聲王公策馬過視馬耳不左
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溝兩際得
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
鑰甲夜即闔門釘板仰卧柵門外柝竟夜鳴姦
人莫得入郡城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

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扶異諸生皆居
學宮歷壽識諸生姓名政以暇令隷持數籌詣明
倫堂上諸生持籌詣某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
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皆當是時黌序間讀
書聲日洋洋乎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降
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與祀出嘆曰
雖國學無以加也王公後官至副都御史
劉箴孟都人老而履任後罷去

李儁肇容人舉人以戶部司務陞任居官廉才
無過人者歲至六月不雨率僚屬徒行詣城西
白龍潭禱已大雨歲則大熟成化二年陞山西
右參政
邢表字居正文安人進士成化二年任邢公有
才智事無罷者與 王府競直調衛輝後官至
右副都御史
王瑆襄陽人進士成化六年以戶部郎中任性

方廉自還安王公後言善政者為王公
曹隆興寧人進士以禮部郎中陞任
焦顯字文明德州人進士為御史以事左遷知
縣晉知府焦公剛毅有大節直道行志雖貴勢
不撓嘗遇歲荒僉事某籍富民名令出粟富民
許諾然實未入粟也僉事即報御史曰彰德粟
若干矣時他縣荒甚於彰德御史來移粟焦公
曰此粟但在紙上耳且吾民日死何移為僉事

自知欺憤而死又有僉事監兊小灘盜餘錢令
焦公為勾銷且覆其跡焦公不從竟究所盜入
將其人憤又死是時上官皆畏焦公非有急事
不至郡安陽知縣崔鑑貪善納結貴人無能何
偶以稅不時納下府治焦公遂盡發其姦利時
當路者先奉使過彰德受鑑狐裘暨金及是欲
貸鑑巽辭為解焦公不聽竟罷鑑其人無以酬
鑑乃案鑑所告焦公他事罷焦公始安陽民竟

山母有姪孤鞠於山家有年矣山他出其人索
百錢母弗之許也夜殺山母及妻子藏獲凡五
人求賊不得山日造府號泣焦公益怒乃案素
讎山者及貴邏卒不得賊杖及瘦死者十餘人
其賊知事急每在田中禮西日長號曰吾曷為
為此且曷為忘人德也一田父見之報官焦公
以酷得罪于以時從家君入蜀學于松澗先生
柯子諸生一日論古御史柯子曰自予所見御

史未有若焦公蜀御史署後有園池亭榭花卉
殊勝焦公至塞園門曰御史日焦勞猶未能作
事裕民也而遑是哉歲餘得代守者啓塞視園
灌莽如櫛焦公治在兩司郡守而已所案必耕
桑嬴奇及田低昂貧富進退之數每閭部中有
圮倫恃強者否時聞人曹泰為都御史方嚴知
大體焦公出道遇曹公下馬拱立道旁都御史
坐肩輿上揖之而已

左璉涇人進士成化十九年以戶部郎中陞任
紀愷鄞人舉人以澧州知州陞任性躁急然不阿附人軍校不敢逞志以憂去
馮忠字原孝慈谿人進士弘治八年以長蘆運司同知陞任後罷去
劉聰字達夫中部人進士弘治十五年以太僕寺丞陞任馮公以無嗣故倦於政府事大廢劉公至一切以剛果行廉知郡中豪猾杖殺人凡

十餘人至今民不敢訟長吏作鼓樓於廢臺上又作臺爲鐘樓作漳河石橋嘗起營造時値劉瑾始用事日遣官校逮省府官縲絏過彰德或勸劉公少罷役劉公曰業已爲之雖被罪不怨然劉公竟爲瑾用至僉都御史瑾戮削籍爲民
羅璟字瑞卿歷城人進士正德三年以御史陞任正德四年調大名府
嚴紘字道卿吳人進士嚴公有廉隅明於政體正德六年以疾致仕不得終其志也
趙廉字一清大興人進士以刑部郎中陞趙公儉靖少嗜欲不附麗貴倖趙公在府嘗宦寺得志時歲取進貢錢趙公多不予爲政任法絕請託父之人不敢以私干然避怨遠嫌過甚事多持兩端每春夏詢民農業勤怠小旱必齋沐禱不一二日卽雨燕會稀以民當甲者不費錢後陞河東鹽運使卒

陳策字萬言單人進士以工部郎中陞任
同知趙冕昌黎人遷知府
孫順徐人遷知府
高諒魚臺人遷郎中官至參議
趙玉寧夏人遷知府
辛文淵石州人進士正德五年任剛果有爲事至立決遷知府
王良弼壽張人以同州知州陞任致仕

通判姚宣嘉興人洪武末任後特遷福建僉事

張瑛金州人

傅汝霖雲陽人二公同時俱有名張公淳厚愛人傅公明朱氏詩諸生多受學焉嘗道會稽受文府中獎勞張公張公匿不肯出曰吾賢不敢望太守政事傅公在吾上吾何為獨受旌日午太守及僚屬候門外太守曰即不出吾何以復上官張公乃出至府大門拜太守以下時張遜堂

上乃復趨匿竟不受賀太守者李文公僑也

賈汝楫留守衛人賈公偉貌善修容賦詩清婉自持廉其人材如古所謂幹方器求和官田安陽貴官求之賈公不許後竟讒構賈公任滿不調而卒

今任者王爵鄉寧人正德十一年任

陳言莒州人以伊陽知縣陞任

推官有內江張拱以進士任善聽訟

夏景華寧夏人每決獄惻然不忍彼誠心愛人不取能聲者也致仕去

晉賢南鄭人有治才上官多檄令治他事

今任者楊天錫涇州人

府經歷張瀚洛川人知事李汝舟鄢平人照磨李廷秀靜寧人檢校雷昆同州人俱以監生任

教授張璁長垣人以蒲州學正陞任張公性淳謹學務明理不尚靡麗每五鼓升堂背書已令

諸生說經善教人能因其材其言諄煦雖至幼者問難各爲析所疑或未喻至再三不倦修行射禮人人自以為得師持心恒九年如一日雖大風甚雨不廢成化乙酉科鄉試第一人在府學又舉四人繼是舉進士者四人科第之盛前後莫能及也在蒲州時有謝廷桂者亦舉鄉試第一人張先生子晃杲俱舉進士晃為御史至知府杲兵部主事

王邦直武城人性直率以矩矱約束諸生亾所
避忌遷知縣
今任者劉昆貴州人
訓導張非柔慈谿人都御史楷之兄也張先生以
詩教授善經義能為詩暨古文自郡守以下皆
敬禮之
今任者李正蒼廣濟人章芸稿廬人潘質永嘉
人張戡曲阜人

論曰學官與長吏對置育才化民此其責豈不
重哉而士或恥就焉豈非重權利故邪予聞洪
武永樂間學官主教而升黜諸生在守令夫同
居一城之內朝見夕聞其賢不肖可坐而覆別
不待試而見薰磨激勸既易又專而當時學官
如曹端孫鼎皆醇學厚行著名海內有司尊禮
如奉上賓貴踰公卿矣今地廣士衆視學者或
歲一至或間歲一至每至或留三日及五日閱

卷稽課力猶不給守令以學有專司多委而不
敢問而學官卑俛甚既稟不繼師生多者踰月
不相見此予矜所為悲嘆也予聞孫鼎在松庠
時遇　國喪入臨府中誤翻著喪冠太守見之
遽翻其冠也已而鼎前揖守曰公冠翻非禮太
守曰吾效先生此其慕用之誠非一日也吾以
禮自強彼烏得而陵之哉予作志思表章師儒
之賢者而典籍不存長老失傳姑識所聞諗吾

同好云爾
安陽縣 晉荀勗安陽令有遺愛民為立生祠
隋崔信明大業中為堯城令（堯城即今永和）嘗建德號
而信明族弟敬素為賊鴻臚卿語信明曰夏主
英武兄不於此時立功立事乎答曰昔申胥海
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祿
邪遂踰城去隱於太行山
宋王曄字子明神宗時為安陽令內黃獲賊首

郭丙丙誣曰與安陽某同盜丙黃令逮捕甚急
晦不發自偵禽之果獲真賊丙所誣者得免
大明知縣蔡誠巢人洪武初以監生任民初歸
附田蕪不治乃治酒食召富民至縣堂燕親爲
立券借牛貧民令耕又不足則官給之由是地
闢民富凡縣署及廟學皆蔡公建也
梅竒涇人洪武間任能救荒愛民民亦思之
趙恭濟陽人洪武間任舊志稱其公廉

張禎安肅人永樂二年任父官志操不改諸令
中最賢者也
史俊薊人進士弘治十一年任詳雅不猛後至
副使
劉進字克紹寶雞人舉人弘治十六年任性躁
急或起自毆人號蝎子劉然無他惡聲云遷山
西行太僕寺丞
郁深字文淵保定人舉人正德六年任警敏有

才智事無滯者
章論字理之錦衣衛人進士正德八年任章公
安雅不躁節用尚儉民當甲者月費不踰百錢
然亦不肯縱釋有罪當是時中官索賄無虛月
先是薊盜焚掠供億官兵何可勝算民室家不
相保趙守暨章公廉靜不擾民稍得甦
今任者韓德澤字汝仁蒲臺人舉人縣丞張磨
新安人主簿周鸞乾州人典史單廷廣平人

安陽舊有教諭某者通易禮時生員趙璵亦能
誦二經從某公受學焉某公善為文勤教惜乎
逸其姓名無知之者予家君幼時聞諸長老云
璵見後志
趙鳴鳳字于岐咸寧人舉人正德十年任趙先
生恭雅有文采諸生不敢違所令後遷翰林孔
目
今任者王鳳儀三河人訓導于佐安丘人李哲

獻人

湯陰縣　漢葛龔字元甫寧陵人以善文知名安帝永和中上便宜四事拜湯陰縣令有善政著文賦碑誄書記二十篇

宋陸志字介夫會稽人爲湯陰令有善政去後民見思

元呂士傑字茂叔東原人爲湯陰令持己廉一毫不苟取勸農興學賦均役省幾於無訟

大明知縣陳禮濟陽人進士洪武三十年任歲凶禮曲加懷撫市其馬以償逋稅民忘其艱窘焉後遷霍州同知

呂璣同州人舉人成化間任其事具建置中綜攬事務善巧絕奸者莫能欺然不以廉聞

姚文淵字宗翰平原人進士弘治間任行事尚嚴敢決斷後遷戶部主事

侯祖字良弼武功人舉人相志在先民間略還幅而湯陰道衝事繁不以能稱以憂去然民莫不感其志也卒罷官

王綸秦安人舉人正德初任綸剛方不撓敢摧權枉民怡然頌其平劉瑾用事初遣官校逮省府官校人過湯恃勢不遜綸執而杖之綸坐是下詔獄奪秩

薛价字藩卿蒲州人進士价淳誠詳雅凡事問民所願欲者乃行卒于官

周鎬字文化辰人進士薊盜圍湯陰鎬善守得不敗他政亦可觀遷刑部主事

于宗德任丘人舉人以吏賢自臨漳來湯陰通敏有為縣翕然稱治遷戶部主事

今任者王擢鳳臺人

縣丞邢庸洪武二年任公署學校與祀廟皆所創作更草昧之初如此其才必有過人者

今任者郭禎長子人

主簿喬鑑字公正樂平人宣德間任躬勸耕桑獎進諸生使日進業先簿平谷嗇夫陳英大猾也邑中吏皆莫敢何鑑曰擊英猶殺豕爾顧吾不欲以刑先民召至庭諭之英果畏而改行歲凶方亟征賦鑑詣府白請得專治之太守許諾乃勸貸富民賦完民無流者然鑑性偘偘不假人詞色竟以誣罷去

今任者白鎮平定人典史高文友文水人

教諭裴絕新城人後遷監察御史

今任者于元新城人

訓導曹安字以寧華亭人博學能文輯比干録他著述百餘篇

今任者訓導丁鑰縉雲人邢綱永嘉人

臨漳縣

魏西門豹為鄴令有投巫事事著今不録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民固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中長吏以十二渠橋相比近經絕馳道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絕

史起魏臣也文侯之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嘗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

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襄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湮廢史起紹修）

故民歌之不知固
之所載從何得也

三國楊沛字孔渠萬年人沛先為樂安太守以事
輸作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
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
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竭盡心力
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
賜其生十口絹百疋以勵之沛辭去未到而軍
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

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

北齊李庶頗立人以清辨著稱除臨漳令為魏
收所譖文宣大怒命髡庶髮鞭配甲坊死於臨
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履縣門

裴鑒為臨漳令涖官清苦致白雀等瑞縣有小
史樊遜好學有才獻清德頌鑒大加賞重擢為
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延遜為賓客遂成
遜名

晉唐彬字儒宗鄒人也有經國大度不拘行檢
晚乃敦悅經史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
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

盧志鄴縣令成都王穎鎮鄴愛其才量委以心
膂後為魏郡太守

唐李仁緯臨漳令開菊花利物渠引天平渠水
溉田民間大饒

大明知縣楊辛高苑人監生洪武二十五年任

漳水陷城辛作巨筏渡民升高丘上活者數千
人已而民持牛酒詣縣辛曰吾父母若奚謝為
辛卒受縣署廟學皆辛創作云

邵忠行唐人進士洪武三十一年任歲凶民生
子女慮無以育皆棄之忠下禁令出己俸給生
子女者又善治訟民自為不寃

李經字大經陽城人進士成化六年任以異政
遷御史

景州定陶人舉人弘治十年任事具建置中壕
知州
甯河字伯東稷山人進士正德四年戶部主事
左遷臨漳以嚴猛為治善鋤奸惡遷知州
令任者張寶字英夫進士縣丞楊本臨淮人主簿
李蓁藍田人典史柳璋阜城人
教諭今任者吳灝潞人舉人訓導張吉灤州人
李文奎濱州人

林縣漢鍾皓字季明潁川人桓帝朝為令諸儒頌
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五
就州招九隮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
晉慕容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成都王穎表智
明為殄寇將軍遷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
神君部人張兄為父報仇老且單身有妻無子
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陰縱之有勸兄逃者兄
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
視息世間會赦得免
北齊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
為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
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則地
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
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
善之後累遷刺史政為天下最
宋王徽知林慮縣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

學徽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餘無私毫擾吏民
共號徽曰清長官
錢景允天祐中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林慮事
金張正倫貞祐中為林慮縣令
張義方安陽人兼舉兩科金貞祐中為林慮縣
丞
元張孛則字景忠沙河人中書左丞文謙之孫
也知林州召集民諭以農利揭民姓名於田畛

自行阡陌中相其勤怠行罰每入學令諸生說
經曰洙泗伊洛可宗也他非聖者毋得語擇諸
少吏入學肄業有成者分主鄉校州戚計民户
口出錢市鹿以貢吏得爲奸乃擇有力者先時
禽捕貧者毋及民馮元喪親貧將鬻田以葬族
人不聽元訴于州召其族人謂之曰鄰里之喪
尚相扶持況骨肉之戚忍令暴露邪族人感泣
服罪時又有趙松茂字夢馨相人知林州脫脫

帖木兒不花河朔人爲林州監孫徹徹篤字可
臣高堂人林州同知俱能興學勸農賦平訟息
州民各刻石頌德

大明知縣張璡稷山人永樂四年任舊志稱其
嚴明

王雲字天章真定人事具建置中遷通判

張旂字邦采長清人明辯多才見民所疾苦郎
罷之民亦信服公庭無訟凡賦稅民先時自輸
官無待督責時林縣歲屢登他縣民襁負歸之
旂家故頗饒及在官廉甚非惡自奉代棘爲新
妻自爨不足雜馬通爨之妻慍求歸旂曰我道
蓋如是以憂去

今任者王綸漢陰人縣丞韓禮榆社人主簿崔
瑨陽曲人典史李鳳徐人

今任者訓導任侃徐人羅紋唐山人

磁州晉賈允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

歌詠之

宋程珦河南人知磁州慈恕剛斷熙寧下新法
守令皆亟奉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

宗澤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
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就道磁經敵
蹂躪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浚隍治器
械募義勇爲固守之計金人來攻磁澤遣兵擊
敗之

金丁暐仁字藏用宛平人皇統二年進士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擧守事暐仁沖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爲他邑先申明法禁群小越分干禁者皆屏息或去入他縣避之

黄文約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旣獲而欵服者審録官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文約曰民雖爲盜豈可不死於法乃盡請讞之而後行

元王士元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繫民不堪命士元爲區畫至爲將士凌辱訶責弗之避

李起巖字明擧滏陽主簿勸民興學諭民孝弟廉耻書絶私謁三字於門民有兄弟爭訟起巖曰骨肉爭爭寔由政化未孚深自咎責其人慙謝而退

大明知州周敏字敏中磐邑人以儒行擧洪武四年任天下初罷兵民無耒耜以耕且乏食敏躬修節約不自膏潤嘗曰世習干戈父良心已逸難卒治也在化之耳故敏爲政剗剔煩苛鄉社皆建學擇端良者爲之師敏自與學官暨諸生講經史娓娓不倦三年之間民勃然興化焉後任滿歸民老少赴道上號泣送之

包宗達金華人洪武十三年任開五爪渠後有安化楊玉澄城張夢輔定遼顧正皆有治績今任者張珂字子文擧人德興人

同知詹俊嘗邊人擧明經洪武四年任始至大書坐隅曰忠勤廉謹民發地得他人所藏金數操而攫之俊追金還主後持金來謝俊固郤不受嘗運米入陜又雨道滑牛羸所齎米不足費後以所佩銀帶償焉後民來酬直曰吾豈視吾民反不如一帶乎焉用酬哉又不受尤憂恤貧弱自課耕桑秋蝗俊呼天告哀蝗去他境已而旱作歌責己即雨遷通判

今任者李萬運源人判官張良輔遼東人吏目
趙潤保德人
學正陳文進莆田人舉人弘治十年任以書教
授常自偵諸生勤怠而勸督之弗以束脩爲利
故磁詵詵乎多士矣今任者段時濟錦衣衛人
訓導高仲仁廬陵人宣德初任通五經勤於訓
誨今任者潘城山陽人楊澍西安人
武安縣金龐簡安陽人進士貞祐中爲武安令

舊志云育老慈幼休戚與民同
元郅朗肥鄉人慷慨剛毅深達治體至元九年
任介然自守日孜孜者民之利害而已
李仲彬字文郁三河人大德中任仲彬誠篤長
者爲政不求赫赫名日講求民間利病興除之
尤以易風俗自任擇師訓子弟必以孝弟忠信
爲本春秋修行會桒禮以嚴敬示民有去思碑
大明知縣崔琰青縣人生員永樂六年以功授
知縣自守介潔加意賦役不令有所偏七年詔
諸縣造車琰自率民入山伐木民甚貧者自爲
粥食之不費財車先他縣完
劉安零陵人舉人永樂十年任守畏公法凡賦
役自程其高下務令平老書縣吏毋能私易課
試諸生學日有益矣嘗以事逮詔獄民相謂曰
吾廉父去矣吾何歸多亡入山中後安事得釋
復任民亡者皆歸焉奏課爲河南第一

馬忠恩縣人以御史適宣德六年任九載民
奏留之詔晉通判仍治武安後以疾去其賢可
知已
張澤字堯民澤人薛文清公瑄大學士歸教授
河東澤受學焉故澤深於性理行政立已淳信
罔間成化十五年以進士任居常廉知理社富
貧之分徵稅起役時自第之不終日定矣修行
呂民鄉約市經史數千卷印識發學宮令諸生

日誦習焉嘗禱雨夜夢神告曰某日雨已而果
然後入為內臺御史
秦永昂字民望香河人舉人成化二十年任政尚嚴整廉明有威開通利渠作倉積粟至萬斛後官者皆遵其所規制毋能改餘具建置中今
任者周傅字汝弼麻城人舉人縣丞林淵文登人主簿孫紳韓城人典史張禎應城人
教諭今任者蘇璿滑州人訓導王鵬平定人蘇

則曾東阿人
淇縣金李適字季甫明昌間為淇令淇得水艱而地多高亢甚瘠適行視西山下得美泉作渠引水溉田千畝
元王琚仁字玉甫河間人延祐戊午任淇城東南隅水歲衝嚙民不寧居琚仁作防障水遂亾害矣
李良弼字唐臣碣山人至正十一年任良弼清

白有平政尤惡豪猾然不以斷擊為威富民子酗酒破產良弼召而諭之其人感泣求改後為善士作二籍識民之良與否者每月晦行勸戒焉時行常平法當糴粟富人沸至叱之曰法本為恤貧爾何得然舊志又稱其勸農興學今縣有去思碑
大明知縣沙玉字子明武昌人以人材洪武末年任值歲不登玉懼民亡走乃設具盡召邑中

富民至縣謂曰貧者富之垣今諸郡民將孳即吾邑民亡爾等存者幾人萬一饑民懼死肆掠爾輩獨能守富哉盍若留吾同邑民共守之為愈也富民叩頭曰唯公憫我等小人令得生玉乃均富人財予貧者契識本息約豐歲償民有二丁者一市牛種于黎城一灌園蔬果皆足食永樂二年稼熟玉曰古云穫禾如盜迫即促民晝夜艾既而蝗起鄰邑俱災淇則有年今任者

郭世榮洪洞人舉人典史谷裕平山人
教諭今任者王繡桂林人訓導崔紀固原人蕭
勝沐陽人
武職指揮使今任者鄭存合肥人以平盜功陞
都指揮僉事王秀廬陵人張鳳徐人吕捷昌黎
人吕昱碧山人劉繼宗祥符人梁文孟縣人王
玉海西人馬鎮大同人王得山福山人同知耿
銳單縣人僉事胡廷桂寧國人裴世忠三河人

張表大興人李鑑鳳陽人楊勇儀封人王臣宿
遷人邵珏桃源人陳世祿定遠人
長史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初
文皇將封少子為趙王 趙王者 上愛子靖
難時又有功思得賢智長材為輔大臣遍求之
得興以聞 上大說即遷長史宣德初漢庶人
將叛獨畏 趙王強蹤之則無成陰遺其心腹
十人來請和 趙王大驚將執其使 奏之召

興謀興啓曰彼舉事有日矣君無將將則戮無
赦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趣其叛也一夕盡殲
之漢平 趙王讓還護衛兵
宣皇又聞嘗斬漢使 趙府得免讒構興恢博
多智有學問以道匡王 簡王薨子 惠王立
王八子俱從興受經以師自任自 簡王以來
莫不敬禮興後有梅友實毛贊皆知名
紀善趙準蒙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

無惰容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敏少
年日記數千言趙先生恥居其下日所誦書必
與之埒日不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為學
官景泰間還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啓王令諸
王皆受經趙先生為講說以詩教相人門弟子
常數十趙先生矩矱嚴諸生步立皆有則尤重
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太守有
十子五子長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趙

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長趙先生皆折節學銑家君未冠時從趙先生予家今皆治詩趙先生傳也家君趙先生最愛重每稱爲國器今六十餘年家君尸祝趙先生未嘗敢忘也國初至今鄖中善教者無越趙先生矣

彰德府志卷之五

彰德府志卷之六

人物志第六

漢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遷諫大夫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門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命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司隸校尉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

終不改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
莫不憐之
霍諝字叔智鄴人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
宋光於大將軍梁商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
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其
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
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
甚為羌胡敬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數奏

梁冀事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轉
少府廷尉卒
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哺
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母食不飽貧乏不能供
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金一釜
杜喬字叔榮林慮人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
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建和
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梁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

喬以宮贓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
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
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在位數
月以地震免官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怨之
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
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
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
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

臺佟字孝威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
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
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
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
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
去隱逸終不見
邵續字嗣祖安陽人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
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潁參軍潁將

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後為苟
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
合亡命數百人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
子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遣書要續俱歸元帝
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
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
絕於勒勒乃害乂元帝以續為、　原樂平太守

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
大興初匹磾率衆攻段末柸石勒知續孤危遣
石虎乘虛圍續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
救虎伏騎斷其後遂為虎所得使續降其城續
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
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
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
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

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臣續被獲
之後竺等與匹磾嬰城距寇勒屢遣虎攻之戰
守疲苦不能自立乂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
等並見獲續竟遇害

後魏孔伯恭鄴人以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任
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
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
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

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攸之棄船走時呂喜公
等率衆來援合戰大破之虜獲萬計皇興三年
改為散騎侍郎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兖州諸
軍事卒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少與母居盡力孝養長好
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
室參軍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廢帝二年進
爵為公正右僕射出為相州刺史時南方初附

舊俗官人皆通餉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入為小司徒卒

趙輔和臨漳人少以明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葬有日而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後進云革卦於

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黃中卒

隋陸彥師字雲房臨漳人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成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氏盧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淑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弟孝義總卒一門還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隋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歲餘轉吏

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于官

陸爽字開明臨漳人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叔德十餘人俱徵入關

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
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内直監尋遷太子洗
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
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
十一年卒年五十三

杜正玄字慎徽弟正藏字為善鄴人自八十祖
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尤聰敏開皇末
秀才試方略時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對

無所屈素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
正玄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令更
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
乃歎曰此真秀才也正藏尤好學大業中應詔
舉秀才正藏與兄弟數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
正藏著文章體式時人寶之號為文軌乃至高
麗百濟亦共傳習為杜家新書正玄卒於豫章
王記室正藏卒於下邑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
不息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
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五人俱至并授太學
博士尋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
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
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滞上嘉而
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
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長安

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
於家時年七十三

堯君素湯陰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末盜賊蜂起人多
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拒唐兵於河
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
及通軍敗至城下謂君素曰當早降以取富貴
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

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柰
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
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素乃爲木
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
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唐拜
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龐玉

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爲陳利
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
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
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
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不濟然要在守死
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
是藩邸舊臣臨大義分自當死今穀支數年食
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

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後竟爲左右所害
唐傅奕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
問奕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
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
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
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
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隋季違天
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

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天下
乂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
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
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
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
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亨等六篇
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武德七年

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
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旣往之罪窺將來之福
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
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五帝三王
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
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
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

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
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
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
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孚農兩足利
可勝說邪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羣議有
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
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
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

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
能答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嘗問奕
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
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
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
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悟曰
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
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

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倮葬奕集晉魏以來與佛
議駁者爲高識篇
戴胄字玄胤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
隋末爲門下錄事王世充誅簒胄說曰君臣大
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
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牟天下世充
詭曰善我胄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
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

胄參掌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
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
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
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
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
皆死陛下録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
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
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

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
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廕冒牒取調者詔
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
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
不以信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
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寘於法
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胄數犯顔據正
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

重之遷尚書左丞胄明敏長于操決無所疑杜
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
然好抑文雅奬法吏時以寡學爲譏貞觀四年
以本官參預朝政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
爲罷役胄所敷内緣政得失咸有司觀奏已即
劄稾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
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慨所激耳七年
卒帝爲舉哀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

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
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輙流涕
張蘊古安陽人爲幽州記室太宗即位上大寶
箴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後河内人李好德有心
疾爲妖言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御
史權萬紀劾奏好德兄爲蘊古本州刺史蘊古
阿意欲縱有罪上誅蘊古既而悔之令有罪雖
令郎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

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詞過本書遠甚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太子云

鄧世隆 相州人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為賓客秦王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報書甚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為修史學士終著作郎

李君羨 武安人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

曰使予如君羨者虜何足憂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未幾出為華州刺史後以讖見疑卒死

杜正倫 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美調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擢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

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諭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屢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

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改善帝怒貶穀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陽縣公正倫工屬文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五世孫審言子中立皆顯名

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兄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不知父墓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且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尋召二月俸議者以羔為直後以

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中立字無為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由是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橈天下法耶帝聞而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

卿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為中傷左徒慶王傅乂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飧錢移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後遂以為法出為義武節度使舊俸重三

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馮元常安陽人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劒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以示群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酋領李

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帝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卒為酷吏周興所陷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元淑及启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

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
曰吾性也不爲苦元淑約潔過於元裳然剛直
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源乾曜臨漳人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
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
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制
禮敎民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考德行以中祭
祀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憚費而舊典爲虧

是計財而廢禮也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
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
君留守京師治尙寬簡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
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
仁明不以畜玩置其罪苟其獲戾君專之遂入自
劾失旨帝一不問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
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弁求京職俊
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

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繇是公卿子弟
皆出補後授少傅安陽郡公卒贈幽州大都督
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愼
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
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晩節唯唯聯
署務爲寛平惇大姦敗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
不申救君子譏焉
王同皎安陽人長安中尙中宗女安定郡主桓

彦範等誅二張暹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宮
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猶豫同皎
即扶上馬後至玄武門斬關入兵遂誅易之等
帝復位擢右千牛衛將軍封琅邪公駙馬都尉
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
祖延慶李悛等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
思會延慶善其外姝婿宋之遜之遜子曇因得
其實之遜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

密語三思三思遣李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
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知即大怒斬同皎於都
亭驛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後太子重俊誅三思
天下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
曰忠壯

盧從愿字子龔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
科高第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興後綱
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

銓揔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初高宗時吏部號
稱職者裴行儉馬戴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首
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後乞骸骨授吏部
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

李傑本名務光滏陽人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
遷累大官員外郎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
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
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

中為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改河
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縣
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
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
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
一道士語須持棺至傑令捕道士內子棺河汴
之交舊皆有梁公堰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
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

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玄宗
姪壻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
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杖殺昕等謝百
官降書慰傑以護作喬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
侍御史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
及發反為所構出為衢州刺史遷楊州大都督
府長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
贈戶部尚書

邵說安陽人已擢進士未調陷於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秘書少監大暦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亂出入一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治宜建徽號以承天意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在職以才顯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徵諷朱泚訟其冤為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父喪客高郵卜苫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持澹如也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大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為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

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五代

范延光字子環臨漳人唐明宗為節度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後使間行通書莊宗有功因使求兵至河上為梁兵得下延光獄搒掠數百終不肯言晉事及莊宗入汴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

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
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
至天福二年六月延光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
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
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等
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粮
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

入銳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
魏赦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
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
高祖心不欲使在京師乃遣宣徽使劉處讓諷
使挈其帑歸河陽河南留守楊光遠利其財貨
欲圖之光遠子承勳知河陽事壯士驅延光上
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
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

贈太傅
王峻字秀峯安陽人初事三司使張延朗晉高
祖滅唐殺延朗悉以朗貲產賜之因得事漢高
祖即位拜客省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
太祖入立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峻自謂佐命之
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
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後
竟坐是貶商州司馬卒

宋韓令坤武安人父倫許州行軍司馬有罪當
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得流海島令坤少隸周
祖帳下世宗即位令坤累遷定武軍節度世宗
命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令坤與李重進合
擊敗吳人世宗親征遣令坤及白延遇等襲揚
州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
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以令坤知州
事南唐將陸孟俊軍逼揚州令坤棄城走世宗

怒命宋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俄與向拱下壽州宋初移領天平軍加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將赴鎮上於別殿置酒餞之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室情好親密鎮常山九七年北邊以寧聞令坤墓在武安

德義里

韓重贇武安人少以武勇隸周太祖麾下後從世宗以功遷虔州刺史宋初以翊戴功擢為永州防禦使乾德四年太祖郊祀以為儀仗都部署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必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重贇得不誅五年二月出為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贇迎謁於王橋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贇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六千定州見重贇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贇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七年卒贈侍中子崇訓崇業

崇訓字知禮重贇子也乾德中以蔭補官出權

知麟州在邊九二十五年以勞擢河北都轉運使累破契丹兵官至右龍武軍大將軍領詔防禦使卒年五十六崇訓為人長厚謙畏未嘗忤物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選尚秦王廷美女雲陽公主卒年四十一

宗審廷武安人少能騎射周顯德初擢鐵騎副兵馬使從世宗戰高平有功遷軍使宋乾德初

授冀州刺史審廷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
見於行在所賜名馬寶劒開寶八年卒年六十
九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
辟司法參軍有盜五人獄具丕疑其冤緩之不
數日果獲真盜世宗即位改右班殿直自陳本
以儒進願受本資官世宗曰今方用武藉卿幹
事宋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太祖語丕曰作坊

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丕在職盡力典工作十
餘年修刱器械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
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編衣凾簿亦專敕丕
裁製丕撤本坊舊屋為舍衢中收傭直及鬻死
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太
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贍議顧民車牛運法
物太祖以勞民召丕議之丕請揀本坊匠少壯
者二千餘分為遞鋪輸之時以為便雍熙四年

冬出為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因自述願授
臺省職太宗面諭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
給不若刺史之優也淳化初改襄州刺史境內
久旱丕以誠禱之二夕雨沾足明年召還屢求
退居西洛不許四年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
皆用禁卒至是詔左右街各募卒千人優以廩
給使傳呼備盜丕以新募卒引對遂分四營設
五都如禁兵制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丕好歌

詩頗與士大夫遊接南唐王李煜妻卒遣丕充
弔祭使且使觀其意趣煜邀丕登昇元閣賦詩
丕曰朝宗海浪拱星辰以諷動之太宗嘗賜詩
令丕與柴禹錫和焉
劉用相州人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即
位補軍職立戰功累遷祁州刺史真宗咸平中
為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候數警用建議益邊
兵候其南牧即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

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景德初真宗
北征用以城守勞進爵邑歷知齊陳路三州大
中祥符二年卒
韓國華字光弼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
還監察御史雍熙中太宗將北征以高麗接邊
境屢為其所侵曰安得勇而善辭令者為我諭
高麗出兵西攻以分其力則事可集既而曰擇
廷臣非國華不可乃假太常少卿賚詔諭之且

令發兵西會既至其俗頗獷驁恃險遷延未即
奉詔國華移檄諭以朝廷威德宜亟守臣節否
則天兵東下無以逃責於是俯伏聽命即遣其
大相韓光元輔趙抗領兵數萬渡鴨江以侵契
丹復以書問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
已深入矣使還天子大喜賜緋魚改右拾遺直
史館判鼓司登聞院供億三司開封推官淳化
二年契丹請和朝議疑其非實遣國華使河朔

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後為兵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徙陝西路舊制川陝官
奉緡悉支鐵錢資用多乏國華奏增其數知河
陽潞州轉運使言其善綏輯供億幹辦詔獎之
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後以右諫議大夫知
泉州大中祥符四年卒年五十五賜其子琥出
身國華信儀觀性純直有時譽子琚璩珂並進
士及第

琦字稚圭以仁宗天聖初第二人登第遂以文
學忠義為王曾所知後與范仲淹同立朝天下
稱朝廷之賢必曰韓范慶曆中天子嘗開天章
閣召大臣八人給紙筆訪以政事琦與范公及
富弼杜衍同預顧問徂徠石介獻慶曆聖德頌
至和中以武康之節來治鄉郡未幾天子復召
為樞密使遂遷集賢昭文二相時仁宗春秋高
國嗣未立朝廷上下皆知憂之而大臣莫敢有

言者琦獨引大祖皇帝故事力陳於上上遂自
藩邸召英宗立為皇子明年仁宗崩英宗即位
海內翕然稱為社稷勲業後五年懇辭上寵再
乞鄉郡天子不得已寵以兩鎮節旄琦復堅辭
遂改淮南節度使王安石守金陵以書賀曰典
司啓命撥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
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
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為大耻以國

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
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
壽以謙冲退託內探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靖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
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
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
社稷爾亮三世敉寧四方屹然在諸公之先煥
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

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表熙寧末年六十八薨
天子震悼欲命營葬山陵以其家懇辭乃命內
都知張茂則護喪事歸葬安陽常令其子若孫
一人官於相守墓焉琦事著世多有故不具錄
五子忠彥最知名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
琦罷政忠彥為秘書丞召試館職徽宗時以吏
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

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
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
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
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
曾布所譖構言者因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大名府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
二弟端彥右諫議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
彥吏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嘉彥尚主駙馬都

尉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
祠命其子肖胄代之
肖胄字以夫以蔭補承務郎後除直秘閣知相
州代父任居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
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
建炎二年入為祠部郎嘗言中原未復恃長江
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
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司建康

行屯田於江淮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裕國強
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
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
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
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
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
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今養兵之費
大人亡而冒請者眾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

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詔郡邑招
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其籍書
之以課殿最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
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
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
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
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
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讎耻今臣等行或半

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
彼而緩之也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
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十七年未
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
宋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和
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迎於境謂
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
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眾皆聳聽其還

給轜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
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
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
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浩忠獻公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
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忠獻五世孫
同卿女為寧宗后後以慶遠軍節度使卒加太
尉謚恭靖舊史稱其善遠勢云

陳貫字仲通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
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擢寘高
第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
完廩賦租出入皆自檢覆嘗謂僚屬曰視縣官
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
運使歲飢出職田粟賑飢者又師富民令計口
占粟悉發其餘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
貫書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

上書請自今令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
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罪城圍別部力足
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
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今北邊
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
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
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
凢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

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
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
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
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
而已恬于休息又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
戍邊境請募士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
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
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

子安石
安石字堅老以蔭瑱廳及第攝師鄜延能用諜
者敵動靜輒先聞嘗赦邊民戒嚴既而數萬奄
至無所獲而去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
多不合加安石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
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
隨所得貿易糴軍而歸券私販為減官軍西征
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

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候
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師東師而西報
安石持四十日糧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
曰吾頓兵益久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之
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
專諮置獄於潞俄而他路糧饋多不繼神宗察
其無罪赦之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
又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阻以微文則

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蠹遂為後法
出知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
十一
蘇寀字公佐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
知於守杜衍為大理評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
既葬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
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利路轉運使文
州歲市羌馬羌轉貿蜀貨稽驅上下物價肆為

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
擢侍御史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
置晏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
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徹
樂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
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
張君平字士衡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
補官以戰功遷右班殿直權閣門祇候管勾汴

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流駛
而無留沙歲可省兵百餘萬從之天聖中君平
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
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
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平
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
是行者無患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
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卒論者惜之錄

三子官子章皇祐中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汴
口嗣其父職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監平鄉縣酒稅有
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
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
襲擊乘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帥舜卿度事
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
以同出為報舜卿難然相許不自以為功湖北

蠻徭彭仕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
城不撥而辦師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援石銜
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首冒前
發強弩射萬年州蠻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
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顧內附特為此輩所
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加
殿前都虞候熙寧中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
福宮卒年八十八諡曰康敏

陳薦字彥升武安人登慶曆二年進士為華陽
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
主父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盜之
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盜
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不彊聞譽獨琦知之
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
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神宗即
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

取横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
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
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
入不報除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
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
役丁夫八萬薦言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
願以歲月爲之遷判流内銓太常寺議學校貢
舉法請曾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

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
宜爲御史罷其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
召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
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
福宫卒年六十九贈光禄大夫薦墓在武安靳
固里 宋史載薦爲沙河人蓋涉武安接境武安嘗隸邢州也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好左
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

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盡其術同死朔望祭其
冢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
陶俊賈進和殺賊首張超康王補承信郎靖康
初破虜軍于侍御林轉成忠郎至滑南乘劉浩
馬從百騎斬敵梟將遷秉義郎建炎二年戰開
德復戰曹州皆有功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
尓勇智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
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言
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率六軍北
渡則將帥一心中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臣奪
官歸田里詣河北招撫使張所飛從都統王彦
渡河至衛州虜勢盛彦不敢進飛怒起獨引所
部擊之擒千戶阿里孛又殺虜帥黑風大王飛
自知爲彦所疑仍歸宗澤建炎二年戰胙城又
戰黑龍潭又戰氾水皆大捷三年春破賊首王

善曹成等五十萬衆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
李成寇烏江留守杜充不出飛領兵二萬與虜
戰諸將皆潰去會曼暮後援不至飛灑泣屬衆曰
我輩當以忠義報國出此門者斬士罔有異志
與兀朮六戰皆捷四年飛破金人于常州遣辯
士說降群盜斬其不從者夏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飛四擊皆捷六月獻俘行在紹興元年飛與
張俊合兵討李成降其卒五萬又襲破之於茂

林賊衆敗降二年飛擊曹成卒于賀州大破之張
憲擒其將楊再興飛命解縛曰汝當忠義報國
再興後卒死國事三年平李宗亮討虔寇既擒
固石洞賊彭友等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
王貴平之四年除兼荊南岳鄂州制宜使復郢
州諸郡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九月
兀朮劉豫入寇飛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
衆奔潰追殺都統之副廬州遂平五年以八日

平楊么進封開國公六年飛屯襄陽以窺中原
遣楊再興追金兵至西京長水縣斬孫都統擒
滿在再戰孫洪澗破之劉豫等合兵七十萬犯
淮西飛奉詔即行屢戰大捷召赴行在所七年
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先去劉豫然後可圖
金願假月日必能成之上曰中興之事一以委
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詔詣都督
府與張浚議事不合上章乞解兵柄歩歸廬山

廬於母周國夫人姚氏墓側詔屬吏造廬以死請
俾復其位因言錢唐僻在海隅非用武地宜建
都上游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用命不報
是年飛以諜間劉豫於兀朮飛奏宜乘廢豫之
際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召飛赴行在金人
遣使議和飛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
謀國不臧上默然秦檜聞而銜之九年春授開
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已而金人果叛盟

犯拱亳諸州飛命王貴督子雲衛之皆捷又破
兀朮拐子馬貴殺兀朮壻夏金吾飛使梁興又
敗金人于朱仙鎮飛欲乘時討滅秦檜沮之力請
于上詔班師十一年兀朮韓常兵與偽龍虎大
王渡淮駐廬州上命飛討之兀朮望風遁遁既
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
召三將論功行賞飛至行在授樞密副使張俊
憾其軋己乃說檜謂飛不死已必及禍遂殺飛

其子雲亦棄市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
原滅讐虜還二聖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至數
斗不亂帝常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
絕不飲吳玠飾名姝遺飛飛曰主上宵旰豈大
將宴安取樂時耶却不受帝嘗欲與飛營第飛
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
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

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躬爲病卒調藥諸將遠戍
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而育其孤凡有班犒
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
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張俊
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飛
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
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忠憤激烈議
論持正以此得禍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
之每戰手握鐵椎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
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
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
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
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
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

男雲遠躡崇資荷以服衆累長不受顯昌大戰
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
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
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雲弟
霖霖子珂善爲文雄健自成一家著程史十五
卷愧郯録十卷金佗稡編五十八卷又集解小
戴記官至嘉興知府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功殺金人有功

借補承信郎建炎初從張琪歸留守宗澤紹興
元年琪叛掠饒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
中變就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
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
朝授武義郎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等處累遷
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
盟興隷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
之定林興戰郤之生得女真鵰殺虎金主亮兵六

渡淮權遣興拒之興與金人遇於尉子橋金人
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
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臯帥馬軍
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
往來二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
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詔贈
容州觀察使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戶
部侍郎趙善堅言近諭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

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後兵不至竟
死於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敗
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中女爲光宗后初道引軍
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奏于朝授閤門宣贊舍
人仲爲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横率兵縞素圍
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
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遂遣將楊祐攻道道拒

破之除知隨州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
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道棄
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飛為選鋒軍統制入
唐州擒偽將從飛收復襄陽等郡累至御前諸
軍統制武興蠻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衆擒
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後為湖北副
總管卒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
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金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
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
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礪操筆立成思致
清婉昉喜甚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
自是學業日進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
翰林脩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
河朔冠礪督教不倦學者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皇統初為河北四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

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楨之汴道真定燕于
漕司礪欲就坐楨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
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楨曰汝他日爲省
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楨壯其言
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郡守蔑視僚屬礪
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例置弓
手百餘歲取民錢五千餘萬為顧直其人皆市
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礪罷之繼而有

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
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令公署撤
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脩撰遷禮部郎中一時
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
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今對且曰朝服
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後遷翰林學
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
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蔭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金除河内令時歳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歳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量之減費幾半皇統初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

為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後至翰林直學士禮部尚書卒競博學能文善草隷書作大字或廣丈餘而結密如小楷宮殿題榜皆競筆也

胡景崧字彥高武安人十歳喪父哀毀成疾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境而俗强崧清介自律人莫敢犯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崧痛繩之强暴帖然初縣廨在古城隅有祇禍崧至遂絕民刻石頌德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强寇數十尹以下謂此寇為民害久亟欲除之崧疑為平民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緩讓崧崧執議之

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召為大興推官往大興獄犴填滿崧莅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後官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勿有名無實無所從出重為主典者累崧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搉酤之數悉從蠲貸入為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戸部員外郎蘇其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崧決之蘇

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松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大疊之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泰和六年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皆天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斯可垂拱而治其二皇嗣未立宜肅

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不報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當緣至宰相者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郡國蝗中使四出捕蝗獨松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樓煩報蝗入縣境松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頃時之際蝗去無留者大安初還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事以崇慶二年卒年五十有九松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而推誠接物族屬餘百口

同居迨松四世松卹睦之小大無間言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松所在必課諸生學業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傑士孫祇遹別有傳舊志作胡嵩今據遺山集正之正德末孝明村民得胡氏志石亦作景松

韓玉字溫甫相人明昌五年舉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

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

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賊繼縁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蓄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只一軍乜行有日矣將有違約

國朝人有不從者輙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謂公直據華州叛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賞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見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囚其罪玉竟死于不疑字居之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忠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溫石字如石相人生於金大定中幼孤確重少諧戲八歲與其兄同受論語孝經孟子毛詩小戴禮記年十六兄死石奉母居郡南薛家莊其母亦安農自守石與從子二蚤夜耕作脩治廬落場圃植榆接桑周匝前後母大説村落化之脩行孝讓鄉人爭者待石而决不之官府嘗侍母上冢母曰吾他年歸此白揚號風得無懼乎後母以天年終石自穿土起墳既葬親從勸令

歸石曰營緝未就姑待之時石已骨立親舊恐其遂死他日又造墓固勸令歸石曰祥而歸未晚也竟至禫祔當時廬側設竈旦作粥一盂析爲三食之不復舉火負土累月鄉人願代之石稽顙謝曰非石願也墓邇通衢旅出旁午好事者來弔賻以果茶石稽顙謝不受石有姑賢既除喪入城謁姑姑泣而勞之石亦泣曰白揚之懼吾母嘗言之石今即殞滅無能報母恩願嘗

聞人言持齋誦經者可資冥福吾為羽客何如
姑責之曰汝讀書胡為出此言哉汝徒知感慕
耳而無後罪大今汝既無嗣而汝妻又先汝死
汝復棄家祿身沒誰祀言未既石流涕曰受
命矣迺復與其從子耕取妻生二子玠珪皆能
文章石年七十歲時享祭器具必親滌七十一
年而卒
趙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

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至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坐上書論事廢後起為度支判官泰
和二年召為翰林脩撰三年改平定州刺史前
刺史聞敵將至先掊賊死乃拜敵而盜愈繁秉
文為政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
民以賑大安初北兵南嚮秉文言今我軍聚於
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
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

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
聞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
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
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
意上曰秉文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
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
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宜立回易
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

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
定九年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知
集賢院事文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
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有司
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稍涉奇峭即遭
黜落貞祐初秉文為省試得李獻能賦格律稍
疎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愬於臺省以為趙
公大壞文格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

又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
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
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再進見從容為
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哀
宗即位兼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
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為赦文以
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

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
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
為憂聞事便於民及士可用者大則拜章小則
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
改元詔閭巷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
哭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秉文自幼至老
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
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

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文章
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
欲言而止七言長詩筆勢縱放律詩壯麗五言
古詩則沉鬱頓挫草書遒勁為人誠且樂易與
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
自奉養如寒士
田確字叔堅安陽人家素貧而有志好學確貌
脩偉常懸鏡坐側時自照曰豈有人如此而終

貧且賤乎果登第天眷皇統間積官至吏部尚
書初相人王硟登第再起調確欲引硟硟固辭
退謂人曰田君疾惡已甚怨隙成矣其能免乎
既而果起大獄確死獄中嗟乎屯蹇之時非謙
且默其何以居哉不然委而去之可也
張正倫字公理湯陰人年十二背誦五經登泰
和二年進士調鄢城簿適賦十二萬配之貧民
正倫悉除之再調壽張時用兵科役無適正倫

差次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
田帖揭榜通衢民自赴官諸縣皆來取法境內
多警屯武官主兵恢勢橫恣民訴之縣令佐申
送軍中俗號就役論官司民久苦之一日閽者
白百夫長夜破鑰挾兩妓出正倫曰昏夜破鑰
必賊也遣使縛還榜掠數百千夫長俱來請罪
約後不敢乃釋之興定三年為陝西東路轉運
使汾晉陷沒正倫言宜選才望如郭文振胡天

祚張開之者略依古制封建使自為戰守果用
其計益封九公以母老丐歸卜居渭南五年關
中兵起行臺檄為軍兵都提控聽自招募正倫
移兵州縣得兵五千所部肅然無盜明年敵退
京兆取其軍隸帳下命曰選鋒秋共復至行臺
又檄守箭谷砦兵仗取具倉卒敵至正倫獎厲
將士親當矢石是時六十柵俱殘破獨箭谷完
活避難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復河中行臺譯

召正倫詣軍前尚書省六部事亂後百姓逃匿
正倫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用兵所以衛爾
等勸出所有餉軍皆感泣用命時城陷又復帥
府忿恨以威刼民用法殊慘正倫言國有常憲
何至如是正大元年召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
總三路都水事有都水官冒河禁貿易曹單致
貲累數萬且盜官錢賂權貴正倫疏其奸卒罷
去巨猾楊鐸韓祖謙劉汝楫以殺人繫重賄法

官宿留不決正倫至即戮于市遷右司郎中主
陽公府騎兵十人以事至葛伯砦兇卒高敏等
利其馬及衣仗掩殺之詐謂招撫使高倫曰此
皆敵人偵伺卒也倫信之即聞官後事敗坐倫
為首謀倫自誣服上問正倫對曰今倫家人訴
殺人時倫在河南飲酒報至乃還何得為首惡
且罪疑惟輕厚之至也時父皇帝命赦倫破械
而雨七年以戶部侍郎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

潰陽翟正倫間關至闕乞斬樞密副使合喜上
廢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未幾汴京不守
正倫從車駕北歸結廬洹上左右圖史不以世事
縈懷癸卯歲卒年六十八正倫嘗建議國家兵
力日減守猶可支戰則不足今大敵在近毋遠
圖宋五代以來都汴特恃河耳然唐取梁晉取
晉國家取宋河足恃邪宜徙都關中控秦之舊
進可圖恢復退不失爲自強不然亦當駐蹕河

朔以係人心其次莫若都河中此中夏腹心背
負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臺河南本
固則國勢張矣時不能用

曹珏字子玉滏陽人資稟篤實世俗機械舉不
知有之後居方城二十年以教授爲業嘗再娶
未久婦卒其父哀悼成疾珏往候之問之所親
云父初不病痛女甫嫁而死徒捐奩具耳珏盡
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

倉卒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戒家人毋得竊視
事定其人復來授篋驗之貯金滿中封識宛然
正大末閒薦者言以文行徵會兵起不果里中
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
誣其叛州將捕係罪且不測珏赴州治爲申理
之郭得亡罪而珏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
珏擇其尤貧病者留養之全活者衆群不逞秉
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曉之曰爾曹獨不愧曹先

生父子邪後居襄陰自號豈嚚老人有巷瀾
集二卷子國器愿信有父風時又有靖天民字
達卿徙居原武亦知名

元胡祗遹字紹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
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累
官至應奉翰林文字調石司員外郎時阿合馬
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官莫如
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太原路

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㳄歲賦不辦責之及
其㳄職乃以最聞改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
民訴其田主誅為不軌者祗適察其冤坐告者
十九年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
曰役重曰逃户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署文
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
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父經兵戈民
俗朴野祗適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講論父

之治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
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
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
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
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復以耆德第一人徵不
就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
博士所著有周易直解紫山集

祭珍　安陽人父興幼隸軍籍興老以珍代之珍

素驍勇累以戰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是年
冬扈駕駐黑城珍遣兵士儲芻藁築土室軍南
賴其用道遇凍者必扶入客室温煦之軍粮必
為撙節不使頓絶以致饑困白海初建行營命
珍督役卒事民不知擾雖草木無損帝臨幸問
其故近臣以蔡珍號令嚴肅為對帝嘉之賞以
鈔若干元貞元年進階武略俄告老

郭昂字彦高林州人習刀槊能挽強稍通經史

工詩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章廉希憲薦之授
山東統軍司改經歷轉沅州安撫司同知佩金
符招降溪洞八十餘種播州張華聚衆容山昂
率兵屠之山徭水猫土獠諸洞盡降十六年以
諸洞酋入朝進安遠大將軍循沅州西南界復
新化安仁二縣擒劇賊張虎縱之曰汝非吾敵
願降即來否然吾復擒汝不難也明日虎降併
其衆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軍還衆獻金不受

至江陵衆發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令藏於庫以示諸將二十六年江西盜起昂討之進逼南安諸蠻立太平寨而還會大飢以賊酋家資分賑之授萬戶賜金虎付鎮撫州未幾省檄昂赴廣平監造戰船至廣東界遇盜移檄諭以禍福廣東素服其威信及見其檄即俱降授廣東宣慰卒年六十一

安祐磁州人弱冠上書元世祖言當世事上在

六盤山即日召見與語奇之授近侍官每使治事規模條理秩秩官至集賢大學士贈平章政事封興國公謚文康

謝文蔚字貞卿安陽人以縣吏為江南行省掾以功授府判再遷行臺監察御史杭州沙萬戶因取財殺人凡二十七人亡所訴文蔚劾之方款服乃重賄當路免反誣文蔚以他事械係北上死獄中已而沙萬戶以惡疾暴死

許熙載字獻臣湯陰人七歲孤母朱氏年二十八守節挈之依外家畧系湖廣行省熙載因就學東南行省闢其才辟德慶提控州將禦崇撩出熙載攝守城中饑熙載比馳狀請粟先發賑貸俘囚至有親非辜者渠帥利所獲不聽熙載曰寇徒脅從尚在理出況本王民而不矜貸由是有左驗者咸免調永衡二路提控承尚鬼巫里社舁土木偶相皆服餙供具甚奢熙載毀淫祠百

取其材以給公署時誅妄仁盜黨彝有其黨民有越岩竊攘者有司以強論熙載曰彼從為亂猶貫殊死此因亂而盜乃服上刑不平民得減罪范重二者過其友家懷其供佛器歸其友踪跡急乃慚而密返之讞實赦又至吏猶欲墨其臂熙載曰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當墨范卒為善士調長沙稅使羨增者秋毫送官進撫州路磨改會福院撫州豪民龔胡者偽造楮幣十

餘年轉僉江浙閫事已累計歲首官官又索其家
闕地得宿用板印錢倍所首者五詔處死龔厚
賂祈免官已議未減熙載曰首寡隱多與未首
同竟殺龔熙載作綵衣堂奉母母病力求解官
侍疾為幕官四十年市米以養親故規之曰祿
薄母老何用狷介為也熙載笑曰廉臣節也可
分大小邪且禮不曰小臣廉乎及母殁慟幾死
者屢殯原上苫塊以居嘗晝晏坐直木下如泥塑

人樵竪迫視之乃驚年五十時祭必哀盡屏釋
法人始疑其僞已見其厚終嚴祀皆顧學也卒
年六十七著女教六卷經濟錄四卷文曰東岡
小稾子有恒字可久大理路知事有壬有孚字
可行儒學副提舉有儀字可與經筵檢討玄孫
顯　大明成化中由太僕丞出知南康府明決
有才節孫今籍安陽
有壬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
闢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孩嬰委棄道上有壬獨
引箭手閉城門守州有追逮胥隸不得至村疃
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遷治
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
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
好謙監焚昏鈔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爭剔真為僞莞庫吏而下搒掠無全膚迄莫能
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擒治勢官豪

民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泰
定帝至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鎖南與聞大逆
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
事王毅高昉橫罹奪爵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
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
者別貴賤四曰欲謹女權宜削兼領五曰脩飭
武備六曰賍臣妻妾宜禁勢宮徵索七曰前赦

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籍沒帖木迭兒諸子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帝多從之泰定元年京畿饑有壬曰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白於丞相發粮四十萬斛濟之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

外飾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復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濫有淹四十餘年者有壬曰盜賊方熾求涎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元統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仍治臺事會福建達魯花赤兒卜籍丞相勢焰衡東宮行頗泯檢御史劾之完

卜讞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令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豈所謂尊之者邪弗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

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甚衆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每后壘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去錢粮當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轉中書左丞二年有獻議開西山

金口道運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者丞相主之甚力有壬曰運河之水湍悍易決足以為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避讒稱病歸六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閒有壬書畫備禦十五策授郡將民籍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營以百數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

集事十五年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卒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兼太子左諭德一日入見太子於賓鶴齋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致仕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八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善筆札工辭章所著有至正集一百卷謚文忠

高謙字舜臣磁州人兼習儒吏釋褐將仕佐郎至常湖路總管致仕加吏部尚書嘗纂述格例百八十冊高傳字起巖為州團練萬戶赴調遇盜邏卒且戰且行已盜衆怒至傳馳馬引弓射皆中盜懾不敢前援兵不至盜復合攻誘使降傳大罵力戰而死時湯陰劉以忠字恕夫以書生罵

賊為賊所刺神保守林州蟻賊攻砦砦破衣朝衣懷麻投崖死武安韓忠淵君貞定歸地王作亂陷城父子俱死難（傳舊志曰謙之孫又曰高鳴孫未知孰是）

梁貞字幹臣安陽人初為府吏以廉稱中統初父喪廬墓後轉山南東道按察副使以母老棄官歸養備至母卒又廬墓遂杜門不出不與人交積二十餘年而卒

梁琮字文玉安陽流寺村人至元五年冬父卒廬

墓自負土爲墳朝饋暮粥者三年將終身王總管聞
而嘉之起爲府吏後以功官至福建路轉運副
使作唐律類要六卷畫衣冠圖象要四卷官吏須用
十六卷從子鐸字振之父德長廬墓與弟鑄五人
矢同居時安陽馬仲弼字廷彦趙信皇甫逵字
天民皆以孝聞居喪廬墓逵之母老無棺一日
雨後漂巨木至門良材也後遂斂其母云
薛大猷字嘉甫湯陰人己巳中甲科乃隱教授鄉

里著四書講義元初賈竹字彦清自號拙公才
敏麗爲文不尚刻削有天平谷詩曰六峯聳翠
白雲閑頓遣幽人眼界寬早晚隨師更深處枝
挑明月一輪寒七十五作頌而卒程炳字欽夫
性坦率亦能詩效白樂天有鄴臺行君不見黃
輝萬丈當年臺高築臺鄴下矜雄豪舳艫直抵霄
漢極洪基欲比西山牢危樓曲欄照金碧雲櫺
井藻分纖毫美人侍宴恭傾國詞客賦詠皆英

髦橫槊前歌舞未知倦軍中戈戰難忘操西征跋
扈高龍戰三分漢鼎歸猶鴻毛曹瞞海内歸神武
憐死何爲視兒女西陵松柏翠生煙臺上嬋娟
泣如雨銅雀惟餘漳水流金鳳深埋城上土鄴
臺咫尺若有靈好作移文來弔古王鼎臣字大舉
整風儀善書遊林慮詩燕子來時春已暮海棠
開盡未還家醉眠不記東風惡吹起衣巾滿落
花當時號曰隆慮三隱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
掾時天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賊李謀晃
道殺商賈奪貨十五年至百餘事獄具乃賂有
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摶霄言于貞即尸
諸市大乃大雨累官至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
冤獄革弊政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詔從
浙江平章教化征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
大破之時朱皐固始賊復猖獗軍少有大山民

岩及兮陂屯田軍博霄逆勞而約束之遂得障
蔽朱皐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招降賊衆
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旣
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硤南博霄麾騎士别渡
淺灘襲賊後賊由東南向西騎士迎敵博霄忽
躍馬渡淵揚言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平之
遂復安豐十二年詔博霄移軍援江南徽饒賊
巳陷杭州教化問計博霄曰賊剽見杭城子女

玉帛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
湖州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
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之博霄正色曰可取不
取誰任其咎按劍顧諸將曰慢令者斬遂進兵
杭城賊迎敵至鹽橋博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
級諸軍夾擊之殺賊幾盡復杭州及餘杭武康
德清博霄受代去徽饒賊復寇於潛行省假博
霄爲參知政事討之博霄即日引兵至臨安分

兵守新溪進兵破賊虎檻遂復縣治又復昌化
昱嶺降賊將潘大翁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
者博霄自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附郭廬舍
左右請出兵博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
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
執旗又伏兵城外援以火礮復約曰旗動礮發
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
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博霄先

以兵守多溪旣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
一出幽嶺終後會且擣賊巢乘勝復安吉以兵
守苦嶺及黄沙嶺賊率梅元來降又降賊帥十
一人進兵廣德克之平徽州十四年復安東十
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賊遂去泗州不
利賊乘勝東下斷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粮且
絶與賊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
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博霄獨守孤

城賊環繞數十重攻之搏霄登城上遣偏將以驍騎由西門突出賊後約曰賊麾即還既而賊動驍騎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皆據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言于朝曰淮安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宜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自沭陽至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三

十里中設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又海寧不通檣運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陸運其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

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十七年濟南告急命搏霄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

來鬭騎兵少卻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般陽賊毛貴等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殺賊衆無遺者詔就陞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從卜蘭溪同征益都搏霄曰我去濟南必失請以弟昂霄代領

諸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自從卜蘭溪同征
益都搏霄曰我去濟南必失請以弟昂霄代領
其衆朝廷從之十八年濟南陷搏霄方駐兵南
皮魏家莊毛貴兵至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
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以死報國因拔劍督兵
戰而賊衆突至執搏霄殺之是日昂霄亦死事
聞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追封隴西郡侯謚
忠毅

大明郭資字存性武安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戶
部主事祠祭員外郎僉都御史北平布政
文皇在潛邸數見愛後靖難南下屬資居守撫
兵輯民給粮餉不乏永樂初論功晉戶部尚書
仍掌布政事賞賚視伯爵已改北京刑部尚書
改戶部
仁皇初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
上謂資偏執嘗格恩澤請罷資 上意不然問
以語大學士楊士奇曰 先皇與義旅及吾昔
居守皆得資力負其人亦材且試今必如二臣請
是吾危則任人安即棄之吾誠不忍士奇對曰
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皇上盛德頃資疆發人
不得干以私但 詔勅所蠲租資必責有司依
歲額徵此大過誠如二臣言然耿介守廉 上
曰吾在此復有原吉與同事彼雖偏執莫能行
也已竟罷政事賜璽書歸武安資歸踰月 上

念之不已間謂士奇等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
資其謂我何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宣皇嗣位詔起資為戶部尚書兒朝諸資視事
勤雖大風雨不避僚吏敬憚性不畏忌所安者
雖刀鑊無能屈喜辯論每厲聲色與人爭勝所
居在馬莊村頹垣朴舍未嘗治第城府卒之日
家無餘財年七十二卒追封湯陰伯謚忠襄
關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

府學教授
宣皇為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毋得拘階序從
善召授翰林編脩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
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
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秩皆善
宣皇為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爲

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蹈
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細書暇則取秘書讀遇
休沐與柳菴公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意泊如也
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　上方嚮學從善以舊
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　上曰久官不改其
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　上慰
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高敏道安陽人太學生特授禮科給事中官至

大理少卿以公正稱此傳高大旌芋途人見高
公擁旌轟衣緋乘馬出已而公卒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為監察御史遷江西按
察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介有治才所
任著稱在江西時民娶婦三日夫婿偕婦往拜其
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
婿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
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尸非深

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
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逮死公之賜也屢
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
關綱常冀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汙名又枉
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
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
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伺門內
覘僕令人召入曰爾何奚胡為至此得非爾師

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一道士素
與婦通見匿之槁枲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
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
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滎陽經漕
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堤入于海命璞治
之河決口塞明年己巳處州盜起命璞討平之
景泰辛未也先冠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
充餉勤兵脩垣守儉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為遐人信故
爾命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
猫叛民李珎魏玄冲往為用道之寇掠作讖文
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
珎玄冲檻送京師猫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
順庚辰
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
健然貧為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

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
敘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
自分填溝壑矣 詔至臣自知以他途迎臣有
罪當誅譴耳 上說是時璞微贖乃命掌南京
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得子曰銳
正德初奉 旨免
孝皇實錄祭對嘗見國史載石公功今求諸其
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槩右

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盛歸謁曰彼多金
珠綺采吾布裙襦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
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黑于憲汝安得居此
座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官彼金珠綺采者後欲
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
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大僕行署居後竟不能
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子少聞
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已而春

始過馬傍岸作屋三楹湫甚且闇屋左茅舍垣
內僅一畝子訊其老僕屋即公居蓋庬則易之
妻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四十畝僅宋氏
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几上
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官幾年
日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石
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羅綺字尚絅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授監察御

史遷大理少卿刑部左侍郎使虜庭還時松潘
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
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
御史寇深不能治　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
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
以兵威未期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禽永族之
松潘皆山轂叢羅番得利即奔巖洞匿不簣
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載僦五

致一群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
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亢弄
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匆道擣賊巢綺亦
介胄從之火且攻破攙巴諸寨禽劇賊卓勞阿
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則易體回
一切以簡易治與接杯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
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綺博學多
智能屬文然少繩檢既還磁淦水西作綠野堂

號覓詩道人綺與鄉民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
綺前在松潘受番人金爵器具詔奪綺官籍其
家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吏科給
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
司參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
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芳等用
事最後萬喜肴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從朝合夕

遷靜正淹滯卿有齊姓者閔和父次謂曰公常
恬如將俟河清邪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
帕贄造請貪須臾而卿佐可得時乎時乎可隨
而不可與之翻也和謝曰吾譬之處黑髮守節
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有害
以利是時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為通政乃傳
旨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
六閱月而卒和豐貌宏量雖倉卒言色罔躁喜

慍莫顯然內含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
分寸父先道得痿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
父益虔儉薄不計生產子華少好俠稍侈和每
責之曰由奢入儉難爾少安閑老必辛苦善說
中庸姚夔嘗稱之曰不競不激含蓄充景如澄
淵以波自瑩珠玉後渠子曰銑先親李公長女
也銑猶及見李公家君居貧時李公知家君賢
妻之先親嘗言鄉里先輩李文達耿清惠皆與李

公善謂李公量如忠獻公嗟乎恨銜風木感切
渭陽沒吾身焉爾矣
甯靖字子安湯陰人質直而果敢與峻潔以推
官遷知澤州致仕卒年六十
劉溥字宗瀾安陽人世居城東太保村年十七
始入邑庠學主張祥溥禮敬祥後遺緝不解天
順丁丑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分祿養親四時著
布袍出止乘驢湖廣都御史翁世資與都指揮

訟　詔溥往會御史焦顯治顯欲歸獄于指揮
溥曰如公言何名為法卒坐世資遷郎中京師
富官家兄弟爭寵各重賂累年不決至是賂溥
溥持金白于司寇乃竟事晉浙江參議進士盧
甚暴其鄉溥案問除名再改陝西鄜民寇氏關
中大猾也部民寇扁頭與其祖適戍者寇扁都
名相近遂竄軍籍溥閱籍疑之卒驗實軍歸寇
氏遷參政再遷四川布政使都宣慰楊氏金召

為順天府尹道出德城流民入蜀就食守關吏
不許潯令弛禁遷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初致
仕歸太保自課童僕耕時兩子舉于鄉日校授
諸孫所誦書春秋祭墓必泣淳切質直以華言
雜幻賤與均禮弘治乙丑疾革遺命毋干恩澤
作墳擾鄉里卒年七十有八
翟政字以德安陽人少穎悟越人同舍生傳萬
學士詩義數百篇甚珍愛每夜俟諸生寢始出

而誦之政立戶外竊聽盡憶景泰甲戌舉進士
授大理評事晉山西僉事李都御史者嘗坐事
詔廷臣案之廷臣下政劾政以實報都御史幾
失秩吏部次省府官都御史署政考下下曰雖
任風憲以能激揚遂罷政政不能平曰上官過
固當覆如欺君何古以忠賞今罰吾忠吾君安
得聞遂　奏辯　詔令致仕致歸貧甚守志不
干謁日坐庭中誦書學詩取古帖臨寫政貌質直

言不依阿行無涘飭居鄉幾四十年而卒
周晟字德明涉人後籍安陽父顯素長厚由教
諭至鴻臚卿居喪盡禮鶴栖其塋晟警敏溫典
迎事而決處已在剛柔間當是非利害義至善
避巽故多敬愛晟年十九舉鄉試景泰甲戌進
士試刑部政司寇持法嚴必嘗晋意者晟年才踰
冠鞫情上讞分析輕重各如司寇意所出遂
疏請晟爲主事天順庚辰自主事遷永平　知府

年三十有二政尚寬大課民樹麥貧民子暨女
過時不能昏召富民安才等令以貲資貧各得
頤馬郡中滞訟幾千人數日決遷湖廣右參政
再改山東邊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南北異風而
晟酌勢權情合規中度名在縉紳間籍甚晟弟
五人相友愛其治經者皆經晟指授少弟昱尚
主極貴盛見晟倪容由禮以忌晟亦以是不得
任鄉佐居母喪既禫而卒年五十一

景字德章美姿貌廉靖詳雅天順辛巳選尚
重慶公主叔兄晃又舉鄉試第一人周氏晁貴
聞于河北　重慶主
憲皇同母女兄寵愛亞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
而景持儒行篤好文史能為詩日從翰林名公
請業受益奉賓客器用磁漆脯脩取諸市中三
子侍側獻觴布席竟日不致休贈遺諸兄暨諸
從子不虛歲後掌宗人府事弘治乙卯卒年五

十子忠錦衣指揮使孝都指揮使賢指揮同知
庠千戶
李顯字道彰安陽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院
檢討事　吉王後拜長史再改楚府弘治辛亥
卒年五十一顯介特有志不輕下人士舉進士
即圖陟要地富貴可契致而長史終身事藩邸
當選授時多稱病避或託貴勢請免顯曰士筮
仕即擇便利邪必如公等顧令王孤立乎往就

選果用在楚府放逐豪猾宮田税改令謹厚者
掌奸人訟指揮于其受賄顯直其冤具夜持金
謝顯叱却之顯居鄉村時歲大凶日以糜樂給
饑暨病者在楚歲又凶出俸金奇親戚少與張
文友文死顯葬之事其兄如文從顯遊者為徐
憲知名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
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已

推誠為治張弼稱之曰繁華尚動用刑宜俗民
亦稱曰徐青天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
角莫辨亞憲令縱牛入野牛奔主家闌中乃治
盜罪入內臺為御史出按甘肅番貢御子憲令
守關者勿納工疏言御子異物受之則丧生玩
心况日食牛羊百夫杜之昔武王受獒召公戒
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丧貢御子受之故敢再
貢彼盖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

杖憲 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雜犯死
罪不踰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
十五石矣是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
老謝病歸天池卒年五十一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
其狀貌驚令學凱長身玉立美須髯成化初選
尚 廣德公主凱與周景同鄉王行又同凱慕
景為人襲其行事景傾心與友凱亦能為詩成

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胄升殿侍衛正德初劉
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嘗
曰凱幸託主為朝廷肺腑戚縱自輕柰辱主何
所統卒主其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捺治其
知瑾惡凱正書瑾出東華門將升肩輿某稱冤
狀列凱受禁卒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
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
役苦又較繫生子越兩人即閹之是時貴倖者皆

在諸郡子弟列士封伯厮養富埒卿相民益冀
倖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
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
志意蘊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閹
不二年此患息也論團營軍曰軍太半私役矣
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連操弱弓敗矢
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
不能集宜於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

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
命將往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瑾俱錦衣
指揮同知琮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宣德
中皆尚 主子孫亾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
也
郭本安陽人天順辛巳母張氏歿本哀毀幾死
既葬廬墓啜菜飲水負土起墳又作土臺高
一丈曰思親 詔表門

王氏永和人進士郭丙妻金南還丙避亂居杞縣兵渡河夫婦相失王氏暨其少女被掠泣謂女曰今夕不死被辱矣吾勢不能顧汝守者稍緩入河死亂定丙還鄉里感其義終身鰥居

許氏湯陰人有王從女趙洙妻也元末洙爲遂陽副提舉城陷洙罵賊死賊欲妻許氏許氏大哭罵曰吾家皆死汝手吾恨不得葅醢汝尚何

言遂遇害

馬氏名瑞香湯陰人少讀論語列女傳通大義父母愛之不欲遠適擇儒生辟穀妻焉穀出於家人事不稱婦姑翁意穀嫌讒穀自求離去時瑞香年二十有二生女矣居三年父母欲嫁之乃入室爲書道志曰禮不再醮義失不以身再事人不聽納采有日矣瑞香衣綺治容詳若自得伺隙入井死父母驚悼出之懷片紙乃訣辭也曰適人不義違親不孝死以全義亦所以報罔極其父母大恨悔元末遇盜不辱者安陽段氏郎中高格妻 邢氏韓軌妻 蕭氏杜原妻 湯陰高氏劉貞妻

磁安氏參知政事王時妻謚莊潔

明興易氏安陽人焦三妻三沒易氏年二十餘將治棺謂匠氏曰吾夫頗有衣今欲盡斂之可大其制棺成入室縊死遂同棺斂焉又有楊氏李士能妻 陳氏李諒妻 馬氏王從義妻 樊氏李榮妻凱始 湯陰郭

氏韓璲妻又以至孝聞 臨漳陳氏齊禎妻 磁于氏封戶吳鐸妻 都氏袁昇妻 武氏梅璜妻 皆奉詔表門武安有高小梅正德辛未薊盜劉七寇晉六月六日下太行突至武安小梅年十有六有姿色盜執之擁小梅上馬小梅瞋目罵賊露刃脅之曰汝今死目前耳趣上馬從我小梅益怒罵曰殺則任爾無望爾得妻我也時張都二生在旁賊顧曰殺此女爲令縣死事已得請閱十年知縣周傅至始

樹表今彰德衛軍餘王輔妻楊氏輔死年才二十一守節嚴雖至親莫得面見以單子未得旌

義民　元劉讓字仁甫陽武口人六世同居闔門四十餘口歡然以間大德元年表門

任天祐武安人行篤忠信子孫七十餘人毋敢私畜四世同居泰定三年表門

大明鄭貴湯陰人元人五世同居鄭氏皆朴重以欺詐賀弟祥充茂行每治賈歸錢帛委地妻子毋敢私尺寸年幾九十而卒

彰德府志卷之六

彰德府志卷之七

選舉志第七

元志載金進士題名五十一人劉彧常琥郭輯李松年范毅王闊李宗尹王萬鈞赫競王萬石鄭元張天翼鄭飾劉可與赫曄元起董膺元論道寧高天祿張彤張觀王闢王子初張仲思劉延賞君崇敏高天祐張安中王天章劉漢賓馬可臣溫琰邵宗董元龍元夔盧天錫薛居中張

正倫李世隆宋方鬻復曾子張仲周房椿樂著張敏脩張玠康瑭蔡鑄張天翼張都忠之棟樂著字仲和永和人爲荊王府文學博辯多識能爲賦北渡居聊城嘗以事至都下諸公聞著至索詩著詩曰滿院落花春避戶一爐寒雨夜挑燈皆服後還鄉里恐鄉哲無聞乃作相臺詩話三卷今采其可誦說者著子篇赫競字進道性峭直篤學仕至刺史有詩名王萬鈞字彥平自入

仕常滞不調後除衛郎文學坐累謫錦州祭判
知命不怨以母老致仕弟萬石字彥端聯從子
天翼字鵬舉起字彥發皆汞和人道寧字德潤
仕至太學博士子從義字子宜舉兩科南京府
試經義魁正倫見人物志俱湯陰人居中字鼎
臣性明斷所至著稱登封令仲周字君美性醇
靜終日默坐亡戲談不臧否人雖休沐惟覽誦
經史自監察御史授大府丞冬監丞取不茂皮

為仲周纍仲周曰此亦官物却之復亨編修權
子權字元輿善為詩皆臨漳人敏修字志遜戶
部郎中北渡居館陶甲午元日詩曰憶昔三朝
侍紫宸鳴鞘声送鳳池春繁華已逐流年逝潦
倒猶甘昔日貧贊曆怕看驚換世椒觴愁舉
漏思親異鄉節物偏多感但覺愁添白髮人後
還林慮遊黃華詩溪流漱石振蒼崖林樹號風
吼怒雷為謝山靈莘寬貰漫郎投劾已歸來玠

字佩玉尚書省掾後歸林慮教授髦士皆出其
門盧天錫字子美臨漳簿有惠政康瑭字良輔
沁州節度使皆林慮人金之將亡也遺老儒碩
皆來居相蒙城田芝之北燕劉騤禾王磐古鄭
周子維武安胡德珪子景崧渾源劉祁緱山杜瑛
太原高鳴劉漢臣燕山尚子明林慮張允中濟
木徐世英李仲澤汴魏獻臣田仲德郭謙甫各
以經術教授相盍彬彬乎多文學之士矣

大明**科目**洪武十八年二人郭貲武安丁顯榜進士見人物志宋輔湯陰進士二十年二人朱懋安陽進士禮科給事中張申涉縣教諭二十三年四人陸顏安陽學正戴士學臨漳教諭李榮武安衡山縣丞張淳涉縣二十六年五人宋輔林縣臨江通判閻從善李翥俱磁州從善解元見人物志翥工科給事中李徵張英俱涉縣徵進士南鄭知縣英御史二十九年二人范恕安陽進士保定知縣馬驥磁州嘉興縣丞三十二年二人李耿臨漳推官曹璟磁州鄉寧教諭以上錄缺間多遺漏失次

永樂元年一人李輔臨漳華陰教諭三年三人李貞安陽
戶部主事張泰安陽通判于文通磁州貢州僉事六年一人褚清
安陽楚府教授九年九人石璞臨漳見人物志王達磁州進士刑部員外
郎劉凱路亨衛吉安朱全楊以恭俱安陽凱給事中亨衛卒
卒安同知全御史以恭推官元英湯陰元城訓導原潔林縣樂陵教諭十二
年八人靳宣郭郁俱湯陰宣進士仁壽知縣郁卒侯軏李良俱安
陽軏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加食尚書奉仍署司事良薊州訓導申毅磁州教授焦
翁武安丑留主簿郭兟林縣衛經歷姚福涉縣興濟教諭十五年八

人侯瑾王欽譚哲侯瑾俱安陽瑾知縣欽王哲瑾俱未仕卒李敬
魏瓊俱林縣敬壺關知縣瓊欒州學正楊兗磁州蔡宣湯陰十八
年十九人陸鑫張紳郭恭吳澄侯牧韓昱嚴曾
馬驤俱安陽鑫紳恭浩俱知縣牧主簿昱教授曾寺丞驤衛經歷鄭祿湯陰知縣
馬勁張鵬柳應春俱臨漳勁靈臺訓導鵬應春未仕卒韓耀張鑑
王坦李杲俱林縣耀遵化鑑太谷坦長子俱知縣杲未仕馬驌郭森俱磁
州驌桂林知事森鄒平知縣智明武安東昌通判二十一年十七人
周顒牛順張貞李輔馬達陳佑李剛劉孚趙鏞

張善程達俱安陽輔湯陰顒涉縣歷官御史叅議終湯臨御史順進士工部郎中貞安
濟教諭輔訓導達審理佑伴讀剛戶部郎中孚府司知鏞長史善達未仕卒胡璉李
謙俱湯陰璉隆慶知州謙順德通判趙暹郭數俱林縣暹揚州檢校數沙河教
諭高志磁州僉華通判王勤武安濬縣知縣
宣德元年二人趙緝安陽進士馮驥林縣唐山訓導四年四
人元亮湯陰進士授御史襄陽知府元寅亮弟順慶教授李芳林縣府知
事羅綺艾禮俱磁州綺見人物志禮武邑訓導七年一人樊英
安陽十年三人韓璜安陽訓導田志茂磁州淶水訓導申璲涉縣

慶府紀善
正統三年二人李宏磁州池州知府李恂武安代府長史六年
三人李綸李榮趙璵俱安陽綸通判榮訓導璵監察御史九年五
人張瑢牛俊皇甫容俱安陽瑢教授俊審理容未仕卒丁紀湯陰
臨淄訓導姚俊英涉縣鄖野教諭十二年三人韓聚周晟俱安
陽聚御史遷知州晟顒子見人物志張俊武安新韋知縣
景泰元年七人李和石昊郭晟俱安陽和進士見人物志昊璞
子福建鹽運司副使晟教諭甯靖湯陰見人物志楊顯岳聰俱臨漳顯未仕

辛聰山西理問張翰林縣冀州學正四年十四人許顒程政劉
澤王鵬皇甫節劉和張仁韓宏王臣俱安陽顒政澤皆進
士見人物志鵬知縣節和俱教授仁宏臣俱訓導李璜湯陰鄭王州知州楊盛臨漳
遼東都司教授李俊王鑑俱磁州俊卒鑑韓城教諭廖廷臺涉縣訓導七
年五人申安磬綦王佐李沖中俱安陽安訓導教諭佐虹縣知縣赤
沖舉進士給事中終壽州知州郭九成磁州易州訓導
天順三年三人張孟賢張珏俱安陽孟賢南京兵部郎中珏教諭
張昇湯陰同知知府六年四人李志林縣刑部司務白瑩磁州真定

彰德府志卷之七　六

通判安靜武安深水教諭程晉臨漳進士卒
成化元年六人周冕崔陞李顒李文韓楷俱安陽冕名
晟弟解元蘇州同知崔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延安知府四川參政致仕顒見人物志文瀘州
知州楷肅知縣安張璟臨漳進士太僕寺丞四年六人喜雍李裕
馮清俱安陽雍進士御史湖廣僉事裕仕推官清教諭王熙張璜俱湯陰熙
德州同知璜進士漢陽知府秦瀚磁州卒未仕七年九人徐憲張
泰孫安俱安陽安臨漳憲進士御史泰未仕安沁水知縣終李鎰胡溥程
銳俱湯陰鎰溥皆進士鎰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鴻臚少卿南京太僕少卿光祿卿工部侍

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延寧等邊事餉并經畧山海等關邊務晉本部尚書正德戊辰致仕賜塋
書還鄉給俸庚午召陞原職壬辰加太子少傅癸酉加光祿大夫勳柱國太子太保辛巳致仕
溥知州銳昌邑知縣王守正臨漳真定府通判紀傑武尚信俱磁州傑
進士御史尚信慶陽府判十年二人楊福安陽平原教諭元守直湯陰
進士吏部主事通政司參議通政及使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司事致仕卒十三年五
人武定賈錠郭堅李曦俱安陽定彰德衛訓導錠進士御史至副都御
史堅曦俱知縣甯閱湯陰靖子山東鹽運使十六年六人王翺路
宗李蓉劉弼俱安陽翺宗俱知縣蓉和子大興知縣弼溥子進士御史僉事卒

彰德府志卷之七　七

馬圖林縣沁州知州楊寅子磁州長知縣十九年十人張時清
劉文周全董能俱安陽時清文全俱知縣能教授全顯孫孫經郭秀
俱湯陰經福寧秀安東俱知縣李盛李宇張朴張克恭俱磁州盛衢州
府判宇狄道知縣朴順德推官克恭戶部員外郎二十二年四人劉輔
周賢安陽輔澤子知縣賢駙馬景子中順天鄉試後為武官李祿湯陰進士給事
中山東布政使郭聰磁州壽府伴讀
弘治二年三人胡璋安陽通判甯閭湯陰靖子未仕卒李彥
成雲磁州知縣五年三人朱麟彰德衛知縣王文華武安松江

訓導王靚涉縣順德教諭八年六人張士隆常惠董雲孫
高俱安陽士隆通孫進士御史陝西按察副使惠府同知雲知縣昌憲子卒馬卿林縣
圖子進士庶吉士給事中知府山西提學副使參政李清湯陰同州知州十一年
七人李希夔崔銑秦昌張纓孫昌俱安陽希夔裕子南和知
縣銑家君名子進士翰林侍讀旦南城知縣卒鑾昌未仕昌憲子鑾更名經濟黃宣湯陰
臨清訓導李學涉縣海鹽知縣十四年三人張澤安陽周府紀善卒
郭鏡磁州知冀州韓宣湯陰陽信知縣十七年五人劉悅衛
璋俱安陽悅嘉祥知縣璋未仕卒蔡賢蘇汝礪尚傑俱湯陰賢進士南京
兵部郎中汝礪湖州通判傑未仕

正德二年四人姚鳳安陽進士戶部員外郎陳以道湯陰平谷
知縣紀磁州紀傑子溫琦武安交河知縣五年四人李達安陽教諭
葛覃張朗王濤俱磁州覃進士南京戶部主事八年三人許經
安陽張鍾臨漳王泮磁州進士江陰知縣十一年九人王表鈔
秀俱彰德衛表蕃子李玦杜鳳鳴俱安陽玦顯子傅夢弼王自
周俱湯陰自周縣孫李聰楊濟俱磁州聰稷山教諭王科涉縣進士十
四年五人李福李祥翟居仁俱安陽居仁政孫祖琚磁州

進士郭重武安
貢府學孟達王喜臨漳給事中呂本武安給事中高啟道見人
物志不註者皆安陽人張崇義同知張寂磁州連洪武安主簿成恩
忠武安呂著湯陰知縣丁孚林縣學正楊春湯陰主事閻嵩湯陰知縣
張暹涉縣典史李輔林縣縣丞王旭臨漳縣丞趙麟知府李綸湯陰
縣丞劉陞員外郎張斆湯陰教諭逯瑜林縣斷事程遂涉縣通判段
惟學涉縣照磨張煥湯陰同知崔衍經歷姚敏林縣經歷胡志行
臨漳縣丞鄭全經歷路進同知江浩涉縣縣丞劉溥主簿邢驥知事

王晉臨漳縣丞張晉主簿馮綱湯陰李昌署正邢俊通判徐忠
湯陰曹彬湯陰縣丞李恭湯陰縣丞劉彝彬主簿楊彝薛衡閻能
張永善黃本忠李弘道高暹馮鉞馬驥俱未詳李
珎主事李復同知牛通湯陰李嵩敬主簿牛志道縣丞王道
原知州李與知縣李溫檢校王約湯陰照磨李敬照磨劉戩吏目
楊溥通判劉清通判王恕序班盧敬知事陳靖知事荊琮臨漳
通判齊福臨漳縣丞張環吏目張翀經歷劉贊磁州推官楊林知事
鄭肅判官馮福經歷衛鼎臣同知邵壁判官劉芳推官崔嵩

知縣張亮臨漳序班范洪吏目申貴知事邵儀知縣董孜知縣王
諶署正劉澄主簿孫賢臨漳知縣高俊知事高爵教諭闞智知縣
張本訓導李鵬知縣楊臯吏目霍惠縣丞郜昭經歷李永縣丞
緱玉經歷劉琳知縣馬馴訓導馬驥巡檢柴宗經歷王善典史
牛禎湯陰通判王春州判劉英臨漳經歷侯俊典儀宋鉌教諭宋
濟縣丞路車縣丞于亮縣丞陳忠王銘大使楊滋程資知縣
譚宏張安蔡鐸李惠侯綱田耕許義俱未詳于寛
訓導劉湝臨漳州判張亮縣丞鄭澄斷事陳俊訓導李榮磁州經歷

李芳縣丞鄭洹訓導鄭昂經歷朱珣教諭胡海訓導李慶吏目
周昌顯子訓導徐晟訓導衛行縣丞梅霖推官張肅照磨張昇
孫惠郭顯俱未詳侯偉兵馬指揮副孫繼臨漳州同知王鳳
磁州訓導靳李棐判官安舒主簿李潤張佑李節司憲俱訓導
孫紀臨漳理問正劉明鑑楊義知事郭隆知縣郭琀主簿徐
英郝輔訓導閻貌經歷楊珣馮璋張義訓導李道推官張
玉主簿鄭輅賀景安教諭王源李寛判讀陳銳訓導温浩
吏目蔡寛教諭王景信徐寧栢英徐暠訓導杜桂林教諭

陳倫兵馬劉紀訓導殷紹宗教諭石永訓導崔鏊教諭申恭
訓導張汝翼訓導吳賔李松訓導韓琟王璿訓導王恭趙
龍訓導高韶趙璋

安陽縣李縯御史李述縣丞李珣知縣馮惠給事中裴忠
孫浩通判孫英知縣郭增鴻臚主簿王勉兵馬王郁序班李振
上林苑副監許盤衛經歷蘇霖孫瑁胡翊于俊知縣耿昌
路垣主簿霍鳳金鑑譚光王謙吏目劉讓布政司檢校徐
敏知縣侯轍知縣王質縣丞楊欽王學紀善王庭訓導朱輔

教諭霍興吏目王簡縣丞李清教諭張義經歷許韶大使苗晟
訓導朱祥大使殷輅訓導吳逢知縣馬徤教授李式照磨劉用
章訓導張時主簿賀惠知縣和貴縣丞張通楊鏞巡檢崔深
李璠照磨賈纘廉譽李臻同知張祥主簿李順張慶縣丞
吳凱崔琛趙琚李明大使皇甫暐知縣祝常大使李定
大使冀鳳典史皇甫華大使李海訓導張存道州同楊斆席
宏祖武張振岳嚴俱訓導曹選主簿衛珣典簿張讓州判
廉惠教諭蔡玉教授高傑訓導和節董明劉佑傅安俱教

諭程賢陳綱張紘武威王瓚侯祥許憬曹運俱訓
導張文瑞王寅胡紹先
湯陰縣王敬刑部郎中山東鹽運使趙迪御史陳企知州秦武
元貴俱主事李溥主簿吳孟張鐸李曾楊顯俱知縣孫
祥張翔王政李哲傅亨俱不仕張聰李資俱吏目王
鼎通判劉偉理問李能李宣經歷李定泰端李儉劉慶
俱縣丞范質張紀孫輔馬鐸縣丞蘇麒教諭馬玉知縣趙
川照磨李馥伴讀杜琮府經歷元守正教諭李宏王瑁俱訓

彰德府志卷之七　十二

導陳賢知縣元祿公謙李敬張淮梁銘龔環申雲
漢張建俱訓導李江劉述俱教諭元禎學正張相元裕
李丹鄭道俱訓導王儀
臨漳縣李世安呂高牛麟俱知縣孫瓚主簿朱懋府同
知王俊判官馮程府經歷王綬府知事齊肅陳恕俱縣丞
劉潔霍芳俱知縣冉希賢李諶苗汝霖俱縣丞孫紀
理問胡海知事谷峻王琚吳璟俱主簿王驥教諭李良輔
訓導岳弘縣丞馬玉知州同齊瓚孟學李源劉伯川俱縣

丞趙銘府檢校孫源主簿趙宏教授侯卿齊巘俱知縣馮
仕進黃聰魏霆胡權張傑張存禮張卿蕭本鄧
聰楊恕王進冉昊俱未仕胡環乞恩王爵李欽俱訓
導王守道楊釗
林縣張睿知事李當趙擴魏斌賈文莊俱知縣蹇俊
倉副使張聰縣丞劉憲典史陶觀太僕寺丞王璉郎中馬俊御史
王矩張恭俱州同知孫濟樊珏王隲俱不仕馬顒通判王
業馬駰俱主簿史賞蘇信俱府同知張舞縣丞張敏經歷牛

彰德府志卷之七　十三

鏞府知事王儼衛經歷王珪學正馮謹典膳馮韶元仁張
聚王恭俱主簿李玉牛文明俱知縣趙宣伴讀王尚質
吏目靳安縣丞段正主簿王道原衛經歷鄭壽賈銘俱未仕
梁鑑州判陳善教授王文質申嶽栗良王雍
磁州杜用張憲艾榮閻克弓甄劉良俱知縣張默
韓儼俱州知申榮不仕霍恭主事崔信呂檟俱主簿王敬
御史申昂武悅李尹甄祥陳璲俱吏目王琰知縣黎善
崔善俱訓導紀常知縣朱英照磨王宗經歷陳恩判官冀麟

吏目閻禧縣丞張謙趙澤張惠閻端俱縣知呂敬楊衍
推官王伺張恭李孛俱縣丞路達署丞馮道主簿白琛張
觀俱判官胡定不仕韓榮侯相呂良張萱俱縣丞趙彻
侯庸俱不仕任弘訓導安福不仕艾廷芳檢校申啓都事任
弘道主簿常大用知縣許銘縣丞王宣主簿李芳吏目劉良
不仕路弘署丞田玉訓導王玘檢校郝震教授李信訓導申祐
縣丞任明主簿藺銳劉淡俱不仕李旻經歷馮鎰縣丞張明
訓導胡江紀善賀聰縣丞鄭冲不仕李本許懷俱訓導王愈

教諭侯達知縣郝鳳不仕俎豆主簿張仁知事王珮訓導任彧
審理郭騰訓導藺淳不仕李甫吏目劉深不仕李元教諭李傑
吏目李錦教諭董芳不仕張浩王琇董洪俱訓導劉政不仕
王鎧王進張瀚張汴牛珣
武安縣沈銘給事中高放布政司經歷譚淵主簿趙野縣丞
苗時衛知事魏理吏目李昇知縣韓淳縣丞楊顯知縣李經
國子監典簿郝英知縣李澈府照磨楊迪通判趙惇縣丞李森
衛經歷白琛衛經歷曹魯知縣李登縣丞王顯衛經歷袁俊

知縣韓穆白圭劉憲李傑主簿孫溟巡檢冀安主簿王豫
高昇孟端王睿俱未仕趙璉朱懋俱訓導韓春壽州吏目
馬肅李智俱未仕武昌衛經歷石英知縣楊質檢校韓潤
郭馴俱未仕左祥知縣賀祥照磨萬盛縣丞周源州判官袁
襄衛吏目申准縣丞喬林張桓高名俱倉官袁恭典史楊
學程琊俱大使王慶倉官郭璠檢校張英趙璽太原府判劉
永大使李洪智俊趙濟引禮舍人張善教諭麻諫縣丞李華
倉經歷姚通府檢校申松府經歷智昇縣丞李景教授李恭

教諭申奈縣丞智隆教諭張文府經歷郡昭照磨王觀主簿韓
忠衛經歷李隆知縣張璣縣丞溫福賈政張傑俱未仕李
勗吏目裴綱訓導
涉縣張顯王清張瓚俱不仕高興縣丞盧璟張樹俱不
仕申鉉主簿張欽通判劉昱郎中王智知縣申岱張俊姚
洪楊清劉通俱不仕張昇盛貴俱巡檢李景吏目李忠
知事王佐按察司經歷王懋同知州陳璘知縣武璵楊璐任
愷俱不仕王琮衛經歷何錦檢校李琦主簿蕭韶吏目賈琛

張鑑俱不仕薛端典儀張偉大使楊善大使趙奎主簿張傑
衛經歷劉郁熊章潘安申宣趙昂王貫秦冕俱不仕
陳弘文知縣秦葉王安呂幹俱不仕呂俊檢校李註訓導
張敬縣丞任理不仕姚璀主簿陳鉻衛經歷康纓李振俱不
仕王永寧主簿趙昊吏目陳時進訓導張瀾李瑀王廷
任懷王錦俱不仕
其以例入監者安陽縣王潘州判王永周正俱未仕
常善王文俱經歷李蘭知縣知子祖縉主簿唐郁縣丞王文

政府經歷齊鳳知事申鍾馬璋主簿蘇珣張儒王佩薛
琁孟欽孟松李萬容子兵馬吏目魏文俊張經秦易陳
闕
湯陰縣胡英楊通俱巡檢馮吉韓鏞趙宣趙榮郭
瑾俱不仕李約韓倫鄭雄尚宣王珩邢俊俱主簿陳
綸鹽課司副提舉傅宏縣丞李鏜貢子通判王勳知州鄭雄王懷
孝俱主簿孫凱訓導李繼先錢子詹事府主簿中書舍人吏簿主事李
表杜晟俱府經歷傅正知縣王增李繼祖鄭環俱縣丞元

經都司斷事李徽縣丞張曷通判趙璋縣丞元廷桂李繼元
孫永福尚繼來蔡蘭常雄鳳子閱李繼文李繼武
子俱鏜尚繼嗣元惟貞李邦寧陳以正
臨漳縣左達郭深黃冕黃九韓鑑俱倉大使王溥巡檢
冉希良稅課局大使高進典史張騰任祥劉淵劉鍇岳
紀俱判官申秦王璋俱主簿王政張仕良知縣郝鏞所吏
目郝鑑錄事黃珍張玘王鉞俱縣丞劉英陳輔齊番王
李顏俱衛經歷袁芳牛繼先齊鳳知事黃鋭通判張鎮

鴻贊岳瑞齊鋹傅佐鄧鵬呂孟輔齊逵齊道王遷
磁州張康縣丞白僎不仕韓昭郭璿安祥俱巡檢郭九
皋安興俱典史邵貴知事杜榮張鑑吏目胡昭縣丞艾勤
嚴琥俱大使黎旺張植照磨白准劉倪斷事王言判官李
樞李極縣丞張來錄事李翀理問任常劉琮俱經歷李欽
張鑾俱縣丞常鏞李瀾俱主簿李和奉祀陳中主簿張紀
縣丞劉編紀綬俱典膳張克明縣丞楊時盛郭維潘楊
時實李時雍黃金任漢閻錦

武安縣王惠王紹王紋孟憲(濟陽縣丞)康麟胡恕張
時制王紳楊錫李汪籍諮張奎王顧宗張璽
以孝廉舉者臨漳薛真(知州)
以孝弟力田舉者臨漳張恭敬(知府)
以賢良方正舉者臨漳笱彥高(知縣)磁劉彥(知府)
以求賢舉者安陽李光紹李協(俱知縣)
以聰明正直舉者磁張守義(主簿)
以明經舉者安陽徐遜(訓導)湯陰趙觀(布政使)元道

隆(訓導)臨漳黄升(通判)下郁(運司同知)磁李宣之(布政使)張
勞(教授)申宗義(學正)張彥欽申容(俱訓導)
以文學舉者磁史伯温(運司同知)
以秀才舉者林李楚(府同知)
以善書舉者安陽李溥(中書舍人右通政)
以人材舉者安陽路文秀李從周史謙(俱知縣)李
茂(運副)栢敏(主簿)湯陰李貞贍(知府)李載中(知縣)臨漳王
從孟(員外郎)王敬先(知府)司庸(同知)宋敏秋東浩齊景

仁(俱知縣)程仕庸(判官)董正(府經歷)霍林劉均(俱主簿)林
王彬(推官)王進興(知縣)磁王壽先柴旺(俱知府)王從道
牛景和(俱縣丞)吕凱路益(俱主簿)馬俊(府經歷)楊武(錄事)
晏泰(監事)武安王好義(推官)洪泰善(縣丞)
以恩蔭者武安郭祐(資子主事)郭讓(祐子奉祠)臨漳石昊
璞(子訓導)湯陰元思永(守直子知縣)李繼光(鎰子通政經歷)

彰德府志卷之七

鄴都宮室志第八

鄴都北城 鄴都南城

鄴都北城

在鎮東南一里半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齊桓公所築漢置魏郡作都始於曹操水經注曰石虎城盡表飾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峻宇飛簷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去鄴六七十里遠望之巍若仙居也苻堅末慕容垂敗欲取鄴鄴乃攻堅子丕援其外郭丕固守中城垂擁漳水灌之晉將劉牢之來救遂徹鄴圍丕亦棄鄴奔并州垂將慕容農進師入鄴以城廣難固乃築鳳陽門大道東為隔城自是鄴都殘毀高歡所以築南城也

凡七門南面三門正南曰永陽門北直端門文昌殿東曰廣陽門在永陽門之東門北直司馬門西曰鳳陽門在永陽門西北直九華宮三門皆曹魏所建石虎建九華宮乃特崇飾此門考水經注高二十五丈作層觀於其上又於樓置二銅鳳頭高一丈六尺窮高極奢盡天下巧又之樓頗銅鳳一飛入漳水餘其一以鐵索絆之鄴中謠曰鳳陽門樓天一半上有一隻鳳相呼喚欲去不去鐵索絆晉書載記曰建元初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惡之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尉遲迥之敗鄴城為墟東面一門曰建春門西面一門曰金明門水經云一曰白門北面二門東曰廣德門西曰廄門四門亦皆曹魏所建右城門

宮室

北城宮室建自曹魏題榜皆梁鵠書晉泰始初魏元帝禪位後館于此晉懷帝光熈元年夏五月馬牧帥汲桑攻陷鄴城大火鄴宮至石勒復將營之以廷尉續咸尚書令徐光切諫而止其意未已後因大雨中山西北暴水流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君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都水使者張漸少府任汪等監營勤親授規模後石虎遷都遂極修盛石遵後火災繼作宮室臺觀半或殘毀故載記言慕容儁自薊城都鄴繕脩宮殿復銅雀臺異代改更歷年彌多是以魏趙之制紛然殽雜今總取而志之其傳其名而不得其地者附見於後云

端門文昌殿前正門蓋凡南方正門皆曰端門長春門端門之外東建此門延秋門端門外西建此門左太冲魏都賦曰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群后觀享頤賓止車門在端門文昌殿前東上東門西上東門二門亦在文昌殿前魏都賦注云直端門之前南當止車門又有東西上東門賈誼疏曰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外則漢已有之李尤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日孟春司馬門在端門東北直德政殿史記注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東掖門在司馬門東漢制內至禁省為殿門外出大道為掖門應劭曰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也顯陽門南直司馬門宣明門南直顯陽門崇禮門在升賢門前左順德門在升賢門前右並南向升賢門在聽政門前

聽政門南直升賢門北直聽政殿外朝文昌殿曹魏建南直端門天子朝會賓客享群臣正大禮之殿也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左太沖魏都賦文昌殿長庭砥平鍾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鍾樓鼓樓二樓在文昌殿前東西太武殿水經注曰石虎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今考晉書載記虎築享群臣尋即偽位皆在太武蓋朝會正殿也魏宮殿焚毀於汲桑故石虎於文昌故殿處作太武殿復於其後作東西二殿故有東堂西堂東閤西閣其宮室便殿之名與虎作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東西七十步南北六十五步以齊北嚴城山文石砌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屋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柱趺亦鑄銅為之茱萸玉璧窗戶宛轉畫作雲

氣復施流蘇之帳白玉之床黃金蓮花見於帳頂以五色綿編蒲心而為薦席又作金龍頭吐酒於殿東廂口下安金樽可容五十斛於大官置地道百餘步酒入龍腳出口中以供正會又以郡國所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千餘尺上盤置燎下盤置火纓緣上下太武東堂西堂晉書曰虎幽太子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於太武東堂或曰即東西二殿也東閣石遵以兵入誅石世張豺於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蓋閣在殿後西閣晉書載記曰李龍臨於西門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欲令紫王斌入宿衛典兵馬蓋閣亦在太武前殿後御龍觀石虎建于太武殿之宮中鄴中記云登其上觀瞻宮闕皆如意其後冉閔使兵守石鑒於上懸食以給之披雲樓石虎建在御龍觀北鄴中記云逍遙樓北有披雲樓南連殿閣北瞰城池繡欄凌雲形渠接霧故曰披雲言其長也內朝聽政殿曹魏建在文昌殿東魏都賦曰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禀李善曰中朝者內朝也漢制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聽政闥內納言闥尚書臺升賢署謁者臺閣符節臺閣御史臺閣丞相諸曹並在司馬門內聽政門外魏都賦曰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由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貂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注曰升賢

門內有聽政闥闥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升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閤次中央符節臺閤次北御史臺閤並列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後宮鳴鶴堂文石室楸梓坊木蘭坊皆在聽政殿後魏都賦曰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李善曰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在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間有溫室溫室中有畫像永巷掖庭之別名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銅爵園園在文昌殿西中有魚池堂皇蘭渚石瀨左右有馳道西有三臺並曹魏所作李善曰滔滔湍也水激石間則怒而成湍魏都賦曰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

莓莓石頹湯湯弱菱係實輕棄振芳奔龜羅魚有暸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

銅雀臺 在銅爵園西按魏志曹公建安十五年築臺之新成也公將諸子登之使各為

所陳思王植援筆立就其略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巢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魏都賦曰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冱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搆峩峩青瓊影影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攡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金鳳臺 在銅雀臺南曹公建安十八年建魏志本曰金虎臺而鄴中記云自魏至後趙前燕及東魏北齊三臺每加脩整甚於魏武初造之時又安金鳳於臺顛故號曰金鳳然則改虎為鳳豈後趙時避石虎諱故耶

水井臺 在銅雀臺北建安十八年曹操既築金虎臺明年復築此臺以有凌室故曰冰井魏都賦注曰銅雀臺西有三臺中央曰銅雀臺南有金鳳臺北有冰井臺銅雀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以閣道相通水經注曰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基巍巍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

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趙武望奉常王叔治處也後石虎更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榱彌覆其上盤回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顛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

九華宮 鄴都故事曰宮在鄴爵臺東北石虎以建武元年秋建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照耀三爵臺徘徊九華殿

顯陽殿 在九華宮中為正殿晉書載記曰虎於鄴起東西宮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上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蓋顯陽殿後有九殿居宮嬪於其中故總名其宮為九華宮也

逍遙樓 鄴中記九華宮比有逍遙樓南臨宮宇此望漳水極目嬉遊逍遙之奇觀也

琨華殿 晉書載記曰石鑒殺石遵於此殿其後石鑒使李松張才等夜誅石閔李農於此殿不克

暉華殿 石遵廢位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遍鄴城

金華殿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虎於金華殿後作浴室為九龍銜水之像

閶闔門 載記言石虎令成公段作此門

西中華門 載記言石鑒使李松張才誅石閔李農不克乃偽若不知斬松才於此門

靈風臺 載記言石虎起

比臺千顧陽殿後鄴中記云九華宮北有逍遙樓宋元祐中顯陽殿廢基後有廢樓基豈逍遙臺風臺因改易乃同處異名耶中臺載記言石虎焚其太子宣於鄴北乃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宣武觀載記言石虎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鴈聚太武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石虎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辭殿陵霄觀如意觀載記言石閔遣甲士三十執石遵於如意觀殺之於琨華殿自琨華以下殿門臺觀雖見於傳記而莫知所在盖石虎所起內外大小殿九臺觀四十餘所其於曹魏宮室改易多矣況其後國燬王異固有更

革其名廢毀其字者未能詳也右宮內

城內街渠里閭府寺等見於記傳者有赤闕黑闕魏都賦注曰二闕正當東闕西南北城門最是通街也長壽里吉陽里永平里思忠里戚里魏都賦曰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𨂿其中按注云長壽北入省居貴里也然未知其分布所在都護者將軍曹渊也其宅亦未獲其處石竇橋注魏都賦曰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盖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四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水經注曰魏武引漳流自城西東入經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鳴溝水又東南逕止車門下南北夾道枝流裂溝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湟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鳴灌街里也相國府御史大夫府少府寺奉常寺大農寺太僕寺中尉寺大理寺太社郎中令府魏都賦曰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夏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楨注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

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放云官踰六卿也宗正寺衛尉寺二寺未知所在虎賁羽林五營在城南白藏庫乘黃廄庫與廄並在西城下庫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云秋為白藏因以為名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積墆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廄而駔駿東明觀水經注曰石虎於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鄴中記云南城東北角此城東南隅有東明觀因成為基齊斗樓水經注曰石虎於北城上起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上都亭建安邸李善曰鄴城東有都

亭城東亦有都道比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石
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畢年號以名之

城內

城外

玄武苑

苑在鄴城西魏武所築引新河水入焉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魏都賦曰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緣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萄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淩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也

玄武池

建安十三年魏武鑿此池以肄舟師鄴中記曰池在漳水南水經注云洹水自城西經魏武玄武苑苑有玄武池池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石虎時揚州獻黃鵠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里泛之於此池

芳林園

鄴中記曰魏武所築後避秦王諱改名華林後趙石虎建武十四年重修然晉書載記言虎用沙門之言起男女六十萬人築華林苑未詳其實

靈芝園

圖經載魏志云太祖受封於鄴東置芳林園西置靈芝園黃初二年甘露降於園中

靈芝池

鄴中記云此池在城西三里黃初三年文帝鑿至四年有鵜鶘集于池此諸書名陽故事又引曹植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或曰西園即玄武苑是也

華林苑

石虎時一沙門言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回數十里及築長牆數十里樂史寰宇記云季龍於華林苑植人間名果作蝦蟆車相闊一丈深一丈合土栽車中所植無不生苑後在南鄴城西高齊修之改名仙都苑云

觀臺

石虎所築以臨漳水故名曰觀今磁州觀臺鎮是其地也

鬬雞臺

鄴中記曰漳水南有玄武池次東北五里有鬬雞臺曹植詩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後石虎亦鬬雞于此

戲馬臺

一名閱馬臺水經注云漳水自西門豹祠北經閱馬臺西臺甚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漳水上即升觀以望之自於臺上放鳴鏑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鄴都故事云石虎建武六年造此臺於鄴城西漳水之南虎時侍衛號曰龍騰累翊五十人常以晦朔月望揀練千此漳水南張幟鳴鼓列騎卒虎於臺上射數箭一隻其五千人悉馳馬從漳水之南一聲集於臺下於是嚴督以下各有馬頒賚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復馳集于漳水北遂流散攢促旌旗紛鏑若數萬騎焉樂史寰宇記云虎常令人於馬上屈一腳立書而走字皆正好木伎而作彌猴形走馬或偃臥從橫名為猿騎

桑梓苑

晉書載記永和三年虎親耕籍田于桑梓苑鄴中記云鄴南城三里有桑梓苑苑內有臨漳宮水經亦云漳水右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以地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帥皇后等採桑於此

臨漳宮

語已見上

永樂宮

在城北七里

梨園宮

在城西十里宋時為國信傳食頓亭今廢

赤橋宮

在城東七里鄴中記曰石虎聾自襄國至鄴二百里每舍立一行宮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又有鑪敖會獸而置宮司吏卒監守之故於城南四十里又有安陽宮八十里又有湯陰宮然若臨漳永樂梨園赤橋四宮皆在城四方遠不出十里疑只當時遊獵之所耳

紫陌橋

水經注云漳水又北逕祭陌西石虎建武十一年造浮橋于此改名紫陌燕容焦按石虎尸及石虎為佛圖澄作生墓處也

紫陌宮鄴中記曰在城西北五里石虎建於紫陌橋側及齊時因脩為濟口帝巡幸及往并州百官祖餞莫不至此而訣文宣嘗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輿鞭一時刻然淹流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侍郎是連子陽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邪右然不須殺乃命辭圍

天井堰堰在紫陌橋下鄴都故事云西門豹為鄴令造十二渠以溉民田其後史起脩之民歌其利故魏都賦曰西門既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也石虎脩西門舊跡亦分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其流二十餘里世號天井堰云

右城外

右鄴都北城自曹操築基構群臣孫習等止用冀

州民力取上黨山林之材制度壯麗見於文昌聽政等殿金虎銅雀之臺鳴鸛楸梓之宮眷淫未終旋遭篡奪石虎戎狄異類藉勳威業攘神器而有之志溢氣驕盛興宮室銀楹金柱珠簾玉壁侈心不足復命徙洛陽鐘虡九龍銅駝飛廉置諸殿庭造萬斛舟以渡之載以四輪纏輞車及其至也大賚群臣敘有罪賜民爵起一橋而費億萬之功築一乾而役六十萬人又造衝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犯禽獸者罪至死又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以充後庭郡縣要媚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人殺其夫及遣而縊死者三千人有其遣子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

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乃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未久父子兄弟更相屠膾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含識亡何適哉石氏都鄴十九年其事無足道者特志其著虐之跡嗟乎亦足垂示鑒矣

鄴都南城在縣東南三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自雲中遷都洛陽經鄴宮留數日臨引軍發懸瓠一瓠於城門上而去尚書崔光語人曰將啟者懸瓠也後世玄孫必興于此至孝武永熙三年高歡逼帝西入關乃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見於洛陽東北改元天平以十月丙子

車駕北遷于鄴十一月庚寅至鄴居北城改相州為司州牧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清河廣宗等為皇畿于城東置臨漳縣城四置鄴縣城東北置成安縣臨漳三百鄉鄴縣五百鄉成安二百五十鄉二年八月發衆七萬八千營新宮元象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二年帝徙御新宮即南城也鄴中記云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北史高隆之傳云隆之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城起長堤為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以造水碾磑云十一門

南面三門東曰啓夏門中曰朱明門鄴中記云門上起樓勢屈曲隨城上下東西二十四門朱柱白壁碧囱朱戶仰宇飛簷五色晃耀獨雄于諸門以為南端之表也西曰厚載門東面四門南曰仁壽門次曰中陽門次北曰上春門北曰昭德門西面四門南曰上秋門次曰西華門次北曰乾門北曰納義門南城之北即連北城其城門以北城之南門為之右城門

宮室鄴中記云宮東西四百六十步南北連後園至北城合九百步東西南北表裏合二十一闕高一百尺磚文隱起鳥獸花草之狀并大齊天保六年字又有千秋萬歲字止車門鄴中記云止車門內次至端門端門之內次至閶闔門端門在止車門北閶闔門南閶闔門南直止車門北直太極殿宮室之外正門也鄴中記云其門峥嵘聳峙干雲迥出飛簷峻宇梁楹欹危綺井隆崇摶風漸霧高囱鳥影晩日留暉寶鐸鏗鏘隨風合韻過其下者莫不驚目自驚怳忽如失也鄴中記又云清都觀在閶闔門上其觀兩相曲屈為門數十間連闕而上觀下有三門門扇以金銅為浮漚釘懸鐸振響天子講武觀兵及大赦登觀臨軒其上坐容千人下亦數百人門外御路直南及東西兩傍有大槐柳十步一株清陰合其上綠水流其下雲龍門東神虎門鄴中記云端門之內太極殿前東西有街東出雲龍門西出神虎門朝官至此門則整肅衣冠而入盖太極殿前直端門旋有屏垣故於端門之內東西復作此二門也太極殿鄴中記云閶闔門之內有太極殿故事云其殿周回

一百二十柱基高九尺以珉石砌之門囱並以金銀為飾外畫古忠諫直臣內畫古賢酬興之士椽栿斗栱盡以沉香木椽端復裝以金獸頭每間綴以五色朱絲網上屬飛簷以礙燕雀皆閶石面隱起千秋萬歲字諸奇禽異獸之形尾用胡桃油光暉奪目有外客國使諸番入朝則殿幕垂流蘇以覆之殿上金施臺十三枚各受一石云太極東堂在殿東太極西堂在殿西朱華門鄴中記云太極殿後三十步至朱華門門內即昭陽殿北史周師逼鄴高緯與皇太后引文武一品以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禦周方略昭陽殿在太極殿後朱華門內鄴中記曰殿東西各有長廊廊上置樓並安長囱垂珠簾通於內閤每至朝集大會皇帝臨軒則宮人盡登樓奏樂百官列位詔命仰聽絃管頌賚侍

行群臣皆稱萬歲太史長史唱訖絲竹竟發金
石和鳴齊午之際所司進奏記群臣班退自高
緯天統之末就乖無度或一入內經旬不朝文
武管禍虛位而散矣鄴都故事云此殿周回七
十二柱基高九尺以文石砌之門囱畫飾以縷
金欄楯盡以沉香木為之外畫東漢二十八將
內畫孝子順孫梁栱間刻出奇禽異獸或蹲或
踞或騰逐往來椽首叩以金獸乃懸五色珠簾
冬施蜀錦帳夏施碧油帳殿上二閣
有金蓮臺十三枚各受七斗云**東閣西閣**在昭陽殿東西**含光殿涼風殿**鄴中記曰昭陽殿東有長廊通東閣閣內有含光殿四有長廊通西閣閣內有涼風殿內外通廊往還流水珍木香草布護堦庭此則劉桃枝絞殺成陽王斛律明月處也**永巷**昭陽殿後**五樓門**鄴中記云昭陽殿後有永巷巷北有五樓門門內則帝後宮嬪御所居處也**顯陽殿**北史曰天保二年改顯陽還為昭陽或曰此昭陽後殿也後移顯陽名之爾**宣光殿**鄴中記云昭陽殿後有永巷巷北有五樓門門內則帝後宮有左右院左院有殿名顯陽右院有殿名宣光院**鏡殿寶殿璿瑁殿**北史言高緯起此三殿于後宮嬪嬙諸院中丹青彫刻妙極當時**修文殿偃武殿**鄴中故事云齊武成帝高湛清河中以後宮嬪妃稍多依房既少遂拓破東宮更造修文偃武二殿及聖壽堂裝飾用玉珂八百大小鏡萬枚又以曲鏡抱柱門向並用七寶裝飾每至玄雲夜與晦魄藏耀光明猶分數十步此史言高緯增益宮苑造脩文偃武基丹青彫刻妙極當時疑在此二殿之後築之故因以名焉或曰即二殿也**聖壽堂**

鄴中記曰在脩文偃武殿後其堂亦用玉珂八
百具大小鏡二萬枚又為蚰鏡抱柱丁香末以
塗壁胡桃油以塗毛四角安金鈴萬餘枚每微
風至則方圓十里聞響聲皆徹兩廂廊下悉有
洞戶寢其畫古賢烈女蓋比堂裝飾與二殿大同小異耳**玳瑁樓**鄴中記曰聖壽堂北置門門上有瑇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鉤帶內有瑜石床數合用相思子瑇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褥也**後園**鄴中記曰宮北有後園其中帷有萬壽堂見於此史

右宮內

南城自興和遷都之後四民輻湊里閭闐溢蓋有四百餘坊然皆莫見其名不獲其分布所在

其有可見者有東市在東郭**西市**在西郭**東魏太廟**在朱明門內南街之東**大司馬府**在端門外街東南向**御史臺**在端門外
街西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也內有符節署符
璽郎二人蓋御史之官屬也鄴城新記曰此齊
尚書辛術鎮廣陵獲歷代傳國璽送之鄴文宣
以璽告太廟郎秦之所制而孫盛所謂真藍田
瑛者也其璽方四寸紐交蟠龍璽文秦相李斯
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一角缺者昔王莽
令之王舜求璽於元后后怒投之於地故也自漢
傳之魏晉晉亡劉聰獲之劉氏亡石勒獲之石
氏及冉閔亡歸于東晉東晉亡宋獲之宋亡齊
獲之齊亡梁獲之侯景作亂將以自隨命其侍
中趙思賢掌之曰我若敗以璽沉江勿令吳兒
復得也思賢有二馬一以負金一以負璽及京

口遇反者將渡江而負金之馬為賊所執負璽者羅而登舟得至北岸路復逢賊遂棄草中既
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建求得之遂付辛術送於鄴云晉書以穆帝永和八年冉閔子智以鄴降督
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比史後魏太平真君七年詔諸
州阬沙門毀佛像夏四月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夫以晉史按馬溫之言則東晉所獲冉閔璽其文各異以
比史按馬溫之言則後魏所獲泥像中璽其文乃同意古人為佛圖時當別得二璽藏之不然
魏得漢傳國璽而藏於泥像中甚迂謬也使漢璽已藏棄則晉復得魏何璽邪且北史言齊天
保三年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而馬溫止記秦漢所傳一璽其言

似出於傳會或取其一璽載之爾夫但載一璽則東晉所獲冉閔璽其文不當有異以是知其
非實故括諸書所載以俟後之君子

尚書省卿寺 鄴中記曰尚書省及卿寺百司自令僕而下至二十八曹並在宮闕之南

司州牧廨 鄴中記曰在北齊太廟北又云天平元年改相州為司州統縣十二

清都郡 鄴中記曰在仙都苑東本魏郡齊志云清河三年武成改為清都管縣八此二者未詳

京畿府 在城北齊文宣嘗登三臺四望問成王元歆曰光武何以中興歆曰以誅之不盡文宣于是有誅滅之意元歆尋亦下京畿獄死于地中下

齊錄尚書事和士開宅 在朱明門內南街之西

魏尚書元文遙宅 在南街次西

齊儀同三司劉璨宅 在閶門內

夏司徒厙元邕宅 在御史臺南

高昌王劉龍虎宅 在次西

昌黎王韓長鸞宅 在御史臺南

錄尚書事司馬子如南宅 按北史在北城下東魏孝靜帝初禪位即居焉

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宅 鄴都故事云歡為魏丞相所居在北城文昌殿之東南後文襄及彭城王並遇害於此周師平鄴尉遲迥自殺於此宅樓上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宅 在城北今其所居之地為南北斛律二村

雙堂 北史堂在城東高澄遇賊之時文宣蓋在此堂然史又言青河三年詔以城南雙堂之苑造大總持寺則城東城南皆有雙堂及苑矣

仰觀臺 在城內當殿闕之東南興和元年與城同

築周回二十八坂高二丈六尺

石橋 鄴中記曰王城東五里南北長一百尺東西闊二丈九尺高一丈九尺元象二年僕射高隆之造當府以橋比為東市郎古萬金渠也

遊豫園 周回十二里內包葛屨山作臺於上鄴都故事云齊文宣天保七年於銅雀臺西漳水之南築此園以為射馬之所

清風園 在鄴南鄴都故事云後主緯以北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諭菜蔬買於民負錢三百萬蓋此園乃蒲國也

華林園 鄴中記云齊武成增飾華林園若神仙所居遂改為仙都苑北史魏收傳言武成於華林園中作玄州苑備山水臺觀之美疑郎仙都也其苑中樓觀山也自周平齊之後並毀廢

玄洲苑仙都苑 語已見上

苑中封土為五岳 並傳相望 水五岳之間分流四

瀆為四海匯為大池又曰大海海池中通船行處可二十五里中有龍舟六艘又有鯨魚青龍鷁首飛隼赤鳥等舟海池之中為水殿周回十二間四架平坐廣二丈九尺基高二尺四寸戶八窗殿腳船二隻各長五丈二尺上作四面步廊周回四十四間三架悉皆彩畫五色流蘇帳帷帳懸玉珮柱上掛方鏡下懸織成香囊用錦褥為地衣花獸連鈎皆純金飾以孔雀山雞白鷺翡翠毛彩物光明奪人目力不能久視焉其中岳壹巴山北有平頭山東西有輕雲樓架雲廊十六間南有峨嵋山小山東西屈頭南向若峨嵋也山之東頭有鸚鵡樓以綠瓷為瓦其色似鸚鵡因名之其西有鴛鴦樓以黃瓷為瓦其色似鴛鴦因名之北岳南有玄武樓樓北有九曲山山下有金花池池西有三松嶺次南有凌雲城西有陛道名曰通天壇大海之北有飛鸞殿其殿十六間五架青石為基琪石為柱礎鐫作蓮花形梁棟欂柱皆苞以竹作千葉金蓮花三等東之其上葺葉長一尺八寸班竹以為椽織五色簟為水波文以作地衣內垂五色珠簾麒麟錦以為緣白玉以為鈎後有長廊簷下引水周流不絕其南有御宿堂此堂盡用鐵裝庭前有仙人憑山石方二尺五寸石色赤其堅不可鑒不知何方所獻其東有井以玉砌之堂前白櫻桃二株實大如彈丸又有勾鼻桃二株實大可三斤云其中

有紫微殿外畫義夫內畫節婦宣風觀千秋樓在七盤山上屈曲而上故曰七盤山有數峯東曰散日西曰隱月東北曰佇鸞嶺西北曰駐鶴又有含霜障白露嶺又有遊龍觀大海觀萬福堂此堂廈頭名曰遊龍戶舞鳳窗蓋戶掛鏡面三尺五色金龍相蟠縈作花樹芳草隱起七尊以七寶飾之又用孔雀山雞白鷺翡翠毛當鏡上作七寶金鳳高一尺七寸口銜九金鈴堂內柱亦懸菱花鏡廣二尺一寸下懸織成香囊繡帶焉流霞殿已上一觀一堂一殿並在紫微殿左右脩竹浦在紫微殿北連壁洲在紫微殿內杜若洲靡蕪島三休山東有悲傢峯西有志歸嶺南有黃雀嵒已上並在大海中西海有望秋觀臨春觀隔水相望海池中又有萬歲樓樓西有長楸馬埒每歲春秋妃嬪內貴馬射之處也北海中有客作堂堂周回二十四架以六船浮之于水為激輪於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為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箜篌一人擫箏一人振銅鈸一人拍板一人弄盤並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繒綵堂西南角一僧手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受行道僧僧舒手授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舒手授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亦作佛堂傍列菩薩及侍衛

力士㩙坐帳上刻作飛仙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貧兒村齊後主高緯天統末於宮作堂側率諸內人閹官等作貧兒村編蒲為蕭剪茅為房斷經之薦折簀之床故破鞾履襤褸飲食陷井黎竈短匙破瓠高簷不蔽風雨緯與諸妃嬪遊戲其中以為笑樂傍作一市多置物貨緯躬為市令胡妃坐店賣酒而令宮人交易其中往來無禁三日而罷嗚呼人之昏愚有若是哉

高陽王思宗城高緯於苑內作小城令思宗為城主緯親率閹官集衛士圍城鼓噪矢石亂發一日一夜攻破西北隅思宗東走為戰兵所擒後周師入鄴緯獨與其家僮宦者數百人走青州尉遲勤擒送周此將亡之兆也

已上並在仙都苑中

右城內城外雜錄

右鄴都南城其制度盡取諸洛陽與北鄴然自高歡善之高洋飾之卑陋舊貫毋求過美故規模密於曹魏奢侈甚於石趙夫以洋之才征伐四克威震戎夏一旦沉湎矜伐崇脩宮室殫溢巧竭財力佳思盡智繼之以狂惑喪心靡所不至厥後踵襲奢靡去而不反高緯增益宮苑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有休息當是時也忠良被剝別犬馬蒙爵位宮中一諸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為變巧朝成夕棄修心既厭乃作窮兒村以為戲樂嗟乎周師至矣實欲丐為窮兒不可得也初武成令宮中多髮白粧畫眉不復用黛惟以烟墨皆剪剔其髮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則當走西也及周師克晉陽使梁士彥為守後主帥師攻之城陷十步將士乘勝欲入後主令待馮淑妃共觀之淑妃以粧洗不復時至周師復挍齊軍遂潰而亡今覽北史及鄴中記並又有建始嘉福仁壽二殿天保二年十月與宣光殿同建金華天保七年四月建九龍天統三年九龍殿災瑤華諸殿四年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含章高澄幽東魏孝靜於含章堂流杯鄴中記此堂亦以珉石為柱礎青石為基白石為地基餘奢飾尤盛蓋綠頭皆

安八出金蓮花柱北又有金蓮花十枝銀鉤掛網以禦鳥雀喜音鄴中記曰在流杯堂後粧飾皆相似乾壽諸堂武成死於此堂及華林都堂東魏元象元年幸北堂聽訟麟趾閣興和二年以群臣於麟閣議定新制班行天下文林館武平四年置考之諸書不見其所在北史曰九龍殿延燒西廊則九龍殿當在西廊前後矣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則瑤華殿當在後宮近宣光殿矣然曰等殿者豈非建始嘉福仁壽之謂耶姑備載之俟博覽者

雜志第九

村名宋志所載也雖分隸與今或異然其傳遞
矣悉仍舊錄崑安陽張見管統村十七張見清
流南河次北河次邵橋豐子遠寺陶村南蘇慶
北蘇慶萬金驛建善梁谷東高郭賢籍田張豹
寶塔管統村十五雙塔大陞成村東草橋西草
橋斜橋王度高村榆林栒塚淨居稻田杜恭張
閻皇村黃堆管統村十四黃堆城北司空清河
武官秋口孝明上栢林下栢林新鄭士曼灰泉

虎澗豐安村清流管統村十清流萬感仲落石
井天助魚羊蔡村東高穴西高穴石村倫掌營
統村十一倫掌積善銅冶艾口乞伏保掌新村
東水高檢廬村孟村新安管統村十一新安許
婆白觀黃口水冶西龍山清泉三家倪村馬村
石澗村王村管統村八南王北王南尉曹北尉
曹鼎村重固善應邵保邵村管統村十二邵村
東流寺西流寺漈村蓋村相縣固東王裕西王

裕北王裕園頭小孫平大孫平魯仙管統村七
東魯仙西魯仙禮村蔡村南銅冶孟豹傍祚賈
店管統村六南賈店東賈店郎將偶寒岳村麻
水曲溝管統村八南曲溝北曲溝羊郡固縣高
平張登洪岳永定士望管統村九士望須城大
鄭五王西下寒東下寒王南軍村柴庫權村管統
村八梨園木場趙村華村大夫東故縣西故縣
橫河楊記管統村十五楊記宗村園頭置度北

潘流南潘流張村東下馬泉西下馬泉東獨落
甚臺中獨落甚臺暴村蜀村閆寨西獨落甚臺零泉管
統村十北零泉西零泉南零泉辛棘郭里白鹿
方山善應光嚴南平章武管統村七章武東段
村西段村成村象村龍山天池大孟管統村十
五東大孟西大孟齊村百家田村西七里店東
七里店園頭青塚務南白塔北白塔西白塔葛
澗賀驗种趙管統村十六神趙固市十里務小

張羅家莊務子辥莊霍固定龍涿邕高村倉口
東郭西郭黎園吳村招賢管統村十三新店南
吳北吳白壁邵閭賈村新安獨村百官邢濟次
刑附郭小韓大韓管統村九大韓裴村梅福路
村東留落注楊店尭停郭村王晏管統村八王
晏王寧沙堆崔家橋戍村寶塔孟村管統村七
孟村龍花黎園孫固賀拔張豹鼎村高村管統
村十三高村北白壁梁固杜固崇村馬村梲村

大夫坟亭曹馬宋村小岳郭盈湯陰下口管統
村十五下口仲家曲南故縣香市祈巫耿寺伯
落冷泉胡諷文學鹿樓琵琶寺彦錢中故縣北
故縣釋林管統村十二釋林堂宋東胡累西胡
累羅村賢臯楊邑孫春崔村河澗馬村酒子鶴
壁管統村十二鶴壁馬駒河惠果寺士望臺塔
頭濟村小佐西王佐東王佐東張賈南張賈北
張賈浸河管統村十四南安洛北安洛僕射辥

家莊南浚河北浚河黄村蘭村种趙北高張村
趙村北楊寺家莊王劉管統村十七支村開信
鄭寺東張蓋西張蓋邁賈舊城劉鄭將臺中高
北木佛二　龍花王劉村東小韓西小韓霸臺
村商村管統村十八鷄山姜駝耿禮東青丘西
青丘蘇層南城白龍東師子西師子衛村南新
劉黄門郎去崖迪北新劉高城商村士村管統
村十四基遂南偏店北偏店中偏店杜豹西河

高韓東程剛西程剛段村周流南士昌北士昌
故縣北石管統村十八南陳王北陳王東石堆
西石堆路村邢村皇甫南窯暉北窯暉司馬胡
寶東高西高南木佛楊思郭下東杜蔡家莊南
石管統村十九牛休韓臯北里王南李北李南
里王姐左寺在南城北城東城令孤士望
南優景北優景小元東馮西馮官泊孔村管統
村十一南孔北孔大柱南楊道明南司馬南江

冀北江寨喬村七澗伏道聶村管統村十一東
長沙西長沙東聶西聶夏壽蔣城皇宿高家莊
東員西員光村臨漳王表管統村十五効以大塚
里王東王表西王表東南西南東北萬金小牢
羊義管統村八高陵杜城張趙羊義百和牛万
馳方落村田村管統村十一田村狄丘安昌白
紇剛子萬金張栢子張村王村嵠村焦村東臺
管統村七合　西游中游東游張朏符家皇德

仁孝管統村八義塚看臺司倉西侍御磨奴辛
教盆村呼村楊寶管統村七楊寶南剛北剛大
張桃源杜村萬金村東校管統村十二孫陶淳
弓廬村司徒賈孫佗村校書見備身土樓張龍南
營北南營崇文管統村八崇文樂村南花門北
花門七里北趙日光東西營東方管統村五東
方張皇南章佗北章佗內村士子管統村十三
士子黃門五級太保賢丘新村南郎固北郎固

屈店彭村綦村大邵小邵綦母管統村十六綦母
常山呂村西陽治東陽治劉雄永盛管統村十
村明公張呂北洹橋南王石北王石趙石南
馮徐北馮徐陳柵大郭管統村五南郭北郭高
利東史中史崇翟管統村六東崇翟西崇翟留
村陳張次程中侍御襄河管統村八東襄河西
襄河北襄河東里坊西里坊南洹橋韓花紀乾
板堂管統村二十五上流時故獎村南尾崇北

尾寨南林都北林都常郭公廟定寇城南鄴城
板堂修仁支村零支大羊溫家河頭西郭下感
化塚子故段王文城東彭城西彭城石橋管統
村十九南石橋北石橋西望白浮圖曹村董故
河莊長巷高村龍門邢故仁壽太倉北鄴城昭
德崇善王家景明東郭下昭陽管統村九羅望
齊村斬塚西務本東務本迴漳香菜北章故南
章故韓王管統村十韓王十里堠南胡律北胡

建合河曹村國子監效南崇義北柴村林縣元康管
統村十四縣郭下南郭下呂村新义郎村义欄
井三池太慕豆村合澗浮圖三陽宋村元康三
井管統村十一游村三井岳村西衛北衛東衛
邢家掌鄭子傳村郝村高張村七泉管統村十
一期德屯七泉南七泉高安魏東史魏楊村臨
期天村明村姚寨古城泉姚管統村十三西諸
翟窪梁家澗新安東諸翟翟翟曲泉景色李家

場西良新村東姚王儒馬店管統村十二横水
西麥濟東麥濟西下洹東下洹北馬店西馬店
東馬店良村南齊北齊交口趙村管統村十三
北郭下曲山趙村留馬白壁西黄木東黄木南
流泉李村墓村上史家泉下史家泉邏口申村
管統村十二賢城陵陽郎壘東張申村曲陽龍
村石村木井柳泉鬼村 治張村管統村十五
黄花化寺牛良陵西西張陶村姚村定覺牛村

白佛井子清沙任村磻陽古成
藥品 按虞天平藥物頗盛雖於用有粗有良今
備錄載之資博求者紫石英方解石赤石脂白
石脂自然銅磁石滑石曾青澗石雲母熊膽麝香
鹿茸虎骨牛黄五靈脂人參天門冬麥門冬黄
精地黄枸杞地骨前胡五味子遠志苦參益母
草白芷牛膝菖蒲蒼朮芍藥兔絲子草龍膽
薏苡仁升麻卷柏薯蕷菊花細辛防風黄連沙

參丹參玄參漏蘆蒲黄蛇床子茜根當歸黄芩
芍藥蒿本葛根知母貝母苦參茴香萆薢瞿麥
射干紫菀白薇百合仙靈脾款冬花牡丹地榆
柳葉薺苨杏葉薺苨蔓樓茴惡實紅藍花山時蘿
茅香天麻大黄桔梗大戟芫花旋復花亭藶蒺
藜烏頭貫仲半夏莨菪子青葙子白芨白斂連
翹蘭茹夏枯草虎杖馬勃牽牛子狼毒扁蓄天
南星穀精草馬鞭草青木香地松威靈仙何首

扁綃三稜菖草木賊地菽榿實五加皮楮實豬苓秦皮合歡郁李仁天麥椿花木槿黄檗車前子凌霄花紫荷車預荆山皮子狼牙草高良薑栝蔞樟柳木通蔓荆子石花龍牙草無心草薄荷紫蘇荆芥金剛骨旱勝子胡山丹茴香帶三草仙人艾承露盤前胡草山芝麻蝦蟆蘇蘇蔴大葉蒿藤小葉蒿藤便得繫馬樹馬腸蔓兔耙草山荏子白蒺藜草蜈蚣

硯譜 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瓦塼硯曰冰井盖徒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宫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興代毀室屋且易況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筩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黄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絶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毁碎為飛塵矣齊塼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衆數百

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宋刺史李琮嘗言元豐初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丙申歲漫叟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唐丙申乃天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歲而硯可用如新偽瓦之質燥用之不能久

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土以爲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之勝則土頑而水絶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潤哉惟古磚與塼没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絶復受水氣所以含蓄潤性而發水發墨者也

煤窯之場傍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最深數十百丈也先見水水盡然後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軟者謂之煤氣愈臭者燃

之愈難盡不可以爲煎爇然不若晉絳者云

石刻林縣令廨內有唐開元末明皇誡牧宰碑曰勑曰朕本求牧宰務在理人前所策試恐有遺逸載令中書門下銓擇得卿等高科副朕旁求之意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毎屬意此官有殊餘職頃來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致令戶口未能安業斯亦朕之不德所以寤寐旁想搜揚所知親加試擇卿等實爲舉首深副朕懷今故區別相見卿等到任之日百姓間有不安穩事一一條奏朕別加聽察代卿政能若一任之內風化有聞當擢以不次有非常賞若不遂朕意尚復因循亦當有非常罰朕此舉可謂求仁得仁何憂郡縣不理又勑曰朕憫茲下人不忘寤寐庶乎富教寄存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若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取於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以物(刺史七十匹縣令四十匹)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受食訖好去又曰適已勑卿賜宜領取卿等到任之日宣慰百姓知朕憂勤是時親試中選者二十八人中有周晅爲林慮縣令 鄴都經累代之盛古碑刻多隷書努力渾厚自唐已來書體始不及也然往

往埋仆地中野人恐好事者掘壞其由以是
雖見不語人及衆知之必遂毀滅
圭塘在城西孫平村今廢有歐陽玄記曰圭塘
者中丞許公可用別墅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
臺曰圭塘者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
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也塘
舊爲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
許公閑居出舊賜金買之塘可五畝餘地通二

十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
巷折而至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
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藝菊而盟壇盟
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植
植花果中堂曰景延慕延篤也延人品與徐孺
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與又似過之
景訓大近代舞景如慕者自其動也堂之東有
安石榴一株名曰安石院院之東爲樂畦其西

南陽爲臺其顛甃石爲楯名之曰冷然登者憑
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大行諸
山令人冷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菊壇東別闢
一徑稍北別爲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
深可舟塘皆種蓮作亭於中絕流爲甬道納橋
達亭上夜則撤之亭成有蓮一葉兩花名曰嘉
連塘四圍以梅竹松菊桃李爲三徑衡而重行
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

錯亭之西爲雙洲洲對峙中爲小橋穹然子午
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亭亭之東爲孤嶼
路不通亭往則命舟或篙或棹往來塘間
公昆弟翁李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
城中之人見公出必載酒携樂而從之酒酣
賦詩度曲須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
四方夫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
心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爲大夫是

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邪
神必協之循矣華扁疊見大扁立成作器
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公有大夫之能
以濟賢者之樂事可傳矣雖然賢者之於世
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壙司造之生賢也使
之施用而止是歟正德末都御史賈公作室觀
地得石刻漁莊記也北山陳儼作趙子昂書錄
之著鄉哲靜退之德曰漁莊經營韓雲卿別墅

也去太行東麓二舍洹水在下曰萬金渠折北
而東抵相十里而近東淡苔許武即莊也西北
諸峯橫曰天表如萬馬注坡罔巒聯絡起伏若
拱若侍林樾遂蔚重掩若擁衛然朝曦夕霏陰
晴晦明自態呈露弔銅雀之廢臺覽韓陵之戰
場懷魏文貞之故宅登韓忠獻之書錦可以見
權詐之賊而賢知之貴矣相之勝此其最乎雲
卿以書謂儼曰我汲縣府君買田洹上而菟裘

計而未遂從益不敢官係在朝弗能嗣者幾年
矣茲幸弛擔歸守桑梓始從作于周垣于外其
中築屋面山有軒瞰溪有亭白雲在簷激波在
檻佳花珍木錯紅峙青種秫而釀釣鮮而食客
至則遐矚遠眺觴詠賡酬世與漁樵相尋倚鳥
亦適其適題曰漁莊寔先志也先神昭昭其必
來臨於斯邪惟子識厥事儼曰今隱者謂仕為
妄為躁為貪名為徇利為羈紲為淺陋為遁地仕者

謂隱為隘為徇為盜名為崇性為捷徑如終南
天出處大節也是故有義存焉不泰萬鍾一瓢
非億偏則謂之曰孰一往雲卿在臺省謇諤一
節不究梯取容旣歸前年除廣平牧去年改判
極府又拜奉常鄉不就方願為烟波主人將終
身焉非知中者能若是耶因求言之使漁郎鼓
枻而歌曰太行西峙兮洹上洹東旋兮屋下有
美人兮相羊脫塵纓兮鮮組木石兮吾鄰鷗鳧

兮可伍抱明月兮擁青霓搴朝嵐兮擷夕霧碩
拿音兮何許杜若洲兮蘭渚冥鴻寥廓兮彼羅
者其奚慕
鄭豈 石勒既克二京臺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
將營建既風俗宜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
賓言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勤於是召彭爲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復事二姓臣志所

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張賓進曰自
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
大義進退如此賢者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
公足以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賜
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唐溫佐字輔國大雅四
世孫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
計後居鄴薛嵩篡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郎去
屏處鄴郊

賈僕 元符守信總管符公司僕也姓鄒氏符公愛
其謹信字之若子符公歿得遲疾長臥床褥家貲
浸廢又無田守信日夕奔走市井競微利以養
困食茶果常繼凡二十年翁卒壽八十五守信
卜安陽西原葬焉又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
墳樹表曰嗟乎古所謂僕名儒行守信近之矣宋
張洎嘗言吾相州日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
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之姻某貧困常取

息於某家以貧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
殺[illegible]其志然所殺七口而遺其一
未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寧
[illegible]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逃乎同謀又
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郎其隣若不獲盜豈
得安然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
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
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

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
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
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
者

史徵後魏崇康王以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
觀音以為絕倫後除相州刺史性貪殘而乃信
佛求報毋捨宅作寺塔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
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

未幾二兒暴死身亦構疾後竟遭刑元禎魏宗
室封南安王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
帝餞於華林都亭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
死者數十人禎聚斂肆情又以旱祈雨于群神
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
背薨後禎孫中山王熙授相州刺史以七月上
鄴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十匹

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後亦
被誅

[illegible]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
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
城禽盜役皆生長行伍習弓矢猶未耜焉民兵
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撫日練猶不能執
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滾水也突
至則襄弘裂方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

者曰今之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豢養
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
德壬申劇盜數萬圍城大南關焰灼城樓衛兵
先皆以賂縱遣之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
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
置者也以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
以擾緡紳數禮明刑作胄習武則盜其來久矣
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

者逼賊起家漁軍弛備畧以語責余不知其何
也正德丁丑知府策師兵周防而上官遂命其
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以警後
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
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令慮其
為遊民為盗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任乎初劉
盗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
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

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句無他虞乃
散馬弛弓刀與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
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其夜往襲戊夜至史泉
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
民兵為甲者利其貨謂指揮曰此屬坐而禽矣
而吾輩以利遂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
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
兵皆走獨百户張世禄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

肆盗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以法不畏
不可以師不化貨以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
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
在南東踐濬曾是故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
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以衛兵者當着
民兵府不可去歟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
官廉嚴紊驗則兵無縱寇逐避者必戮而令有
司得治之廢乎其可省也

生員任秀 謄録
武安縣儒學訓導蘇則曾 校勘
儒學教授劉昆
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韓德澤 理工

彰德府志卷之八畢

彰德府志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成於嘉靖壬午自序謂本宋相臺志元相臺續志而益以諸縣之輿記其書頗爲謹嚴蓋銑本儒者故也

嘉靖惟揚志三十八卷（存十八卷）

〔明〕朱懷幹　盛儀纂修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靖惟揚志三十八卷》提要

嘉靖惟揚志敘

明賜進士文林郎奉　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胡植撰

郡縣視古侯國而無史官是故經世之士當其任者以時攷事而次其闕失以備一方之史政之善則也古揚居九州之一彭蠡震澤會瞀之隅罔不統屬而茲以一郡擅名蓋先王經理疆界設官立牧擇其中土而蒞治之古今相沿文獻之萃彙風俗之覿記惟茲則古揚之首也我明興龍淮甸定鼎金陵率去揚而右百里而遠其在

京師則貢道之脣吻也
列聖咸熙湛恩汪濊通衢中道
之域羣生澍濡洋溢乎王化
肆我
皇上應期集運建極中和而會
通之譬之四時春和物茂彬
彬乎雝雝乎豐亨豫大以振

邁古之弘烈而垂統至仁之
業恢墳典之嗣將肇茲而有
作能無待於輶軒氏之職也
乎此惟揚所爲志也夫備物
旅象以昭帝績大禹氏之敷
命也陳王會正明堂以定禮
樂此周公之開太平也循行

南國聽政芾棠采葑菲以陳
王事此騶虞之所以成化也
彼二聖一賢加意民物以宣
上德達下情如此其至矧植
輿將
王命而觀風是職祇惟皇華之
賦與召南之咏履冰集木黽

勉于諸大夫後寧無賴於此
乎抑此其文者也古之君子
攷風而知民德陳圖而察民
隱凡爲阻於其地不能身致
焉者之所需也乃若周爰諏
度因物阜通法天時地之財
以利民用而厚之生則在吾

心術之玅斟酌損益之權爲之感孚其中而非陳迹之所能什一也於戲關雎麟趾與周官之法度且然而况一郡之志乎有得於斯志之外者可以語其事焉爾

嘉靖壬寅秋九月望

嘉靖惟揚志敘

惟揚故有志矣時淹跡欧非完書也鄉大夫趙員區嘗修之矣而年不及究亦未爲定論焉郡守雙橋朱君謂志事爲惟揚闕典亟具白於侍御象岡胡使君蓋圖以儒術飾吏事也使君曰嗟乎揚實古名郡志而弗究可但已乎迺以成績屬郡守郡守延儒莘餘公聽周庀夙夜事事無何志成馳帙致桐且徵言以序志桐展閱再再撫卷而歎曰夫志豈其徒爲也哉窮俯仰

以備三才綜古今以陳故實
公是非以定予奪志之義也
志而决焉謂之曰誌弗志可
也夫志豈其易爲也哉必直
史以宰其異同必達才以悉
其記睹必契載以極其探討
志而易爲謂之曰陋將焉用

之夫志史之流也自昔先王
之經世議制也天下有圖職
方氏掌爲邦國有志小史掌
爲四方有志外史掌爲凡以
總於朝廷關乎政教非曰資
觀美爲也代沿牀季志義澂
矣而一二守令或用情爲通

方者間以爲病此其述作者
難乎其已任也桐讀嘉靖惟
揚志乃知令斯之舉殆免於
爲徒爲易矣乎是志也會精
畫變理器昭爲存注綴新隆
替具爲躂正繼誣聲規楨爲
一郡之信史也是志也蜀岡

盛大卿郡之良也實宗主之
掄選之庶司文學之羣彥實
羽翼之遡諸二十一史暨諸
寶祐遺志參諸先儒緒論摭
諸鄉達私錄閎致而慎取之
孔子謂杞宋不足徵文獻不
足故也今廼知斯舉之信爲

足徵也是志也大而太史得之可以備懿典小而學士得之可以資博考明有司得之可以興感慨脩職守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婦者得之可以思盡忠思盡孝思盡節懦者可立頑者可廉令廼知斯舉

之大有裨於政教也志傳三十七卷圖一卷胡使君諱植豫章人朱郡守諱懷幹歸安人盛大卿諱儀江都人羣執事諱氏具登大卿敘不複録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太常寺卿國子祭酒翰林侍讀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郡人崔桐譔

嘉靖惟揚志目録

目録終

嘉靖惟揚志凡例

一志名今爲嘉靖惟揚志以宋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陵續志寶祐惟揚志而續之也

一禹貢淮海惟揚州寶祐志惟揚字本此今從之作維揚者訛

一郡志亦史也今博采諸史傳文集爲歷代志庶古今揚事一覽可見其槩

一禮樂錢穀甲兵諸志先大書其綱其事體連屬宜備載者隨宜分註之他志倣此

一寶祐志等書中間繁簡不一今取其善補其遺而

削其無益勸戒者他書亦然所貴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爾

一秩官志凡古今有官揚土者皆備書之其間聞望最著堪稱名臣者別爲列傳著之其次善有可取不宜遽泯者志中分註之餘則直書任職年月而已若不職之甚史間書之亦因而不削以垂後戒

一人物志傳大意與秩官同必其道德文學出處言行可爲師法者方收入傳若一節一藝卓然超絕者亦另志之皆必在其身後方書以蓋棺事始定也其辟舉科貢恩廕與任職各按年備列其槩例貢由學校出身者照舊志收之

一孝義列女已經 旌表者收之若舉子或遺之公論共推死後益明者亦與並載若其人見存雖蒙官司奬異亦必俟他年別録

一封贈官奉有 誥勑者書之其間曾由科貢仕宦及有善行隱德者亦斟酌增入之

一詩文古今爲揚州而作者固多今擇名人純粹之作酌量取之以存文獻若汎言不切或涉於重複者不能盡録也

一事有無所繫屬各志不及載者別爲雜志書之若

事在疑信之間有所關繫者紀之傳疑亦史家例也其荒唐不經縱欲惑人者不録

一寺觀仙釋大明一統志亦載之今擇其古刹見存與史傳所載顯著者間爲紀之其舊録今廢與荒誕無稽者削之

一史書每傳各有論贊今但於每卷或一二卷共爲一論以發明大意而已

嘉靖惟揚志卷之一

古今圖　　　　郡人盛儀輯

益地括地聖德肇圖司徒司空周官載籍漢收秦藏而知阨塞魏據縣志以決紛爭唐列國要國照之名宋存方域方物之典遠慨全揚之舊蹟近覩實祐之遺編揚州代起夏商儀眞朝自南北宋之府城雖悉推之州縣猶遺因列繪於篇端用存羊于既往揚子雖廢一跡尚留海門屢坍三遷互見攷今古而具矣庶展閱之瞭然豈曰沈括圖草之成適符輿國閏年之貢云爾

隋唐揚州圖

北
淮
山陽縣
盱眙縣
清流縣
全椒縣
彭城村
竹子逕
揚帝陵
雷塘
九曲池
江都縣
揚子津
瓜州
金山
鹽城縣
安宜縣
高郵縣
海陵縣
如皋縣
寧海縣
邗溝
海陵縣
伊婁埭
句容縣
延陵縣
曲阿縣
西
南

宋三城圖

大城

夾城

寶祐城

西

東

南

南北朝儀真圖

唐儀真圖

北

南

東

西

大江

宋揚子縣圖

今揚州府城隍圖

北

西

東

南

縣學

府學

揚州府

公館

城隍廟

今儀眞縣圖

北

東

西

南

大銅山

小銅山

六合縣

今高郵州圖

北

南

西

光福寺

今寶應縣圖

北

西

東

南

察院

寶應縣

安平驛

白馬湖

山川壇

子城河

白田鎮

今如皋縣圖

北

南

西

海門縣新舊總圖

北

海

通州餘中場

通州餘東場

海門呂四場

海門縣新遷餘中場地

通州地

西

東

南

江

蘇州府崇明縣

建革志

郡人盛儀輯

肇州咨牧民極攸依𢮎典立監官聯乃著追字內之多分割故治屬之有改沿

國家經體有章畿甸輔毘是重爰叙建革用備稽詳

揚州府唐虞肇十有二州禹貢别賦九州與商書稱式于九圍及周官職方氏所辨九州揚州皆居其一然俱兼後世吳越之地而言(揚州之名見此)今揚為地(二州七縣之地)先在春秋屬吳越滅吳屬越楚滅越屬楚秦滅楚屬秦九江郡項羽時為東楚地漢初稱廣陵郡(廣陵之名見此)

高祖以英布為淮南王屬淮南國(淮南之名見此)以從兄賈為荆王屬荆國以兄子濞為吳王屬吳國景帝更名江都國(江都之名見此)徙汝南王為江都王又屬江都國武帝復名廣陵國立子胥為廣陵王統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高郵之有縣始此)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此屬徐州部(屬縣無考)又屬臨淮郡(是時臨淮郡統二十九縣內有揚之射陽鹽瀆海陵輿四縣)王莽時改為江平(江平之名見此)東漢為廣陵郡三國屬曹魏後屬孫吳西晉亦為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輿海陽廣陵鹽瀆淮浦江都八縣東晉義熙間分廣陵地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改稱南兗州(南兗州之名見此)齊梁因之北齊改為東廣州(東廣州之名見此)又為江陽(江陽之名見此)陳復為南兗州後沒于周改為吳州(吳州之名見此)隋初為揚州大業間改為江都郡統江陽江都海陵寧海高郵安宜山陽盱眙鹽城清流全椒六合永福句容延陵曲阿十六縣治江陽縣唐高祖武德二年於潤州江寧縣置揚州以江都郡為南兗州七年改南兗州為邗州(邗州之名見此)後省江寧之揚州復改邗州為揚州統江都江陽海陵高郵六合揚子天長七縣(自後稱今揚之域始曰揚州)又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使皆治江都(自後始稱今揚之域皆曰淮南)太宗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

道此隸淮南道玄宗天寶元年改廣陵郡肅宗乾元元年復為揚州仍統江都江陽海陵高郵六合揚子天長七縣五代南唐為東都楊吳改江都府宋太宗淳化四年分天下為十道此屬淮南道至道三年又分天下為十五路此屬淮南東路揚州統江都廣陵二縣泰州統海陵興化泰興如皋四縣通州統靜海海門二縣眞州統永正六合二縣高郵軍統高郵興化二縣至紹興五年始定改泰興縣屬揚州(泰興昔隸屬揚泰二州至是始定)元至元十三年置大都督府及江淮等處中書省治江都二十二年改江淮行省為浙江行省

又改揚州路屬河南行省尋又置淮東道宣慰司本路屬焉至正十二年省宣慰司置淮南行省丁酉年天兵克定揚州庚子年置淮海府壬寅年改維揚府維揚之名復見此宋寶祐志據禹貢爲惟揚今志從之丙午年復爲揚州府直隸京師以高郵通泰三州及江都泰興儀真六合興化寶應如皋海門崇明九縣屬焉洪武八年以崇明撥屬蘇州府二十二年以六合撥屬應天府今領高郵通泰三州江都儀真泰興興化寶應如皋海門七縣按古揚以地近陽位又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廣陵以地多陵阜故名

建革

江都縣本秦廣陵縣地漢置江都縣屬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三國魏吳并晉皆因之隋開皇初改爲邗江縣邗江之名見此大業又析置江陽縣與江都縣皆屬江都郡尋廢江陽縣併入江都縣至唐始以爲揚州治所復析置江陽縣南唐以江陽省入廣陵縣宋熙寧五年省廣陵縣入江都治城東南隅元仍爲江都縣至正十三年徙治北關外國朝改淮海維揚及今揚州府皆屬爲附郭洪武元年復徙治河西街儒林坊按郭璞江賦云表神委于江都以江水都聚此地故名新志謂江淮一都會者非是

儀真縣本楚廣陵縣秦屬九江漢屬廣陵國王莽改爲江平後漢如舊漢末初屬曹魏後屬孫吳晉仍江都晉末隸廣陵宋齊梁屬南兗州隋大業初更名江陽有揚子宮後遂名揚子鎮揚子之名見此唐改爲揚子縣五代吳楊溥閱舟師于白沙白沙之名見此徐溫自金陵來見遂以白沙爲迎鑾鎮迎鑾之名見此南唐改揚子爲永貞縣宋乾德二年陞爲建安軍雍熙二年以永正屬建安軍後復改永正縣爲揚子縣改永貞爲永正避仁廟諱至道三年附以六合隸建安軍大中祥符間陞爲真州治揚子縣政和七年賜名儀真儀真之名見此建炎以真爲軍

建革

州仍隸淮南東路四年廢爲縣紹興初復爲州十二年廢爲縣尋復至元中改真州路後復爲真州領揚子六合二縣國朝洪武二年以揚子縣省入改爲儀真縣屬揚州府按宋信道教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金像於真州建道觀曰儀真謂得其真儀者故當時稱州及今縣因之

泰興縣本隋與唐泰州海陵縣之濟川鎮至南唐昇元三年始析置縣刱治於柴墟即今古岸口宋乾德中徙延令村一名濟川鎮即今縣治宣和四年改屬揚州建炎四年復屬泰州紹興五年屬揚州十年屬泰州十四年又

屬揚州元因之

國朝屬揚州府泰興之義莫詳意以自泰州分縣故謂泰興又以城如龜形亦名龜城

高郵州春秋時吳邗溝地秦築臺置郵亭因名秦郵秦郵之名見此漢置高郵縣屬廣陵國晉屬臨淮郡東晉為三阿三阿之名見此劉宋屬廣陵郡尋以有嘉禾改神農郡神農之名見此隋屬江都郡唐屬邗州宋開寶四年陞為軍建炎三年又陞為承州割泰州之興化隸焉承州之名見此紹興五年廢軍置縣屬揚州三十一年復為軍領高郵興化二縣元至元中置高郵路後改為高郵府仍立高郵縣并興化寶應俱隸焉

國朝革府為高郵縣洪武元年革縣為高郵州仍領興化寶應二縣按秦觀詩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則高郵以地高合秦郵而名之耳以如覆盂又名盂城有高沙節又名高沙三阿承州未詳

興化縣本唐吳州海陵縣地五代楊吳始置興化縣屬揚州興化之名見此南唐屬泰州宋屬承州紹興初改為昭陽鎮附海陵縣昭陽之名見此十九年復為興化縣乾道二年仍隸高郵軍元屬高郵府

國朝改高郵府為州本縣仍隸焉按新志云屈氏昭氏為楚著姓舊立廟昭陽山因名昭陽又名陽山若興化意揚吳覬與其化故名

寶應縣本漢平安縣亦名安平屬廣陵郡安平之名見此王莽改為杜鄉杜鄉之名見此東漢改為安宜縣安宜之名見此梁置陽平東莞二郡陽平東莞之名見此隋開皇初廢郡為安宜縣又立石鼈縣後廢石鼈以安宜屬江都郡唐武德四年立倉州領安宜縣尋廢州以縣屬楚州倉州之名見此上元中以獲定國寶更名寶應縣宋初因之寶慶三年陞為寶應州領寶應縣後又改為寶應軍元初仍為寶應軍後改安宜府尋罷為寶應縣屬高郵府

國朝改高郵府為州本縣仍隸焉按地有安宜漢名安宜以漢立安平縣名安平以唐立倉州名古倉及唐信尼言獲寶致改年及邑名為寶應二

泰州本楚海陽在廣陵東秦屬九江漢為海陵倉海陵之名見此元狩始為海陵縣屬臨淮郡王莽更曰亭間東漢省入東陽縣屬廣陵郡漢末遂虛吳復置海陵晉為海陽縣亦屬廣陵郡海陽之名見此義熙七年分廣陵界置海陵郡隸徐州宋齊梁陳因之隸南兗州隋開皇初郡廢為縣屬江都唐武德中改為吳陵縣以縣置吳州尋廢州復縣屬邗州吳陵吳州之名見此景龍二年析置海安縣海安之名見此開元復為海陵五代楊吳以海陵東境為靜海都鎮置制院又析置興化縣南唐建為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皐興化屬焉泰州之名見此周顯德間改團練州宋乾德五年改為泰州軍以靜海都鎮為靜

海軍開寶九年復以鹽城縣屬楚州熙寧五年隸淮南東路宣和四年又以泰興縣屬揚州廢興化縣爲昭陽鎮附海陵建炎二年割興化縣屬承州四年以泰興縣還屬泰州紹興三年屬揚州元隸揚州路統海陵如臯二縣

國朝以海陵縣省入仍爲泰州屬揚州府統如臯一縣舊說南唐以海陵有屯田煮海之饒因建爲泰州因取安泰之義至名陳後謂因擬在利嶽而州是名者非是以地並海而高故曰海陵又曰海陽曰海安曰東陽以唐改吳州亦曰吳陵

如臯縣本漢廣陵郡地晉義熙七年分廣陵爲五縣如臯其一也隋省入寧海屬江都郡唐析海陵縣置

如臯鎮吳武義間分置如臯場屬揚州南唐保大十年復陞鎮爲縣屬泰州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按春秋傳賈大夫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即此地故名如臯雉臯東臯云

通州本漢海陵縣之東境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晉宋齊俱屬海陵郡隋屬江都郡唐爲鹽亭場屬揚州南唐置靜海都鎮置制院靜海之名見此後周改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析其地爲靜海海門與崇明三縣隸之通州之名見此宋改爲崇州崇州之名見此復爲通州屬淮南東路元革靜海縣改爲通州路復改爲州屬揚州路

國朝仍爲通州屬揚州府領崇明海門二縣洪武九年以崇明屬蘇州府止領海門一縣按靜海意以近海得名崇州以近崇明得名通州通川或以其自泰州分置取泰通爲義云

海門縣本漢海陵縣東境之東布洲屬臨淮郡東漢改屬廣陵郡晉因之東晉宋齊皆屬海陵郡隋屬江都郡唐爲鹽場屬揚州唐末屬吳爲東洲鎮南唐始以地西置靜海都鎮置制院周顯德中改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析其地東爲海門縣海門之名見此宋元因之至正中以江逼北徙禮安鄉

國朝仍爲海門縣屬通州正德九年復以潮患遷治于餘中場按海門意以縣地所值而言舊志僻在海隅因名者非是

按古揚之地最廣唯今揚之治獨擅厥名故引馬端臨之說與史志所載于下俾考古者知所別云

馬端臨曰古揚州春秋時屬吳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置郡此爲九江郡會稽閩中南海郡之東境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及封皇子長爲淮南王封劉濞爲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帝置十三州此爲揚州後漢因之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地魏晉亦置揚州元帝渡江揚州遂爲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江東爲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爲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又分置南兖州南徐州南荊州河州江州齊並因前代惟徙置豫州北兖州北徐州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唐分道十五道此爲淮南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南道[illegible][illegible]江南西道[illegible][illegible]五代淮南江東西爲南唐兩浙爲吳越閩爲王氏其後

南唐取閩至宋開寶八年取南唐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納土始盡有揚州之地爲淮南東西浙江東西及福建等路○按元爲淮揚盧滁和安慶寧國太平徽池建康廣德鎮江常州平江松江及兩浙慶元江西興隆等路福建閩海廣東海北海南廣西兩浙等道入 國朝爲江北江南兩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五布政司地云

按揚州治所在前代改遷不一今附秦觀之論于下以備考云秦觀曰揚州西漢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淝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地隋以後皆治廣陵

疆里志

商昔肇國幅員惟長周後制疆廣輪是著故封域必盡五百里之侯服至侯館亦周五十里之王程表識既明侵迷可杜延袤備載俯察無遺

本府治境東至海南抵揚子江西抵鳳陽府大長縣界北抵淮安府山陽縣界廣五百五十里袤三百五十里其東至海爲路三百六十里南至江爲路四十五里西至天長縣界爲路一百二十里北至山陽縣界爲路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爲水陸路俱二百四十五里至京師爲水陸路俱三千一百二十五里

江都縣治在府城内西其地境東抵泰州斗門西抵本縣安州鄉南抵本縣瓜洲鎮北抵高郵州露觔廟廣一百九十里袤一百三十里其東至斗門爲路九十里西至安州鄉爲路一百里南至瓜洲鎮爲路四十五里北至露觔廟爲路九十里

儀真縣治境在府城西七十五里其地東抵江都縣烏塔溝西抵六合縣褚家堡南抵揚子江濱黄泥灘北抵天長縣樊公店廣八十里袤七十里其東至烏塔溝爲路四十里西至褚家堡爲路四十里南至江濱黄泥灘爲路一十里北至樊公店爲路六十里

泰興縣治境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其地東抵如皐縣界西抵鎮江府丹徒縣圌山南抵鎮江府馬馱沙北抵泰州廟灣廣一百五十七里袤一百里其東至如皐縣界爲路六十七里西至圌山爲路九十里南至馬馱沙爲路四十里北至廟灣爲路六十里

高郵州治境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興化縣河口鎮西抵天長縣凌塘橋南抵江都縣露觔廟北抵寶應縣界首鎮廣一百六十里袤九十里其東至河口鎮爲路八十里西至凌塘橋爲路八十里南至露觔廟爲路三十里北至界首鎮爲路六十里

興化縣治境在高郵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泰州丁溪場西抵高郵州河口鎮南抵泰州蚌沿河

北抵淮安府鹽城縣界廣一百六十里袤九十五里其東至丁溪場爲路四十五里西至高郵州河口鎮爲路五十里南至蚌沿河爲路三十五里北至鹽城縣界爲路六十里

寶應縣治境在高郵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鹽城縣射陽湖中流西抵盱眙縣衡陽村北抵山陽縣黃浦鎮南抵高郵州界首鎮廣二百四十里袤八十里其東至射陽湖中流爲路一百一十里西至衡陽村爲路一百三十里南至界首鎮爲路六十里北至黃浦鎮爲路二十里

泰州治境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地東抵泰州栟茶場西抵江都縣斗門南抵泰興縣廟灣北抵興化縣淩亭廣一百三十里袤一百一十三里其東至栟茶場爲路二百一十里西至斗門爲路三十里南至廟灣爲路四十里北至淩亭爲路八十里

如皋縣治境在泰州城東南一百四十里其地東抵海濵掘港巡檢司西抵泰興縣界南抵揚子江濵石莊巡檢司北抵泰州廟灣廣一百八十里袤一百七十二里其東至掘港巡檢司爲路一百二十里西至泰興縣界爲路六十里南至石莊巡檢司爲路九十里北至泰州廟灣爲路三十里

通州治境在府東四百里其地東抵海門縣界西抵泰州界南抵狼山北抵如皋縣界廣六十七里袤七十八里其東至海門縣界爲路八十里西至泰州界爲路一十里南至狼山爲路一十八里北至如皋縣界爲路一百三十里

海門縣治境在通州東一百里其地東抵海濵料角嘴西抵通州利河南抵揚子江濵北至通州運河廣九十里袤三十里其東至海濵料角嘴爲路五十里西至利河爲路四十里南至江濵爲路五里北至通州運河爲路五里

嘉靖惟揚志卷之二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

歷代志

郡人盛儀輯

古者列國各有史書揚在春秋分屬吳越吳越春秋備有成書事多江南各載本志切於廣陵間有數條歷兹以往則有諸史治亂興衰咸足勸鑒書其大者備一郡史爾

唐堯之興因顓帝所建爲九州東南曰揚州爾雅江南曰揚州註自江南至海

虞舜肇十有二州其一曰揚州

夏禹平水土還爲九州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惟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商湯奄有九有制如夏

周武王受命亦爲九州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景王二十一年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員至江上有遇浣紗馮氏女及漁父丈人事今儀眞胥浦乃漁父艤舟處留難山乃員留難祭浣紗女處

敬王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釋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

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世家曰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爲伯越子會諸侯于徐州吳越春秋曰越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世家曰句踐已會渡淮而南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烈王三十五年楚滅越盡取吳故地

秦王政二十四年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封泰山遂登琅邪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二世皇帝元年秋七月楚人陳勝起兵於蘄自立爲楚王廣陵人召平爲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二年夏六月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都盱眙

楚義帝元年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都郴

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漢王四年立英布爲淮南王十二年反兵敗被殺
五年徙齊王信爲楚王後赦爲淮陰侯
漢高帝六年庚子立從兄賈爲荊王分封淮東五十
三縣
十一年乙巳秋七月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丙午立兄子濞爲吳王
文帝六年丁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十六年丁丑夏四月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景帝三年丁亥春正月吳王濞反以周亞夫爲太尉

將兵討之二月亞夫大破吳軍濞亡走越東越人殺
之
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以董仲舒爲江都相
二年壬寅冬十月淮南王安入朝
三年癸卯冬十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徙其
衆于江淮間
元朔二年甲寅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五年丁巳夏六月削淮南二縣

元狩元年己未冬十月淮南王安謀反自殺
六年甲子夏四月立子胥爲廣陵王初作誥策
元封元年辛未冬十月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
江淮間
五年置十三部刺史
宣帝本始四年以黃霸爲揚州刺史
帝玄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
光武建武三年秋七月遣兵徇江東揚州平
六年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十四年封荊王子元壽爲廣陵侯

明帝永平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史
漢元年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綱招降劇賊張嬰
冲帝永嘉元年廣陵張嬰據郡反
三月拜九江都尉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冬十
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
東南悉平
獻帝初平元年以張超爲廣陵太守超辟郡人臧洪
爲功曹洪勸超會關東州郡起兵共討董卓
四年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

州事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
興平元年孫策渡江居江都
九月以劉繇爲揚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
太守張超守雍丘
冬十月陶謙以管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
糧運曹操擊破陶謙融走廣陵殺太守趙昱放兵大
掠劉繇討之融敗走死
建安元年劉備東取廣陵
二年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閒劉備誘奉斬之暹亦爲

人所殺
三年以陳登爲廣陵太守
劉繇卒孫策命太史慈撫安揚州
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上之
五年以劉馥爲揚州刺史流民歸者以萬數
十八年并十四州爲九州
曹操徙濱江郡縣民驚皆東渡江
帝禪建興二年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
還
三年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冬十月魏師臨江
而還
六年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大敗之
九年冬十月吳人誘敗魏揚州刺史王凌兵於阜陵
十二年吳遣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
延禧四年四月吳使全琮略淮南魏將軍王凌與戰
敗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十六年吳師圍魏新城揚州牙門將張特固守不能
拔
十八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

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以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二十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
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景耀元年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晉太始四年晉揚州都督石苞罷（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
晉武帝太康十年徙皇子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三
州諸軍事立孫遹爲廣陵王
晉惠帝元年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永康元年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事
永興元年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揚徐二州平以敏爲廣陵相
二年陳敏據江東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五年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爲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愍帝建興元年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元帝建武元年封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
太興四年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
明帝太寧元年夏四月王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
二年六月加司徒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司討敦
以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
成帝成康元年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
二年三月以殷浩爲揚州刺史
帝奕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大司馬桓温徙鎮廣陵 温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時征役既頻加之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武帝寧康三年秋七月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牧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出外
以謝玄鎮廣陵 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四年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八年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符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先是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渡洛澗擊梁成軍大破斬之於是石等水陸繼進
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築新城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

走陷廣陵
三年春二月桓玄以桓弘鎮廣陵孟昶殺桓弘據其郡
義熙四年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牧錄尚書事
十一年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爲揚州刺史
晉恭帝元熙元年以劉義眞爲揚州刺史
宋武帝永初元年檀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
三年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人侵宋使中書郎魯秀出

廣陵所過殘滅城邑望風奔潰
二十八年春正月魏師還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租調魏人破南兖等六州殺掠不可勝計土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
宋置東揚州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彊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
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宋主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宋明帝泰始四年秋七月以蕭道成爲南兖州刺史
齊主蕭道成以其子嶷爲揚州刺史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
齊主寶卷永元二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領揚州刺史鎮之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以王肅爲揚州刺史
魏世宗景明二年冬十月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正始四年秋八月以李崇爲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冬築淮堰發徐揚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
大通元年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克之
三年冬魏南兖州人執刺史劉世明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大清三年夏侯景陷梁廣陵

簡文帝大寶元年侯景陷廣陵殺梁祖皓屠其城
世祖承聖元年二月梁王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秋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不克引還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數口
三年春陳霸先侵齊自冊陽濟江圍齊廣陵
陳高祖太建五年秋七月陳敗齊師克巴州山陽廣陵等處
十一年冬十月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

隋開皇七年二月開揚州山陽瀆

八年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命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

煬帝大業元年春二月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

八月帝如江都

二年夏四月帝發江都還東京

六年二月帝如江都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以備南賊時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故也崇遣將陸顗破六兒營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十一年詔江都更造龍舟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帝至江都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閒美女獻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恭帝侗皇泰元年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宇文化及發江都

唐高祖武德二年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其一曰淮南

高宗總章二年夏四月徙高麗戶於江淮諸州

中宗嗣聖元年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九年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捕魚蝦餓死甚衆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採訪使其一曰淮南道

天寶十五載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討

之

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改州爲寶應

代宗廣德元年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安史之亂天下財賦惟給于江淮晏之功居多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請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從之

詔他道皆增

以淮南節度使張延賞爲左僕射延賞能於旱歲活民故有是命

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五月江淮節度使韓滉遣使貢獻時京師荒歉滉貢縑絹四十擔米百艘京中米斗五百錢滉米至減五之四

貞元八年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二十一年八月遣使宣慰江淮

憲宗元和三年秋七月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以白居易言而止

六年初置淮潁水運使

敬宗寶曆元年江淮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五萬疋播誅求大急正貢不克羨餘相繼遂得宰相

武宗會昌五年春殺江都令吳湘

崔鉉罷爲淮南節度使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僖宗乾符三年冬十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六年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

廣明元年黃巢渡江高駢稱疾不戰

光啓三年夏四月淮南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盧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秦彥殺高駢

刺史楊行密克揚州

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閏月楊行密斬呂用之

文德元年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從之

昭宗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人稱揚一益二及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擊淮南不利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唐天祐五年戊辰淮南張顥徐溫弑其節度使楊渥
溫復攻顥殺之
淮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己巳年淮南徐溫自領昇州刺史
庚午年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丙子年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戊寅年吳副都院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吳
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己丑年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辛卯年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
徒留江都輔政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景遷江都
輔政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加殊禮
丁酉年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吳徐知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皇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泰州
唐主如江都
周顯德三年丙辰周主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州取
之
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周取唐泰州
夏四月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周韓令坤敗唐兵于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走
周顯德四年周主進兵取揚泰州破唐人于鑾江口

五年周主於迎鑾鎮擊唐兵破之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一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
謀起兵拒宋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宋主詔推恩死于矢石及放罪李重進隨軍家口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子來朝）
江南（即唐主徐誥國）泝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
越兵於海門
開寶三年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爲淮海
國王
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其一曰淮南

仁宗皇祐二年閏十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嘉
樂（瑗如皐人）
嘉祐元年劉敞出知揚州
四年韓琦出知揚州
英宗治平二年富弼以使相鄭國公判知揚州
神宗熙寧三年以薛向爲江浙荊淮發運使
徽宗崇寧三年發運使胡師文以進獻入爲戸部侍
郎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
叔夜擊降之

高宗靖康元年罷李綱知揚州
二年元祐太后如揚州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建炎元年冬十月帝如揚州
三年春正月金粘沒喝入淮泗分萬人趨揚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粘
沒喝遂陷天長軍帝馳至瓜洲奔鎭江是日金將馬
五帥五百騎馳入揚州城下追至揚子橋太常少卿
取九廟神主行亡太祖神主于道金人焚揚州而去
江淮制置使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盜薛慶據高郵張浚諭降之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韓世忠邀擊金兀术于江中大敗之兀术走建康復
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术遂趨江北（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
命郭仲威爲眞揚鎭撫使
以岳飛爲通泰州鎭撫使
紹興元年春正月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三月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以
榮知泰州

夏四月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
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三年九月以韓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鎭江冬
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迎敵一陣今世忠連捷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三十一年六月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入盧
州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皁角林大敗之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虞允文敗金軍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鎭爲兩淮荆湖三路招討使

金主亮爲其下所殺于瓜洲龜山寺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軍

孝宗隆興元年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二年三月張浚視師江淮

秋撤兩淮邊備湯思退之欲和好故也

九月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寇揚州之望有罪免

五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寧宗慶元二年十一月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開禧元年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二年冬十月金僕散揆陷安豐軍

金人陷眞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鎭撫使全不受遂罷知揚州翟朝宗全糧艘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于朝故有是命

紹定三年十二月李全寇揚州節制鎭江滁州軍馬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四年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

新塘事聞加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

端平三年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

十一月蒙古將察罕寇眞州知州丘岳敗之

淳祐二年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五年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十年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

寶祐五年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開慶元年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進圍鄂州

景定元年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

賈似道留之眞州
度宗咸淳五年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
九年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
爲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
十年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渡江詔天下勤王李
庭芝遣兵入援
九月元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由東道取揚州
帝㬎德祐元年春正月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
兵禦元卒于軍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

江淮州軍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
三月元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絶宋淮南
之援
四月元阿朮寇眞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
帥兵御之敗績
十月元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御之
十二月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稽聳殺之
二年三月丞相文天祥使元軍被執自鎮江亡入眞
州與守將苗再成議遣使結約淮西淮東兵合從興
復制置使李庭芝疑之遂浮海如溫州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
去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五月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
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
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八月元軍入眞州苗再成死之
元世祖二十一年封皇子脫歡爲鎮南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左遷敬儼爲兩淮轉運使
泰定帝三年封諸王帖木兒不花爲鎮南王鎮揚州
其子孛羅不花襲封

順帝至正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
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邇兵敗
九月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兵至高郵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十五年夏五月戊
太祖遣帳前先鋒趙德勝擊鐵甲官寨遂取儀眞
冬十月遣左相國徐達平章事常遇春率兵取淮東
泰州
丙申春二月徐達常遇春克高郵

丁酉夏五月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遣元帥徐大興張德林擊敗之生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

我

太祖遣使招揚州青軍統軍元帥馬得運安仁渡江來歸

八月我

太祖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大元帥繆大亨元帥耿再成率師攻揚州一鼓克之降其統軍元帥張明鑑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德林同大亨守之

元守臣以眞州降以周之貴知州事（十五年巳取眞州至是守臣復以州降者蓋既取而元人復之至是乃降耳）

戊戌春以常遇春爲江南行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旋師淮東（令揚州城小東門內有常府遇春所居也其子孫令人世守之）

庚子春三月戊子朔我

太祖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等處樞密院命繆大亨同僉樞密院事統御江淮總制揚州鎮江等處

閏五月何文政等兵累攻通州

乙巳年十月左相國徐達兵至泰興自江口開河達口岸抵泰州南門駐軍平章事常遇春從揚州陸路亦至合兵攻張士誠軍敗之賊退屯新城大軍屯舊城常遇春東築海安鎮城以絕士誠通州糧道閏十月大軍攻入之俘獲僞官夏思忠等

是年我

太祖以太都督府經歷陳灌總制眞州軍事

吳三年十二月宋主韓林兒卒于瓜步（先是癸卯春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我太祖率兵擊走之至是韓林兒始卒）

吳四年九月我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淸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舟入運河會牛抵廣陵至淮陰舟師入淮

上如江淮先謁孔子廟幸學（出大明會典）

論曰揚自禹貢職方後入吳越始有戰爭漢唐宋元以來變故多矣生民流亡屠戮慘不忍言休養生息在良牧守而已其州界江淮南北從來必爭之地所宜思患而預防之勿致噬臍無及也在漢若臧洪張超會兵討董卓在魏若毋丘儉起兵討司馬師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在

唐若李敬業起兵匡復唐祚淮南道移檄興後唐室在晉若淮南王允討趙王倫在周若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往往發自揚州事雖不就而其忠寃義氣勃然如在也宋李庭芝苗再成姜才雖曰誤疑文天祥以失興復機會而其力戰拒敵功烈膾炙人口厥後庭芝之才赴召被執與再成城陷而死亦無愧天祥也他如晉謝玄鎮廣陵致有淮淝克捷宋韓世忠進屯揚州大敗金人于大儀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奇功偉績照映史冊社稷民生尚亦有賴哉元季兵爭青軍與張士誠諸將士分據揚土皆為我

聖王驅除既平揚後北定中原天下一統用夏變夷功高千古祚延萬世也嗚呼休哉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

嘉靖惟揚志卷之七

公署志 附宅里

郡人盛儀輯

官署攸躋寔關表極時代迭易具見廢興辨里遂以示處仁旌坊宅用彰勸善衣冠之藏是重尚求繫乎贍思名勝之蹟必詳庶有資於博雅

臺治　唐淮南道行臺 高祖武德閒置僕射　揚州大都督府　淮南節度使府 肅宗至德元年置領廣陵等十二郡治揚州　宋招撫衙 在迎恩橋北即舊走馬廉坊衙基隆興甲申劉寶以鎮江都統為淮南招撫使剏建　淮東提點刑獄廨宇 即寶祐時城隍廟基　淮東提舉常平司　淮東制置使司　淮東安撫使司

國朝府城巡撫都察院 在府西南嘉靖壬辰都御史劉節知府侯秩建　正堂 扁曰經制　後堂　西察院 舊為巡鹽御史治所今改為巡按御史行臺　正堂 扁曰激濁揚清　後堂　官廳 在院外　東察院 舊為巡按提學諸御史治所弘治間改為巡鹽御史治所嘉靖七年御史李佶拓買地基改建　執法堂 御史李佶建　後堂 扁曰公恕　憲度餘思軒 御史馮允中建　后樂軒　仕學軒 御史徐九皋建　一鑑亭 在后樂軒前下有方池池上有橋橋上有天光雲影坊御史徐九皋朱廷立建　臺鑑亭 御史戴金建內立御史題名碑侍郎何孟春記　觀德亭 御史洪垣建　雙梧亭 御史佳埤建　來鶴亭 御史胡植建　官廳 在院外東西四所　運司公署 在貞度坊西　戶部分司館 即鈔關後改彎頭近年仍復本關宣德四年始立揚州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監收船料鈔正統四年取回御史止令原設官員收鈔正統六年罷監收官景泰元年復收六年取回主事令各府

催官輪收成化四年罷鈔關七年復差主事監收嘉靖六年主事鄭淮撤旁系祠拓建分司　都水分司館在府西　常府在府西南舊為巡撫行臺嘗假鎮歸常氏子孫　清軍廠在江都縣西　瓜洲鎮府館舊在便民倉南　漕運府在便民倉南　磚廠公館在瓜洲鎮新壩北　儀眞察院在城內東街　工部分司館即磚廠在通濟閘西北　府館在城內　泰興察院在縣東　府館在縣西　高郵察院在州東南　工部分司館在州西為巡河工部郎中治所　府館在州治南　興化察院在城內　府館在城內　寶應察院在縣東　靜觀亭在院內知縣張準建御史胡植記　府館在縣西　泰州察院在州治東　府館在州治西　如臯察院在縣東　府館在縣西　通州察院在州治東　府館在察院右　海門察院在縣東　府館在縣西

郡邑漢廣陵郡治魏晉梁皆為廣陵郡　宋揚州治在大城西北隅即子城之南以為譙門建樓其上扁曰淮南鄭興裔建　置刻漏韓琦造蓮花漏刻有銘賈似道命呂成式書按更造　譙門之外左曰宣詔亭手詔亭右曰頒春亭入譙門稍西直北為府門入儀門曰設廳揭眞宗皇帝垂訓七條前立戒石亭刻高宗皇帝戒石銘屏刻理宗御書車攻詩廳後為整暇堂舊名鎮淮賈似道重建易扁　又後為集思堂舊名凝香賈似道重建易扁　堂扁皆寶祐御書設廳之下中為門二　一由東循郡圃之西出子城便門通教場一由西入轅門為常衙廳廳之後為敬簡堂舊名靜簡錢之望易居敬趙葵易此名　芍藥廳在其東循雲堂在其敬簡堂

之後為正堂舊名籌勝鄭興裔建　後為雪簃閣水晶樓舊名直好音　北為多瑞堂東為百花莊有堂曰東隱西為野亭後列軍需庫甲仗庫軍器庫簇帳部又西為邊機館隨行激賞庫循而南為工曹房考限房鹽房向易房鐵作院常衙廳之對為制置司僉廳扁曰淮南幕府李伯建賈似道撤而新之　設廳之東為安撫司僉廳戟門之西為本州僉廳慶歷建帥守廳壁韓琦記乾道帥守題名晁公武記淳祐帥守題名丘岳記　通判廳在迎恩門內　添差通判廳舊在城隍廟南徙于通判廳西　簽書通判廳在知錄廳北堂側有梅二梁李迪嘗寓于此扁曰愛梅　節度推官廳在府門外東　知錄廳在譙門內東　司理廳在譙門內西　司戶廳在譙樓外西　司法廳在機宜廳南　江都縣治舊在州城慶年坊建炎後徙桂枝坊　南向為正廳前分兩廡廳之東為近民堂廳後接董公堂董仲舒舊宅故名　堂之後又堂曰壽安劉介然撰江都縣治記　丞廳在醋庫巷　主簿廳在縣治西　尉廳在北門外　眞州治在城內北隅舊濟川門閣禧以後再經兵火後郡守闔一德始創廳事郭超始建譙樓潘友文始立儀門　州前為井亭左右各一　稍後東為宣詔亭西為頒春亭儀門中為戒石亭左為都錢庫右為軍器庫後為設廳東有便坐曰簡靜其側曰隱几西曰思政廳後為船齋齋後為瑞芝堂後有便坐臨池曰凝清凝清後曰中山中山後有亭曰愛山愛山後為淮南小山設廳東為清邊堂文丞相嘗[illegible]此與苗再成[illegible]

讓興堂後曰愛蓮又後有節愛堂即青鸞故地　譙樓之東其前爲司理院院北向南爲司理廳又東爲省馬院北爲通判廳有亭曰風月通判廳左爲軍事判官廳有晝靜必葺二堂蓬齋枝室通判廳右爲簽廳譙樓之西其前爲録事廳其後有司法廳後爲教場有立武亭亭北爲土地祠泰興縣治在城東北隅　舊有縣樓樓前爲宣詔頒春二亭廳後堂曰豈弟亭曰勸農閣曰清暉主簿廳舊在縣治西後徙于尉廳之東尉廳在縣治東　元高郵府治在高郵衛東　宋興化縣治有景范絃歌二堂知縣黃萬頃建寶應縣治在嘉定橋西乾道元年知縣蕭德榮建開禧後兵燬草創于橋東稅務側嘉定八年知縣賈涉仍移舊址元末兵燬　五代泰州治在城東北隅南唐昇元初建元年即海陵縣爲泰州周顯德五年陞團練州以荊罕儒爲團練使罕儒築子城周二里二百步以爲州治　宋天聖間滕子京爲郡從事建文會堂與范希文富彥國胡翼之周春卿往來唱酬也紹興間曾肇建三至堂以祖致堯守泰父易占知皐并已三世守官海陵故名乾道五年張子顏建無訟堂于東廳之東嘉定元年趙逢建三樂堂于無訟堂之前嘉定十年李駿建醒翁堂于西園方洲之內寶慶二年陳垓建堂以州名名之曰泰堂三年垓建文備堂于郡圃東前通判兵營門舊名小教場月按捐諸軍事選士馬置營廢凡七百間號節制司　唐如皐縣治保大十年開設宋今許元建麗立門元末兵燬　宋通州治在州城內北隅淳熙七年知州楊布建元末兵燬　元

海門縣治初據崇明縣境至正間以江患北徙禮安鄉

國朝揚州府治署原在府城內開明橋西駱駝嶺前洪武三年知府周原福移建通泗橋西北天順間知府王恕成化六年知府鄭岑十年知府周源繼脩正德初知府孫祿拓脩廨舍　正堂扁曰承宣弘治末知府王鐸重建　後堂扁曰後樂　知府宅在後堂北　同知宅二所　通判宅三所　推官宅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宅以上各宅俱在後堂東西　經歷司在正堂東　照磨所在正堂西　大積庫在正堂西　庫官宅在穿堂西側　架閣庫在正堂東隅　軍器庫在正堂西隅　吏舍吏廨俱在東西　戒石亭在甬路中　鑾駕庫在儀門外東　土地祠在儀門外西　吏舍吏廨戒石亭鑾駕庫土地祠州縣俱同下不復著　理刑廳在二門外東　司獄司在大門內西　管糧廳在府前東　管河廳在府前西　陰陽學在府門東　醫學在府門西　去思碑亭四座俱在府前　稅課司在南門內　瓜洲稅課司在瓜洲鎮通江橋西　儀眞批驗茶引所在儀眞縣南門外　僧綱司　道紀司　江都縣治署在本府後街儒林坊洪武元年知縣盛惟中建正統七年知縣陳驥重脩成化十三年知縣陸愈改造後堂外門楞廡　正堂扁曰牧愛　後堂　知縣宅在後堂北　縣丞主簿宅俱在後堂北　典史宅在正堂東　萬壽巡檢司在縣東四十里　邵伯鎮巡檢司在縣北四十五里　瓜洲鎮巡檢司在縣南四十五里　歸仁巡檢司在縣東八十里青草沙後遷于便益河口　上官橋巡檢司在縣西北八十里　邵伯河泊所在縣北四十五里　申明旌善亭在本縣城并市鎮鄉沙共九十八座俱洪武八年知縣王希伊建　儀眞縣治署在城內西北隅即古眞州故址洪武二年知縣賈彥良建十三年知縣謝文隆增建各官公廨永樂十四年知縣王凱脩

正堂後堂扁曰退思知縣宅在後堂北縣丞宅在正堂東主簿宅在正堂西典史宅在正堂東舊江口巡檢司在縣南三汊河北岸稅課局在縣東南大市街子務在縣南三汊河北陰陽學在縣東南大市街醫學在縣東南三壩西僧道會司申明旌善亭在縣儀門外東西

泰興縣治署在東北隅洪武元年知縣呂秉直建十年縣丞王鼎增建永樂四年知縣王政重脩正堂扁曰牧愛後堂知縣宅在後堂北縣丞主簿典史宅俱在正堂東黃橋巡檢司在縣東四十五里永豐鎮口岸巡檢司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柴墟鎮印莊巡檢司在縣南二十五里保全鄉稅課局在縣西鎮安橋陰陽學在縣治南醫學在縣治前僧道會司申明旌善亭二十四座洪武三年知縣王林建

高郵州治署吳元年改為縣洪武元年復陞為州知州黃克名開設正統七年知州韓簡嘉靖元年知州謝在重脩正堂後堂知州宅在後堂北同知判官吏目宅俱在正堂東西時堡巡檢司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張家溝巡檢司在州北三十里稅課局在州北新城遐觀橋南河泊所在州北新城濟民橋西陰陽學在州東鼓樓內醫學在州北遐觀橋僧道正司申明旌善亭共三十二座洪武三年知州趙原建

興化縣治署在城內北隅洪武元年知縣徐士誠建十一年知縣李叔正脩正統五年掌州事揚州府通判李光學重脩正堂後堂知縣宅在後堂北縣丞主簿典史宅俱在正堂東西安豐巡檢司在縣東北七十里安仁鄉稅課局在縣南門內河泊所在北門內陰陽學在西門外醫學在縣東僧道會司申明旌善亭二十座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建

寶應縣治署吳元年縣丞鍾元泰脩舊址創建未備洪

武十一年知縣劉惟則增建二十四年知縣方仲陽永樂二年主簿古澄繼脩正堂扁曰親民後堂扁曰慎德知縣宅在後堂北縣丞主簿典史宅俱在正堂東西槐樓巡檢司在縣南二十里槐樓鎮衡陽巡檢司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衡陽鎮稅課局在縣東南隅河泊所在南門外陰陽學在南門外醫學在嘉定橋北大街東僧道會司申明旌善亭二十八所洪武二十三年知縣方仲陽建

泰州治署洪武三年知州張遇林即古海陵縣基建宣德五年知州蕭旭脩正統十年同知王思吳脩景泰五年知州劉綸脩成化十五年知州陳志脩正堂扁曰親民後堂知州宅在正堂東北同知宅在正堂西北判官宅二所在正堂西吏目宅在正堂東南海安巡檢司在州南一百里西溪巡檢司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寧鄉巡檢司在州北六十里淤溪薄湖河泊所在北門外稅課局在州西南以上俱洪武初知州張遇林建陰陽學在州南醫學在州前僧道正司申明旌善亭在城二所鄉都一百四十一所洪武二十三年知州陳宗建

如皋縣治署在東北隅洪武元年知縣宗行簡建十五年知縣周公鼎增脩洪熙元年知縣卦從正統七年知縣曹立成化十年知縣蔡彝繼脩弘治六年知縣劉文寵改建正堂後堂知縣宅在後堂北縣丞主簿典史宅俱在正堂東西掘港巡檢司在縣東一百三十里西場巡檢司在縣北三十里石莊巡檢司舊在縣南九十里今徙入內地去縣六十里稅課局舊在縣後河北今裁革廢為養濟院陰陽學在縣東南醫學在縣東僧道會司申明旌善亭四十座洪武三年知縣宗仁簡建

通州治署在城內洪武元年知州熊春建正統十一年知州孫徽天順間知州俞澤成化間知州傅錦繼脩正堂扁曰忠愛後堂扁曰同寅知州宅在後堂北同知判

官吏目宅(俱在堂西) 石港巡檢司(在州北八十里西成鄉) 狼山巡檢司(在州南十八里狼山鄉) 稅課局(在南門內) 陰陽學(在州北) 醫學(在州前) 僧道正司 申明旌善亭(在城七所五鄉各一所洪武二十三年知州方顯建)

海門縣治署(原在禮安鄉洪武元年知縣徐伯善建二十三年知縣徐福東脩正統元年縣丞郭德建景泰五年知縣龔鑑脩正德七年颶濤漂沒官民廨舍御史姜良貴踏請遷餘中場) 正堂 後堂 知縣宅(在後堂北) 縣丞主簿典史宅(俱在正堂東西) 張港巡檢司(在智正鄉大澤觀前) 吳陵巡檢司(在仁和鄉) 陰陽學(在縣西桂道坊)

鹽運漢大農丞分部後漢鹽府魏司鹽監隋諸屯監唐揚州處置轉運院江淮監院淮南巡院揚子院南唐海陵鹽監宋豐利監海陵監江淮茶鹽司淮南都

轉按察司都轉鹽運司措置兩淮海南司提舉淮鹽司江淮轉運司提舉茶鹽司元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國朝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在府城大東門外張家巷內世傳為江都相董仲舒故宅創脩並詳鹽政志) 正堂(扁曰正誼) 後堂 運使宅(在正堂東) 同知宅 經歷司(俱在正堂西) 副使宅(二所) 判官宅(二所) 經歷知事宅(俱在儀門外) 廣盈庫(在正堂東) 倉廒(一十六間在二門外) 架閣庫房(在經歷司西) 卷庫房(在後堂東) 泰州分司(領十場鹽課司) 通州分司(領十場鹽課司) 淮安分司(領十場鹽課司) 儀真批驗鹽引所 淮安批驗鹽引所 白塔河巡檢司(並詳鹽政志)

武衛宋武官廨舍參議廳(在高士坊口) 機宜廳(在州治東) 撫幹廳(在州治東) 制帥幕官廳五(一在迎恩門內三在館賓坊一在平糴倉南) 揚州諸軍都統制衙(在寶祐城內) 鎮江諸軍都統制行衙(在嶽廟東) 副總管衙(在迎恩橋西) 路鈐廳(在醋庫巷北) 州鈐廳(在副總管衙南)

國朝揚州衛指揮使司(在府西南見軍政志) 正堂 後堂 經歷司(在本衛東) 衛鎮撫(在本衛西) 左右中前後千戶所(俱統十百戶各有鎮撫在本衛內) 公會廳(在澄清坊南先任指揮李懋等出俸資建立) 高郵衛指揮使司(在州治南) 經歷司(在本衛東) 衛鎮撫(在本衛西) 左右中前後千戶所(俱統十百戶各有鎮撫在本衛內) 興化守禦千戶所(在本縣東統十百戶) 吏目廳(在本所東) 鎮撫廳(在本所西) 儀真衛指揮使司(在縣西) 經歷司(在本衛東) 衛鎮撫(在本衛西) 左右中前千戶所(俱統十百戶各有鎮

撫在本衛內) 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西統十百戶) 吏目廳(在本所東) 鎮撫廳(在本所西) 泰州守禦千戶所(在州西統十百戶) 吏目廳(在本所東) 鎮撫廳(在本所西) 鹽城守禦千戶所(在鹽城縣統十百戶) 吏目廳(在本所東) 鎮撫廳(在本所西)

學校 宋揚州儒學(景祐元年巳有學在城內右南廂元豐中通判鄒浩西栢賦序云廣陵學宮廳嘗為夫子翦所居之堂即其殿也庭植四栢皆稟齋合抱今莫究其所建炎燬于兵嘗假寓轉般倉址紹興十三年郡守許中請于朝仍即舊學址重建淳熙十六年郡守鄭興裔建櫺星八戟二門并明倫堂直舍及正錄直學學諭等廨列浴德治己潜心洽聞四齋號同谷為齋銘寶慶間郡守趙范于學東關射圃建觀德亭圃亦有四栢乃教授彭方植以存古蹟平後教授李迪扁堂之東曰景鄒紹興中郡守史巖之置戟門外吏衣採芹二亭淳熙七年郡守丘岳浚泮池于櫺星門外架梁其上九年岳又建明

倫堂寶祐閣郡守賈似道命教授龔夢龍作大成殿及門廡齋序夢龍易景歐爲記曾景行道鄉之意也元泰定間文學掾衛應卯建藏書樓廢遺謨堂之大成碑于泮池之右末年兵燬廢

江都縣儒學 在火城紹興十二年郡守許中建學于英纓坊遂以江都縣學附焉

眞州儒學 在長樂坊後遷東門內合儒武二學爲一並列十五齋東州學五齋曰安德務德彖德權德尊德西武學五齋曰尚德觀德建德訓德果德有一堂曰麗澤曰議道曰鄉社有閣曰稽古及靖康兵燬一礎存紹興七年知州張存古後建廟學乾道三年知州張刻塑聖賢像及繪兩廡從祀像名講堂曰由聖四齋曰正心誠意克己率性復名直舍後軒曰麗澤紹興三年發運判官趙師羇知州趙豫建三大門五楹嘉定九年知州李道傳作四賢堂于講堂存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

泰興縣儒學 在本縣東門外隆興橋東北紹興閣建元末兵燬無遺

高郵州儒學 舊在本州東至和二年知軍事部必建開禧二年知軍事扶張監即舊址撤而廣之元末兵燹廢

興化縣儒學 在縣南滄浪溪上地廣五畝紹興二十年知縣黃萬頃建寶祐四年脩元大德二年淮東僉憲珊竹拔辰縣尹丁濟增脩元末燬于兵

寶應縣儒學 在縣南嘉定間知縣賈涉建元縣治東南惠橋西街北

泰州儒學 在州治東南自唐置吳州已建學事宋元豐五年知州軍事紀脩建炎兵燬紹興八年假寓于海陵縣西之二十五年知州軍事王揚英重建于城東隅淳至七年教授周幹中請于常平使鄭闢宗重脩十年熙州軍事萬鍾始備書籍慶元元年常平使汪梓脩軍知州軍事教授江史建武齋射亭嘉泰二年知州六學六年重建廟學嘉定十五年教授徐德置廟事陝茂英知州建教授史彌寧通判尤煒增築宮墻飾齋十六年知州軍事陳垓增脩大學元末祀諸像紹定元年知州軍事保大十年建大從祀舊在縣東北自南唐易占重建紹興兵燬

如皋縣儒學 中祥符八年知縣曾易占重建紹興初遷于縣西南淳熙三年太平興國五年知縣趙善瓘脩元元末兵燬知州曾壎改于州東一里乾興元年徙東門內建文廟講堂稽古閣紹興初罹兵燹寓學于州西隙地知州康淵栢置齋

通州儒學 知州康淵

舍紹興二十三年通判方雲翼始創新學于舊址淳熙七年知州楊布繕堂齋增學廩咸淳八年沿海制置大使印應雷重建

海門縣儒學 舊在禮安鄉東一百二十里元至正甲申風潮圯遷知縣張士良隨邑改建禮安鄉內境末年燬于兵

國朝揚州府儒學 在府後儒林坊洪武二年知府周原福即宋元舊規重建宣德九年知府陳貞修正統十二年知府韓宏建號房後更采於二亭天順八年御史張綱脩成化八年知府鄭岑脩明倫堂及四齋前臺門三間嘉靖四年知府陶儼脩年于火知府易瓚重建八年知府侯脩

泮池 **明倫堂** 嘉靖十一年教授高簡刻程子定性書于後屏張子東西銘于兩壁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 知府周原福更名

祭器庫 在堂西樂器銅鐘石磬俱備祭器銅犧罇三銅象罇三銅簠四十八銅簋四十八銅爵一百八十三銅登五銅鉶二十銅雲雷罇一銅大犧罇一銅洒海二銅勺斗酒勺共五銅大香爐一銅中大香爐七銅小香爐五十四銅燭臺連一大對共一百六銅

花瓶大小四銅匕血盤一十六錫洗盆四箱一二百二十豆二百二十帛篚九十牲盆二祝板架一

號房 在閣東西正統十二年知府韓宏建

崇文閣 在堂後正統十二年知府韓宏因元藏書樓遺址改建成化二十年知府楊成重建

敬一亭 在閣後嘉靖四年知府周源建

射圃觀德亭 成化十二年知府周源建嘉靖四年巡鹽御史張珩後建于西

顧貞堂玩易亭 教授林璧建

江都縣儒學 在閘明橋西洪武七年知縣宋驛上所五教授訓導宅導崔宗武建二十七年知縣胡淵脩訓導師井訓德八年知縣謝乂賢增脩正統六年知縣陳成化六年火巡鹽御史王鑑脩嘉靖五年號房知縣陳雲鳳脩十年巡按御史王鑑脩嘉靖五年御史戴金脩

明倫堂 **正心誠意二齋** **講堂** 在堂後知府鄭岑建

饌堂 在堂西正統五年東知縣陳雲鳳建

號房 御史戴金建

射圃 在堂西巡按御史鄭觀建

敬一亭 **教諭訓導宅** 三所

儀眞縣儒學 在城東洪武二年改州學爲縣學

十七年知縣劉文剛脩三十年知縣康彦民脩永樂元年知縣徐善脩五年鎮守都督談清縣丞劉輔脩十三年主簿李彬脩嘉靖七年巡撫都御史唐龍巡鹽御史李佶朱廷立各給罰鍰改建明倫堂 進德育材二齋舊爲時習啓蒙號房 講堂 饌堂在堂東 尊經閣 敬一亭 射圃在堂東南教諭訓導宅三所泰興縣儒學在縣東門外隆興橋東北洪武三年知縣呂秉直因故址建永樂四年知縣王政脩正統十三年典史周畧脩明倫堂成化元年主簿盧昱柯彬教諭陳經等脩四年知縣林翹脩五年知縣隆琦脩明倫堂 潛心養正二齋 號房在學門外南衙 饌堂在堂後 敬一亭在堂北 射圃 教諭訓導宅三所高郵州儒學在州東洪武元年知州黄克名即舊址建十七年同知彭蠡脩正統六年知州韓簡脩天順五年學正吳志尹脩殿廡堂齋正德庚午御史沈贊脩廟學明倫堂 進德中立養正三齋

號房在堂西南歲久頹廢 講堂在明倫堂後天順二年學正吳志尹建歲久頹廢 饌堂在文廟西 射圃在堂西 敬一亭在堂後 仰止亭在敬一亭後嘉靖十六年工部郎中涂楨建 學正訓導宅四所 興化縣儒學在縣南正統元年知縣郭懸建堂齋廨房 明倫堂 進德脩業二齋 饌堂知縣郭懸建 號房主簿蕭政建 射圃在堂西 敬一亭 教諭訓導宅三所寶應縣儒學在縣南洪武三年知縣王驥訓導林端朱爲脩舊址重建六年知縣李恢訓導于惠增脩二十八年教諭李順展築地址永樂十四年教諭顧償重脩正統七年知縣朱琰增脩 明倫堂 博文約禮二齋 號房 饌堂 射圃在文廟西知縣徐祺建 敬一亭在堂後 教諭訓導宅三所 泰州儒學在城東隅洪武元年知州張遇林即故址建十三年知州趙喦學正劉州脩永樂十年知州劉景文學正羅仲舉脩宣德七年知州蕭旭學正王佳脩正

繼十四年御史蔣誠脩成化二十年知州彭禍增脩弘治十四年知州謝傑脩正德十二年知州成崇學正陳琦脩明倫堂 進德尚賢日新三齋 號房在堂後 饌堂在堂西 射圃在堂東 敬一亭 學正訓道宅四所如皋縣儒學在縣西南洪武三年知縣謝得娯剏建十一年知縣劉若衡增脩正統七年知縣曹志增建景泰三年提學御史孫鼎重建峯亭于泮池南成化七年知縣蔡彝教諭周鼎脩十四年知縣向謝脩嘉靖四年知縣梁升脩 明倫堂 居仁由義二齋 饌堂 號房 射圃 敬一亭 教諭訓導宅三所通州儒學在州治東洪武二年知州龍春因舊址增脩正統初鄉人致仕僉事陳敬千戸陳宜等脩末年知州孫徽敗闢齋地及學門天順六年知州崔富脩成化初知州鄭重脩明倫堂及三齋號房弘治七年知州傅錦增脩嘉靖四年知州曹暘重脩明倫堂 進德脩業興賢三齋 志道堂 號房在文廟西御史胡植建知

府陳堯記 饌堂在明倫堂後 尊經閣 射圃 敬一亭 學正訓導宅四所 海門縣儒學在縣東南洪武元年知縣徐伯善因舊址建于禮安鄉內境二十三年圮于風潮二十六年縣丞李選重脩天順三年知縣龔鑑脩成化七年知縣馬驥脩正德九年巡按御史江良貴以風潮圯奏請隨縣遷于今所十三年巡鹽御史盧楫通州知州蔣孔暘知縣栗紹宗建嘉靖元年復圯于風潮知縣王俊重脩 明倫堂 居仁由義二齋 饌堂 號房 敬一亭在堂北 射圃在堂後東 教諭訓導宅三所
宋景祐元年詔賜揚州學田三頃慶曆中知揚州韓琦增賜學田紹熙中知揚州錢之望撥給揚州學田一百七十一頃紹熙末漕使趙師䇲增給揚州學田一百三十六頃淳熙七年知揚州丘崈撥給揚州學田一頃九十畝淳祐間發判倪垕屬學事從進士張皋所請登正學田租賦熟田七十四頃四十二畝四角荒田二百九十四頃九十五畝一角夏租小麥五百三石四斗六升五合秋租米一千六百四十八石

田八十畝三分爲贍田坐落艾陵湖官莊歲納夏租小麥十六石有奇秋租稻八十二石有奇十七年御史洪垣增買民人顧堯臣湖沙田三十三畝四分坐落第八港歲納夏租小麥十石秋租稻五十石

甘泉山房在府城西甘泉山御史洪垣興建遵道堂進脩敬義二齋居學室博約忠恕二齋顏樂亭御史朱廷立建儀眞講院嘉靖九年知縣王暐即天寧寺東隙地改建親民館以便講學顏其堂曰體仁鄒守益撰記泰山書院在泰州泰山上嘉靖十七年知州王臣建葵竹山房在泰州泰山上嘉靖十一年知州董漢儒建脩篁書院在如皐縣治嘉靖十二年建

社學宋政和四年揚州儀曹叅軍高公粹乞罷外州軍小學生功課簿曆從之嘉定中汪應洪重建小學于揚州儒學之西廡置經賦教諭各一員春秋補試拔其秀者薦引放供膳料視大學生員半之嘉定九年通州教授盧端誼即州學東偏小學舊址重建小學一所左齋曰偕諒右齋曰謹信敞直舍榜曰文會書[illegible]牀几俎滿器物皆具乃立教諭學長集正春秋有敘月有書旬有課督其勤惰而進退之嘉熙中教授李迪嘗更闢揚州小學于思賢堂之東南寶祐五年教授胡夢麟請于府以復揚州小學教養之舊　國朝洪武八年詔立社學是年二月奉禮部符文及御史臺劄付仰欽依於本府所屬州縣每五十家設社學一所請秀才教訓軍民子弟仍將學所師生姓名申報洪武十六年詔民間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爲師二十年令民間子弟讀　御製大誥後令爲師者其徒能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復命兼讀律令二十五年欽定禮射書數之法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教務在精通九章之法正統以來直隷提學監察御史欽奉勑諭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學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效仍免爲師之人差徭正統元年令各處社學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嚴督勤課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成化間提督學校御史陳選遵奉勑例嚴督淮揚等郡舉行社學之教又自註釋朱子小學俾知講習至今士風尚知嚮服　江都縣社學一百一十八里額設二百三十六所儀眞縣社學一十三里額設二十六所泰興縣社學一百一十一里額設二百二十二所高郵州社學八十六里額設一百七十二所新增六所成化三年提學御史陳選令知州虞閭增建寶應縣社學三十里額設六十所新增二十八所通濟橋一在城四各鄉二十三興化縣社學七十二里額設一百四十四所新增五所泰州社學一百七十八里額設三百五十六所新增三所蓬萊社西溪社姜堰社如皐縣社學四十二里額設八十四所

新增一十五所嘉靖五年知縣梁喬升增建各有扁曰育秀曰正蒙曰小治曰回瀾曰塾風曰培英曰興賢曰新民曰清涼曰樂賢曰脩陽曰時雨曰時雍曰明善曰存性 通州社學一百七里額設二百一十四所 海門縣社學三十九里額設七十八所 揚州衛社學儀眞衛社學高郵衛社學每衛各五十百戶額設社學五十所 泰州所通州所興化所鹽城所每所各十百戶額設社學各十所

驛遞宋江都縣驛按大觀圖經云在州城北進賢坊 宜陵鎮驛 大儀鎮驛宋太祖征李重進嘗駐蹕 臨都驛在揚子橋南 瓜洲驛在瓜洲鎮 露筋驛在江都縣北六十里 蓮塘驛 國朝廣陵驛在府城南門外官河西岸站船一十七隻站馬一十六疋鋪陳六十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馬夫一十六名 正廳扁曰皇華 後堂 淮海奇觀樓樓下扁曰禮賓軒在官岸西嘉靖六年知府王松建 儀眞水驛在儀

眞縣東南三里站船一十七隻站馬八疋鋪陳七十六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馬夫八名 邵伯驛在江都縣北四十五里邵伯鎮官河東岸站船一十六隻河船一隻站馬一十四疋鋪陳七十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馬夫一十四名 孟城驛在高郵州南門外站船一十八隻站馬一十四疋鋪陳六十八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馬夫一十四名 界首驛在高郵州北界首鎮站船一十八隻站馬一十五疋鋪陳四十八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馬夫一十五名 安平驛在寶應縣北門街西站船一十八隻鋪陳六十七付站馬一十二疋馬夫二十二名 儀眞遞運所在縣東南三里紅船六十四隻鋪陳六十四付水附夫 邵伯遞運所在江都縣邵伯鎮街北紅船九十五隻鋪陳六十九付水防夫四百五十一名 界首遞運所在高郵州北界首鎮紅船五十八隻鋪陳七十一付水防夫四百九十名嘉靖七年巡撫都御史唐龍題稱照得天下驛傳俱稱疲弊淮揚一路尤疲弊之甚者乞勑兵部議定每船止准驛關一張給米二升雖同差有關文三四張亦總不過四斗驛遞並設去

處支驛不許支所支所不許更將有多索夫一名米一升者亦坐贓論罪 院監宋揚州貢院在州治便門北隅 眞州貢院宋揚州得鄉舉試士故有[illegible]建炎間廢于兵燹乾道間試士于佛寺後[illegible]于學宮[illegible]舉之意淳熙十三年州學教授[illegible]後試于寺有改試院記紹熙五年州守林祖治始建貢院于州學之西後火于兵嘉定六年州守徐景令判官宋明孫等因舊址重建屋四十六楹 泰州貢院紹聖四年州守[illegible]佃建于學右南山寺之西有鳳池朝陽亭雌堂鷗閣雛庵共屋六十二間紹定六年州守陳垓移建于學左萬壽宮之前後闢二池曰鳳凰池重建堂亭庵閣前爲長堤西屬大街中植華表 通州貢院淳熙間州守蔣舊建在州治東自風雲路入嘉定時遷于州治西資福開州守馮溯新建于郡之蔬圃淮南制司參議王應鳳有記 糧料院舊置專官王仲康陳瓘嘗監揚州糧料院以後州官兼之 都作院在州治 壽安院在城隍廟南嘉熙間制使趙葵建 居養院崇寧五年賜名在獄廟西 隋鑄錢監

舊在磨刼池之西開皇九年詔晉王廣聽于揚州立五鑪鑄錢州有鑄錢監始此 廣陵監 冊陽監唐書地理志揚州有廣陵監冊陽監莫究其所在 鋪舍宋江都南路譙樓鋪南門鋪王家莊鋪揚子橋鋪八里莊鋪姚家莊鋪花家橋鋪瓜洲鋪　北路迎恩門鋪北門鋪竹西亭鋪獐兒橋鋪本庫鋪越塘鋪馬家渡鋪三港子鋪張家港鋪淥洋鋪　東路桑家號鋪分界鋪直口鋪宜陵鋪陳家橋鋪橫塘鋪　西路西門鋪大明寺鋪七里鋪席帽岡鋪九女澗鋪茸泉鋪故驛鋪管家店鋪大儀鋪　國朝江都在城總鋪在府前 清涼鋪揚子橋鋪皁角林鋪花家園鋪瓜洲鎮鋪俱縣南通鎮江府 桐

樹鋪直口鋪分界鋪宜陵鋪韓家曲鋪橫塘鋪斗門
鋪俱縣東通泰州凍青鋪俱縣西通儀眞竹西亭鋪灣頭鋪淮子河
鋪白塔鋪四里鋪馬家渡鋪三溝鋪腰鋪俱縣北通高郵北
泉山鋪大儀鎮鋪俱縣西北通天長儀眞總鋪在縣前曹村鋪
陡山鋪岳家山鋪褚家堡鋪俱縣西通六合汊河鋪德明鋪
朴樹灣鋪石人頭鋪俱縣北通江都泰興總鋪在縣前十里鋪
馬店鋪張家岸鋪口岸鋪刁家渡鋪俱縣北通泰州高郵總
鋪在州前蓋樓鋪第一溝鋪第二溝鋪第三溝鋪王良
溝鋪官溝鋪俱州東通興化八里鋪露筋鋪俱州南通江都柴莊鋪
塘頭鋪張家溝鋪井亭鋪塘灣鋪俱州北通寶應興化總鋪

在縣前十里亭鋪賈莊鋪孟家墖鋪俱縣南通高郵平望鋪火
燒店鋪盧家壩鋪俱縣北通鹽城寶應總鋪在縣前白田鋪槐
樓鋪瓦店鋪范水鋪江橋鋪俱縣南通高郵子嬰鋪白馬鋪
黃浦鋪俱縣北通淮安泰州總鋪在州前城東鋪葛堰鋪流汙
口鋪姜堰鋪朱家店鋪白米鋪曲塘鋪查家莊鋪潭
口鋪海安鋪俱州東通通州城西十里鋪祁家莊鋪俱州西通江都
南城鋪廟灣鋪俱州南通泰興如皋總鋪在縣前丘家莊鋪孫
公店鋪葛家溪鋪俱縣北通泰州邢港鋪東陳鋪蔣婆鋪丁
堰鋪劉師鋪林梓鋪白蒲鋪俱縣東通通州通州總鋪在州前
界溝鋪王竈港鋪丘竈港鋪瞿竈港鋪利和鎮鋪俱州

東通海門歐家坊鋪管家堡鋪馬塘鋪王家莊鋪李家港
鋪俱州西通如皋海門總鋪在縣前沈家鋪新橋鋪黃寄鋪新
寨鋪俱縣西通通州遺蹟漢章臺宮江都王建嘗遊章臺宮顯陽殿
廣陵王胥嘗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鼓瑟歌舞吳王濞釣臺大
觀圖經云在揚州北一十二里孔融臺李文饒余松賦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宅即孔北海故
臺地高沙館在高郵州西南以郡得名魏賦詩臺即儀眞縣城一十山距縣北六里一名
東巡臺魏文帝嘗立馬賦詩于此劉宋風亭月觀吹臺吳公臺在江都縣
西北四里寰宇記云即沈慶之攻竟陵王誕所築弩臺也陳吳明徹圍北齊刺史敬子猷於東廣州增築
之以射城內因號吳公臺臺高一十丈周迴二百步劉長卿有登吳公臺寺詩梁武帝讀
書臺在寶應縣西八十里齊興寺內文選樓大業拾遺記云有梁昭明太子文選樓煬帝嘗

幸焉王觀揚州賦云帝子久去兮空文選之樓隋隋宮在州城西北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弘大修
江都宮即其地舊有大內殿宮門遺址西宮舊志云在大內之西北宮舊志云在灣頭鎮前
臨漕河臨江宮大業雜記云大業元年又於揚子造臨江宮二年二月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
歸鴈宮回流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
宮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皆隋煬帝建劉長卿鮮于侁俱有詩成象殿
大業雜記云大業二年帝御成象殿元會設燎於江都門朝罷凝暉殿大業雜記云臨江宮
內有凝暉殿迷樓在揚州西北七里故隋宮城古今詩話云隋煬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
之令揚州依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眞仙遊此亦自當迷可名迷樓南部煙花錄亦云煬帝于揚州作迷
樓上安四寶帳以極娛樂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後人即其址爲摘星亭唐
杜牧等有迷樓詩宋李綱元許有壬有迷樓賦俱刺煬帝云摘星樓長編紹聖二年晁補之坐

衛故擒星樓不發實支省錢庫通判應天府

鳳凰樓在北廣縱鳳凰池之側十道圖云隋煬帝建

彭城閣大業雜記注云舊爲彭城村煬帝因地以名閣先是開皇末有泥彭城口之謠宇文化及作亂帝果遇害於是閣

月觀隋煬帝嘗幸月觀時景清明左右皆寢帝凭蕭妃說東宮時事

玄珠觀揚州記云揚子宮中有玄珠觀

流珠堂在隋宮西院

澄月亭

春江亭十道志云在縣南二十里揚子宮西並隋煬帝建

隋苑一名上林園在府西北九里江都縣大儀鄉周圍三里唐杜牧有詩

放螢苑在府城北七里江都縣大儀鄉隋大業末煬帝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火光徧巖谷唐杜牧詩秋風放螢苑即此

隋煬帝釣臺大業雜記云帝初造釣臺運石者於江東岸山下取石舉構爲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偏損當時咸以爲瑞帝又嘗作釣臺〔…〕

唐揚子江樓孫逖有揚子江樓詩

迎仙樓唐淮南節度使高駢造樓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璣玉侍女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輿仙接羅隱有詩

延和閣高駢建畢師鐸之亂駢登延和閣聞喧譟是也羅隱有詩

水亭獨孤及有水亭泛舟望月宴集賦詩序後徐知誥每夜引宋齊丘于水亭屏置火爐相向坐不言以畫灰爲字隨即滅去所謀人莫得知

竹西亭在府城北門外五里上方禪智寺側杜牧題禪智寺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亭名蓋取此向于閩易曰歌吹絕與兵火周宗重建後舊名今爲遊餚即其地也

玉鉤亭元和中李夷簡於城之西南建亭曰玉鉤皇甫湜記

賞心亭李蔚咸通中鎮淮海見郡寡勝遊之地命於戲馬亭西建玉鉤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東坡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蓋其地也孔子六帖作賞心樓

南唐延賓亭在揚城東北宿爲唐李昇建以待四方之士後徙于誠肅宋蘇舜欽有詩

宋章武殿在江都縣大儀鄉宋太祖有武功于揚州即建隆寺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二月辛酉宋徽宗至揚州車駕詣章武殿神霄宮后土廟行香

徽宗行宮祐孝宮后土廟行香士民迎駕懽聲動地歸行宮徽宗曰士民邀道乞駐蹕揚州者衛士已過京口勢須過江已定議南渡駐蹕于潤俟京師消息時皇后諸妃諸王從者皆留揚州金人退師敉到宇文粹中請行宮稱賀回鑾辛酉至揚州山光寺

高宗行宮建炎元年十月丁巳朔高宗幸淮甸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入城駐于州治名州之正衙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崇政殿建炎二年八月甲戌宋高宗策諸道正奏名進士于崇政殿

郊壇建炎二年八月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船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付行在時高宗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于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十有一月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于壽寧寺辛丑上齋于行宮常朝殿壬寅祀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三年正月己丑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

騎鶴樓在府東北大街內按太平廣記云昔有四人各言所願甲曰願多財乙曰願爲揚州守丙曰願爲仙丁曰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後人建樓因名之

卷書樓揚州後集程俱詩序云高宗皇帝駐蹕揚州以提點刑獄公廨爲尚書省禮部在西北隅

卷書樓下俱嘗寓直亦有詩

籌邊樓郭棣建

郡圃寶祐志韓琦于郡圃建堂曰四并壯麗極美一時陳升之又建雲山閣于城之西北隅後呂公著嘗宴其上秦觀撰中秋樂語淳熙間鄭興裔檄王鈞亭增大之命名雲山觀慶元中趙鞏始以杏花村重建堂取韓舊名扁之後率以邊務倥偬而不理如柳徑菊坡靜徑皆無復存寶祐二年賈似道鎮淮之五年復雲山觀于小金山初教場倚山之右狹隘不足以展軍容因徙置州治之北以便日閱而棄山觀之規始不相病自州宅之東歷繚墻入可百步有二亭東曰翠陰西曰雪鄉直北有淮南道院後爲兩廡通竹西精舍後有小阜曰梅坡上葺茅爲亭曰詩興坡之東北隅有亭曰友山循徑而東望舊飛簷曰雕檻縹緲于高阜之巔是爲雲山觀即環碧亭舊址乃于池上爲露橋以度橋之北翼以二亭曰依綠南有小亭對立曰弦風曰簫月又百餘步始躡危級而登雲山東望海陵西望天長南揖金焦北眺淮楚其下爲沼深廣可舟山之趾二亭曰濠想曰剡興釣磯在其南砌臺在其北水之外爲長堤朱欄相映夾以垂柳閣於南爲西山亭於東曰留春曰好音於西

曰王鍇曰騂廐觀之直北晝棟層出爲淮海堂其東鉅竹森然亭其間者曰對鶴又東有道院曰半閒堂之後爲複道而升與雲山並峙可以遠眺者爲平野堂即觀稼舊址春日卉木競發游觀者不禁春盡乃止

時會堂舊在蜀岡乃造貢茶所歐陽公有和劉原父時會堂詩

平山堂在州城西北五里大明寺側慶曆八年歐陽脩建江南諸山拱列簷下若可攀取因曰平山後刁約周淙鄭興裔趙師石史巖之皆嘗一新之張懷泥括洪邁樓鑰有記劉敞王安石蘇軾蘇轍俱有詩詞

芝瑞堂丘岳建

惟揚館在府城右北廂廼北使往來聚食之所前立四亭臨漕渠以便登陟

斗野亭在邵伯鎮梵行院之側熙寧二年建按輿地志揚州於天文屬斗分野發運司元居中名紹興元年鄭興裔更造於州城迎恩橋南嘉定間崔與之改名江淮要津移斗野扁揭於北門外孫覺等有詩

春貢亭在蜀岡歐陽公有和劉原父春貢亭詩

美泉亭歐陽脩建鄭興裔重建

無雙亭在后土廟殿西前植瓊花歐陽脩名劉澤移花於殿前亭遂廢莫濛嘗即殿之西廡重建紹熙元年鄭興裔移剏於殿前

摘星亭在城西北角舊志云即迷樓舊址北後曰摘星亭又曰摘星樓又曰摘星臺賈似道築寶祐城建樓于城上扁曰三城勝處規址亢爽江淮南北一目可盡蘇轍秦觀俱有詩

四栢亭元豐中鄒浩爲教授著四栢賦以見志後彭方爲文學掾植四栢于學宮之南因名

南麗亭在南門外元豐七年詔京東淮南築高麗館以待朝貢之使建炎亭廢紹興三十一年向子固重建扁其門曰南浦亭曰瞻雲爲迎餞之所

借山亭在九曲池北馬仲甫于九曲池買地築亭名曰借山有詩云平野綠陰藏亂山青黛浮亭發向子固重建吳敏等亦有詩

波光亭舊亭名九曲在九曲池上經辛巳兵火不存乾道二年周淙重建以波光亭扁揭之已而亭廢淳熙慶元五年郭杲命工濬池引諸塘水以注之建亭于上遂復舊觀又立亭于池北築鳳臺月榭東西對峙繚以柳陰陳造有賦王禹偁等有詩

竹心亭一名半山舊在借山亭下茂林脩竹間淳熙二年呂企中重建

勸耕亭舊在郡圃淮海堂後每歲仲春出郊勸農寓于上方寺慶元五年郭杲建亭于寺之前移

[illegible]揭焉

崑丘臺舊在禪智寺之側前志云歐陽公即崑丘築臺以爲臨觀之勝故和劉原父登崑丘詩有訪古高臺半已傾之句則崑丘舊有臺公改築之耳

摘星臺中興繫年錄云王德擒郭仲威于摘星臺下即此

戲馬臺後山詩話云廣陵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王鈞斜桂苑叢談作戲馬亭

燕香堂在儀真縣舊州治內

涵虛亭歐陽公于真州泊涵虛亭

勑書樓在泰興縣廳前宋元豐四年建宣和六年縣令蔣結重脩范仲熊有記

泰和樓在泰興縣市中

瞻衮堂在高郵州北城上紹興四年韓世忠移軍楚州命提舉董畋築城聚糧于高沙以爲休養便地都督張浚嘗次於是董畋因築堂名瞻衮命壹有記

威敵堂在高郵州西後有堂曰雅歌

翫珠亭在高郵北一十里樊良鎮宋嘉祐間天長澤陂中有一大珠天晦多見後轉入甓社湖或在新開湖凡十餘年樊良常珠往還之處行人往往繫舟以待其現因以名亭云

天辟亭在高郵北新城多寶樓橋西以秦少游詩粘天四無壁云

繫樹亭在高郵新城市河西郡守王綱建

文游臺在高郵城東宋蘇軾孫覺秦觀李公麟同游飲酒論文於此郡守因築臺以名

濯纓亭在興化縣舊稅務前宋天聖年間范仲淹建吳莘記仲淹有詩

滄浪亭在興化亦仲淹建陳垓記

鳳凰臺在泰州相傳昔有鳳凰集其上

海山樓在通州南城上宋郡守彥起建自爲記陳博古詩門外海濤奔鐵騎欄前山背擁金鰲

棲雲閣在通州狼山宋熙寧初建王觀爲記

三會堂在通州狼山東顧巨海南瞰長江吳楚煙雲勝槩一覽可盡宋提刑薛球太守臧師顏通判天常皆故人會此因名

元鎮南王宮在江都縣大儀鄉

瞻雲樓在府城大東門外即董平章衙河南王父阿只建

江山風月亭在江都縣瓜洲鎮熊氏建鎮南王嘗避暑於是張翥有詩

坊

漢賢良方正劉瑜

高士孫融在宋手詔亭之側亦名寶鏡莊

唐瑞芝張祐寓游揚州詩云坊期瑞芝宿閣請慶雲登

南唐狀元張佖

宋賢良方正查道張方平

昭孝蔣佐

明經呂士元

狀元呂溱李易王昴王惟熙蔡嶷趙

倫王俊乂艾晟跨張樓大街宜民手詔亭南舊名便民制使立岳易此延慶開明橋西宰一
名倉巷崇儒州學大街之西輔德譙樓南舊名懷德登賢舊爲嵩改名目平後改崇儒
眞崇儒坊對買以道易耀德社壇南舊云胡羊巷　國朝府城漕撫行臺
都察院前御史行臺西察院前淮海澄清東察院前肅察貞度二坊東察
院左右澄清西察院左沛澤府門西狀元府學前通泗橋東舊爲文峰嘉靖四年知府
易賛重建爲呂泰李易王鼎立敷教府學東成賢府學門左育材文廟門右嘉靖十九
年知府劉宗仁更建牧愛江都縣西興賢毓秀二坊縣學左右撫安常府東迎
恩南門外大儒祠賢良街二坊孝子祠南北御史胡植建足國裕民坊二
運司左右戶部分司鈔關前永寧通濟二坊東水關東西梯雲開明橋南
爲鄭安立青錦進士二坊府東南爲謝源立步蟾東水關爲施敬立登雲東水
公署

關東爲劉誠立文奎大街爲張福立文林爲孫信立登第爲俞斌立擢秀爲周承立
登榮爲李杞立賓賢爲高恒立登瀛繡衣二坊北門外爲吳璘立觀光豸
繡二坊府東南爲王經立登科觀音堂西爲戴璋立冠英軍儲倉南爲戴孔立世榮
府東南爲張冕立世科南門外爲左偲立雙進士太平橋東爲張溥張冕立經魁
進士二坊大東門外爲孫蓉立登雲東水關北爲靳璧立篤步進士二坊北門內爲
俞後立進士開明橋南爲丘俊立折桂進士二坊太平橋西爲馬岱立進士小闕
口南爲李紀立經元東水關爲裘高立濟美進士二坊小東門內爲高銓立大司
徒大都憲二坊在城內大街爲高銓立傳桂進士二坊新橋東爲張銳立武
秀北門外爲商清立攀龍附鳳東水關北爲楊理立尚賢鈔關東爲許敏立刺
史大東門內爲馬越立進士東水關爲方天然立國賓府東爲夏易立明揚小東門內

爲邵淳立橋梓傳芳府前爲王經王瑝父子立亞元進士二坊南門內爲高濟立
進士乘驄二坊府城內大街爲盧瀚立翔鳳府城北門內爲王嚴立尚書都
憲二坊府東大街爲王軏立進士東水關爲安金立都憲西門內爲葉相立俊傑
進士二坊小東門內爲徐昂立內外臺府城南門內爲沙鵬立進士鈔關東爲盛儀
立啓元西門外爲周恕立鶚薦府東南街爲卞嵩立進士府前大街爲方岑立廷
尉進士二坊府前大街爲曾銑立進士南門外爲曹守貞立儀眞縣宋安民
坊治源坊宰相坊縣西爲宋元樞少宰吳敏立狀元坊縣西爲宋狀元蔡凝
立行春坊景雲坊　國朝振肅察院西儒林儒學前金聲
王振二坊儒學東西進士司馬二坊爲蕭璜立貢英進士二坊爲柳琰立尚
賓爲巫儼立世美爲潘容立瑞鳳爲白鸞立凌雲爲蔣鏞立光啓爲張桓立文
公署

魁爲時濟立文英爲陳濟立述科爲陳端立登雲二坊爲王齡立泰興縣澄
清宣化二坊察院左右四牌坊科第興賢儒學前忠愛興讓二坊
鎮安橋西北樂善今改編大忠里敬簡興讓坊南善化鎮安橋東北居仁由
義二坊鎮安橋東儒林儒學東雙桂縣南爲陳璽陳昇立攀桂縣南爲黃翔立登
瀛縣西南爲董綸立賓興太平鄉爲謝雯立攀蟾鎮安橋西爲王禮立登雲爲劉
潤立毓秀文翰二坊隆興橋西爲張斌立登科依仁鄉爲唐濬立書錦縣西北爲
張振立鍾英隆興橋西爲張忠立冢宰通江橋北爲翟善立承恩二井西爲楊盛立
雙豸朝陽橋西爲張羽張翀立三鳳隆興橋西爲張羽張翀張穗立四牌坊黃橋鎮爲
何斐立進士黃橋鎮爲何棠立高郵州宋狀元坊大觀元年爲趙倫立
國朝翔鳳爲夏瓛立會元爲董璘立文魁進士二坊爲王震立雙鳳爲王

立豸繡為夏璣立進士為聶謙立達道為孫峻立豸史為李春立太史為李
芳立進士為夏曆立雙豸為朱愷立司馬都憲二坊為陳王立內翰為孫紹立
書錦為董璘立步蟾為馮信立經濟為陸鈞立騰蛟為王文漢立攀龍為韋
經立進士為吳山立大銀臺為吳鉞立世科為李塾立應奎為周端立柱史
為楊特泰立躍天池為丘光大立濟美為陳璧立聯芳為張遜張道張選立世
美為孫瀚立麟英為王王立登俊為錢寧立登庸為蔣當立興化縣通濟
招遠利民興義四坊在縣四隅阜通縣北進士益恭二坊為高毅立登
科亞卿二坊為灝繡立書錦為沈端立承芳為陸鑾立寶應縣崇儒儒學
前製錦儒學東北善愛儒學東南科第興賢二坊儒學東西進士為高昭立
書錦為高鼎立登雲為趙璃立騎鯨為陳本立紹熙進士二坊為張樣立應
公弼

期為蘇綺立聯芳為張稷立聯芳啓秀二坊為仲本仲朱兄弟立兄弟進士
二坊為張晉張旦立登瀛進士二坊為張拱立際時為王頡立少方伯為范韶立
泰州承宣州東泰和州北儒林文德二坊儒學左右狀元街儒學北
澄清察院前觀風州東務本登仙橋東南長春登仙橋東招賢招賢
門外泰安州東橋元履崇明橋西狀元大寧橋宣和元年為狀元王右司立西叢
桂登仙橋西南宋侍講尚孟暘居進德登仙橋西北宋尚書奇陶所居鼎魁崇明橋東宋寶
慶三年為丁時發立解元州西為張文立甲第傳芳大寧橋為張文張樹張永仁立榮
武登仙橋為韓斐立文顯登仙橋為王璜立啓鳳南門外為陳達立鍾秀稅務
橋為王登立鳴鳳八字橋為陳祿立世科大寧橋為沈鐸立登科為泰朴立文
英預備倉西為唐傑立經魁北門外為楊顯立頡魁北門外為張銘立獅睿清化

橋北為鄭敬立世榮文雅坊北為李林立解元會元二坊為儲推立父子進士
少司空二坊為徐蕃徐嵩立方伯為林正茂立繡衣為張承仁立會元為林
春立左司諫為沈良林立如皐縣宣化安業二坊縣前街東西崇儒
叢桂二坊縣西南隅安定縣西街平易阜民二坊縣東澄清察院前科
第學東今改儒林興賢毓秀二坊學左右進士縣西北隅為許鵬立五桂東大
街為王翦許乎張貞劉鑑蔡昇同立青雲縣西為鄧肅立凌雲縣東為王奎立登俊縣西
為朱文昌立奇英恩榮二坊縣東為冒鸞立文魁進士二坊縣左右為馬遜祖立
光振縣東大街為宋貴立通州宣化譙樓北泮宮儒學前惠和旌孝
靖行三坊南門外遷鶯東門外利豐西門外錦繡州治東北為宋[illegible]立
叢桂州治東南為宋崔敦禮崔敦詩立重榮州南為陳鐵立繡衣步蟾二坊州東
公翁

南為孫純立鴻逵西門外為邵棠立天官坊南門外為[illegible]立方伯西門外為
麥相立進士八坊為陳敏顧雄周臣邵棠麥相麥楷徐宗馬坤立五桂[illegible]
昇劉福顒祥立登雲州西為王璟立興賢州南為莊玄立文魁州南為顏璟立擢魁
州西為曹琳立步瀛州南為尹信立凌雲西門外為吳源立繼芳州東南為王章立
冠英南門外為徐宗立進士為陳堯立文奎南門外為顏磐立海門縣戩
光縣南進士五坊為尹惟忠謝子陳奎錢鐸李夢陽立奪魁為袁宗立登瀛為葉
思智立清顯為李永常立登俊為潘孜立經魁為李照立奎光為李紹立鳴
鳳為張果立接武為李梁立五桂三豸為李永常李周李開李紀李梁立步雲
衢為姜轄立解元探花及第二坊縣前為崔桐立鴻逵縣西南為錢鏞立文
魁縣東為李麥周立宅漢董仲舒宅在府城大東門外宋為江都縣地基今為

兩淮運司地基內有董仲舒井人號土場北寺有記 晉謝安宅相傳今運司前法雲寺即其基

也晉書桓玄得志欲以謝安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乃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慚

而止安手植雙檜至府猶存劉禹錫溫庭筠等皆有詩詠 五代呂仲玠宅舊傳在南兗州

治北今莫究其所 淳于棼宅在江都北十里南有古槐世傳南柯夢即此 唐崔秘

監宅溫庭筠有過揚州崔秘監舊宅詩 王播宅宋志江都地圖有王播宅在江中瓜州上

播既貴歸存瓜洲故居感舊有詩 楊行密宅大觀九域志唐光化間行密宅施為僧院 宋

表可釣宅可釣隨孟景入朝太祖授以衛將軍賜宅于揚今莫究其所 鄧鄉宋

在城六廂城外四廂實城一廂夾城一廂北廣鄉新

城村建新村北廣村同軌鄉長樂鄉彭城鄉太平鄉

豐樂鄉輻輳鄉永貞鄉定浦鄉清平鄉六里莊通沙可

寧川村黃龍浦邪村山掛佳 平遼鄉新西村積善村江

安村崇德鄉智郭村徹村新東村宜陵村神仙鄉南

許村南廣村招賢鄉西興鄉東武鄉東武村公疑鄉

永寧鄉東興鄉善應鄉預村江漢鄉後江村桃花村

中沙村歸化鄉麻同村青玉村歸仁鄉齊寧鄉沙村

村有二橋一名沙村上橋一名洲村下橋今難辨土人稱上橋下橋 南霍村管村艾

陵鄉萬歲村豐谷鄉南陵西村淥洋村 國朝江都

一百一十八里 在城四里 東廂一里 南廂里 瓜洲鎮六里 河東鄉二里

善應鄉二里 豐樂鄉七里 大儀鄉七里 邵伯鎮四里 河西鄉六里

四七都二里 艾陵鄉六里 仙女鄉五里 崇德鄉十四里 第二巷

二里 新永貞沙二里 道士沙二里 第八港三里 張家沙二里 灣頭

鎮一里 道士場一里 韓家沙一里 舊永貞沙二里 外官場二里 外

團沙二里 長沙上中岸一里 顧家沙四里 長沙下中岸三里 長

沙下岸一里 裏官場一里 陳家沙一里 蔡家沙二里 蔡家莊二里

青草沙五里 桿棒沙二里 官場岸三里 中沙一里 雍熙岸一里 呂

沙一里 基沙四里 儀眞十四里 在城二里 太平鄉七都二里 甘露鄉

六都二里 歸仁鄉五都三里 東廣陵鄉四都一里 西廣陵鄉七都一里 懷

義鄉三都三里 泰興一百十三里 在城八里 東北隅東南隅西北

隅西南隅宣德七年增 新隅天順六年增 東新里西新里弘治五年

增 太平鄉共三十里 一都三里 十三都三里 十四都五里 十五都

四里 十七都三里 十八都四里 十九都三里 二十都六里 順德鄉

共四十三里 二都五里 三都十五里 四都二里 五都二里 六都四里 二

十一都十五里 保全鄉共一十四里 七都三里 八都六里 九都五里

依仁鄉共十三里 四十都二里 四十一都十一里 高郵八十里 太

平廂一里 孝義廂一里 忠信坊一里 鎮淮廂一里 豐谷鄉五十七村

里 喚留村四里 焦里村二里 公田村四里 南陵村二里 四義村

五里 武寧鄉五十村三里 三垛村七里 柘垛村四里 義興村四里 中

林村八里 茆垛村七里 武安鄉四十八村 江靜鄉二里 王琴村三里

新安村二里 蔣里村一里 昌平鄉三十七村 黃林村三里 沛城村

二里 平阿村二里 德勝鄉六十三村 兩管村四里 北良村一里 故

縣村二里丁志村二里眉陳村二里南程村二里興化七十二里東隅三里南隅三里西隅三里北隅二里東廂一里西廂一里安仁鄉六都二十九里一都二里十都五里十一都四里十五都三里十六都六里十七都九里長安鄉六都三十里二都五里四都七里六都七里七都五里八都三里九都三里寳應三十里東南隅一里東北隅一里西南隅一里西北隅一里三阿鄉四里曹村鄉二里末寧鄉二里軍下鄉二里王野鄉四里孝義鄉四里順義鄉二里侯村鄉二里白馬鄉三里泰州一百七十八里在城五里一都二里淤溪薄湖河泊所六里南北廂四里東西鄉七都七場六十二里二都七里三都八里四都八里十都八里三十二都八里三十五都八里何垜場一里白駒場一里東臺場二里丁溪場二里草堰場一里小海場一里劉莊場二里十五鄉五里寧海鄉五都五場二十五里二十六都三里二十八都一里二十九都二里三十二都七里梁垜場二里安豐場二里拼茶場四里富安場一里角斜場一里末吉鄉四都二十九里十三都八里十五都八里十六都八里二十四都六里蒲津鄉五都三十三里九都八里上十都九里下十都十二里十七都三里十九都一里招賢鄉三都四里十五都十里十四都三里二十都一里如皐四十二里清泰坊一里平泰坊一里東廂一里西廂二里南廂一里江寧鄉四都九里十二都三里十四都二里十五都四里十六都一里安定鄉四都七里九都一里十七都三里十九都一里

二十都二里赤岸鄉四都七里七都一里八都一里東二十一都二里西二十三都一里沿海鄉四都九里一都三里三都一里四都二里六都三里通州舊一百八里今增三里共一百一十一里在城二十二里東廂一里西廂三里清幹鄉十六里文安鄉十一里狼山鄉十二里末興鄉十八里西城鄉十二里石港餘東西亭金沙餘西餘中六場共二十一里海門三十九里在城四里禮安鄉六里崇仁鄉四里嘉會都四里智正都十一里陳壩莊三里人和鄉四里呂四場三里

鎮市　宋瓜洲鎮鎮舊無城紹興末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之下江淮宣撫使張浚議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勇以削弱之形息軍民戰守之氣浩議遂阻至隆興初始奉詔建築南城臨大江東西北長四里一十步門拖板橋二座遇虜警則四郊農民徙居其中隱若一障也揚子橋鎮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為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鸕鷀山頂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今瓜洲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三十里瓜洲以閘為限雖揚子橋潮亦不通矣大儀鎮宋太祖征李重進嘗駐蹕韓世忠亦設伏於此以敗金人所謂中興武功第一者是也

國朝江都在城市東南北關三市河東市田家巷市井巷口市鈔關市揚子橋鎮市瓜洲鎮市灣頭鎮市邵伯鎮市大儀鎮市宜陵鎮市大橋鎮市　儀眞在城市東南二關市一二三四五壩市新城鎮市朴樹灣市瓜步鎮市東西石人頭二市何家港土橋市　泰興在城市鼓樓市四牌樓市黃橋鎮市陰沙村市江口橋市口岸鎮市即柴

墟亡武穆鎮櫥通泰嘗退保於此　馬店市　高郵在城市南北關二
市湖嘴市三垛鎮市車邏鎮市臨澤鎮市張家灊鎮
市界首鎮市時堡鎮市北阿鎮市　興化在城市東
西關二市四牌樓市芙蓉鎮市安豐鎮市陵亭鎮市
長安鎮市　寶應在城市槐樓鎮市黃莆鎮市范水
鎮市衡陽鎮市射陽鎮市氾店鎮市黎城鎮市盧村
鎮市　泰州在城市新橋市南北關二市東西壩二
市大寧市東河市姜堰市斗門鎮市寧海鎮市海安
鎮市西溪鎮市樊汊鎮市秦潼鎮市　如皋在城市
西場鎮市丁堰鎮市東南西關二市東陳鎮市白蒲

鎮市石莊鎮市八里莊集家市灣　通州平橋市竭
平市利和鎮市白蒲鎮市餘慶鎮市石港鎮市餘中
鎮市便倉鎮市　海門在城市縣前市東關市

陵墓 附

盤古塚大觀圖經云在江都縣西四十里塚上有盤古廟　隋煬帝塚在府城西北十五里雷塘側隋大業十二年帝在江都宇文化及弑逆蕭后與宮人為小棺殯于西院後陳稜守江都求得帝柩備儀衛改葬吳公臺下唐平河南之後改葬雷塘子景王陵在東興鄉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俱遇害改葬于雷塘唐貞觀二十二年隋蕭后卒太宗詔復其位號使護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漢厲王胥塚在東武鄉　江都王建塚幽明錄廣陵有塚相傳漢江都王建之墓　孔顒墓在江都高士坊　張遼墓在江都大儀鄉遼北伐殁葬　尉遲將軍恭墓在永貞鄉　陳貞勝先生融墓在廣陵棠邑鄉唐呂溫嘗為文以表其墓

皇甫叅軍璥墓按唐羊士諤撰墓誌云以婺州叅軍定于江都之郊今莫究其所　朱將軍瑾墓在江都雷塘側　陳光祿亞墓在江都同軌鄉　呂侍讀文仲墓在江都東十里　陳秘書郎良墓在江都興寧鄉　蔡隅先生墓在江都揚子橋葬寓客黃晞詳蘇頌為祠記　王播墓在江都官河東劉氏竹園東南隅土人呼為王丞相墓　淳于棼墓在江都蜀岡之北　張樞密康國公墓在江都東興鄉　秦端明定墓在揚州西山秦家莊定高郵人觀之諸父也　孫龍圖覺墓在江都善應鄉　王俊乂墓在善應鄉　陳忠肅公墓忠肅公瓘安置通州後移台州卒葬揚州西山　秦九女塚在城西北三十里俗呼九女澗即此　張氏夫人墓在江都絃歌里宋廣平先生之配　趙氏夫人墓在嘉寧鄉安定先生之配　王鈞斜在江都縣西隋煬帝葬宮人處　叢塚宋志紹興辛巳虜犯瓜洲忠勇之士歿于鋒鏑遷避之人死于戕蹂遺骸暴露

于江次紹興三十二年知揚州向子固令收葬之名曰叢塚後江水衝齧其塚淳熙二年知州呂企中命主簿收得骸骨三百二十付遷瘞於旌忠廟側榜曰義塚命僧守之　楊行密塚在儀真西七十里五代史楊溥僭號追尊其父楊行密為大武皇帝墓號興陵　浣紗女馮氏墓在儀真西四十里雞留山之南　顏王墓在儀真北五里顏王村墓前有碑字畫磨滅　沈待制墓在儀真西十五里宋龍圖閣待制沈銖及弟兵部侍郎錫皆葬　孫司封墓在儀真西北四里蜀岡上宋司封郎孫錫葬　丘朝奉墓在儀真北八里宋朝奉大夫丘山高葬　少宰吳敏墓在儀真北山　導江先生墓元蜀儒導江張先生須嘗講學真州卒葬州北蜀岡草廬吳先生澄有銘　楊侍郎墓在儀真陳公塘宋戶部侍郎楊伋葬　王侍郎墓在儀真宋禮部侍郎王琪葬　許待制墓在儀真北蜀岡宋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元葬　杜僧明墓在高郵臨澤鎮　袁術墓舊志在寶應縣南三百步墓門有碑鐫漢時衣

冢□碑亦不存 陳琳墓在寶應射陽村 蓮花雙塚在興化縣安仁鄉舊傳有姑嫂共刈稻姑忽墮溪溝中嫂急救之俱溺死二屍葬于溝旁忽生蓮花數朶里人驚異啓棺視之蓮花皆從口出人稱爲蓮花塚今雙塚尚存 董汞墓在泰州西溪場亦有朱父墓 黃霸墓在泰州 徐神翁墓在泰州城東七里 晏殊墓在泰州東北一里許大寧阡之原恭人康氏附焉志銘見存 查永相墓在泰州東北三十里查家莊橋西有大土墪存 小兒塚在泰州江南枬主李氏本徐温養子及僭號還徐氏於海陵中立嗣位用宋徐玒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葬此 賈大夫墓在如皐 呂岱墓在如皐東南六十里 安定先生墓在如皐南十里安定鄉先生葬烏程何山之原先生幼子志正攜衣冠葬之志正卒亦附葬焉 茅司徒墓在如皐西北隅 王龍圖墓在如皐縣東三百步宋龍圖閣學士王覿葬 金應墓在通州城西門外宋江南路兵馬都監金應葬文天祥有記 國朝夏

國公墓在江都縣東南官河上鎮遠侯贈夏國公顧成葬 高尚書墓在江都西二十里贈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高銓葬大學士李東陽有神道碑 王尚書夫人墓在江都九女潤南京兵部尚書王軏配何氏諭葬 李尚書墓在泰興保全鄉六都戶部尚書李儼葬 黃侍郎墓在儀真西十里兵部侍郎黃瓚葬 成尚書墓在興化北畢家寧後遷於城南兵部尚書成璡葬 高文義墓在興化北一十五里新莊大學士高穀葬大學士李賢有神道碑 楊侍郎墓在興化北十里戶部右侍郎楊果葬 儲文懿墓在泰州城西二里南京吏部右侍郎儲巏葬 徐侍郎墓在泰州城北工部右侍郎徐蕃葬 凌都憲墓在通州東門外都御史凌相葬 義塚弘治間管理磚廠工部主事呂㬚置以埋掩遺骸一在儀真郊外一在瓜洲河防參議黃瓚有記嘉靖間清軍御史楊瞻置於江都東水關河東有碑

論曰君子申命行事莫大乎公署恩輯用光莫大乎宅里周禮春官官府次舍無去守以聽政令也地官媺宮室族墳墓以安萬民也揚在前代有天子遊幸之勝跡爲王侯封建之故都簾遠堂高盛美莫與京矣入

國朝直隸畿甸惟撫按重臣臨之是故行臺節館憲度惟貞雖壯而而不爲靡官廨黌校政教自出雖華而而不及奢他如坊棹表賢置郵傳命

昭

聖世之令典都鄙有章陵墓咸飭成邗疆之偉觀間有署因官重地以人顯者若仲舒之宅謝安之

宅久而愈光若東陵之村安定之鄉遠而彌著名賢遺蹟後先相望莫可殫述其諸黍離之故宮荊莽之墟墓時移地改響絕光沉猶屢書者蓋備吊古之一慨爲嗣世之永鑒耳然則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爲綢繆牖戶之計者能無望於在位之俊傑乎

嘉靖惟揚志卷之七

嘉靖惟揚志卷之八

戶口志

郡人盛儀輯

司民首書重茲生齒王者拜受知敬所天登耗係郡縣之離合增減關有司之廢興苟能容保於無事賑恤於凶荒實惟司牧之良允副保釐之命歷考漢以來戶口以見豐耗之大端云

揚州府漢廣陵國領縣四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丁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後漢廣陵郡十一城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十丁口四十一萬一百九十晉廣陵郡領縣八戶八千八百丁口鈌宋劉廣陵郡領縣四

戶七千四百四十四丁口四萬五千六百一十三隋江都郡領縣十六戶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三丁口鈌唐開元時揚州戶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七丁口鈌天寶時廣陵郡領縣七戶七萬七千一百五丁口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貞元時揚州領縣七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一丁口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元和時揚州戶八萬七千六百四十七丁口鈌宋太平興國府揚州領縣三江都廣陵六合主戶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四客戶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丁口並鈌元豐時淮南路十八州六十九縣揚州領縣三江都天長高郵主戶二萬九千七十七客戶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五丁口並鈌嘉定時淮南東路戶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丁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大觀時揚州領縣二江都天長戶三萬一千二百二丁口六萬二千九百七十一紹熙時揚州領縣二江都泰興戶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一丁口一十四萬四百四十在城戶四千二百二十六丁口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八嘉泰時州縣共管戶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丁口二十萬一千八百四十九在城戶三千六百三十七丁口二萬一百一十七寶祐四年州縣共管戶四

萬三千八百九十二丁口一十三萬五千七十二在城戶七千九百七十五丁口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七

國朝洪武九年揚州府領州縣十一（六合在內）戶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二丁口五十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九江都縣戶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一丁口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儀真縣戶三千一百八十八丁口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九泰興縣戶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六丁口四萬七千九百八十六高郵州戶九千二百九十五丁口六萬八千九十六興化縣戶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丁口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寶應縣戶三

千三百八十九丁口二萬七百一十四泰州戶二萬
四千一百七十八丁口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如臯
縣戶九千二百三十七丁口三萬四千六百四十通
州戶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四丁口六萬九千六百四
十九海門縣戶九千二十一丁口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成化八年揚州府戶一十萬四千七十七丁口六
十三萬五千六百一十一江都縣戶一萬五千九百
七十一丁口九萬二千一十八儀眞縣戶一千七百
二十二丁口七千一百四十泰興縣戶一萬二千八
百四十五丁口六萬二千七百三十八高郵州戶一

萬一千四百九十九丁口九萬三千一十興化縣戶
九千六十一丁口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寶應縣戶
三千九百三十丁口四萬七百四十泰州戶二萬二
千七百六十二丁口一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六如
臯縣戶五千三百三十四丁口三萬六千六百一十
三通州戶一萬四千八十七丁口四萬五千一百八
十一海門縣戶六千八百六十二丁口二萬九千二
百四十四成化十三年揚州府戶九萬四千三百六
十二丁口二十六萬五千五十九江都縣戶一萬三
千六百九十八丁口二萬九千一百九十二儀眞縣

戶一千七百二十四丁口四千八百七十七泰興縣
戶一萬五千三百八丁口二萬四百七十四高郵州
戶九千八百九十五丁口二萬一千九十一興化縣
戶六千二百二十四丁口七萬三千五十五寶應縣
戶三千九百二十六丁口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泰
州戶三萬三百二十五丁口一十萬三千一百五十
八如臯縣戶三千九百五十二丁口一萬六千一百
四十四通州戶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丁口三萬四
千三百六十五海門縣戶四千六百八十三丁口七
千五百六十三正德七年揚州府戶十二萬四千九

百五十六丁口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江都縣
戶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四丁口一十萬一丁五百二
十七儀眞縣戶二千五百三十八丁口一萬二千七
百九十一泰興縣戶一萬四千九百八丁口九萬一
千八百二十四高郵州戶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丁
口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六興化縣戶一萬一千
三百一十九丁口七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寶應縣戶
五千二百一十七丁口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三泰州
戶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丁口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四
十八如臯縣戶五千九百二十一丁口三萬四千八

百七十九通州戶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丁口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五海門縣戶七千六十一丁口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嘉靖四年揚州府戶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四丁口七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江都縣戶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四丁口一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七儀眞縣戶二千四百四十六丁口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四泰興縣戶三千八百四十八丁口四萬四千二十四高郵州戶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丁口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六興化縣戶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八丁口七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寶應縣戶五

千二百一十七丁口五萬一千六百四十七泰州戶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丁口二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一如皐縣戶六千一百九十三丁口三萬一千三百九十八通州戶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丁口八萬四千二百三十五海門縣戶五千八百九十七丁口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嘉靖十一年揚州府戶一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八丁口六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江都縣戶二萬二十五丁口一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二儀眞縣戶二千三百六十七丁口四千五十二泰興縣戶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丁口八萬一千一百七

十四高郵州戶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六丁口一十萬四千三百八十興化縣戶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七丁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二寶應縣戶五千四百五十六丁口五萬七千六百六泰州戶二萬七千三百四丁口一十四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如皐縣戶六千四百二十二丁口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二通州戶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八丁口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九海門縣戶二千五百八丁口一萬三百二十二嘉靖二十一年揚州府戶一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丁口六十七萬一千一十九江都縣戶一萬八千三百七丁口

九萬六千二百五十儀眞縣戶二千六百七十八丁口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一泰興縣戶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五丁口四萬七千四百三十三高郵州戶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六丁口一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興化縣戶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七丁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寶應縣戶五千四百五十六丁口五萬七千四百九十九泰州戶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二丁口一十四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如皐縣戶六千四百二十二丁口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七通州戶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八丁口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九海門縣戶一

千五百四十丁口三千七百八十八

田賦志附孳牧徵辦力役

揚田下下以惟塗泥揚賦下上因非黍稷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則有貢任夵犴者貧富不均病科徵者逋亡難復況財賦莫盛于東南而顧役實便于吳蜀賦以時錯徭以力均因三才以節其務衣食可豐順五行以和其生禮讓斯起故歷述田賦貢役以見經國之用焉

田賦揚州府禹貢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周禮東南曰揚州其穀宜稻宋熙

寧十年淮南路田九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畝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頃一十三畝見催額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貫石疋兩斤秤角量領東夏税二百五十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九貫石疋兩斤秤角量秋税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貫石疋東領宣和元年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疋兩

國朝揚州府官民田地塘蕩灘場四萬六千九百一十六頃二十畝四分二釐九毫歲徵夏税大小麥秋糧米黃豆正耗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一石一斗四合六勺馬草三十四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包一斤八兩八錢七分江都縣官民田地灘塘蕩五千九百九十頃六十四畝一分一釐二毫三絲歲徵夏税大麥七百八十三石四升一合九勺小麥三萬五百八十石七斗八升五合四勺秋糧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四石二斗二升二合五勺黃豆一萬二千二百三十石二斗三升五勺馬草二萬五百九十六包八斤一十三兩七錢二分儀眞縣官民田地灘塘一千一百五頃六十六畝四釐五毫夏税小麥一千六百二石六斗七升二合一勺秋糧米六千六百四十六石

二斗五升九合四勺黃豆二千九百六十五石九斗九升二合九勺馬草二千五百一十包八斤七兩一錢六分八釐泰興縣官民田地蕩灘五千九百四十二頃六十六畝二分四釐一毫夏税小麥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一石二斗七升四合七勺秋糧米二萬四百五十五石四斗六升五合二勺黃豆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五石四斗八升八合馬草三萬八百六十九包四斤六兩高郵州官民田地池五千二百六十三頃一十九畝四釐夏税小麥七百八十六石四斗四升三合九勺秋糧米并牛租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一

石三斗四升一合七勺黃豆一千八百二石一斗二升八合六勺馬草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包一斤一十一兩一分八釐興化縣官民田地埂池八千六百八十頃四十四畝二釐夏稅小麥一千五百二十七石五升九合三勺秋糧米五萬六百七石五斗九升三合七勺黃豆六百六十九石四斗六升五合七勺馬草九萬九千八百七十包一斤三兩四分四釐寶應縣官民田地池二千二百二十二頃二畝七分九釐夏稅小麥二千一百八十八石九斗三升三合九勺秋糧米一千二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四合八勺黃

豆二千一百八十八石七斗三升三合九勺馬草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三包二斤五兩九錢二分泰州官民田地九千二百八十頃七十九畝二分九釐夏稅小麥六千五百四石八斗三升四合六勺秋糧米五萬六千四百八十石五斗二升黃豆八千七百六十七石三斗二升三合二勺馬草九萬五千五十三包三斤五兩四錢如皐縣官民田地二千三百四十八頃六十六畝七釐一毫夏稅小麥五千二百二十九石三斗八升三合八勺秋糧米一萬四百七十石六升四合一勺黃豆八千六百三十二石四斗一升九合七勺菉豆一石七斗馬草一萬一千七百四包九斤二兩八錢六分通州官民田地草塲四千五百八頃八十二畝四分六釐五毫夏稅小麥四千四百四十五石九斗秋粮米七千六百二石二升四合四勺黃豆三千五百八十二石五斗九升三合九勺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一包七斤一兩九錢六釐海門縣官民田地草塲一千五百五十六頃一十七畝四分夏稅大麥一百九十八石三斗五升小麥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五升八合秋糧米四千一百六十五石一斗一升三合九勺黃豆一千三百二十一石二斗

六升四合六勺馬草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包三斤

以上舊額數目若近年坍江田患數目不同未詳載也

孳牧揚州府原額馬二萬三百三疋見軍政志牛千三百一十八隻江都縣四百七十四隻儀眞縣八隻泰興縣百八十三隻高郵州二百九隻寶應縣百十一隻泰州百八十一隻如皐縣百五十二隻

徵辦揚州府夏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唐廣陵郡貢潘宮錦袍二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錦袍二百領青銅鏡十面莞席十領獨窠細綾十疋蛇床子七斗蛇

床仁一斗黃精一斤兎絲子一斤白芷十五斤空青
三兩水牛皮甲千領宋同天節淮南路貢銀九千二
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江
淮發運使貢銀五百兩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貢銀
一千兩南郊淮南路貢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
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疋每歲
常貢白苧布莞席銅鏡泰州貢隔織通州貢獐皮鹿
皮鰾膠眞州貢麻紙
國朝揚州府額設桑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株科絲
不等共絲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二兩五錢每絲不等

折絹一疋共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零絲六十
四兩五錢官桑三十四株民桑二萬三千八百四十
一株江都縣桑二千七百六十株每株科絲二錢一
分七釐五毫共絲六百兩三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
疋共絹三十疋零絲三錢儀眞縣桑三千七百八十
株每株科絲二錢共絲七百五十六兩每絲二十兩
折絹一疋共絹三十七疋二丈四尺泰興縣桑三千
一百一十七株每株科絲一兩共絲三千一百一十
七兩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一百五十五疋零
絲一十七兩高郵州桑一千五百九十四株每株科
絲一兩共絲一千五百九十四兩每絲二十兩折絹
一疋共絹七十九疋二丈二尺四寸興化縣桑一千
一百八十六株每株科絲一兩共絲一千一百八十
六兩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五十九疋九尺六
寸寶應縣桑一千四百五十二株每株科絲一兩共
絲一千四百五十二兩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
七十二疋零絲一十二兩官桑三十四株民桑一千
四百一十八株泰州桑二千一百四十八株每株科
絲一兩五錢共絲三千二百二十二兩每絲十八兩
折絹一疋共絹一百七十九疋如皐縣桑三千六百

九十七株每株科絲一兩共絲三千六百九十七兩
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一百八十四疋零絲一
十七兩通州桑二千六百五十九株每株科絲二錢
共絲五百三十一兩八錢每絲十八兩折絹一疋共
絹二十九疋零絲九兩八錢五分海門縣桑一千四
百八十二株每株科絲二錢共絲二百九十六兩四
錢每絲十八兩折絹一疋共絹一十六疋零絲八兩
四錢揚州府歲造叚疋各色紵絲二百三十疋生絲
絹七百疋此歲造出於桑絲者與後泒買不同生絲絹乃上折絹外細密絲絹耳江都
縣紵絲二十六疋生絲絹八十二疋儀眞縣紵絲五

疋生絲絹一十七疋泰興縣紵絲三十疋生絲絹一百一十九疋高郵州紵絲二十七疋生絲絹七十五疋興化縣紵絲二十二疋生絲絹六十四疋寶應縣紵絲七疋生絲絹二十三疋泰州紵絲三十九疋生絲絹一百一十疋如臯縣紵絲二十六疋生絲絹四十五疋通州紵絲三十七疋生絲絹一百一十疋海門縣紵絲一十一疋生絲絹五十五疋揚州府歲派羅段三百一十疋江都縣大紅紵絲一十六疋深青紵絲六疋大紅線羅一十一疋青線羅一十六疋儀眞縣大紅紵絲二疋深青紵絲一疋大紅線羅二疋

青線羅二疋泰興縣大紅紵絲一十五疋深青紵絲六疋大紅線羅十疋青線羅一十五疋高郵州大紅紵絲一十一疋深青紵絲四疋六紅線羅七疋青線羅一十一疋興化縣大紅紵絲九疋深青紵絲三疋大紅線羅五疋青線羅五疋銀條紗一十五疋寶應縣大紅紵絲四疋深青紵絲一疋大紅線羅三疋青線羅四疋泰州大紅紵絲二十一疋深青紵絲十疋大紅線羅一十五疋青線羅二十一疋如臯縣大紅紵絲五疋深青紵絲二疋大紅線羅四疋青線羅五疋通州大紅紵絲一十三疋深青紵絲五疋大紅線

羅一十三疋青線羅一十三疋海門縣大紅紵絲四疋深青紵絲二疋大紅線羅三疋青線羅四疋揚州府歲辦藍靛二萬斤江都縣二千五百斤儀眞縣三百斤泰興縣三千九百斤高郵州二千二百斤興化縣二千一百斤寶應縣六百斤泰州四千二百斤如臯縣一千一百五十斤通州三千五百斤海門縣一千斤揚州府歲辦茭苗蒂一千五百把江都縣二百把儀眞縣二百五把泰興縣二百一十五把高郵州一百七十五把興化縣一百五十把寶應縣六十把泰州三百把如臯縣七十五把通州二百三十五

把海門縣七十五把揚州府歲辦皮翎一萬六千六百張根皮六千六百張翎毛一萬根江都縣獐皮七十張羊皮一百九十張麂皮六十張儀眞縣獐皮二十張麂皮三十張泰興縣獐皮二百五十八張羊皮九十二張高郵州獐皮一百九十七張羊皮一百三十三張麂皮八十張翎毛三千五百根興化縣獐皮三百八十張翎毛三千五百根寶應縣獐皮七十二張羊皮四十五張麂皮四十四張水獺猫皮五十張野猫皮二十九張獾皮六十五張翎毛三千根泰州獐皮一千四百五十三張羊皮三十二張麂皮一十

五張如皋縣獐皮一千四百五十張通州獐皮四百七十張羊皮一百五十張鹿皮一十張海門縣獐皮一百六十張羊皮一十五張鹿皮五張揚州府歲辦魚油翎鰾黃白麻熟鐵共三十萬五千二百六十斤九兩六錢八分五釐江都縣黃麻一千八百六十七斤十兩白麻三十二斤十二兩二錢二分桐油八十八斤四兩魚鰾三十三斤八兩六錢八分二釐鵝翎毛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三根高郵州黃麻一萬二百九十七斤九兩白麻六百十七斤八兩魚線膠一百八十三斤一兩三錢五分鵝翎毛五萬八千五百八

十七根興化縣黃麻七千一十斤六兩二錢五分白麻一千二百七十三斤五兩七錢一分五釐熟鐵一千二百六十六斤四兩四錢魚線膠一百四十九斤一十兩八錢三分三釐鵝翎毛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五根四分寶應縣黃麻二千一百一十五斤七兩二錢白麻二千斤魚線膠六十八斤九兩四錢鵝翎毛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根泰州黃麻二千六百三十一斤一十五兩二錢八分白麻一萬六千四十四斤七兩四錢六分鵝翎毛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根魚線膠六十八斤九兩四錢通州黃麻二千六百六十

四斤三兩六錢六分魚線膠五十五斤八兩八錢鵝翎毛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根揚州府所屬河泊所歲辦魚油翎鰾黃白麻熟鐵共三十萬五千二百六十斤根九兩六錢八分五釐江都縣河泊所奉例裁革本縣代管黃麻一千八百六十七斤一十兩白麻三十二斤一十二兩二錢三分桐油八十八斤四兩魚鰾三十三斤八兩六錢八分二釐鵝翎毛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三根高郵州河泊所黃麻一萬二百九十七斤九兩白麻六百八十七斤八兩魚線膠一百八十三斤一兩三錢五分鵝翎毛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根興

化縣河泊所奉例裁革本縣代管黃麻七千一十斤六兩二錢五分白麻一千二百七十三斤五兩七錢一分五釐熟鐵一千二百六十六兩四錢魚線膠一百四十九斤一十兩八錢三分三釐鵝翎毛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五根五分寶應縣河泊所奉例裁革本縣代管黃麻二千一百一十五斤七兩二錢白麻二千斤魚線膠六十八斤九兩四錢鵝翎毛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根泰州河泊所黃麻二千六百三十一斤一十五兩二錢八分白麻一萬六千四十四斤七兩四錢六分魚線膠三百四十四斤三兩二錢二分鵝翎毛一十一萬一

百三十六根通州河泊所(奉例栽葦本州代管)黃麻三千六百六十四斤三兩六錢魚線膠五十五斤八兩八錢鵝翎毛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根揚州府歲辦蒲草一萬斤高郵州一千六百五十斤興化縣一千四百五十斤寶應縣五百六十斤泰州三千七十斤如皋縣八百九十斤通州二千三百八十斤揚州府歲辦顏料二硃二千斤靛花青五百斤藤黃五百斤黑鉛一千斤烏梅二千斤黃熟銅一千斤紅熟銅一千斤生銅二千斤生水牛皮一百張黃牛皮一百張錫五千斤牛觔二百斤(按會典以上顏料俱於存留麥內折徵則是非出土貢之數)揚州府歲辦果品蓮肉五百斤核桃四千斤銀杏三百斤茴香三百斤筿笋二千斤菱米四百斤蒔蘿五千斤葉茶五百斤蜂蜜四百斤揚州府歲辦黃蠟葉茶黃蠟一千一百斤芽茶一千四百斤葉茶一千五百斤揚州府歲辦野味一千五十二隻解京天鵝六十二隻高郵州三十隻興化縣五隻寶應縣二隻泰州二十五隻解京活鹿二隻泰州一隻海門縣一隻存留折鈔鴈三百一十三隻江都縣二十隻泰興縣十八隻高郵州六十三隻興化縣六十八隻寶應縣二十五隻泰州一百五隻如皋縣六隻海門縣八隻鷓鴣

九十七隻泰州八十六隻如皋縣三隻通州三隻海門縣五隻野雞七十七隻江都縣十隻泰興縣三十二隻寶應縣七隻通州二十隻海門縣八隻鵪鶉三百一十三隻江都縣二十三隻泰興縣一百隻寶應縣二十九隻泰州一百一十三隻如皋縣四隻通州四十四隻獐一百九隻江都縣十隻泰興縣十隻高郵州七隻寶應縣二十三隻泰州二十隻如皋縣三十隻通州七隻海門縣二隻兎百五隻江都縣二十五隻泰興縣十三隻高郵州十隻寶應縣九隻如皋縣八隻通州四十隻揚州府歲造鉎箭二萬枝(此箭在軍政志歲造箭外)江都縣二千枝儀眞縣一千三百枝泰興縣一千八百枝高郵州三千一百枝興化縣一千三百枝寶應縣一千五百枝泰州三千一百枝如皋縣一千五百枝通州三千一百枝海門縣一千三百枝揚州府歲辦軍器料銀一千一十一兩八錢四分五毫(備造揚州等衛軍器)江都縣一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六釐儀眞縣八十七兩九錢八分三釐泰興縣二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九釐高郵州一百三十一兩九錢七分四釐五毫興化縣四十三兩九錢九分一釐五毫寶應縣四十三兩九錢九分一釐五毫泰州四十三兩

九錢九分一釐五毫如臯縣八十七兩九錢八分三釐通州四十三兩九錢九分一釐五毫海門縣八十七兩九錢八分三釐揚州府歲辦鹽鈔七十萬六千六百五十七貫銅錢一百四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四文解京鈔三十五萬三千五百一十一貫五百文江都縣四萬二千七十三貫五百文泰興縣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貫五百文儀眞縣七千一百七十貫高郵州三萬五千四百九十一貫五百文寶應縣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貫興化縣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四貫五百文泰州一十二萬六十三貫如臯縣一萬

九千四百六十一貫通州五萬五千三貫五百文海門縣七千六百三十二貫存留鈔三十六萬二千五百三十貫五百文江都縣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三貫五百文泰興縣二萬三千六百五十貫五百文儀眞縣一萬七百四貫高郵州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五貫五百文寶應縣二萬三千九十七貫興化縣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二貫五百文泰州一十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五貫如臯縣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一貫通州五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貫五百文海門縣一萬七百四貫解京銅錢六十九萬三千四百六十八文江都縣八萬四千一百四十七文泰興縣二萬七千五百七十三文儀眞縣一萬四千三百四十文高郵州七萬九百九十三文寶應縣四萬六千四百五十八文興化縣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九文泰州二十四萬一百二十六文如臯縣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二文通州一十一萬文海門縣一萬四千三百四十文存留銅錢七十二萬五千二十四文江都縣八萬三千七百八十七文泰興縣四萬七千三百文儀眞縣二萬一千四百八文高郵州七萬五百五十一文寶應縣四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文興化縣四萬六千三百五文泰

州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文如臯縣三萬八千六百二十二文通州一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九文海門縣二萬一千四百八文揚州府所屬稅課司局河泊所額辦課程鈔五十九萬五千七百七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五分在城稅課司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貫瓜洲稅課司二萬九千八百九貫七文邵伯稅課司二萬一千一百三十貫儀眞稅課局五萬五百二十八貫七十文泰興稅課局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五貫一百九十文高郵稅課局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七十五文興化稅課局一萬八千四百七十貫

五百九十五文實應稅課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貫九百九文泰州稅課局二萬八千四百四十三貫
四百三十文如臯稅課局四千五百九十九貫八百
二十三文五分通州稅課局五萬四千六百七十一
貫四百五文海門稅課局一千六百八十二貫八百
文江都河泊所二萬二千六十貫高郵河泊所一萬
七千四百四十五貫六百四十文興化河泊所一萬
七千七百六十一貫五百三十文寶應河泊所九千
九百九十三貫四百四十文泰州河泊所三萬一千
三百四十九貫一百四十文通州河泊所一萬一千

四百五十九貫三百六十五文揚州府歲辦解京藥
材七百四十五斤十五兩八錢江都縣半夏七十二
斤苦葶藶二斤四兩蛇牀子三斤九兩六錢蒔蘿一
斤五兩六錢蘿蔔子一十二斤九兩六錢蒲黃二斤
四兩儀眞縣半夏九斤苦葶藶一十四兩四錢蛇牀
子十四兩四錢蒔蘿七兩二錢蘿蔔子一斤十二兩
八錢蒲黃十四兩四錢泰興縣半夏七十二斤苦葶
藶二斤四兩蛇牀子三斤九兩六錢蒔蘿一斤五兩
六錢蘿蔔子一十四斤六兩四錢蒲黃二斤四兩高
郵州半夏四十五斤苦葶藶二斤十一兩蛇牀子三

斤九兩六錢蒔蘿一斤五兩六錢蘿蔔子九斤十四
兩四錢蒲黃二斤十一兩二錢興化縣半夏四十五
斤苦葶藶二斤十一兩二錢蛇牀子三斤九兩六錢
蒔蘿十四兩四錢蘿蔔子九斤十四兩四錢蒲黃二
斤十一兩二錢寶應縣半夏十八斤苦葶藶十四兩
四錢蛇牀子一斤十二兩八錢蒔蘿七兩二錢蘿蔔
子三斤九兩六錢蒲黃十四兩四錢泰州半夏一百
八斤苦葶藶三斤九兩六錢蛇牀子五斤六兩四錢
蒔蘿一斤十二兩八錢蘿蔔子一十九斤十二兩蒲
黃三斤九兩六錢如臯縣朴硝一百三十五斤通州

半夏五十四斤苦葶藶一斤十二兩八錢蛇牀子二
斤十一兩二錢蒔蘿一十五兩四錢蘿蔔子一十三
斤二錢蒲黃二斤一兩八錢海門縣半夏二十七斤
苦葶藶十四兩四錢蛇牀子一斤十二兩八錢蒔蘿
七兩二錢蘿蔔子三斤九兩六錢蒲黃十四兩四錢
解南京藥材八十二斤十四兩四錢江都縣半夏八
斤苦葶藶四兩蛇牀子六兩四錢蒔蘿二兩四錢蒲
黃四兩蘿蔔子一斤六兩四錢儀眞縣半夏一斤苦
葶藶一斤六兩蛇牀子一斤六兩蒔蘿八錢蒲黃一
兩六錢蘿蔔子三兩二錢泰興縣半夏八斤苦葶藶

四兩蛇牀子六兩四錢蘿蔔子一斤九兩六錢蒲黃
四兩蒔蘿二兩四錢高郵州半夏五斤蒔蘿二兩四
錢蛇牀子六兩四錢苦葶藶四兩八錢蒲黃四兩八
錢蘿蔔子一斤一兩六錢興化縣半夏五斤苦葶藶
四兩八錢蛇牀子六兩四錢蒔蘿一兩六錢蒲黃四
兩八錢蘿蔔子一斤一兩六錢寶應縣半夏二斤苦
葶藶一兩六錢蛇牀子三兩二錢蒔蘿八錢蒲黃一
兩六錢蘿蔔子六兩四錢泰州半夏一十二斤苦葶
藶六兩四錢蛇牀子九兩六錢蒔蘿三兩二錢蒲黃
六兩四錢蘿蔔子二斤三兩二錢如皋縣朴硝一十

五斤通州半夏六斤苦葶藶三兩二錢蛇牀子四兩
八錢蒔蘿一兩六錢蒲黃三兩二錢蘿蔔子一斤八
兩海門縣半夏三斤苦葶藶一兩六錢蛇牀子三兩
二錢蒔蘿八錢蒲黃一兩六錢蘿蔔子六兩四錢揚
州府歲派曆日紙價銀二十四兩揚州府歲派椿草
銀五百一十九兩七錢江都縣一十一淺共銀八十
八兩瓜洲閘壩共銀一百二十二兩八錢清江閘壩
共銀一百二十四兩潮宗上下二閘共銀五兩六錢
儀眞縣三淺共銀一十二兩高郵州二十三淺共銀
六十四兩寶應縣九淺共銀一百三兩二錢

力役揚州府力士校尉近年有例丁絕不復僉替富戶五十一名
近年有例免役每名每年徵銀三兩解京該銀一百五十三兩江都縣十
名銀三十兩泰興縣一十二名銀三十六兩高郵州
九名銀二十七兩興化縣一名銀三兩寶應縣一名
銀三兩泰州九名銀二十七兩如皋縣二名銀六兩
通州六名銀一十八兩海門縣一名銀三兩揚州府
班匠二千四百四十三名江都縣一百七十二名儀
眞縣三十二名泰興縣二百七十七名高郵州一百
七十三名興化縣二百九十四名寶應縣四十一名
泰州五百九十名如皋縣九十九名通州四百四名

海門縣三百六十一名揚州府民壯名數見軍政志揚州府
審派該年出辦里甲銀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八兩四
分六釐二毫五絲江都縣三千二十四兩五錢九分
二釐三毫儀眞縣四百七十七兩泰興縣一千三百
八十二兩九分九釐一毫五絲高郵州三千一百五
兩八錢五分興化縣九百九兩二錢九分三釐寶應
縣四百九十四兩五分二釐泰州二千四十兩五分
二釐如皋縣六百五兩七錢六分七釐八絲通州一
千五百五十一兩二錢五分海門縣七十八兩九分
揚州府所屬州縣各審該年銀力差銀差一千二百

四十四共銀一萬四百六十三兩六錢力差四千二
十江都縣銀差一百六十三共銀一千五百七十一
兩二錢力差九百七十五儀眞縣銀差三十共銀三
百九十八兩二錢力差一百六十五泰興縣銀差八
十三共銀五百九十六兩力差五百六十四高郵州
銀差一百三十七共銀一千二百七十七兩力差四
百一十八興化縣銀差一百一十三共銀八百三十
二兩力差一百七十一寶應縣銀差八十一共銀六
百一十四兩力差三百九十泰州銀差一百九十九
共銀一千七百五兩力差七百七十五如臯縣銀差

六十七共銀四百七十兩力差二百通州銀差三百
三十二共銀二千六百二十六兩二錢力差三百海
門縣銀差三十九共銀三百七十四兩力差六十二
揚州府所屬州縣審編甲首每年額辦銀一萬一千
二百三十二兩七錢二分七釐五毫江都縣一千七
百二兩八錢一釐五毫泰興縣一千二百九十四兩
二錢三分三釐八毫三絲高郵州一千四百八十三
兩五錢三分六釐興化縣八百八十九兩五分三釐
五毫寶應縣八百三十六兩二錢四分八釐七毫五
絲泰州二千二十四兩五錢九分八釐五毫五絲如

臯縣六百七兩八錢二分六釐五毫通州一千九百
一十三兩三錢七分六釐海門縣四百八十一兩五
分二釐四毫二絲揚州府所屬江都縣儀眞縣高郵
州寶應縣月夫每年主管者或節或費其數多寡不同　節年議擬題
准應付則例公差馳驛文武官員進　貢船隻上水
州縣夫二十名驛夫五名所夫七名下水州縣夫十
名驛夫三名所夫四名有驛無所有所無驛上水十
名下水八名其餘公差官員上水州縣夫十名下水
五名驛所亦照前例一體應付過關米所支座船五
斗紅船三斗驛支座船二斗所支站船一斗五升所

驛不許重支通行遵守著爲令　各州縣大戶隨時僉派不等或解京庫錢糧或辦州縣收納皆臨時僉派者嘉靖五年巡按監察御史劉隅訪知里長詠僉小戶規免已役乃差隅別能官審定止編里長于冊輸作大戶誠善也但里分更有上下里長亦有貧富有司隨時研覈低昻爲差則愈善矣

儲備志府州縣軍儲等倉已見軍政志

十二荒政散利是先九年力耕餘食斯富蓋旱
乾水溢天變靡常饑饉流移人窮可憫夫惟職
思其憂是故先事有備斂之有法取而不貪散
之以時惠而不費事猶存乎古意志以重夫民
天

揚州府宋常平省倉[在登賢坊之南]富安倉[在常平省倉之南]北新倉[在崇德坊]新糴倉和糴倉[並州富安倉]平糴倉[在城隍廟南寶祐元年大使賈似道建廒屋三十楹受米十萬餘石以備賑糶]義倉[咸平五年知揚州韓琦言近詔罷義倉所有斛斗若撥入官倉支遣恐未副朝廷立義倉示民以信之意乞撥管常平倉或遇水旱災傷賑濟貧民從之]

國朝江都縣預備西倉[在府城內西天順七年巡撫都御史王竑重建]邵伯鎮預備倉宜陵鎮預備倉揚子橋鎮預備倉豐樂鄉預備倉儀真縣預備東倉[在縣東十里鑾江橋]預備西倉[在縣西三里]預備南倉[在縣西五壩]預備北倉[在縣東北朴樹灣以上四倉俱洪武二十三年知縣王上高建今廢]泰興縣預備倉[在縣東北洪武二十三年知縣王林建嘉靖十二年知縣朱箎增修]預備東倉[在永豐鎮南]預備西倉[在蔡家橋南]預備南倉[在時家灣西]預備北倉[在岳橋以上四倉俱廢今各址尚存]高郵州預備東倉[在州東三垛鎮]預備西倉[在州西江靜村]預備南倉[在州南車邏店]預備北倉[在州北新城]臨澤鎮預備倉新溝預備倉興化縣預備東倉[在通濟坊]預備西倉[在利民坊]預備南倉[在招遠坊]預備北倉[在利民坊]寶應縣預備倉[在皇華亭南]預備東倉[在縣東]預備西倉[在縣西]預備北倉[在縣北以上四倉俱廢]預備南倉[在縣治西街洪武間知縣方仲陽建]泰州預備東倉[在泰潼鎮]預備西倉[在中村]預備南倉[在十三都壩]預備北倉[在魚行壩以上俱洪武二十五年知州陳宗建今廢]魚行莊預備倉姜堰鎮預備倉中村莊預備倉泰

潼鎮預備倉邊城莊預備倉[以上五倉巡撫都御史李裕檄同知牟鴻建]如皋縣預備東倉[在丁堰鎮]預備西倉[在安定鄉]預備南倉[在石莊鎮以上三倉俱廢]預備北倉[舊在西場鎮正統元年縣丞楊春移入縣治東南即今南倉]通州利河鎮預備倉文安鄉預備倉永興鄉預備倉泰寵預備倉[各在本鎮]海門縣預備倉[在縣治東北知縣陳謫定址趙九思建]智正都預備倉禮安鄉預備倉[各在本都鄉]揚州衛預備倉[在小東門內成化八年指揮尚清建]高郵衛預備倉儀真衛預備倉興化所預備倉通州所預備倉泰州所預備倉鹽城所預備倉[預備倉所收穀石多者鉅萬少者亦不下千百但收貯日積放賑不時見有歷年事例備載于後]

弘治等年欽依事例合無查照州縣大小里分多寡積糧難易斟酌舉行定以額數責之正官一縣之糧責成於知縣三年之積務穀一年之用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以下積糧二萬石三十里以下積糧二萬五千石五十里以下積糧三萬石一百里以下積糧五萬石二百里以下積糧七萬石三百里以下積糧九萬石四百里以下積糧十一萬石五百里以下積糧十三萬石六百里以下積糧十五萬石七百里以下積糧十七萬石八百里以下積糧十九萬石如其數者斯為稱職如果有卓異政蹟聽巡撫巡按具

奏旌異給與本等誥勑過其數而增一倍者及再有
卓異政蹟具奏旌擢仍給本等誥勑吏部遇闕不次
陞用不及數者以十分為率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
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是謂不職候九年
考滿送吏部降用其軍衛比之有司不同雖有軍丁
各有役占雖有地土各有屯種況係功陞官員難以
槩定黜陟若照有司里分每一所積糧三百石僅能
行之五百石已是難行二千石尤為難行必須量減
庶可責成三年之內每一百戶所各要積糧三百石
數外有能多積百石以上者軍政掌印指揮千百戶

俱給羊酒花紅激勸不及三百石之數者一體住俸
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詔書一　各處府州縣預備倉糧賑濟饑荒有例見行
官吏人等奉行不至多無實效今後務要設法措置
驗時豐凶斂散年終將收除實在數目開奏有能多
積數萬石以上者量加旌擢巡按等官時常往來督
理欽此
嘉靖二年巡撫都御史胡錠奏
勑嚴督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并管屯管糧官員修
理預備倉厫及查盤處置稻穀以備賑濟

勑論見
王言類
拯卹已見五行志以人事而應天變也
國朝揚州府養濟院江都縣附其高郵通泰三州儀
真泰興興化寶應如皐海門六縣俱設前院揚州府
惠民藥局江都縣附其高郵通泰三州儀真泰興興
化寶應如皐海門六縣俱設前局
論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民
貴能養土貴能墾財貴能理用貴能節則上下
兼濟矣

國初揚郡查理戶口土著始十八戶繼四十餘戶
而已其餘皆流寓爾蓋兵火之餘也然自
國初至今已百七十餘年矣田糧則有定額戶口
亦不大增何也災傷饑疫江海漂溢節遭事變
也無亦賦重役勞生理不遂乎劉晏曰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廣理固然矣夫揚地曠衍湖蕩居
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無盖藏一遇凶歲束手
就斃何也地利未盡墾濬防未盡興俗奢未盡
革游手未盡歸農治田多鹵莽蠶織不加意也
夫揚民之役視他府不減也而官河船夫晝夜

絡繹苦無協助妨廢耕穫也揚民之賦視他府不輕也而運司鹽課視天下為重鹽揚固揚土竈民固揚民也夫人丁田糧戶有定籍也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籍有定規也甲之開除即乙之新收有無多寡彼此互查纖毫莫隱則飛詭之弊可革矣戶有三等九則冊有事產人丁審編均徭定日分里里胥人戶咸在目前其戶若告消乏今其自舉某戶可代當衆而質輿論僉同則偏重之弊可革矣鼂錯曰明主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畜以實倉廩以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然則中饑而發大熟之所斂非也大饑而發中熟之所斂亦非也徒知饑當發穀而不知熟當斂穀尤非也軍儲倉有流官司之預備倉則土民守之宋崇安縣社倉有文公朱熹主之劉如愚父子助之遂為鄉閭無窮之利今預備倉不敢望得大賢如朱子者亦當精選殷實有行素為鄉里信服者可也軍儲倉倉官定制每歲一代預備倉土民胡獨不然蓋每歲一代則交盤明白虧損浥爛易

見有無情弊可查也夫歲荒民饑租賦尚可減也歲派坐派物料一體

奏減不尤為沾惠乎

內帑尚可發也多方積穀備於未荒不尤為上策乎

聖主重民數而制其產薄其征廣其儲所以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良有司節用愛民輕徭薄賦崇儉禁侈勸農積穀所以承君之命而致之民也行見揚一益二之效豈獨盛于唐室矣乎

嘉靖惟揚志卷之八

嘉靖惟揚志卷之九

鹽政志

郡人盛儀輯

鹹從澤潤味藉和調榷始官崇號稱飛輓民食不可闕也國資諒惟重哉載稽淮海實曰利藪欲導而布之上下在酌以準乎古今爰悉法令之程用辨經權之義會通可據因革惟人

夏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是時此言青州而未及江淮也

周鹽人掌鹽 此鹽官之設見於周也然當時鹽雖有禁掌雖有官未嘗征榷蓋三代之時與民共之

齊鹽筴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禹筴之商日二百萬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薪煑水為鹽征而積之十月至正月成三萬六千鍾下令曰孟春農事起無得煑鹽此則坐長十倍桓公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此權鹽利禁自管仲開其源然亦止於齊而吳越尚未權也

秦鹽賦 秦賦鹽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漢煑海為鹽 吳王濞立國廣陵招集亡命煑海為鹽鹽所入輒以善價與民此兩淮鹽利見於載籍之始古者大川廣澤不以封漢既失策畀利數與濞遂使擅富媚民以致禍敗惜哉

牢盆 武帝時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武帝乃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東郭咸陽齊之大煑鹽戶孔僅南陽人治工也其平居巳竊擅厥利故因用亦能悉籠其利也官與牢盆如今官鑄盤鐵也私煑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如今嚴禁竈戶私鬻鹽及商民私販鹽也其云山海天地之藏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見鹽利所入惟資軍國政費非崇私儲恣好用也今開中引鹽止給邊餉與收其貲亦此意耳

大農丞分部 元封元年以桑弘羊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乃請置大司農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illegible]置鹽鐵官令有斡鹽官長丞取斡旋運舉之義古今鹽司稱轉運本此有攷斡為斡者恐誤

平準 弘羊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武帝以為然許之

議罷鹽鐵稅 昭帝時詔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等議罷鹽鐵等持以桑弘羊說論不果罷魏琛請弛榷鹽至隋文帝竟弛之

減鹽價 宣帝詔減天下鹽價自漢以來皆煑鹽自官鬻桑孔苛筭之後故有索價過重不病於商販亦復賴於民食也宣帝勵精求治首減其價後唐宋亦累行之法此詔耳

東海郡縣鹽鐵官 元帝時嘗罷鹽鐵稅卒以用度不足復置東海郡縣鹽鐵官東海郡縣今山東淮浙

官煑 明帝時穀貴縣官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貴人亦須官可自煑詔尚書通議朱暉言非明主所宜行帝卒從林議

後漢鹽府 吏主人自鹽府等校尉秩六品或州刺史兼之

魏司鹽監 有丞秩八品三國廣陵先屬魏亦置鹽監

陳鹽稅 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稅從之

隋諸屯監 監官秩從七品

唐揚州處置轉運院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設時裴耀卿為使置輸揚子三門西置鹽倉

稅鹽 天寶起兵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始晏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代宗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

額外錢 劉晏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

揚楚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 時以五十斤為一石劉晏掌鹽鐵時數如此雖榷稅鹽然亦晏之寬法以後則增羨矣

江淮監院

亭戶 肅宗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煑者論以法亭

戶郎令竈戶 **常平鹽** **江淮巡院** 代宗廣德十四年劉晏爲江淮轉運使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鹽官與吏及亭戶自餘州縣不置去鹽遠者則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鹽貴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揚州有轉運院捕私鹽姦盜爲之衰息 **揚子院** 治揚子縣德宗時程异由監察御史爲揚子院鹽鐵留後 **加鹽價** 自玄宗天寶肅宗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加時價百錢則爲錢一百一十及貞元四年陳少游又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復增六十江淮豪商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按鹽乃生民日用自然之味官價既重民食乏艱唐鹽每斗十錢最爲平則至第五琦加爲一百一十已爲過重及陳少游横增至於三百七十利歸豪賈害在細民自古凡稱興利之臣惟知騁能取媚以固權寵而人主不知其爲民流殃爲國起怨良可惜也 **峻法** 文宗開成末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又兩池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

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掠物易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支吾 **鹽法八事** 宣帝大中五年以裴休爲江淮轉運使自大和以來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上鹽法八事施行之按晏之理財尤先識治體察民情及後任者累壞之休能窮究其弊而繼行之其善可知也 **五代食鹽錢** 諸州府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府計戶每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晉乃令人遂過興販賤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三十掌事者人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糶鹽鬻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南唐海陵鹽監** 昇元元年置 **後周禁例** 廣順間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刮鹻煎鍊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人戶所請蠶鹽秖得收歸裛鹽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 **宋豐利監** 治通州 **海陵監** 治泰州 **鹽城監** 治楚州 **永盈倉** 治泰州 **漣水軍倉** 治漣水 **如皐倉** 治如皐 **鹽倉** 舊治眞州小南門外淳熙間提舉司徙於運河北 **小海場** 治泰州 **海口場** 治漣水軍 **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 宋兩淮鹽制頗見於此 **寬禁** 太祖建隆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典始定官鹽闌入禁法貿易至十斤鬻鹻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徙三年增闌入三十斤鬻鹻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自後每詔優寬 **三稅法** 宋初制令商人入芻粟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物謂之三稅法又間支鹽以代京師見錢 **榷貨務** 乾德二年置眞州開寶三年徙揚州天聖初榷貨務在天下者六眞州其一建炎初于眞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眞州茶鹽爲名 **輸芻粟交引法** 太宗雍熙以用兵乏餽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顆鹽謂歲積者末鹽謂先禁後開者此如今日邊方開給糧草而令商人支常股鹽或所鹽或暫令越境賣鹽者三者雖曰同紓急用而所鹽越境二者亦如宋之先禁後開終非成制也

置折中倉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中淮鹽以實京儲者 **江淮茶鹽司** 淳化三年以雷有終爲使薛映爲副使 **入錢粟京師交引法** 眞宗天禧間聽商人入錢粟京師令於淮浙等處易鹽亦上制而加錢耳 **轉搬法** 宋初鹽鈔未行 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眞州發運眞宗命李沆爲發運使沆請置轉搬倉於眞州自通泰楚運鹽至眞州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入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兩淮鹽法最善者後稱積滯以得人之不如流耳 **東南鹽本錢** 東南鹽利視天下爲厚鹽之入官淮南每斤爲錢四初天禧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至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一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令入錢久之積鹽爲多仁宗明道二年王隨建議通商仁宗召近臣與江淮制置司同議乃曰鹽在通泰楚海眞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縣鎭毋在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並勑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此宋鹽價

最輕而便於民食者　國家成化等年民間食鹽每斤不過四五錢與此相類今至加倍

置折博務

仁宗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轉搬法頗有積滯願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鹽一石受錢二千

鹽場設官督察

景祐初吳中甫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基列相去亘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爲主而不出郛郭故私煑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煑可禁仁宗可其議

淮南都轉按察司

仁宗慶曆三年王素嘗任是使

都轉運鹽司

神宗元豐八年鮮于侁嘗任是使

鬻鹽

舊制授人以鹽而徵錢謂之鬻鹽熙寧五年因漕臣陳知儉言乃罷之第令輸錢七年復詔折以糧者三等戶以下許代錢元祐初乃詔給散初東南歲制即不欲鹽計其數輸價直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慮州縣抑民詔淮浙支俵鬻鹽夫處依市賣客鹽價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數

減定鹽價

淮南轉運使蘇頌嘗乞減定淮

南鹽價云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臣以爲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遵行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絶則民間槩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輸錢請鈔授鹽法

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郡授鹽

支鹽局

泰州上河下河二大觀年間置

席索局

治泰州大觀年間置

對帶法

徽宗政和八年末鹽改袋制且許所過損其稅必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號對帶法

措置兩淮海道司

孝宗隆興二年胡銓嘗任

提舉淮鹽司

寧宗開禧間劉彌正嘗任

江淮轉運司

治泰州循唐舊官署兼領鹽政

提舉茶鹽司

或以提刑常平等使兼

宋初額

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共六十五萬七千餘石鹽城監四十一萬七千餘石海口場一十一萬五千餘石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四十七萬七千餘石

乾道時額

泰州一百六十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

紹興末額

泰州三十萬席四十萬袋席義未詳此歲支數六石

爲一袋重三百斤此商人歲請數

正鹽浮鹽

理宗淳祐間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蜀廣浙數路皆不及淮額之半蓋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浮鹽之利散而歸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眞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尚何暇爲浮鹽計耶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爲市却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有旨從之

食鹽界分

楚州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漣水軍海口場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西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

元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至元十四年始置司于揚州三十年悉罷所轄鹽司以其屬置

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千眞州采石等處

額課

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每引重三百斤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始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八年以竈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

鹽價

大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爲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初每銀一兩折鈔二錠延祐每引賣鈔二錠折銀四兩依中統七兩該鈔三錠半秦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已已復增爲二百五十貫

批引牙錢

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

工本鈔

自四兩增至十兩

禁例

諸場鹽袋皆判官監裝諸鹽司凡承告私

鹽皆須指定煎𤯝處所不許妄入人家搜捉偽造鹽引者斬犯私鹽者徒杖

國朝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國朝名司置官一準元制分司三鹽場三十一批驗鹽引所二盤詰私鹽巡檢司二先治泰州即元舊司洪武三年同知潘得移建于府城大東門外正統六年運使嚴眞成化間運使謝㡤延祥歐賢正德元年運使楊奇等相繼脩理弘治間運使畢亨唐錦舟前後置司外周垣房百餘間召人往居以備防衛嘉靖間運使李銳復脩於司前三路建三門門上有樓東曰賓陽南曰迎薰北曰拱極同知劉璣後脩

泰州分司 治泰州北關領鹽課司十

富安場鹽課司 在泰州寧海鄉二十六都 安豐場鹽課司 在泰州寧海鄉二十六都 何垜場鹽課司 在泰州東西鄉三十五都 梁垜場鹽課司 在泰州寧海鄉三十二都 東臺場鹽課司 在泰州東西鄉二十五都 栟茶場鹽課司 在泰州寧海鄉二十九都 角斜場鹽課司 在泰州寧海鄉二十九都 丁溪場鹽課司 在泰州東西鄉十五都 草堰場鹽課司 在泰州東西鄉三十五都 小海場鹽課司 在泰州東西鄉三十五都

通州分司 治通州領鹽課司十

豐利場鹽課司 馬塘場鹽課司 掘港場鹽課司 俱在如皋縣沿海鄉一都 石港場鹽課司 在通州西成鄉 西亭場鹽課司 金沙場鹽課司 餘西場鹽課司 餘中場鹽課司 餘東場鹽課司 俱在通州清[illegible]鄉 呂四場鹽課司 在通州仁和鄉

淮安分司 治淮安安東縣領鹽課司十

白駒場鹽課司 劉莊場鹽課司 俱在泰州東西鄉三十五都 伍祐場鹽課司 在淮安山陽縣羊寨鄉 新興場鹽課司 在淮安鹽城縣新一二都 廟灣場鹽課司 在淮安山陽縣羊寨社 莞瀆場鹽課司 在淮安海州惠澤鄉 板浦場鹽課司 在淮安海州舊行鄉 臨洪場鹽課司 在淮安海州高橋都 徐瀆浦場鹽課司 在淮安海州東海第一鄉 興莊團場鹽課司 先因莞瀆場便倉隅別淮河場官不便催煎成化七年即莞瀆之天賜溝添設天賜場鹽課司嘉靖二年復因天賜疲敝巡鹽御史許翔鳳奏革即臨洪場北設興莊團場鹽課司在淮安海州贛榆縣崇義鄉三團

鐵盤廠 在泰州城西門內爲居民所據弘治二年御史張禎追復還官有元時與今樣鐵三堀嘉靖六年知州王臣即故址攺建預備倉因以倉基爲鐵盤厰

儀眞批驗鹽引所 在儀眞縣一壩上 淮安壩批驗鹽引所 在淮安北壩上

白塔河巡檢司 安東壩巡檢司 以上屬運司以下屬府各節制

西壩巡檢司 在角斜地方 西溪巡檢司 在西溪西三里專詰淮南富安等八場淮北白駒等四場私鹽 安豐巡檢司 在本場西六十里 海安巡檢司 在本場南八十里例詰通州十場泰州栟茶等四場私鹽稱爲要轄 掘港巡檢司 在本場運河北 石港巡檢司 在本場東 廟灣巡檢司 在本場謝家溝西 長樂巡檢司 在板浦場北 臨洪鎭巡檢司 在臨洪場北

額課 洪武初置兩淮歲辦鹽每引四百斤鹽場二十九處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見今每歲改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本色鹽共六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引存積鹽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九引常股鹽三十九萬一千八百二十五引折色鹽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五引

貢鹽

孝陵神宮監 青白鹽二千斤 光祿寺 青白鹽一百五十引

食鹽

王府 襄四百引吉三百引徽二百引崇三百引遼五十引楚二十引淮一十引

南京諸府衙門 兩淮運司關支總九千二百九十九引一百五十四斤儀眞批驗所關支六千四百九十引一百七十三斤

五府 中四十二引一百四十七斤前一十二引一十八斤後一十引二十八斤左一十二引一十八斤右一十三引一百九十五斤

六部 吏二十三引一百一十九斤戶一百二十三引

一百九十一斤禮二十七引一百六十四斤兵九十四引一百一十九斤刑八十引二十斤工七十五引五十四斤附四司武選八引一百五十五斤武庫一十六引三十七斤職方一十引二十八斤車駕八引九十斤

都察院二十一引七十七斤巡按書吏二引一百八十一斤司獄司三引一百九十二斤

翰林院一引八十六斤

通政司一十一引二十三斤

四寺大理一十九引八十七斤鴻臚一十九引七十四斤太常二十引一百四十七斤光祿二十二引一百八十九斤

尚寶司一引一百九十斤

監國子一十引一百四十七斤欽天一十五引一百九十八斤

應天府一百二十九引一百三十五斤

六科戶六引六十斤吏禮兵刑工各五引一百一十斤

十三道貴州四引四十五斤四川五引四十斤浙江六引二十五斤山東五引四十斤河南三引五十斤山西四引一百六十斤陝西四引四十五斤雲南五引四十斤廣東四引四十五斤江西五引四十斤福建三引五十斤廣西五引四十斤湖廣四引四十斤

錦衣衛三百二十八引八十九斤

內府門午門等衙門四引一十九斤東安等門二引一百四十六斤西安等門五引九十二斤北安等門二引一百四十六斤

京武學二引五十五斤

會同館二引五十五斤

典牧所四引一百三十六斤

大勝關一引九十九斤以上皆儀眞所關支

四十九衛所羽林右一百七十九引一百九十七斤羽林前二百二十七引二十二斤羽林左一百六十二引七十四斤府軍右一百八引九十三斤豹韜左一百六引一百六十一斤府軍一百一十二引一百九斤鷹揚五百七十引一百四十斤留守中一百二十二引一百八十三斤留守前一百三引七十斤留守右一百一十一引留守後四百三十九引一百七十二斤留守左一百二十引一百五十四斤府軍後一百三十三引一百一十五斤府軍左一百四十一引一百五十三斤金吾前一百三十二引七十九斤金吾後一百三十一引六十八斤金吾右二百二十一引九十九斤飛熊五十六引八十四斤豹韜一百二十一引九十九斤應天一百八引一十九斤神策七十九引一百五十一斤江淮四十一引一百二十三斤英武五

十一引一百二十二斤水軍右一百五十引五十六斤水軍左一百三十二引一百八十五斤武德四十五引一百九十一斤旗手一百三十四引八斤龍虎左七十七引一百二十七斤龍虎右八十三引一百八十三斤和陽七十一引一百五十二斤虎賁左一百三十六引一百七十八斤虎賁右八十九引七十九斤瀋陽右六十一引七斤瀋陽左四十五引一百六十五斤龍江右一百五引三十四斤龍江左一百三十一引一百九十斤江陰一百二十五引八十七斤天策六十一引一百一十三斤興武五百二十六引三十五斤濟川四十五引一百五十二斤横海九十六引六十六斤鎮南一百三引一百六十一斤孝陵九十五引一百四十九斤廣武六十三引二十四斤驍騎右八十引二十九斤龍驤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一十八斤廣洋一百九引八斤牧馬所二十四引一百二十七斤

五城兵馬司東五引一百四十四斤南四引五十八斤西五引一斤北五引七十五斤中四引一百七十五斤以上皆淮安所關支成化十四年御史楊澄奏准令各長史司并南京光祿寺錦衣衛等衙門差來官校人等關鹽各詣該所照數將掣下餘鹽秤盤收領給付令其自行打包裝運前去敢有似前生事擾人阻壞鹽法者將差來人員參提究問

田糧泰州分司富安等十場竈民原額有司官民田地一千一百三頃七十九畝一分六釐一毫夏稅小麥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一斗七升六勺七抄秋糧米三千七百三十八石九斗八升二合三勺歲豆一千八百九十七石三斗二合一勺通州分司豐利等十場竈民原額有司官民田地七百一十一頃四畝二分二釐秋糧正耗米豆共五千五十石四斗一升八合二勺淮安分司白駒等十場竈民原額官民田地二千五百七十頃二十五畝五分七釐二毫夏秋稅糧萬二千六百三十二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

草蕩泰州分司富安等十場原額共二萬五百六十四頃五十畝通州分司豐利等十場原額共二萬二千八十三頃八十二畝一分六釐六絲淮安分司白駒等十場原額共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四頃四十畝各場民多侵占墾為田御史史簡張禎連清查退立墩掘溝以為界限歲久仍弊弘治十三年御史史載德查明至嘉靖五年御史張珩戴金復嚴立約人無敢欺

賑濟倉

三十所俱在各場鹽課司內

團竈

每鹽場有團有竈每竈有戶有丁數皆額設每團里有總催即元百夫長數亦有定一團設總催十名每名有甲首戶丁煎鹽有缺行有司僉補除免雜徭役又有水鄉竈戶乃告遠亭場不諳煎曬用價買辦鹽課者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潮漂沒議處委官督工修築過呂四等三十場各團數不等共一百一十一團

戶丁

泰州分司竈戶四千七百一十二竈丁一萬三百一十四通州分司竈戶四千六百三十四竈丁一萬三千一十四淮安分司竈戶六千一百七十竈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二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潮淹沒竈丁男婦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九名口議處委官各設法招撫過逃移復業并民人投充竈戶六百四十名買給過竈妻二千三百二十三名賑濟過見在竈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三名

總催

泰州分司額設三百八十名通州分司額設四百二十名淮安分司額設四百名

工脚

各場因課多寡設立以守倉庫便搬運或程遞公文解送鹽價于京洪武初額設四百六十三戶計一千八十二丁後在場撥害都御史李嗣奏　請逐年於有司中僉補洪武二十七年令優免竈丁正月初五日戶部議如民壯水夫大漢皁隸門庫弓兵快手斗級齋夫舘夫大戶司兵等役并聽差銀兩勸借雜糧等項照例蠲免仍給由票有照敢有仍前投托管莊勢要躲避及勢要聚衆搶奪捏故當官挾取者許巡鹽衙門先將管莊員役指名參奏拿問本犯照依投充事例問發又令兩浙所准竈戶有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雜犯死罪止杖一百乃發煎鹽其事故竈戶勘實以附近有田糧丁力相應人戶撥補正統元年令兩淮運司竈戶有死絕與充軍者有司於有力戶內僉補若有清出幼丁亦照舊額收補三年令各處竈丁有犯俱免納米及調場皆收者的決雜犯死罪與徒流罪者除歲辦額鹽外令每日煎鹽三斤死罪准工五年流罪准工四年徒五等各照年限俱計日煎鹽贖罪令年久逃移竈戶及充軍死絕者即於見在竈戶內以空閑壯丁撥補成化七年令兩淮鄉村竈戶所在官司連家小發遣各場煎辦不許冒名代替及賣放逃回十六年奏　准凡竈丁逃亡事故者運司官公同有司僉補其竈丁拖欠鹽課鹽價者運司官並分司官催徵拖欠稅糧者府縣官催徵各不相預弘治二年令各

處鹽場總催竈丁有犯三年五年徒罪并加役等項每日令煎鹽三斤通計若干折作引鹽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類總解京又令各處竈戶犯徒罪以上審有力并干礙鹽法因犯徒杖以上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分照罪上納米穀及入官船隻頭畜貨物變賣價銀送發該場以備凶年賑濟貧竈又令竈戶除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戶優免通欠若殷實竈戶止當竈戶數名亦止照見當丁數貼竈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餘全課鹽丁亦照原擬丁田津貼免其差役夫馬若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全家隱占差徭者就作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亡竈丁若詭計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收正十年奏　准凡竈丁死絕充軍者即以本場新增出幼空閑人丁撥補如無方許於附近民戶僉補十三年令逃竈窩隱豪民之家三箇月不出豪民發充竈丁竈戶問罪鄰佑不舉所司占怯不發一體治罪十七年令竈戶拖欠稅糧不許監追犯罪者須行運司拘問不許有司勾擾

竈房

泰州分司富安等十場共七百一十七座通州分司豐利等十場共四百一十七座淮安分司白駒等十場共四千二百六十座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潮漂沒竈房二千一百九十五座竈舍三萬三千三百七十三間議處委官督工修蓋過竈房竈舍六千三百三十間

滷池

富安等十場共四千二百七十九口豐利等十場共一千九百一十四口白駒等十場共七千五百九十四口

埠場

富安等十場共五千三百一十六面豐利等十場共六千一百七十面白駒等十場共一萬四百二十九面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潮淹沒埠池共一萬一千七百二十面

墩臺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潮漲沒議處委官相地督工修建三十場每團設立峰墩二座高三丈周圍闊徑頂面五丈下根九丈栽植榆柳等木以防潮患共築過二百二十二座

盤鐵

額設二千七百一十五角一分七耳計八千六百八十一塊每一盤鐵四角一角該鐵五千斤晝夜煎鹽六乾得鹽六百斤共計二千四百斤弘治二年御史史簡重鑄嘉靖六年御史雷應龍復鑄三百二十一角嘉靖十五年御史徐九皐行委運司同知孫廷相督屬鑄完盤鐵二百一十三面給與栟港石港二場嘉靖十八年海潮淹沒損失盤鐵二百三十六角塊嘉靖二十一年御史胡植行令運司同知

白滯督鑄鐵鍬四百六十一口給與丁溪草堰小海三場

茷羅 收納竈鹽每籮一百斤四籮爲一大引共籮一千一百六十七成化初都御史高明奏改

板斛 民以扛擡不便後弘治間御史史裁處吏

木桶 印烙至今行之不得爲奸

擊秤 洪武初頒降銅擊一箇重二百五斤景泰初御史練剛奏行照銅擊鑄造鐵擊十箇每箇重二百五斤每場一箇弘治二年御史張禎又較定官秤十連每連一百五斤每場一連秤放商鹽

鹽倉 每場置所不同仍有便倉亦各不一

貯引庫 在各場本司內

鹽價庫 在各場本司內

運司店戶 止任查報商引非供辦他務也

客長 成化間設有客綱客紀擇殷碩者以聯引各商驗鹽事干司非令管攝也

儀眞批驗所工脚 三十名舊額江都縣歲僉五十名成化間革去二十名弘治間御史張禎復革歲僉者用儀眞縣走遞夫三十名每月易之始正久役之弊

經紀 四十七名景泰間設記估商鹽

淮安批驗所工脚 一十八名舊額三十名弘治間御史暢亨亦以久役弊用山陽縣走遞夫十八名月易之

經紀 三十名亦景泰間設

鹽引式 洪武初南京戸部見爲鹽法事照到奏准各項事例除欽遵外本部合行開坐出半印勘合引目付客商收執照鹽前去發賣施行須至引者

一兩淮運司凡遇客商販賣鹽貨每引二百斤爲一袋給付半印引目每引納官本米收入倉隨即給引支鹽

一各場竈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煎貨賣者絞百夫長知情或通同貨賣者同罪兩鄰知私煎鹽貨不首告者杖一百充軍

一凡守禦官吏巡檢司巡獲私鹽俱發有司歸問犯人絞有軍器者斬鹽貨車船頭疋沒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放者杖一百烟瘴地面充軍擔挑馱載者杖一百充軍有能自首者免罪常人捉獲者賞銀十兩仍須追究是何場分竈戸所賣鹽貨依律處斷鹽運司拿獲私鹽隨發有司追斷不許擅問有司通同作弊脫放與犯私鹽人同罪

一起運官鹽每引四百斤帶耗鹽一十斤爲二袋各商每引二百斤爲一袋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擊秤盤但有夾帶私鹽隨發有司追斷客商貨賣官鹽自揚子江至湖南襄鄧俱係經過官司辯驗鹽引如無批驗掣擊印記者笞五十押回盤驗

一凡諸色軍民權豪勢要人等乘無引私鹽船隻不服盤驗者杖一百軍民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有官者依上斷罪罷職

一將官運鹽貨偷取或將沙土插和抵換者計贓比常盜加一等如係客商鹽貨以盜論客商將買到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一凡客商興販鹽貨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論斷如賣鹽了畢五日之內不繳納退引者杖六十將舊引影射鹽貨同私鹽論罪僞造鹽引者處斬

一起運官鹽并場戸往來搬運上倉將帶軍器者並行處斬

一諸人買私鹽食用者減犯私鹽人罪一等因而販賣者處絞

一凡各處鹽運司運載官鹽許用官船轉運如竈戸鹽丁却用別船裝載即同私鹽科斷

一行鹽地方應天府寧國府廬州府安慶府池州府

太平府淮安府揚州府鳳陽府泰州滁州和州江西布政司河南布政司汝寧府南陽府陳州湖廣布政司除長沙府衡州府全州永州道州郴州桂陽武岡州襄陽府各屬等處俱係兩淮運司

倉鈔式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安府巨積等倉爲大虜擁衆住套搶掠調兵急缺錢糧接濟事除外今用天字一號文簿一扇計紙四張用印鈐蓋付本商親齎赴該司告投查對朱墨字號相同關支引鹽外所有實文簿合行出給者

計開天字一號實收過商人一名趙甲係某府某州某縣某里軍民等籍告報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等處洪武某年分官鹽三千引內納米七百五十石收入天字廒盛放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收完

開中支賣 凡邊方有警急缺糧草等項戸部奏准開中引鹽印編勘合遼東大同宣府三邊發本處戸部管糧郎中陝西榆林寧夏甘肅等邊發陝西布政司俱行收貯商人有赴遼宣大同管糧郎中或陝西巡撫都御史處報納或粟米或馬草料豆或折色銀兩各官定立斗頭照例上中存積常股等鹽取有糧草等項實收遼宣大同仍從管糧郎中陝西各邊

仍從陝西布政司塡註勘合并商人姓名大同宣府發大同府遼東發都司陝西各邊在本布政司合各用本衙門印信鈐蓋商人賫投兩淮運司查驗比對相同塗銷倉鈔乃挨次榜派場分各納紙價本司先官前赴南京戶部印刷鹽引照名與數領回商人各用私記本司印封關發各分司官轉發各場上庫收貯商人到場上納賑濟米石回繳本司發呈巡鹽察院行委分司官監放鹽畢該場截引一角封至進司後查無礙又截引一角封付本商齎赴察院前後查同聽候挨單赴批驗所掣擎畢又截引一角仍給商人於行鹽地方發賣完日就於所賣地方官司又繳引一角印封立限齎赴本司銷繳積至退引六七萬或十數萬差官解送戶部交割每年檢查退引過限不至類行商人原籍勾取追究議罪若遇販賣州縣饑荒戶部奏准委官開中其勘合實收報納等項俱聽所在官司委官收執施行

存積常股

正統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以十分爲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爲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遠年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正統十四年增兩淮兩浙存積鹽爲四分景泰元年增兩淮兩浙存積鹽爲六分二年令客商報中鹽數遷延一年之上不報完者即於常股鹽內派撥挨次關支成化七年令兩淮兩浙運司各場存積鹽課仍舊止作四分常股增爲六分十九年令客商支鹽皆上下場分三七分派常股存積正收正支如違商人治罪鹽貨入官官吏以枉法贓罪弘治二年都御史李嗣題　准令兩淮各場鹽囤地方以東西南北爲界如南北爲門爲路則東堆存積西堆常股立定石碑毋囤上一千引如總催名下有一千五百引者一千爲大囤五百爲小囤先儘存積足處然後收常股一年鹽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盤鹽務逐引秤盤不許丈量堆垜查筭又令各處歲折鹽課冊內務開寫某運司提舉司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股數目該本色鹽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某場鹽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毋項各立行款開寫官攢某人總催某人辦過鹽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某字號倉囤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查筭無差各欵後空立前件長蘆山東河東運司於次年二月終兩淮兩浙運司於次年四月終福建廣

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於次年六月終差吏親齎奏繳仍造清冊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本部查照若有過期并數月不銷及虛出捏送者查究問罪

引禁

正統三年令各運司給客商引目每引納中夾紙一張至關引之時類解戶部任引成化十九年都御史徐英奏　准令南京戶部給發引目某年月日一一塡定封發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與商人支鹽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并以枉法贓罪又令商人典當引目與人名爲夥支或轉賣有勢之人名爲賣支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頂眞引轉賣與人影射私鹽者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二十一年令各鹽運司提舉司繳納商人引紙每一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送南京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本部缺紙先期會計行令該府拘集舖行收買送用積有餘銀准官軍俸銀弘治十三年令凡僞造鹽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等將已故并遠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塡寫在引轉賣誆騙財物爲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爲從并經紀牙行店主史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鹽禁

永樂九年令各處運司并鹽課司但有客商夾帶私鹽者原支引鹽俱沒入官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及沿河捕盜錦衣衛官監察御史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處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檢司捉獲私鹽者准作事績若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准陞用各處軍官縱家人與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充軍若所管旗軍餘丁與販者該管官旗一體坐罪宣德四年令往來內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私鹽者許應捕官軍人等盤拿正統元年令各處首獲私鹽者鹽入官以鈔照時給賞三年兩淮運司嚴貞等奏　准令販賣私鹽軍民人等有能捕獲百斤以上每鹽一斤賞鈔一貫其近海窮軍貧民有以肩挑易米者不必具奏徑自問結天順七年凡勢豪軍民人等聚衆興販私鹽者徑解兵部發鐵嶺衛充軍其巡捕巡司官兵人等受財故縱及令軍兵用強護送者罪如之成化二年令軍民人等有駕使遮洋大船擺列軍器興販私鹽者邊衛充軍三年御史左鈺奏　准凡越境夾帶官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不拘軍民舍餘俱充軍舍餘係腹裏者發邊衛係邊衛者發鐵嶺衛其經過官司及四鄰里老俱照例問罪若馬快糧船夾帶者一體治罪十二年

令客商支出官鹽併包夾帶者即同私鹽俱沒入官十三年御史雍泰奏准令內外官員凡坐馬快船隻如有夾帶私鹽不分有無知情俱照例問罪各糧船夾帶私鹽該管指揮千戶等官問罪減半給俸十八年令巡捕官員興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發邊衛充軍二十年令客商偽造印引詭名貨者梟首示衆久住鹽場攬置害人者遞發原籍當差弘治元年令各處軍餘舍餘興販私鹽該管官通同縱容者問罪革去見任十三年奏准越境興販官私引鹽至二千斤以上者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腹裏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買餘鹽買求製掣至二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縱放及地方里甲鄰老知而不舉者各治以罪巡捕官員乘機興販至二千斤以上亦照前例問發凡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不必禁捕其豪強鹽徒聚衆撐駕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者巡捕巡鹽官兵尋訪擒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衆各處鹽場無籍之徒號稱長布衫趕船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下俱發邊衛充軍

比對給引派場

諸司職掌凡客商興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於內府印造候畢日將造完引目呈堂關領回部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校領回還取領狀入卷備照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買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行責官司依例繳納有司類解各運司按季通類解本部塗抹不用成化十八年令各處開中鹽糧戶部行南京戶部編造勘合底簿之後仍行各運司等衙門查取客商姓名弁原奉勘合於某年月日奉某例課支鹽若干關報該部查考其該衙門關領引目之日備開勘合字號客商姓名比對相同依數給領其客商領過引目鹽斤各運司提舉司務關支過某年項下若干事故者開除候年終通數分豁舊管除收實在數日造冊一樣三本一本送南京戶部一本送戶部一本送本處巡鹽御史并風憲官處若有一應奸弊聽該部參究景泰元年令商人中到存積官鹽人到即支其常股鹽每年依期將見在商人挨次量高低場分派搭封驗引目赴場關支備將商名貫址勘合字號米鹽數目搭派場分造冊繳部年終仍將放支過商名鹽數類總造冊送部查考成化十九年令運司於客商齎到勘合連底簿俱送巡鹽御史處比對相同掛號明白方與派場其運司關引之時該部亦查數明白如法印封給付領回運司驗引真數足號封收貯逐起給散若商人不到者聽令再領不許混同收放新舊那移及縱容通同盜賣又令客商派定場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場若無見鹽者止許於本場買補若將已完鹽課捏作未完者遺留空引侵盜影射私鹽者鹽貨價錢並入官吏以枉法論又令各運司派撥商人下場單帖及引目俱送該管分司驗實引封倒文轉發該場收封在官聽令守支畢將引截角照鹽出場弘治三年令各鹽場該支客商如有見鹽者運司具查同下本付客商齎至巡鹽御史處告投比對數目相同親筆責限分司官支給如過期不與支給者問罪又令客商給領引目自出司到場之日爲始中多者不過十五年中少者不過十年俱依期支盡起離本場若故意遷延過違年限倚法害人者依律問罪仍照占中買窩例發落未盡鹽引沒官其勢豪竈戶發賣私鹽及勒指該支客商者私責之數盡沒入官該支之數立限給商仍各治以重罪三年奏

准凡客商未支引鹽不分存沒已未刊官但過三年五年者俱不准告關其流通底簿并勘合文簿盡行銷繳正德七年令客商領引下場支鹽自正德五年九月以前者查照五年十年之例扣筭違限方許追沒正德五年九月以後領引到場者照本部題准一千引以上者限五年一千引以下者限三年違限追沒一商人勘合到司以投到時刻爲次序如時刻同則當堂拈鬮以定其先後每五道以上并流通底簿齎送巡鹽衙門比對掛號相同發司挨次榜派不得紊亂攙越

兌支

正統三年令兩淮運司雲南提舉司官鹽客商中納支給不敷者准於河東陝西福建廣東各鹽提舉司兌支又令兩淮運司永樂年間客商該支引鹽以十分爲率與淮鹽四分六分兌與山東運司支給八年奏准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原中淮浙長蘆引鹽願兌支河東山東福建運司者每一引支與二引十一年令客商年久不得支鹽願兌支如係原中地方准量各場遠近三七關支非原中地方一引兌與二引者量地遠近中半關支

改配場分

正統七年令兩淮運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爲上場窩遠者爲下場富安安豐梁垛

東臺河垜五上場配臨洪一下場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伍佑六上場配徐瀆一下場新興角斜拼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金沙餘西九上場配板浦一下場餘中餘東呂四三上場配芫瀆一下場掘港一上場配廟灣一下場凡支鹽之時上場泒盡方以下場湊數補泒以便鹽商成化四年都御史高明奏改富安安豐梁垜東臺河垜五場配搭芫瀆場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伍佑六場配搭臨洪場新興角斜拼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七場配搭徐瀆浦場金沙餘西餘中掘港呂四五場配搭板浦場餘東一場配搭廟灣場弘治十七年都御史王璟奏 准改天賜廟灣二場作正場搭配板浦場豐利梁垜餘東三場以芫瀆臨洪徐瀆板浦兼搭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 准以富安安豐梁垜東臺何垜草堰角斜拼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中餘東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溪為中場芫瀆臨洪板浦徐瀆為下場

督課通關

弘治二年令兩淮運司於各鹽場每總催一名出通關一紙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齎付分司發各場如遇總催名下并該管鹽課納完分司官查筭歸併

倉口別無虧欠方照名填繳仍委官覆盤不許指倉指囤通關捏作虧折如違該場分司官及總催委官俱發邊遠充軍戶部該司仍立該年鹽課文卷一宗已完未完按季照刷戶部立上下半年註銷添銷之法查考各運司提舉司以每歲辦完鹽課實數年終造冊奏繳即差吏赴戶部註銷

驗放掣擊

商人運鹽出場南北淮各至安東白塔巡檢司住劄各商齎該場原給水程關文赴運司告至期以先後為次序連名搭單船戶仍將商人姓名引鹽數目具實赴各巡司告給花欄小票收執以候驗放載船以次序而集淮南鹽積至五萬引以上淮北積至三萬引以上各巡司依次序造單一本投運司轉齎巡鹽衙門委清強之官請泊船處掣籤每船或驗某倉為準無違乃放出關赴掣正統三年令窩戶起運官鹽運司給批總塡數目用印鈐蓋定限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司照數掣擊盤驗送納畢在京於戶部在外於本衙門送繳批發運司查銷成化九年令兩淮運司凡盤獲一應私鹽并沒官掣割等項商鹽俱運至儀眞批驗所并本所掣割十九年御史李孟莊奏 准令儀眞淮安批驗所運鹽客商不拘官軍民

俱依法掣割餘鹽除放支南京各衙門食鹽外巡鹽御史按季督同運司掌印監掣等官變賣時價類解本部正德九年御史師智存奏 准令各運司遇割沒餘鹽聽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官從公估賣或聽本商納價年終解銀送太倉銀庫收貯以濟邊用始商人支鹽完日該場拆原封乃截引一角及驗放之後運司復截一角仍封赴掣批驗所掣畢復截一引角乃發商人領賣行鹽地方照水程賣畢復截一角繳引

繳退引

宣德十年令各運司提舉司查勘過限未繳鹽引及客商貫址造冊送部行各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追究銷繳景泰元年令商人支鹽齎畢截角退引過期不繳行各處巡鹽御史按察司查提三年奏 准淮浙山東長蘆運司收到客商退引按季類解俱開客商某於某年月日支出官鹽若干發賣某行鹽地方及其月日繳到及已繳若干未繳若干其有沉歷在庫通同庫役人等轉賣影射私鹽者照私鹽撈例問罪弘治二年奏 准各處掣過引鹽出給水程與行鹽地方發賣畢收引目從起所在官司告繳運司提舉司每一年一次造冊備開各商貫址并違限月日送部轉發該管司府衛所提問

責限追銷十四年令兩淮行鹽地方有司凡遇商人運到引鹽即拘告報數目於賣畢追收退引按季繳送運司聽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具奏如有不繳至五千引之上者該府州縣官聽本部參奏問罪正德八年令各處巡鹽御史并運司官將開中給過引目行惟所在行鹽地方追取繳回運司類繳本部仍查已未繳數目俱限本年三月以裏奏聞十六年兩淮御史陳克宅奏 准奸商所以取執退引影射者一則以引目原舊模糊紙薄復於紙背批寫印信事由拜掣經過地方盤驗點畫不復可辨故易混亂一則以不註各人身貌年甲故可彼此通行乞將諸商貫址年貌事由到司到場出場到秤掣日期并經過任賣地方銷繳限期刊板一條各留空寫隨處塡註如各府縣路引之式先於商人到司投引之時用竹連紙實糊引背以備背書易於辯驗形貌各別難於逓用事由明白難於掩飾奸徒雖執退引將無所用與販之弊由此可息

工本米

洪武十七年定兩淮兩浙鹽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二十八年令兩淮兩浙鹽運司煎鹽工本照各場額辦鹽數關鈔遣監生管運給散永樂五年罷監生差亦照山東例於官

庫內關領給散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工部右侍郎周忱奉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鹽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正統十三年令兩淮運司於各場利便處置立倉囤每年以揚州蘇州嘉興三府所屬附近州縣及淮安倉并兗軍餘米內量發收貯凡竈戶若有餘鹽送赴該場每二百斤爲一引給與米一石年終具奏造冊申部其鹽召商於開平遼東甘肅等處開中不拘貧次給與景泰元年令竈丁餘鹽給米淮鹽八斗**賑濟**正統六年御史張裴奏准令兩淮兩浙勸借支鹽客商米麥收積該場賑給貧難竈丁其該支引鹽乃挨次放支弘治元年御史簡奏准令客商毋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升其無鹽自行買補者免其勸借弘治二年御史史簡奏准令兩淮運司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竈丁餘鹽以補官引免其勸借米麥成化十六年以後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許買補該勸

借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已辦未完者嚴限追補完足給與各年應支客商不許收買餘鹽該勸借賑濟米麥亦照例上納兩淮每商鹽照弘治年例勸米麥赴該場上納儀淮二上客每引勸米二升水客每引勸米四升赴運司倉收納**嘉靖五年御史張珩題行兩淮關防條約稽收竈鹽**各場置廒經簿一扇順總牌甲第幾總總催某人名下甲首幾十名計開某人額鹽幾引五日一次將該納鹽幾引赴本場候收鹽官吏總催眼同竈丁以次唱名用官降木桶盛鹽每桶鹽二百斤爲一小引扛至廒上堆放散與木籌收耕收鹽畢照籌筭數即與販經簿上開寫某人某年月日收鹽幾桶用印鈐蓋給與小票一紙執照每一總堆放做一廒各自看守支放該場總催收完正鹽出給通關限次年二月終運司類總造冊齎送戶部奏繳候勘合至日派商關支**派場資格**榜派商人引鹽照依投到勘合次第挨次均派上中下酌定場分上場第一場派盡方第二場派起中場第一場派盡方第二場派起下場第一場派盡方第二場派起每場亦挨

總榜派至於引鹽分數毫髮不得錯亂如商人引目有一千引上場派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六十二斤中場派三百七十六引一百八十七斤下場派二百四十引五十一斤至於一百引或一百斤或一斤或一兩俱照例均派運司仍備細出給大榜曉諭商人同候領引入場支鹽**納米給鹽**關支引鹽照舊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銀五分賑濟煎鹽竈丁其無徵引鹽自行買補者免納勸借銀米納完日照數給與本商引目齊長單帖文赴場支鹽該場查照引目長單數目將原某總某人名下該鹽若干用舊置天平官降鐵鉈一箇重二百五斤對針秤放正鹽二百斤包綜五斤照數放完該場將引截去一角并水程關文給與商人自行打包出場驗放**上堆候掣**商人引鹽驗放過關運至沿河地主堆鹽去處腳夫照數扛擡安囤聽候掣放待集至二四單或五六單運司出給告示赴司封引將引又截去一角詣批驗所掣割**慎委監掣**委官俱選廉能勤慎者運司同知以下一員淮揚二府同知以下一員親詣儀淮二所會同秤掣畢運司官將原發單簿并塡完大票關繳本司府佐官另具合單

揭帖一本關牒該府各司府俱用印送院以憑覆驗**秤掣則例**掣鹽置籤簿編號以防換包之弊監掣官每黎明開門放入執事人役各懸牌面將該掣商人依單順序先點五名立於鉈秤之左次點五名立於鉈秤之右於是乃掣一商鹽則九人得以觀掣法之公私十人班定用青黃赤白黑籌五架每架二百根爲一會商人該籌一會必於會籌簿上書字畢方繞起籌出門散與腳夫執照二十根爲一馬收完二百根了畢又起二會起籌收籌亦如前例五架籌皆二十包爲一秤每秤前十包用小旗插在頭一包上後十包亦用小旗插在頭一包上領籌人執大旗一面放進令二十包共作一行擺列廳下執事人用墨煙大筆自一號至二十號以次寫號執大旗人報某籌完用籤筒抽籤筒比籤商二十或監掣官抽籤或商人自抽抽出某籤即令大旗插在其號籤鹽包上腳夫扛至秤下驗號相同上秤加鉈針對不差除正鹽外餘鹽若干斤所官商人於各簿上俱照前數塡寫并大票小票彼此數目俱同**驗鹽則例**掣鹽置大小二票凡一掣過商鹽每二十引爲一秤每一秤止用籤抽一引上秤餘十九引俱照

依此包筭秤畢除正鹽數外其剩沒餘鹽照舊今本
商納價大小票各一張用印鈐蓋乃付委官大票開
商人某人正鹽若干引每二十引秤一引第幾秤又
秤重若干斤除正鹽若干斤餘鹽若干斤并上秤字
號大票小票印信數目絲毫不爽小票填完牢黏原
秤鹽包上又用竹籤照小票數目開寫捍在包內收
貯在所聽驗其十九包令商人發賣司府各掌印官
將各委官關牒過正餘鹽數目單簿揭帖及大票各
鈐印信通繳然後覆委操持清白官二員將原繳大
票單簿揭帖等項發與親請批驗所復驗商人依單
順序每次點五十名進所二十五名立於鉈秤之左
二十五名立於鉈秤之右乃驗一商鹽則四十九人
得以觀驗法之公私五十人班定掣過引鹽上秤覆
驗每十秤驗二秤數不及十者驗一秤若上秤數目
與原黏小票數目相同又將小票與原填大票數目
比對相同即與大票印驗同二字方許接過若驗數
與小票不同小票與大票不同或有斤兩差錯亦與
大票上印記將商人問罪於十九引并筭納價掣鹽
委官沓究

育法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潤下之性無所不
在故鹽無地無之出于海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海
則青州閩越東西浙及今南北淮也顧其成育雖由
于人實本于天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
丁溪草堰小海拼茶角斜豐利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中餘東呂四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
淮北五場則皆曬莞瀆興莊團板浦臨洪徐瀆浦或值時之雨暘雨澇
則埕場占濕旱暘則埕場燥烈海氣下降俱難曬淋候之衰旺春夏三四五六之月謂之旺秋
三月氣始肅冬三月大寒謂之衰則鹽之豐嗇隨之旺月雨暘以時則濕氣上升滷
來之旺更值天氣晴明故出鹽豐衰月則氣斂而滷消故出鹽嗇惟煎有淋滷曬灰
伏火之節故曰火鹽每竈置埕場有差或可曬灰七八十石或百餘石埕場傍挑穵

灰坑汲滷水淋滷每坑稍下爲小坑口聚所淋滷水
隨挑滷水入房池候煎謂之滷池淋畢每日卯運坑
內淋過灰入埕場攤曬至申則場地鹽花入於灰內
益資滷力復收灰入坑展轉曬淋如前應煎之日取
滷水入鐵盤煎之盤四角措爲一蘆織辦欄四旁自
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出鹽六盤每盤一百斤
共六百斤作大引鹽一引完課餘二百斤惟曬有以淋土淋曬滷之宜故
曰曬鹽淮北五場淋滷不同或如淮南置埕場曬淋之法或將鹹鹻朝灘之地築土曬乾又造土
池裝土若干將前所築曬乾土傾入池內踏實以水淋滷一如淋灰之法所竈以磚石砌成大曬池每遇
天時晴明將土池所積滷水參入磚池曬之每辰上滷至申掃鹽不費煎煑之力其積灰以
年久爲善灰積年久鹹水浸潤出鹽尤多其試滷以石蓮子爲準試滷
之法先以石蓮于投之滷中浮而立於滷面爲鹹滷浮而橫側者次之沉而下者爲劣滷二者俱不堪煎
曬惟鹹可煎將成之時用皁角數枝投下鹽始鼓結觀此則知鹽之出於人力者已爲其難而其制於天

時者亦爲其權重故凡牟鹽利者皆困不可踰分主鹽柄者開中不可無節也
制詔漢唐宋元及我國朝代有制詔載諸舊鹽政志者備矣今特列其下兩淮者志專命也其
詔旨不能備錄其事例則志中具經費依次畧註年代槩可考見爾唐給通泰亭戶實
錢詔開寶七年宋令淮浙輸鈔錢詔高宗建炎初淮浙商人貼
納錢詔建炎初增淮浙貼納錢詔建炎四年罷淮浙總轄詔
淳熙十三年罷循環鹽鈔詔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淮東提舉陳損之請罷乃詔
國朝禁勢要行商中鹽詔洪武二十七年給資本詔宣德四年
兩淮竈丁詔正統四年清草蕩詔景泰元年兩淮折稅詔景泰三年
嚴代支詔景泰四年禁官員占中引鹽詔成化四年禁越境私
鹽詔成化二十三年則定代支詔弘治元年則淮代掣詔弘治元年命

都御史清理制正德二年都御史王瓊慎擇官員詔正德五年蠲免
消折逋課詔正德五年優商詔正德五年禁奏討鹺鹽詔正德十二
年嚴革官商阻壞鹽法詔正德十六年命都御史清理制
嘉靖十五年都御史黃臣革餘鹽詔嘉靖二十年俞戶科都給事中郭黎奏曰都御史不差
已有旨了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餉不充私鹽盡行
正由於此餘鹽着革了只遵照祖宗朝鹽法舊規
行戶部覆題奉欽依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開中
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製掣其額外餘鹽盡
行革去如有夾帶多餘之數就便割沒入官變賣
者運司變賣價銀解部轉發各邊應用仍嚴加禁約
興販私鹽有罪人犯
照依律例從重究治
疏議古今疏議具載舊鹽政志今所列以事任淮所建白者志職守也他雖詳善非出淮鹽固不
能備錄爾
唐程异請勒停稅錢疏元和十三年宋王隨通商五

利議仁宗明道二年叅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吳中南請鹽城設官督
察議景祐初范仲淹論弛鹽禁議慶曆中趙抃罷江淮諸
路運鹽司議嘉祐中范純仁減江淮諸路鹽價疏蘇頌
乞減定淮南鹽價疏哲宗時臣寮罷通州敷鹽議淳熙六年
朱熠收買浮鹽議淳祐劉達可論淮鹽不可棄呂祖
謙黃履翁論鹽法之弊元宋文瓚請江淮撐置戍將
疏至正十年
國朝曹弘禁私販疏正統元年左鈺禁越境私販疏成化四年
徐英禁鹺商議一日稽查影射二日照掣引目成化十九年史簡鹽法疏簡奏
十事二日免追補三日減勸借四日黜姦頑六日時
開中七日均草蕩八日定差科九日鑄盤鐵十日修
河塘弘治元年李嗣立通關議弘治二年王璟鹽法疏璟奏十事一日寬代
支二日清逃灶弘治十四年王瓊鹽法疏一日重邊餉二日定勘合張縉兩淮
鹽禁疏正德二年朱冠專職掌疏灶場疏正德七年張鵬嚴退
引影射疏正德八年藍章鹽法疏一日禁提單二日定掣數正德十年劉澄
甫免追淹消鹽課疏正德十年盧楫鹽法疏一日定巡緝二日設委官
正德十一年許翔鳳開併場分疏正德十三年鄭氣分司住劄
該場疏正德十五年秦越禁開餘鹽疏嘉靖二年張珩論王德
干撓鹽法疏嘉靖四年戴金鹽法疏金奏十二事一日通鹽法二日處通課三
曰處鹽價四日清報中六日慎理財七日立分司八
曰慎考察九日鑄盤鐵十日重死刑十一日慎充軍
嘉靖六年李信添刷引目疏嘉靖七年桂蕚收買兩淮餘鹽議

嘉靖七年霍韜淮鹽利弊議嘉靖七年朱廷立鹽法疏一日通鹽法二
曰闢草蕩三日補竈丁四日遵舊制
五日專責任六日定買補嘉靖八年廷立復添刷引
目疏嘉靖九年廷立鹽法疏一日慎鹽官二日謹開中三日復改派四日溥賑濟五日
時修濟嘉靖九年李士翔鹽法疏一日重分司二日立賑倉三日處通課嘉靖九年
周相鹽法疏一日清補竈丁二日查盤鹽課三日招撫流移嘉靖十二年陳鎬條
陳鹽法急務疏鎬奏八事一責招流移一軍民一禁額竈歸民一處竈民賠糧一處遠年存
積一免開蕩田稅一節開邊報中一復
食鹽舊規減重復船料嘉靖十四年徐九皐清理
鹽課疏九皐奏四事一通壅滯一稽影射一清私鬻一卹竈獨嘉靖十四年吳悌水災
賑卹疏嘉靖十八年奏准存留餘鹽銀五萬兩焦璉災青賑卹疏嘉靖十九
年奏准存留銀二萬兩悌會同鹽法都御史黃臣
連會同巡撫都御史周金巡按御史楊勉學按管御

典司權相鑒督分運使鄭懿李邦表同知白睿判官陳念揚州府通判虞价分委各屬張齊

評論魏甄琛嘗論榷鹽當弛元王勰則謂不可弛至宋胡寅氏合論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宮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宋胡安國上郵民論謂祖宗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所謂以義為利也元至大元年敬儼為兩淮都轉運鹽使鹽課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

省臣來會鹽羨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疲已甚不可病民以為己功事遂已（按今兩淮鹽歲課不及八十萬引常額也有年製賣餘鹽銀至一百二十八萬兩乃偶然羨增也羨增不可擬為常額以至病人長怨當以儼為法）宋江淮制置使嘗建言私販鹽滿二千斤者皆坐徒知靜海縣元絳曰海濱之民恃鹽以生非群敗者止咎而遣之（令江淮長悅告非群敗者當以絳為法）

論曰嘗讀史闡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及唐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是時賦稅之入不過千二百萬而鹽利乃居其半

國朝兩淮正引原額七十二萬當時引價亦甚廉也其後引價騰踴而餘鹽納價多至一百三十八萬餘兩天下漕舟運米歲不過四百萬石以兩淮正餘鹽價較之殆過其半矣司馬溫公光曰天地所生財賦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王文正公旦曰東南民力竭矣由是商竈疲極而百姓皆失利何怪也幸而數年以來撫按監司運司秋官體念民艱曲為蘇息餘鹽未滅沉痼始甦大學曰生財有大道大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嗚呼財非道不生非義莫理也

朝廷以道義行之臣工謹率由之而已昔范文正公淹監淮西鹽稅築捍海堰以衛民生今議修復之而復於每場築立墩臺以為避水計若更推廣之每年添築若干使家家有恃則屢年漂沒之患庶可禦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積有餘米奏立濟農倉遂為百姓無窮之利今賑䘏貧竈可謂厚矣若更奏

請割沒鹽價每歲撥若干糴穀入濟農倉兼賑竈丁

百姓之貧者則

朝廷惠鮮之政為益溥矣

國朝大學士高文義公穀侍郎楊鷗溪果近日迻
士王心齋艮皆出自亭場海濱未必無人也唐
末黃巢元末張士誠皆起於販鹽之徒其初甚
微其勢漸盛流毒海內始克翦除不能辯之於
早也當道禮賢盛典戢暴良規已爲精密嗣是
表章振起使野無遺賢刑故赦過使後無遺患
豈不有長策哉又今山東諸司俱發鈔於運司
支官吏食鹽今兩淮運司官與府屬官員尚買
鹽而食民間俱買食官鹽而郡邑復徵其戶口
食鹽錢何也盍比照山東奏今官吏准支食鹽

而民間食鹽錢悉與蠲之庶乎法例一而名實
稱矣采對采菲亦或有取于斯

嘉靖惟揚志卷之九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

軍政志

郡人盛儀輯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天下雖安不可忘戰故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兵之大要在食與信容民
所以畜衆附民所以用民除戎器以戒不虞設
重門以待暴客陸戰資馬水戰用舟揚地要衝
關係匪細録而志之以爲後鑒

兵制漢初天下郡國兵番宿者悉隸南軍南方有樓
船楚地有劒客三國張超討董卓名廣陵兵陳登攻
呂布名廣陵郡兵晉謝玄鎮廣陵名北府兵南齊於

江北更置二十有一軍唐府兵在淮南者析爲四屯
曰儀眞方山屯揚州邗江屯泰州新林屯泰興平江
屯每府列爲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
人爲下無事則散兵於農有事則遣將來戍四府並
建雄視江淮貞觀以後變爲方鎮楊思勗征蠻發十
萬人爲淮南弩兵杜佑節度淮南連營三十爲淮南
軍楊行密節度淮南額牙城數千營爲淮南親軍營
又選孫儒降兵蒙以皁衣爲黑雲都軍其後變爲彍
騎楊渥節度淮南選千士爲東院馬軍而其將張顥
徐溫協謀殺渥分淮南兵爲左右牙兵宋立兵制樞

密之總其凡有四隸侍衛者爲班直隸邊防者爲屯駐隸諸司者爲役兵隸諸州者爲鄉兵南宋揚爲邊境四軍之隸樞密獨居天下之最崔與之節度淮南選廂禁軍有材藝者充親軍額親軍即班直也而揚之禁軍有四曰效忠軍有指揮一威果軍有指揮三忠節軍有指揮一武鋒軍有指揮一以上四軍六指揮每指揮五百人共三千人俱隸禁軍揚之廂軍有三曰寧淮軍有指揮七裝發軍有指揮一牢城軍有指揮一以上三軍九指揮每指揮亦五百人共四千五百人俱隸廂軍禁廂軍精而在内之班直可選矣

其次在揚則有諸屯駐大軍曰强勇軍武鋒軍敢勇軍雄勝軍雄邊軍武定軍遊擊水軍神武軍護聖馬步軍强勇之屬八曰使效軍歸正軍楚州强勇軍神武軍敢死軍鎮淮軍馬效軍楚州雄邊軍凡八軍者軍無定額皆以流亡盜賊充役郭棣屯駐揚州者也武鋒之屬五曰楚州屯騎軍楚州武鋒軍楚州左右軍安東宣威軍鎮江雄效軍此五軍者皆他州軍亦郭棣調撥屯駐揚州者也敢勇之屬一曰精鋭軍畢再造以膽勇茶客充隸本軍屯駐揚州者也雄勝之屬一曰必勝軍隸雄勝軍遷駐寶祐城者也雄邊之

屬一曰義士後軍趙范以雄邊民兵招充本軍屯駐揚州者也武定之屬二曰江淮忠義軍滁州武定軍乃嘉熙間移屯揚州者也遊擊水軍之屬五曰前軍左軍中軍右軍後軍乃御筆指揮招刺立額屯駐揚州者也神武之屬一曰甲軍乃湯東野出戍揚州者也護聖馬軍之屬五曰策選鋒軍神勇軍前軍後軍右軍乃錢端禮出戍揚州者也其他猶有水軍忠節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各爲統紀並隸屯駐大軍守禦揚州者也以上十四大軍各有統制一官以鈐其屬也揚之役兵有淮東司義士左軍江淮司寄屯

諸軍有馬軍司全軍左軍殿前司全軍左軍步軍司全軍此三司軍俱命劉源統駐揚州者也有郭振步軍司全軍選鋒全軍神武庫全軍俱聽王任節制揚州者也有鎮江都統司前軍御前諸軍俱命與劉源王任二軍同看守揚州城堡者也揚之鄉兵有制勝全軍乃趙葵措置官舟令民撑駕於江淮者也有客軍乃郭杲於眞州高郵泰州通州淮安招充總戍於揚州者也有諸部軍曰民船部料角水軍乃趙葵增置以隸民船部者也南船部所屬曰游擊水軍澳河水軍乃賈似道增置以隸南船部者也其他如圍子

部㹅帳部親弩部皆趙范立額不相統攝無事則供役帳前有事則布列邊上者也自是又有留守於揚之境界者在江都有制勝右軍神勁軍振武軍瓜洲防城軍在高郵亦有武鋒軍在泰興亦有制勝神勁振武三軍在眞州亦有神勁軍俱紹興年間萬弩營兵乾道中復置命名者也此外又有防戍於揚之要害者曰灣頭巡檢宜陵巡檢江都天長巡檢瓜洲沿江巡檢三港巡檢眞揚運河巡檢大儀巡檢以上七巡檢俱各職一官分巡於江都治者也曰沿江水陸巡檢泰興如皐兩縣巡檢亦各職一官分巡於泰興

治者也夫以司兵柄於上州兵運於下上下相維而一方之兵制備矣

國朝揚州兵制有揚州衛指揮使司其屬經歷司文職贊幕者也鎭撫司武職理問者也左右中前後五所在城分治各軍者也通州泰州鹽城三守禦千戶所在外分守各地者也內五千戶各統十百戶所一鎭撫所外三千戶所統吏目鎭撫各十百戶一百戶所各有總旗二小旗十小旗內各令五人爲伍分數至明者也高郵衛指揮使司制如揚州衛外興化守禦千戶一所制如揚州外所儀眞衛指揮使司其屬

經歷鎭撫同但有左右中前四千戶所所統百戶所亦同旗軍每百戶以一百一十二名爲率揚州衛約軍八千九百六十名高郵衛約軍六千七百二十名儀眞衛約軍四千四百八十名各衛俱以十分爲率八分屯種二分守城二八番休勞逸適均且耕且守文武衙門並立軍民田宅錯居者也自是州縣隨操民壯在江都額三百六十名近減爲二百九十六名在泰興額四百二十五名近減爲四百二十二名在高郵額四百二十名近減爲三百一十名在興化額二百九十七名近減爲二百名在寶應額一百五十

五名近減爲一百五十名在泰州額三百五十名近減爲三百名在如皐額二百名近減爲一百五十名在儀眞額一百名在通州額三百名在海門額一百四十名皆如舊額而又有守禦要害巡司在江都縣有歸仁巡檢司歲額弓兵五十名瓜洲巡檢司歲額弓兵一百名邵伯鎭巡檢司歲額弓兵六十名萬壽巡檢司歲額弓兵一百名上官橋巡檢司歲額弓兵一百名在泰興有黃橋口岸印莊三巡檢司各歲額弓兵三十名舊江口巡檢司歲額弓兵八十名在通州有石港巡檢司歲額弓兵四十名狼山巡檢司歲

額弓兵六十名在泰州有海安西溪寧鄉三巡檢司各歲額弓兵三十名在如皋有西場巡檢司掘港巡檢司各歲額弓兵四十名石莊巡檢司歲額弓兵六十名在高郵有時家堡巡檢司歲額弓兵九十名張家瀟巡檢司歲額弓兵六十名在興化有安豐巡檢司歲額弓兵一百名在海門有吳陵張港二巡檢司各歲額弓兵五十名在鹽城有清瀟喻口二巡檢司亦屬揚州鈐制故并志之夫以軍衛設官兵州縣設民兵軍民相制而又有統紀以節制之故

國初丁酉秋置淮海翼元帥府　命大元帥繆大亨元帥張德林鎮守戊戌春以常遇春為江南行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旋師淮東庚子春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等處樞密院　命繆大亨同簽樞密院事統禦江淮總制揚州鎮江等處乙巳年以大都督府經歷陳濯總制真州軍事自後江南行省都督江南樞密院總制官皆罷揚州高郵儀真三衛徑屬中軍都督府又　命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統理總兵官提督漕運參將協同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理巡江御史六員巡按各理鹽法軍政江防馬政倉政屯政按察副使兵備總兵官提督巡捕都指揮守備備倭

各不時考選考察閱實操練督理整飭防姦去弊無事預備有警成功者也

屯餉魏淮南屯田正始四年司馬懿伐吳使鄧艾為屯田令淮南屯三萬人且戰且守歲完三百萬斛白水塘屯田在寶應縣西八十里亦鄧艾所築唐徐州涇屯田在寶應西南四十里長曆年間置竹涇屯田在寶應縣西南三十里亦唐長曆年間置南齊裒塘屯田建武五年遏艾陵湖水築裒塘屯宋江都屯田寶祐四年置兩淮屯田王之奇置泰興縣屯田寶祐四年額數呂家沙官莊田租馬大沙官莊田租二莊租數亦寶祐年間額屯倉在大城南隅省倉在屯田倉北大軍倉在大城北隅椿管庫在省倉左軍需庫在府治內防城庫在大城南便民庫在大城中街

國朝揚州衛水屯三百四十八頃四十七畝陸屯二百一頃七十四畝屯種軍戶四千四百四十名每年額該應納夏稅小麥四千八百七十四石秋糧米數如之有天字等號倉有屯倉二倉俱并十府預備倉在小東門內高郵衛水陸屯田六百十三頃七十五畝屯軍如揚州衛額數每年應納夏稅小麥四千七百五十六石秋糧米五千五石零一升有衛倉在南門內今廢廣儲倉在州治西有州庫在州堂西儀真衛水屯六百二十六頃六十八畝三分陸屯四百一十九頃四畝二分屯軍三千五百三十二名每年應納夏稅小麥五千一百一十五

石秋糧米　屯倉俱廢廣實倉在南門內有縣庫在縣堂西通州所水屯十六頃一畝陸屯如水屯數屯軍八百八十二名每年應納夏稅小麥三百三十六石秋糧米數如之有屯倉今廢通濟倉在州治前州庫在州堂東天順五年都御史倪軒於額外增設無田屯種軍餘二百三十八名每名納子粒六石至嘉靖間屯田御史何宏　奏免泰州所水屯二十頃十二畝陸屯十九頃八畝屯軍如通州初制每年應納夏稅小麥三百三十有六石秋糧米數如之有軍儲倉屯種倉二倉俱並于州常豐倉在州治西兌軍倉在北門外州庫在州堂東

額外增置無田屯種軍餘亦如通州辦納子粒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須瀾　奏免鹽城所水陸屯田共一百七十五頃屯軍如泰州制每年應納夏稅小麥一千五十石秋糧米數如之有恒足倉縣倉俱屬于縣縣庫在縣堂西興化所水陸屯田共一百五頃屯軍如他所制每年應納兩稅麥米共一千一百石有永豐倉在縣西兌軍倉城南城北二處縣庫在縣堂東洪武永樂紅牌定例屯種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正統元年奏　准各處屯種每年止徵餘米六石

城池周吳邗溝城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杜預釋云於邗江築城穿溝後荒蕪鮑照所爲作蕪城賦者是也　楚子城史記楚王熊槐嘗城廣陵　廣陵金城即楚子外城　漢廣陵城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郡邑城於是廣陵有城　吳王濞城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魏黃初六年文帝親征知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也　三國吳廣陵城通典吳孫亮建興三年衛尉馮朝城廣陵　魏寶應石鼈城在縣西八十里魏將軍鄧艾所築齊置石鼈縣通典載山陽重鎮守險有平陽石鼈　晉廣陵城通鑑太和四年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　新城寧康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所築在邵伯埭　齊梁陳南兗州城宋寶祐志云自齊梁以訖陳廣陵爲南兗州其城守無異　陳儀真胡墅城瓜步城俱陳大建五年築　隋江都城在府西南四十六里爲江水所侵　唐揚州城亦曰邗州城　五代南唐泰州城昇元元年刺史褚仁規築羅城二十五里濠廣一丈二尺　周小城世宗命韓令坤築小城於揚州　新城在今新城鎮揚子縣

移治在此　左安城在儀真縣西二十里世代未詳　泰州城顯德五年團練使荊罕儒增子城于東北隅更築羅城自子城西北至西又自東南至南合西南舊城周十里一十六步皆甓高子城一尺而厚如之　通州城顯德四年靜海制置副使王德麟所築六年以磚甃之立四門北門路僻少人行多盜賊怪異因置壯捷營鎮之　宋揚州大城即廣陵舊城在府城東周圍二千一百八丈小東門南至大東門八百一十丈高一丈八尺闊六尺大東門至大北門八百一十八丈高一丈六尺闊五尺大北門至小北門一百六十四丈五尺高一丈三尺闊六尺小北門至西門一百四十五丈五尺高一丈五尺闊六尺西門至新城濠邊一百廿十丈高一丈五尺闊四尺宋建炎二年命揚州增修城壁知揚州郭棣築　寶祐城一名新城俗呼爲堡城者非是在府城西北七里江都縣大儀鄉周圍一千七百丈遺址尚存宋寶祐三年二月物賈似道築寶祐城詔曰昔韓琦在泰州軍民附城而居無所捍禦築外城十里西賊憚之鄉久護全淮向城寶應城通川城東海外戶既綢繆矣今復增堡城以壯

寶陵之勢脫殺米圖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廣營屯便收刈矣**夾城**在府城西北四里以新寶二城相連故曰夾城**高郵城**開寶四年知軍事高凝祐始築紹興初韓世忠命其屬董旼營繕乾道間陳敏重修淳熙乙巳范鬷重建城門四樓東曰武寧西曰建義南曰望雲北曰制勝南北二水門通市河開禧丁卯增以重濠嘉定甲戌置四面庫城一名盂城以其四面皆水中間地勢少高狀如覆盂秦觀詩曰吾鄉如覆盂是也**土城**舊名新城在高郵舊城北門外宋咸淳初揚州制置使畢侯所築今惟東門及北土城基存**興化城**嘉定十七年始築**寶應高黎王城**在縣西南八十里陂村鄉宋治平間有高黎王置此城高一丈周圍一里四十步**金牛城**在寶應縣東南一十五里孝義鄉宋熙寧間有王將軍置此城土色皆黃形狀如牛故名城高三尺長三里廣一里**泰州城**建炎三年通判馬尚增脩盡甃其外爲四門爲甕城高三丈三尺趾二丈面三之一濠廣至五丈深一丈四尺城之南又增一濠紹興辛巳完顏亮寇瓜洲遣其黨紫茸軍來浅黃龍蟖水以逞繼以和議僅

存故址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脩築守公濬守何鄭繼之六七年間纔甓二里餘朝以婁提舉茶鹽事攝宿申免糴鹽袋本錢一年乞鎮江軍併備夫重甓其表趾五丈面半之視舊增五之二裹二千一百五十一丈五尺寶慶丁亥守陳垓一新開東西北外濠浚南濠通十四里面闊二十丈深一丈五尺端平後守趙汝擢增治城濠未竟守許堪繼之四角爲月河深廣皆倍於舊**新城**許堪別建提刑丁公提舉丘岳制置使趙葵主之淳祐元年三月虜哨突至以濠深不敢窺而城堡城時始以海陵爲憂明年春始命守臣趙珙夫脩城後濠未竟三年二月命都統王安來仍舊脩浚以提舉提刑惠孔時提督後何舜臣復開四門濠池撤路及圍子外濠岸使周圍相通及增月城等工**通州城**宋初因周舊城建城樓政和間郡守郭凝塞北門惟存三門後毀于金兵寶祐間賈似道鎮兩淮築之外加甕城**眞州城**宋乾道四年郡守張郯請于朝因舊城修築之開禧三年郡守林伯成始甃州城嘉定二年郡守潘友文增築城身廣之其濠皆郡伯成及嘉定元年郡守郭超浚鑿開廣者也**東西翼城**嘉定六年

秋郡守李道傳始請興築從之八年夏郡守豐有俊再請興築未竟十年夏郡守洪偲復以爲言安撫司遲之十年秋運判兼守方信孺再議興築從之會朝議憚于支費未果十一年郡守袁申儒二次上請詔於寄樁賣鈔撥借會子申儒始築成功**盟城**宋紹興乾道間三次脩築紹興中山東寇賊皇甫倜窺覦卒不能入此城即今盟城縣城也**元高郵城**知府李齊因宋城復加修築**泰州堡城**元末癸巳年本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作亂明年正月二次入城其公私房舍寺觀廟宇燬爲瓦礫官民潰散州治北七里舊有新城修築城垣南北約長三里東西一里四面恃水屯兵據守設立揚州義兵元帥府并設泰州衙門**通州城**因舊城至正十六年定遠將軍行元帥李天祿副元帥陳忠復爲修築**寶應城**至正二十一年僉院蕭成始包以磚周圍九里三十步廣二里二百六十步袤一里二百九十五步有東南北三門及三水門三甕城

國朝揚州城周圍九里二百八十六步四尺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五尺下闊二丈五尺女

墻高五尺城門樓觀五座南門樓曰鎮淮北門樓曰拱辰大東門樓曰迎暉小東門樓曰譙樓西門樓曰通川其南門月城三重餘各二重四門內俱有兩觀窩舖七十二座更鼓銅壺滴漏在小東門樓內禁鐘在大東門樓內南水門通舟楫北水門廢塞年久嘉靖十八年巡鹽御史吳悌知府劉宗仁疏通修築水門并浚城內市河及西北城濠其周圍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舊城始自春秋歷代至元末頹圯國初僉院張德林守揚州以兵火之餘人戶不多僅於舊城西南一隅改築今城節年修葺如制**儀眞城**洪武初知州營世賓同知弋文德因宋翼城故址重築垣周九里二百四十六步高二丈四寸上闊五尺五寸爲東西南北四門各以方名南東各爲水門一以通外河建城樓四于各門之上窩舖四十二座重浚舊池周如城數正德間守備官馬見府同知孫璽督衞縣官鑿濬之**高郵城**洪武初因舊城用磚包砌城樓四座南北水關兩座城垣窩舖五十座袤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五尺四圍皆有濠塹**興化城**周圍六里一百五十七步高二丈五尺城樓四座窩舖二

十一座水陸各四門元季張士誠僞將劉傑據守後全城歸附洪武年間千戸郭德蔡德皆重修正統年間千戸許昇復修

泰州城周圍二千三丈計一十一里四十七步高二丈五尺趾闊四丈面闊二丈城門樓四座東曰寧海西曰阜通南曰迎恩北曰迎淮月城樓四座南北水門二座窩鋪八十一座濠深一丈一尺廣二十五丈袤二千三十八丈五尺正德間州人致仕府軍衛百戸劉欽修吊橋二座

海安鎮城在州治東一百二十里周圍三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五尺廣一丈五尺磚甓表裏　國初徐平章達兵至泰興江岸河港不通調撥軍士自大江口挑河一十五里通貫口岸次日直抵州之南門灣內時常平章遇春率領馬步從揚州陸路同日亦至隨即交戰張軍退歸新城大軍入舊城屯駐常平章遂東築海安鎮城屯兵拒絕張氏通州應接糧道閏十月十六日徐兵攻新城各門以分其勢次日高梢子戰船扎架攻城張氏軍敗遂乘勝由東北城角而入俘獲僞官夏思恭等并各部將帥土平新城後于舊城修築留兵鎮守既而開設州治及守禦千戸所自是千戸謝成王銓知州彭福相繼

修理

通州城舊城周圍六里七十步高一丈七尺女牆高五尺上闊一丈三尺下闊四丈城垣窩鋪共二十六座永樂元年千戸姜榮等繼修築三門樓南曰澄江東曰天波西曰朝京濠二重廣二丈深一丈濠外爲池東廣四十丈西五十丈南四十五丈深一如濠北廣如西深加二尺有水關三以通市河天順七年千戸陳謙又修築焉

如皐縣自昔無城嘉靖十三年知縣劉永華新築六門東曰先春西曰豐樂南曰宣化東南曰集賢東北曰拱辰西北曰極未及築城堡遷官去

寶應城址國初淮安侯華元毀舊城移其城磚脩淮安城今城址尚存

海門縣無城

鹽城周圍七里一百三十四步高二丈二尺城門四東門西門北門水西門池深九尺永樂十六年備倭指揮同守禦千戸馮善重加脩築增添女牆新創月城正統中千戸馮祥增建東西北城樓窩鋪八十二座

營寨

唐淮南軍營即杜佑在淮南置　淮南親軍營即楊行密在淮南於牙城所置親軍數千營

宋江淮忠節營太平興國二年置　江淮營天聖年間置

宣毅營揚州二眞州通州高郵各一熙寧年間置　威果營揚州三宣和三年置　泰州江左軍沿江水軍眞州遊奕軍俱建炎初年置　控海水軍建炎四年置　兩淮水軍紹興五年置　萬弩手營紹興末年置　神勁軍營通州水軍俱乾道五年置　禁軍六寨廂軍三寨淮東安撫司軍寨諸部寨屯戍軍寨御前諸軍寨馬軍寨寄屯諸軍寨江都鄉兵山水寨清流寨團窩寨興教寨官莊寨朱谷寨大橋寨良豐寨鹽河寨中沙寨黃寺湖寨艾陵湖寨淥洋湖寨董家湖寨泰興鄉兵山水寨東寨西寨南寨西麻寨陰沙寨西北延寨孤山寨馬大沙寨戍軍寨江都四路斥堠西門堠石塔堠何家

山堠寶祐城堠蕭帽岡堠九女澗堠甘泉山堠寶女堠管家店堠儀店堠八里莊堠以上十一堠皆江都西路　東門堠釣魚臺堠灣頭堠木庫堠東西灣堠馬家渡堠三溝子堠龍王潭堠淥洋堠以上九堠皆江都北路　道士莊堠分界堠直口堠小莊子堠宜陵堠韓家曲堠橫塘堠以上七堠皆江都東路　大城堠古城堠十里臺堠二十里臺堠黃恩窪堠黃驄嘴堠黃恩堽堠以上七堠皆江都西南路　泰興四路斥堠金生堠在泰興縣治西北路　揚州港堠馬家汪堠臨江村堠馬店堠樂希家堠土山堠呂家莊堠樂家店堠以上八堠皆泰興東南路　徐承奉段堠隱琛家段堠果園沙堠顧用莊

堠茆莊店堠以上五堠皆泰興西南路分界堠永豐鎮堠流徙溪
堠以上三堠皆泰興東路

國朝儀眞守備府守備儀眞江洋國初原無此官永樂大軍之後始以都督府代之
繼後或以都指揮或以指揮閒統閒攝未有定制正
領欽勅求任故當時止守屯備眞天寧寺而無一
定之官署正德閒始即舊馬撫其事爲之專[illegible]閒劄
爲門垣非其寄室從此揚州儀眞高郵[illegible]軍[illegible]禦
江洋盜賊揚州衛指揮使司在[illegible]洪武[illegible]年[illegible]建衛守國初原有左衛在府
城東令廢儀眞衛指揮使司在縣治洪武六年初設守禦所十三年升衛始建官守
高郵衛指揮使司在州治國初吳元年初設守禦所洪武四年升衛始建官守泰
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洪武元年置興化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洪武三
年置掘港備倭東營掘港備倭西營二營俱在如皋縣沿海一都壯
捷營壯武營鎮遠營旌忠營濟武營登庸營平定營
忠節營興義營威武營以上十營俱在通州治李家堡寨在如皋縣石
沿海一都拼茶寨白駒寨角斜寨劉莊寨以上四寨俱在泰州治
港寨在通州西城鄉大河口寨徐稍港寨料角嘴寨以上三寨俱在
海門縣東沙溝寨在鹽城縣新一二都泰州墩十一座通州墩八座
海門墩二十八座拼茶寨墩四座角斜寨墩二座白
駒寨墩一座劉莊寨墩一座李家堡墩二座掘港寨
墩四座儀眞墩一十座瓜洲墩十五座
教閱宋建隆元年上使諸軍習戰艦于眞州迎鑾淳
熙二年詔令揚州揀中禁軍加教閱二字責在守臣

如有違戾當坐其罪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大江教閱毀成式以廣陵卒三
千戍伊婁河張旗鳴鼓教閱隆興中莫濛知揚州令
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屯田官兵並俱收入隊教閱
紹興中錢之望以刺射比試諸軍慶元中郭杲增置
人馬衣甲軍器專委將官教閱嘉泰中趙師睪一新
鎧甲旗幟訓練獎勵爲勝兵寶慶初趙范請淮西雄
邊民兵照例選招半年爲兵歲必自十月朔起集諸
州教閱寶祐閒賈似道易鎮以來大飭武備每歲春
秋合諸郡軍馬及本軍騎兵大閱於南城之郊課其
擊刺騎射之優劣而爲之升降給帛賞子皆越常比
翌日閱步兵亦如之節序射柳擊毬與常日馬教馬
射俱不在揚州教場舊在州治後宋呂企中建鞸武
此限例內亭及春臺扁曰漢關寶祐三年
賈似道遷于馬軍教場在揚州諸軍教場俱在揚州
子城北門外城南治隨軍教
閱不容
盡書

國朝洪武初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備於是
命中書省臣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
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
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
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
可到將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
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劄
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劄車以六
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外各都司衛
所每一衛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令所管百戶總小旗

率赴京師　御前試驗畢日回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上馬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堪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為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

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十人至四十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守禦南方發迤北極邊地方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練習熟或怠惰失於提督致所

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為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仍　命刊印頒給內外衛所遵守

揚州衛教場在小東門外前後有門中有將臺迤東有旗纛臺原額守城坐營指揮一員中軍千戶二員操習馬步隊正軍一千二十五名近因窮竄減半　儀眞衛教場大小二所小教場在城內廢久大教場在城外其間廬舍規制與揚州衛同　高郵衛教場在城中西北隅規制與揚州衛同　通州所教場在南城門外內有演武亭一座管操千戶一員百戶一員馬步軍共二百五名　泰州所教場在州城內西北隅有演武亭一座管操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操軍二百五名　興化所教場在縣城西塲制與通州所同操軍二百五名　鹽城所教場在縣城內北有演武亭一座管操千戶一員操軍二百五名

番戍周用江漢兵於淮夷宣王時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唐淮南六府分番宿衛見地理志　宋悉揚州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事見端平二年丘宗請　眞揚通泰高郵置奉化軍番上騎射事見紹興元年　置揚州高郵眞州泰州宣毅軍番上宿衛為禁軍事見紹興四年　韓世忠還自鎮江詔以背嵬一軍赴行在事見紹興十八年　收眞州萬弩手一千五百九十七人為親隨選鋒軍事見乾道五年　元調揚州舟師悉付水軍萬戶府張榮將之守禦江中事見中統十五年　以合必赤軍三千戍揚州十八年　留蒙古軍千人戍揚州二十年　改江淮招討使三萬戶府為三十七翼高郵沿海七翼眞州八翼

揚州泰州二十二翼二十二年調江淮省操馬赤軍及漢軍二千人於脫歡太子側近揚州屯駐以揚州沿江沿海衝要重地置五翼軍馬弁砲手弩軍事見元貞十五年

國朝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調取揚州各衞所旗軍分春秋兩班依期赴京操練揚州衞一千三百四名近減爲七百八十二名儀眞衞五百五十三名高郵衞八百五十一名通州所三百三十五名泰州所三百九十二名鹽城所一百四名興化所一百十二名巡江揚州衞瓜洲鎭巡哨船四隻把截官三員軍舍一百名分爲兩班上自花園港下止歸仁巡檢司往

來巡邏儀眞衞舊江口巡哨船二十五隻把截官四員軍舍一百六十名分爲四班上自東溝下止青山往來巡邏巡海揚州衞官七員旗軍三百三名通州所官十五員旗軍二百三名泰州所官十員旗軍二百三名

轉輸夏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周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秦初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凡負海之郡皆轉輸北河漢長安以淮南東道爲奉地見賈誼奏疏 魏鄧艾開淮南河渠凡東南有事泛舟江淮以大積軍糧正始四年隋開汴渠幸揚州通漕運大業元年唐裴耀卿爲江淮都運使置河口輸場省僦車錢三十萬緡開元十八年以江淮兵阻飛芻輓粟無路租賦皆自漢而上寶應元載劉晏領江淮漕事囊米載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轉達京師無升斗溺者廣德二載揚子院運米自淮陰入潁以饋淮南行營貞元十一載張萬福爲濠州刺史時李正已反江淮漕船不敢踰渦口福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而進賊兵睥睨不敢動事見十二年宋三司請諸軍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責判度楚昭輔昭輔以舊定八十日一運歲額三運若今去其淹

留之日則歲增一運矣上從之開寶五年戶部侍郎胡師文以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皆置倉轉搬京師崇寧二年知建安劉綜以天長軍及六合民輸賦未便請降天長軍爲縣屬揚州以六合縣屬建安軍自是民力均濟崇寧三年知泰興縣尤袤奏免邵伯鎭置頓及漕司輸藁秸之弊紹興十年元伯顏以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乃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每歲至京師者多至三百萬石

國朝洪武初定鼎金陵天下運舟率由大江達南京洪武二十年始海運遼東以供軍餉然皆民運至我

成祖都燕之後凡江南運舟泒爲二道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入黃河至揚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永樂十三年罷海運改沿河轉運議將原坐泒蘇松等處稅糧令民轉搬淮安倉交收廬鳳淮揚等處稅糧令民轉搬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稅糧令民轉搬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轉搬臨清倉交收仍令沿河衛所各泒船隻裏河搬運於淮安徐州等處交運至北京倉遮洋船俱於河南山東支運至通州倉永樂末年平江伯陳瑄計議凡民運糧儲俱于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瑄奏請于淮安瓜洲水次令軍民於此對船交兌令軍船出給通關付照與民銷繳仍令民補腳價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外加九斗在瓜洲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奏以裏河官軍各罷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仍令江南民加官軍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三升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員名江北裏河二總內該揚州衛八所共三百零五隻高郵衛六所共一百四十七隻儀眞衛四所共一百一十隻每隻額該旗軍一十名江北遮洋一總內該揚州衛八所共五十四隻高郵衛六所共四十七隻五分嘉靖十三年都御史馬卿奏減京操戍卒各衛又增遮洋船隻每船額該旗軍一十二名二項漕軍除

月糧外各付淮安常盈倉每名支行糧二石八斗成化十三年額清江廠造船辦料軍餘揚州衛用工九名辦料二百四十五名高郵衛用工一十名辦料五十三名興化所用工五名辦料九名儀眞衛用工七名辦料一百六十四名

馬政周楚爲掩賦車籍馬籍驗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監馬尹宮廄尹楚官國馬民馬以備行軍公馬公之戎馬起于田賦宋馬效軍在揚州治內張浚置淮東精騎曾肇在揚置之以備邊寇騎部以趙葵置之以備邊寇先鋒馬軍部雄駿馬軍部奇勝驍銳馬軍部以上三部俱制使丘宗在揚州市戰馬立額以備邊寇馬監在州城南門內孳生馬監在瓜洲鎮使馬院在州治內省馬院在州治教場東先鋒馬院在酒庫南備禦馬草場在江都縣左東廂南新馬草場一在江都縣南廂在江都縣北廂安撫司馬草場在江都縣北廂右江都馬草場在本縣北廂左揚子橋瓜洲鎮馬草場

國朝馬政江都縣牧馬監在府城大東門外洪武十三年建廣陵群在縣河東鄉洪武十三年建廣生群在縣仙女鄉洪武十五年建善應群在縣善應鄉洪武十五年建萬驥群在縣顧家沙洪武十五年建免徵田泒駅馬一百一十七疋該田一百三十四頃免徵田泒騾馬四百六十七疋該田一千四百零一頃歲徵本色馬五十六疋歲徵折色馬五十一疋儀眞縣牧監官監正一監副一監丞一良馭一録事一洪武末年俱革金駿群萬安群壽寧群廣勝群長興群華陽群青草群以上七群每群各設官三員洪武末年俱革馬廠在縣前正統九年建華陽群

（在縣東南二十里洪武二十七年建）免徵田泒駅馬三十六疋（該田七十二頃）免徵田泒騾馬一百四十六疋（該田三千八百八十頃）歲徵本色馬一十七疋歲徵折色馬一十九疋泰興縣順德群（在縣順德鄉二都）泰興群（在縣西二十五里順德鄉三都）驥寧群（在縣北二十里太平鄉二十一都）保全群（在縣南八里保全鄉八都）朝陽群（在縣東七里太平鄉十九都）永安群（在縣東七里太平鄉十都）東昌群（在縣東九十五里太平鄉十五都）免徵田泒駅馬一百六十九疋（該田三千八百八十頃）免徵田泒騾馬六百七十九疋（該田二萬三百七十頃）歲徵本色馬八十二疋歲徵折色馬八十八疋高郵州武安群一廠（在州西二十里江靜村）德勝群二廠（一在州北六十里邵陳村一在州西北五十里沛城村）免徵田泒駅馬二百二十二疋（該田四千四百四十頃）免徵田泒騾馬九百二十八疋（該田二萬七百七十八頃）歲徵本色馬一百一十二疋歲徵折色馬一百疋興化縣永興群（在縣長安鄉六都）廣興群（在縣長安鄉二都）長興廠（在縣安仁鄉十六都）免徵田泒人丁駅馬一百八疋（該丁一千八十丁）免徵田泒人丁騾馬四百三十二疋（該丁六千四百八十丁）歲徵本色馬五十二疋折色馬三十二疋寶應縣順義廠（在縣順德鄉赤水淵北）永興廠（在縣三阿鄉七里溝南）曹村廠（在縣東南曹村鄉）永寧廠（在縣東南軍下鄉）群蓋廠（在縣西南白馬鄉）射陽北廠（在縣東三阿鄉）射陽南廠（在縣東二阿鄉）小馬廠（在縣西南侯村鄉）遇便廠（在縣西南侯村鄉）免徵田泒駅

馬八十疋（該田一百六十頃）免徵田泒騾馬三百二十疋（該田九百六十頃）歲徵本色馬三十九疋折色馬一十六疋泰州馬廠（在州東永樂十四年始建）免徵田泒駅馬一百七十三疋（該田四百頃）餘泒人丁駅馬一百七十疋（該丁一千七百一十餘丁）免徵田泒騾馬六百八十四疋（該田一千二百頃）餘泒人丁騾馬六百八十疋（該丁一萬二百丁）歲徵本色馬十二疋折色馬八十九疋如皋縣朱家莊廠（在縣安定鄉十九都）邵家莊廠（在縣安定鄉十九都）汉陵廠（在縣安定鄉二十都）郁家堡廠（在縣江寧鄉十六都）湖大瀝廠（在縣江寧鄉十五都）蔣家堡廠（在縣江寧鄉十四都）林子廠（在縣赤岸鄉七都）鄧家店廠（在縣赤岸鄉二十三都）豐利廠（在縣沿海鄉六都）馬塘廠（在縣沿海鄉三都）葛堰河廠（在縣沿海鄉一都）免徵田泒駅馬三十五疋（該田二百頃）免徵田泒騾馬一百三十八疋（該田四千一百四十頃）歲徵本色馬一十七疋折色馬一十八疋通州清廣廠（在州東清幹鄉）餘慶廠（在州東清幹鄉）永興廠（在州北永興鄉）馬塘廠（在州北永興鄉）改泒人丁駅馬一百七十疋（該丁一千七百丁）歲徵本色馬改泒人丁騾馬六百八十疋（該丁一萬二百丁）

八十二疋折色馬八十八疋海門縣　奏免鹽城縣（縣隸淮安府而該揚州衛守禦之故亦志其馬數）原額種馬六百五十疋正德間瘟疫死亡太半嘉靖間追補五百二十八疋尚欠一百二十二疋

洪武六年初置滁州太僕寺提督兩淮馬政其制每家養馬一疋駅則免徵田糧二百畝騍則免徵田糧三百畝每二歲納駒一疋欠一駒者納鈔七百貫永樂初增置府州縣管馬通判判官主簿每民丁十丁養駅馬一疋每民丁十五丁養騍馬一疋一駅四騍名一小群十小群名一大群計歲科駒擇其尤者解之太僕俵散以備騎操其餘折色解　京備用

戎器夏篠簜齒革羽毛篠簜箭竹齒革爲車甲羽毛備旌旄周烏號弓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跱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名烏號弓漢楚劒漢置楚劒地劒客唐淮南弩見前兵制宋武庫建隆時置在揚州郡治東廡鎖屋數間上有金牌書曰建隆元年立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武庫所云乃焚香再拜啓視乃弓弩各數千愛護甚至貫命試之比後作者其精巧過數倍士卒服竟以成功詢究其由乃太祖征李重進所藏者其經武之畧見於二百餘年之前可謂聖矣備禦物庫乾道時置在府治軍需庫安撫司軍器庫舊甲仗庫東甲仗庫中甲仗庫西甲仗庫俱在府治內皆制使趙葵建新甲仗庫民軍軍器庫俱在府治內皆李曾伯建砲庫在子城西北角火攻庫在便門內民砲庫在便門城上划車弩庫在西門裏專貯划車弩梯弩角弩俱仁宗建有識其畧曰弩者軍中之勁實中國之長技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古者蹶張不過極一人之力其後乃有八檐雙弓紋射車之異此精思巧製兼衆力而增廣之力愈強則射愈遠而破敵愈利朱超石齊大弩斷矟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即今之划車是也遏

銜制突險扼要無堅不摧孰有加於此者惟揚今爲圖府蓄無日而不討軍實爲戎器俱備咸精其能武庫錯峙所儲甚富第淮海之閒地勢卑下倘是弩之收貯雜襲而弗謹則膠漆觔角或致弛解而蠹敗緩急何所恃焉是不容不締創而別爲之所亦周人掌弩之藏漢人司弩之庫遺意也曰弩庫曰弩熇曰廳事曰營房爲屋七十六若弩熇則時寒煖量其火候以爲暴涼之節自初冬迄正月火三分旬則出風兩晝夜春秋仲季四分旬則出風一晝夜夏四月至七月此正暑濕之候入熇火常五分而不可風矣若營房則畢集弩軍更休番上宿責令訓隸朝斯夕斯使之專心致志仍復程其優劣爲之賞罰庶無士不選練卒不服習之患抑可免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之慮矣茲因紀其歲月而條列其綱目爾曹其恪意遵行謹守而勿失斯　毋負經營之初意云

防城庫無敵庫二庫俱賈似道建背嵬軍斧韓世忠在揚州大儀鎮用此斧上斫人胄下斫馬足遂敗金人克敵弓劉錡在瓜洲用此弓敗金砲九鐵砲石砲霹靂砲虎蹲砲小虎蹲砲大平頭砲小平頭砲小飛山砲小盞砲器

仗五十有一馬槍半丈紅長槍紅桿長槍破[illegible]錐槍樺皮短槍紅桿背槍兩頭黑槍[illegible]漆攢槍竹槍苦竹槍柘木槍黑木槍接木槍小槍[illegible]兩刃槍白木鈎鐵叉火叉半丈紅朴刀木叉半丈朴刀紅靶手刀黑靶手刀絨靶手刀鍛刀剗刀[illegible]剗刀鋸刀鈎刀鍘刀洞刀簇帳紅靶刀麻札刀換陣刀斫馬刀大刀手斫刀鷹嘴刀大斧斫山斧[illegible]手牌立牌陣脚牌戰車破騎北車鐵蒺藜鈎鐮採錐劉鈎鐃鈎槍鐮

弓弩二十有四神臂弓二勝角弓皮角弓白背角弓竹面弓木弓划車弩立射五勝弩弘射五勝弩三勝弩梯弩木弩角弩機弩滑而弩風翎弩木翎弩竹翎弩匾翎弩落生弩藥槽弩

旗鼓一十有八金鼓旗飛熊旗飛虎旗雙雕旗門旗道旗青旗黃旗白旗紅旗小槍旗轉光旗號帶旗排旗銅鑼隊鼓大皁鼓畫角

甲冑一十有九鐵兜鍪皮兜鍪[illegible]兜鍪細葉兜鍪鐵面簾羅圈甲鐵羅圈甲藏綠甲細葉甲鐵甲皮人甲馬甲紙甲頭目水浪甲鐵[illegible]披鐵披膊皮披膊羅圈被膊羅圈腿裙

衣裝三十有二紅絹綿襖蓮子樹綿襖褐團襖紅布衲襖皁布

衲襖破金褐衲襖白布衲襖綠布衲襖緋紅衲襖夾布襖紅布大胖襖紅布絮襖紅布紙胎襖紅布衫綠布衫皂布衫破金褐布衫黃絹軟纓紅布軟纓紙絮軟纓青條軟纓皂布絹搭護破金褐擁項紙披膊白布護膝紅布腿裙皂布腿裙虎斑布腿裙紅布紙胎腿裙雜綃腿裙破金褐布腿裙白布腿裙

國朝揚州衛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六千四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七萬二千九百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五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高郵衛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六千四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十萬七千一百五十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五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儀真衛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六千四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二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

四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通州所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七百五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泰州所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七百五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鹽城所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七百五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興化所軍器局歲造解京軍器七百五十件碗子盔青布響甲黑漆弓絲弦破甲箭撒袋腰刀斬馬刀牛皮團牌　欽降並舊存軍法定律軍器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件城門銅銃鐵銃巡城銅牌十面守城操備旗鼓器械　永樂

間制每百戶以百軍分二隊每隊五十名銃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槍手二十名

論曰揚地稱爲腹裏而當南北要衝事變時作豈能去兵若晉宋南渡則爲邊境矣所以其兵最盛晉北府兵百戰百勝宋淮南兵每戰必克當時蓋多選募民兵也今何藐乎轉輸輪戍已用太半操江備倭亦復不少官河縴夫雜役百出　國初二分守城八分下屯徒爲虛語矣視他衛漕戍不並役江海非近地衛所不臨河者獨加重也故其軍逃且死者已過太半甚則十

無二三焉乃今存者包補逃亡存者亦不能支藐何怪也且往年流賊劉六輩已至瓜洲幸而是日邊兵適至賊遂開舟至狼山而敗不然賊直趨揚州其禍慘矣今勾稽非不嚴也終不能復舊額固有年久戶絕而積弊亦難盡革焉査有巡撫唐公龍曾　奏減京操之軍及以官軍罪米之贖充其夫價且往年亦嘗借撥運司餘銀補其急闕月糧遇有前事師其意而推廣之可乎近年民兵愼選而精練之克發新軍情重者勿輕赦之及倣富鄭公弼救荒募軍之意多

方補之可乎通泰二州屯糧無田御史何宏須瀾　奏免揚州等屯地多瘠薄屯種闕人爲人侵耕爲之清理而蘇息之可乎先年民運轉般後始以官軍直達運軍不足以徙罪民夫足之可乎大學士丘公濬亦嘗議回船許其載貨不徵且量制海舟使習海運一途以備不虞酌取而　奏行之可乎　國初戎器有獸張劃車皆弩也今則無之而有銃手固不若兼弩而且習神鎗佛郎機尤爲中國長技也宋時三城其夾城寶祐城固不可驟復矣而大城亦止修西南一隅以當時戶口甚少也今則繁庶矣城小不能容衆且淮揚並峙淮有三城揚止一城而視前又減其半所宜克廣而復其舊址與州縣無城及雖有城而卑薄者興築而增補之可乎巡撫柳泉馬公卿嘗議江北諸郡凋敝已甚不堪追補馬疋　奏乞停待豐年買補或每年帶補三分通州判官史立模亦議通州免徵無田而養馬多累且種馬駒不堪解而解馬復徵銀買補　奏乞免養種馬止解備用馬疋宜酌取其意奏　請量減種馬其省存馬疋俱選膘壯良

馬萬一有警亦許借撥騎征可乎又今各處臬司兵備官遍置數多而江北兵備遠在徐州勢若不能相及若議　奏添設兵備一員俾與守備官相協行事聽撫按諸衙門節制使軍衛有司皆聽約束而諸凡戎政皆責其次第修舉可乎誠若是豈惟吾揚百萬生靈之幸而
九重南顧之憂亦庶其可少紓也哉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一

禮樂志　郡人盛儀輯

率民和神朝祭爲大彰志貞教導化是先必禮倫樂和表儀以立極斯風清俗美觀化而懋中式憲　王綱罔敢僭瀆遠稽歷代倫見相沿若夫轉移之機實惟教養之責焉爾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禮樂作於聖王達之天下具有典籍故漢有禮樂志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

國朝鑒百王之規成一代之制其制書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曰稽古定制曰諸司職掌曰大明集禮曰大明會典曰教民榜文曰出使禮儀曰射禮儀注曰迎　詔儀注曰孝慈錄曰大明令曰大誥曰大明律曰卧碑曰憲綱曰見行事例曰累朝榜例曰嚴禁奢侈榜曰忠靖冠服圖說曰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說曰孔子祀典集議布之天下官師士民永爲遵守萬世不磨者也今不能盡錄姑撮其綱要書之以備一郡之禮樂云

朝覲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國朝每三年兩淮運司揚州府及各州縣正官首領朝覲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冊獻於　朝聽吏部都察院考察賢否題奏

聖裁大明黜陟

朝賀漢高祖七年諸侯群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爲正）魏晉以冬至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唐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

國朝以正月朔稱元旦以冬至稱長至

列聖生辰俱稱萬壽聖節

東宮稱千秋節至期揚州文武衙門五品以上官司先期遣官奉表稱賀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

東宮千秋節進箋行八拜禮俱前一日習儀於寺觀至日于所在官廳行慶賀禮

開讀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國朝凡有　詔赦遣使本處開讀將至揚州文武官僚朝服迎　詔行五拜三扣頭禮　詔至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致辭乃退易服見使者

恩典周禮小行人若國禮喪則令賻委之若國有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國朝恩典遣使集禮有遣使賑撫各府水旱虫災有遣使勞問王公以下疾有遣使吊賻王公以下喪有遣使冊贈諸大臣有遣使致奠諸王以下喪有遣使吊王公大臣喪儀注有遣使賻王公大臣喪儀註有旌表禮有養老禮有恤孤貧禮有文武臣恤典有賜諡賜塋揚州等處遇有前項禮儀俱遵行如制

救護書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國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筭其時刻秒忽奏 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文武官日食具朝服月食便服行禮在揚州日食行禮于府月食行禮于衛其他州所亦如之

迎春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後漢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

國朝每歲立春揚州有司衙門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寺觀中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

祭祀王制諸侯祭社稷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祠司飌師雨師唐天寶五年令祀雨師以雷師同壇

國朝揚州府及所屬州縣祭社稷祭境內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祭南瀆大江之神

集禮郡縣社稷壇圖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儀里社陳設圖社稷祭儀風雲雷雨各府州縣祭儀注各府州縣祭山川壇儀

揚州府社稷壇 在府城西門外濠西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有司前期二日齋戒用豕羊祝帛等儀致祭州縣并同洪武三年知府周原福建成化十年知府周源等重建

儀真縣社稷壇 在城西門外濠西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重建

泰興縣社稷壇 在縣西門外一里洪武三年知縣呂秉直建洪武十年縣丞王鼎增修正統十二年主簿劉源典史周畧重修

高郵州社稷壇 在州西北洪武三年知州趙原建

興化縣社稷壇 在縣西門外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建八年知縣李叔正增修

寶應縣社稷壇 在縣北門外洪武八年知縣戚順建二十三年知縣方仲陽修知縣徐祺重建

泰州社稷壇 在州西門外洪武二十三年知州陳宗建

如皋縣社稷壇 在縣西一里洪武三十年知縣宗行簡建成化十二年知縣向翀重建

通州社稷壇 在州西門外一里洪武三年知州能春建景泰二年知州孫徵修

海門縣社稷壇 在縣西北二里洪武二十五年知縣駱士廉建永樂十八年知縣齊福東修 知縣王宜重修

揚州府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府城南門外三里橋北歲以春秋仲月上旬有司前期二日齋戒用豕羊祝帛等儀致祭州縣並同洪武三年知府周原福建成化十五年知府楊成重修

儀眞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城門外始於宋嘉定十四年郡守吳機建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重建 泰興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洪武三年知縣呂秉直建洪武十年縣丞王鼎增修正統十二年主簿劉源典史周畧重修 高郵州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洪武三年知州趙原建 興化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建八年知縣李叔正增修 寶應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洪武八年知縣戚賢建二十三年知縣方仲陽修知縣徐祖重建 泰州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門外四里洪武六年知縣史遇建洪武二十三年知州陳宗修 如皐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一里洪武三年知縣宗行簡建 通州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門外洪武三年知州熊春建景泰二年知州孫徽修 海門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洪武二十五年知縣駱士廉建永樂十八年知縣齊福東修知縣王宣重修

揚州府漢江水祠前漢地理志云在江都縣蓋漢宣帝詔令祀江瀆或謂爲瓜洲江海神祠者非是按風俗通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嶓山入海廟在廣陵江都縣

國朝江海潮神祠在江都縣瓜洲鎭每歲八月十八日揚州府官致祭景泰六年知府王恕修大學士高穀有記成化十九年知府楊成修尚書王恕有記 高郵清水潭龍神祠在州北每歲本州官祭祀 通州江海神祠在州狼山正德七年因倭流賊奏行立廟每歲以七月十九日州官致祭大學士王鏊有記

揚州府城隍廟在府西北舊禹王廟東元至順二年花世輔建洪武二年兩災二十六年知府闕敬祿重建正統十一年知府韓弘修祭酒陳敬宗有記成化十年知府周源同知劉禮等重修

儀眞縣城隍廟在縣東宋紹興三十一年郡守員琦建嘉定三年郡守潘友文重建洪武二年知縣賈彥良重建正統七年知縣連獻孫禮重修 泰興縣城隍廟在縣西洪武元年知縣呂秉直建正德十一年知縣鄭浙重修 高郵州城隍廟在州東洪武四年知州趙原建 興化縣城隍廟在縣西迎恩橋街北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建永樂八年知縣呂童增修 寶應縣城隍廟在縣東南隅洪武四年知縣王驥建永樂十二年知縣王文壬修景泰四年縣丞陳鞏重修天順間知縣李仲重建嘉靖五年知縣閻人詮有記 泰州城隍廟在州東南宋元符二年建正統四年知州駱士隆判官宋莊重建朝請郎蔡駟有記 如皐縣城隍廟在縣東隅永樂五年知縣史搢重建正統十一年知縣曹立增修祭酒陳敬宗有記 通州城隍廟在州東北隅建隆二年知州王茂建景泰元年知州孫徽等修知州高鵬重建 海門縣城隍廟在縣東洪武三年縣丞焦惟敬建景泰二年知縣黃誠重建

土神廟附歷代邗溝廟在江都縣大儀鄉圖經云即祀邗溝神 白沙廟在儀

眞縣宋嘉定五年郡守吳機以眞州舊名白沙故建廟以祀神云

揚州衛旗纛廟在本衛後洪武四年指揮馬於建永樂八年指揮姚凱修正統十二年指揮李鎧重修每歲以霜降日致祭 儀眞衛旗纛廟洪武十三年建 高郵衛旗纛廟在衛廳東洪武四年指揮周龍等建宣德六年指揮湯節重修 興化守禦千戶所旗纛廟洪武三年建 泰州千戶所旗纛廟洪武元年千戶謝成建 通州守禦千戶所旗纛廟吳元年千戶楊清建正統元年千戶陳廣重修 鹽城千戶所旗纛廟洪武三十年揚州衛正千戶姜泰建正統七年正千戶馮祥重修

釋奠月令周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文王世子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漢平帝元年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安帝炎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於闕里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澹臺滅明宓不齊南宮适公冶長原憲公晳哀曾點顏無繇商瞿高柴漆雕開公伯寮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巫馬施梁鱣顏辛冉孺曹卹伯虔公孫龍冉季秦祖漆雕哆顏高漆雕徒父壤駟赤商澤石作蜀任不齊公夏首公良孺后處秦冉奚容點公肩定顏祖鄡單句井疆罕父黑秦商申黨公祖句茲榮祈縣成左人郢燕伋鄭國顏之僕原亢樂欬廉絜顏何叔仲會狄黑邦巽孔忠公西輿如公西蒧邁瑗施之常林放秦非陳亢

申棖琴張顏噲步乘孔鯉按原祀七十二人今祀七十八人蓋以家語史記所書遍祀之也魏正始中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南宋文帝太子釋奠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唐太宗貞觀間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重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廟堂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玄宗開元八年詔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從祀曾參坐十哲之次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

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宋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郕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伯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徽宗崇寧四年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大觀三年詔躋子思從祀理宗淳佑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度宗咸熈二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元成宗大德

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爲郕國宗聖公孔伋爲沂國述聖公孟軻爲鄒國亞聖公

國朝上如江淮先謁孔子廟幸學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自夫子以下象不土繪祀以神主十九年罷揚雄之祀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頒降天下文廟樂器太祖高皇帝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降天下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慾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

和而正後世之歌辭滔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樂器亦乖戾而不合淩犯而不倫手擊之而不得之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之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英宗正統元年以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從祀孔廟

憲宗皇帝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舞

孝宗弘治中以宋楊時從祀孔廟

嘉靖庚寅　上用輔臣言乃攷正禮制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某子遂别祀叔梁紇于啓聖祠以顏路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又黜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四人而以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併撤諸像易以木主改大成殿曰先師廟戟門曰廟門籩豆各損其四樂用六佾示天下以道尊崇聖賢之意

揚州府儒學先師廟 釋奠禮見大明會典儀註廟在府學前宋咸平間建於開明橋之西南淳祐間徙於此國朝洪武二年知府周原福郎舊基重建宣德九年知府陳眞修正統十二年知府韓宏修天順八年巡按御史張鼐修正德八年教授高貴亨嘉靖元年提學御史蕭鳴鳳正釋奠樂三年巡鹽御史張珩知府易瓚修葺并作泮池七年巡按御史增鑄爐爵等器八年知府陶鉞重修十七年巡鹽御史洪垣修

江都縣儒學先師廟 釋菜禮見大明會典并儀註州縣下同廟在學前代原在府內開明橋國朝洪武七年知縣宋啓徙於縣驛駐嶺洪武二十七年知縣丁師尹修宣德八年知縣謝必發修成化六年巡按御史王繼修七年巡按御史董韶修嘉靖元年巡鹽御史戴金修嘉靖七年巡按御史王鼎增鑄爐爵等器嘉靖十八年御史吳悌知府劉宗仁肇作泮池

儀眞縣儒學先師廟 在縣城東門內宋紹興七年知州張好古併學自長樂坊徙建　國朝洪武二十七年知縣劉文綱修三十年知縣康彥民修永樂元年知縣徐春修五年鎮守都督談清修十三年知縣孫禮修嘉靖六年巡撫都御史唐龍巡鹽御史李佶修釋菜祭器俱備

泰興縣儒學先師廟 在縣城東門外宋紹興間建　國朝洪武三年知縣呂秉直併學即舊基建永樂四年知縣王政重修正統九年縣丞徐錫修成化元年主簿盧昱柯彬修四年知縣林翹修同洪謨碑記十七年縣丞潘鎮修二十三年本府同知李敍闢地建儒學門及師儒宅正德十三年知縣鄒浙重新嘉靖初知縣彭祥修十二年知縣朱箎增修

高郵州儒學先師廟 在州治東宋至和間知州邵必建開禧間知州林伯成修國朝洪武元年知州黃克名建十七年同知彭鑫修正統六年知州韓蘭修天順二年學正吳志尹更餙聖賢像併修餙祭器嘉靖十七年知州鄒諧繕

興化縣儒學先師廟 在縣城內宋紹興二十年知縣黃萬頃建元大德二年知縣丁齊修　國朝洪武三年知縣徐

士誠訓導蕭文溥封替重建宣德元年知縣楊隆修景泰三年知縣崔時雍修

寶應縣儒學先師廟在縣治東宋嘉定間知縣賈涉建國朝洪武六年知縣王驥訓導林端朱搗即舊基重建六年知縣李俶訓導于惠修永樂十四年教諭顧愷修正統七年知縣朱瑛修天順六年知縣能淮重修侍郎章綸記

泰州儒學先師廟在子城內宋慶曆中併學建元封五年知州李之紀修紹興間知州楊英臯建淳熙七年常平使鄭嗣宗修慶元元年常平使汪梓修嘉泰二年知州陳茂英修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張遇林併學建十三年知州劉景修宣德七年知州蕭旭修正統十四年巡按御史蔣誠等重建成化十五年知州陳志重修弘治十五年知州謝傑重建

如臯縣儒學先師廟在縣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建宋祥符八年知縣曾易修淳熙三年知縣勉善增修國朝洪武四年知縣謝德璟修十一年知縣劉若衡修十五年知縣周鼎修正統七年知縣曹立修嘉靖五年知縣梁喬升修嘉靖十九年巡鹽御史吳悌焦璉知縣黎堯動重建于縣治東南二十一年巡鹽御史胡植修餙

通州儒學先師廟在城東門宋太平興國五年知州曾環併學建於州城東乾興元年徙紹興二十三年州判方雲翼修國朝洪武二年知州熊春重建成化間知州郭定傳錦修正德間知州蔣孔暘張成恩修嘉靖四年知州曹晧修九年巡鹽御史朱廷立知州鍾汪修

海門縣儒學先師廟在縣治西元至正甲申知縣張士良建國朝洪武元年知縣徐伯善修正德間知州蔣孔暘知縣裴紹宗修嘉靖六年知縣陳錠修

揚州府儒學啓聖公祠在本學內嘉靖十四年九月提學御史聞人詮奏禮部勘合建各州縣同

歷代帝王遺廟盤古王廟在揚城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周公禮殿畫像也今江都縣西興鄉有盤古山亦有盤古廟三皇廟在本府各州縣國初俱建洪武二十九年華除夏禹王廟有二一在江都浮山後一在高郵臨鎮澤秦子嬰廟在高郵州東北臨澤鎮漢高帝廟在高郵州沛城村漢更始皇帝廟同上魏文帝廟在江縣蔡家莊九域志魏文帝幸廣陵因立廟令名曹公廟一在儀真縣曹村東平王廟在泰興縣太平鄉祀漢劉蒼武寧王廟在高郵州三垛鎮祀梁武寧王大尉隋燕王廟大觀圖經云隋大業十三年宇文化及之亂煬帝孫燕王倓死於難唐太和二年詔立廟

名宦禮記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歷代昭陽廟在興化縣昭陽山春秋楚昭陽令尹嘗食采于此有惠在民故立廟祀三閭大夫廟在興化縣東伍子胥廟在儀真縣西胥浦恭愛廟在陳公塘側祀漢廣陵太守陳登郡人孫件有重修恭愛廟記太傅謝公祠在揚州子城上祀晉謝太

傅安邵伯鎮亦有謝公井棠廟康令祠一名明王廟唐地理志云江陽縣令康失其名咸通中以身禱雨赴水死天即雨民爲立祠惠愛廟在儀真縣東北五里甘露鄉工部尚書張萬福祠也古志云宋宣和六年運判向子諲具感應事請于朝建廟韓忠獻祠在揚州雍熙院內宋孫貴以所藏魏公圖像而置祠祀之蔣之奇有記范文正公祠一在鹽場便倉西官路南公築捍海堰時嘗憩于此人因立祠祀之一在興化縣儒學內邑人以其嘗爲興化知縣立祠祀之三賢祠在泰州祀宋發運使張綸胡令儀監西溪場鹽稅范仲淹並以修捍海堰有功於民五賢堂七賢堂思賢堂在州學內祀韓魏公琦文忠歐陽公脩集賢劉公敞正獻呂公公著文忠蘇公軾宋教授彭方重建於五賢之後增祀忠肅陳公瓘忠敏任公伯雨陳任揚寓賢也州守岳珂重建於七賢之後增祀內翰王公禹偁正獻杜公衍孝肅包公拯質肅唐公介忠穆呂公頤浩端平以後州人又增元憲宋公庠侍郎鄒公浩侍御李公衡清獻崔公與之云四賢堂在真州學講堂右宋嘉定

五年知州李道傳建中祀濂溪明道伊川晦菴西山先生從祀之 忠節祠 在六州治東南一里州人為宋將孫虎臣死節祀之 歐陽文忠祠 在揚州城內祀宋文忠歐陽公修 彭守生祠 在揚州城內為宋知揚州彭思永建 制置安撫提刑三趙公祠 在州城東北紹定間逆全擁衆圍城江淮制置大使趙善湘淮東安撫趙范淮東提刑趙葵指授諸將合力攻勦賊平州民德之為立生祠 招撫畢公祠 開禧間揚民以州守畢再遇戰有功祠于東城 忠肅鄭公祠 在州學祀宋州守鄭興裔郡少魏有記 崔守祠 在州學祀宋知州崔與之 制使丘公壽祠 在揚州為州守丘岳建 高郵軍紹興三鉅公祠 祀忠獻張公浚忠武韓公世忠武穆岳公飛 韓宣撫生祠 宋韓世忠撫兵高郵有功民為立生祠賈价有記 三忠臣祠 在泰州祀宋殉難李庭芝孫虎臣姜才 吳守生祠 在真州宋特為州守吳機建 陳提舉生祠 在高郵宋提舉陳損之興水利有功民為

立祠 樊良廟 在樊良湖堤上宋守馬光祖建以南中叢秀發為民修水利祀之 林太守生祠 宋高郵守林伯成有惠於民為立祠 陸太守祠 在泰州祀宋守荊罕端閣述田揚張綸孔道輔曾致堯 馬通判祠 在泰州祀宋通判馬尚 邵節使祠 宋邵宏淵與虜帥蕭琦戰於真州胥浦橋州民因得渡江以免難事平民立生祠 羅令祠 在江都縣邵伯鎮祀宋縣令羅適秦觀有記 馬令祠 在泰興縣祀宋縣令馬尚 應教授生祠 宋高郵教授應武有善教士子為立生祠 顯勇廟 在揚州城內祀宋死節臣與從能 紀忠廟 在揚州雍熙寺西祀宋紹定庚寅以迄淳祐己酉淮東淮西戰殉之士四千五百二十六人 三將軍廟 在府城西一在儀真縣北祀宋將軍元括梁宏張昭三人死戰邑人壯其忠勇祀之 張武定公祠 元張弘獨自江陰移鎮通州有恩惠後征八百媳婦國戰殁門客葛漢劉等立祠于通州慶集葦俱有記

國朝旌忠廟 在江都縣瓜洲祀宋死節臣趙全王方國初復立廟揚州城內每歲本府官致祭 高郵州康澤廟 在高郵湖中洲上祀宋人耿遇德每歲本州官致祭 董子祠 原在兩淮運司後堂運司即董子宅內井曰董井正德間巡鹽御史朱冠運使畢亨移于新興坊春秋運司官致祭判官劉買田十畝辦祭器嘉靖十五年巡鹽御史戴金令同知劉璣等重修嘉靖二十一年春巡鹽御史胡植行府凡祭董子祠運司官主祭府縣官并儒學師生俱往陪祭未為定規是春祭罰贖金行運司同知白濬重修 文丞相祠 原在江都縣城西二里正德間巡鹽御史劉登甫以文公罹宋之難間關揚州境內志圖恢復彼祠不稱為立新祠於城南四里制頗宏麗登甫自記春秋官致祭嘉靖十五年巡鹽御史戴金令運司同知劉璣重修嘉靖二十一年巡鹽御史胡植行府凡祭丞相祠鹽運司并官屬俱往陪祭未為定規一名大忠節祠在儀真東關河岸上成化間奏請主事夏英以文公嘗投儀真判官苗再成以圖恢復後再成敗於言遂逐之而去今為立廟以宋死節臣苗再成與都

統姜才配嘉靖間主事夏英後增祀死事臣趙孟錦一在通州東門外觀音山判官史立模建一在海門縣南禪寺內判官史立模建 胡文定公祠 在通州南市門外知州鎮汪同知豐坊建 名賢祠 在泰州即舊景賢堂嘉靖元年同知州金廷瑞等建祀富弼范仲淹胡瑗王揚英陳瓘趙抃孔道輔曾肇胡令儀岳飛文天祥 四賢祠 在通州祀范文正公胡文定公岳武穆王文文山公嘉靖二十一年春學正歐陽瑜等請于巡鹽御史胡植行有司即通州書院改為祠 揚州府名宦祠 在儒學內嘉靖十年巡鹽御史張珩知府易瓚建祀漢江都王相董仲舒廣陵太守張綱唐揚州刺史姚崇淮南節度使李珏淮南節度副大使崔從宋知揚州事王禹偁杜衍韓琦歐陽脩包拯唐介王琪劉敞馮京鮮于侁呂公著蘇軾崔與之知通州事胡安國揚州儒學教授鄭浩宋淮南轉運副使薛奎淮南轉運按察使王素淮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事岳飛兩淮宣撫使判揚州趙葵兩淮制置司使知揚州李庭芝宋江都縣令羅適興化縣令范仲淹海陵縣

今趙抃泰興縣令尤袤元高郵府知府李齊國朝巡按監察御史王彬巡撫淮揚等處右副都御史曹泓巡撫淮揚等處左副都御史王竑兩淮鹽運司轉運使耿九疇提督學校監察御史陳選巡鹽監察御史雷應龍揚州府知府王恕揚州府同知劉蘭

儀真縣名宦祠 在本學內嘉靖二年巡鹽御史張珩建祀宋工部侍郎權知揚子縣朱昂右諫議大夫知建安軍劉綜知真州王博文淮南運判兼知真州丘岳陽子尉胡宿判真州胡[?]知真州王漢文張大經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方信孺真州司法劉宰知真州杜杲兩浙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知真州洪興祖李道傳黃萬成趙孟錦

泰興縣名宦祠 在本學內嘉靖十七年守泰州同知林庭棉建祀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泰興縣令尤袤主簿黃連儒學訓導寇文禧

高郵州名宦祠 建置無考祀宋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高郵軍學教授應武元高郵知府李齊 國朝刑部尚書白昂

興化縣名宦祠 建置無考祀宋監西溪鹽稅范仲淹發運副使張綸縣令詹士龍

泰州名宦祠 在[?][?]堂嘉靖元年知州金廷瑞等重建祀宋[?]泰相晏殊監西溪鹽稅呂夷簡范仲淹知泰州韓琦孔道輔戶部員外郎知泰州曾致堯知海陵縣趙抃胡令儀制置發運使張綸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丞相文天祥 國朝泰州知州成樂同知王思文

如臯縣名宦祠 建置無考祀宋縣令曾易古胡令儀 國朝知縣胡昂

通州名宦祠 在儒學內正德十三年知州蔣[?][?]建祀宋知州王素通判趙槩徐勣任建中知州吳遵路

海門縣名宦祠 在儒學內祀宋縣令沈起 國朝知縣裴紹宗

范公祠 在興化縣祀范公仲淹正德間高郵州同知胡堯元改五聖廟爲祠嘉靖間知[?][?]改祐聖觀爲祠以知縣胡拱辰 國朝巡撫唐公龍巡鹽御史陳公[?]蕙閭[?]

[?]啓祠 在興化縣名宦祠祀張公綸唐公士龍嘉靖間知縣李世熙別建祠於南門外

蔣公遺愛祠 在本府南門越城內祀揚州府知府蔣瑤正德十四年 武廟南巡瑤盡心所事不與權豪民賴安堵故立生祠以祀之

范公遺愛祠 在本[?][?]門外[?]河東祀兩淮運使范璁商人感其惠利而祀之

侍御洪公生祠 在興化縣祀巡鹽御史洪垣禮部侍郎蔡昂撰碑記

傳侯生祠 在興化縣祀知縣傅珮吏部文選司員外許穀有記

鄉賢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而令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歷代

董孝子祠 在泰州西溪鎮祀漢董[?][?][?]揚新志辯永爲湖廣孝感人然此地有董永墓及繚絲非或求後僑寓於此皆未可知

四賢堂 在高郵州祀孫覺秦觀喬執中朱壽昌

三賢堂 通州知州蔣元鼐建祀州人張次山寓客陳瓘任伯雨程大昌有記

贅隅先生祠 在江都揚子橋宋江都令羅適建祀寓賢黃晞蘇頌有記

三賢祠 在真州守臣以郝經吳澄張翌昔嘗寓此乃作祠以祀之

蔣忠烈祠 祀漢秣陵尉蔣子文也祠在揚州南門外紹定三年逆全

權衆圍城帥守趙范默禱于神屢戰獲捷復爲新其祠高郵興化亦有祠祀

國朝

揚王祠 在鳳陽府盱眙縣津里鎮洪武初設祠祭之一歲大小凡二十六祭王揚州人

太平忠臣廟 祀洪武初樞密院判王鼎鼎儀真人

秣陵尉蔣忠烈公廟 在南京四孟朔日歲暮除日 朝廷遣應天府官致祭舊廟四月二十六日加一祭 公廣陵人爲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遂死事焉鄉人爲立廟

揚州府鄉賢祠 建置職名俱同名宦祠祀漢處士應曜東海相徐璆晉中書侍郎盛彥[?]贈楚州刺史來濟宋貞晦先生陳融南唐內史舍人徐鍇宋禮部侍郎呂溱戶部員外郎吳及太子少師張方平太常博士胡瑗龍圖閣學士王覿龍圖閣學士兼侍講孫覺司農少卿朱壽昌迪功郎吳志興岳州知州張汝明贈銀青光祿大夫孫覿徽猷閣待制王鼎贈大中大夫王居正敷文閣待制李易秘閣修撰李衡京東轉運判官張次山寶章閣待制牛大年處士丁天錫元處士李茂皇明太原侯王公鼎處士

孫賢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茅大方
儀真縣鄉賢祠建置職名同名宦祠祀宋吏部侍郎
柳植禮部侍郎杜鎬尚書司封郎中孫錫翰林學士
孫洙處士孫侔監察御史張次明太常博士吳祥中
書舍人兼侍講沈銖通議大夫贈大奉宜大夫沈錫觀
文殿大學士吳敏資政殿學士劉大中迪功郎吳志
顯孝子吳次明　國朝南陽縣丞蔣
宮太原侯王鼎兵部右侍郎黃璘
泰興縣鄉賢祠建置職名同名宦仍祀孝子顧圻　國朝副都御
史茅誦泰興縣儒學訓導朱景貞[illegible]部侍郎翟善
高郵州鄉賢祠建置無考祀宋鄉先生喬竦[illegible]中書閣直學士孫覺寶文閣待制[illegible]李恕中國史院
編修直龍圖閣[illegible]觀司農[illegible]
浙西路安撫參議陳[illegible]判司[illegible]知縣
興化縣鄉賢祠建置無考祀大學士[illegible]文義公高穀提學副使胡獻
寶應縣鄉賢祠知縣徐祖
重建祀漢太原太守咸[illegible]空軍[illegible]祭酒管書記陳
琳東郡太守臧洪東郡丞陳容　國朝大理寺少卿
袁
後
泰州鄉賢祠建置職名同名宦祠祀宋直秘閣知[illegible]王後又　國朝浙江按察司副

使張文南京戶部右侍郎儲
巏南京工部右侍郎徐福
如皋縣鄉賢祠祀宋龍圖學士
王觀孝子丁天錫侍講胡瑗　國朝海豐
知縣劉瑗御史馬繼祖福建參議官翁鶩
通州鄉賢祠祀宋戶部員外郎吳及侍講崔敦詩　國
朝太常寺少卿姚繼巖順天府推官周臣
海門縣知縣裴紹宗建祀　國朝義士李
閭市封徵仕郎揚州同知崔潤
鄉賢祠
廣陵三先生祠在府城西門外十里平山上舊為司徒廟嘉靖六年巡鹽御史雷應龍巡
按御史王鼎撤毀司以銅木像塑安定先生像于中
令有司春秋祭祀嘉靖二十一年春巡鹽御史胡植
行知府朱懷幹復與宋鄉賢樂庵先生李衡竹西先
生王居正並設木主同祀于安定祠一本府官主祭有
記又發罰贖金行知府朱懷幹重修祠宇
胡安定先生祠一祠在泰州泰山知州王臣建
巡鹽御史徐九皋重建一祠在如皋縣宋崇寧元年
建於縣治東南隅　國朝正統二年提學御史彭勗
令知縣曹立移建于儒學之西南有司春
秋致祭嘉靖十九年知縣黎堯勳重建
仰止祠在興

化縣南門內祀提學憲副胡獻知縣傅珮立
崇川名賢祠在通州東門外里許判官史立
模建以祀孫覺張
次山陳瓘任伯雨
顧孝子祠在泰興縣寅賓門外祀宋孝子顧圻嘉靖十四
年知縣朱麓
茅公祠在泰興縣樂善坊即公舊宅祀副都御史革除年死節忠臣茅
建詳見碑記
諸嘉靖元年提學御史蕭鳴鳳立嘉靖十二年知縣
朱麓改建見布政張羽碑記嘉靖十六年泰州同知
林廷棹
重修
烈女歷代浣紗女廟在儀真縣西門四十里舊志云伍員亡楚過此見一女子馮氏浣
紗於瀨之口後有追兵至切勿言女遂赴水死以絕
口後人因祀之儀真有雞留山即員後留雞以祀女
處
孝婦祠十道志云揚州有孝婦祠寰宇記云即于公之所祭者今不知其所
正女廟即露筋廟一在高郵界一在江都縣界在高郵界有
宋米芾碑記　國朝正德間巡鹽御史劉澄甫重建
英烈夫人祠即異姐廟宋賊犖全牛等掠高郵使妓
茅惜惜行觴惜惜不從以觴投地罵曰

死狗奴官軍入城汝輩虀粉矣衆賊怒殺於
筵前後封英烈夫人州為立廟宋方岳有傳
國朝三烈女祠在瓜洲鎮嘉靖六年巡按御史王鼎江都縣知縣劉良卿議立嵩山寺隙
地建祠祀宋烈婦趙淮妾
國朝烈女殷氏周氏
雙貞女祠祀劉仲二烈女在興化縣南門
內知縣李
世熙立
揚州府郡厲壇在府城北門外壽寧街東詳見儀註每歲有司以春三月清明日秋七月
十五日冬十月一日晡時致祭洪武三年知
府周原福建成化十年知府吉源等重修
儀真縣邑厲壇在縣北城門外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建
泰興縣邑厲壇在縣北城
門外一里洪武三年知縣呂秉
吉建洪武十年縣丞王鼎增修
高郵州郡厲壇在州東北
洪武三年知
州趙原建
興化縣邑厲壇在縣北門外一里餘洪武三年知縣徐士誠建
八年知縣李
叔正增修
寶應縣邑厲壇在縣北門外一里洪武八年知縣戚順建二十

三年知縣方仲陽重修泰州郡厲壇在州北門外一里洪武二十三年知州陳宗建如皋縣邑厲壇在縣河北三百一十步洪武八年知縣李滄建成化十二年知縣向琳重建海

通州郡厲壇在州東門外北二里洪武三年知州熊春建景泰二年知州孫徽重修

門縣邑厲壇在縣東北二里洪武二十五年知縣駱士廉建永樂十八年知縣齊福東修其後知縣裴紹宗重建

鄉厲壇儀眞縣共一十四處在各鄉都修建與邑厲同下倣此泰興縣鄉厲壇二十二處高郵州鄉厲壇十四處興化縣鄉厲壇十四處寶應縣鄉厲壇二十三處泰州鄉厲壇一百四十處如皋縣鄉厲壇四十處通州鄉厲壇一百一十處海門縣鄉厲壇八處

揚州府馬神廟在府城東門外各州縣同八蜡廟在府城西門外二里許嘉靖二十年春通判周鄉建應祀祠即里社土穀神一在鈔關東一在阜財坊一在太平坊

鄉飲禮記鄉飲酒義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國朝集禮郡邑飲酒讀律儀注立賓主介僎陳席設位次陳器合米立班迎賓序賓獻賓賓酢主獻介獻三賓獻衆賓陞位僎入揚觶讀律無算爵賓出里社飲酒讀律儀

射禮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國朝集禮各行省射圖各衛府州射圖各縣射圖各學射圖職掌射式儀注揚州府射圃在儒學西各州縣射圃同

職官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國朝有官員拜禮官員公座屬官見上司官禮公聚序坐官員相遇回避等第官員儀從新官到任儀文武官冠服公服祭服常服忠靖冠服命婦冠服禮服生員巾服吏員巾服庶人巾服士庶妻冠服

家禮王制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

國朝有品官家廟祠堂制度品官冠禮士庶冠禮品官婚禮庶人婚禮品官喪禮庶人喪禮品官家廟儀四時之祭臘日忌日俗節之薦享庶人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祭時享于寢之禮庶人常見禮儀考正房屋禮考正墳塋禮

教化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國朝洪武二年詔立府州縣學選補生員立定學規官給廩饌每年監祭御史考試生員如式三年 詔開科舉鄉試會試 殿試八年 詔立社學十五年鐫立卧碑十七年選取歲貢二十七年令考選去留永樂間須降書籍正統元年令風憲官提督學校嘉

靖八年頒降

御製敬一箴宋儒五箴解

風俗志 附

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周禮職方氏）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太康地記）漢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也其俗類徐（史記貨殖傳）廣陵吳分漢與高祖兄子濞封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之徒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前漢地理志）武帝立廣王策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太史公云廣陵在吳越之地其

民精而輕故誡之（史記三王世家）隋江南之俗水耕火耨食魚與稻以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江都淮南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陳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隋地理志）唐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濆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永嘉之難帝室東遷衣冠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唐杜佑通典）揚州江吳大都俗喜商賈不事

農淮南節度使李襲譽築句城塘溉田以益地利民多歸本（唐李襲譽傳）貞元中呂溫寓廣陵崇邑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有陳融孝慈仁信鄉人見之皆自欲遷善遠罪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宋王嗣宗為淮南轉運使揚楚間有窆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民風稍變（東都事畧）揚州牧守如王內翰韓魏公與歐蘇劉呂皆名德相望風流醞藉故其俗樸厚而不爭好學而有文實諸賢之

遺化也（紹熙廣陵志）俗從約而易化士循理而多文（嘉泰廣陵志）

國朝江都當江淮之衝要民俗喜商不事農業四方客旅雜寓其間人物富盛為諸邑最其鄉沙土其平曠民皆務農為業（洪武志）地分淮海風氣清淑俗務儒雅士興文藝絃誦之聲衣冠之選夐異他州（王偉學記）地居要衝俗尚侈靡其士多明秀俊偉（彭時學記）揚俗尚侈靡之自商始（鄒守益學田記）儀真風俗隋則躁勁果決唐則喜商善賈宋則從約循理其民安土而樂業其士好學而有文（呂師龍學記）民

物阜殷爲士者秀而文洪若揺學記東南之湊士俗勁剽
孫伴恭愛廟記地介乎江淮百貨之交俗喜馴儈行旅遠至
田于陷坎虞集文當南北之會人情物態日改月異多
以奪人守而徇耳目于外者張岳文
泰興僻在淮堧民多朴質俗尚儉嗇縣志務儒雅以耕
桑爲業魚稻爲利然水土異齊在東北多鄙野在西
南喜訟訐舊志
高郵居淮揚之間士高而廉于水俗厚而勤于稼人
足于衣食有魚稻之富俗多好談儒學桀黠之民好
以訟相雄舊志士多立學決科民知務本供役新志

興化地多陂澤民居水鄉以農漁爲業舟楫爲途淳
厚而力勤稼穡縣志
寶應地里其東皆沮洳卑下之田宜種稻粳其西頗
高多陵地宜于豆麥其民力稼穡而勤厚縣志
泰州海陵幽邃地肥美民事耕桑樵漁性多朴野衣
食自給不務爭奪　國朝民復敦龐士還淳厚有文
雅之風泰州新志
如皋瀕海控江民多朴野不事商賈其性馴柔其俗
質實民多畏法士皆讀書徵科易集獄訟簡稀東北
鄉之民多業魚鹽以供課西北鄉之民惟力耕稼以

資生冠婚喪祭習尚俗禮多儉約之風縣志
通州江山控於吳越風俗鄰乎鄒魯魚鹽之利商賈
多集絃誦之學章甫亦衆宋人學記四江瀕海宦轍罕至
民利魚鹽盜稀訟簡士大夫稱爲淮南道院州志其地
廣斥有魚鹽之利士登科甲爲美官者不乏詹仁澤學記
海門習朴實而負氣性醇直而不阿耕鑿爲生魚鹽
爲利士讀書而耻奔競之風商爲市而無罔射之巧
縣志

論曰古云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自我
聖祖列聖至我

聖天子深仁厚澤百七十餘年而禮樂大備達之天
下而無間矣但臣民沿襲既久其間不無一二
訛誤如大學士丘文莊濬曰今天下進表衙門
先期進表已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至日惟行
五拜三扣頭禮而五品以下衙門則行全禮竊
以臣子奉
上宜隆不宜殺當三大朝賀之日先日習儀至日行
禮乃爾簡畧不稱宜一體俱行全禮爲是其議
良可行也又迎春土牛宋景祐中所頒土牛經
以歲之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

元至正中所頒經式則以立春日爲法曰幹爲
頭角耳色支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也
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始用言者制土牛色復用歲
之支幹納音如宋法矣今各州縣造土牛有遵
例用宋制者亦有承訛仍襲元式者宜申明改
正一體依宋土牛經式制造違者罪之可也又
按鄉飲酒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
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
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
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
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
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大明集禮曰
設賓席於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主席於阼
階上西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僎席於賓東南
面夫鄉飲酒義以西南西北東北東南之氣分
仁義不以分尊卑也集禮以賓主介僎之席雖
有西北東北西南東南之分而坐則賓僎南面
主西面介東面也其義意各有所取也近年郡
縣多坐賓西北隅主東南隅介西南隅僎東北

隅是爲隅坐矣恐無所據知禮者當以古禮今
制考而正之也若名宦鄉賢之祀附在學宮近
提督學校御史楊公宜學政録有曰今後有呈
舉名宦鄉賢者必其立功立德足以濟時範俗
有徵可信然後以次再訪轉呈詳定其舊列二
祠間有不當祀而祀者許公論得失呈來改正
如是行之始可稱正祀矣其冠婚喪祭近年上
倡下習士庶感化類多趨正校學書院諸生考
鍾擊磬琴瑟搏拊絃歌雅頌有可觀聽間有未
純是在振作使有成效爾夫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之後所以次之以
風俗也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說者謂如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
禮夫俗儉示之以禮是也奢而犯禮惟禮可以
已之俗奢獨不可示之以禮乎夫禮可以辨上
下定民志樂可以和神人養性情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書莫非禮樂也涵泳薰陶
之久世變風移回心向道孰謂揚俗輕揚民風
侈靡而不可導之於正也乎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一

經籍志

郡人盛儀輯

六經之道著明於孔孟羣儒之說折衷於程朱學術信有依歸風俗同於道德淵源旣達流派自分會歸雖統於聖眞行遠亦資乎羽翼遡一本而示的附諸家以著名

制典大誥　大誥武臣　大明令　諸司職掌　儀禮定式　五倫書　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　大明集禮　大明一統志　大明會典　續通鑑綱目　通鑑纂要　大明律　祖訓條章　誡諭羣臣　省

貪錄　癉惡錄　彰善癉惡錄　教民榜文　申明五常榜文　洪武禮制　禮制榜　洪武正韻　軍政條例　古今列女傳　開國功臣錄　校正憲綱　皇明制書　文華盛紀　問刑條例　大明集議　明倫大典　敬一箴　御製五箴註　聖學心法　欽明大獄錄　春遊咏和集　御作詩　忠靜冠服圖說　勸善書　高皇后傳　內訓　女誡　龍飛大狩錄　先師孔子祀典說　四書五經大全（俱御製序）　皇明文衡　性理大全　資治通鑑（俱欽定）　朱子綱目

鄉彥易傳十卷（海陵胡瑗撰門人倪天隱纂）　周易口義十卷　易繫辭說卦三卷（俱胡瑗撰）　周易新義二卷（眞州沈季長撰）　易索大究經十三卷（眞州張汝明撰）　易義海撮要十卷（房審權編義海百卷侍御史江都李衡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爲撮要十卷）　易說（李衡撰）　易說十卷（海陵周秋撰）　周易說十卷（高郵喬執中撰）　易觀書二卷（江都李椿撰）　周易傳十卷（高郵孫覺撰楊龜山爲序）　易說十卷（惟揚王俊乂撰）　周易註解（寶應湯炳龍撰）　周易義畧一卷　周易學記一卷（唐江都李含光撰）　洪範解一卷（晁氏曰胡瑗撰）　書解十三卷　書義口述一卷（俱孫覺撰）　尚書辯學十三卷（江都王居正撰）　尚書全解二十八卷（胡瑗撰）　尚書註解（湯炳龍撰）　尚書集議（高郵黃謙撰）　詩講義十卷（喬執中撰）　詩下傳二十卷（眞州沈銖撰）　詩上講義（眞州沈季長撰）　毛詩辯學二

十卷（王居正撰）　詩註解（湯炳龍撰）　春秋要義三十卷　春秋口義五卷（並胡瑗撰）　春秋經社六卷　春秋經解十五卷　春秋尊王　春秋學纂十二卷（並孫覺撰）　春秋本義十二卷（王居正撰）　春秋註解（湯炳龍撰）　春秋集說（儀眞蔣宮撰）　周禮講義（沈季長撰）　周禮辯學五卷　辯學外集一卷（王居正撰）　禮記註解（湯炳龍撰）　論語解十卷（廣陵王令撰）　論語說（胡瑗撰）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王居正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海陵卞圜撰）　論語直講十卷（沈季長撰）　論語說（李衡撰）　孟子講義五卷（王令撰）　孟子疑十四卷（王居正撰）　中庸傳一卷（胡瑗撰）　中庸義一卷（喬執中撰）　中庸講義一卷（黃瓚撰）　四書傳（湯炳龍撰）　仁宗樂書註一卷（宋參政揚州張方平撰）

皇祐樂圖記三卷胡瑗阮逸同撰皇祐樂府奏議一卷吉凶
書儀二卷並胡瑗撰張子危言張女明撰郡守共興祖上之朝安定先生
言行録二卷門人太學博士錢塘闕注編安定言行記曾孫滌録讀安
定書日抄一卷宋慈谿黃震編凡録賢惠録八條孝行録十條論語説十條墓誌二篇然
二録雖先生父訥所著實成於先生之手樂庵語録五卷李衡門人龔昱編元城
語録三卷陳氏曰右朝散郎惟揚馬永卿編正學編十卷趙鶴編
漢書辯惑三十卷唐江都李善撰通鑑要覽六十卷通州崔敦詩撰
江南録十卷徐鉉等撰寫宣十卷唐江都王起撰古今國典一百
十二卷通志三徐鍇撰歷代年譜一卷徐鍇撰孝行録三卷京兆
胡訥撰賢惠録三卷胡訥撰録賢惠之女賢取其介潔惠取其聰敏民表録三

卷亦胡訥撰録循吏善政天聖中偕賢惠録上之孝節録淮海秦約撰元和朋黨
録一卷惟揚馬永錫撰吳丞相手録一卷真州吳敏撰記靖康初元事褒
郵雜録三卷孫洙撰政和大理入貢録一卷右迪功郎周邦撰
已酉航海記一卷李正民撰回天録一卷宣教郎秦湛撰記呂好問圍城
中事好問除右丞詔詞有回天之力語故以名録十九史目二卷杜鎬撰史法
十卷宋真州王伯芻撰樵史補遺秦約撰李文毅公傳一卷黃諫
撰東宮録四冊都御史黃瓚巡撫山東時撰武學規矩一卷胡瓘傳
崇寧改脩法度二十卷宋[illegible]錫撰鑄錢故事一卷杜鎬撰嘉
祐驛令三卷張方平等撰禄令十卷張方平撰地圖志唐江都李該撰
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徐鍇撰建康志十卷惟揚史正志撰金谷

園記一卷李邕撰續成都古今集記二十二卷王居正撰續
廬山記四卷南康守廣陵馬玗録山中碑記之文雞林志三十卷江都王雲編崇
寧中雲使高麗輯其會見之禮聘問之詞類分為八門雲崇寧中舉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淮南子二十一卷漢劉安撰鶡子註一卷如皋王觀撰懶眞子
五卷馬永卿撰道學傳二十卷李含光撰亢倉子音釋一卷黃諫
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廣陵劉敬叔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曹憲諸葛穎同
撰博雅十卷曹憲撰王氏五位圖十卷五運圖一卷並王
起撰歲時廣記一百二十卷徐鍇撰二十四氣中星日月
宿度一卷判太史局荊大聲述唐職林三十卷惟揚馬永錫撰登科記
十五卷徐鍇撰中興登科小録三卷去取録一卷宋張汝明

撰民兵條例一卷王居正撰審濟録一卷國朝泰州張文撰程敏政序
壽春雜志一卷馬永錫撰孫公談圃三卷高郵孫升撰玉宸殿
書目四卷龍圖閣書目七卷並杜鎬撰史館書目二卷張方
平撰唐韻要畧一卷李邕撰說文解字三十卷徐鉉校定說文
解字韻譜十卷徐鍇編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校書郎廣
陵徐鍇撰說文解字通釋十卷徐鍇撰蘭亭博議十五卷淮海
桑世昌撰法帖通解一卷秦觀撰監韻五編崔敦詩撰大小篆隷
書月令通纂孜古正文黃諫撰會意分音大廣篇
韻十卷國朝景泰中惟揚布衣歐清撰清字本源精於字學當時夷人入貢覬其名必造其廬
碎金撮要一卷切韻心法秘要一卷四聲等子注一

卷並歐清撰爾雅音二卷廣雅音四卷並曹憲撰投壺經一卷
上官儀奉勑刪定儀唐宰相江都人也射書十五卷徐鍇歐陽隋同撰射議一
卷王越石撰養蠶經一卷劉安撰蠶書一卷秦觀撰華佗方十
卷吳普録唐志作集華氏藥方本草六卷魏廣陵吳普撰本草音義二卷
李含光撰德安堂方書一百卷宋貢士海陵堯允恭撰本事方十卷
惟揚許叔微撰難經本義二卷十四經絡發揮三卷並滑壽撰宋濂
呂復有序淮南王集一卷劉安撰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並漢書藝文志陳
孔璋集十卷魏廣陵陳琳撰張紘集一卷張紘撰閔鴻集二卷
晉徵士廣陵閔鴻撰盛彥集五卷劉頌集三卷晉廣陵劉頌撰華譚集

三卷晉秘書監廣陵華譚撰劉毅集三卷光祿大夫劉毅撰劉穎集十
卷劉訏集一卷玄眞處士劉訏撰戴逵集五卷晉戴逵撰曹憲集
三十卷隋曹憲撰上官儀集三十卷上官儀撰按儀父仕隋官江都生儀工五
言詩號上官體來濟集三十卷唐宰相江都來濟撰李邕集七十卷李邕
撰南燕染翰集十卷唐中書令江都王鐸撰王起集一百二十
卷註寶圖讃一卷俱王起撰李磎制集四卷唐宰相江都李磎撰李
建勳集二十卷南唐宰相廣陵李建勳撰潘佑榮陽集十卷南唐潘佑
撰徐常侍集三十卷晁氏曰南唐徐鉉撰雜古文賦一卷徐鉉撰許
洞編資聖集十三卷胡瑗傳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並上
居正撰張侍御文集三十八卷張汝明撰王惟熙文集十五

卷如皋王惟熙撰王覿文集五十卷內制二十卷如皋王覿撰府
元集揚州賦王觀撰王俊乂文集十卷宋直秘閣知泰州如皋王
俊乂撰鳳池集十卷羣王府十卷宋海陵潘汝一撰友山集宋宗
正少卿江都牛大年撰樂全先生集四十卷王堂集二十卷張方
平撰查龍圖集二十卷宋海陵查道撰陳唐卿文集四十卷芹
宮講古三卷長短句三卷宋平江教授高郵陳造撰觀物老人集
二十卷堯允恭撰乘桴集宋江西提刑江都李正民撰秦少游淮海集
三十卷淮海閒居集十卷俱高郵秦觀撰孫司封文集二十
卷宋眞州孫錫撰經緯集十四卷孫洙撰孫莘老文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記室雜稿三卷並孫覺撰孫覽文集三十卷高郵

孫覽撰潘及甫文集三十卷宋泰興潘及甫撰秘丞集宋秘書丞江都
陳良撰陳著作集宋著作郎陳昺撰雜文碑誌十卷宋刑部侍郎高郵衛
執中撰沈銖文集十卷儀眞沈銖撰馬永逸文集二十卷宋壽
州教授高郵馬永逸撰馬永脩文集宋通判建昌軍高郵馬永脩撰廣陵集二
十卷揚州布衣王令撰曲轅先生集感山賦一卷高郵崔公度撰崔
周秩文集十卷宋江陵周秩撰海陵集三十二卷同知樞密院海陵周
麟之撰浮山集十六卷江都仲并撰青雲集三十卷王雲撰崔
敦詩文集三十卷內外制稿三十二卷制海十編通州
崔敦詩撰大隱文集三十卷史正志撰陳知微集三十卷宋知制誥
高郵陳知微撰沈錫文集十二卷宋徽猷閣待制沈錫撰張汝賢文集

宋儀真張汝賢撰杜待制文集十卷宋真州杜杞撰杜鐸文集真州杜鐸
撰杜杲文集真州杜杲撰孫徵士集宋徵士真州孫侔撰存悔齋稿
元江浙提舉高郵龔璛撰文字指歸四卷唐志曰曹憲撰大中新興詩格
一卷文場秀句一卷俱王起撰文矩録一卷廣陵王師德撰樵海
詩集秦約撰丘民詩集元河南行省郎中廣陵丘民撰居竹軒詩集四
卷元成廷珪撰劉氏正論三卷魏侍中劉廙撰矯非論二十篇吳太
射廣陵范慎撰辯道三十卷新論十卷並華譚撰質論一卷徐鉉撰
閑靜治本論五卷將論五卷宋知樞密院廣陵張巖撰政論三十
篇宋龍圖學士知滑州通州施昌言撰要論一卷宋惟揚李易撰奏事五卷宋元
祿大夫用陽尹廣陵高嵩撰奏書一卷劉頌撰表疏一卷李瑛撰集諫

十五卷王居正撰奏議總要五卷崔敦詩撰孫莘老奏議十卷
王明叟奏議二十卷海陵王覿撰諫疏三十卷孫待制奏
議二十卷孫覽撰奏議集張汝賢撰吳丞相奏議吳敏撰劉尚
書奏議劉大中撰保治要畧八篇籲語當今急務八事恢復要覽
五篇並史正志撰杜杞奏議十二卷李善文選註六十卷
唐李善集註文選辯惑十卷五臣同異十卷並李善撰文選音
義二卷曹憲撰文選註六十卷文選音義十卷唐沛王府參軍
江都公孫羅撰賦苑二百卷目一卷徐鍇撰君臣賡載集三十
卷杜鎬撰褒題集三十卷孫洙撰青陽忠節附録二卷國朝
吳陵張毅撰金華文統十三卷宗忠簡公文集五卷並趙鶴編

兩漢贊二卷黃璜編李嘉祐詩五卷李嘉祐刑[illegible]臺閣集唐音以嘉祐爲
揚州人李建勳詩二卷擬謠十卷桂香詩一卷並南唐刑部侍
郎高郵喬舜撰詠史詩三百篇王伯劉撰李問集一卷陳氏曰國子博士廣
陵李問撰薌林詩集宋貢士舜陵陳齊撰紀行詩一卷宋高郵王頤撰杜植
詩集 古律詩賦十五卷喬執中撰邵茂誠詩集邵迎茂誠撰杜秘書詩集
三逕老人砥砆集十二卷福建提舉常平杜杞撰俞紫芝詩一卷
校書郎杜焴撰滿執中詩集宋知萬壽縣廣陵滿執中撰北村詩集元湯炳龍撰
宋惟揚俞秀老撰錢德鈞詩集宋解元通州錢昂撰
陽春録一卷南唐馮延巳撰淮海詩餘一卷秦觀撰雎景臣詞
一卷元大德間惟揚雎景臣撰翰林酬唱集一卷徐鉉湯悅等撰四美集

四卷宋高郵王顒撰吳興詩集一卷知湖州孫覺輯前賢賦詠數百篇爲集號曰吳
興集樂府集十卷揚州朱壽昌撰清暉閣詩一卷史正創閣于金陵僚屬皆
賦詩唐山集一卷後集三卷十圖編櫟軒詩文集一百卷
儀真蔣宮撰雪江集泰興朱晁撰希董集五卷副都御史茅讚撰茱庵
文集五十卷監察御史寶應高昭撰鳳池吟稿八卷高郵汪廣洋撰育
齋詩集二十卷大學士興化高穀撰靜學齋集六卷滁州文撰蘭坡
集六卷使南録一卷並黃諫撰竹西集監察御史寶應張稷撰柴墟
文集十五卷南京吏部侍郎儲巏撰雪洲文集十二卷南京兵部侍郎
黃璜撰雪洲續集四卷張榘編輯友石亭集二卷右都御史高郵陳王
撰存笥集一卷朱應登撰前溪文集十四卷儀真景暘撰海涯

集十卷通州顧磐撰 紫泉文集二十卷江都馬駉撰 宦游董子集一卷董仲舒之文 春秋國語十卷左氏訓註十三卷公羊集解十四卷穀梁傳解十四卷春秋後國語十卷漢尚書十卷漢春秋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漢春秋六卷魏尚書十四卷魏春秋九卷並晉廣陵相孔衍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隋晉王楊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潘徽時爲博士廣命徽爲之序 江都集禮圖五十卷亦煬帝命諸儒爲之者 鳳策聯華三卷唐淮南從事顧雲撰 高駢詩集一卷陳氏曰唐淮南節度使高駢撰 明良集百卷宋淮南轉運使李虛己撰 典說一卷宋朝請大夫知揚州事閭中鮮于侁撰 禮記解七十卷馬希孟撰 揚州芍藥圖序一卷待制孔武仲撰按武

仲武字常甫新淦人元祐初官揚州教授 漫塘詩集宋眞州司法參軍劉宰撰 鹽法便宜國朝耿九疇撰 漕河通志王恕爲刑部侍郎巡河時撰 漕政舉要錄四冊都御史邵寶著 督府奏議二卷巡撫淮揚都御史蘭谿唐龍撰 漕撫奏議二冊巡撫都御史馬卿撰 南巡紀事一卷巡鹽御史漢陽戴金撰 寓賢羅隱淮海寓言七卷唐揚州寓賢餘杭羅隱撰 論語註十卷宋高郵寓賢宗正丞王鞏撰 詩集一卷亦王鞏撰 指南錄一卷宋丞相文天祥撰自儀眞入揚州高郵通泰紀行所作詩自爲序 野堂集元弘文館學士賀庸撰 導江文集教授導江張𩖮撰 周易外傳八十卷太極演二十卷春秋外傳八十一卷通鑑書法 行人志 續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刪注三子 玉衡貞觀十二卷一王雅

原古錄 甲子集 陵川文集三十九卷並郝經撰 琴屏集四卷古田張以寧撰 王賢良文草三十卷濵州王[illegible]撰 郡邑紀載南兗州記一卷阮敘之撰 荊揚遷代記一卷梁任昉撰 大業拾遺記一卷唐顏師古撰載隋煬帝時宮中秘事及幸江都事亦載之 大業雜記十卷唐杜寶撰江都事多載其間 揚州記曹憲撰 邗溝要畧九卷記揚行密據淮南事 惟揚過江錄一卷尚書左丞葉夢得撰 淮南路圖經九十卷朱李昉撰 揚州圖經大觀間江都尉劉彥摩作 寶祐惟揚志三十六卷 揚州府志十五卷國初洪武間脩不著姓氏中有王雲陳良史正志等傳蓋嘗見寶祐志者 惟揚新志十二卷江都篤督高宗本撰 惟揚郡乘正要八十卷嘉靖間按察副使江都趙鶴撰 高郵志四卷成化初學正餘

姚孫衍撰戶部照磨州人[illegible]同修 泰州新志八卷知州金廷瑞令學正長沙陳琦撰 通州志六卷嘉靖間知州南海鈕延莆田貢士林穎撰 泰興志四卷知縣朱篪訓導揚琦彭源撰 嘉靖儀眞志六十四卷貢士張榮撰知縣楊孫仲刻 寶應志畧六卷知縣餘姚閩人詮撰 海門志六卷邑人崔桐知縣吳宗元刻 如皐志六卷學諭三山陳源清撰 兩淮運司志八卷巡鹽御史新鄭史載德令訓導鄭仲達等撰刻以行 鹽政志十卷嘉靖間巡鹽御史朱廷立運使史紳教授陳克昌等同脩 廣陵烈士傳一卷唐志云華隔撰 廣陵耆舊傳 惟揚人物志二十卷儀眞黃瓚撰 惟揚正祀錄六卷嘉靖初巡鹽御史張珩知府易瓚令學校師儒纂刊 揚州詩集三卷揚州教授馬希孟撰刊 揚州後集宋揚州學正江都陳洪範撰郡人牛大年序 壯觀類編一卷宋志云劉壽楊萬

里米芾等作淮南百詠一卷宋人陳岧編孝行録一卷劉子仁爲張毅
撰刊惟揚勝槩録三十八卷江都孫蔓撰凡四十五類
版刻高皇帝御製文集御史徐九皋刻鮑明遠詩集楊鐵
崖集腓髮集並御史馮允中刻五經白文家禮節要本草集
要並御史朱廷立刻原病式御史李佶刻并序素問御史吳悌刻洗冤集
録御史劉隅刻大明官制御史焦璉刻皇明政要御史戴金刻廣文
選集御史陳蕙刻維揚鄉約御史洪垣刻薛子粹言御史胡植刻
大誥三編詩話知府揚成刻百戰奇法指揮李准刻古小學
甘泉文録格物通尚書湛若水撰江都葛澗校刊楮氏遺書齊楮澄撰
周禮全書葛欽刻白沙詩粹陳獻章撰周易訓測學庸訓測

雅語二業合一訓並湛若水撰葛澗刻周子全書演張子
抄釋並侍郎呂柟撰葛澗刊遵道録湛若水撰江都知縣王惟賢刊四書古本
表賢刻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並湛若水撰卞棠刻白沙子陳獻
章撰高簡序小學韻語卞棠刻甘泉全集湛若水撰監生火增刻象山
語畧二卷慈湖語畧二卷教授高簡編知縣王惟賢刻六經正誤
詩準詩翼太玄經張文潛集風雅遺音並江都監
生鄒梁刻前溪文集火鈞刻農桑撮要儀眞知縣李文瀚刻陽明文録
儀眞知縣王緯刻意林儀眞縣刻谷音黃璜跋上蔡語録文公訓
蒙絕句儀眞工部分司刊蔣南泠詩集十四卷儀眞蔣山卿撰刊省
心詮要監生張傑刻易大象說二卷侍郎崔銑撰徐行刻二程抄釋

高郵州刻伊洛淵源録續録楊子折衷胡子要語
並知州黎堯勳刻泰定養生主論如皐冒鸞刻劉向說苑本草
權度並通州同知舒鑁刻東廓文集祭酒鄒守益撰泰州刻唐太宗集曾應
朱氏刻脉訣難經古文眞寶鹽鐵論並運司刻

論曰夫經籍也者聖賢精神心術之所寓也歷
代蘭臺石室之所藏不能不購之於州郡而鴻
儒碩士之所傳授固將以達之家國天下也廣
陵自漢淮南子之後有梁昭明太子文選之樓
隋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散落於廣陵故
唐開元後特命拾遺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

以收録之居人如李邕曾孫磎藏書至萬餘卷
號李書樓家入

國朝

列聖制典相繼頒賜殆與日星並麗矣若先賢胡安
定諸君子秉筆著書無不有裨後學雖方策之
存亡弗同然亦安知其亡者不有時而復出耶
念昔程伯子之於道亦求諸六經而後得韓退
之之於文非其盡通六經百家學安能爲之沛
然有餘也是故學者讀天下之書其要歸於自
得之而已若徒資口耳而無益於身心則書亦

長物爾伯子玩物喪志之訓豈獨謝顯道爲之
背汗面赤也哉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二

下缺五卷

捍禦鄉邦號曰青軍自稱元帥後以艱食移軍惟揚
太祖渡江克金陵遣人招之仁得率衆歸附　上嘉
其誠授以官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　上忠勤屢從
征多勝其子單大舍在常叛降張士誠後克蘇州生
擒之　上付安仁自處猶以鄉舊待禮甚厚累官至
兵部尚書致仕馬得授揚州衛鎮撫戰守有功洪武
中調守左衛而卒

繆大亨淮西人　國初以樞密同僉分鎮揚州洞燭
民情抑強扶弱剖決若流時市民失火無力構屋大
亨給木助之衆皆悅服卒于官民哀之如親喪

敖德真江西德化人洪武十八年令興化有府令皂
隷宋重八至高郵傳遞同知劉牧輙令入正門馳甬
道坐公座仍屈膝爲禮及至興化德真執法不從已
而　上聞之治劉牧宋重八罪發雲南安置德真受
賞因諭吏差軍校凡出使者皆不得犯分違者治如
法事見大誥編

王彬字文質山東兗州人洪武中進士拜監察御史
巡按江淮在揚時靖難兵至彬倉卒爲守禦計括餘
糧修樓櫓飭器械日夜躬巡城上率勵軍士忠勇援
鎮撫鄧剛在左右多資贊畫後大兵誘鄧剛縋城下

殺之官民始知力不能支開門延大兵以入彬遂遇
害
鄧剛或曰從剛　國初戰功授揚州衛鎭撫沉鷙善
謀畫有膽氣遇事風生華除年文廟大兵至揚時巡
按御史王彬駐城内鋭意禦守乃命剛贊畫戎務剛
因勸彬必先躬艱危示忠憤以激人心由是薦某可
將正卒倫城守某可率奇兵伺隙出戰某處材料可
具器械義民某某可辦餉饋井井如也彬用其籌畧
日夜躬巡城督衆剛亦時衛左右匡襄盡力已而召
剛縋城下議息戰剛至不屈而死

陳瑄字彦純合肥人以功授四川都指揮同知進右
軍都督僉事後封平江伯永樂初開海運供北京海
溢柵沒隄圻因命瑄以四十萬卒脩之起海門縣歷
通泰州至鹽城里凡八百列墩堠於上提城漕途可
識民田亦有攸濟　朝廷尋罷海漕移瑄鎭淮安始
開裏河之運乃造淺船自儀眞瓜洲接運直達京輔
又於瓜洲淮安諸路建倉以節轉輸事詳載周忱傳
築高郵湖隄内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
便行者每十里置一淺鋪沿途鑿井植柳以飲庇戍
兵牽輓者嘗以眞揚諸港潮入濁泥積易淤淺請著
爲令三年通起江南北丁夫大濬毎歲止令郡丁疏
之國計頼以不匱瑄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擾於民
凡事慮周而爲之果卒諡恭襄廟食淮徐子豫孫鋭
俱嗣總漕濟美云
龔從善磁州人揚州府學教授博學多聞士子欽服
洪熙初取赴　大廷御試居首選擢五經博士九年
陞學士以禮部侍郎致仕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宣德五年以工部右
侍郎巡撫江南總督糧儲始至即議　奏罷淮安徐
州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以袪領漕軍民艱困于

江都縣瓜洲鎭江岸東淤二港建便民倉于港側令
江南有司預脩并守之限毎年秋末蘇松常三府各
運米貯于倉及冬初漕運江北三把總官軍駕船序
泊瓜洲以待南京戸部差官監兊其在淮安者亦如
之定瓜兊正糧一石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淮兊則
一石五斗運之衛所各出通關回繳漕規稱便利焉
又築石堤于瓜洲南岸俾運行者不陷淖濘造巨艦
操渡以免顛溺正統初淮揚被災鹽課虧欠　勑公
視之公奏令蘇松常三府將餘米量撥一二萬石運
赴各場收貯其米准作運民下年預納糧額聽竈戸

以餘鹽干附近場分上納照時估領米于時米貴鹽
賤民皆得食官亦得鹽上下賴之後江北大饑巡撫
王公竑與公會議借江南餘米助賑始及三萬石公
笑曰計至來年麥熟須十萬石即如數與之後始會
疏奏　聞公前瓜洲建置營築皆取辦餘米而不煩
有司其通才大計爲不可及如此

曹弘湖廣益陽人宣德五年以刑部侍郎巡撫時連
歲饑荒人多餓死公至驗其地之肥瘠豐凶均徭役
儲粟穀給賑濟俵牛具簡孳牧殺婚禮諸所設施咸
切民隱民甚德之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乙卯以春秋中
鄉試第二名卒業太學正統己巳綱上中興八策遂
擢監察御史嘗按淮揚鹽法糾察不避權貴駙馬都
尉石璟亦在糾中又劾吏部尚書何文淵侍郎項文
曜典選不公文淵等罷去後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
相持皆左遷綱落判鄭州再改甘州前衛經歷綱侃
直有祖風然攻訐太甚故時有練綱口之號云

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進士正統元年爲兩淮
運司同知節儉嚴介御吏以肅嘗條奏鹽法便宜數
事至今著爲令後母服將闋鹽場數千人詣　闕請
留乃進鹽運使廉名益著時義烏葉思銘任同知與
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强禦果被譖搆俱逮京師　上
知其冤釋之超遷刑部右侍郎葉還舊任九疇餞于
都門外撫其背曰賢弟慎勿因一蹶便改素節葉謝
之竟以賢稱十四年復兼右副都御史清理兩淮鹽
法益有聲後謚清惠名臣言行傳亦載其直以摧奸
廉以結主信哉

王思旻湖廣黃岡人正統間任泰州判官政善事理
吏畏民懷迄九載陞本州同知志猶淬勵舉廢芟繁
修州志建鼓樓遷驛爲館造廣運望江二橋置預備

倉廒八十間凡郡內事無不經畫至今民猶德之

薛希璉浙江麗水人進士授監察御史陞刑部右侍
郎正統八年清理鳳陽等處軍民田地發奸摘伏無
敢欺隱創造文冊式至今遵爲定規十三年復巡撫
是方興利除害軍民樂業後陞本部尚書

王竑字公度陝西和州人進士任給事中己巳之變
首倡衆廷擊奸臣馬順等以死直聲震天下以副都
御史巡撫政先鋤奸墨貪吏聞風多遁去其逮問者
無所寬假悉置諸法閭閻豪右夙肆橫侵者必捕罪
之由是相戒毋輒犯一時吏民咸畏其威如神明然

後追論延擊事放歸公時按廣陵得報從容自如解
衣市小舟以行尋起用仍涖淮揚適歲大饑即先發
漕米數萬石賑後乃上疏劾罪又與江南巡撫周公
忱會借餘米十萬石以足民食二公皆先發後 聞
今江淮人稱名巡撫必曰王公周公者蓋以一時二
公忠愛才力俱不可及云

劉蘭字德馨浙江嵊縣人監生景泰四年授揚同知
總糧事時歲歉民苦負租蘭白于巡撫都御史王公
竑請待來歲麥熟補徵王從之仍行鄰郡為例監築
淮口鹽城潰堤及儀瓜諸處閘壩俱堅緻經久官漕

百姓並享其利署府篆尤誠心撫民流逋日歸先正
統末分調漕軍征閩寇暫借揚民運賦久不得復蘭
乃力白當道復之每旱必齋戒懇禱輒應理疑獄人
多服其仁明律己尤潔會朝議裁冗員蘭在當去百
姓白于都御史王奏留之王馭郡縣尚嚴察所屬多
望風去獨蘭得稱獎任九年以老求去進朝列大夫

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進士歷大理寺副以景泰
六年任揚州知府臨下簡重請謁不行昧爽視事見
星乃止政有操縱宜寬雖大亦置宜猛雖小必罪遇
民饑疫不俟監司報下而發賑尤注意造士建資政
書院于郡署東選士肄業其中退食與講解課其業
而勞戒之一時如張鷟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銳輩
聯舉進士至顯官俱以才名著聞蓋其作人之功云

王勤字而勉眞定武邑人進士歷南京兵部主事以
天順五年知府事歷任九年操持如一日吏民知信
干請不行尤誠心愛民不忍傷之政尚易簡無赫赫
聲絕不通媚要路故考績不及至再調兩小府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以御史督
學南畿凡取人必兼文藝器識請謁一無所徇羣士
帖服仕終左都御史謚恭簡

揚璟河南鄧州人天順八年教諭江都璟以身立教
端肅嚴整提撕考督數年如一日每夜視諸生講讀
後自宿後堂寢室直堂二生雞鳴侍戶外燈出即隨
往各號稽驗朝課暇則籤召數生背誦經書賞罰不
私士有出身至老夢中猶懼違其教者斯其人豈瑣
齪者比哉

滕昭字自明河南汝州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推誠
待物忘勢下賢官庶服其威量所部連歲大饑加意
賑貸賴以全活者數十餘萬人

林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進士成化二年江淮旱人

相食　詔公賑之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以給民且與之種尋遷右都御史公恂恂謙退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不可奪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少保謚莊敏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成化三年進士歷官至都御史時揚州鹽寇大作　勑公督捕并整理鹽法公造巨艦往來江南北躬率卒伍擒賊九百餘人又于沿江高山置邏堡爲守計有中官鬻私鹽公籍鹽入官劾之又嘗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報允

田瓊湖廣松溪人舉人成化四年任揚州教授瓊秉性剛嚴居常不假人以辭色始涖揚即以師道自重雖叅臺郡貴官惟執禮無諂亦不輕入士民家宴集遇諸生有恩義區別最明諸生由是奮激砥厲駸駸不懈常愛校生夏易憫其貧出已資爲娶仍誓諸同官毋索寒士餽儀同官胥畏服前瓊有訓導孫敏者江西德興人也其供職作士不減于瓊云

吳廷鑑江西崇仁人監生成化五年令興化廷鑑草廬先生七世孫立志慈廉勤恤民隱不事徵科上官往往尤之不顧漸去行李蕭然民至今慕之

陳濂浙江鄞縣人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成化六年總漕運巡撫沉靜貞介禮賢下士而翦除奸惡嘗咨訪民隱均平徭役至今稱便云

周源湖廣武昌人舉人歷南道御史成化七年知揚州府律身嚴潔不可干以私性尤坦直與士民語皆出誠心有訴其外舅鬻其幼女者舅誣服忽捕者獲女至乃知女幼育于舅家其父暗誘自賣之侯謝其舅而抵罪于其父嘆曰刑獄必得眞情其難如此愼之後有兄殺其弟者獄未決人報有二鷹相擊鬭俱墮城東水内侯指其處索之果獲其殺弟刀遂輸

服時驚以爲神内侍有扈從　親王過郡索物不得至捽侯百姓一時集二千餘人隔河號呼云切勿妄辱我公其得人心如此

陳選字士賢浙江天台人進士擢御史成化八年督學南畿公性端方行亦醇雅沉潛于關洛之學尤拳拳主敬之旨取士先行檢畧浮文抑奔競士有爲囑者試雖優輒復黜之教人必先讀小學且爲採掇註釋旨極明切士有儀不飭者輒親坐堂上令與諸生講習儀節或臨觀五六日既熟而後去一時學士服習其化咸有可觀論者多之

張錫邯鄲人成化間以鄉薦授揚州府同知專督糧儲至則剔夙弊洽積逋正飛詭糧無壅闕税額以清一郡賴之先時豪右收攬糧價率厚賂督儲者以圖緩解便於侵尅故民税雖完而　國儲多欠泰興民仍前行貨所司府通判已有受其賂者公械其人寘之法且對僚佐詈之通判汗下面如赭悉反其貨人知貨不行糧以時輸前弊遂革且涖下甚嚴吏胥有事之終任而未見輕笑言者自守以下率嚴憚之居官九載冰蘖之操一致秩滿之日行李蕭然見者嘖嘖歎羨士夫多爲詞詠贈之亦可見人心之公載矣

陞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致仕今邯鄲祀之鄉賢祠

趙寬冀州新河人成化間知儀眞縣政尚簡朴崇教恤民每出入必遵制跨馬不興諸生有貧甚者資給之任九載當代去民皆挽留巡撫李都憲以　聞詔遷正六品俸攝縣事又三年乃致其政歸逾年有事道經于眞民無長少咸往拜留居半載而歸

陳志字惟學順天薊州人成化十四年知泰州能革吏弊悉民情有築范公堤脩飾學校廣儲蓄復書院諸美政尤以勸農爲先務及捕猛虎却飛蝗人皆稱異云

李紱字紱之山西高平人舉人成化十七年授揚州府同知紱涖任即誓潔己尤篤意卹民泰興瀕江田壞于風潮紱築長堤以衛田民獲耕輸滿九載揚民赴銓部請留特加四品服色後卒于官瓜洲民欲立祠祀之不果至今爲憾

胡昪直隸定興人進士成化十七年令如皐性簡朴廉靜政嚴明綽有聲鄰邑民訟未決者每質成焉十八年歲大饑昪面白當道截貸蘇松運糧賑濟全活甚衆民至今德之累官按察副使

彭福字綏之江西安福人進士成化十九年知泰州

福賦性剛方不阿奉上官惟知爲民排難興利嘗爲民擬定歲征豆草折銀奏　准至今遵行之民咸以爲便

馬文昇河南鈞州人進士任監察御史累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紀綱大振法令一新歷陞兵吏部尚書謚端肅

陸愈字抑之平湖人進士令江都三載均田賦抑兼併清馬政恤貧民歲遭荐歉愈驗丁給賑民有鬻子女捐捧及官錢之美贖還數百人仍給牛種散倉粟俟稔歲平準收之督民開港以蓄泄水利砌邵伯河

堤工雖大而民不告勞又白于巡撫用歲辦餘銀置倉糴粟以備賑城西多江南屯戍有翁子眞輩聚無賴以戕人愈單騎擒之復奏　請立官橋巡檢司以控制焉節減沿河厨傳以紓民力埋暴露遺骸嫁年幼尼僧憲臣清戎里書畏刑多誣牽平民愈力辨免數百家造瓜洲閘導江水以濟運舟尤篤意學校文風懋著後召入百姓追念爲立德政碑于縣儀門

白昂字廷望直隸武進人進士弘治十年以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治淮揚等處漕河公素稱有才識莅政之初即奏分揚州管河通判居瓜洲鎮使軍

民有所統一又奏濬瓜洲儀眞壩口至揚州灣頭運河親往督工又以高郵湖險多没溺患乃相視開内河四十里引舟入之功訖奏聞　上賜河名康濟人以爲稱其實云

謝傑字洵卿福建龍溪人進士弘治十一年知泰州傑敷政安和不苛不縱値旱徒步懇禱甘雨沾渥尤崇學校躬講礪士嘗建大成門脩明倫堂增齋舍等類役費不及民間陞南雍府同知

葉元字本貞江西貴溪人舉人弘治十一年任揚州府同知性沉毅喜功名　職清戎籍宿蠹盡革莅事嚴恪不肯姑應文具倣呂朱二公意立鄉約使民崇善戒惡嘗至泰興遇蔡麒者稱皇親強奪民田元白于監司復奏于　朝蔡棄去累圖禍元不得後遷知雲南府

畢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進士由順天府丞謫两淮運司同知轉運使亨器量宏深有才望司事稱治商竈悅服暇則親詣儀眞所稱掣擇經紀端謹殷當者令司衡織毫不敢低昂弊清政舉監臨侍御咸信重焉尤留心學校賓禮賢才揚之君子至今仰止其風創正誼書院拔商竈子弟延師講學於中人才多所

成就司之西多隙地建房八十餘間召人分處房護建白塔巡檢司儀淮二所倉廒公署仕終工部尚書

劉讓字堯仲江西新昌人己酉順天鄉舉任两淮運司副使居官廉白取貲於家盡以所得俸貲置祭田供祀董子

羅賢四川蓬溪人舉人令泰興爲政勤敏務在恤民衣履舊敝不恤縣有寺僧與民爭田不獲因投獻於貴戚遣家衆持牒至縣畳田賢曰豈可奪貧民之恒業以益貴戚哉卒不與畳家衆久居無所得遂散去後陞大明府通判賊侵境賢單騎入營撫諭遂遇害

房瀛字登之山東費縣人進士弘治十二年授揚推
官君性峭直入郡誓以清介自守雖徒胥無敢索下
一錢理刑必盡兩詞然後决雖自上所批駁亦必觀
曲直無爲迎合尤不避貴勢大姓時當道皆屬心以
爲刑官第一巡撫張公敷華特以清白薦之徵拜監
察御史

王恩字克承浙江餘姚人進士弘治間知揚州禮賢
正俗革緇黃止侈費逐奸隸及禁部使毋得侵民政
化維新上下順之時歲甲子荐值不登公疏于　朝
欲得移商鹽留充運用助不給隨以饑甚乃取貯庫

解京馬價擇良民分糴江湖米至驗口就給民賴以
全者不可勝計遂自劾擅移之罪請俟豐年漸徵補
解會東山劉司馬覆題竟弛免徵

徐准字必東高唐武城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令儀眞
准性剛毅有大節遇事敢爲不避權倖初眞俗以服
食相競婚喪多侈費間又挾倡優縱飲達旦尤喜釋
道准至頓革犯輒重治吏民畏之雖貴家大姓亦知
斂避中官出入眞境多索夫價甚爲民害准挫辱之
至盤詰私貨使不得逞中官蓄忿愬於　朝差官校
逮捕千人奔泣以送諸生歛廩資爲賻准卻弗受至
京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辯救之得謫貴州按察經歷
仕終僉事

馮允中字執之郴州人起家甲辰進士薦擢監察御
史按兩淮能振憲度洗宿蠹籍籍有聞繼按蘇松節
費裕民民咸德之賊瑾用事怒其守正不阿矯旨逮
獄文致厥罪免歸因致疾卒在揚刻睎髮集自序有
君子嗜義而殞身小人貪得而苟免之語人謂其允
蹈之云

張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以右
都御史巡撫江北兼督漕運公爲政持大體不事苛

察屬官貪汚者擊去不少貸尤恤民隱懷綏軍戍時
把總汪富等凌虐軍衆即坐以贓罪中官經淮多索
夫公力拒之識者謂其仁義並用卒謚簡肅

郭桂陜西咸寧人進士知泰州居官廉潔善斷每晨
興坐廳凡有獄訟頃刻而决人皆服之分務暇即携
鋤灌蔬以自適其簡朴若此考最擢鎭江府同知開
封府知府惠愛之政鮮有能繼其後者州人至今道
之

陶琰山西蒲州人進士正德三年以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兼撫江淮守已淸介爲政簡易雖不動聲色而

人自不敢犯嘗以病臥而百僚奉法居民不擾論者謂有古卧治風未幾擢工部尚書去之日民遮道以留

黃如金字希武福建莆田人進士擢御史正德四年督學南畿持身嚴而敷教寬時文體方尚浮靡公痛之力以古文作興諸士遂集秦漢以至唐宋諸名作爲古文會編刊布遠邇士習爲之一變尤精校閱賞罰無不服者遷廣西督學副使卒

孫禄字天錫山東棲霞人進士正德六年知揚州公性剛直不喜阿徇凡政所當舉果執行之雖撫按重臣時不復顧至于往來使客及諸內璫貴要咸爲節

制至受窘辱裁省供應無能多擾有吏李宣者陰嗾朱寧使捕諸商挾以入賄公不爲捕有 旨逮公及吕畢二運使公挺然就械惟取所藏柴薪餘貲數兩且留其半供母而行百姓爲之遮道慟哭時抵京有欲爲公假貸以賂朱寧求免者公曰榮辱有命不聽迄運使諸商果厚賂之獲免然寧亦不能獨安公獄隨得還任値期當 覲公行所持不過數十金無復餽遺吏部最之特上其績 錫宴禮部加河南右叅政禄秩仍知揚州府事繼授山西左叅政會府僚有恚公者構爲贓罪上之監司公卒明之尋遷都御史

高鵬字雲翼湖廣澧州人進士正德七年知通州廉慎有爲釐革弊政凡所經畫至今守之甚爲民便嘗力疾禱雨冒暑徒行後調霸州行李蕭然民遮道哭留在霸州以觸忤權倖繫 詔獄貶秩而卒

陳憲西平人監生令江都操守清白終始不渝剖決詳明事無留滯正德七年流賊竊發勢甚猖獗迺隨事區處爲守禦計時官軍駐揚者數萬供億胥足未嘗科擾于民雖事涉倥傯而閭閻之間若無事者後皆多其安静之政陞鎮江府通判卒

黃璉山西萬全人監生任泰興主簿正德七年流賊自江上襲縣界刼掠居民縣中大震璉率民兵禦之生擒賊李南洋保乘勝追之至大橋西地名姑嫂汪賊復戰璉連被十餘創死之後巡江汪御史上其事詔贈文林郎賜祭録其子增良入太學

鄭傑字伯興湖廣廣濟人進士正德九年授揚推官君開敏宏達方始入選而才望已稱迨莅郡益恭謹廉介政無鉅細迎刃而解參伍律令必酌民情務爲虚心寛恤求無冤獄自太守咸資贊畫且崇正學究心理致所論有定靜等語揚士悉能傳之繼遷吏部

主事終大理丞

成樂字以和湖廣石首人進士正德十年知泰州貌愨心古政尚寬惠未幾德化大行且操持清謹有氷蘖聲豪右請謁一無所假閱三載卒于官至無以爲斂士民悲慟若喪考妣今祠于名宦

李文翰字內英山西河曲人舉人正德間令儀眞爲政平恕民樂附之當　武皇南巡供億百出不擾于民而事集境內恃以無恐及入覲時左右有導以貸富民財者乃厲聲叱之且不市土物惟載簿牒以往銓部知其廉尋擢知商州

王世臣山東昌邑人進士令如皐蒞任之初以頻年水患民不聊生遂躬詣村莊詢民疾苦其被患者悉白于當道賑卹之每食無常品日用不給恒稱貸于同僚俟給俸償之操守堅白門無私謁未及三年仁恩大著後卒于官橐囊蕭然惟書篋而已居民泣送之

裴紹宗字伯修陝西渭南人進士正德十三年令海門坦率易直不事雕飾特江坍貧民疲于賦役紹宗痛之爲節縮以圖撫綏仍備情懇辭　奏豁坍糧若干民有所犯必不得已而後置于法百姓愛之如父毋當道上其治狀徵拜兵科給事中去之日攀呼載道後以諫死貧無以爲殮邑士夫官都下者泣而賻之海民聞者無不嘆息今祀名宦祠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爲不顧利害其禁私鹽先東官捕之倚法爲奸者及議製鹽深思博訪愼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已探知其爲　國持法一念忠懇爲有餘也會郡邑諸生請禁淫祠君即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

安定先生于中改東嶽廟用演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檄治廟祝僧道久擅左道惑衆覬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纊前一日召屬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已平生力學起家居官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諸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崑亦來巡按更追君志而嚴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廟祭器又榜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雷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

死不亂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愧一時良風
憲哉
侯秩字季常長垣人進士嘉靖壬辰知揚州公性凝
重不苟笑訾躬以勤儉率下節省夫傳禁侈靡逐俳
優罪諸佚游者濬陳公塘以利揚病揚民無蓋藏乃
多方積儲穀至數十萬庾廩莫能容斷訟不數言而
决雖重獄未嘗淹旬月值他郡民有與揚民爭沙田
者殺揚民且誣以罪其有司亦庇之及公會問執法
忤其意遂妄奏公罪適當路有怨公者共文致之巡
按御史爲白其事得還任公尤嚴貪吏不孝之罰不
媚貴人私謁不入門蝗入境輒散不爲患歷遷陝西
參政

論曰書稱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周禮
又稱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夫內外職異而功同
監牧分殊而政一者也今之守令古之侯伯也
今之撫按古之三監也雖秦人罷侯置守而吾
揚自漢以來王侯守令更置迭建王侯多不善
終而其輔佐如董仲舒則一代大儒也枚乘輩
則善諫能文也其主不顯而其佐顯所以采微
高于千駟也陳登開塘利民塘名恭愛謝安築
埭蓄泄埭名邵伯宜也而登挺然自固於賊臣
犯上之時安違衆舉親竟敗符堅百萬之衆方
之齊桓晉文功不足多也李鄘自備資糧合兵
討蔡杜佑士馬整飭四鄰畏之功相等也而鄘
之不喜由宦官得相固辭致仕節不尤高乎呂
頤浩入劇賊營以諜主不至而釘之崔與之招
亡命賊以首謀者遲疑而戮之見相似也而與
之嚴爲邊防金人不敢深入績不尤偉乎王宗
望歲漕六百萬常餘百萬不欲進羨餘以希賞
敬儼鹽課增羨或欲以爲歲額曰豈可病民以

爲已功其諸厚下安宅者乎杜衍言論風旨惟
忠惟恕不爲斬斬民自以不寃歐陽脩寬簡爲
治不求聲譽所至民便既去見思其諸循吏安
靜者乎張綱奏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冀諷尚
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而綱之降盜安民民至以
地姓之冀其如綱何哉胡安國屢有論奏爲耿
仲南等所惡以安國有足疾調知通州濕地而
安國見義必爲民到于今稱之人其如天何哉
劉晏恐官多民擾而不輕置鹽官賦稅鹽居其
半而人不厭苦心雖爲國亦爲民也王禹曰陛

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以誤國計所薦多名士有終身不識者志在逐奸且進賢也王素簡賢拔能不摘細故間有貪刻必按治窮竟故仁宗有眞御史之稱陳遘方督餉綱而朱勔花石塞道遘捕其人而上章自劾後竟死于城守故金人有南朝忠臣之嘆韓世忠與兀朮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及大儀之戰兀朮乘千里馬以遁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豈過其實者也趙范趙葵先後守揚招還民兵指授諸將親出督戰遂誅李全高宗稱其父子兄弟宣力甚多豈謏其臣者也張浚能用韓岳韓岳之功浚督之也而其心實與官民共其安危故遣子栻自建康挈家眷以居於揚焉趙善湘能任范葵范葵之功善湘成之也而其志實與將士同其甘苦故選諸于汝楫等自督府屯實應以從事焉文天祥汪立信心與世忠同而謀不見用故以忠顯也李庭芝苗再成姜才戰與范葵同而天不祚宋故以節著也權皋遭永王璘亂絕姓名以免初亦署安山幕佯死逸去其節過王維李白遠矣賀琛當竟陵王叛執諫再三及城被圍

不忍出降而以死明心其高出王珪魏徵上矣霍儁不爲侯景詐城曰城中堅守王師尋至景義而釋之儁初不求生也吳從龍不爲李全詐城曰汝但堅守不可開門李全殺之從龍初不懼死也惟揚一府也而韓琦王安石王珪三相同官奇事也豈知西溪一鹽場也而呂夷簡范仲淹晏殊亦三相繼任不尤奇乎許將嘗以學士帥揚年四十有五而其子份來鎭年職亦同異聞也豈知李吉甫年五十有一出鎭淮南三年入相而德裕出鎭入相一如其父之年不尤異乎李齊滕重如山耿九疇官淸如水兒童婦女能道之也鄒浩講謹獨之學陳選立持敬之教晚學後進咸師之也王竑吏民悚服如畏神明賑饑輒發漕米乃上疏自劾有汲黯之遺直焉王恕夙夜在公請謁不行建資政書院以造士由是而揚多名士顯官有文翁之遺風焉孫祿身赴　詔獄淸操愈勵一生剛直之氣中外固知之而徐准之爲儀眞亦庶幾其風焉蔣瑤身當大事死生聽命一念爲民之心鬼神固鑒之而裴紹宗之爲海門亦庶幾其政焉乃若巡

撫如唐漁石龍郡守如蔣石席瑤運使如李抑之銑郡博如高汝白貢亨諸君子政教德望表表在人以其人見存例不立傳後當有大書特書者矣至于迷道悖德不令不職者志中亦間見一二焉夫郡邑者所以藩屏

國家父母斯民者也苟得其人則所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而社稷攸賴在其中矣不得其人則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而生靈荼毒從可知矣夫黜幽陟明先王之所以馭守令也好善惡惡斯民之所以率直道也清議古今一揆芳臭存乎其人耳嗚呼是不爲可畏也夫是不爲可鑒也夫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八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九

人物志上

郡人盛儀輯

光嶽萃氣靈秀在人英華發爲功言本體成於道德鬱爲地里之勝允著人文之光作興培養賴玆一人植立鏗鍧寔維多士班班趾美淮海最九州之良煒煒流芳識輔立四方之極搜羅純懿簡裒畀登敷闡幽光天壤同澈

辟薦 行義文藝附

漢劉瑜 廣陵人舉賢良方正有傳 吳奉 孝廉 臧洪 辟功曹有傳 徐璆 辟公府有傳 陳矯 辟功曹有傳 魏徐宣 辟掾屬 吳張紘 茂才有傳 晉戴淵 孝廉有傳 高悝 爲淮南曹掾乃華軼所辟及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

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晉元帝嘉而有之 戴邈 秀才有傳 高崧 悝子秀才有傳 華譚 秀才有傳 劉頌 辟府掾有傳 南北朝顧練 宋永初二年二月篤幸延賢堂策試諸郡秀才揚州顧練豫州厥朗所對稱旨並以爲著作郎 高爽 廣陵人博學多才工屬文齊永明中舉孝廉先是劉倩爲晉陵令爽徙詣倩不相接爽甚銜之餓而爽代倩爲令倩迎贈甚厚爽受餽答書人問其故答云彼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隋曹憲 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有傳 唐李彥博 廣陵人博學尤好地理嘗爲地志圖內自五侯九伯外至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皆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萬邦錯特炳焉可觀 來濟 護兒孫有傳 王紹宗 江都人少貧嗜學工草隸書徐敬業起兵以幣劫之稱疾不起武后時擢秘書監紹宗雅脩節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 李邕 江都人有傳 王起 江都人有傳 五代潘佑 廣陵人有傳 馮延巳 字中正廣陵人以文雅稱仕南唐歷官左僕射同平章事辛年五十八謚忠肅尤工于詩雖貴且老不廢識者

謂有元和詞人風格馮延魯字叔文延巳弟也仕南唐宋誅李重進唐主遣延魯朝宋宋太祖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為何如延魯曰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波無常若攻城未下餉道不繼事亦可虞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口叛者獨一重進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嚴續字興宗廣陵人仕南唐以蔭遷秘書郎周宗字君大廣陵人仕南唐為同平章事遷侍中宋徐鉉廣陵人有傳徐鍇鉉弟有傳喬匡舜高郵人有傳張方平其先宋人後徙揚州舉賢良方正有傳崔希甫高郵人有傳陳知微高郵人有傳潘閬江都人至道初自布衣賜進士及第授國子四門助教初賣藥京師有言其能詩者因召見崇正殿遂官之仲簡字居敬江都人明經善文以貧傭書楊文公億門下億奇其象貌因教以詩賦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官天章閣待制陞學士以文章重于世王伯

起海陵人有傳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胡瑗海陵人有傳吳及通州靜海人有傳施昌言通州靜海人顧沂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母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請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沂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年九十餘無疾而終孫長卿揚州人有傳喬竦高郵人以學行推于時教授鄉里從之學者多以文行知名而淮南數千里間視高郵若齊魯自竦發之孫覺其徒也子執中崔公度高郵人有傳秦觀高郵人有傳孫鼛江都人有傳沈錫銖弟有傳潘汝一海陵人有傳吳志興揚子人世篤孝義其家七世三百年不分異積善好施鄉人稱為吳喜三公高宗封為迪功郎年九十三子汝明嘗刲股療母疾有靈芝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汝明室廬皆燬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之崔

[illegible]人為兒時見蟻出穴不敢踐及長見蠅蝶投網必與救脫見持網罟黏竿者多與之錢令其放業又率鄉人共為放生會其後子為郡文學二孫端禮端詩皆登進士致身華要人以為活物之報云王鞏字定國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也居高郵從元城先生學其為文章時出驚人奇壯語二蘇黃陳諸公與之遊唱和甚多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元城先生既知其自高郵來則首問定國之安否其取重於當時之名勝也如此定國自號清虛先生有文集行于世魯直為之序王令廣陵人有傳孫正臣邵武人世居高郵嘗有疾得異方須鸛鵲正臣素不殺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死之墮庭中得而餌之疾隨愈官至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與莘老同稱龍圖馬永脩字平叟忠肅公之曾孫也本濮州人後徙居合肥而永脩兄弟皆居高郵以父扶風郊恩補太廟齋郎初調滁州全椒尉次任通州秋官後通判建昌軍未赴而卒時大觀三年也有文集行于世查陶字大鈞祖文徽南唐工部尚書其先歙人徙家海陵宋太祖時為太常丞與諫議大夫李符爭議事符理屈由是知名太宗時除監

察御史知南雍州陳造高郵人有傳吳祥家儀真自幼力學年四十餘始中第累官至太常博士為人清節自守不為利誘則僦屋以居既歿幾無以葬今墓在揚子縣杜鎬儀真人有傳楊處厚江都人父閎大理評事景祐慶曆間赫然以文名處厚其仲子也仕至婺州浦江尉復為永康錄事參軍時守土皆武人而參錄軍事而其民之政無所不預卒于官荆大聲江都人以貧去鄉里貨卜于臨安以明曆入太史局歷靈臺郎終于春官大夫判太史局賜金紫孫益泰興人有傳元王國祥高郵人通易詩禮三經為揚州路府史有廉幹聲欒鳳高郵人有傳蔡濟泰興人為將仕郎蔡夢祥濟之子為總管劉信甫江都人有傳秦昭江都人少將遊京師其執友鄧某聞其行餞送之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曰此某部主事其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至秦勉從之抵館持書往見主事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女歸踰三日謁秦謝曰足下長者也將居仁字安道廣陵人至正六年知來安縣事精吏事民甚宜之彭

琰江都人由人材累官至禮部尚書
成進興化人由人材授代州學正陞蔚州知州爲政清廉與守將協備邊備民賴以寧永樂初爲北平布政司參議卒追贈吏部左侍郎
鄭禮字仲禮寶應人文皇帝親試其文以爲優擢工部主事陞戶部郎中能卻權長之饋以公勤著稱
陳士雅高郵人人材任邪州知州
董佐高郵人人材任餘姚縣丞
顧巖通州人明經任工部主事
谷仲玉通州人人材任福建參議
石光霽泰州人儒士任國子博士
顧思尚通州人人材官縣丞
丁仲信通州人人材官同知
姚思義通州人人材官縣丞
沈思顏通州人人材爲局官
陸祈泰州人人材任廣東布政
馬讓泰州人人材任河南參政
高以載泰州人人材任兗州府知府
雷春泰州人人材任潯州府知府
彭仲庸泰州人人材任沔陽州知州
周仲光泰州人人材任魯山縣知縣
周徹泰州人人材任江寧知縣
朱福泰州人老人任四川參議
錢同泰州人儒士任歸安儒學教諭
孫鑑泰州人老人任隰州知州

彭啓明泰州人儒士任本州儒學訓導
周師善泰州人儒士任本州儒學訓導
成性泰州人儒士任本州儒學訓導
盛德常泰州人儒士任本州儒學訓導
劉庸泰州人儒士任如皋縣學訓導
陳義泰州人儒士任如皋縣學訓導
朱庸泰州人人材任武定州判官
曹昱江都人人材任廣東布政
張汝霖江都人人材累官至山東參政
蔡淵江都人人材任李山東鹽運使
蘇大宗江都人秀才任山西副使
曹壽江都人人材任黃州府知府
朱敬江都人人材任吉安府知府
葉亨江都人人材任桂林府知府
韓琦江都人人材任嚴州府知府
王信江都人人材任隆德縣知縣
牟壹江都人老人任廣信府知府
楊仲安江都人人材任文水縣知縣有善政
宋從善江都人人材任陵川縣丞有異政
胡貳江都人人材任靈壽縣知縣
胡淵江都人明經任本縣儒學訓導
蔡子玉江都人明經任本縣儒學訓導
黃錫儀眞人懷才抱德任都察院經歷
戴興隆儀眞人老人任常德

知府
嚴允中儀眞人人材任順昌縣丞
吳宣儀眞人人材任高唐知州
朱杲泰興人儒士任本縣儒學訓導陞泰府紀善有傳
薛武泰興人人材任懷安知縣
顧垍興化人人材任松江知府
顧博垍子人材任至兗州知府
周暹興化人儒士任中書舍人
蘇价興化人人材任至鴻臚寺丞
李皓興化人監生仕至山西按察使
顧師勝興化人人材任嘉定知州
王琳興化人儒士任廣信府通判
陸廷琮興化人人才任汀州府同知
黃信興化人人材任雲南按察司經歷
顧襄伯興化人孝弟力田任安州同知
李彥彝興化人孝弟力田任夏縣知縣
張惟德興化人文學才行任兵部郎中
衛宇寶應人生員歷工部主事梧州府同知
丁鏞寶應人生員任戶部主事
張士良寶應人老人任衢州府知府
朱嗣宗寶應人儒士任淮安府學訓導
梁彥思寶應人孝廉任溧陽知縣
賈沂寶應人人材任睢州判官
楊賢寶應人人材任廣州府同知
季英寶應人人材任新城知縣

王敬寶應人人材任上饒知縣
蕭韶寶應人人材任渭南縣主簿有政績陞縣丞
茹信寶應人人材任慈谿縣主簿
朱裕如皋人人材任陝西布政
朱高寶應人人材任刑部主事
蔡誠如皋人儒士任本縣儒學訓導
劉矩寶應人儒士任本縣儒學訓導
仲蘭寶應人中書舍人累官左通政
黃通如皋人宣德間以戶部郎中知饒州府建府治善於經畫有仁民聲
周密寶應人知平原縣鋤奸惡植善良興教除弊政脩築城池民賴以安徵
張頎泰州人正統間任臨邑教諭師道尊嚴訓誨有方邑人祠于學宮
陳晟寶應人任工科給事中遷大理寺丞至湖廣按察僉事有傳
陳璉興化人正統初知寧國縣清慎不懈爲政以恩後以憂去民懷其德俟服闋請于朝有任二敕
何嵩字與瞻泰興人以薦授鴻臚寺序班歷主簿
朱暟字景文高郵人歷官按察副使有政聲

宋進士雍熙乙酉梁灝榜
查盛泰州人

端拱戊子程宿榜 查道泰州人有傳 己丑陳堯叟榜 周歸貞泰州人
淳化壬辰孫何榜 周嘉貞泰州人歸貞弟 查拱之泰州人盛姪
咸平壬寅王曾榜 陳亞江都人光祿寺卿 周安貞泰州人歸貞弟
天禧己未王整榜 仲簡字畏之江都人出揚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累遷尚書
都官員外郎知真州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落職知筠州徙為兵部郎中徙洪州卒歐陽公嘗稱其文學
天聖甲子宋郊榜 沈播儀真人 孫錫儀真人有傳 庚午王拱辰榜 張
象中江都人有學識與子宗古聯名中第宋宣獻公以詩贈之曰棘圍昔價喧龍首花塔新題
續鴈行當時榮之後象中直集賢院宗古集賢校理 張宗彝 張宗古見上
景祐甲戌張唐卿榜 王惟熙如皋人有傳 傅儀儀真人
寶元戊寅呂溱江都人狀元有傳 周孟陽泰州人歸貞子有傳

惟揚志卷之十九 人物上 八

慶曆壬午楊寘榜 姚原道通州人由縣尉遷職方司郎中 周忻儀真人 孫
觀高郵人 汪泌儀真人 張日用字顯之通州靜海人知越州新昌縣天資穎悟藻識
過人嘗見郡掾子鄭獬竒之遂妻以女後獬果魁天
下為時名臣文彥博宣撫河北日用謂此行須得便
宜行事請於上許之卒致王則
就擒者日用叅贊之功居多 丙戌賈黯榜 周濤泰州人歸
貞孫 張康侯儀真人 朱紘泰州人 李宮儀真人 李洙泰州人 吳彧
儀真人 朱炎泰州人 胡志康如皋人安定先生長子杭州觀察推官 周定辭
泰州人歸貞孫 潘及甫泰興人右朝散郎有傳 潘希甫泰興人 張次山通州
人有傳
皇祐己丑馮京榜 朱明之江都人累遷著作佐郎熙寧四年神宗賜對命為崇政殿
說書明之固辭改充崇文院校
書刪定令式六年充館閣校勘 征復儀真人 孫覺高郵人有

傳 孫洙儀真人有傳 徐純儀真人 劉傑儀真人 孟演泰州人 李况
泰州人 癸巳鄭獬榜 周渙泰州人歸貞孫 查塈泰州人盛孫 胡志中泰州
人 孫元常儀真人 沈叔通儀真人播子 呂開儀真人 桑景舒高郵
州人
嘉祐丁酉章衡榜 周定民泰州人歸貞孫 傅繹儀真人儀子 王觀如皋
人有傳 己亥劉煇榜 王彭年泰州人 上官經泰州人 王覿如皋人有
傳 辛丑王俊民榜 吳岐高郵人 李去僞泰州人 癸卯許將榜 征貴
儀真人
治平乙巳彭汝礪榜 沈季長儀真人播子 喬執中高郵人有傳 孫覧
高郵人有傳 孫昇高郵人有傳 周注泰州人歸貞孫 王松年泰州人 李去

惟揚志卷之十九 人物上 九

非泰州人 丁未許安世榜 陳良江都人有學行為鄉里所推八貢禮部至是與子景山同
登進士良事親孝既登第而念親之不逮乃嘆曰先
子令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山
遠矣有詩曰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綵衣良
仕終朝奉郎秘書丞景山終著作佐郎有秘丞集藏
於家 陳景山見上 閣木高郵人烏江令 查應辰泰州人盛曾孫 潘頵泰興縣人
建寧縣令
熙寧庚戌葉祖洽榜 秦定高郵人 蘇縝儀真人 潘晬泰興人朝議郎 左
周裕泰州人歸貞孫 癸丑余中榜 沈銖儀真人有傳 張汝賢儀真人有傳
周種泰州人 周秩泰州人種弟有傳 汪錬儀真人 王之純泰州人 周
泌泰州人 丙辰徐鐸榜 張康伯揚州人吏部尚書 潘顗泰興人 耿純
泰州人

元豐已未時彦榜 張康國揚州人尚書左丞 周禎泰州人歸貞曾孫 周

重泰州人歸貞曾孫 庚申榜潘頡泰興人 潘頵泰興人 壬戌黃裳榜

姜猷泰州人 潘顒泰興人 晏拯儀真人 艾早儀真人 郭思儀真人

乙丑焦蹈榜 桑正國高郵人 沈彦昇泰州人

元祐戊辰李常寧榜 陳端泰州人 沈伯皐儀真人 史聲如皐人有傳

傅楙儀真人 辛未馬涓榜 張汝明儀真人汝賢兄有傳 秦覯高郵人觀之弟

有傳 馬永逸高郵人英風爽氣卓然不羣粉任鄞縣主簿至壽州教授卒有文集二十卷 張

堯臣高郵人

紹聖甲戌畢漸榜 邵繪儀真人 丁丑何昌言榜 陳彦高郵人 聶份

儀真人 桑觀國高郵人 李延光儀真人 李彬泰州人 郭覲泰州人

張智常泰州人 郭元瑜泰州人

元符庚辰李釜榜 張縝儀真人 王諶泰州人之純曾孫

崇寧癸未霍端友榜 沈思儀真人 艾晟儀真人有傳 林思明儀真

李偉泰州人 王雲江都人有傳 丙戌蔡薿儀真人狀元 張布儀真人

徐天啓儀真人 鄭球泰州人 王濤泰州人 李直中泰州人 呂之

才泰州人 黃量儀真人

大觀丁亥趙倫高郵人狀元 馬永卿高郵人有傳 戊子王俁榜 吳

敏儀真人有傳 已丑賈安榜 劉大中儀真人有傳 徐天民儀真人 姜

索泰州人嶽子 李騤泰州人 呂安仁泰州人

政和壬辰莫倫榜 上官愔儀真人 秦愷儀真人 秦惇儀真人 李

正民江都人有傳 孫僉高郵人 黃裒高郵人 乙未何㮚榜 劉湜儀真

人子大中 丁邦哲泰州人 文浩泰州人 陳博古通州人 戊戌王昂

江都人有傳 沈肇儀真人 葛祐之儀真人 吳敏儀真人 齊景直儀真

人 邵傃儀真人 呂夷則儀真人 俞民獻通州人

宣和已亥上舍釋褐 王俊乂如皐人有傳 辛丑何渙榜 王居正江都

人有傳 劉大臨儀真人 李崇泰州人 錢消泰州人 郭顯臣泰州人

周方崇泰州人 甲辰沈晦榜 王億泰州人 王咸義泰州人維熙孫 葉

高箋泰州人 徐注儀真人 郴穀儀真人 呂應中儀真人

建炎戊申李易江都人狀元有傳 朱汸泰州人 薛邦彦儀真人 魏

滁泰州人 王獻民泰州人 呂安上泰州人 王彦存泰州人

紹興壬子張九成榜 許叔微儀真人詳維志 吳處誠儀真人 仲并江都

人有傳 周播泰州人歸貞曾孫 沱良嗣泰州人 俞民康通州人 甲寅

何昌言榜 俞授能通州人 乙卯汪應辰榜 周方雄泰州人歸貞玄孫 沈昱

儀真人 戊午黃公度榜 陳璹泰州人 周際可泰州人歸貞玄孫 壬戌陳誠

之榜 譚嘉言泰州人省試經魁 藍曄儀真人 乙丑劉章榜 李衡江都人有

傳 周麟之泰州人有傳 杳琛泰州人 劉奎儀真人 李冑泰州人 郭

景仁儀真人 隨興祖通州人 張嗣亨儀真人 戊辰王佐榜 陸思

古通州人 鍾離松儀真人有傳 辛未趙逵榜 史正志江都人歷守廬揚建

康仕終吏部侍郎歸老姑蘇自號吳門老圃所著有清暉閣詩建康志菊圃等集 沈洵儀真人

杳籥泰州人省試經魁 張處厚儀真人 丁丑王十朋榜 李三英高郵人

袁澄儀真人 王禹錫泰州人 鄭茂泰州人 李安上通州人 庚辰
梁克家榜 卞圜泰州人所著有論孟大意又有劉禹錫嘉話跋文事見南豪文跋 蔡翔泰州
人 沈瀛儀真人 丁時發泰州人廷對第三名 崔敦禮通州人 崔敦詩
通州人有傳
隆興癸未木待問榜 孫洪高郵人有傳
乾道丙戌蕭國梁榜 張德言儀真人 顧友直通州人 己丑鄭僑
張巖泰州人參知政事 張巘泰州人 張伯溫泰州人 施康年通州人
壬辰黃定榜 呂洙泰州人 趙萬儀真人 任巖叟通州人
淳熙乙未詹騤榜 謝岳儀真人 戊戌姚穎榜 趙默高郵人有傳 王
岐泰州人惟熙曾孫 辛丑黃田榜 周端節蕭試經魁 錢有嘉儀真人 喻

賓泰州人 劉大正儀真人 甲辰衛涇榜 石大昌儀真人 石應
孫儀真人 丁未王容榜 王正綱泰州人惟熙玄孫 李應祥 徐與
夷儀真人
紹熙庚戌余復榜 李起宗 陸峻高郵人 癸丑陳亮榜 令狐
晉儀真人
慶元丙辰鄒應龍榜 牛大年江都人有傳 姜濟時泰州人 己未曾從
龍榜 凌次英高郵人 趙冲飛泰州人
嘉泰壬戌傅行簡榜 張翼儀真人 趙善瓔儀真人
開禧乙丑毛自知榜 孫佼儀真人 蕭應誠泰州人
嘉定戊辰鄭自誠榜 田克悉字安叔江都人調松溪縣主簿秩滿試博學宏詞科尋監

東轄院崔公與之帥揚重克悉才名及鎮蜀辟置幕府贊畫居多後知沔州以利路提點刑獄事兼安
撫使在任決疑獄抑僥倖節浮費以政績稱百姓愛之 陸鏞高郵人 王瓚高郵人 辛
未趙建大榜 桑端高郵人 丁丑吳潛榜 楊端叔泰州人 癸未蔣重珍榜
宋朝英泰州人 潘呈瑞泰州人
寶慶丙戌王會龍榜 田文虎字炳叔真州人仕至樞密院檢詳出知常州居官極廉介
自奉甚泊妻子惟衣布素死之日家無餘貲
端平乙未吳叔吉榜 陸象南泰州人
嘉禧戊戌周坦榜 韓希輔儀真人 印應雷通州人有傳 印應飛
通州人有傳
淳祐辛丑徐儼夫榜 湯大德儀真人 甲辰留夢炎榜 蕭谷泰州人 沈

應龍儀真人 阮霖泰州人 丁未張淵微榜 謝翼孫儀真人 庚戌方逢
辰榜 高桂儀真人
寶祐丙辰文天祥榜 胡拱辰儀真人 陳士邁海門人縣縣丞 吳陳夢
炅儀真人 葉應之海門人高郵州學錄 胡英海門人淮東制置司僉判
開慶己未周震炎榜 湯大勇儀真人
咸淳戊辰陳文龍榜 祝人瑞儀真人 沈邁海門人 辛未張鎮孫榜 夏
霱儀真人
元鄉舉延祐丙辰陳應雷如皋人解元 潘仲仁海門人揚州府學教
授 李儼泰興人戶部尚書 申屠駉高郵人監察御史陞福建廉訪僉事劉伯溫有詩送
之 蔣居仁泰興人來安縣知縣 孫正辰泰興人桃源縣學教諭 張緝 栢

子固　汪廣洋高郵人有傳　于惠　劉秉忠
國朝鄉舉洪武十七年甲子李宏江都人國子監學録　吳衡泰州
人任學正　賈儁如皐人陝西咸寧縣教諭　高迪字元吉興化人廣東昌樂縣主簿　鄧祐
江都人進士　陳杰高郵人進士　栢齡高郵人進士　陳翼泰興人山東益都縣知縣
二十年丁卯舒楚江都人　徐麟泰州人
二十九年丙子糜煥儀真人山東肥城縣訓導　張忠通州人平利縣訓導　倪
端江都人　劉斌江都人新昌縣知縣　陳讓高郵人河南獲嘉縣教諭　呂昱泰興人山
西河津縣主簿　郭觀如皐人河南鎮平縣教諭　顧彬高郵人進士
三十二年己卯張敬江都人四川按察僉事　彭真儀真人戶部郎中有傳
陳復通州人刑部主事　陳昇通州人廣東道監察御史　王澤通州人　劉福通州

人進士　顧謙儀真人進士　陳立儀真人　顧詳通州人進士　尹惟忠海門
人進士　王宗學寶應人工部主事　馮輅寶應人蓬萊知縣　王翦如皐人陝
西蒲城縣教諭　張真如皐人廣東廬州府同知　許孚如皐人工部主事　蔡昇如皐人湖
廣郴縣教諭　張英江都人進士　林正江都人進士　趙理江都人進士　黃惟
正江都人進士　黃用如皐人進士　馬忠興化人進士　劉鑑如皐人進士
永樂元年癸未俞縠興化人河南南陽府通判　方進興化人羽林左衛經歷
徐膺興化人南洛縣教諭　薛廣泰州人河南懷慶府知府　陳益泰州人山東樂陵縣教諭
邵義通州人山東登州府訓導　時景華儀真人萊陽縣訓導　郜安儀真人山東高
密縣訓導　陳志剛通州人山東青城縣知縣　陳聚如皐人撫寧縣訓導　冐祐如皐人山
東冠縣訓導　許忠如皐人陝西延安縣訓導　黃翔泰興人山東掖縣教諭　王立泰興

人河南汲縣訓導　袁茂宗海門人阜城縣教諭　邵聰如皐人進士
三年乙酉高穀興化人進士有傳　陳孚海門人進士　王珣高郵人進士
陳敏通州人進士　李素如皐人湖廣麻城縣教諭　王信通州人　戈斌通州人進
士　王義泰州人河南安州同知　卜英高郵人江西南安府教授　朱寧寶應人山西太
原衛經歷　王謐寶應人浙江平湖縣教諭　舒紳興化人湖廣孝豐縣教諭　許敬興化人四
川大邑縣知縣　董綸泰興人河南獲嘉縣訓導　陳昇泰興人　楊宗泰興人忠義衛經歷
紀績高郵人　劉順江都人山東館陶縣知縣交趾知州
六年戊子鄒旭江都人兵馬指揮判州太原二府通判　車璲高郵人吏科給事中
李寬泰州人新蔡縣教諭　左德江都人刑部主事　張豫江都人泰州府學訓導　胡
震江都人府學生光祿寺監事　程鑑江都人陝西金州訓導　劉清江都人衍授主事陞

交趾諒江府知府
九年辛卯曹源如皐人山西太原府教授　秦瓛如皐人交趾道監察御史　王璟高郵
通州人山東沂水縣教諭　徐卿江都人河南西華縣學教諭　徐定江都人　劉玨高郵
人蠡縣教諭　葉思智海門人昌黎縣教諭　張翥寶應人河南西華縣知縣　周鑑寶應
縣
人
十二年甲午鄭安江都人字本仁戶部主事陞任廣東惠州府知府　陳敏通州
人進士　董福興化人　俞進泰州人　沈珩泰州人湖廣平江縣訓導　王玨江都
人山東平度州訓導　謝雯泰興人大名縣知縣　劉潤泰興人戶部郎中　陳鏞寶應人
十五年丁酉董璘高郵人會元進士有傳　王齡儀真人工部主事　莊玄
通州人戶部郎中　孫純通州人廣西道監察御史　戴禮江都人周府長史　陳益江都

人江晉田縣訓導徐城泰州人河南孟津縣教諭李末常海門人浙江平湖縣教諭龔寧寶應人新河縣教諭徐伀興化人莘縣教諭翰林院侍書九江府同知撒祥高郵人進士陳彝高郵人進士謝涇江都人進士許鵬如皐人進士高昭寶應縣人

進士

十八年庚子韓珙江都人浙江青田縣訓導張輯江都人國子監助教秦鏞江都人鄧肅如皐人湖廣善化縣教諭吳衡如皐人山東蒙陰縣教諭蔣義江都人

邵旻通州人進士

二十一年癸卯楊顒泰州人經魁教諭李義興化人山東平陰縣知縣施敬江都人浙江宣平縣教諭朱貞江都人山西汾州訓導劉誠江都人湖廣澧州同知尹信通州人雲南按察司經歷王震江都人福建興化府同知

宣德元年丙午吳源通州人山東登州府知府沈傑通州人山東博平縣訓導桑愔江都人河南靈寶縣訓導宋毓興化人福建甌寧縣教諭仝宇泰州人陝西平凉府教授

四年己酉王禮泰興人四川慶符縣知縣游悌泰州人順天府訓導陳聰泰州人四川戎縣訓導馮信高郵人四川峨眉縣教諭張瓛儀真人徐良儀真人曹琳通州人任貴州布政使司參政

七年壬子楊寧江都人浙江嘉善縣訓導張福江都人曲陽縣教諭孫信字誠之江都人任濟南府學教授有文學名俞斌江都人李榮高郵人任浙江建德縣教諭宋禧泰州人任浙江浦江縣知縣

十年乙卯張頎泰州人任國子監助教贈刑部郎中陶濱高郵人湖廣景陵縣

教諭王昱江都人任河南鹿邑縣學教諭

正統三年戊午周承字繼之揚州衛人酈鏞興化人光祿寺少卿高岊寶應人任新河縣儒學教諭

六年辛酉李周海門人末常子監察御史巡按四川抑豪右激污吏人稱爲名御史也盧源泰州人山西大同府教授王瓚泰州所人襲父正千戶王珏高郵人廣東布政使司經歷陸諒高郵人大理寺寺副陞袁州府知府戴瑾興化人任山東單縣訓導

九年甲子沈義江都人順天府鄉試進士劉暘興化人順天府鄉試

十二年丁卯童紀儀真人浙江仙居縣教諭陳端儀真人有傳李玘江都人德府伴讀王琳江都人雲南思南府知府王澄泰州人順義縣教諭韓斐字成章泰州所人任監察御史累陳利病及巡畿甸被敕褒獎陞浙江參政致仕以清白著名李開海門人末

常子任監察御史趙瑀寶應人任都司斷事張朴江都人任國子監助教

景泰元年庚午周斌江都人進士陳祿泰州人浙江西安縣訓導贈戶部郎中秦朴泰州人任山東蒙陰縣訓導沈鐸泰州人任河南沔池縣訓導朱瑄高郵人任四川道監察御史轉浙江嚴州府知府王奎如皐人任湖廣漢川縣知縣唐濬字本深泰興人任溧陽縣訓導張瑊字世璉泰興人中書舍人成化乙酉奉使朝鮮賜一品服以行高恒字文常江都人任河南扶溝縣知縣吳璘字廷瓚江都人任監察御史風紀振肅操守清白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卒龔謙高郵人進士王經字大綸江都人任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沱澄寶應人

四年癸酉茂彪江都人進士王寧通州人張俊儀真人任河南鄧州訓導陞程鄉縣教諭時濟儀真人任光祿寺署正戴璋字宗禮江都人任江山縣知縣清政勤慎

吏民畏服邑人立石頌之陞都察院都事見江山志孫瀚高郵人任江夏縣知縣唐傑
泰州人鄭敬泰州人任山東高唐縣訓導李林泰州人任江西吉水縣知縣潘孜
海門人任浙江遂昌縣訓導徐宗字叔本通州人進士任員外郎致仕陳端字女正儀真人
中順天府鄉舉授南康訓導學周人急嘗分俸以給諸生之貧者改四川達縣招撫群盜有功
七年丙子李紀海門人永常子任山東陽穀縣知縣王玉高郵人戴正江都
人癸未會試回祿卒于場屋尹進江都人進士
天順三年己卯錢寧高郵人張銘泰州人陳達泰州人江西龍泉縣
訓導陳奎海門人進士左偲字廷學江都人福建沙縣知縣張冕字女端江都人任歙
江府知府有傳曹靖通州人山西大同府通判張溥江都人進士張雅字堯臣江都人
進士張順江都人山西鄉試進士曹英高郵人進士王震高郵人進士周銓

興化人進士陳奎字文璧寶應人字暘訓導遷吉安通判天性至孝動遵古禮尤嗜學至老不衰
六年壬午孫蕃字景呂江都人進士靳璽字廷用江都人湖廣黃州訓導夏瓛
高郵人福建延平府同知李埶高郵人山東萊州府通判
成化元年乙酉柳琰字公信儀真人進士張繸寶應人進士人俞俊字舜
卿揚州衛人進士張瓛字敬脩泰州人進士丘俊字漢英江都人進士馬岱字伯瞻江
都人進士李紀字用脩江都人進士袁富字尚禮江都人博學而精於易中鄉名署教中江有
賢聲今祀名宦祠龔綺字文華寶應人進士
四年戊子高銓字宗選江都人進士張鋭字退之江都人進士吳傑字庭臣江
都人進士張稷字世用寶應人進士朱文昌如皐人黃用字時用儀真人兵部郎中
巫儀字克莊儀真人孟縣知縣潘容儀真人

七年辛卯毛鉉興化人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以詩文名尤精繪事張
瓚寶應人晉州同知陸鑾興化人何瓚字弘載泰州人有文名搢紳推重任江西廣昌
知縣徐信字文實江都人上蔡縣知縣李景華字仲英江都人任盧龍縣知縣性剛正居
官節用愛民見永平府志
十年甲午周政字有恒泰州人進士陳相字子鄰泰州人祿子進士商清字源
潔揚州衛人任湖廣麻城縣知縣胡綱字振紀通州人江西南昌府通判許鼐字廷器揚
州衛人歷知荊門綿晉三州陞漳州府同知以慈愛平實為政久官而家計蕭然鄉人賢之馬越
字漢遠江都人性平易有容為儔類所重授茶陵州知州已而告歸晚以懿德進亞中大夫而卒楊
理字廷潤江都縣人任浙江長興縣知縣
丁酉葛萱字光庭高郵人進士金英字文華泰州人顧雄字時俊通州人有傳劉

漢高郵人金琇字潤卿江都人性方正制行端謹任湖廣保康縣知縣盡心民事練達有為比
歸民立祠祀之胡玉字方德泰州所人進士常經高郵人方天然字希誠江都人
進士朱訥字存仁寶應人歷知三縣封南京戶部郎中詳封贈張杲海門人
庚子夏易字連山江都人進士吳山字仁夫高郵人進士王鈞字宗仁揚州衛人
邵溥字弘齊江都人冒鸞字廷和如皐人進士盛端字民表通州人南京戶部郎中黃
瓚字公獻儀真人進士陳德高郵人
癸卯儲巏字靜夫泰州人解元進士王瀅字本清江都人任南平縣知縣卒于官有惠政
民為立祠祀之鄭禎字方兆江都人貫新淦籍任衡州府推官有政績聲邵棠字民愛通州人
進士陸進興化人中順天府鄉試周端高郵人任景陵縣知縣李士元字春夫高
郵州人任國子監學錄

丙午高濟字揖之江都人經魁進士姜普字志大江都人有傳陳謨字汝明江都人
任浙江義烏縣知縣盧欽泰州人夏璲高郵人進士仲棐字與成寶應人順天府鄉
試進士蔣鏆字鳴遠儀真人王琦字希錦興化人寶坻縣教諭
弘治己酉二年仲本字與之寶應人順天府鄉試進士馬繼祖字元功如
皐人進士李梁字良材海門人周之子盧瀚字文淵江都人進士王儼字世學江都人
進士葉纂字承芳寶應人周溥字德莊泰州人餘杭縣教諭曹琰通州人順天府鄉試
陳儒字文雄興化人上猶縣知縣陸舉興化人任善化縣知縣王文瀚高郵人任
泗水縣教諭李鏆高郵人任建寧縣知縣陸鈞高郵人何棉字繩之泰興人順天
府鄉試任應天府推官
壬子吳璲字朝用江都人中經魁任南安府通判卒家計如布衣張憲字振鄉江都人

永平府推官歷南京戶部郎中王軏字載鄉江都人貫開平衛籍進士安金字汝礪江都人
貫陽曲縣籍進士趙鶴字叔鳴江都人進士徐蕃字宣之泰州人進士丘光大高郵
人順天府鄉試任南豐縣知縣胡獻字時臣興化縣人進士陳濟字用仁儀真人任南京戶
部郎中胡宗海字仲深通州人任淄川縣知縣夏梁字國賢高郵人任雲南定遠縣知縣
夏曆字國正高郵人進士張翀字鵬舉泰興人羽弟進士張拱寶應縣人中進士
王頵寶應縣人
乙卯葉相字良臣江都人進士張羽字鳳舉泰興人進士王大用儀真人貫福建
興化衛籍進士于鏊儀真人貫滁州籍進士吳閱字庭簡泰興人進士徐昂字文舉泰
興人進士王鎬字大京江都人歷河間饒州二府推官四川廣安州知州左唐字堯卿江都人
進士田璁字璞卿江都人山西代州知州張承仁字元德泰州人進士林正茂字孔
時泰州人進士凌相字忠甫通州人進士吳璽通州人浙江臨海縣知縣周臣通州人有
傳李春高郵人貫振武衛籍進士
十一年戊午盛儀字德章江都人進士楊果字實夫興化人進士陳鑭字汝
濯泰興人任福建福州府同知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進士石雲字從龍揚州衛人任浙江
紹興府通判朱嘉會字亨之寶應人進士張桓字武卿儀真人任浙江蕭山縣學教諭
宋貫字天爵如皐人楊本字自立江都人貫鄞縣籍沙鵬字騰霄江都人進士景暘
字伯時儀真人進士
十四年辛酉馬雲翔字時中江都人孝友篤學人皆重之會試卒于途王儒
字世英江都人湖廣蒙陽縣知縣致仕高涉字濟之江都人進士范韶字時美寶應人戶部
郎中浙江右參議衛準字公式寶應人番禺縣知縣昌良字房卿泰州人任寧波府通判

方禾字嘉伯泰州人任運司判官白鸞字鳴世儀真衛人任廣東肇慶府同知何崇
字愛之泰興人進士何棐字輔之泰興人進士楊璀通州所人臨淄縣知縣
十七年甲子姚繼巖字元甫通州人進士王敞字晉之泰州人南京左府經歷
九江府同知爲政寬平清戒有法著廣信府事[illegible]能聲沈相寶應人任義烏縣知縣喬遷
寶應人嚴州府同知姜輅海門人[illegible]州九江府通判何珊字德潤泰興人
正德二年丁卯陳言字汝行江都人棗強縣知縣遷定州府通判張璁字鶴舉泰
興人進士華湘字源楚泰州人進士儲洵字平甫泰州人巏姪進士凌楷字正甫通州人
進士魏脩興化人蘄州知州陳霖泰興人姜芳字德馨儀真人程亭州知州改連州
五年庚午馬惠民字源愛江都人懋之子任江西南安府推官徐晉字文明江
都人進士黃永椿字壽卿江都人陝西武功縣教諭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韓鸞

字應和泰州人進士陳應武高郵人進士王紀泰州人進士丘節通州人孫峻高郵人進士沈本興化人陳輔儀真衛人進士沈尚經高郵人雲南鄉試任刑部主事許繼字宗德儀真人葉明字德彰儀真人任黃岡縣教諭陳逵如皋人順天鄉試

八年癸酉王大化字玄成儀真人解元進士蔣山卿字子雲儀真人進士馬駙字次甫江都人岱之子問學該博刻志為古文詞詩賦雄健稱名家任河南武陟縣知縣卒馬駉字用甫江都人駙之弟授浙江嘉善縣教諭未任卒周恕字貫之江都人性樂易愛賢恤困以支義聞未任卒張綖字世文高郵人湖廣武昌府通判陞知州蔣承恩儀真人順天府鄉試進士顧磐字子安通州人篤學有文未仕而卒徐著高郵人

十一年丙子崔桐字來鳳海門人解元進士高淪江都人進士沈珠字汝淵江都人任江西永新縣知縣鄭道字行南江都人山東兗州府同知歷福建鹽運使司同知

葉觀字國光江都人進士徐嵩字中望泰州人著子進士姚介字應夫泰州人賁曾泰州人馬坤字順卿通州人進士許承厚字載之通州人成舉字于立興化人白經字大常儀真衛人仁和縣知縣高桂字廷芳寶應人德州知州王勛寶應人任寧鄉縣知縣楊奇逢寶應人六安州學正何桐字梓之泰興人郜周先字國定高郵州人李方春之子中山西鄉試進士

十四年己卯李時芳字泰伯揚州衛人江西高安縣知縣馬舜民字原孝江都人湖廣江夏縣知縣高濬字升之江都人進士方岑字高伯江都人進士高相字世佐江都縣人呂綸字君言江都縣人進士唐伯健泰州人朱軏字惟軾泰州人任知縣陸期范興化人進士王臣興化人九江府通判馬紳字庭佩如皋人任寶豐縣知縣祁澎寶應人楊奇遇寶應人孫本通州人孝豐縣知縣馬節字信

鄉寶應人任知縣錢鐸字振之海門人進士李夢周字希道海門人進士

嘉靖元年壬午王鏜字振之揚州衛人性淳謹好學強記未仕卒王僎字應仁江都人任敘州府同知卞嵩字子登江都人未仕卒王瑄字升之興化人任撫州府通判沈震興化人茆觀寶應人任興國縣知縣陳堯字敬夫通州人進士黃河字汝清通州人任南道監察御史孫良德通州人唐純泰州人任湖州府同知沙稷字育民儀真縣人任工部員外郎

四年乙酉張慤字世瞻江都人未仕卒王一陽字子俊江都人仲言來字子常寶應人丁鵬如皋人任兗州府通判朱袮高郵人張道高郵人袁衫字子材泰州人李湘泰州人

七年戊子曾銑字子聲江都人進士邢大道字君履江都人貫寧夏籍任臨清州

知州徐麒泰州人王輔字東卿江都人袁株字子立興化人林春字子仁泰州所人進士陳璧字德完江都人達之孫楊啟芳寶應人胡介字汝方通州人任東陽縣知縣沈良才字德夫泰州人進士錢嶫字君望通州人進士張遜字士敏高郵州人中進士

十年辛卯桑惟喬字子木江都人經魁進士馬自強字用脩江都人王汝襄字卿贊江都人任樂清縣知縣李春芳興化人曹守貞字元節江都人進士宗周興化人閻傳字調元江都人貫陝西青澗籍王延祀字德昭江都人貫陝西鞏昌籍褚宗祿字貴卿江都縣人史起蟄字德化江都縣人朱曰藩字子价寶應縣人應登子賀恩字君錫儀真縣人進士王京高郵州人中順天府鄉試進士臧鏡字子明儀真縣人

十三年甲午薛應元字子衲江都人徐槃字新之江都人黃鑾字守銘儀
真人張旦字子明寶應人進士張槃字範中儀真人陳國光字尚賓儀真人張選
字士直高郵人鄒充字若虛興化人党緒高郵人
十六年丁酉顧奎通州人仲承祚寶應人高履謙寶應人李
彬泰州人周崇儒泰興人保欽通州人陳應遷泰興人鑭子黃鸝
泰州人胡景榮字子仁江都人順天府鄉試陳元甫如皋人貫濟州衛籍順天鄉試
十九年庚子何堅字介之江都人貫陝西籍袁濱通州人樊灌字于田揚
州衛人蔡勣泰興人王陳策泰州人周岱泰興人袁孟龍興化人
張膽高郵人張習字子翀寶應人進士張鳴鶴海門人順天鄉舉
進士洪武十八年乙丑花綸榜鄧祐江都人陳杰高郵人鳳翔府
推官栢齡高郵人陝西涇陽縣丞
三十年丁丑陳安榜顧彬高郵人兵科給事中
三十三年庚辰胡靖榜劉福高郵人兵科給事中顧詳通州人刑部主事
顧謙儀真人江西按察僉事尹惟忠海門人西安府同知林正江都人吏科給事中
永樂二年甲申曾棨榜張英江都人鎮遠府知府黃用如皋人河陰縣知縣
趙理江都人江西奉新縣知縣黃惟正江都人楚府長史
馬忠興化人國子監助教
四年丙戌林環榜劉鑑字明善高郵人任平谷縣知縣時猛虎爲害鑑禱于神虎不下山環邑河水三年晝水驗皆豐獲既而謫居薦爲新鄭州學正多所造就諸生肖其像於學舍戈斌通州人任監察御史

七年己丑蕭時中榜邵聰如皋人翰林院庶吉士
十三年乙未陳循榜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有傳陳孚海門人戶部員外郎王
珣高郵人監察御史陳敏通州人貴州按察僉事
十六年戊戌李騏榜董璘高郵人有傳撒祥高郵人陳彝高郵人
謝涇江都人兵部員外郎許鵬如皋人翰林院庶吉士
十九年辛丑曾鶴齡榜高昭字文昱寶應人問學淹貫文章俊建授監察御史後按部所屬有王府陰蓄異志者昭潛變服爲星家詣府與王語合王吐實以告昭諷其不利辭去未幾按至其地來朝王視之乃昭也大怖謀遂寢
二十二年甲辰邢寬榜邵旻通州人江西建昌府檢校
正統七年壬戌劉儼榜黃諫高郵人寓陝西蘭縣進士及第任翰林院學士左遷廣州府通判歸老高郵工詩文篆隸所著有書經集解蘭坡等集
十三年戊辰彭時榜沈義江都人由順天府鄉舉登進士任監察御史歷浙江按察司副使至工部侍郎
景泰二年辛未柯潛榜周斌江都人任御史陞湖廣右布政龔謙字廷益高郵人起家進士爲御史巡鹽兩浙能執法除奸及清軍湖廣最得大體都御史寇公深記其名於後堂且移文各省令清軍以謙爲式名重一時未幾卒於官
五年甲戌孫賢榜茂彪江都人監察御史陞按察僉事徐宗通州人兵部員外郎
天順元年丁丑黎淳榜尹進江都人戶部主事河南按察僉事
四年庚辰王一夔榜張溥字彥博江都瓜洲人翰林院庶吉士陞授大理寺左評事官
張偁字堯臣溥從子南京吏部主事刑部郎中歷登州府知府至河南右參政張順江都人貫

山西翰林院脩撰至工部侍郎
曹英 高郵人
王震 高郵人以能詩名任河南歸德州知州
周銓 興化人銅仁府知府
陳奎 海門人戶部員外郎

八年甲申榜 彭教

孫蕃 字景昌江都人中禮記魁徽州府知府福建邵武府知府兩守州郡潔已愛民歸橐蕭然無以為家

成化二年丙戌榜 羅倫

栁琰 字邦用儀真人任戶部主事監淮倉搆忤中貴謫南陽府通判轉吉安府同知救災拯溺所活甚衆陞嘉興府知府以役問賦盡釐宿獘卒于官有詩集四卷
俞俊 字舜卿揚州衛人任南京兵科給事中首論忝冀儀真守備用閻南識根本尋陞廣東按察僉事轉副使守備欽廉等處累平寇盜卒于官
張文 字存簡泰州人有傳
張瓛 字敬脩泰州人任遂安縣知縣縣志稱其均賦崇學遠有惠政以子承仁貴封主事
丘俊 字漢英江都人有傳
馬岱 字伯瞻江都人有傳
李紀 字用脩江都人任連山縣知縣擢監察御史有聲歷陝西按察兵備副使

五年己丑榜 張昇

冀綺 字文華寶應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應天府尹綺性質直有治才為郎中時總理邊儲陳邊務及時政二十餘事尹京兆宿弊釐革嘗奏減邑中馬五百餘疋人至今德之
高銓 字宗選江都人有傳
張銳 字退之江都人任崇安縣知縣擢監察御史左遷府推官起為僉事轉副使伸理冤抑奏免徵求勤于政務竟卒于官
吳傑 字廷臣江都邵伯人授給事中左遷州判官轉上林苑監丞陞永平府知府遷河南右參政

八年壬辰榜 吳寬

毛鋐 興化人
張稷 字世用寶應人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出按閩藩奏黜武帥之害政者復命卒于京

十一年乙未榜 謝遷

張穟 字世英寶應人任鹿邑縣知縣
冒政 字有恒泰州人任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武昌府知府轉山東右參政至布政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寧夏劉瑾陷之逮就獄勒閒住瑾誅後其官致仕卒政居官有善政居家能孝友人皆稱之
陳相 字于麟泰州人任蒲州知州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陞台州府知府遷廣西右參政卒

十四年戊戌榜 曾彥

葛萱 字光庭高郵三垛人任行人監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僉事

十七年辛丑榜 王華

顧雄 字時俊通州人有傳
胡王 字方德泰州所百戶胤子任禮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陝西管糧參議卒

二十年甲辰榜 李旻

儲巏 字靜夫泰州人有傳
黃瓚 字公獻儀真人有傳
吳山 字仁甫高郵人歷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吏部郎中
仇仁 泰州人貫密雲籍任廣信府推官擢監察御史陞任江西臨江府知府卒

二十三年丁未榜 費宏

方天然 字希成江都人任江西泰和縣知縣
邵棠 字民愛通州人有文學尤長于詩任崇慶州知州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陞湖廣右參議陝西左參政卒
仲渠 字與成寶應人由順天府鄉舉登第授翰林院庶吉士禮部主事

弘治三年庚戌榜 錢福

仲本 字與立寶應人由順天府鄉試登第任刑部主事謫汝寧府通判歷廣西陝西僉事副使至按察使以剛直被累謫兩浙鹽運司同知
馬繼祖 字崇功如皐人有傳

六年癸丑榜 毛澄

夏易 字連山江都人任戶科給事中陞福建按察使司僉事
盧瀚 字文淵江都人授兗州府推官政操敏肅洗冤澤物他郡獄多待人決累斷大獄有異政郡人祠祀焉行取為南道御史首論周經許進當從衆薦速乞召用文森等因論事下獄宜為寬宥其邪佞如陳瑾李溫俱可斥免雜進如領占竹孫伯誨亦乞罷遣又因災異力請開納讜言以袪敝政及清冗食用省京儲凡所論列並切大體遷知岳州府以疾乞歸吏部覆勘瀚公勤清慎愷悌慈祥題准令其回籍養病痊日起用國朝外官養病如瀚者不多見尋卒
高濟 字商卿江都人鄉試亞魁有文名作詩雄渾典雅非

帶管所及任工部主事轉員外郎卒于官

夏璲字庭用高郵人任行人監察御史陞廣東按察僉事

陳王字德卿高郵人貫沂州衞籍選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寬嚴有體士心歸服歷官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卒所著有友石集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仕至工部右侍郎有傳

冒鸞字廷和如臯人有傳

九年丙辰朱希周榜

左唐字堯卿江都人有傳

趙鶴字叔鳴江都瓜洲人有傳

徐昂字文舉泰興人任戶科給事中孝廟時凡三陳治道兩論邊備皆切時務正德初逆瑾弄權時韓忠定公為戶部尚書料率公卿臺諫抗疏暴瑾罪惡數十事瑾矯旨降文級致仕昂乃上疏曰韓文歷官年久端謹素聞至于清心寡欲數年無伉儷之樂矯枉過直一子選刑曾之官不宜罷遣疏上瑾後矯旨除昂名及令文冠帶閑任嘉靖初詔還文職級陞昂廣東右參議

張羽字鳳舉泰興人有傳

張拱字文著寶應人任德興縣知縣

胡獻字時臣興化人有傳

林正茂字孔時泰州人任大理評事歷浙江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轉江西右布政使

周臣字元驚通州人有傳

十二年己未倫文敘榜

王軏字載卿江都人前任戶工二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廣東左參議山西左參政甘肅行太僕卿改河南右參政進山東左右布政使轉順天府府尹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轉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南京工刑二部右侍郎轉戶部左右侍郎致仕後為戶部左侍郎提督京通二倉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陞南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

沙鵬字騰霄江都人任樂陵縣知縣民立生祠選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轉福建按察使卒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有傳

凌相字忠甫通州人仕至副都御史先居南道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僉憲廣東平寇有功為卿遼東苑馬寺脩築邊墻役有功兩賜金幣再陞俸級巡撫湖廣時奏革鎮守內監材能有聞卒賜葬祭

十五年壬戌康海榜

葉相字良臣江都人任金華府推官行取史禮等科給事中左

[illegible]給事中陞湖廣左參政江西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遷南京工部右侍郎轉戶部左侍郎改刑部

吳閱字廷簡泰興人任行人卒

何棐字輔之泰興人任浦城縣知縣擢南道監察御史時討四川劇賊用兵川廣棐奉命紀功以勞績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左遷江西兵備副使致仕卒

朱嘉會字亨之寶應人任東昌府推官累讞疑獄有聲擢兵部主事員外郎改御史陞廣信府知府以禦寇功民為建祠立石以著遺愛擢湖廣兵備副使卒于官

楊果字實夫興化人有傳

十八年乙丑顧鼎臣榜

王儼字世望江都人有傳

安金字汝礪貫太原籍江都人歷兵科都給事中累有建白陞右通政清黃以年勞陞南京光祿寺卿致仕卒

盛儀字德章江都人授禮部主事改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僉事歷副使湖廣按察使轉本省左布政使擢太僕寺卿致仕

高濤字頤之江都人銓子性和平素以忠厚見稱初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轉右給事中嘗論宰藩請復護衛未幾叛逆人服其有徙薪先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卒

張翀字鵬舉泰興人任上高縣知縣授南道監察御史陞廣信府知府卒

張承仁字元德泰州人獻子授刑部主事改監察御史

姚繼巖字元肖通州人有傳

夏曆字國正高郵人任昌樂縣知縣

正德三年戊辰呂柟榜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有傳

于鏊字器之貫滁州籍儀真人授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山東按察使

王大用字時行貫福建興化衞籍儀真人任工刑二部主事員外郎歷廣東按察僉事副使轉江西廣西參政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及總大同軍務

凌楷字端南通州人任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轉戶部郎中累著能績尋居憂卒

蕭海字子委貫順天籍江都人仕至知府

六年辛未楊慎榜

徐晉字文明江都人有傳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有傳

何棠字愛之泰興人任禮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廣平府知府特 上南巡棠上疏以郡供賦少乞寬之遂得減半尋加從三品俸以疾乞歸卒

陳應武字光烈高郵人任南京戶部主事

韓鸞字應

和泰州人任南京大理右寺副陞廬州府知府轉按察副使

王紀字理卿泰州人任南京工科給事中謫縣丞州判官遷高唐知州

儲洵字平甫泰州人兵部員外郎謫沔陽知州福建按察僉事

九年甲戌榜唐皐

蔣山卿字子雲儀真任工部主事以言事謫南京右府都事轉刑部郎中歷河南南寧二府知府陞廣西左參政

陳輔字汝翼儀真衛人歷任工部主事刑部員外郎陞廣西按察僉事

蔣承恩字三錫儀真人任嚴州府學教授擢任榮府長史

張翽字鵠擧泰興人任兵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謫洲判官改海鹽縣知縣陞按察僉事轉湖廣提學副使四川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

十二年丁丑榜舒芬

崔桐字來鳳解元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侍讀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參政南京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陞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南京禮部右侍郎

高瀹字新之江都人任蕭州知州

葉觀字國光江都人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

陞興化府知府轉湖廣按察副使

孫峻字克明高郵人授兵部主事卒

華湘字源楚泰州人任禮部主事改光祿寺少卿掌欽天監事謫蕭州知州歷思恩府同知

季方字子坤貫振武衛籍高郵人中山西鄉試初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出爲河南左參議轉參政卒

楚書字國寶江都人貫寧夏衛籍歷官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十六年辛巳楊惟聰榜

高遷字升之江都人任寧波府推官歷襄陽府同知轉戶部郎中順德府知府河南按察副使

王大化字玄成儀真人少有俊才擧南畿解元登進士知高唐州興學問俗省斂察究勸農實廩抑豪植小陞嘉興府同知去後民爲樹碑立祠擢工部員外郎濬河勤卒遷刑部正郎以執法忤當道外補平定州知州遂乞以原官致仕詔可歸逾歲而卒所撰有高唐志詩文集及續史詳節數十卷

徐嵩字中望泰州人羨子前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保定府知府湖廣按察副使山西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錢鐸字振之海門人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廣西按察副使得致仕

呂綸字君言江都瓜洲人歷南京戶工二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兗州府知府西疏

嘉靖二年癸未姚淶榜

馬坤字順之通州人任戶部主事謫州判官陞廣州府通判汀州府知府湖廣按察副使

李夢周字希道海門人任江西寧都縣知縣

五年丙戌龔用卿榜

方岑字高伯江都人前南京大理評事轉大理右寺副陞杭州知府

八年己丑羅洪先榜

曾銑字子聲江都人長樂縣知縣擢監察御史大理寺寺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十一年壬辰林大欽榜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有傳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前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

賀恩字君錫儀真人任刑部主事南京戶部郎中卒

張遜字士敏高郵人工部郎中

陸期范字任卿興化人刑部觀政以養親卒

錢嶪字君望通州人任浙江道監察御史

王京字得師高郵人任太僕寺寺丞

十四年乙未韓應龍榜

陳堯字敬夫通州人任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

張旦字子明寶應人刑部郎中

沈良才字德夫泰州人授翰林院庶吉士陞吏科都給事中

十七年戊戌茅瓚榜

曹守貞字節夫江都人前遂昌縣知縣

二十年辛丑沈坤榜

張習字子擬寶應人

嘉靖惟揚志卷之十九

人物志下　郡人盛儀輯

歲貢洪武年蔡新江都人監察御史劉清江都人永樂中以主事謫戍邊起交趾諒江府知府沙鑄江都人北京中城兵馬指揮郭敬江都人陳州遞運所大使董讓江都人鴻臚寺序班梁文江都人遼東稅課司大使李忠江都人山西芮城縣主簿花詔江都人山西榆社縣知縣祝貞江都人陝西耀州知州孫綱江都人山西平定縣知縣向善江都人直隸威縣知縣戎瀌江都人山東河源縣訓導印章江都人福建崇安縣主簿徐中字中立泰興人任後軍都督府經歷以清苦見知於太祖特授廣信府知府廉潔有為興學養士以賢守稱

十五年范純寶應人禮部主事

十七年楊允寶應人江西按察司副使杜以敬高郵人直隸武邑縣知縣丘思齊泰興人監察御史余佐儀真人周冕泰興人仕終雲南布政姚裕如皐人周士亨通州人陝西興平縣知縣高鵬江都人

十八年范琦興化人湖廣按察司僉事黃義江都人許永泰通州人福建都司斷事宋文振如皐人江西樂平縣知縣常琳泰興人韓原儀真人石鞏泰州人直隸交河縣知縣魏英高郵人戶部員外郎李貞高郵人賈以繪寶應人

十九年張彬寶應人蔣彝高郵人福建左參政徐軾泰州人李溥儀真人陳遠泰興人吳昺如皐人湖廣常德府通判尹玄通州人左軍都督府都事李皓江都人邵斌興化人江西永寧縣知縣秦演海門人山東濟南府通判

二十年袁福江都人陳良祐海門人廣西布政司參政宋禮通州人福建都司斷事鄧世英如皐人余賢泰興人吳傑儀真人劉仁泰州人大理寺評事柯榮高郵人監察御史邵衡高郵人河南泌陽縣訓導潘鑾寶應人

二十一年成璡興化人代州學正陞許州知州北平布政司參議尹禮寶應人刑部主事卒贈吏部左侍郎洪熙元年贈兵部尚書李翰高郵人監察御史劉繼榮泰州人劉士學儀真人翟善泰興人有傳冒檜如皐人監察御史孫紹通州人茅原英海門人大理寺評事朱翊江都人

二十二年趙琮江都人山東按察司僉事董純海門人福建晉江縣知縣許澄如皐人尹衡儀真人賓承芳通州人授監察御史鯁直敢言下錦衣衛獄敎出復以言謫龍江左衛典史再起再謫供役工部陞至浙江僉事致政卒吳信泰州人吳賢寶應人浙江象山縣知縣

二十三年沈宏泰州人廣西南寧府知事包真通州人光祿寺署丞吳文如皐人蔡新海門人山東即墨縣丞龐復江都人

二十四年李昶江都人郁守海門人鴻臚寺序班吳正如皐人潘齊泰興人姚俊通州人徐懋興化人山東高唐州學正

二十五年張瑄興化人浙江衛知事李士榮高郵人直隸慶雲縣知縣杭誠高郵人沈中泰州人嚴進泰州人福建道御史彭常通州人山東布政司參議夏綦如皐人山東益都縣知縣趙璞江都人

二十六年方安江都人王府長史洪振如皐人蠡縣丞徐忠泰興人江西廣信府知府徐循理儀真人馬良通州人湖廣綏寧縣主簿杜寬泰州人夏霖高郵人江西布政司參議盧謹寶應人周昶興化人福州府知府

二十七年陳本興化人昌黎縣主簿 杜沂寶應人安縣主簿 陳庸高郵人福建按察司副使 陳繼清高郵人浙江仙居縣主簿 溫敬泰州人 朱啓泰州人 朱倫通州人廣東布政司理問 潘瑛儀真人江西瑞州府同知 郭邠泰興人 紀武如皋人山東昌邑縣丞 汪瑜字伯愈江都人監察御史

二十八年楊宣江都人河南考城縣知縣 李壽海門人浙江處州府知事 朱稢如皋人懷柔縣教諭 封儀泰興人 丁汝器儀真人刑部員外郎 龔敬通州人杭州府同知 楊廉泰州人廣西按察司僉事 陳貞高郵人 楊瑛寶應人山東新城縣主簿

二十九年徐震興化人江西布政司左參議 馬杰寶應人梧州府檢校 陸鏞高郵人 黃好禮高郵人直隸河間縣知縣 高謙泰州人 錢瑨泰州人 竇繼芳通州人直隸沙河縣知縣 陳善字性初儀真人洪武間選貢監後擢刑部主事太宗朝遷

郎中讞獄詳允權倖沮折遷廣西左參議政聞于朝敕賜賚焉秩滿當代去有德之者中途餽金二罌詐稱番藏善納之俄覺其實追還弗及竟按于江而去持憲河南浙江獨持大體訟獄衰息舉吏相戒無或犯其法者宣德元年入覲卒于京師 蔣厚泰興人直隸定州學正 吳臣如皋人山東萊陽縣教諭 潘廉海門人山東掖縣縣丞 陳琰江都人陝西參政有傳

三十年黃鏞江都人山西陽曲縣知縣 胡致中儀真人 張建泰興人順天府昌平縣教諭 杜恪高郵人成都府知府 陳資通州人順德府同知 許信寶應人廣西桐市巡檢 于文興化人河南武昌縣縣丞 尹惟忠海門人

三十一年周旭通州人河南嵩縣主簿 彭達儀真人工部員外郎 李壽江都人河南布政司左參政

三十二年潘審通州人湖廣永州府同知

三十三年王庸寶應人直隸廣平府同知 黃敘通州人廣西按察司僉事

三十四年金英如皋人浙江道監察御史

永樂元年花贇江都人 張彝江都人 林華海門人湖廣蒲圻縣典史 徐敷如皋人江西贛縣知縣 姚善泰州人天津衛經歷 楊蒼儀真人直隸臨城縣教諭 徐謹寶應人山東壽光縣訓導 周禮通州人 田衡高郵人四川布政司左參政

二年舒楚興化人監察御史 徐敏泰興人直隸長垣縣訓導 范龔泰州人山東青城縣知縣 楊毅江都人 蘭馨江都人 楊進如皋人山東沂水縣知縣

三年李英江都人 單昇江都人 王敬海門人 錢諒泰州人四川漢州知州 秦茂泰州人江西九江府知府 黃求儀真人 李安寶應人山西靈丘縣知縣 倪弘通州人河南魯山縣知縣 陸衢通州人 張鎔泰興人 路英高郵人 趙淑高郵人

王縉興化人交阯府知府 王表如皋人山西應州吏目

四年王孚興化人山西和順縣知縣 陳惠高郵人 王翊泰興人 王恩通州人 鄭禮寶應人戶部郎中 翟耆泰州人福建布政司理問 徐淵泰州人應天府江寧縣知縣 孫洪泰州人西城兵馬司指揮 王道泰州人河南考城縣縣丞 劉遜儀真人陝西鹽亭縣知縣 王翔海門人雲南布政司理問 張斌江都人監察御史 朱迪江都人山東恩縣知縣 陳智如皋人四川大足縣主簿是年楷書入監十二人 陳銘通州人 吳誼通州人 秦霓儀真人郯城縣知縣 張義儀真人萊州府通判 陳紀泰興人南寧府同知 宋禮高郵人監察御史 孫蕃高郵人慶州府知府 宋徵興化人楚雄府同知 朱倬興化人弋陽縣知縣 李遂興化人監察御史 朱冏寶應人羅州判官 江宏遠寶應人

五年進績如皋人鴻臚寺序班楊旻江都人任丘縣知縣魏旭江都人王義海門人太平府照磨陸厚儀真人山西文水縣知縣翟進泰州人江西安仁縣知縣盧信泰州人刑部員外郎孫俊寶應人句容縣縣丞張本通州人三河縣知縣朱蕑通州人工部主事王中泰興人廣西梧州府同知居安高郵人王輔高郵人湖廣德安府通判劉衷興化人浙江新昌縣縣丞廉謹作為吏民懷德見新昌縣志是年楷書入監二人端弼江都人臧敏江都人交阯利仁州知州

六年夏晟興化人工部主事葉壽高郵人陝西城固縣知縣張忞通州人福建南安縣知縣陳燁泰興人路銘寶應人陝西太平府檢校時恭泰州人河南汝寧府同知周選泰州人湖廣寶慶府同知胡清儀真人崔永義海門人雲南府通判張玘江都人按察司副使張禮江都人廣西布政司參議宗文如皋人甘肅苑馬寺錄事是年楷書

入監七人高用通州人上田縣知縣張傑通州人朱鳳高郵人廣州府同知傅材高郵人兵馬指揮江信寶應人光祿寺署丞巫暹儀真人大名府通判賀榮儀真人

七年張撝興化人監察御史徐鋐泰興人張楫寶應人順天府房山縣主簿劉泰泰州人金逵泰州人光祿寺署丞朱純如皋人山東文登縣知縣楊彧江都人兵部主事嚴壽儀真人戶部檢校闞巽江都人戶部交阯司員外郎王欽通州人湖廣安陵縣知縣劉欽通州人浙江富陽縣知縣毛獻高郵人浙江寧波衛經歷沙廣高郵人徐澤海門人陝西岐山縣典史

八年王孜興化人會同館副使朱敘高郵人包源通州人湖廣靖州判官臧選儀真人浙江松陽縣知縣盧福如皋人王謐江都人山東臨淄縣知縣王拱江衛人鴻臚寺序班王玫泰州人董寬寶應人徐鉅泰興人中城兵馬司指揮張得

義海門人浙江嘉興府訓導是年楷書入監一人朱溥寶應人浙江鄞縣主簿

九年劉鏞興化人四川富順縣知縣李儀海門人高名泰興人徐義寶應人直隸永平縣主簿孫禮泰州人趙暘泰州人福建長樂縣知縣陳文江都人直隸藁城縣縣丞湔義江都人柳禎儀真人張敬通州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阮祺通州人直隸阜城縣知縣葛覃高郵人朱義高郵人直隸井陘縣知縣許義江都人江西道監察御史

十年耿燿高郵人潘端寶應人陝西扶風縣主簿劉熲泰興人山西沁州同知繆正泰州人河南布政司理問吳傑江都人朱燮江都人陝西三原縣知縣鄧復如皋人滕敏儀真人廣東石城縣知縣張信通州人義勇左衛經歷徐謐興化人刑部員外郎周鑑海門人江西安福縣主簿

十一年成績泰興人光祿寺署正馮衡海門人山西布政司理問李雯興化人山東布政司參議李振通州人顧睿通州人李敬儀真人朱璉如皋人夏昇江都人山東高唐州州判倪燮江都人盛轍高郵人戶部員外郎羊昜泰州人宋麟寶應人吳昌泰州人直隸滄州同知鮑文高郵人

十二年張順高郵人江西泰和縣縣丞莊敬寶應人秦昱泰州人鮑艮江都人山東臨清縣丞鄭昱江都人賈麟如皋人浙江昌國衛經歷陳定儀真人黃銳通州人陸智興化人張益海門人貴州鎮遠府經歷王獻泰興人

十三年張潛泰興人趙朏海門人山東新城縣縣丞陸員興化人周棐通州人席寶通州人湖廣黃梅縣縣丞丁興儀真人劉褒如皋人江西大庾縣縣丞余誠江都人李寧泰州人湖廣溆浦縣縣丞袁毅泰州人張獄寶應人劉

宗彥高郵人河南汜水縣訓導魏智高郵人

十四年張矩高郵人浙江浦江縣知縣征勗寶應人陸貞泰州人真定府深州判官馬俊江都人山東膠州知州吳敬江都人許勝如皋人秦毅通州人

顧祥儀真人陜西西安府經歷張振泰興人吏科都給事中薛敬興化人張士儉海門人

十五年金用海門人吳祐興化人山東冠縣知縣李瑄泰興人山西大同左衛經歷王禮儀真人李進通州人陳莊通州人直隸定州同知楊皓如皋人湖廣慈利縣縣丞鮑義江都人馬讓江都人胡鑑泰州人王鏞泰州人保定府知事徐昇寶應人何孜高郵人陳彝高郵人王文義海門人以楷書人監仕山西渾源州判官

十六年龔銘高郵人浙江淳安縣知縣劉慎寶應人陳爵泰州人嘉興府照磨張矩江都人桂林府推官陶膺江都人福建長樂縣知縣蔣益如皋人湖廣衡州府照磨吳泰通州人薊州知州葛茂儀真人蕭韶泰興人良鄉縣縣丞羅勝興化人河南登封縣主簿王文政海門人湖廣荊門州判官

十七年卜寧高郵人蕭銳高郵人貴州長官司吏目閆智寶應人徐禮泰州人河南延津縣知縣彭程泰州人山東青州府推官鄧廣江都人江西德興縣知縣史簡江都人直隸河間縣知縣王琰如皋人山東青城縣主簿段興通州人陝西按察司經歷張新儀真人河南武陟縣縣丞張忠泰興人兵部司務楊彝興化人貴州衛知事張祿興化人楊森海門人浙江嘉興縣知縣

十八年周全泰興人桐鄉縣縣丞鄭敬高郵人顧淵泰州人陝西布政司經歷

阮敬泰州人張迪寶應人唐驥江都人江西德興縣主簿劉拱江都人監察御史蔣璘江都人山東觀城縣教諭朱僅如皋人真定府隆平縣知縣陳鋼通州人直隸贊皇縣知縣范郁儀真人杭州府通判陳文海門人福建興化府經歷孫行興化人廣西梧州府倉大使陳遜興化人保定府博野縣丞

十九年陳寓興化人光祿寺署丞奚文廣海門人張興儀真人陳寔通州人廣西按察司經歷趙勤通州人浙江天長縣典史于益江都人湖廣常德府按司大使吳昌如皋人順天府豐潤縣知縣劉憲江都人孫盛江都人福建泉州府經歷趙宣高郵人浙江慈谿縣主簿王顯高郵人孫錦泰興人

二十年熊質寶應人河南西水縣知縣陳閏江都人楊紳海門人張俊通州人

二十一年陸新江都人鴻臚寺主簿羊弼泰興人李珙如皋人河南汜水縣教諭張賓寶應人江西南昌市汊巡檢姜湮江都人山西平定州知州萬忠江都人雷壽儀真人

洪熙元年郭寧江都人倉大使凌祐高郵人府照磨武寧泰州人典史黃琳通州人行都司斷事

宣德元年王輔江都人鹽運司經歷朱信儀真人禮部郎中王佐寶應人

二年呂寧江都人荊州府通判陳禧江都人行都司斷事陶甄泰興人陳思文通州人濟河縣主簿馬良如皋人都察院都事崔志道海門人丘縣主簿

三年俞安江都人吳堡縣知縣羊寬儀真人延安府同知徐浩高郵人陳嘉高郵人開化縣主簿楊鑑寶應人蔚州同知

四年陳禧江都人府照磨李用泰州人東昌府通判王維通州人查穀興化
人光州學正
五年王琮江都人德興縣知縣沈倫江都人浦縣知縣包貴儀真人巴陵縣主簿
李實泰州人陳州判官朱智高郵人新城縣知縣楊端寶應人定海縣主簿傅政
興化人衞經歷楊齡如皋人徐琳海門人成偉興化人進子是年以乞恩入監仕至
工部主事
六年王敏江都人光祿寺監事徐宣儀真人許璽高郵人遷安縣知縣傅政
泰州人王府經歷陳仲信高郵人史文通州人雄縣知縣
七年李誠江都人潘俊江都人李璡高郵人鈞州知州孔振泰州人府
檢校費廣泰州人府檢校劉濟通州人慈利縣縣丞丁宣通州人通許縣知縣喬嵩

寶應人浦江縣知縣李斌興化人三河縣教諭趙裕興化人都司斷事沈淵如皋人
崔景能海門人
八年李賢江都人布政司檢校譚玄江都人天台縣縣丞胡璉儀真人商琛
泰興人懷來縣知縣范敏泰州人都司斷事蔡禮通州人長官司吏目魏傑興化人諸
暨縣知縣蔡璿如皋人泗州判官商質海門人沁水縣縣丞
九年王銘江都人江津縣訓導陸隆泰興人蕭縣主簿陳綱高郵人國子監學正
[illegible]州人石[illegible]縣縣丞周鑑泰州人[illegible]豐縣知縣張軫通州人倉大使李蓁通州
[illegible]徐[illegible]寶應人巡檢卜濟興化人祥符縣訓導鄭著如皋人[illegible]縣知縣裘[illegible]
[illegible]海門人
十年趙鶚江都人判府典儀張信江都人府檢校王琮儀真人郯城縣訓導李

琥泰興人來化縣知縣周銳高郵人深州判官陶濱高郵人景陵縣教諭吳通泰州
人崇德縣教諭陸寬高郵人諸城縣知縣李昉通州人桐鄉縣主簿陸敬興化人沙縣主
簿繆謙如皋人揭陽縣知縣夏永寧海門人靈寶縣縣丞王璉江都人是年四十五
歲例入監自璉以下四人張璧江都人旋善江都人旋忠江都人
正統元年馬愷江都人汾州判官盧璡寶應人當陽縣知縣征儼興化人麗
水縣教諭
二年孫文江都人蕭臺縣訓導丁盛高郵人徐浩高郵人桃源縣縣丞宋節
泰州人大庾縣知縣劉寬通州人丙池縣知縣
三年沈真江都人馬馭江都人易州判官柳昇儀真人成綱泰州人台
州府訓導顧平通州人灌縣知縣吳安寶應人扶溝縣訓導沈靖興化人湖廣僉事

謝綸如皋人按察司經歷宋真海門人安丘縣訓導
四年張顯江都人禮部員外郎陳子易高郵人黎平府教授秦輔泰州人兗州府
推官
五年蔡瓛江都人利津縣知縣鄭敏江都人將樂縣縣丞胡璿儀真人蔡宗
道泰興人保昌縣縣丞鄧臻興化人松陽縣縣丞楊景如皋人陽信縣縣丞潘英海門
人戶部照磨
六年劉泰字伯亨江都人永平太原二府推官
七年曹銘江都人建寧縣縣丞王遜儀真人都司斷事鄭華江都人安之子武定
州知州徐琦泰興人尤璘高郵人都察院司務王中高郵人順天府治中前任永平
府同知勤於政治民頌其德見永平志魯海泰州人衞經歷顧信泰州人能泉縣縣丞李

恕通州人日照縣知縣胡璉通州人侯官縣主簿費永寧寶應人遂安縣知縣王玘興化人劍州知州何榮如皐人王惟信海門人英德縣知縣

八年周全江都人隰州判官征祥寶應人衛經歷

九年郁材江都人杭州府同知董琳江都人鄭文儀真人長沙府推官張琳泰州人交城縣縣丞王玘泰州人衛經歷馬昭通州人延津縣教諭邵繡通州人孟津縣訓導吉寧寶應人府經歷林盛興化人倪寬如皐人府大使孫政海門人

十年謝政江都人府照磨盧敏高郵人朝邑縣訓導周鑑高郵人

十一年馮安江都人監利縣縣丞朱昱儀真人棲霞縣知縣崔謙江都人任臨江西安常德三府通判為政慈祥教養備舉見常德府志吳政泰興人雲和縣知縣許慈寶應人戶部檢校王鑰興化人浮梁縣知縣蔡晟如皐人寧鄉縣知縣姚琛海門人是年四人

十五歲例入監三十一人謝敬通州人陳亭通州人楊英通州人沅江縣知縣錢銘通州人行都司斷事周昱通州人龔訊通州人撫州府推官高厚儀真人萊蕪縣主簿郴誠儀真人嚴州府檢校譚文江都人興武衛經歷沈儼江都人光山縣縣丞楊愷江都人安陽縣主簿傳潤江都人兵馬指揮俞誼江都人府軍前衛經歷劉壽江都人容城縣知縣張雄泰興人朱習泰州人蔣淵泰州人華遵泰州人姚純泰州人陸信泰州人王府引禮舍人俞原高郵人陳英高郵人張翔高郵人戈鑑高郵人順德府檢校王賓高郵人吳軏興化人吳鑑興化人大名府元城縣知縣碩晏興化人董祺興化人王英如皐人周敬如皐人武岡州吏目

十二年王紀江都人陳璡儀真人館陶縣縣丞潘俊海門人府經歷

十三年王寧江都人李勤江都人舞陽縣縣丞王鑑泰興人河州判官宋裕高郵人成德泰州人義烏縣知縣周寧泰州人河南府訓導尤謙通州人懷安縣縣丞聞昂通州人畢隆寶應人安肅縣知縣陸琰興化人信宜縣教諭邵洪如皐人寧府典寶副

十四年張琮江都人邵銓江都人李志高郵人按察司照磨周洪泰州人府照磨晉銓通州人濟陽縣縣丞孟宗冉海門人葉華興化人是年以報効入監任恩縣縣丞

景泰元年李寧江都人府照磨陳頴泰興人豐縣知縣俞讓江都人府檢校陳謐江都人陳瑄高郵人姚泰泰州人南平縣主簿張瑾高郵人益陽縣知縣范榮通州人上高縣縣丞蘇良通州人黔江縣知縣程琳寶應人衡陽縣縣丞劉貴

興化人慶雲縣知縣冒琳如皐人冠縣主簿杜宗海門人

二年陳忠江都人隴西縣知縣張泉江都人滑縣縣丞劉賜江都人泰州知州劉清儀真人台州府推官楊盛泰興人劉鵠高郵人張和泰州人何傑泰州人顧璇通州人衛經歷韓鏞寶應人侯官縣主簿吉祿興化人副提舉盧演如皐人崔古海門人

三年薛寬江都人臨海縣知縣早喪母及事繼母皆以孝聞居常以文公家禮從事時人宗之王淳江都人張湜江都人顧玉儀真人陳制泰興人黃銘高郵人運司經歷陳惠高郵人安仁縣知縣朱方泰州人趙璃通州人典儀王鐸通州人咸寧縣知縣許敏寶應人房驥興化人東陽縣知縣石濟如皐人府知事印璽海門人是年報効入監三人州吏目袁玘儀真人南康府同知田福儀真人縣丞楊信

儀真人

四年孫寧江都人　趙慶江都人　楊鏞江都人府檢校　李敞泰州人定遠縣知縣　劉清泰州人候官縣主簿　陳琛通州人新淦縣縣丞　范廣寶應人運司經歷　陳玘泰興人沙縣主簿　常震高郵人副理問　成儼興化人　王倫如皋人晉江縣主簿　江鵬海門人祥符縣訓導　周傑儀真人

五年姜珣江都人　朱貴江都人　秦諫儀真人　戴謹泰興人衛經歷　陳儁高郵人安陽縣知縣　夏杲高郵人祥符縣主簿　顧行泰州人衛經歷　徐泰通州人　邢儉通州人　施瑛寶應人曹州同知　徐禮興化人潮陽縣主簿　繆良如皋人州吏目

六年徐傑江都人　呂雲高郵人　王定泰州人穀城縣教諭　沈誠通州人縣丞　江昊海門人

七年葉澄江都人　丁海江都人建陽縣主簿　石瑢儀真人　陳新民泰州人福州府推官　張俊高郵人南平縣典史　高貴泰州人金華府訓導　李珩通州人冠帶　吳海寶應人南昌縣知縣　孫泰興化人府檢校　范詵如皋人晉江縣主簿

天順元年竇良江都人　郭庠高郵人遊縣知縣　侯顯江都人　錢通泰州人　倪潤通州人　朱應如皋人　崔潤海門人

二年郜瑢江都人　王宏江都人中江縣知縣　吳欽儀真人　田煇泰興人浦江縣主簿　陳漢高郵人　盧寧泰州人　陸信通州人判官　張遜寶應人奉化縣訓導　陸敬興化人襄府奉祠　劉瑗如皋人海豐縣知縣

三年杭勁江都人　吳經高郵人　袁麟通州人知縣　葉林海門人

四年王綸江都人　張昶字文昭儀真人鈞州同知有詩集行世　殷紀泰興人浩州判官　陳子安高郵人　范宏泰州人　李善通州人　王愷寶應人　張繼宗興化人景陵縣知縣　張理如皋人磁州判官

五年劉鎮江都人主簿　李旻泰州人南城縣訓導　盛英海門人

六年方鎮江都人　龔能江都人永州府推官　王璘儀真人　吳璘泰興人　姜僎高郵人　孫恕通州人縣丞　萬福寶應人清河縣訓導　張琇興化人衛經歷

是年四十五歲例入監一百一人　李琰江都人府照磨　王成江都人嶧縣縣丞　沈安江都人　袁寧江都人封丘縣縣丞　吳瑄江都人婺源縣知縣　時凱泰州人　武釗泰州人　彭璁泰州人衛學訓導　羅俊泰州人　侯綱泰州人衛經歷　徐璘泰州人　陸瓛泰州人　王輔如皋人　劉汝琦衛經歷　黃珎如皋人　蘇瑾如皋人

何瑀如皋人光化縣左溪巡檢　楊洹高郵人　姚凱高郵人　王琛高郵人　陳琓高郵人　陳僎高郵人　卜庶高郵人　秦瑛高郵人　王輿寶應人　張澄寶應人　楊賓寶應人　張瓛興化人　呂高興化人　徐三省興化人　顧寔興化人　王琮泰興人大名縣縣丞　劉禧泰興人　趙獻江都人　樊輔江都人布政司經歷　吳琮江都人　朱寶江都人　陳達江都人四川威遠縣知縣有傳　沈讓江都人崇德縣縣丞民立生祠　李憬江都人藍山縣知縣　王輔江都人石首縣知縣　田仁通州人　成祚通州人　殷銘通州人　李禧通州人　楊琳通州人　周昉通州人　姜宗本海門人　陸衡儀真人　步玉儀真人　葉盛儀真人　陳顯江都人　張福江都人　倪惠江都人　張巘字景芳江都人攸縣知縣詳列傳　周麟泰州人　李瓚泰州人　丘瑄泰州人　于泰泰州人

叢恭泰州人 薛振泰州人 曹慶泰州人 張紳如皋人 葛錫如皋人
張九皋如皋人 曹惠如皋人 余悌如皋人 戴成高郵人 夏璽高郵人
夏璀高郵人 湯和高郵人 車軧高郵人 劉灝高郵人 王順高郵人
徐昭寶應人 張釗寶應人 王珎寶應人 高崇興化人 鄧純興化人梓潼縣知縣 高岷興化人 蔣鑑泰興人 商永貴泰興人 黃纓泰興人
蕭源江都人 潘洪江都人布政司檢校 賈隆江都人 胡寧江都人 朱誠江都人 葉蘭江都人太僕寺主簿 朱謐江都人 袁貴字大爵江都人福建主簿 邵宗遠通州人 白鑑通州人 李敬通州人 秦廣通州人 高璉通州人知縣 楊林海門人府檢校 江河海門人陽信縣知縣 秦謨儀真人 金錞儀真人冠縣知縣

七年陳文江都人 李惠高郵人 華銓泰州人 嚴謹通州人 李楷如皋人 宋奎海門人
八年李宏江都人 金馬江都人 周貴泰興人 馬麟泰州人 朱紀寶應人膠州判官 魏秀麒興化人 沈政如皋人
成化元年呂璽江都人 房銘高郵人 周良泰州人 錢浩通州人府通判 高峘興化人大學士穀之子是年以乞恩入監仕至戶部員外郎
二年譚安字末泰江都人衛經歷 周玘江都人 陳謙儀真人 王傅泰興人 衛傑寶應人 蕭瑄興化人 許棫如皋人福建德化縣知縣 陸英海門人
三年臧玘字德潤江都人文安縣縣丞 王致高郵人 吳璋泰州人 張璧通州人縣丞

四年徐信江都人 張瑜江都人 顧倫儀真人 孫昇泰興人 靳鑾高郵人 黃瓚泰州人 季勝通州人知縣 梁鸎寶應人 陳誠興化人 丁璧如皋人 張華海門人
五年陸宏高郵人 王安泰州人 顧遂通州人 蕭能江都人
六年胡儆字宗學江都人景寧知縣 陳玉字廷貴江都人冠縣主簿 張琦泰興人 祁詮寶應人建昌府通判 黃昇興化人 謝政如皋人鴻臚寺序班 李鐸海門人
七年徐憲字景文江都人宜黃縣縣丞 許僖泰州人 楊縉通州人訓導
八年王恭字宗禮江都人華州判官 沈瑛字德潤江都人 夏倫儀真人 葉貴泰興人 吳璉泰州人 錢瑛通州人府伴讀 王古制寶應人 陸進興化人 叢時如皋人 蔡皋海門人

九年何勝江都人 葉隆泰州人 許貴通州人縣丞
十年施玉字文璽江都人 郁欽字克敬江都人忠州霸州同知居憂卒 盛鈫字尚容儀真人江西主簿 紀縉泰州人 吳泰興化人 陳銃如皋人 李度海門人
十一年許榮江都人 何林泰州人 徐闓通州人
十二年顧淦字伯通江都人 錢珏字庭美江都人河南府同知 王臣儀真人 高隆通州人興國州同知 舒禮興化人 何玘如皋人歸州吏目 宋鐩海門人引禮舍人
十三年何岱泰興人兵馬指揮 許盈海門人仙居縣縣丞 朱潮儀真人 王鍾通州人奉化縣教諭 尹茂通州人縣丞 王紀高郵人弋陽縣主簿
十四年董昂字伯顒江都人寶坻縣縣丞 周俊字邦彥江都人衡山縣知縣 周

臣高郵人保安州判官張森寶應人晉江縣縣丞徐廣興化人彭璧泰州人都司斷
事陳銑如皐人丘縣縣丞陳銓通州人縣丞
十五年曾瓘字尚用江都人東平州判官
十六年戎河字大川江都人周志字尚義江都人吳寘高郵人崇德縣縣丞周
上用高郵人安州判官王富寶應人尉氏縣知縣趙嵩興化人莆田縣教諭顧瑜
泰州人德州同知陳寀通州人潮州府經歷謝詔海門人嘉興縣縣丞陸瓛泰州人信
豐縣知縣
十七年蔡森字宗本江都人山西行都司斷事魏環高郵人府知事林瓚泰州
人陸安州判官馮壽通州人
十八年丁瓛字舜臣江都人貢元廣西縣丞黃祿字廷與江都人沂州判官王棐

高郵人壽昌縣主簿唐敬興化人保安州判官范鏜泰州人趙定如皐人星子縣縣丞
君璽海門人壽昌縣知縣
十九年余欽字肅卿江都人
二十年王顯宗江都人建昌縣知縣吳銓字文衡江都人楊泰高郵人周
驥興化人新城縣主簿沈儒泰州人開化縣訓導劉洪通州訓導孫博海門人寧
鄉縣縣丞
二十一年毛麟字天秀江都人有文名四川浦江浙江壽昌二縣知縣卒于官民皆見思
駱惠高郵人盧鈺泰州人府照磨曹泰通州人
二十二年楊毅江都人劉璁字元玉江都人黃州府訓導沈化高郵人
蔣昱寶應人睢州訓導王喆寶應人羅江縣知縣劉錦泰州人李埥如皐人茌

平縣訓導孫琳通州人德州訓導李軾海門人寶山州知州
二十三年謝鏞字宗器江都人承州學訓導
弘治元年金鉦江都人馬崇字惟志江都人吳紳高郵人隨州訓導舒
困寶應人陸寧興化人始興縣知縣衛昇泰州人建昌縣知縣夏璡如皐人許
海通州人寧化縣訓導王瑛海門人府經歷
二年路衡字庭臣江都人松陽縣知縣蘇欽高郵人合州判官胡臬泰州人
姚珪通州人繼岩之父兩仕訓導封吏部郎中詳封贈
三年王相字希董江都人南康縣知縣左宦字時明江都人唐之文封南京戶部郎中
詳封贈李堪高郵人高苑縣訓導張鳳寶應人許惠興化人唐祿泰州人
李鑑如皐人陳用通州人江州判官崔嶽海門人建德縣主簿

四年崔瓘字大用江都人常山縣訓導
五年孫愷字伯仁江都人張琳字庭璧江都人隆平縣訓導譚侃高郵人王
相字秉衡儀真人德清縣知縣呂鍈寶應人浪穹縣縣丞張科興化人曲州縣丞金
時泰州人王府伴讀薛瓛字公器如皐人潯州府推官金浩通州人盛蘭海門
人曲阜縣縣丞
六年周端字時勉江都人訓導李萼高郵人南京光祿寺署丞王錕泰州人張
勳通州人都司經歷
七年簡宏字廷遠江都人張漢臣揚州衛人杭州衛經歷楊進儀真人俞
天爵高郵人永新縣主簿范畿字成南寶應人按察司經歷陳似興化人王臣
泰州人宋茂如皐人陳良通州人南寧府訓導王銓海門人慶遠府知事

八年賈稷字世用江都人平陰縣教諭卜震高郵人石城縣知縣錢紀泰州人
陳大用通州人南安府經歷
九年高顯字伯恭江都人主簿張鳳字鳴岐江都人劉鐙字伯仁江都人嚴州府訓
導性端方有聞王儐高郵人沙河縣知縣董俊寶應人布政司經歷傅欽字宗敬興化人
南安訓導陳佐泰州人丁傑如皋人安吉州判官袁栗通州人來州府通判江用
海門人
十年沈珙江都人劉禾字實夫江都人蘄州同知姜欽字惟寅江都人王輅
字執中儀真人陸元甫高郵人徐宗字叔道寶應人徐三悅興化人嶧縣教諭
張富泰州人銅仁縣知縣朱光通州人武陟縣縣丞陸翰海門人
十一年許瓛字良璧江都人山東濟南府訓導饒瓛字公獻江都人貫臨江籍武城

縣知縣陸深字淵之江都人東阿縣縣丞朱璁高郵人魯山縣知縣周吉寶應人蘭
谿縣縣丞單儼興化人南昌府同知張濟泰州人桐鄉縣主簿朱瓏如皋人孫鵠
通州人來安縣知縣王完通州人宋廷傑海門人魚臺縣訓導
十二年譚容字允量江都人湖廣行都司經歷王旻字漢章江都人林縣訓導陳
清字師夷江都人孫讚高郵人鄢陵縣知縣王道高郵人朱孔華寶應人封廣信
府知府魏昇興化人河淦泰州人府知事侁應麒如皋人興寧縣知縣張斌
通州人曹州同知盛儀海門人容縣主簿
十三年周靖字時泰江都人王璽字朝信江都人韓綸高郵人劉演寶應
人新城縣知縣趙岱興化人陸悌如皋人莒州同知周完海門人福山縣知縣
十四年姜縉字夏卿江都人衛經歷蕭來字鳳儀江都人王睿字秉哲儀真人

萊陽縣知縣吳昌高郵人吳禮寶應人劉彪興化人鄧經如皋人濱州同
知陳慶通州人光祿寺丞葉賓海門人
十五年施昱字景昭江都人富陽縣訓導楊弼高郵人華徽泰州人府知事
保睿通州人福寧州判官
十六年葉清字士潔江都人陸安州判官王應奎高郵人枝江縣知縣李誠
通州人義寧縣知縣
十七年王選字希尹江都人謝昂字伯顒江都人新城縣訓導畢珙儀真人
許貫寶應人董瀛興化人任華縣縣丞陳傑如皋人鹽亭縣知縣吳滔海門人
十八年畢安字國泰江都人象山縣訓導陳時高郵人府經歷陳謨泰州人儀
封縣訓導吳愚通州人布政司理問州志有傳

正德元年孫鳳儀字夢文江都人山東昌樂縣知縣尤寶字懷德江都人博興
縣教諭陳晉高郵人湖州府經歷程鑾寶應人縣縣丞羅陳銃興化人恩平縣知縣
徐鎔泰州人玉山縣主簿鐵恕如皋人黃岩縣主簿曹瓛通州人賀縣知縣盛儼
海門人
二年蔡瓚字廷器江都人永明縣訓導王言高郵人凌相泰州人府經歷竇
實通州人昌邑縣教諭
三年葉如榛字上林江都人唐府伴讀陳昇字東明江都人湘潭縣訓導鄭本
字汝淵寶應人高磬興化人元謨縣知縣馮志學泰州人肇慶府推官姚綱如皋人鎮
南州吏目袁童通州人海寧縣教諭王輅海門人雲和縣訓導
四年周忻字中豫江都人清平縣訓導卜霓高郵人許賢泰州人李震

通州人，弋陽縣縣丞。

五年馬憲 字漢舉，江都人。嚴效 字應之，廣寧衛經歷。呂渭 高郵人。施

三畏 寶應人，鄖陽府經歷。黃杲 興化人，建陽縣主簿。冒鵬 如皋人，臨城縣知縣。徐珍

通州人，沂水縣訓導。張成 海門人，能詩，善書，有北海蓴。

六年趙紳 字端舒，江都人，寧波府訓導。呂昂 高郵人。

七年王實 字惟善，江都人，兵馬指揮。金鐸 字文振，揚州衛人，羅次縣知縣。畢珙 儀真

衛人，餘姚縣縣丞。姜堂 寶應人，東平州同知。劉恂 字一之，興化人，布政司理問。祁經

泰州人，西安府訓導。葛濟 如皋人。邵綱 通州人，海康縣縣丞。崔軾 海門人，南安府照磨。

董承芳 高郵人，璘之子，崇德縣訓導。

八年王潮 字本源，江都人，廣濟縣教諭。夏珮 高郵人。

九年蕭縉 字漢儀，江都人，臨清州判官。王淵 字本深，江都人。張汝禎 泰興人，河

南胙城縣教諭。張沂 字原魯，儀真衛人，浙江新城縣訓導。張隆 高郵人。吳鵠 高郵人，進

賢縣縣丞。施恪 字天成，寶應人，永年縣縣丞。黃鵬 高郵人，豐縣主簿。任順 字與之，興

化人，柘城縣知縣。盧載 泰州人，景陵縣訓導。胡繼祖 如皋人，山東鉅野縣知縣。馬玘

通州人，任新蔡縣縣丞。崔見賢 海門人，新樂縣訓導。

十年葉如欒 字大林，江都人，冠縣教諭。冒文 字有質，泰州人，趙州訓導。劉援 通州

人，泰和縣訓導。

十一年劉自岷 字東之，江都人。廖鏞 字鳴遠，江都人，武學訓導。李紘 儀真人。

丘岫 高郵人。于端 字正夫，泰興人。王勛 寶應人，中應天府鄉試，寧鄉縣知縣。晁綸

興化人，歸化縣知縣。朱寶 字楚英，泰州人，南京西城兵馬，以詩文名家。冒岱 字廷瞻，如皋人，

州吏目。王錦 通州人。崔桐 海門人，進士。

十二年應佐 字國賓，江都人，山陰縣縣丞，高陽縣知縣。

十三年閻瑋 字國儀，江都人，海寧縣訓導。王勲 字元功，江都人，益府紀善。陳恪

高郵人，新安縣知縣。苑信 字天允，寶應人，咸寧縣知縣。宗翊 興化人，按察司經歷。龔鶴

字鶴齊，泰興人，浙江象山縣縣丞。王儒 泰州人。梁輔 通州人，高苑縣知縣。李心松

海門人，沅江縣教諭，陞衛府教授。

十四年丁玠 字元珍，江都人。王貢 泰州人，嵊縣訓導。吳坤 通州人，縣主簿。

十五年王鈦 字行之，江都人。李杜 字詩豪，江都人，衛經歷。王烈 字承功，江都人。

朱崇德 高郵人，南京東城兵馬。范峒 寶應人，餘干縣訓導。王緒 興化人，平陰縣知縣。

李源 字文淵，泰興人，海南衛知事。于鳳 泰州人，秀水縣訓導。錢山 字惟山，泰州人，

潛江縣主簿。錢茂 如皋人。錢敷 通州人，寧都縣訓導。崔見道 海門人，寧遠縣縣丞。

高寶 字宗聖，江都人，廣州府教授。衣纓 字青之，江都人，開化縣縣丞。王鏜 字振之，揚

州衛人，應天府鄉舉。卜靈 高郵人，汝寧府經歷。陳一經 高郵人，安化縣訓導。吉琳 寶應

人。吳曼 興化人。唐富 泰州人。劉翊 如皋人，湘陰縣縣丞。楊美 通州人，新寧縣

訓導。錢山 通州人。王錦 海門人。張翹 字特舉，泰興人，羽之弟，孟津縣教諭。

嘉靖元年陳誼 字汝正，江都人，逵子，湖廣衡山縣主簿，致仕。王紀 字尚質，江都人，

鹿邑縣知縣。沈璋 字國信，江都人，兗州府通判。孫木 高郵人，江西南康府推官。周官

寶應人，金鄉縣訓導。王元輝 興化人，太平縣縣丞，林縣知縣。田愷 泰州人。葛萱 如皋

人。顧沔 通州人，鄖陽府教授。李恕 海門人，縣丞。陸鋭 字克敏，泰興人，修武縣教諭。

二年潘佺 字堯夫，江都人，永嘉縣訓導。盧潮 字文溥，江都人，平山縣知縣。方乾

字行健揚州衛人茆震高郵人詹詔高郵人會稽縣訓導王緒寶應人湖州府通判姚珍興化人徐訓字聖謨泰州人黃州府教授殷旱如皋人趙元通州人知縣張綉海門人陳鍊字汝純泰興人澤州同知

三年薛齡字宗仁江都人陳留縣縣丞尹基字立夫江都人詹詔興化人宋蕃字惟臣寶應人吉州知州劉玹興化人李紹慶字善夫泰州人江西南康府通判葛奇高郵人姚繼崇通州人教諭王相海門人于思泰興人

四年張是字思程江都人鳳之子單縣訓導張經高郵人張隆高郵人袁性通州人名山縣訓導

五年劉紹宗字相之江都人慈谿縣訓導高沐字壽之江都人銓之子張涵興化人龔偉通州人盛鬥海門人余匯泰興人

六年葉蕃字景昌江都人清之子昌樂縣訓導李喬高郵人許州訓導

七年徐瓚字汝器江都人平湖縣縣丞楊顯宗字繼先江都人姚富字伯仁江都人臨武縣縣丞李南高郵人李錫字君寵泰興人博平縣訓導

八年姚繼律通州人繼岩弟德化縣知縣

九年張鏜字振之江都人南城兵馬指揮張元紘高郵人陳璋字德如江都人達之孫項城縣知縣張詡字德舉泰興人平源縣訓導許愚通州人

十年沙九思字敬夫江都人光祿寺署丞龔勳高郵人

十一年馬新民字元德江都人憲之子長葛縣知縣馮金字子南江都人日照縣教諭倪弼字直卿高郵人王鏊字冠之江都人淵之子戚睦字峻德高郵人盛權字範卿儀真人貫江都朱應辰字拱之寶應人晏阜字德中興化人李鵬字翼皋通州人浙江餘杭縣知縣陳善字子敬通州人黃錄字伯章泰州人陸元字子仁通州人封源潔字一清泰興人曹相字國卿如皋人

十二年張應麟字公瑞江都人憲之子韓文炳江都人張僑字寓伯江都人晁之子東阿縣訓導陳儒字惟真高郵人朱永年字仲修儀真人焦烺字文耀泰興人成位字于理興化人徐肇字子開寶應人王官字子貞泰州人叢佳字彥夫如皋人淳安縣訓導錢相字汝衡通州人張表字子正海門人

十三年王軒字子昔江都人丁鈇通州人丁時盛興化人張繪高郵人蘭閶字應言江都人張榘字範中儀真人中應天府鄉舉白應虛字子直江都人

十五年蘭錡字牧養江都人山陰縣教諭方頊字知謹江都人李文儀真人張龍泰興人張四維高郵人南豐縣訓導劉愉興化人鄭器寶應人蘄州訓

導紀贇泰州人朱載通州人唐縣訓導卒遺善誨張倬海門人王孝高郵人棠邑縣訓導

十六年孫幾高郵人顧譓字汝理通州人

十七年栁材通州人高濬字深之江都人萊州府訓導鄭文遷字子儀江都人登州府訓導胡澂字唐卿江都人

十八年孫茂高郵人朱襄通州人鄭巒字仰之江都人林洪字克寬江都人江西永豐縣訓導崔縺字純夫江都人戴宗禮字嘉會泰興人懷安縣訓導冒諍臣如皋人

十九年徐憲高郵人翟塈高郵人錢學詩通州人葛山通州人高槩字世平江都人葛澗字子東江都人沙雲漸字聞霄江都人

二十年朱纁字元佾江都人貢元卒　周顒字士望江都人　周璟字子重江
都人　周良卿高郵人　吳奇高郵人　尹正通州人　孫孝通州人　張珮
字君玉儀真人
二十一年金獻可字伯仁江都人　王之相字忠甫江都人　李能白高郵
人　孫采通州人　羊亨字嘉會儀真人
二十二年朱廷獬字子相江都人　張鑑字國昭江都人　柳儲字時濟儀真人
恩蔭高峘興化人文義公之子任戶部員外　黃襄儀真人侍郎瓚之子任南京戶部照
磨　高本江都人尚書銓之孫　高玹銓之曾孫　王文塈江都人尚書軏之子任南京後
府經歷　儲灝泰州人侍郎瓘之子任南京戶部照磨　葉曉江都人侍郎相之子
例貢揚州府江都縣龔珍東陽縣縣丞　謝秩未仕卒　沈珏濱州

判官　魏春德州衛經歷　王宗　尹坦荊州左衛經歷　李洪藤縣縣丞　徐淳
龍雷濟陽縣主簿　胡湘臨海縣主簿　李寵任縣縣丞有遺惠民皆德之　楊華
海豐縣縣丞　沈乾驛象衛知事　王銀　田輅　曹璿　馬天民
獻縣主簿　嚴仁　張洵　黃杉金鄉縣縣丞　沈憲　饒伯鈞郭縣
知縣　俞攻　殷植歸安縣縣丞平政恤民致仕卒　陳鎮　莊敬　易禧
平原縣縣丞　張淮　蕭行正烏程縣主簿　陳銓日照縣縣丞　魏重遂昌
縣縣丞　楊時潤東平州州判致仕民立去思碑　蔣麒成縣知縣　殷樽樂清縣縣丞
徐良臣以上俱正德間　吳淮　王文璧欽州判官　王遷有文學卒　徐琳
汀州府經歷　孫贅皇子縣縣丞　蔣瀌平陽縣縣丞　馬駟亦佐縣知縣　張祐
南丹衛經歷　孔魯　高法羅次縣知縣　高禎　張琪　郝洪

俞敎　俞材　高桂　邵衍　余鯨　何正芳　許
寵　葛洞　火坤　葉奇　火增　李孟春　史孝
悅　陳棋　袁賢　樊瀌　徐子麒　卞峽　葉先
盧謙亨　周璠　徐梁　徐謙　吳瀾　徐子麟
史起敬　丁鉞　劉昕　方時化　于珠　俞經
嚴椿　火鈞　喬在　何正茂　俞松　簡本敬
王文瑩　卞崗　龔喬　王三接　王文璽　方可
久　何道　廖滂　顧天民　陳第　丁顯祖　車
傑　袁勲　姜瀾　廖瀛　錢科　徐植　高檣
饒望道　俞相海寧衛經歷　陳珙　宋珂　張銘　蔡子

儒以上俱嘉靖間　儀真縣黃昌鰲　鄧澄　柳資　盛朴
王山　陳佐　王珊　王鳳　王任　曾祉　柳賞
張槃　朱珍　鄒繹　盛李　盛香　張登　張彬
譚翀　牛岳　黃汲　蔣詔卿　劉鈞　李遵　姜
應奎　李選　馬必化　張煒　王陽　泰興縣單
理景泰中　張黼定興縣縣丞　李潮宗　焦貴蒲圻縣縣丞　陳鑰山陰
縣主簿　戴綿　成業　李璧錢塘縣縣丞　楊起南安縣主簿　張育
英仁和縣主簿　葉昉鴻臚寺鳴贊　成斐枝江縣知縣　封朝敬藤縣縣丞以上
俱成化間　成憲建德縣主簿　戴統建昌府經歷　李鎡清苑縣知縣　曹灌蘭谿
縣主簿　焦堯欽南京留守中衛經歷　黃裳　張鐸　張楷雲南按察司照

堯陳杲 何瑤 張鏞 張錦 張梓 朱沂 張
鍜 何琱 何杲 何栗以上俱正德中 曹基 楊釆 李
憲 何文煥 張楨 張休 蔡棐 蔡鉞 戚沱
陳楷 李鏗 戚苣 張樞 蔣宸 凌岱 張棠
楊九章 楊九疇 楊行可以上俱嘉靖中 高郵州朱暕河南
汲縣縣丞 陳卿山西大同府通判 孫繩中書舍人由儒士 秦鎡河南許州判官 朱
誥上高縣主簿 孫詔鴻臚寺序班 孫莊 朱才 薛岱 進淅
史書 夏應乾 陳蘊 邢譙 楊立 楊韶 陳
過 陳畐 楊沐 吳綵 吳紹 陳力 陳業
顧峧 焦藩 張煦 周統 葛之蕃 于蕃 耿

實 夏皞 夏曉 林春 張纁 王翰 張應文
張應隆 黍用潘 丁嘉會 張拱端 萬年 姚
侃 龍雨 穆鏜 張淮 紀謨 李臣 季齊
周岱 唐表 王汝言 張曙 进梅 陳坦 趙
璲 鄭礙道 姜淵 丘舟 孫嗣光 薛岳 薛
繼 龔霈 焦英 侯邦 興化縣王信廣信府同知景泰間
趙紘七品散官 陸潔永寧縣縣丞 魏雲蘄州同知 鄒璀撫州府經歷 王貺
河西縣知縣 王昇 王時昇監利縣知縣 王時貺桂陽州同知 顧詠
吉州同知 魏祖錫龍水所吏目 魏儲撫州府知事 沈鯨嘉興府知事 鄧鉦
東光縣知縣 王叔正蘄州衛經歷以上俱成化間 周芳 陸科 陸府

蔡州同知 謝表 薛岱 王寵 宗節 吉勛 解元
鄒銑絳縣主簿 鄒僎 賀恩山陰縣主簿 趙昕 徐性廣東布政司照
磨 楊增 成美 陸彌佳 劉琳 陳梁 葛潤
舒芳 陳祉 劉瑮 宗佐 丁相以上俱正德間 楊善
周相 陸位 王陞 朱銓 楊自巖 許俊 羅
瑛 沈霖 宗价 宗俸 宗存 趙栻 沈霆
沈金鉉 陸自賓 陸期重 羅楷 邵岳以上俱嘉靖間
寶應縣陶琰泰順縣知縣 劉聰新昌縣知縣 胡祥麗水縣丞 周寄
字邦慎歷平原歸安遷安上元知縣三十年清慎如一日所去民輒見思後以濟寧州知州致仕俱景泰
中 張椿大足縣主簿 杜槃桃源縣知縣 胡欽北京南城兵馬 吳大有富陽

縣主簿 仲楷布政司檢校 盧綉石泉縣知縣 茆倫龍泉縣主簿 苗穗永新
縣主簿 仲宏廣信府知事 栢寬南昌府知事 徐漢卿平陽府知事 朱鍾
吉水縣縣丞 陳紹沔陽衛經歷 楊通以上俱成化中 蔡仁寧海吏目 刁儒瑞州
府知事 栢明之寧陽縣縣丞 曾本鄒平縣縣丞 刁倹寶昌縣主簿 曾拱
俱正德中 朱銘 仲承祐 張科 鄭憲 韋第 仲承
吉 范箴 范玠 朱世魁 仲朋 趙秉直
戴慶 季從諭 范功 范清祉 朱鏡 朱日莊
曾樞 張雲龍 徐官 仲承美 王祝 王偕
歐蔡 曾棣 陳學易俱嘉靖中 泰州許諫潮州府知事 陳蘭
萊自縣知縣 陳璁 劉鑾永康縣縣丞 徐鸞鄧州判官 錢濟 吳泮

弘治間陸衣年實慶銜經 如皋縣冒瑢[illegible]
中 錢徹武昌縣縣丞 李塽瑞安縣主簿 王珏 陳燚安福縣主簿 吳[illegible]
璘縉雲縣主簿 沈淵永安縣主簿 張翰建昌縣主簿 謝世賢 張琪
以上俱成化中 冒鳳肥鄉縣主簿 何欽 孫仁 盧錄崇仁縣主簿 李
鎮寧陽縣縣丞 張謨寧海州判官 李錭 佴遴 蔡禴 龔李
佴選 蘇棨 薛倫以上俱正德中 李激 蘇恩 馬應科
沈躍俱嘉靖中 通州[illegible]知縣 王貫 趙潞
縣主簿 錢鎬襄陽縣縣丞 [illegible]布政司檢校 王寅 柳聰[illegible]府知 曹
璠鄱陽縣知縣以上俱成化間 顧淵嘉興縣主簿 王忱斷事 錢錄松陽縣縣丞
曹博縣丞 張紘鴻臚寺序班 曹環縣丞 徐容縣丞 朱卓 顧言主簿

徐應春 李冬府判 通 凌昕兵馬指揮 李言縣丞 王教 顧瑆
凌東淮 邵騰縣丞 袁坦東陽縣縣丞 崔林山東都司都事 李安
國縣丞 徐宇衛經歷 張蕃知事 吳景時 張成學斷事 姚悌
姚俞 曹玹 王謨 凌眼 錢照 凌旭 凌東
溪 邵子宇以上俱正德間 張翊 保桀 顧瑫 凌昆
龔評 凌東周 成桂 凌東漢 王誥 楊景亨
姚令 江遠 保忏 凌杲 周承芳 馮立 劉
教 馮敕以上俱嘉靖間 海門縣崔昆天台縣縣丞成化中 陳耀 錢
鎰 陳表武康縣主簿 徐鏽 徐瓛 錢芝 顧鏞 潘
桐泰安州判官 袁坦黃巖縣縣丞 錢瀵 朱璉 史繼臣 徐

經 崔林 江鈁俱正德中 潘桂 潘鋍 崔枝 江時
徐霖 張震俱四年 陸坦 崔格俱五年 彭桓 竇相
袁愷 竇稱 史銳 潘朴 江碧 袁城 段笏
錢九疇 錢薰 張佶 奚儒俱嘉靖中
武舉 陳元吉儀真縣人嘉靖己丑王浩榜由山身授儀真衛鎮撫 方矩揚州衛百户嘉靖乙未韋瓛榜出身授揚州衛左所署正千户 冒寧泰州人嘉靖乙未韋瓛榜出身授泰州守禦千户所鎮撫 高懋功江都縣人嘉靖中中武授錦衣衛所鎮撫

嘉靖惟揚志卷之二十

人物列傳一

郡人盛儀輯

春秋吳漁父丈人傳

漁父丈人時伍員子胥奔吳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曰漁父渡我者再漁父欲渡適旁有人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

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漁父曰吾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食畢胥乃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曰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執爵圭豈圖取百金之劒乎遂辭且曰子急去勿留子胥請丈人姓字曰何用姓字謂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矣後子胥伐楚遂引軍擊鄭鄭令國中有能還吳軍者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子胥軍至漁者之子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也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按舊志載儀眞胥浦爲子胥渡江

解劒之所漁父蓋寓揚江上而隱於漁者也

秦召平應曜傳

召平廣陵東陵村人秦末以故東陵侯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東陵瓜

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漢劉瑜劉熊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高祖廣陵靖王父辨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曆筭天文州郡禮延皆不就延熹中以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至京上書陳事其

畧以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立胤傳爵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生長六疾爲國之費第宅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賄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輒復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豈不痛哉又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不當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放鄭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奏於是有詔特召問災咎之徵指事按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依違

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凡八十餘言皆極切直帝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協同圖畫及武敗勳瑜並誅死事在武傳瑜既誅宦官悉焚所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劉能字孟陽廣陵海西人光武皇帝之曾孫廣陵王之孫俞鄉侯平之季子守約履勤敝敦五經仕爲酸棗令既綵州部卷舒委蛇賞善礪頑勤恤民隱貧究萃情清脩勸慕德惠淋流邑芳旁布帥勵後學悅誦

日新勃然而興吏民愛之若慈母畏之如神明相與采摭謚言刊之碑石

徐璆徐淑傳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守怙勢放濫贓罪數億璆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之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隷校尉以相威臨璆至州舉奏忠贓至億使冠軍縣主簿詣大司農暴其事又奏五郡守及屬縣有贓污者悉徵按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破黃巾

賊於宛張忠怨之與諸閹宦構詞中之遂以罪徵以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守轉東海相所至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璆嘆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傳國璽還許上之幷還前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後拜太常寺卒于官

徐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寛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愼在京師續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書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令遷琅邪都尉

臧旻臧洪陳容傳

臧旻廣陵射陽人練達有幹才熹平中會稽妖賊許昭攻破城邑拜旻揚州刺史兵戰三年平之遷中郎將使匈奴還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爲之口陳指畫逢奇之歎曰雖班固西域傳何以加此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太守張超辟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將盟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而盟辭氣慷

慨聞者莫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單衆散超乃遣洪與劉虞共謀而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奇之與結友好以洪爲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聞超圍洒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以衆寡從紹請兵紹竟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答曰昔晏

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何圖築室又耕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乃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今日服未洪瞋目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乃命殺焉

陳容廣陵射陽人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袁紹之難先城未破洪使歸紹及洪將殺容方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戮忠義

豈合天意今洪本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死不與將軍並生遂見殺

陳子迴顏方傳

陳子迴顏方者廣陵人也與王充同時論衡案書篇所取天下士同時者五人班固楊終傳毅其二即迴方也至其稱許則曰雖無篇章文詞斐炳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下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魏徐宜陳琳傳

徐宣字寶堅廣陵人魏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會馬超之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宜得明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太祖崩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沮宿衞者心文帝聞曰宣所謂社稷之臣也帝踐祚旬月轉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陵波而前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桓範薦宣曰以僕射任重莫宜宣者遂拜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宣上

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手詔嘉納及卒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追謚貞侯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乃詔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不可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術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魏主操操愛其才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有軍國書檄草成呈魏主魏主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琳建安七子之一有集十一卷魏文帝稱琳表章殊健爲一時之雋

陳矯陳本陳騫傳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辟爲功曹時廣陵爲孫權所圍登令矯求救於曹操矯説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矣操奇矯欲留之矯辭本國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操乃遣兵赴救魏後授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論當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不決者矯曰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忽

久繫之患繆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及從征漢中魏祖崩洛陽羣臣循常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上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太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一日車駕猝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請就黜退帝慚回車其亮直如此卒謚貞侯本矯之長子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

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律法而得廷尉之體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卒子黎嗣

騫字休淵矯季子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屢稱疾辭詔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又詔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年遜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贈太傅謚曰武

倉慈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豪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脩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䘏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田割賦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斟酌輕重自非殊死即釋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吳呂岱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孫權統事補姚長與蔣欽討平會稽東冶賊呂合秦狼督孫茂取長沙三郡吳碭袁龍反亂岱擒斬龍碭突走代步騭爲交州刺史高凉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生縛桂陽賊王金等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擾岱自表討破斬之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加賜錢絹始岱親近徐原慷慨有才智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卒年九十六

張紘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主將籌謨所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孔融等皆與親善孫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權納其言而止既還將復出軍紘又諫曰兵貴時動乃後爲威耳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植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

以行誅可不勞而定於是遂止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

范愼袁瞱閔鴻傳

范愼字孝敬廣陵人性純直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愼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鳳凰三年卒

袁瞱字思光廣陵人迪之孫作獻帝春秋

閔鴻廣陵人與卅陽薛兼紀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俊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嘆曰此南金也陸機陸雲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有集二卷

晉戴淵戴邈傳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舉孝廉累轉振威將軍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鎭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遣淵還鎭京都進驃騎將軍石頭失守淵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遂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俄而遣鄧嶽繆坦收淵害之淵素有重望海内之士莫不痛惜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淵弟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兄而儒雅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請興禮樂帝納焉代劉隗爲卅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淵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贈衞將軍謚曰穆

劉頌華譚傳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廣陵厲王胥之後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賑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荊揚以奉使稱旨轉黄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

轉河內太守臨發上便宜請長王鎮吳蜀及行綜核之政輿息徒役利農久官等事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幷孤貧失業頌使大小勠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又上疏論律令事及復肉刑爲時論所美卒謚曰貞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朞歲而孤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鄉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吏愛其才器待以賓禮太康中刺史舉譚秀才譚至洛陽

武帝親策之及策譚首對遂五策之時九州茂異對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謂鄉里乃有如此才也久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卒于家譚博學多通著書三十卷名曰辯道有文集二卷新論十卷

韓績傳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東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高嵩傳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悝之子少好學善史書司空何充爲揚州引爲主簿益相欽重嵩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初悝封建昌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悝卒嵩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聽傳侯爵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爲作書諭以禍福溫即還鎮哀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爲

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于家

南宋陳憲呂安國傳

陳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攻圍縣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蟇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呂安國廣陵人泰始二年劉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軍副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

多所殺傷琰衆奔退即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衆軍繼至安國勲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改封鍾武縣男加邑爲四百戶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及湘鄉侯在朝以宿舊見遇卒年六十四謚肅侯

南齊荀伯玉傳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齊高帝鎭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爲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其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

親待時武帝在東宮專斷用事任左右張景眞伯玉啓上收景眞殺之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勑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梁呂僧珍來嶷傳

呂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武帝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間諜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音問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返武帝甚嘉之時義兵起武帝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乃會衆發兵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武帝進僧珍前鋒大將軍及大軍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王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伺其至分衆登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武帝受禪以

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其舊宅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豈可徙之以益吾私宅耶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給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敬

來嶷字德山廣陵人幼有奇節侯景陷臺城廣陵太守祖皓在城中將見殺嶷乃說皓起兵討逆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先等百餘人襲殺景黨董紹先及皓敗嶷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

陳杜僧明傳 天合附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盧安興爲廣州刺史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所啓天合亦長材幹預征伐以安興子子雄討交州豪李賁坐玩師賜死僧義召衆以攻蕭映事爲高祖所殺僧明等得釋仍引爲主帥高祖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與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灨石以逼高祖僧明擊走

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併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侯景遣于慶等寇江南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時年四十六謚曰威子晉嗣

隋來護兒來整來濟傳 楷弘恒附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賀若弼鎭壽州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惠于浙江令護兒率數百輕舟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追至泉州智惠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盛道延擁兵作亂護兒擊破之又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

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肆逆護兒勒兵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渡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城高元震懼遣使上表請降遂詔還師護兒憤賊未平長史崔君肅固爭之始奉詔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次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次整見傳次恒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次濟見傳隋煬帝至江都宇文化及之亂闔門死焉惟恒濟以幼獲免

整護兒子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克捷諸

賊甚憚之有但畏榮公第六郎之語
濟護兒少子方字文化及之難濟以幼得免轉側流
離而篤志爲文章入唐擢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三
品高宗將以武氏爲后濟切諫之有曰王者立后以
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閒令淑者副四海
之望稱神祇之意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
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更
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側請加賞慰而
實銜之帝示濟等濟益懼帝常從容問馭下所宜濟
以省徭役爲對於時山東役丁歲數萬人又議取庸

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尋坐褚遂良貶台州
刺史又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督兵拒之
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網蒙赦死當以身塞責遂不介
冑而馳賊沒焉贈楚州刺史濟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曹憲公孫羅魏模李善傳

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
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
古文亡絶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
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藏于秘書貞觀中
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
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
使者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複帝咨尚之卒年百
餘歲

公孫羅江都人唐時官沛王府叅軍無錫丞曹憲以
梁昭明文選授諸生羅與魏模李善相繼傳授於是
其學大行羅有文選註文選音義

魏模江都人唐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師曹憲遂傳其
文選學

李善江都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爲
書簏唐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

文選註敷析淵合表上之賜賚頗渥附路王府記室
叅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illegible]州遇赦還居
汴鄭間講授諸生

唐上官儀李邕傳 庭芝鄘附

上官儀字游韶本陜人父弘隨江都宮副監因家于
江都大業末弘爲將軍陳稜所殺儀幼時藏匿獲免
因私度爲沙門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爲
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
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
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常預焉俄又預撰晉書轉起

居郎加給賜帛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辭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斆其體者時人謂爲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任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李邕字太和江都人自少知名嘗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見一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及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堦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切諫之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玄宗即位爲御史中丞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得宰相邕又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救之得減死貶遵化尉流濞嶺南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豐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

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塡溢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名盛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祈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爲文長於碑頌官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卒如其言邕有集七十卷幷狄梁公家傳三卷金谷園記一卷從孫鄘舉進士累官淮南節度使吐谷承確嘗爲監軍薦之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

不喜由權倖進固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陳融李該傳

陳融廣陵棠邑人游不出鄉年七十二卒貞元初呂溫寓居是邑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因揣之而嘆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今也則亡清風猶在溫慨然曰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輝乃披典校德諡曰貞晦先生

李該字彦博廣陵人學無不通尤好地理圖志患其書多門文詞浩蕩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勒成一家之説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啓後生作地誌圖凡禹蹟所窮漢譯所通莫不備載乾象坤勢炳焉可覩呂溫藻翰精富一時於流輩少所推尚從該游獨乂稱其爲博達之士又嘗序該地誌圖云

王播王起王龜傳　堯附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叅軍遂家江都之瓜洲播先補盩厔尉以善治獄稱及爲三原令邑中豪强犯法未嘗少貸歲終課最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内者出入屬鞬佩劒姦人冒之以標刼又戚家馳獵近郊播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帝討淮西切於餽餉播引程异自副异裒財用以給軍得無乏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浚十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卒贈太尉謚曰敬

起字舉之播弟擢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規諫穆宗畋遊拜禮部侍郎李岕叛起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以戸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膺積咸出民賴以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瀕漢塘堰聯屬民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文懿起性友悌居播喪哀戚加於人尤嗜學寢食不廢

龜字大有起子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

[illegible]至澠中廬於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之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龜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王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王式王鐸辛讜傳

王式江都人大中中爲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歉民流

徙他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人甚衆時特羲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逼境徙安南都護忠武戍卒與交趾懼式威不自安相率夜圍城合譟式徐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檜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懿宗問方畧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鄉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終左金吾大將軍

鐸字昭範式之子也中和二年拜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敢先及鐸檄至號令毅然士習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功出於已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訖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中諸鎮第一

辛讜太原尹雲京孫也寓居揚州常慨然有濟時之意及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

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與語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復還泗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也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復出求援暮夜偷淮坎岸以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乃付兵五百慆亦出兵表裏攻賊賊大敗復圍城三月事益危讜再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珎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王審權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備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决

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悔表其功於朝授監察御史團凡十月乃解卒全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度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兒子容廣陵託悔曰使先人不乏祀公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淮南節度使

高郁傳

高郁廣陵人爲馬殷將殷初兵力尚寡與揚行密成汭劉襲等爲敵國問策於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揚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主仗順伯者之

業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蓄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

南唐李德誠李建勳傳

李德誠廣陵人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闘安仁義於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吾以爲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拜德誠潤州刺史累封王卒謚忠懿

建勳字致堯德誠子也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交皆寒素裘馬取具而已出爲撫州節度使後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别墅于山中放意泉石其先有宋齊丘者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後日毀斲之禍贈太保謚曰靖

何敬洙傳

何敬洙廣陵人拜楚州團練使嘗私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王進逵領師入江南境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元宗命敬洙清野作堡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乃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卒謚威烈

徐鉉徐鍇傳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不喜釋氏而好神怪宋師圍金陵李煜遣鉉朝京求緩兵鉉

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數百言聲氣愈壯不屈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汝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厚撫之以爲太子率更令一日櫛畢命紙筆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奄然而絶時年七十六有文集三十卷新定説文質疑論稽神論

鍇字楚金鉉之弟也與兄相友睦常共用墨一圭第馬未歸兄馬不肯茹草兄出亦如之鉉以直諫被逐

鍇思念涕泣至于失心其母請於李主曰法有兄弟罪及願令鍇與鉉俱貶以緩其疾李主哀之爲召鉉鉉還而鍇已病昏瞀不識人家人反復告諭之猶自記兄背有黑痣子發衣驗之遂抱持噬其痣號哭幾至氣絶鍇嘗著説文解字韻譜十卷又有説文解字繋傳四十卷

喬匡舜潘祐傳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仕南唐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極諫上怒流撫州尋以老疾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謚曰貞

潘祐廣陵人少貞介爲文贍逸仕南唐爲秘書省正字遷中書舍人改知制誥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劄敦諭祐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祐專知國史時江南衰削祐上疏有國家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又曰若不急圖善政國必亡後主惡之又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祐祐自剄母及妻子徙饒州

嘉靖惟揚志卷之二十一

嘉靖惟揚志卷之二十二

人物列傳二　　郡人盛儀輯

宋胡瑗李衡王居正傳

胡瑗字翼之如皐縣安定鄉人少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景祐初范仲淹知蘇州奏請立學延瑗爲教授明年仲淹入朝又薦其通知古樂以白衣詔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復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慶曆中以疾致仕皇祐中起授國子監直講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嚴師弟子之禮懔懔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劉彝對神宗稱先生門人

在朝者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瑗亦嘗言劉彝善水利在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伊川所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若山陽徐積亦瑗高第弟子也嘉靖庚寅歲從祀孔子廟庭所著有易傳十卷洪範解一卷春秋口義五卷皇祐樂記三卷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吉凶書儀二卷門人述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子志康登慶曆六年進士仕終承務郎杭州觀察推官

李衡字彥平號樂庵江都人博學爲文操筆立就宣和庚子入辟雍有同舍洛人趙孝孫者伊川高第弟子趙顏子之子也於衡有十年之長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人也不可有絲毫僞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生死之時亦學也事業正自爲學中來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牓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歷任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堧

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衙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賊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加直秘閣而衙引年乞身懇請不休上屢却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衙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諍移時改除起居郎衙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益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

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衙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衙後定居崑山結廬別墅聚書踰萬卷自號樂庵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臨沒冠櫛脩然而逝史論曰李衙進退雍容幾於聞道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樂庵文集若干卷易義海撮要十五卷門人龔昱記樂庵語錄五卷行世

王居正字剛中號竹西揚州人嗜學晝夜不息熙寧中王安石以新經義頒天下其後張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居正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

流落不偶餘十年黨友勸居正少自貶居正歎曰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舉宣和三年進士第二

范宗尹力薦其直諒孝友當令無葦命對便殿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說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居正請却其圖勿納上方嚮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知婺州貢羅主計者歲責輸視崇寧五萬疋居正三上章未報計司督趨旁午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卒如先生請得減其半轉運使移供御炭胡桃紋鵓鴿色居正論止之居

中書舍人兼史館脩撰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救弊補闕所還制敕甚衆其學根柢六經深純閎肆以崇是闢非爲已任叅稽儁艾鈎索聖蘊黜王氏詖淫龜山楊氏與居正會毘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愈感厲首尾十年爲毛詩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上之又於帝前指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耶孟子闢邪說正謂是矣先是居正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嫉其詭見帝曰請以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於
外其後檜專國居正請祠言不及時事客至談經訂
史而已檜終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
欺世盜名奪職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居正辨學與龜
山義辨皆列秘府二書既行天下不復言王氏學其
所著又有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

張方平劉大中傳

張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後徙揚州方平穎悟絶人
凡書一閲終身不忘屬文未嘗起草舉賢良方正論
中書樞密院不可以不合仁宗從之元昊之叛謀無

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方平有力焉使契丹虜
主雅聞其名與母后族人微行觀于范陽門外及燕
虜主親酌玉巵飲之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
擊毬于前以其所乘馬賜之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
事至者輒命方平館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
契丹與元昊結隙使來約我拒絶其使仁宗以答書
示方平與宋祁方平上議賜詔元昊於西北爲兩得
時人服其精識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
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知貢舉士方
以游言險語爲高方平上疏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

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論河北榷鹽上大喜
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
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乏士
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方平皆爲
上極言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出鎭西蜀始李
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
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
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
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昏
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

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方平行
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
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
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静鎭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
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
歸屯兵遣弓手罷城築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通夕
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
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方平赴福寧殿上
憑几不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

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上力疾書以付方平方平後事神宗論事益切至於
論用兵起獄尤爲反復申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
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慟末樂之敗上頗思其言舉
蘇轍中制科世以爲知人卒謚文定

劉大中字立道揚子人父湜字持正政和間進士分
教處州不樂仕進自號拙堂居士大中經明行脩鄉
黨以爲醇儒大觀中賜上舍出身立朝剛正徧歷清
要是時脩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汪藻徐師
仁而大中與焉紹興三年權監察御史宣諭江南東

西路斥罷姦惡推薦善類不避權勢歸言泉司官吏
之費歲十三萬緡請省官屬從之四年遷右司諫言
契勘租稅條限災傷放免不盡者限一月祖宗以來
未之有改今戸部迫促太甚變亂舊制全不恤民夫
祀所以爲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爲民害有傷和氣
有累聖德詔爲展限一月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處州
戢吏撫民所部肅然初民輸秋租恣下漁取無筭至
是始令人戸自槩吏不能擾未幾召還八年除禮部
尚書叅知政事嘗跡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
疫癘水旱以致爲兵爲緇黃及爲盜賊餘民之存者
十無二三姦臣虐用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爲疾苦
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乞守令滿
日以生齒增減爲殿最又詔州縣村郭貧乏之家生
男女不能養贍者許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仍委
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
司保明推賞是年與丞相趙鼎合議以爲屈己和戎
不可秦檜怒薦蕭振爲御史劾罷之遂以資政殿學
士中大夫再知處州以疾乞閑差提舉臨安洞霄宮
寓居處城紫虛觀卒葬白雲山大中在朝言事切中
時宜至首議建儲尤爲懇切高宗爲之感悟賜以御

書陸機文賦括蒼志列賢守自唐李邕至宋黃裳光
十人而止新志宣和以後得三人而大中各居其一

孫覺孫覽傳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瑗之弟子千數
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
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
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
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
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
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

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
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
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
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
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
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
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
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
彙征雜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患尚可言
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

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欲出之用陳升之
以代覺退即奏疏知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
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
不能任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
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
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
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
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有才過
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
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

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
五國爭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
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
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以王莽計贏受息
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
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
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
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
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
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

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
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
人結黨連伍乘衆臣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
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
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
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
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
前後牓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
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
遂以覺爲反復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

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
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
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佽倚宰臣
爲姦覺至以付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福州閩俗厚於
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
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時欠市易錢
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徐
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民曰願得福耳覺曰佛殿
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逋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空虛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
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于野
與甲遇彊以梃與我半夜挾我東使俟諸門不知其
他問吏法何如曰死覺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
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
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
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
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
所言折之確竟去縝自遷覺給事中辭曰聞者執政
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

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
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
袒免從員外置日得闕數千改左選請磨勘歲以
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
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
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
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
追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
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
卷春秋傳十五卷周易傳十卷記室雜藁三卷外集

十五卷
覽字傅師覺之弟也幼警悟擢治平二年進士知尉
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
之馳往士猶讙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
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皆感謝去將徐至覽命
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
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不荅亶怒用帳
籍違事劾之出提點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
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邊命往相其便覽言沅
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

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
道餉䬃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
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
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
稱疾移告亢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蘇門肅然召知開
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泰當之路
皆寨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
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開而濟師覽
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

數日果大入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
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紬削歷知
河南末與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
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安有文集三十卷奏議
二十卷子㛃由徽猷閣待制至北京留守

吳及喬執中傳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第進士爲候官尉
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
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
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

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
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若待待
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效愚忠竊惟前世肉刑之
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
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而實殺人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漸天下
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
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
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
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

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
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
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
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末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
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
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
卵傷而鳳皇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
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
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
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

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
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
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
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
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繫心上下之憂
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
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
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
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
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

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
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内侍臣年三十無
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比年此禁益弛大絶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
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内臣進養子
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内外匱
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
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行之建請擇館職分校
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
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

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横
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無節也疆
埸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
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麗籍
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衂爲國深耻
沔錄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
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
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
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王子育兆

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
律久之遷右司諫勾管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
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
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侍家人冠帔
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
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
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内都知任守忠
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内降會諫官陳升之建
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
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輒增

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院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耶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

喬執中字希聖世爲高郵臨澤人乃漢太尉橋玄之後也姓初從木唐代宗朝吏部有選人橋叔獻喬欽

道以明經出身同甲而奏帝見喬橋二姓音同字異批其狀曰大高爲喬理甚明白加之以木一何贅乎並令去木爲喬自是喬姓無從木者父竦字立之以鄉先生教授州里從之學者多以文行知名一時而淮南數千里間其視高郵若齊魯蓋自竦發之孫龍圖覺亦其徒也卒贈官至朝奉大夫執中初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雱與之游治平四年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役執中徃代終帖然富民賂吏所祸橋所居以網市利

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拗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熈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絶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陵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于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爲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

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除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此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倡扇搖今復其官爠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摭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寳文閣待制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執中寛仁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與秦孫齊名號三賢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曰爲客言之少焉談笑

而逝年六十三

孫錫孫洙傳

孫錫字昌齡廣陵人遷眞州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札舉者十餘人改鎭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撫衆一仁恕故縣人畏且愛之以父喪去三年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預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七

年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鎖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宰相龐籍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錫以謫去迄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貫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敗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過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錫獨奏釋之凡釋百

二十三人其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愼刑愛人爲戒錫因奏開封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他日問尹以錫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錫見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旨故杖清貺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錫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勘決錫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即悟罷者皆復而以錫

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請囑遂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潁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錫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錫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

爭門乃得出遂以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神宗即位遷司封賜金紫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為廣陵富姓再榮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者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地與諸兄弟獨攜錫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為眞州人后諸兄弟破産而再榮居揚子又卒為富姓為錫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錫感勵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二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為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為悔鄉人尤

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

洙字巨源錫第四子也少奇邁羈丱能文十九擢進士第補秀州法曹喪母服除調於潛令包拯歐陽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痛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與蘇軾兄弟李邦直同在薦列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緡錢以取羸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于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抵捂左右出入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為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

初兼直學士院澧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奬其文遷翰林學士纔月得疾時叅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少愈習拜跽于家僨不能興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論述今昔秩秩有章雖對親狎亦無鄙語文辭典麗有西漢風衆方以承輔期之不幸蚤世時人惜焉

杜鎬吳敏傳

杜鎬字文周其上世居杜陵五世祖勝徙家揚子鎬性好學博貫經史舉明經釋褐除集賢校理入直澄

心掌初仕江南李氏國亡乃復仕宋授千乘簿太宗即位耆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檢討適將祀南郊彗出宰相趙普問鎬對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譴見如此乎普言於上即罷其禮遷著佐改太子贊善賜緋魚雁殿中丞國博加秘校方是時承平右文鎬以博學數被禮遇朝廷每有疑議輒咨訪焉一日帝問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問天寶梨園事數奏詳悉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編次館閣書籍賜金紫改直秘閣會脩藝祖實録命鎬檢討故

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脩冊府元龜改司封進拜右諫議大夫龍圖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以處鎬儒者榮之初眞宗問積食原於何代對曰漢文帝鍾愛太子景帝命太官每具兩積食以進此其始也大中祥符中帝深以澶淵之盟爲辱王欽若訣之曰惟有封禪可以滌耻然當得天瑞而後可前代亦有以人力爲之者帝猶豫以問鎬曰古謂

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未喻帝旨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命鎬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由是天書屢降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陞鎬工部侍郎充其職帝賜宴秘閣御作詩榮之進禮部侍郎累官權判尚書省事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賜金紫卒年七十六録以子渥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史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朝廷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常手疏本末以聞士大夫有所著述多訪以故事雖晚進卑品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卷館中寓直四

鼓即起誦讀所居僻陋僅蔽風雨燕居多具醪饌以待賓友和易清素士類重之嘗受詔與邢昺等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謬誤其於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皆與脩焉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秘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脩國史改給事中

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
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脩撰提舉南京鴻慶
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内
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
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
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戸部尚書李梲先出守金陵
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
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皇太子除
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
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

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彦語敏所對
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從陛下巡
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
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
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
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
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庇蔡京父子出知揚州
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
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

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
卒于官

呂溱王昴李易傳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
同脩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徐楚舒三州復
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
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
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
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
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

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
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
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
答天戒溱豪放忽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
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
遣式事下大理議溱實無是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
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起知池州江寧府徙
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
者多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
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攺

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漆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勵臣節勑其婦兄護喪歸漆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日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昴揚州人少以文學知名政和八年徽宗策進士時嘉王楷考在第一上不容令魁多士昴以第二陞榜首除秘書省校書郎宣和元年昴言今後除卿監

未經上殿乞令如郎官之法詔初除郎官以上職事未經上殿者並令閤門引見高宗即位除尚書工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秘書少監時御府頒降書籍四百九十二種曾攽家藏書二千六百餘卷昴請分爲經史子集四庫委官校讐其脫落僞舛者以別本參考補寫畢則繳進除徽猷閣待制知台州主管江州太平觀後卒于家

李易字順之揚州人好學多聞以清素自立高宗駐蹕惟揚策試進士九月御崇政殿唱第易爲第一高宗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輔臣對曰易揚州學士郡庠正録學業必優易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授僉書江陰軍判官三年金虜犯江陰至夏港距城數里守臣胡紡遣將拒敵且謂易曰吾曹義當死城郭君有母宜亟避之易歸告其母蔣氏曰我去則汝必無堅守之志死生當與汝同之聞者感泣既而虜疑有備亟引去紹聖元年爲太常博士會孟庾韓世忠辟易參謀官轉工部員外郎爲太常少卿自建炎惟揚之變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圖曰宗支屬籍皆逸於江滸至是易請編次玉牒從之遷中書舍人除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易辭

不行改知常州又改直秘閣知揚州易以本貫辭不許除起居舍人會宰相秦檜主罷兵召岳飛赴行在命易見韓世忠諭旨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俄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卒于秀州

王惟熙王覿王觀王俊乂傳

王惟熙字國和如皐人景祐元年登第調鹽城尉州嘗有羣飲疑獄久不決州以屬尉惟熙脫械勞之酒食問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辭因曰仇此人久矣幸其醉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擢大理寺詳斷

官持法堅正奏案成卿使易之惟熙拒之卿置酒召其屬曰王詳斷易其奏耶惟熙曰否卿怒戒吏曰王詳斷如是不可共事矣促奏罷之一坐爲恐惟熙徐曰事顧是否何如罷非所恤奏亦不報爲審刑院詳議官泗州船兵坐盜米死惟熙議以爲米來遠盜者非一日也如必其贓於所敗之州即殺人多矣覆之免五人儂智高反掠嶺南諸州吏棄城者數十人皆麗於法惟熙議州所守者城固而兵足用也嶺南兵與城皆不足恃奈何以常法致之死上亦憫之數十人者皆免遷判大理寺累官司封員外郎嘉祐七年

卒惟熙博覽古今天性平恕雖爲法官專務原人情有文集十五卷

覿字明叟第進士熙寧中爲編脩三司令式删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耶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摭白出會朝廷遣使賑貸覿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穎昌

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誤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入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誠出於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誠爲陛下惜之夏主新立有輕

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又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賑贍賦斂科需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覿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

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從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勑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覿爭之曰制勑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從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究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

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地膏腴無閑田以葬覿索官地表爲墓田跪治城渠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覿言祖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

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四月朔日食帝下詔責躬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覿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有諫疏三十卷奏議三十卷雜文五十卷內制三十卷

觀字通叟惟熙兄惟清子也天資英邁洽聞強記善屬文下筆累百千言不復潤色而華藻粲然至和嘉

祐間與從弟覿從胡先生學于上庠聲稱籍甚秦少游謂其昆弟高才力學無與比者及試開封府相繼爲第一觀中嘉祐二年第遷大理寺丞知江都縣卒所著有天鬻子府元集及揚州賦

俊乂字堯明覿從子也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乂及曹傑應詔俊乂辭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乂曰使辭不獲命至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乂但望幄致敬不

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乂目之亦不出旣罷皆爲之懼俊乂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之史可立得俊乂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諷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乂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衞膚敏吳安國公安在具以對即召爲館職而選俊乂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秘閣知

岳州卒年四十七俊乂與李祈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俊乂有文集易說各十卷

崔希甫崔公度傳

崔希甫高郵人有文武才略待價不仕沈承禮攻江南始請爲府判官江南平潘美薦於太宗召見拜太子中允面賜金紫知原州召還拜監察御史凡朝廷更置諸道事務指揮沿邊將帥多命乘傳處分朝中呼爲受事賜金帶仍命縣魚時號重金御史子琮擢進士第

公度字伯易希甫之孫也閉戶讀書嘗作太行山賦歐陽公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因薦其守道甚篤文章雄奇贍逸英宗召問據經以對欲擢公館閣未幾特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秘書郎國子監直講秘書監起居郎知海潁蔡潤宣通六州嘗撰曲轅集四十篇詩賦百詠官終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卒葬淮南

孫長卿許元鍾離松傳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

權聽天下事嘉其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易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其衆將叛洛中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耶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

神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荊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役絕長卿

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在任明年卒年六十六性廉潔定州當得闕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歿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許元字子春其先宣人以父恩蔭補郊社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皐縣徙居海陵養母盡孝元喜修廢壞長於治財自元昊叛西兵久無功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其能以王權貨先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元獨可辦以殿中丞爲江淮等路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旣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陞副使已而爲使賜進士出身待制天章閣先是歲漕京師者常六百

萬石其後十餘歲益不足至元爲之歲必六百萬常餘百萬以備非常及去職人有勸其進羨餘者元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元在職十有二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

鍾離松字其紹眞州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乾道間以朝請郎知興化軍事爲人退然自下治郡事無窮日之力而繼以火馭吏牧民並善嘗奏蠲民租詔爲盡除之眞士稱良牧者以松爲首焉

朱壽昌傳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爲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治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察其奸引囚詰之悉得其情因具

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凡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于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壽昌以養母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後徙居高郵今有彰孝里卒年七十

查道傳

查道字湛然其先徽人道少以詞學稱奉母渡江居如皐以孝聞母病思鱖羹方冬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進母疾尋愈端拱初舉進士解褐爲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以道治狀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從知果州時寇黨何彥忠等尚依險自固彀弓露刃詔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類豈無詿誤耶遂

微服單馬不持弓矢攜數卒直趨賊所賊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則相率投兵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有故人卒貧甚質女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縉紳間服其篤行好學默坐終日服用極儉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

陳知微潘及甫王幾傳

陳知微字希顏高郵人咸平五年進士將作監丞通判歙州擢爲著作佐郎直史館累轉京東轉運副使奏還東平監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又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遷右司諫徙荆湖南路轉運使召還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饑遣知微巡撫所至按視儲糴察諸官吏能否使還判吏部銓兼刑部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王清昭應宮判官卒年五十録其子舜卿爲太常寺奉禮郎給俸終喪知微儀狀甚偉沉厚不務皦察

有集三十卷子堯卿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

潘及甫字憲臣博通經史厲志文行聞胡安定倡學於湖徃從之安定見其文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曆中與兄希甫同登進士爲懷仁尉錡州判官及知分寧霍丘壽春三縣所至咸著政績遷秘書丞充楚王宮大學教授律宗室以禮法神宗嘉之後以屯田員外郎通判江州遷左朝散郎平生不脩邊幅賢士大夫樂與之游後學皆有所矜式親族之貧寡孤幼者皆賴其撫卹晚得目疾每命子姪執策讀於前終日傾耳危坐無倦容未卒前一日猶

卧聽周書漢史口占爲詩以遺親友而卒

王幾字彥成江都人知舒城未赴丁父憂王安石知其才選宰長洲縣縣號難治政剛則蹈弱則廢幾平其政弛張以時卒之懾服豪强貧細得所歲饑廣賑救之策人物按堵權勢者欲使撓之幾度不回治聲聞京師仕至大理寺丞

萬曆惟揚志卷之二十二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詩文志

郡人盛儀輯

諫說對書箋疏表議 皆臣下告君之辭也

說吳王

鄒陽 齊人仕漢吳王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晝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閉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四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氏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使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

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說吳王

枚乘 字叔淮陰人仕吳王弘農太守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

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有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搔手可拔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夫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盛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其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

願大王熟察焉

三仁對　董仲舒 廣川人江都王相

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
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羞之況設
詐僞功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
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
其比三王猶碔玞之於美玉也

諫伐閩越　淮南王安

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
外之地劗髮文身之人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
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
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
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
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

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
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
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
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
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惠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矣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罷鹽鐵議畧　　萬生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懷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

陳事書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衞被蒙復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眚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

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姊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營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其道則水旱為并詩有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者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伐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責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樂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惟以觸忤征營惛悸

答北虜西氐為患之問

華譚 字令思廣陵人 晉散騎常侍

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皐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

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

答綏靖新附吳人之問

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拔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謂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

荅綏來匈奴羌氏之問

臣聞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裴然雖復被髮之

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成周之盛未免玁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謂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戢干戈包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樂休風未爲不泰也

荅法令應有損益之問

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形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荅宜搜出群卓越才賢之問

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盡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

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折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請興禮學疏　戴邈字望之廣陵人尚書僕射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夫禮學是以古之建國內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

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裴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識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

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道喪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

封建疏　劉頌廣陵人

自魏世法禁寬弛積之在素陛下欲更張之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獨足以有為其濟此甚難陛下宜於逆古今之士深其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

弛鹽禁議　甄琛無極人後魏河南尹

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諸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

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諫用鄭普思　李邕

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轉議今普思猥見驅使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救李邕疏　孔璋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

不祈生比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霸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之賙患家無私聚今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欵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改行輿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比郭之迹大願畢矣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能助陛下今能之慈

請夫戍邊自贖表

温氏（李邕妻也）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于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謗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贓于時靡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

議江淮河洛轉運便宜

裴耀卿（字煥之絳州人　江淮轉運使）

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留一月以上

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河亦乾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于倉内停貯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于倉内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于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河

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

請減江淮水運收脚價于緣邉州郡儲蓄軍糧議畧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宰相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税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禾比與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南湖南淛東淛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聞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徵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運米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

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勾和糴五斗比較即

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末制不貴功于當代不流患于他特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度近于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特要其于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

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于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脚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于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

巳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凉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于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聽于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急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

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强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于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輙有支

用待收糴畢且所糴數并收貯處所開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支用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

請立繼儲疏　吳及字幾道通州人直昭文館知桂州

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

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

淮南鹽通商議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初知通州仕至平章事

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盗販鬻雜以砂土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而莫能止兼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貧困爲盗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

京師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受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三利也昔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于此

議鹽城設官督察　吳中甫宋江淮發運使

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棊列相去亘百里掌出約者以倉爲主而不出郛郭故私鬻盗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

之俾火伏可見私鬻可禁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參知政事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脩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令瑗既升講筵遂

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
昔難舉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册書之以爲盛美
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
爲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
或專勾管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
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病死鷄犬不存
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恤陛
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

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
言且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
倫賊殄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
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
加又近年以來省司屢令南方歛率錢貫而轉運使
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
盜內應省司之重歛外遭運使之誅求比于他方被
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
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
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加惠

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
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諸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
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
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議弛鹽禁　范仲淹字希文吳人參知政事

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
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于山澤及商
賈須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爲今計
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
弛禁非所先也

諫行青苗法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龍圖閣直學士

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
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
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
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
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
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
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
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

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

乞免追理揚州積欠奏畧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

欠負並乞依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奏畧

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勑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坌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辯倉法劄子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而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遺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

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于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平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轉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强明發運使以辦集此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臣所未辦也

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勑不過歲損轉運司違
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㪷
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
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
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
政不樂臣以踈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
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
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
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
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

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
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議收買浮鹽　朱熠 殿中侍御史

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
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
燎故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
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
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
歸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
更公私俱困眞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

昔猶不及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
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籠利纍纍竈戶列處沙
洲日藉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
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
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
過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爲市却以此鹽售于上江
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閫爭利之風二
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乞罷揚州貢蕈等味奏畧　李及 字幼幾鄭州人 淮南轉運使

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蕈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
廢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
口味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請展免上供米麥等錢及放免二稅奏　晁公武 宋乾道中知揚州

本路節次承准指揮將人戶稅賦已展免其合發上
供諸色窠名等錢斛亦蒙朝廷節次全行放免至乾
道六年分上供錢綿進奉天申節銀大豐銀絹等并
經總制等窠名錢承降指揮以三分爲率起發存留
二分應副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其餘銀物斛㪷隨稅

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發前項上供諸色窠名錢物斛㪷若是全行起發委是椿辦不前兼管屬江都泰興人戶今年所種稻麥各是蟲傷旱澇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爲頭起理人戶二稅委是難以輸納切恐未稱朝廷寬恤之意望許令本州且依近年體例將合發上件錢進奉聖節銀等土貢物色坊塲等錢以三分爲率蠲免二分仍舊起發一分外其餘合發年額上供米麥等錢乞賜全令展免應副本州亥同係省支遣及二稅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幾少寬民力使荒殘州郡少可支梧

議減淮南鹽價　蘇頌字子容泉州人淮南轉運使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于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發辦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于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乞回鑾疏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東京留守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昬墊而奠厥攸居兹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

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惟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輒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毋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

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勑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欵謁宗廟重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論車駕不可久駐惟揚

張浚 字德遠綿竹人魏國公

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借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迺與六宮端居於此何怪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駐惟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先措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覩恢遠圖

屯淮保江奏畧

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平淮西之冦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

論撤兩淮兵備

朱松 字喬年婺源人承議郎

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隙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旣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卽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虜衝矣

省費疏

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

徒示人以弱臣請舉一事而言之國初興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於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抵類此臣願召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拯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而國裕矣

論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 字應求莆田人魏國公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度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顓頑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

入奏對　牛大年 江都人通判真州監登聞鼓院

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兩淮備預對　汪綱 字仲舉黟縣人戶部侍郎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

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鬭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又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

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養更番勞費俱息

論毁邵宏淵廟　周操（宋侍御史）

聖王之馭臣下其功與過兩不相干未嘗以罪沒人之功亦未嘗以功而貰人之過竊聞邵宏淵于紹興辛巳逆亮南侵之際以孤軍邀虜騎于眞州境接戰連日遂使揚州居民得免傷殘之害所以眞揚兩州各爲立廟出于衆人之公願宏淵豈能以聲音笑貌致之此宏淵之功不可掩者也近宣撫使按劾宏淵于臨替之際妄言轉補軍中名目等事責降于南安

軍安置此宏淵之罪不可貰者也宏淵立功在前得罪在後兩者各不相干今來臣僚爲王方魏俊戰歿乞立廟旌表以激勸將來死事之人可也至于欲毁折宏淵廟宇臣竊以爲不可若欲爲王方等營一廟食之地非有甚費揚州豈不能辦乃欲折此以建彼於激勸之道似亦未盡所有揚州舊廟乞免折毁其王方魏俊廟從今揚州別與建造

議復眞州瓜洲海陵牝神等壩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江淮發運副使）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起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奏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毁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于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眞泰三河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

議立高郵等處隄堰并開新河　陳損之（朝散大夫直秘閣）

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刱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隄岸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脩之用

請討李全奏書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

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

請修墾田奏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參知政事）

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兵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屛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十伍勸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

特班奏事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同僉樞密院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又聞沿淮舟師已爲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爲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爲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淮揚與建康異論襄帥與淮西異論與元與蜀帥異論深慮其間左右以相伺察遣人中都以相譏毀此何時也而內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謝理宗詔興學表　　陳垓（閩人知泰州兼權淮東提舉）

天欲治平觀人文而化下聖有謨訓賜方國以成書共瞻龍鳳之騰翔孰匪鳶魚之飛躍臣垓中謝臣聞漢太常之詔以厲賢材唐飛白之書要期忠孝然面心鄉道謂非俗吏而崇雅黜浮猶待儒宗豈知首善于京師爰逮承流之牧守手迹一扎式克欽承風動四方丕應徯志徧銀菟而賁賚捧寶軸以頒宣君如此誰忍負之爾之傚民胥然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性而問學緝熙于光明墨之妙筆之精他無嗜好言爲則動爲法聞者作興以風俗之未純適師帥之深責奎畫申嚴于訓迪玉音明示于範模臣敢不藏之校官傳以樂石思皇多士幸王國之克生遐不作人奉雲章而知勉

條三邊戰守事宜奏畧　　錢之望（知揚州）

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由滁眞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孰議之乎且卒饑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凡不暇其何以增耶若兵自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内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界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鎭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屯分大儀天長昭關

柘皐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覩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疾慄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屯名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裹糧庶幾無令消磨坐視相盡

論守江戍將

宋文瓚元人

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鎭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鎭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我國家有矣

復修揚州境内水利奏畧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揚州府知府吏部尚書

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源泉止籍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湖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輙至淺澁不可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濬深三

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行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甎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漂溺錢糧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濬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内隄原有減水牐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内行舟仍於外隄造淺水牐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可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

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糙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牐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艌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

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迴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欄水牐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築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牐一座減水牐二座潦則減水不至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牐四座減水牐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嘗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此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廢弛外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利

請禁江淮漕運官科送等弊奏

唐龍　字虞佐蘭谿人　巡撫都御史

照得漕運之弊利在官而不在軍害在軍而不在官蓋緣有等不才把總指揮千百戶官員往往指以京

通二倉及過江過淮與各處打點并公私饋送因而尅減行糧提取輕齎截賣潤耗盜取正米侵欺科歛無所不至其實送人者十之三四入己者十之六七送人之數間有受者亦有不受者不受者亦歸於己而已以致錢糧短少動至掛籌軍士逃亡每告缺伍此實姦弊之大者臣到任以後即會同總兵官楊宏嚴加禁約及通行十二把總等官各務念錢糧至重一毫不許擅動軍士極貧一毫不許擅科已將紹興等衛指揮劉震馬斌等拏問及將别項姦弊以次裁革外臣惟

京師實爲根本之地京通二倉又係總會之府方今
聖明在上群幽畢達萬化維新漕規所在
國計攸關前項弊端豈宜復有伏乞
陛下申嚴法令昭布禁防以後京通二倉管倉太監
并官攢斗級人等不許索取常例銀兩與甓兒茶果
等錢在運一應官員不許將銀兩打點酒米段疋紗
羅并各土宜饋送用啓前項侵欺科斂弊端特
勑戶部轉行提督倉塲尚書并收糧主事等官都察
院行巡倉巡城御史與緝事衙門各容加司察如有
管倉太監并官攢斗級人等仍前索取常例銀兩與

甓兒茶果等錢在運一應官員乃用銀兩打點與將
酒米段疋紗羅并各土宜饋送者即便擧發拏送法
司查照律例從重問擬以彰
國法以清漕規即臣與總兵參將赴京議事衣服文
卷之外雖書帕之類亦不許夾帶送人戶部仍每年
一次申明禁約末爲遵守庶錢糧可以克足軍士不
致負累矣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三

詩文志

郡人盛儀輯

說盟書碣傳碑序記

說九江王英布

隨何 漢謁者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列
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
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
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歸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
者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
大王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
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時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城
皐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
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皐漢
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

罷也使楚兵勝漢前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瓜步山碣

鮑照

歲合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揩窓歸揚道出

關津升高問途北瞻鄉南瞻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閱澤四覛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駃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横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篇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爲高擅絶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仰望穹垂俯視地城涕洟江河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淪維陷川鬬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摧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貶交買名之薄叱

…

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江都集禮序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 隋揚州博士

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昭源逢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羲皇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緑緑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遇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

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参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干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遵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留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干時

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郤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道義風靡討論群藝商畧衆書以爲一朝之定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析貫分帙聯篇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雅涣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觸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之未聞兹典方可韜之蘋水

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工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徼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奬敢叙該博之致云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横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横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江鼎之上枕干將而星羅上可以决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兇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横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慨慷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枹後命組練照雲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兇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地誌圖序

呂温 字克光東平人衡州刺史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别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

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阪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蕭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率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廓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

月窮輙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舉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濶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聚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賛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開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唐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賛皇人翰林學士

司馬蓋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於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

正三軍鄢陵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于周制矣秦罷侯錄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司馬從二師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伏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軍廢爲州吏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國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亦不久設將出于

內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才凡軍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其聲氣行之職雖主武蓋文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材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書閱禮之本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群帥之鐃鐲師律既和

軍容至肅淮南之府有功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重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趫韓勁卒奇才劒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比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同自韋公統戎旅暨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兵不惰減役輕歛則人不恫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于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懸權於上而不自定置器于平而物自安者用是也茲所謂銷患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致心之術強于虎賁百物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却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尊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而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皐陶蠻狄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遂安于無虞之地書績示後豈特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領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朔胡難作始以長史

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敘之于壁云

論尼真如得鎮國寶

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右正言

昔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蓋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瀆亂天常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慶曆建帥守廳壁題名記

韓琦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爲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失政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攘奪邪邑殘燼遂爲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曆五年春三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爲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來乂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儆云

張侯祠堂頌　　范仲淹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穎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羌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乂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疑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常蘇秀間太湖漲溢害千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瀰數里風濤爲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渠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薦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厥功横議嚣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五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宿負期月之內民有復業躬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

於是請蕭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也秉筆者故作頌焉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尊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惛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往議四過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與萬家産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歲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不裂壤將有攸往衆圖畫像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

靈儀焉停停神焉煢煢居千百年此邦鎭寧旣寧旣
聚濤莫我若此比牗戶鱗鱗場圃而公而豎于歌于
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從穀兮豐盈作爲頌
聲告于神明

與韓魏公書　歐陽脩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踈簡之性久習安閑當
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
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有增修完
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
兩損其半民食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郡

郡之才已難閑展又值罷絕回易諸軍裁損日憂不
濟此尤苦衛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切切以煩視
聽慚悚慚悚

與杜正獻公書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
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者嘗多鉅公臨治憶爲進士
時從古胥公自南還冊次郡下游里市中但見郡人
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其時尚未登公之門然
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
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
又不知使已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
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于此以
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
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
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
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外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流
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
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
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芰荷
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
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桶水光日
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
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

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覧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已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書之

大明寺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汲多者其說止于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冷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冷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

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辯南冷岸下水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新園亭記　王安石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痺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淸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鎭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山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有十二軌

作亭曰肄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于兵材資於官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牧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承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海門縣知縣沈興宗興水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固有者然也旣吏之能相於民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驅之也後世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于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耶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隄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水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備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

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士不足況乎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豳吏者果多乎則予不欲不使其傳也

聱隅先生祠堂記　蘇頌

聱隅先生祠堂者知江都縣事承議郎羅適所建也先生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稱於閩中泉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郡日爭以禮延請躬率諸生試聽講席于時士人皆尚章句務爲奇靡先

生獨好古學不與衆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
發明聖賢道義之隱微與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
題其篇爲摯隅子欷歔瑣微論其解曰摯隅者棙物
之名欷歔者兼嘆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蓋自因言
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隨鄉貢至禮部
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
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能復從諸少年校程式于
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之書
莫若居京師爲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春秋尚易其說以左氏

凡例爲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蘊學者
校量攻擊終莫能窮奧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
召置門下權利所處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方在臺省
早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欣然相就既一授舘凡
歷五期頌日與之游切劘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年
頌復仕朝廷先生獨居陋巷晏如也又著揚庭新論
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
太常卿論足矣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
足矣餘篇悉然蓋欲見于行事者也方是時公卿大
夫交章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韓魏公言將以

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自謝于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
宦者邪必不可辭願得七品閑官還南方足矣仁宗
皇帝聞而異之特詔授太學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
祐二年四月無疾卒于隆和坊僦舍死之日橐無餘
貲惟蓄書數萬卷存焉一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
遷張粵議以頌爲知先生之深者宜主其後走僕來
告頌即日往哭其尸爲買棺就殮且謀寄骨郊寺塈
日魏公遣使爲幹殯且又奠之以文其畧曰先生之
道德不用于朝宰相之過也聞者莫不痛先生之有
時無命而推魏公之推賢抑巳也未幾其子自南方

來挈旅櫬載遺書以去過江都藁殯于揚子寺後圃
既而交游故人共爲復土就葬其地其未葬也川陸
之經由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留連或爲歌詩
哀辭或書名屋壁至于木膚竹榦題記殆遍其無位
而得民至誠而感物近世未有也羅君蒞邑之始首
來奠謁因覽馬鬣黯然悽愴且謂大儒不祀後世何
觀昔汝南先賢列城圖其像有吳君子仲尼表其墓
思人尚德由古而然于是即其故墟規度餘地增土
於上者幾仞構其旁者幾椽設像中楹儼乎惟肖材
力之費悉出俸泉不勞於人已日而就兆域有表松

櫝有序所以示來者蓋有激于風誼落之日遠近來觀且欲記其經始之由載始卒之行刻諸金石託文舊交手惟先生之道生不得亟行於時死而有名卿巨公周恤其後事歲月久矣餘芳逸言又有賢令宰爲之封植幽壤表章令名後來之人有踐斯地登斯堂挹先生之遺風知大雅之不攺雖綿禩浸遠棟宇其頹又將繼而新之廟食茲邦垂範來裔孰謂先生無後乎

羅君生祠記　秦觀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鈎距惠文之事凡

民有訟曲直經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大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已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攺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郤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顆稱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癒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効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憇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請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

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海寧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平山堂記　沈括

揚州常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雖選帥常用重人而四方賓客之至者語言面目

不相誰何終日環坐滿堂而太守應決一府之事自若往往亦不暇盡舉其職不然大敗不可復支雖力足以自信始皆不能迎謂之可治卒亦必出於甚勞然後能善其職故凡州之燕賞享勞太守之所游處起居率皆有常處不能以意有所揀擇以爲賓客之歡前守今參政歐陽公爲揚州始爲平山堂于北觀之上時引客過之皆天下豪儁有名之士後之人樂慕而來者不在於堂榭之間而以其爲歐陽公之所爲也繇是平山之名盛聞天下嘉祐八年直史舘丹陽刁公自工部郎中領府事去歐陽公之時財七十

年而平山僅若有存者皆朽爛剥漫不可支撑公至踰年之後悉撤而新之凡工騶廩餼材薪之費調用若干皆公默記素定一日指授其處所以爲堂之壯麗者無一物不足又封其庭中以爲行春之臺昔之樂聞平山之名而來者今又將登此以博望遐觀其清凉高爽有不可以語傳者也揚爲天下四方之衝旦至乎此者朝不知其往朝至乎此者夕不知其往民視其上若通道大途相值偶語一不快其意則遂近播摇謗譆紛不可解公于此時能使威令德澤洽於人心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而寄樂于山川草木虗閑曠快之人知得此足以爲樂樂而不知其致此之爲難也後之人登是堂思公之所以樂將有指碑以告者也

重修恭愛廟記　孫作

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侯登字元龍治郡有異政沈勇内決總衆多威畧侯所治當東南之湊土俗勁剽物產蕃夥方是時皇綱弛絶亂臣相與犯上天下紛擾雄豪並起袁曹虎眂許鄴昭烈枝迹小沛吕布暴桀下邳桓王經畧江表侯鎮是邦挺然自固武力既宣疆埸不驚法修教決人趨厥務稚老繇寡愉愉嬉

嬉侯以休暇行城之西二十里濬源爲塘用捄旱饑有崔有葦龜浮魚游民資以灌溉浸田疇稻秔豐稔勤不足食廬井恭而愛焉名傳于今以褒厥廟寅寅處事四時報饗殆將千載而莫敢忘古之所謂有功者得其所以濟民則懷悅當時遺後世無窮之澤此爲政者所勸勉也宋興大中祥符六年始析唐之白沙鎮附以二縣置眞州爲江淮制置發運治所而塘實在其地歲用灌注長河增淺宣淤渟然流通漕轉弗之其利彌廣矣於是官輸民買物貨粟帛四方使客千艘萬舳雷動而雲集故於淮之南爲州最劇煕

寧五年太常少卿陳留羅道濟極尚書度支郎中河
南皮憲臣公弼爲之使慨然追侯之功治愈久而利
視祠之不嚴命加完飾使里俗益知侯之德遠不可
怠而顯章之以信于後且請余文而紀焉

露筋廟碑

米芾 字元章吳人 禮部員外郎

天地之間雖大體陽況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
爲公各有正位其罷雜者亦交處於陰陽之間蓋亂
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其粉飾一時班
域聖賢明未即察而陰譴亦不旋踵則澤國之女嗜
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於一時祠方揭於千

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
而古今不可得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侯
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
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孏
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
緬猗雲木偃煒斯囯猗日星建

揚州集序

秦觀 字少游高郵人 國史院編修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
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
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選賦合二百二篇勒爲
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
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
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
治歷陽或從壽春又從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從合肥
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
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
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

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合肥自魏至周指壽
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
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
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
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
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
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
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
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

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壯觀亭記　劉肅

大江日夜奔流不停群山今古秀峙自若烟雲景色動靜殊態榮枯改觀瞬眹易方雖列目前應接不暇至于領畧要會一失其當則散漫無收假鬼難近雖強轟逸足邦曳風帆終不可得而致也隋唐以前江在揚子不遠城郭由是舟車輻輳廛閈呼喲商賈畢集而江都雄盛遂甲于天下儀真于古未聞也水行當荊湖閩越江淛之咽陸走泗上不二日又為四達之衝為郡雖未遠而四方錯處邑屋日增其勢勝衡

會盡移隋唐江都之舊前日朝廷次第郡國固已望於淮左矣毎恨雄樓傑閣未足以比蹤風亭月觀之盛江山寂寥土風隘陋前人雖作鑑遠俯在江皋猶未觀大鉅麗也壯觀據江山之會其左坡道也舟車水陸盡出眺聽之下敞屋數楹不蔽風雨龍閣詹史君作而新之雖地因其舊而審曲面勢後基攡隆棟宇一舉首而眼界所極無不致焉規制瓌壯觀于傍近斯可以展高懷而紓傑思矣作始於政和乙未十一月己丑丙申六月庚戌落而成之史君與客置酒高會鼓吹作而旌旆揚傾都士女巷無居人咸曰樂哉吾邦所未嘗有也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層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晉孟德劉玄德之所權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馳也此梁武之所不振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可以寄萬世之一笑而付長空之一吁者也蓋其景物是矣其實不足為今日道也前瞻五山如奔如趨如倚如扶嵐光朝除霽靄夕舒如機旋而策驅莫敢趦趄以向於座隅下視長江源遠流長滔滟茫洋萬舳千檣越邑吳商飛錢走糧下峽浮淅游

秦入梁如電發而雲翔以集于南疆於是時也重熙累洽萬國一軌年穀屢登民物豐樂不聞兵革之聲不見調發之苦如登春臺若醺醇醴康衢列邸行旅四集以故繁釀百倍疇曩乃得與客共此一亭之樂非太平時而能有此壯觀之實乎哉史君世居是邦尤知民俗利疾下車未幾最課褒出璽書褒封累增階官再進延閣恩綸騈蕃且將繼下邦人惟恐君舍我而去也於是奉使淮部者既相與列上於朝矣而嘉其再新斯亭又為書其實史君名度字安世始知以奉議郎與先史君扎凡八年守儀真云

上王左丞書　　鄒浩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惟揚客有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爲其州之椽曹分朋好也視同僚爲特厚于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之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類宮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惓惓也刺史更加意焉齊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

其才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爲善父誡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盛德賢能成器唯恐不先冥頑悛惡唯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侵尋乎仁義廉耻之風而黄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其棟宇且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急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爲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欲紹復曾傳蜀文之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公頌之文士紀之志士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曾傳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譽于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爲得也子不聞王公之爲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倉惶如平日才至大也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戰舌而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

爭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爲小官時已如此矣譬松栢纔拱把而磔砢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辯匿姓之書而全百千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覓市易之逋措典獄之刑下膏澤於旱暵可憂之時拔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他蓋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能使普天之下無一夫不獲者則欲其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比隆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此豈區區歛其施於一類宮哉況督府千里之內官吏待之而

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待之而裕其斵削商旅待之而裕其負通非特頖宮之士願深而望切焉予之所言何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以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在一身而遺頖宮今之所以闢浩者歸於公義故博及天下而畧頖宮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頖宮爲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之於揚之頖宮者也知頖宮而已矣不一可乎既退浩因記其言令輒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三終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郡人盛儀輯

詩文志十一

重建揚州府堂記　楊一清 字應寧鎮江人武英殿大學士

揚州據江海之會所統會三州七邑爲東南咽領樞要之地府治設于洪武丙午條建本末莫詳焉堂規狹弗稱經歷司照磨所僻出吏廨之後體非所宜因仍支吾莫之改作荏苒歲月寖以傾壞予往年嘗數造語前郡守曰盍撤而新之皆辭以劇繁未暇也正德巳卯今郡守王君志闞攺作規畫巳定乃市材木鳩匠氏物庀事蕆織悉罔闕遂以是年八月擧工越

明年四月落成問其費無銖兩之微求問其役無鼛鼓之召發問其成績增崇加袤化腐爲新易陋爲良巍堂巨欐有翼有嚴上臨下仰無所壅蔽赫然倍於舊規又新後堂夾室若干楹遷經歷司照磨所於堂之左右廣六房之基而廣之堦除門閾開朗煥新黝堊丹雘交輝動釆一方之人改視易聽相顧駭愕而不知其經費所從出也于時同知畢[illegible][illegible]通判陳君鵬高君昇推官祝君濟謂重建歲月不可無紀王君之美不可不白以書謁予請爲之記予惟古之人未嘗不興作但不苟有興作孔子曰使民以時不曰民

不可使長府之作在於得已閔子譏之爲所當爲悅
以使人雖勞弗怨也世之喜事躁動者輕爲其所不
必爲安常習惰者則又槩廢其所當爲斯二者皆非
也過與不及均耳且以二千石之尊臨環千餘里之
地坐一堂之上宣布　天子威德以施其政教州守
縣令而下奔走受約束式體貌不得不[illegible]而惟揚大
郡因陋就簡[illegible]若是豈所以辨堂廉示[illegible]威壯官儀
而一衆志哉君之攺作亦大不獲已也雖然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君操檢峻潔一介不苟取既初以平陽
通判擢同知于揚久之吏部薦爲守視篆以來杜請

謁止罷訟戢強暴屏無賴驚野無追呼往時誅求聚
斂損下益上之政一切報罷威信久而益孚故是役
之興部使聞之曰王守所爲必無不善鄉大夫士聞
之曰我知王公必不緣此厲人其細民則胥告語吾
儕得安田里皆公力也公我父母子趨父事其敢不
先夫如是何惟其功鉅而成速事集而人不告勞舉
數十年之廢墜而新之若是之易易也不然當法禁
嚴明之時興浩大之役于公帑甚嘉之至是又以積
羨成鉅功不復有所徵擾昔非無羨率以供篚闒
節之私耳觀隅知室開樂知德一府治之建而君之

衆美具見予故爲紀成事以昭他年棠樹之思君名
鐸字廷振出遼東將裔負奇氣有大節其勳績之樹
蓋未可量云

揚州府新置學田記

鄒守益 字謙之安成人南京國子祭酒

嘉靖己丑兩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治于揚始至曰
於乎揚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我其申飭于商無或華
居室美衣服盛宴會以眩民視違者有常刑時陶君
儼爲揚州守延而議曰揚俗尚侈變之自士始惟我
與子匡翼于庠士曰冠曰婚曰喪曰祭咸率訓典以

立民準既越時陶守復于兩厓曰惟商畏威惟士克
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而梲請得以贖
罪金市田于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能葬弗能給
及學官之廉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厓曰嘻富而
約之貧而弗能助是教弗溥也維子與我協贊其宜
以溥茲成陶守退而屬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鎰相度
原隰數沃避磽務求其利揚之民卞玹割田百畝以
爲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合三百四十畝以
輸于學會黃君國用量移推郡事嘆曰教之弗明獄
用滋豐盍昭茲義典俾久而孚廼與教授陳君克昌

酌其佃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斂怨無或啓奸勸諸碑陰以範來者東廓子守益曰書不云乎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古者制民恒產而迪以庠序申以孝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厚其生是之曰王道奢靡而弗以禁是縱諸惡也貧乏而弗以援是棄之弗納於善也民是入于辟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產未之能議也議為之兆自諸君子始惟爾諸生無先于食而後其學惟司其事者無以利疚于義上下一於德義以光嘉績庶以訓于四方

儀眞縣重脩儒學記

儀眞重脩儒學成縣令王君皡遣諸生徵記于南都曰眞之有學歲久日圮維是南北之衝財力弗贍廼嘉靖戊子春三月巡鹽柱史李公佶命前令周君龍程其工夏六月皡適承乏集諸文學諸士而議之僉曰維文廟維明倫堂維儒學門址卑而向僻盍稍徙于西北之陽其秋九月中丞唐公龍以巡撫至具議以告公恐其勞也難之冬官戴公鯨以分司至會計而贊之廼復允命而巡按柱史徐公錦亦協其議於是向之卑者翼然崇僻者洞然正矣諸文學諸士復議曰維尊經有閣會講有堂昔所闕也盍復請之己丑夏四月柱史朱公廷立以巡鹽至發公帑而助之不足則以浮屠之入官者售之廛而增之於是向之闕者煥然完矣皡維諸君子之盡心于斯也經營圖回克底成績豈繄美觀將以督諸生於學也顧學術不明其圮也滋甚長民者之望實孳孳焉幸有以詔我諸生無忘諸君子之績守益受而讀之欣然曰休哉諸君子之績不可以弗紀也善而王君之至不可以莫之後也夫巍然廟貌尊孔顏而祀之將以望多士之學孔顏也而或溺於詞章或趨於功利或勤於

訓詁將無與孔顏戾乎今夫農夫之祀田祖也將以學稼穡也舍稼穡而以商財賄作技巧焉則衆將鬨然哂其妄矣爾多士其亦念之乎孔顏之學固童而誦之矣克己復禮唐堯欽明之傳也堯傳之舜曰溫恭允塞舜傳之禹曰祇台德先禹傳之湯曰聖敬日躋湯傳之文武周公曰緝熙敬止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脩己以敬敬也者所以全其天命之精明眞純而不使外誘得以病之故敬於視則罔非禮而明矣敬於聽則罔非禮而聰矣敬於言則罔非禮而義矣敬於動則罔非禮而肅矣戰兢戒慎存養擴充率是

道也是故即君臣父子之交接而敬以行之各盡其則焉謂之明倫即易詩書之紀載而敬以循之各踐其實焉謂之尊經即師友之切磋琢磨而敬以求之各輔其仁焉謂之會講由是以出入由是以陟降始無愧于儒門而弗戾於孔顏之教爾多士其念之乎明天子方懋敬一兢兢於視聽言動之則頒諸庠序以闡　聖學德至渥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非我臣民之責乎中丞者以保釐也柱史者以澄清也守令者以承流宣化也固宜諸君子之盡心於學也若易田疇既勤敷菑陳脩疆畎矣惟其樹藝嘉穀去螟螣

芟稂莠以登于粒食則爾多士是望爾多士欲無忘嘉績也盍於是敬圖之

至止堂記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友澗自揚而學焉既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澗使其弟洞以告益益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也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也其得為至止乎夫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為至止也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烝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遊于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歸所親鄰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囂而逃諸深山廕巖松飲澗泉枯形黧色之死而不變世之逐紛諠華眩於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遨遊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遺事物而自以為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為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閧然以為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鶩然曠之其將不為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

從兄以弟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是曰時至終日必於是是曰日至終月必於是是曰月至終時必於是是曰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是曰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夫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師也以體認天理為宗者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正而無過不及者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惟揚書院記

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太僕少卿）

嘉靖乙未夏侍御芝南徐君理鹽兩淮成惟揚書院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蒞之贍之廪既置田畝以爲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惟揚徐君賓諸資賢堂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俾幾信宿激惠一言以迪茲多士予惟　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爲教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爲業旁羅深搜曉暢義趣其發爲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今世所謂精於其業

者如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槁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未論矣治習之久以爲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爲猶苗之秀秀之實師友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溉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嘉種不播惡草芽蘖則蕃多力勤者豈惟無益毒且滋也文辭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實而美于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而行建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功之不逮君子耻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决之無蔽於所惑以戕其天性徐君爲不徒勤矣乎惟揚書院自前侍御覺軒雷君廢東嶽觀因之草畧未備繼漸荒頹巽峯陳君稍稍加葺徐君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曰資賢賓至館之左右翼室燕寢在此西至道堂學舍旁列講業者廬焉各有門塗會歸於一垣周繚綽楔外隗矩制完美教學始待而興矣徐君病夫不能兼收並廪恒以爲歉雖然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倍豈必人賈之勇

哉是舉協相經始則揚州府通判譚文伯推官徐守義其程工慮材贊督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南橋延實終始之徐君名九皐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銅壺滴漏記

朱廷立（字子禮通山人太僕卿前巡鹽御史）

長民者端于陰陽稽之度數制銅壺滴漏以準昏旦以昭晷刻以號閭里民之動息唯茲其依君子曰是有古授時之意焉惟揚故無銅壺滴漏嘉靖己丑予奉　命督鹽政于揚爰發贖金市材購匠氏按制爲之月三匝而工成或曰匠氏濠梁人匠去而藝莫傳也予乃使數人習其藝且迭司之繼自今揚之民其

亦有依焉術乎嗚呼刻漏傳聲君子聞聲而興焉制是邦者思乃牧養之政使于是邦者思乃節宣之道跬步之內固皆待漏之地矣是豈但爲民之依焉爾乎記之

謁文山祠記

余登文山祠道士出巨冊焉則十之言文山者也余書之曰夷狄侵中國變也主中國大變也人臣死難忠也間關勤王志莫之酬而卒從容以死焉人忠也嗚呼夷狄禍宋固自古未遭之變文山死宋亦自古未試之忠乃知天地之間有正有邪邪氣有時乎或

羸而正氣則無時而不完彼醜虜者屋人之社毀人之宗器左衽人之人民則既有餘力矣而終不能使文山張陸諸君子一俛首焉豈非正氣之在人固有浩然而獨存者乎是故君子養心以御氣御氣以制事事之變者至矣而吾無動心焉是之謂善處變不然吾恐奮然而起卒然以能忽焉以屈者亦多矣李陵衛律之徒顧不可鑒也哉否由是以知有國者閒暇之時莫先乎養士夫士也平居之時莫要乎養心

謁董子祠記

董子祠祠之門舊爲正誼余曰奚爲逸明道也更曰大儒祠之後堂舊爲資仕余曰奚爲逸資學也更曰正誼明道嗚呼竊聞之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由王而降理學寥寥董子者崛起於功利喧譁之中而一以正誼明道爲說故能度越諸子以友古之大儒所謂豪傑之士非耶夫待文王而興者猶謂之凡民世有師範在前典儀在望而竟未有興者君子又謂之何嗚呼登斯祠也可以發深恐矣

仰宸樓記　　徐九皋 守遠 餘姚人 巡鹽監察御史

皇帝嗣服纘緒懋敬厥德始終惟一紹百王之統建

斯世之極爰　敬一箴敷學錫官是訓是迪惟時甘泉先生學淵源洛道政洙泗所謂咸有一德者矣推明　敬一之訓振德於天下惟江都爲生淵丞歲則從先生遊卒卒同志服習至教爰創甘泉山書院云歲乙未會稽徐子理鹽惟揚間至肄射講業焉周視垣宇以爲未慊於志高教授簡用爲請遷撥江都士尹惟賢拓址闢墉仍于自然堂之北創樓六楹用賓游息凡三閱月而落成夏六月徐子問焉曰惟先生爲道宗盟樓以永教也幸畀之名示訓以昭臨多士先生曰夫道廣矣大矣吾何敢知惟　皇極之敷言

照臨下土精一授受豈有加焉二三子則祇若勸勵矣吾何敢知廼手書　敬一箴俾刻置北壁曰庶乎瞻仰　宸翰敬秦夜焉以近　天子之光題其樓曰仰　宸嗚呼至乎其教之也教授蔺率多士來請記徐子曰夫道廣矣吾何敢知上盟斯道則有先生在秋八月先生適有事于泗駐節惟揚徐子得從杖屨登覽焉徹視宇宙凌軼塵氛高明廣大脩然邈然不知余之與天爲徒也乃仰而嘆曰嘻大觀矣哉皐也登斯樓而見聖人之心之高明之廣大也而見聖人之高明之廣大之學也高明廣大其體乎敬其功乎

聖敬日躋焉是故淵然弗以物累也夫是以高明焉廓然弗以物蔽也夫是以廣大焉廣大配天地高明配日月其唯克一乎非敬其孰能之先生之教體認天理焉至矣夫天理也者以言乎其一也體認也者以言乎其敬也敬斯一一斯高高斯明明斯廣廣斯大大斯聖聖斯天二三子其唯敬乎内外合動靜混體認天理勿忘勿助高明廣大焉是致是極精一之學也其庶乎　敬一之訓會極歸極以近　天子之光哉先生立教之意不有在於斯乎不有在於斯乎

仕學軒記

史曰夫學也者脩德之菑畬經世之㮚矱而入道者之律術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不學窮達殊遇隱見殊地險夷殊勢小大殊事存心養性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故君子之道爛焉德參兩儀業施後世與天地日月不朽矣後世君子方隱約時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乃其學術則與古人異一旦得志又復弁髦其業棄之曰惟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即不爲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亦惟飾庸摛翰以馳騖於世與古之君子合小大齊險夷一隱見存心養性下學而上達者同耶不耶然則後世德業不如古豈

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子夏有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蓋傷之也烏虖何其閎廓勤勵君子也余自惟檮昧不能爲子夏役然私心竊鄉往之乃者按惟揚宴息游適各有攸寧而誦習顧亡定宇瞿然曰嘻學其荒哉乃攺勁節亭者而居焉命之曰仕學軒退食之暇則處乎其間以省過乎躁袪欲澄慮誦詩讀書學文游藝究聖賢之精觀古今之變以竊附於子夏仕優則學之義烏虖其庶乎合小大齊險夷一隱見存心養性不懈不息下學而上達乎後之君子其亦有取乎此也

后樂軒記

陳塏 字[illegible]餘姚人南京吏科給事中

君子之於天下也有終身之憂焉負重者以力鉅勝適遠者以慮危達非力而任足雖百鈞不慮而行跬步千里故君子負思其重則必力之適思其遠則必慮之吾其敢但已故憂與終身然則君子其何樂曰是君子所以樂也君子非惡夫樂不以樂爲先故後之君子非樂夫憂不以憂爲後故先之文正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視斯世也猶己病之也安見其爲樂而樂之後樂者先憂先樂者後憂君子憂斯之爲樂

也今夫坐廳事據案以待趨走唯諸刑賞惟命非君子之樂也仰而 君德俯而民命吾有責焉吾樂乎祿而無憂乎君吾樂乎奉而非憂乎民謂之樂者否也建一議行一政有係乎上下可適乎治以行吾憂內省不疚飲食委蛇禍福惟至得無樂乎其或狎比朋私睚眦讐怨抗行孤獨過爲峻刻以顯欲快情亦以惟樂之兢兢也而不知理亦相伏憂以隨之故君子以樂爲後天理之樂也自憂而得也小人以樂爲先人欲之樂也自憂而極也侍御徐子芝南蒞鹽政於淮署其行臺西圃之軒曰后樂命塏爲之記塏曰子試憂於子之堂而後知樂於子之軒夫子風紀之司也負重矣思以加名實于上下適遠矣子志於聖賢之學力之以大行於 聖明之時慮之以危吾知子之有憂也子得其所以樂乎子試念之居子之堂而苟有一之不憂也則退居子之軒而能樂乎是子之軒是子之堂之考也然則名子之軒曰後樂則亦可名子之堂曰先憂徐子曰吾其以是自考矣記之石且以俟後之觀風者

仕學軒說

洪垣 字峻之婺源人巡鹽監察御史

惟揚行臺舊有勁節亭旁植竹頗有幽致芝南徐子

巡鹽之日每退食必居焉因扁曰仕學精舍示不怠也夫所謂仕者非鹽政乎所謂學者非誦讀乎出而聽政入而觀書無非息處亦無所息時非不怠其功者能之或曰鹽政之於學也何居曰鹽政亦學也吾將於鹽政而發之也曰誦讀之於仕也何居曰誦讀亦仕也吾將於誦讀而養之也然則仕學之於人也果若是一乎曰有異時而無異心有異處而無異用有異見而無異功學者其心也誦詩讀書覺此心者也仕者其事也發號施令運此心者也心事合一君子盡性之學見矣性無出入無內外時乎臨民則爲仕

焉時乎讀書則爲學焉渾然宇宙其體一也故知學
即知仕矣知仕即知學矣知性即知仕學矣學以養
心是故日新而盛德生焉仕以行政是故富有而大
業形焉盛德大業通達無間是故純而不息發而不
禦而成性存存之神備焉成性存存而仕學一矣猶
之誠焉學其成已也仕其成物也成物即所以爲成
已者也一也猶之敬焉學其脩已也仕其安百姓也
安百姓即所以爲脩已者也一也是故吾嘗求之于
吾矣朝而聽政不作威以逞不求便以安是是非非
大大小小吾惟以吾爲學之心應之則退而議政夕

而考政觀之心而安焉對諸經典而悅焉殆將無有
乎弗得時或有未然者吾於擧動之間雖若有所未
覺迫夫事過之後靜閱古訓必將倐然感戚然悔惻
然懼期於必改而後已所以然者何也一也故古之
言脩身者則曰忿懥曰恐懼曰好樂曰憂患其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則亦曰親愛曰畏敬曰哀矜曰敖
惰曰好惡曰忠信曰驕泰皆不過言乎其情而已約
情以合性而脩身平天下之事擧之是故君子之學
盡性而已矣後世之爲仕學者吾惑焉以廣博爲多
以淫逸爲靡以摘章鉤句爲工日誦而月有益而曰
吾學焉及其推之於仕也則又不過因循就簡補閼
塞漏回視前日之所學者則大不侔而曰此吾仕焉
其蔽也甚矣或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說非與曰
仕學皆學也仕學雖異而優之之心一也仕學而優
焉則性盡矣予因徐子之說書以自勉且以正于後
之君子

題兩淮書院記

焦璉[illegible]州人　巡鹽監察御史

聖天子以鹽政輸邊莫重於淮特遣御史一員歲臨
之而揚寔駐節地故其署有圃有亭有池池舊
無水而亭之南亦大荒蕪弗治[illegible]彼　命來代

即詣[illegible]者辟之鑿山道流泉以松卉蔚然大觀而
池可魚矣公暇每[illegible]斯游處洗心若脫塵世久之
乃翻然悟曰地之不治則荒學之不講則茅塞其心
其荒殆不止此因改署西北隅空軒一區爲兩淮書
院購書若干而退輒開卷其中遂以名堂夫軒舊有
郴陽侍御馮執之所建也蓋謂御史之職無一而非
所當知則亦無一而非所當言思不惟其職而欲以
歷其餘厥無愧于　天子之耳目不幸而利害是及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歸如飴亦所甘心故榜其楣
曰憲度餘思而題其中曰求是者以此厥後[illegible]臧氏龍

山復結亭於北樹名示鑑其風俱可想也但予惟李
先之告其君曰養人仁智莫如書是讀書固爲學之
一事然古人云必先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故宰
相之任必讀書人而論語半部可治天下不學面墻
涖事惟煩學問之道焉可誣也從事于斯而日就月
將以緝熙於光明予恐學思不閑思學不殆餘思不
專於思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求是莫要於是誦詩
讀書尚友乎古之人而其所鑑又豈止於斯世斯人
者耶此兩淮書院之所由刱也或曰是固得矣山水
之説何居乎惟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蓋以精力

有限之軀必亡必皆而從容自得之入乃爲深造以
此究理靜而虚明以此行政動而通達扞格遺忘吾
知免矣况夫臨川登泰皆道之形而一張一弛文武
不廢如必以山水爲玩物喪志則夫憁竹盆魚豈爲
無以尚智仁之狀雖孔氏亦病矣

廣陵三先生祠堂記

胡植 字立之南昌人 巡鹽監察御史

廣陵今稱三先生爲宋胡安定瑗王竹西居中李樂
庵衡故微專祠嘉靖初御史雷君應龍撤作鬼像用厥
祠祠安定焉示崇正也予按兩淮之明年紳士賓祭
王正月祇謁祠下諸校生胥諗願以王李二先生配
食求末樹之風聲謀及朱郡守懷幹董僉唯唯遂增
牢妥主諏吉舉禋扁曰廣陵三先生祠邦人士聞之
訢訢若有興者乃申告曰豪傑踵興山川協靈生式
于鄉歿尸于社民之秉彛雖百世可知也傳稱門人
皆循循雅飭又知稽古愛民每誦至此未嘗不斂衽
起敬也蓋嘉安定之教爲有本云而世徒以條約概
之殆淺乎知安定者竹西自隱約時即不以希世而
改是非之心樂庵宦跡所至專務誠意化民斯其人
可易易視哉以予所聞彼皆所謂豪傑之士而無文

猶興者假令登孔氏之門當不在閔冉下已夫崇賢
以貞教也祀往以勸來也有倬惟揚稱雄振古髦
斯士誕際昌明孔軌可追鄉範伊邇論世私淑無亦
是務乎苟徒俎豆云爾奚取於三先生之堂是爲記

靜觀亭銘

寶應行院退食有亭歲久圮廢余語張令準新之扁曰靜觀嗚呼靜觀之時義大矣余何知焉凡我盤銘以自儆所冀有道正之耳

淮水湯湯淮甸洋洋
天子命我觀民省方於乎小子未知否臧曷觀曷省
淵淵爾藏毋意以必毋迎以將如彼水鑑澄渟磨光

是生慧覺旁燭無疆作謀作哲知微知彰清揚消激
遐及朋亡觀之九五詔厥周行陟降亭只視履考祥

勁節亭記　胡堯時字子中泰和人工部郎中前推官

嘉靖戊子秋八月初七日巡按監察御史石坡李公
謂屬吏堯時曰察院寢之北有隙地方可六七丈故
有竹數十本余雅愛之因結亭於其南名曰勁節以
自勵也汝曷記之堯時於是作而言曰節之義大矣
其於道也爲義爲陽其於德也爲貞爲剛克其於人
也爲君子其於物也爲堅多節而竹其一也夫竹虛
而能固通而有制直而不倨俯而不屈貫乎四時夫

是之謂勁節然而有本也在易震爲震陽卦也其象
爲雷竹之蟄也應雷而發從陽道也此其勁執甚焉
辟之君子長善之象也太極動而生陽陽者善也故
學莫大乎長善善莫大乎立節故詩曰瞻彼淇澳綠
竹猗猗言君子瞻竹之美內省其德而思立節也雖
然太上無節其次立節其次無節何也秉德不回與
道爲一而渾然攸然變通無方不踰乎貞節之上者
也獨行不隨率循矩方維道所在常變弗渝立乎節
者也外觸內移棄其本貞徇逐如流莫知所執節斯
蔑矣故君子於是觀竹焉是虛以受善觀其能固通

以應物觀其有制直觀其不倨俯觀其不屈而亦有
本也德性用事觀乎其蟄發傳曰陽明盛則德性用
事節斯立矣節以章德德以張範以師在位以倡直
言以屏貪儒以植化基以翼大猷監司之職也維公
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堯時不敏
敢請事焉公曰噫嘻太上無節聖人之事也立節者
希聖之事吾作亭之意也無節者竹之弗如可以鑒
矣汝其記之以俟

新建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記　葉相字良臣江都人刑部侍郎

嘉靖戊戌春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成公昔守揚冊
踰年陞轉去德在民民懷弗巳乃作是祠大守繫千
里休戚一郡之民賴焉揚爲郡俗靡民勞守賢功易
以集而譽流不賢易虐民有憂正德間公以名御史
出守荊移官於揚初至歲饑即請漕米萬石用活民
囂訟公諭遣之不務深文株逮曰毋滋爲其困苦衙
子弟欲取堂幅紙爲文公曰毋以此吏入之漸出數
錢別市紙以供蹤閩　大駕將南諸路斂攻山峙公
一切簡省曰臨時利害瑤有命諸僚吏欲盡賦民免
徵之糧以供案成公裂之曰民胡可欺此至　巹蹕

諸悍武榷瑠百需公不聽啇道欲斂夫前饋公亦不
聽怒繫公于舍公憤卧欲絶竟不聽瑠欲刷民室女
公曰惟蔣有女但遠不可必得若揚女不可刷瑠欲
奪民舍以拓官店公曰民已安居不可奪及諸求胥
罔有得恨繫公于舟不得食者三日復驅公乘舟以
行公至徐乘一驢抵臨清乃返一郡卒賴以全及宦
轉夫婦覔一輕舸載原携至二衣橐便行嗟乎揚大
郡守胡求弗得公至幅紙不私一夫不斂比及雷震
山壓之秋而死生利害又一切爲民以身當之而不
悔傳稱古循良固多其能治行養民也若公眞誠純

德出于天而愛我民痛心切骨如赤子者幾人昔我
揚昭陽恭愛曾有廟謝韓范歐亦曾有祠然諸賢時
可爲而處其易公則逢事變而當其難禮能捍禦大
災患祀有奇節完德功在人祀公實兼而有之祠以
百世孰不可祠在郡城南大道之旁堂楹門楔宏麗
而肖公之像于中我民日往來不知其幾過必式式
必拜拜則頌而思休有光矣然凡我在位亦出入所
必經旦暮所共見不有意於思齊乎思公爲人而考
其履思公行政而效其施加之民而民被其福是亦
公爾矣安知民異日之愛我不猶今日之愛公乎若

乃見而不知賢賢而不知效法顧自棄則公之罪人
也有餘恧哉公名瑤字粹卿歸安人今官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朝野方倚重若貿地購材鳩工倡衆以成
是祠者義官鄉耆諸姓名具列碑之陰相既爲記其
事復作詩遺我人俾歌以永思其詞曰於休公仁曰
甫日申天錫厥德惠我揚民揚爲要區物瘵民痛詵
其父母蕭寬我誅惟公之治廉公盡瘁哀我顚連綏
我髦稚恩勤劬劬化黠旋逋弗私片紙弗斂一夫漕
米萬石我民胥活賦有特蠲野無疲役　大駕南來
力竭天回孰刷我女孰括我財我民奠居朝奪我廬

三日弗食我擊聿蘇蹇驢遑遑臣節惟良我民期怙
鐵之也鋼有新厥祠有穹厥碑秩秩巖巖報祀孔宜
祠當輳壓尚啓後賢我揚蒙福歲歲年年公壽罔齊
公譽弗替陵谷可移公祠百世

兩淮都轉運使范公祠記

嘉靖庚子徂夏兩淮都轉運范公祠成蓋兩淮之人
思公之德之政共立以祀公也公于嘉靖癸巳以河
南守轉任兩淮緣兩淮財賦繁夥事體重大十倍他
司　當宁最公治行選擇任公莅政之初適鹽法弊
壞公私莫爲利公即以治家事治之殫畢心力覈鹽

緊關雖若一節然邊儲　國計中間利病蝟興公日
夜講求順隱入秋毫有老於商不及知而公洞察無
留遯沿海之地瀕年災丁竈困踣公撫摩若嬰孺賑
集輳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草澤忻忻若再生諸商
多四方右姓挾厚貲佐邊官司不察往往威辱上下
情遂扞格每折閱棄其業去惟公凡有呼召必使羣
議于庭開誠布公若家人然痌瘝疾痛必為之處自
是諸商入則子趨出則父戴近年徵收製美實務固
法之宜但上之取既十倍於前而期限復逼迫若風
火驟詧鎖逮愁苦公力為寬假每使徐貫魚以輸舊

一切供億仰責店主商罰無紀極公盡革之不得已
而用百分一耳曰民膏我將我敢魚肉三十分鹽僚
屬吏因遠僻多貸公處之若和而約之實嚴畧不假
借褁始或懟終則賴以自全感且喜凡南北經往賓
旅交際旁午公惟待之書冊果茗不以幣伏臘僚友
宴集惟魚肉脯醢無兼品公堂廨舍圮甚則因其舊
少葺不甚曰吾姑待其豐公本儒素入以為官既久
或紈綺徐察其私麤衣糲食宴如也惟遇興革一政
必盡夜咨訪惟精惟允明日入以告於上官曰若何
為利若何不為利上諸而行之種種皆美政人不知

自公出也間有意見或殊人情猶未協必累執以告
嫌於忤弗恤通泰一帶河流淤屏不可運需猾無算
公勸商督竈疏決盡通豈惟利商民多賴焉若商竈
有訟則立召于庭數言得其情甚久之民間大訟大
獄多就公質成踰三年政大洽上下皆利人頌之曰
鹽政奚廢公未逢臨政奚興逢茂公人曰范來早我
人飽范來遲我人饑丙申轉陞參政猶諸商行日遮
送者空里巷有泣者擁者有公公皆俯懷金十三五
十里百里遺公者盡卻之緘[illegible]所取槧燭[illegible]而皆
曰吾何以報公德惟有人[illegible]告[illegible]而擇城

南隅[illegible]作生祠肖公之像于中香燈炯
爛不絕[illegible]門廡[illegible]高楔重垣峻且華面陽
而枕流過者存式乃語相曰大夫食於家久見我公
之政真又曰大夫平時絕無私交於我公其好惡必
當又曰大夫饑[illegible]可言必信[illegible]為我記相嘆曰夫
禮有功德於人祀公功烈而德茂祠之也宜昔石慶
生祠于齊欒布生祠于燕[illegible]于[illegible]張詠于蜀凡以
報功德而釋思也相竊觀公為人性不嚴而敷政則
寬守本介而待人則恕本欲為　國興財而反薄其
取不欲為官最課而反緩其徵何也蓋覺於恕正孔

子所謂居上以寬乃得人之本薄取緩徵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也賢哉吾嘗歷考兩淮後先居是任而善于職者不過數人前有耿公九疇繼有畢公亨後有李公銳皆賢人也耿以廉克畢以敏克李以嚴克公寔足以繼其美而感人之深則過之祠之百世宜也相得爲記公之德之政之大且要者若此以告我人不知自是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幾人于以同公俎豆是祠當虛以俟若乃見其善而不知好好而不思與之齊仍尋常贖取以厲人亦或旅逐而自棄傷國之體債官之常則公之罪人也惡哉是役也首

其事者耆者并諸協力以佐亦秉彝好德之公非以取悅于公也其姓名及供祠事土田廣袤備書碑之陰可攷公名鏓字平甫潘陽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歷臺省日躋華要云

海門縣重建城隍廟記

崔桐 字來鳳海門人 南京禮部侍郎

海門城隍廟肇建 國初江遏邑徙百務草草廟祀尚虛丙寅春邑侯渭南裴君紹宗來蒞邑政適當其劇管建鹵莽不可歲月者率經改作學宮首新尋謀諸丞王君杰簿潘君惠幕僚吳君文王進耆老於庭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祖訓炳蔚宜各受職廟當亟成神其鑒吾與民圖新甫數月廟成中殿旁廡前門後寢凡若干楹神有道蹕有亭繪壁繚墻綜理整飭廟中置神主公案筆硯濟濟如生朔望必就禮之默盟而退越三歲政成民熙今年夏侯以賢能被 命將別去史氏桐方以養病歸臥海濱耆老王佐周讃謀其徒告桐屬爲廟記以昭侯績桐按周禮有司民之祭我 太祖皇帝勑斯神爲鑒察司民城隍京師附享山川郡縣咸設祀無乃周官遺意耶當伏讀 聖制神所鑒而備在常心一語將以重責

畀神司大君司大臣以慶及元元至深切也吾侯切政首論 制祠而立之廟迄今心跡鑿鑿幽明無憾可記也耆老曰侯績多矣將何如桐曰是當次第記耳侯今德澤將及天下在吾職又當爲不一書也姑侯之姑侯之

惟揚郡守孫易侯三公去思碑

盛儀 字德章江都人 太僕寺卿

吾揚郡民既爲前守蔣公建生祠矣羣議復謂先後守揚類將公者有孫公易公侯公焉宜有紀以詔後乃兩庠諸生及諸耆老詣儀請焉儀曰此義舉也前

代揚州牧守若漢之陳元龍金宋之韓忠獻歐陽
文忠脩輩民皆爲立祠漢之馬伯威稜唐之姚元之
崇輩民皆爲樹碑至今書之史傳有耿光焉入　國
朝以來若王端毅公恕守揚有惠政民爲樹碑及祀
于名宦祠矣繼是而有蔣公瑤之祠又繼是而有孫
易侯三公之碑皆出公論理不容已者按孫公名祿
字天錫山東棲霞人性剛直好使氣遇民情政體所
關果執行之不爲前却政少暇必親徵召諸生丘七
人躬試品定之諸生守其約束如嚴師然裁減公差
官夫役及折支餞作雖內璫權要不得恃勢多取正

德癸酉有奸吏李宣嗾倖臣錢寧捕諸富商以挾賄
公不爲捕寧怒乃請　駕帖逮公錦衣獄公止攜一
柴薪銀數兩而行事白復任會入　覲不循舊持一
土物餽人吏部特奏公治行　錫宴加秩而還任終
應天府尹易公名瓚字廷器直隸肅寧人在郡勤勵
詳愼率四鼓起即盥櫛坐後堂治事昧爽而出案無
留牘獄無冤滯平易近民遂遍戢德嘉靖壬午癸未
大凶饑數十年所未有也疏請于　朝以待哺之民
亟死乃預禮致信義父老偏諳富室從公勸分多者
數千石或益以銀米其餘以次差定民皆樂輸不閱

稱擾乃先給食二月繼有　旨悉蠲稅糧徵需及發
太倉銀兩本府折糧正銀准鹽餘銀與變賣鹽價兼
在倉米穀及平糶綱運米石計銀米數萬公躬任憂
勞區調賑給又令僚屬分詣州縣一體賑之所全活
土著流寓一十九萬餘人助給窮民種子三萬七千
餘戶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侯公名秩字季常
直隸長垣人嘉靖壬辰任躬履勤儉以身率下禁侈
靡逐俳優罪博奕濬蔡陳公舊塘以時蓄泄念揚農
佃多無蓋藏乃多方積備荒穀數盈二十餘萬倉庾
至不能容節省繇夫廚傳以紓民困民以訟至府數

言而決雖重大者亦未嘗淹至旬月外郡民與治屬
爭地殺吾民反誣民罪被處上官右之公會問據法
觸其怒妄奏公罪會當道以減夫怨加誣更參得巡
按御史問明還任尤嚴贓吏不孝子之法門無私謁
不媚權貴飛蝗入境輒散出界外不爲害歷任陝西
藩司參政夫王公勤政勸學政教遠被孫公剛以衛
民被逮不悔蔣公循良牧愛生死以之易公躬禦大
災扶傷救死侯公以身任怨德澤在人雖處常變不
同其繫民思一也漢氏循吏爲盛班史傳之亦不過
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以前諸公視之殆無愧

色矣後之傳循吏者尚其有考於斯

如臯縣改建文廟儒學記

如臯有學始於南唐保大十年在縣東北宋紹興初遷於縣西南歷代脩廢不常至 國朝成化庚子西蜀向侯翀重脩廟學歲久傾圮且規模卑隘又近市囂喧不稱毓秀近年尤號荒落嘉靖己亥樂至黎侯堯勳以名進士出宰斯邑脩師帥父母之職博士弟子員生諍臣以改建請侯曰吾志也歲庚子侍御蹤山吳公悌按臯謁 先師廟瞻仰憮然侯率諸生具白脩創意蹤山慨然許之且曰非黎尹莫勝此也乃

發贖金爲倡侯周爰咨度得地於縣東南廢嶽廟故址其地高爽廣遠南抱長江西環淮泗而又有古銀杏二大樹各合圍二丈於其間曰天將留此待時而興者乎乃召民佃舊學基地民欣然從得金千有五百曰吾用足矣可不勞民遂殫厥心思覔工備料礪役給食百工偕作數月間已告落成廟貌深嚴堂廡齋舍門庫皆垣完美壯麗視昔有加士子優游其間藏脩待用誠爲勝地侯已請南大司馬井泉湛先生南翰林學士東廓鄒先生記其事矣而邑博吳君元司訓唐君仕顯何君蓋及諸生復欲儀有言其後乃具事狀介許生訪石生峻詣敝廬懇焉儀辭不文且近贅矣二生曰侯非以學教也固以身教也侯師友井泉東廓講心性之學且締交海陵林東城春相與質証而以語諸生諸生得聞斯道實侯倡之焉敢忘也儀乃歎曰有倡斯和從古已然儀不敢遠引姑以臯學言之宋趙清獻公聞道知海陵日崇學校禮師儒臯即海陵分地其時乃有天下道德之儒如安定胡翼之先生出焉先生之徒在臯則大理寺丞王觀以文名顯御史中丞王覿以名臣著狀元王俊乂以直節正論聞後輩興起者多皆清獻安定功也侯之

作興固清獻心矣諸生感發興起以安定爲師上希孔孟以諸先生爲友上追周召亦在爲之而已矣如是侯之望豈不副哉若侯廉平大節師帥父母諸善政狀稱縷縷茲不敢悉當別傳云

侍御金谿吳公瀹復河隍序

張憲 字振卿江都人 南京戶部郎中

昔周公作洛必先相土以宅中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擇其山水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爰作邑於二水之間蓋相土雖九流之一亦聖人之所不廢故先王體國經野歷代畫界分疆必擇水陸輻輳舟車四達之地

以域民蓋以民生日用宮室食貨陶冶木石之重力弗易致必資舟車以任重致遠從古聖神開物成務竭心思之力創製舟車以爲安養生民之政此以沒世不忘者也廣陵古揚州之域北距淮東距海南濱大江實惟留都股肱夾輔要衝之郡兩京諸省官舟之所經東南朝　覲貢道之所入鹽舟之南邁漕米之北運謂之江淮都會信矣古稱富庶揚一益二危樓九曲朱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之景尤爲東南佳麗自古視今百弗一二輿圖風土猶昔今若此夫豈乾坤氣運久漸澆漓者耶憲生也晚然以逾七望八

之年稔聞古老咸謂隋唐舊城去北十里其稱繁華甲天下者乃古城之域風水完聚而句城新小上下雷塘邐邐合流脉絡通貫舟楫四達民殷物阜冠蓋東南而人才地產隨之今改築之城僅取其附近漕河直達之便殊弗顧扶輿風水聚散之大勢水從東北而來復從東南而去及乎外射而環城水道故址歲遠湮障斷港絕潢風水荒落北郭水關閉於俗忌隍池市河不絕如綫財力困竭故老興嗟其所由來久矣然循環之運往無不復乃嘉靖庚子侍御疎山吳公　簡命清理兩淮鹽政兼督河防風清弊絕百

廢具興周諮民瘼閱歷方隅按蹟考圖喟然興嘆謂郡城遠北近南下濕不堪車載風水偏背版籍凋殘此吾督理河隍者之責也乃協謀於郡守劉公僉議既諧爰發官帑募民以事畚鍤資其力而濟之食遴委屬吏分監督之任三農之隙庶民子來開濬之工始自黃金壩自北而西至小市橋轉橋而南開汴堤故址而擴大之直抵北郭爰闢水關力排浮議券以水門引邗江九女澗隋堤汴河九曲法海諸水直達市河出南水關復自北而西而南沿郭壕池深闊倍昔匯于關口以達運河至是而通泰鹽船劉口以入

新河省漕河埂擁之閼免鈔關滯稅之阻公私稱便遐邇騰懽風水既復文脉亦濬科第人才褒然穎出數百稔之攸鬱駿發於數月之間春水柳陰龜浮魚躍蘭槳桂楫百貨流通綠藻青萍田疇灌漑既庶而富鼓腹含哺憲覩公嘉績之聿成而人心之大悅直與宋文正范公興化之海隄文忠蘇公錢塘之湖井相望後先功垂百世一也爰紀實而序之

重脩董子祠記　　戚賢 字秀夫全椒人前刑科都給事中

夫篤志好古明明之務也欽風崇祀賢賢之懇也漢儒董仲舒嘗爲江都王相兩淮運司其故宅也祠舊

在司後正德間畢轉運請于侍御朱君即司右書院改之特門專祾用便趨謁義舉也歷歲既久自爾圮壞侍御象岡胡公植下車展拜愀然不樂爰語運使李君邦表同知白君濬暈發公帑檄属鳩工拓隘爲廣易撓而隆妥靈齊觀視昔爲倍李君白君適觀厥成走使勤予欲彰厥徽夫董子之學度越漢代淺薄罔攸知然諸公雅意匪直區區循理不可虛也夫明明所以昭德賢督所以樹風也憶昔廣川下帷發憤寤寐麟經三年不窺園圃自治何専也大廷三對天人一致撥亂反正不少假借卒皆英主攬超習故兩

事驕王卒匡以禮江東膠西轉加禮敬而道誼功利之辨耿耿不磨據其所遭雖未大究然推明孔氏以掃百家之陋西京文學類多宗祖殆非無所發明者也諸公是舉雖盡觀風之道以達有司之務而其雅意蓋將求歸示勸未可易易視也予昨如鹽城獲與象岡使君邂逅興化偶及惟揚故事因語予曰宋文文山祠在城南例春秋司祀董而府不與豈司獨專儒雅耶府祀文而司不與豈府獨專節槩耶頃與鳌之府主文祭而司必陪同其正也司主董祭而府必陪反其醇也予時笑而未應回舟諗衆僉曰云云懿好高識不可嘉乎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祀典會通廟貌完美門扁大儒堂扁正誼明道董子光霽凛凛如生凡我同志幸生其後獲考其宗亦惟志文之志學董之學以求無負而已苟陽美其美陰弛其脩非諸公尚友意也象岡懋脩敦古豫章士論推之李君白君守箴飭躬無媿斯舉朱守懷幹同有升歌之美吳推道南與有胥宇之勞皆攸望也後賢有作知風之自云

重修安定胡先生祠記

林春 子仁泰州人吏部郎中

宋安定胡先生郡之東皐人也其德行文章成物濟時之功傳海内而流無窮者蓋自有本非止蘇湖之教行耳至于今而人思慕之鄉里之風闓漸被者殆有甚焉以其心之同也夫惟人心之同則在人猶我在古猶今不以時異勢殊而泯追崇嚮慕之誠也是豈先生之神昭靈於後哉蓋嚮慕之至而如時見之則凡生於其心發於其政重其道而思善其鄉人者自不容已也嘉靖戊戌冬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舜原楊公駐節如皐謁先生之祠而嘆其荒且隘也進縣簿曹君依司訓詹君仕顯何君蓋曰先生之生是邑

有宋斯文之始也爾有司多士之仕學於鄉者得無追崇嚮慕之誠乎新其祠以寄思衍其學以濟世固成俗化民崇德象賢之責也聞黎尹且至矣其將爲我語之樂溪黎侯至其追崇嚮慕之誠猶舜原也舜原助贖金若干黎侯義處者倍之門堂寢室視昔有加巍乎煥然足稱妥侑仍以經義治事名齋恐學者岐而二也搆崇一之堂以一之若謂經義言心悟也讀者不可滯於言治事言實用也學者不可離于事所以名之者蓋就其質之近似成之非專於一也否則循循雅飭不問可知者豈言語文字之學哉當有

不言之教入乎其心同心之感不聞亦式者矣經義治事亦成德達材之科條云耳曷足以盡先生之大耶是役也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終于己亥三月十五日不勞于民不傷其財凡所以祀先生者仍舊不侈又擇先生之子志康志寧配尚親親也夫禮以義起道待人行使舜原樂溪之相遇於今而從政立心者或相左焉則亦上下相徇簿書相期而已若此風學之舉人心之勸振高義而淑後生者胡能以暇及哉予知有司之繼至者將推類而有爲多士之尚友者亦反求而自得矣况入先生之里思見其成出其後而懷鄉人之愧乎則萃然之發於政油然之生於心者當自忘其倡且和矣我公黎侯之相與有爲也不深於有裨風教乎舜原名瞻蒲坂人樂溪名堯勲樂至人義當特書者也故爲記之

通州儒學重建講堂號舍記

陳堯（通州人台州府知府）

侍御史象岡胡公奉　明天子璽書來督兩淮鹽政威行惠流朞月底績維時按部之暇屬意文教所至輒進校官弟子員考德試藝道之訓辭士蒸蒸奮起咸知嚮方藐茲海陬蔚爲聲教之國於戲盛矣維通

州襟山帶江風氣朴茂百年來民庶且豐黌序之間攻文翰而談經術者寔繁有徒爲他郡冠第號舍不備講肄無所士晨夕藏脩罔以聯朋樂羣良闕典也公周覽與咨意圖創始迺進州守李侯而諭之侯拜稽首曰是在予有司充拙安敢弗亟從事詢諸貳歐陽君時倅楊君廷璽幕史陰君廷學正歐陽君瑜訓導胡君方禮劉君遷喬僉應曰諾迺卜文廟西偏及拓千戶所隙地中爲講堂三楹左右翼室二楹前爲號舍五十楹又前爲大門三楹崇墉巖巖甬路繩繩負陰抱陽土燥材良跂如翼如爲時鉅觀工始于嘉

靖壬寅七月落成于八月既望凡此懋功惟侍御公備物垂軌揚勵斯文惟李侯與其二三僚寀暨博士諸君胥與樂觀厥成者也尭作而曰嗟多士亦知侍御公所以迪教之意乎夫侍御公厚望於士豈曰辭華是競而利禄謀焉已也尚有進于是者而知之乎夫學立志焉先矣夫志擇術焉先矣語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多士無亦辨志乎是故志道德者上也志功名者次也志于富貴斯不免為鄉人矣士而莪冠博衣誦法孔孟忍自諉于鄉人乎必不然矣斯侍御公所以迪教之意也侍御公諱植字立之南昌縣人起家乙未榜進士文學行誼雅著時望觀此可以覘其槩矣

論曰夫子敘書自二帝三王與太甲成王下及夏桀商受之際他若費誓秦誓亦附載焉刪詩從成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逵鄉黨閭巷以及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亦間存焉其意遠矣厥後左傳國語與諸史紀傳間載制詔書疏詞賦之類亦未始遺乎詩文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言之無文傳之不遠詩文皆言也言以紀事也紀事以詩文尤足傳遠也今即揚郡詩文論之王言若漢武帝諭淮南王安書嘉王直言以弼其失也宣帝祠江海詔禮以義起為民祈豐年也宋孝宗戒兩淮守令恤農以農天下之本也我

太祖令郡縣皆立學以學所以明人倫也奏對若劉瑜陳事言中官立嗣女嫈充積第舍奇巧吏餌財賄民貧被伐三公不言何其憤激也華譚答問言北虜西氐來禦去備綏靖新附安不忘危損益法令搜羅異才何其剴切也范仲淹議弛

鹽禁有曰為今之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此探本之論非獨當時可行也汪綱兩淮備預對有曰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雖審勢之論雖後來亦可槩也董仲舒三仁之對即孟子言仁義不言利之意千載一人也文天祥指南之録即孔子尊周室攘夷狄之心百折不回也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民之望之猶解倒懸也乞免追理揚州積欠奏疏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讀贍

亥堂記而思張忠獻督師之績讀江淮勝槩樓記而慕周文襄濟川之功讀重脩興化縣學記然後知范文正始建此學後爲宰相乃請天下州縣皆立學也讀重脩資政書院記然後知王端毅作新人才後爲冢宰乃使天下人才皆見用也歐陽公能使威令德澤洽于人心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而後寄樂於山川草木虛閒曠快之地平山堂記是也施正臣諸公能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與賢士大夫登臨共樂眞州東園記

是也蕪城有黍離之悲若揚州賦則備古今於一覽而其意欲逮末世之規模也長江有捕蛇之嘆若郭璞江賦則考川瀆之妙觀而其旨欲表神委于江都也四栢賦比君子之當親也伐櫻桃賦比小人之當去也迷樓賦可與阿房宮賦並觀嘆二鶴賦殆非感二鳥賦可及詩章咏賦古今備矣若曰江淮天設險星斗地分維分野儼然矣蓬瀛氣象千峯在吳楚封疆一水分形勢宛然矣魏文帝臨江觀兵猶有戢兵不戰之意唐大宗餞中書侍郎來濟猶有使臣以禮

之意題瓜洲新河見齊公鑿河之功新城甲仗樓見謝公衛民之功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知貢鏡之可罷矣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知迎仙之無益矣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道德之範世也灘灘淮水山央央誰其死者李與姜忠義之傳世也市廛持燭入鄉里漾船過水落魚鰕常滿市湖多蓮芡不論錢風景物産之如畫也碧月幾橋留夜色朱簾十里待春風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繁華變故之無常也不從衆格繁自守幽

姿粹瓊花之所以無雙乎故應剖斛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暉珠湖之所以有名乎若夫體裁讀者當自得之未暇論矣昔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禮而嘆杞宋文獻之無徵惟玆藝文實關風教其言近其指遠可以觀可以群觀風者有采紀述者有考焉是郡詞人才彥騰芳藝苑者殆不止此此其什一耳嗟乎篤實而藝是謂至文辭達而已曷誇富麗後有作者庶其取正乎此也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八

雜志

郡人盛儀輯

怪力亂神聖人固未輕語詖淫邪遁君子不廢周知矧小道亦有可觀異端或知反正故春秋之義巨細並書三百之詩美刺具著旁搜野史兼蓄殿方以異而附於同至賾而不可惡庸資該博所貴闕疑

淮南僑寓江南 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末遂割州陽之于湖縣為淮

南境宋孝宗大明六年以淮南郡併宣城宣城郡徙治于湖八年復立淮南郡屬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還屬揚州

外郡僑寓廣陵 晉南北亂兗州鎮廣陵晉元帝過江二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太興四年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二年郗鑒為兗州鎮廣陵桓玄以桓弘為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蕃十載變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雞犬且大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同鎮三年檀道濟始為南兗州廣陵因此為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末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届海隅今專罷僑郡不省荒邑離居舛止與先不異離為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領郡按附時析壽陵地置江浦縣則此海陵正與京口對岸非泰州之海陵也

華譚定亂 晉方為諸侯擾亂又陳敏割據江東晉望臣顧榮等僑從其用華譚聞敏相布置及榮等悉受敏官譚乃遺榮書曰一旦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棠邑征東警卒耀武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渡氐步之渚威震丹陽擒賊之叢而諸公以何顏見中州之士耶於是榮斬敏江東遂平晉書

石刻秘經 即褚氏遺書也乃齊褚澄撰多言脩養及醫藥事刻石十八片以為槨時清泰二年題曰有齊褚所歸後為廣陵蕭廣所得遺命子淵復為槨淵用石一片刻敘其上葬廣於揚城北三十五里陳源橋文之亦被發其書始傳

神功戢亂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守陳留與史思明兵戰不勝降之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歸朝由是江淮得免寇亂詔拜鴻臚寺卿後與平盧兵馬使會江淮都統劉展反入廣陵遂陷昇潤等州橫行江淮間鄧景山奏勑

神功討之鄧景山誣之詰以淮南金帛子女神功悉衆南下討展遣兵迎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遣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肩神功遂擒展送京師展服誅餘黨悉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神功遷淄青節度使神功事母孝始嘗驕倨自如見李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抑

德裕鑒水 李德裕作相有奉使京口者命索勺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忘之至石城方汲一甌歸獻之李飲之曰此頗建康城下其人謝過不敢隱中朝故事

開元昌字錢 武宗會昌年鑄開元錢待廢天下佛像李德裕謂以廢寺銅鑄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一廢寺銅鑄錢皆昌字以表年號

揚州帽 按李郾少年行有刻戴揚州帽之句按裴度為賊所刺亦以戴揚州帽氈帽得免重傳

杜鎬博識 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侍讀學士時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甘露降布林木子姓輩驚喜白鎬鎬味之愀然不懌子弟啓請鎬曰非甘露乃雀餳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繼有八褒胡廣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召此為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餳之類胡廣雜著

揚州

私自念今日有過容不問何故召使當之及暮南才門報陳大博來至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揷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笏墜兆南渡

汪伯彥初拜相於惟楊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實祐志

仙牡丹

宋淳熙三年二月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始知紫牡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通州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攜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旦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問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卸者多不吉惟一人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歲而終如皐志

蔣穎叔才智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歎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使人見候之置籍焉令諸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揚州元寶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撿將士行李折得撒花字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祖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是以民間有此錠也

揚州鐵鑊

揚州鐵鑊數口每口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相傳元鎮南王府故物今散在北門南門外按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沉之揚州鐵鑊豈即此類耶

八角碑記

杜佑爲揚州察訪使景雲三年改爲處置使題名八角石柱見存寶城興教寺內先是久没於水池中成化十六年旱池涸復出

三絕碑記

馮子振在揚州嘗作漢關壽亭侯祠碑起語欲壯徒久未下筆蘇昌齡時年二十餘代起云大丈夫忠憤不留於尺寸而廟食磅礴於九州功名不留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馮大喜遂用之趙文敏書時號三絕碑在今廟壁間

張仲舉異相

張仲舉爲集慶訓導以得罪御史乘夜奔揚州時揚城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軀體昂藏行則偏聳一肩衆爲詩以譏笑之時有相士在坐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沖霄九萬後入大都致居相位封潞公相士亦異人也存齋詩話

揚州甆瓶

揚州開元寺嘗伐地得二甆瓶白質小口膚理極細一書內府一書會慶節疑是隋宮舊名也

蘭亭碑記

王右軍蘭亭序定武五字損本宋徽宗龕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悉取他物而石刻偶留宗澤時爲留守入內見之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惟揚日置左右踰月虜騎奄至車駕倉猝南渡御用物皆不及將所愛蘭亭石刻瘞之而去後扎揚帥向子固冥搜竟不獲至　國朝宣德四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命工裁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所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勁可愛明年士英致仕竟攜歸東陽

光學治鶴

李光學常德府武陵人永樂間以太學生知興化縣存心仁厚聽事東鶴乳雛三已而雌雄暨二雛皆飛去其一折翅獨留光學命取而藥之愈亦飛去後光學病危思食鮮魚有鶴銜一鱸置于庭光學命烹食之病遂愈人以爲仁厚愛物之驗云

甘棠仁鶴

邵伯來鶴寺與佑聖觀相鄰寺觀皆有鶴巢二巢皆有二雛其佑聖之鶴偶傷于彈而二雛待哺于來鶴來鶴之鶴視猶己子而哺之且誘之飛鳴全其羽毛而後已人咸異之時嘉靖癸巳夏也適揚州府學教授高簡以公事至偕門人少憩來鶴而聞是焉作仁鶴歌以紀之

醫漢吳普廣陵人得華佗術治病多奇驗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手集華佗方書十卷

宋杜嬰字大醇儀眞人能讀書爲人曠達而精于醫王安石謂與之語久而不厭者也

元王仲明江都人善醫宰相廉希憲疾劇世祖詔仲明醫之未即行士大夫責之曰君術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相久矣能起廉相是惠及天下也

仲明促赴進藥遂起世祖奇之與之官不就

滑壽字伯仁儀眞人性警敏習儒書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辭有思致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名醫儀眞善治方脉壽往叩之得素問難經之旨業日益進著述甚多皆有功醫學所至人爭延致以決生死貧富皆往治不報弗校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在鄞越曰攖寧生云

國朝陳君佐江都人善方脉洪武初任御醫

成祖入繼君佐棄官著黃冠市藥武當山中以易卜人凶吉奇中後卒葬山中石穴内

蔣武生字用文以字行儀眞人善醫永樂初詔爲御醫爲人醇厚有行義能詩文以院判卒于京贈院使謚恭靖賜葬祭官其長子東里楊文貞公表其墓

卜吳趙達廣陵人善易卜大帝廣武中魏軍大舉下江南帝詔廣陵召達筮之達布筭曰吳衰在庚子今魏無能爲也帝問其候遠近曰後五十八年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孫也至期晧果亡國

宋荆大聲高郵人以善卜入太史局歷靈臺郎紹興中洪邁被命北使大聲隨行次盱眙見大星去月三寸曰此木星也邁問其兆大聲密言曰當有易主之事至臨淮見月外有暈五色曰太陰極盛非太陽之利未越月而高宗果遜位乾道二年見北極前星之左有小星曰懼爲東宮禍又三年指軒星之側客星謂邁曰非中宮福也已而其言皆驗

傳疑

棗水魚鼠之變 廣陵厲王胥武帝少子燕王旦母弟也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後庭中胥謂姬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呪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訊問治之出漢書

骸骨假物不朽 晉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内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𢇁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

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屍兵人輦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不朽之效也吳書

青衣童子 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天寧寺之青蓮池忽有兩青虵從井中出化二童子自旦爲尊者灑掃焚香迄暮候其收經卷而去日復如是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池在今觀音殿之後歲久傾圮也寳祐志

伯玉夢徵 初齊高帝蕭道成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曰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宋元徽二年而道成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爲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南史

婁逞人妖 齊明帝末年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稱大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遊公卿門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方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人服嘆曰

有如此伎還爲老姥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淮王敬則蕭遙光陳顯達崔慧景舉兵之應也

高歡異兆 北齊高歡從葛榮從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蕉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蕉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常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惟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歡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北史

敖曹神異 高昂字敖曹仕齊神武封京兆郡公昂與周文武戰敗爲奴所殺神武如喪肝膽西魏聞敖曹死購得敖曹首布絹萬段尋歸高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于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習當巢處葬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亦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之請廟置像既成頭上拆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北史

廣陵散 嵇康嘗遊洛西暮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亦不言其

姓字康嘗曰但欲淘洧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康臨刑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已嘗從吾學廣陵散吾固靳之於今絕矣康後傳韓皐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季晉將代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有興復之謀皆爲司徒所殺康以揚州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亡自廣陵始止息篇各其音哀傷潛痛迫脇晉雖暴與終于止息

詩妖 中和元年呂用之以神仙好樓屋清高駢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扁鑰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于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世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至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延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

定國寶 寶應眞如寺唐開元中有趙郡李氏者嫁于賀若氏夫亡削髮爲尼號曰眞如居河南鞏縣之孝義橋戒行高潔遠近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眞如晝日盥手既有五色自

東方來雲中引手以囊授眞如曰寶之切勿言也天寶末年中原鼎沸衣冠播遷眞如流寓荊州安宜縣卽今寶應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眞如恍惚登天帝遂出寶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之天子且曰前所授汝小囊內五寶人臣可得而見今此八寶惟王者所宜見乃具以寶名及作用之法授眞如翌日眞如詣縣縣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刺史以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甚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眞如欲繩以法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能致乃以小囊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王也王者得辟兵疫其二曰玉雞白玉也王者以孝治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天生粟粒文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登其四其五則曰王母玉環凡二枚亦白玉也王者得之則四夷賓服明日刺史至恒具以白乃覆驗是實悉其事以達節度使崔圓圓召眞如欲歷視之眞如旣示五寶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珠其二曰紅靺鞨其三其四曰琅玕珠凡二顆其五曰玉玦其六曰玉印其七曰皇后採桑鉤其八曰雷公石斧圓歷視諸寶欲錄表奏之眞如以爲天命崔侁乃命盧恒隨眞如上獻時史朝儀方圍宋州路

梗不可行遂取江路西上抵商州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師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在楚天祚汝也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代宗監國遂改安宜爲寶應縣眞如賜號爲寶和其受寶之地名得寶河自後兵戈偃息年穀豐登天下太平寶之徵也宋紹定三年知寶應縣事石䃾有定國寶記

水心鏡 天寶中揚州鑄水心鏡淸瑩耀日背有蟠龍先有老人自稱龍護有小童曰元冥至鑄鏡所曰老人解造眞龍令元冥入鑪所扃戶三日開戶失龍護元冥所在鑪前得素書一紙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時稟五行縱橫九寸類九州鼻如明月珠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可以辟百邪鑒萬物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乃移鑪置船以五月五日揚子江心鑄之風景淸謐江水忽高三十尺如雪山浮于江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鏡進于朝入內庫七年大旱不雨葉法善以爲畫龍一處似龍便有雲閱庫得鏡曰鏡龍眞也祠之凝陰殿梁棟間有白氣下龍鏡鼻有白氣上須臾滿殿其雨大至寶祐志

百合花鏡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

合花大於常數倍與之因發其下得鼈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花環一丈其餘規銅亦已

犬脫主難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醉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猛狗周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即走往眠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濕着地火尋過步生方蹤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經過徑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以狗與我便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乃以狗與之遂得出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還寶祐志

王播午日夢徵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惟有一軍將接引供給其之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為競渡戲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預焉惟不招王播播惆悵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豁居盤筵間搗曰惟至棚中軍將遂送酒一榼播方憤懣就坐即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上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穆宗時爲宰相除淮南兼鹽鐵使物久未下王公召舊從事語之曰某淮南鹽鐵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即此兼鹽鐵從事也

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中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見寶祐志

朱瑾瘞土愈瘧

五代朱瑾在唐爲兗州節度梁太祖攻取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尾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聚土以水服之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事文類聚

鸞鶴亭

宋大中祥符六年京師建玉清昭應宮太史言建安軍西小山有王氣可鑄聖像詔轉運使丁謂即其地鑄之有青鸞景雲盤繞鑪冶之上後即其地建天慶儀真觀立青鸞白鶴二亭陞建安軍為真州

藕劍

大曆中高郵人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知寶邑人有知者以束薪易獲焉其藕無絲

胡滋異夢

王介甫子雩爲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為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至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得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狀元夢徵

宋趙默字子聲高郵人紹興乙丑春赴禮部試其婦兒狀倬語之曰子聲必登高第昨夢與葉利用先生得官與君俱往賀焉馬上回首則君亦着藍袍吾殊爲君喜暨揭榜葉中選而默不然至來春又試倬後語之曰吾侍妾額兒爲君作一夢嘉兆默笑曰前已不驗豈復見譏耶護叩之倬曰此妾昨早持一手帕來用絨刺狀元及第四字其上至夕夢吾手執帕而爲趙姑夫所奪君必魁天下無疑既又不然後數年倬死淳熙戊戌乃用累舉恩試大廷爲第一人始念倬夢上馬回首者蓋拜官在其身後而韻兒之夢歷二十七年乃驗云

精誠感物

宋肇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食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雖稟師之命然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嗥吠肇乃整衣望天再拜祈之曰幸無齧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四交流大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于家

陰德登科

許叔微字知可家貧篤意經史少有聲舉場尤邃醫

建炎初兵後大疫叔微親行里巷爲之視療所活甚衆一夕忽夢若神人者謂之曰汝平生有遺恨乎叔微曰遺恨有三少失怙不得致菽水之養一也東髮讀書望一第爲門戶計今年踰五十而無所成二也後嗣未立爲不孝之大三也神人曰上帝以汝有陰功正欲命汝以官錫汝以子父母則不可見因留語云藥市收功陳樓間限岐上呼臚唱六得五既覺不知何謂姑記于牘紹興二年以第六人登第繼升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後得二子夢中之言無一弗契者

周尚書異事

國朝太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之部耆老而訊之羣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殁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勝槩錄

寺觀

揚州府江都縣

天寧禪寺 在府城大東門外東晉時有梵僧佛馱跋陁羅來此譯經多神異時右衛將軍褚叔度持祉建業請于謝司空求其別墅而建寺焉號廣陵福地元末廢弛洪武十五年開設僧綱司都綱道榮重建

法雲寺 在府城大東門外運司前晉寧康三年謝安領揚州刺史建宅於此後安遷太保太元十年後鎮廣陵移居新城其姑謝氏就於本宅爲尼建寺名法雲安所植雙檜唐時尚存張祜詩曰謝家雙檜本同榮樹老人亡地變更正統十三年僧德璽重脩

石塔禪寺 在府東北唐先天年建舊名木蘭院正統八年副綱懷樂增脩舊志云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播出鎮揚州向所題已碧紗籠矣播續云三十年前塵土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西方禪寺 在府西北四望亭北唐永貞年間建洪武五年僧普得重建

旌忠教寺 在府東南即梁昭明太子文選遺址宋咸淳年間建景泰元年僧惠欽增脩

興教禪寺 二處一在府城大東門外宋淳化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雲臻重建一在縣西北十五里大儀鄉宋寶祐年間建洪武二年僧智宣重建

壽安寺 二處一在府東南太平坊舊馬監巷宋景定年間建正統六年僧淨廣重建一在縣西北三里大儀鄉宋紹興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道智重建

清涼講寺 在府城南三里善應鄉唐大曆年間建洪武五年僧良瑜重建

惠照教寺 在縣北三里大儀鄉唐景龍年間建洪武四年僧如淵重建

建隆禪寺 在縣北一里大儀鄉宋建隆二年詔以行宮爲建隆寺有彰武慶學士王禹偁有記洪武十年僧行堅重建嘉靖八年僧道秀脩

南來觀音禪寺 在府城小東門外舊城東南隅宋景德年間建永樂三年僧洪信重建

圓通禪寺 即北來寺在縣東北二里官河西岸宋乾道年間建景泰四年僧曇謐重建

廣福寺 在縣東三里第二港元大德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行心重建

救生教寺 在縣東五里第二港宋治平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行心重建

法海禪寺 在縣西北三里善應鄉元至元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曇勇重建

觀音教寺 在府西元大德十年建

鐵佛寺 在縣東北七里大儀鄉唐光化年間建內有六面碑刻洪武十五年僧得信重建

上方禪智寺 在縣東大儀鄉一名竹西寺隋大業年間建洪武十三年僧道清重建蜀井在內本隋故宮唐羅隱詩野樹連天水接空幾年行樂舊隋宮是也

大明寺 在縣西北五里即古之棲靈寺也天順間復建寺枕蜀岡

寶勝寺 唐貞觀年間僧智端啓建于揚子橋　國朝江水坍沒揚州衛指揮李鎧僧太虛遷于城東三里

禮拜寺 在府東太平橋北宋德祐元年西域補好丁遊方至此創建墓在東水關河東洪武二十三年哈三重建嘉靖二年商人馬宗道同住持哈銘重脩哈只至今領禮部劄付替襲住持

觀音禪寺 在縣西北七里大儀鄉元至元年間建洪武二十年僧惠整重建一名功德山古摘星亭故址俗名觀音閣

天王教寺 在縣南十五里揚子橋西唐貞觀間建洪武四年僧普富重建

山光寺 在縣東南一十八里第二港隋大業年間建洪武三年僧智達重建

法華寺 即來鶴寺在縣東北邵伯鎮羅公祠東晉永康年間建洪武四年僧普敬重建

梵行教寺 在縣東北邵伯鎮晉寧康三年建洪武初僧妙用遷于本鎮惠政橋西

釋迦教院 即寶公寺在縣東北邵伯鎮宋元祐五年建景泰二年僧文演重建

棟林寺 在縣南瓜洲鎮新壩宋咸淳間建嘉靖十六年僧明璽同邵人蔣瓘卞昌重脩

投子禪寺 在縣北宜陵鎮宋開寶間建洪武八年僧可臻重建投子禪師有語錄

甘泉山寺 在縣西甘泉山一名慧照寺唐開成二年建宋淳熙四年重建

蕃釐觀 即古之后土祠瓊花產焉在府城大東門外漢成帝元延二年建宣德年間郡守韓弘增脩吏部尚書魏驥有記

浮山觀 在縣西宋嘉泰年間建洪武元年道士張道彌脩即夏禹王廟嘉靖十年重脩

明眞觀 在府東南元壬戌年建洪武三十一年副紀張道彌東建道紀司在內

佑聖觀 二處一在府城外運司巷內洪武八年建一在縣東北邵伯鎮元至正間建洪武十二年道士符壽號重建

眞武廟 二處一在府城大東門外宣德戊申郡守陳貞感冬月見蛇之祥重建正德元年中

郡人葛欽脩葺前南京兵部尚書邑人王軏有記一在北門外元豐樂酒庫建北極眞武元戊子務官湛景增新教諭張榮租有記景泰元年邑人吳愿恐重建嘉靖初道士蔡繼清增脩

武安王廟 即關王廟在城中東門嘉靖間巡鹽御史李佶感夢重脩內有三絕碑記

神醫廟 在府南太平橋下漢末華佗神醫揚人吳普從學于佗療病多所全活故揚人祀焉俗名華大王廟

三眞君廟 在府城西門外宣德年間郡守陳貞重建

司徒廟 在縣西北善應鄉平山堂西宋有司徒廟即此也洪武十六年重建搜神記云五神異姓茅許祝將吳居揚結兒弟好睒獵其地蘸多虎人催其害一日山溪旁見一老婦五人請歸以毋事之及其獵歸不見毋五人曰必被虎吹俱奮力捕之俄有虎伏地就降自是虎不爲害及殁人爲立廟祀之屢朝追封司徒侯王嘉靖六年後建舊祠東

二郎廟 在府城大東門外街北小巷內

晏公廟 在府城大東門外東水關東剏建未詳成化十二年重脩

東陵聖母廟 在縣東蔡家莊東漢時建元大德五年重建

五聖廟 在府城南門內蔣油巷副使高宗本有記

儀眞縣天寧萬壽禪寺 在縣東南登江橋西自唐泗州大聖初建寶塔一座名曰永和庵紹興七年改令額洪武五年僧法剛重建

資福寺 在縣東宋政和年間建洪武元年僧道彝重建

崇因永慶寺 在縣北五里宋靖康元年丞相吳敏建爲功德院洪武十年重建

方山梵天寺 在縣西方山上梁天監三年建洪武五年僧道成重建

玄妙觀 在縣東宋政和六年運判吳機建洪武十五年改令名

儀眞觀 在縣西十里宋大中祥符七年範金聖像成陞建安軍爲眞州即鎔範之地建儀眞觀嘉定十五年運判吳機重建幷立前郡守吳公祠

通眞萬壽宮 在縣東南十五里元大德十一年建洪武十三年兵部尚書單安仁重建

廣惠廟 在縣西三里胥浦橋宋紹熙四年郡守韓梃建洪武十三年指揮凌實脩

眞武廟 在縣南洪武四年指揮凌實建宣德六年指揮史鑑脩學士李時勉有記

晏公廟 在縣南二里洪武十八年

兵部尚書單安仁建

左安城王廟 在縣西二十里舊志云地名曰左安因以名之宋治平四年建

九江王廟 在縣西二十五里洪武二年知縣賈彥良建

都天廟 在縣北十三里宣德九年重脩教諭王軏有記

泰興縣廣福院教寺 在縣東南唐光化三年建洪武四年僧道泰重脩

慶雲禪寺 在縣南門外宋咸平二年建洪武二年僧普文重建

延佑觀 在縣東南唐永徽五年建洪武元年道士陳可行增脩

萬壽觀 在縣東南唐開元四年建洪武元年重建

高郵州天王禪寺 在州北新城宋淳熙間建洪武元年僧諸全重建

乾明教寺 在州中市橋西北宋淳熙間建洪武十五年闢設僧正司在內

永興禪寺 在州北界首鎮宋淳熙間建正統十二年重建

承天大梵講寺 在州北新城元至元間建洪武三十年重建

玄妙觀 在州南市橋東宋淳熙間建永樂間重建

東嶽行宮 在州東北新城宋太平興國間建洪武三十年重建

華嚴寺 在州南三里焦里村

興化縣定慈禪寺 在縣西唐開元間建元丁酉年重建

東廣福教寺 在縣北唐元和間建洪武三年重建

西寶嚴教寺 在縣西唐大順間建洪武五年重建

時思講寺 在縣東門外宋慶曆間建洪武二年重建

寶應縣寧國教寺 舊名寧國禪寺在縣東唐貞觀間建洪武中改今額

唐興寺 在縣東唐元和間建洪武十一年重建

磚塔一座 在縣西北塔內鑄註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造塔高一十三丈舟行之人指此爲一邑之望

東嶽廟 在縣忠佑橋南宋紹興間建洪武五年知縣王驥重建

關王廟 在縣北甕城內洪武間縣丞范銘建

泰州萬壽報恩光孝禪寺 在州西晉義熙間建慶元五年提舉韓搢書其扁曰最吉祥永樂九年增脩

南山教寺 在州南唐乾符三年建洪武十五年闢設僧正司在內

岱岳教寺在州東四十五里姜堰鎮宋治平間建洪武二十三年重建仙源萬壽宮在州東南唐大中年間建宋崇寧間徐神翁廣其規室至五百區寶慶二年郡守陳垓增建神翁祠洪武十五年設道正司在內大隱觀在州譙樓西南淳祐間郡守趙珙夫建洪武元年知州張遇林創草堂東嶽行宮在州西南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正統間同知王思旻重建祠山行宮在州東南宋淳熙七年建洪武元年知州張遇林重建眞武廟在州南門外宋元祐間建景泰四年知州黃壯重建五龍王廟在州南門外宋淳熙六年建寶慶中郡守陳垓增修五聖廟在州西南宋寶慶五年郡守陳垓建宣德六年知州蕭旭重修如皋縣廣福寺在縣西唐貞觀間建成化十二年增修中禪教寺在縣河北唐大中間建洪武六年重修定惠教寺在縣東南宋天禧間建洪武三年重建靈威觀在縣河北宋政和元年建正統五年知縣曹立道重建翰林院檢討四明汪奉有記通眞道

院在縣東丁堰鎮元大定間建洪武七年重建東嶽廟在縣東南宋太平興國九年建洪武五年知縣李德進重建五聖廟在縣東宋建隆間建洪武中知縣馬融重建天王廟在縣東白蒲鎮宋咸熙間建通州報恩光孝禪寺在州西北唐咸通間建宣德五年重建狼山廣教禪寺在州南十八里狼山之陽丁瞰揚子江唐總章二年建初尚隔水人以舟濟因名慈航院後忽沙壅成地得以路通天寶二年改今額景泰元年重修興國教寺在州南登江門外宋乾道二年建洪武中重建玄妙觀在州東南宋天慶二年建洪武間設道正司大聖祠在州東南宋太平興國五年建籍仙觀在州南登江門外周顯德間建宣德七年重建靈觀廟在州西北宋開慶間建景泰元年重修眞武廟在州西南宋太平興國五年建關王廟在州西北唐天寶五年建正統十三年增建天王廟在州西南宋太平興國五年建

海門縣西禪寺在舊縣嘉會都洪武十九年坍發遷於今縣西僧熙隆善觀修會勝禪院在縣西二里正統十四年建脩眞觀在縣西南元至正十三年建洪武十五年開設道會司貊貌廟在縣南三里邑人以能禦災捍患特祀之僊漢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瘕遇睢山道士阮丘曰卿除腹中三屍可授以眞人之業璜謝曰當爲君作客遂與藥七物日日服九丸一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越數旬肥健心意開朗又授黃庭經使之日誦三過乃同丘入浮陽山後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至武帝末猶存東陵聖母漢書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辛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地爲廟祠號曰東陵聖母宋韓魏公有禱雨謝雨文樂子長泰州人道成白日飛昇今樂眞橋乃其遺迹故當時號爲樂眞人云梁昭明太子與邵陵王綸遊至泰州以樂子長故宅爲觀晉老姥廣陵人元帝時每旦提一茗器往市人競買之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乞人人異之州

法曹執之獄中至夜老姥從獄中攜茗器飛出不知所之王治泰州人隱居天目山歷晉宋齊梁至大同中再就白日飛昇唐李珏廣陵人以販糴爲業每斗求利兩文以資父母有糴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內有李珏字方喜忽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珏耳卒年百餘歲宋徐守信泰州人號神翁居天慶觀遇異人授神仙之術言吉凶禍福應如影響徽宗嘗召入朝言事多驗高宗時爲藩王叩以後事與之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後高宗避金兵入海爲淺所滯待晚潮後行上問此何處曰牡蠣灘也遂登岸問曰此何山曰金鰲山也因思神翁語乃舁去警蹕易衣入臨濟寺見此詩新書于壁墨跡未乾始知翁爲異人也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江湖建炎初賣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攜筆籃於舟中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視管中必有一詩或紀其破毁歲月及人姓名禍福無不驗者故以筆仙稱之年九十二

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

周處士名格字執禮工部侍郎敦述五世孫元祐初冊舉進士不第鬱鬱不得志一日忽悟老子谷神語取儒衣焚之自是人以爲狂能前知休咎始異之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泉末之人也蔡京奉書固而遜之賜號守靜處士

唐甘翔海陵人爲小吏廉介無他技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褻語裸裎家人以爲狂發語干休咎人始稍就占訊喜怒語嘿無不驗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鬚膚畧不沾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後蓄抱薪自焚于隙屋有田夫中途遇之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莽網林原歲餘有鹽商見于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霧

燕幻通州人不治生產一日辭出城南橋上忽雲霧四起與神人遇由是浪跡江湖後結庵于軍山之巔架舟臺置舟鑪藥竈於側曉至洪州無疾而逝舉棺將焚覺輕甚啓視之惟草履存焉至今名其橋曰望仙

釋音佛馱跋陀羅西域梵僧也華言覺賢釋迦種姓南來揚州擇地而止天寧寺覺賢能通華言席地趺坐翻譯華嚴經時有兩青蛇從井中出變形青衣童子供事遂立爲伽藍主永初二年宋主聞其賢欲迎致之覺賢遂遁去不知所之

宋竺惠慶廣陵人經行脩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舟忽遇風幾覆慶端坐自若安然達岸沙際之人遙見其舟迎飈截流如數十人捧挽者

唐法響泰州人姓李氏年十六依棲霞寺多異行隋末還故里時海陵寧海有猛虎害爲置齋以制之俄而羣虎悉至響以杖叩其脛皆弭耳搖尾受其制由是羣虎絕迹唐初過江北以縣南小孤山建寺居之貞觀中卒弟子即其地建塔葬之

從審江都禪智寺僧日誦經數萬餘言咸通中受戒於燕臺奉福寺名山勝槩無不游覽晚歸淮甸推舉爲僧首貞明中卒顏貌如常荼毘獲舍利三十粒

直禪師懿宗子僖宗弟也游方抵揚以太平倉基地函請于朝詔以其地爲鎮國禪院居之仍賜號舉直後葬于院隅立浮圖五級元豐末發藏及隊得函扼全骨不解聯若鉤鎖發異光現舍利人驚異之

神建唐高僧也游方至儀真靈巖山立道場貞元八年卒元符崇寧兩賜師號爲慧虛大聖歲有水旱禱之輒應

神堅詳見山川志

宋贊寧有文學淵博物著書數百卷大祖禮之王元之輩常就質疑柳仲塗守惟揚贈之詩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筍譜其所著之一也

孚禪師嘗講涅槃經因至惟揚天寧寺一夕聞鼓角聲遂悟焚經文抄蹤有頌曰三十年前未遇時一聲畫角一聲悲如今枕底無閑夢大小梅花一任吹

昭慶泉州晉江人居高郵乾明寺遷廣陵建隆寺其所得法廣大微妙學無不通自江以北稱禪家者惟慶一人元祐中卒其徒建塔葬之

妙應方高宗車駕住惟揚張魏公居臺院應方館其家一日歸自外云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因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兆宜早勸上渡江應方素以相法入神張氏深信亦入奏上意猶欲觀望未幾粘罕至翠峯車駕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國朝沙懋如皐中禪寺僧苦淡惟靜坐一室晝夜誦經忽一日辭諸檀施曰吾明日歸矣至日沐浴更衣履端坐禪榻而逝容色不變異香襲人焚化之日煙所觸處皆成舍利

道彝字天倫揚州府天寧寺僧戒行精專博通內典與少師姚廣孝友善永樂中奉使日本卒于其國臨終作偈曰來不爲多去不爲少六十六年一了便了

德音號海潮揚州府建隆寺僧精於數學嘗有叩門者僧呼曰東鄰某借鉏執出與之開門果然一日方飲有人問其父疾曰當即愈飲畢又有人來問病曰淹久不痊但未就木有頃又一人問疾聞廚中滌器聲曰噫死矣已而皆如其言其徒詢其故曰始吾方飲飲則生理知其當愈既飯則漸去念知其淹久滌器則入櫃櫃柩象也以是知其死矣

外傳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元末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鹽綱船兼業私販先是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役民治河民不聊生四方兵起有李華甫者泰州人以招安爲泰州判十三年五月士誠與華甫同謀

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從十八人殺華甫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年天祐元立淮南行省于揚州以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卒不就降竟殺知府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丞相脫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部將董摶霄勸脫脫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有詔以脫脫師出無功安

置于淮安路遂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或相聚爲盜江陰羣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僚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英因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於是士誠遣士德擊橫埘渡鏑山十六年正月攻破常熟遂進據平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幾月進據松江常州黄貴來降易州爲毘陵郡分兵入湖州

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署周仁爲隆平太守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僭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事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欲南取嘉興史文炳敗回士德攻杭州復大敗崑山數爲方國珍

海軍攻擊湖之長興武康花鎗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十一月我
太祖高皇帝兵取常州十七年取江陰宜興中山王徐達圍毘陵士德來援戰敗就擒俘致中軍　太祖俾作書勸士誠降士德執不從士誠窮迫願就省相招安十八年元赦其罪授太尉開府平江其衆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處之十九年元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粟十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遣李伯升寇長興開平王常遇春援之伯升遁去二十三年九

月士誠自稱吳王請命于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
十六年　太祖皇帝命以榜諭浙西數士誠八罪八
月　命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帥師二十萬南伐達
等累敗其衆其將校多降遂圍平江九月達兵破葑
門遇春破閶門士誠迎戰不支遁歸其府其妻劉乃
積薪齊雲樓下驅婦女上養子辰實舉火焚之劉自
經死左右皆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昇入舟俘于京
師自縊死

論曰醫卜出于伏羲黃帝術亦古矣而其人與
技並稱高絶者世不多見故志中畧述數人以

槩見之而已治亂相尋揚地亦甚以其界于南
北也故或淮南僑寓江南或外郡僑寓廣陵當
時民遭荼毒莫克定居詩云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往事垂鑒所宜猛省者也田神功在揚民免
史思明劉展之禍韓令坤收揚民得蒙去危就
安之福但神功有降賊肆掠之罪令坤亦有棄
城受妓之失功過豈容相掩也哉周世宗幸迎
鑾劉濤以知貢舉被誣而見貴宋高宗幸揚州
李易爲進士第一人而見褒州郡有此亦奇逢
也褚氏遺書已藏而復顯蘭亭妙刻既失而復

得物之顯晦有數而秘書絶藝非但人情好尚
之鬼神亦呵護之也江夢孫息怪異於十數年
之後心之正也李仙哲生男女六七十人之多
氣之盛也妻遲人妖其陰之干陽乎犬脫主難
其物之人性乎魏公伯王之夢奇矣視徐突之
夢申生陶侃之夢上升事亦相類焉高歡教曹
之事異矣視劉裕之叱童子伯有之爲時厲情
亦相近焉和氣致祥故金帶圍仙牡丹爲之兆
乖氣致異故東水魚鼠㣲隨爲之祟叢林古刹
律亦存之且多據名山勝地今天寧寺謝安之

別墅也旌忠寺文選之遺樓也禪智寺隋氏之
故宮也建隆寺宋祖之行宮也弔古者多於此
焉吟眺以寄意也名僧羽士傳亦有之亦貴務
祖風宗旨若李珏之平量法嚮之制虎尚有濟
利之功守信之前知應方之識兆亦有啓悟之
益覺賢不應宋主之召周處士卧嘸祭京之書
猶有高尚之風兼收者亦於是接引之以示廣
也乃若張士誠者乘元末造起於鹽賈爲我
聖朝驅除設知曆數所歸納土請命亦不失爲唐之
世充建德也然迷而不悟卒至隕身滅族無足

悲矣夫義理則同事變雜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家通例不可廢也録而志之無非欲以正息邪以和消變以異歸同而已矣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八

嘉靖惟揚志敘

侍御象岡胡公觀風之暇嘗閲趙大夫所爲惟揚志惜其未究遂可郡侯雙橋朱君請檄于都運李君邦表判府虞君价侯君璽節推吳君道南暨州牧縣令黎君堯勳谷君嶠輩各以私乘上之而屬儀輯焉儀弗獲辭勉率髫髦分區授簡採摭校讐凡七閲月而志成乃拜手颺言曰昔孔子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徵之嘆吾揚襟江帶海自昔稱雄入

國朝爲首善畿輔聲名文物郁乎盛矣志而不備嗣世何觀不穀不文綠膺重託薄取諸家之載述與耳目所覩記劄裁于凡例折衷于高明論次軼事爲嘉靖惟揚志竊比乘檮杌之義後之君子或亦徵

文獻於什一乎抑志者匪他也三才之道也天地貞觀古令揆一汚隆興替存乎其人矧揚尤東南要會所宜綢繆而保障者儀僭忠告於有位有衆冀嗣今循良倣古而敷化虎臣慕義而折衝俊傑趾美而流芳羣黎嚮風而斂德是謂輔贊兩儀會歸

皇極庶求翰翼翼翼之

神京斯志不顯亦世巳是舉也運同白君濬同府王君杏爲監脩若府庠鄭教授東通州歐陽學正瑜高郵州王學正

治定遠王教諭建中府庠王訓導兆縣庠黃訓導鳳彩舉人張棨校生周龍施錫王孚嘉蘭恕尹瑜栗鏜劉培楊守誠張電紀文光殷三聘湯元貞高第儒士張金同事編摩皆遴簡以充而典史劉光則

司供給者也法得備書
嘉靖壬寅歲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太僕寺
卿致仕郡人盛儀書

惟揚志後序　四

嘉靖惟揚志三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盛儀撰儀字德章江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
太僕寺卿揚州輿記宋代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
陵志寶祐惟揚志歲久散佚高宗本有惟揚新志
而採錄未備嘉靖二十年知府歸安朱懷幹請於
巡按御史胡植屬儀輯爲是書沿寶祐舊名以惟
揚爲稱且謂禹貢淮海惟揚州寶祐志本此今作
維揚者誤也首郡邑古今圖次建革以下十八志
又秩官人物二列傳纂次頗有端緒在明代地志
中差爲完善惟以古今關涉揚州事蹟仿綱目編
年紀載別爲歷代一志則體例殊嫌猥造